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二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二九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皇明文徵七十四卷（二）　〔明〕何喬遠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自刻本……一

釣臺集二卷　〔明〕楊束編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本……七三一

皇明文徵七十四卷（二）

〔明〕何喬遠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徵七十三卷》提要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二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說

天道

縉紳

劉基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未必福爲惡者未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于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暘而死蘼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

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行而溺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

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巳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邪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殆

終乎其氣者也以歘纏操以裕繼懿不於其今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為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然天不尤人殀壽不二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天地之喘吁呼噓動息啟閉收發也

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

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器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歟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歟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

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文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繇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程敏政

報應說

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爲痛惜者也予獨以謂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廸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

淫之理相爲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於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爲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褻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爲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兵擊齊齊王以食其爲紿已也而烹之則烹酈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爲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已同乃

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重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嫉人之有功忌人之軋已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焉幸死于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二人者忌嫉之念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

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地理

經緯

盧龍雲

摯倒井說

井在邯鄲西北去城二十里世傳光武逐王郎於此士馬俱渴因無汲具輒摯倒飲之事涉荒唐志者謂滹沱冰合之事可以類觀或天所以相光武者當如是耳余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視久之則傾側之狀頗存土人指余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余曰噫此其故難知已夫天至無私也而何獨私於光武水至平也何茲水之失其平者若此易稱改邑不改井謂其居所而有常也何茲井之失其常者又若此此其故難知已天下之以有所私而失其平失其常者又何限哉滹沱之冰

雖爲光武一合然未卌數騎而即解後世僅得於傳聞耳獨此井與此水猶若未能盡復其初也意者有巨靈主之昭示其私於千百世之下而使爲有目者所共睹耶況人而一有所私也縱可以掩覆於一時其亦安逃乎後代之指摘哉

人生

縉紳

孫作

相說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唯不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皐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於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

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强逆計以遁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略至於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迯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卒應變之機於其不可迯以視其愛憎取予之常於其不可禦以窮其心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反復相明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譬之如水匯而爲淵激而爲湍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起伏之形悍怒崩蹙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余言悉合故錄此以遺漢翁而士大夫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技而已也漢翁通敏博藝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遇所得輒送酒家嘗爲學官不久即棄去

張袞

勿藥說

三極之根産於大行詰曲之嶺眞氣融結形乃蹙縮於龍蛇之有瘿此雖喻言然非龍不能喻也貴之也十圍之木輪囷詭特陵諸嶢屼之杪液流擁腫如肉有瘤大匠覗而異之刳之以爲斛把酒漿之具設於堂檻貴重加諸犧象金罍之上木非瘿無以示其奇也石川子具龍蛇之德棟梁之材忽然而瘿生不藥而瘿亾是猶石川子間出奇言以驚世是亦瘿也胷中浩浩返其自然則其常者固在矣此瘿之所以亾也於

是乎作勿藥說

鄒守愚

赤子說

赤子生浹二旬蠕動然嘔煦然無所知也巳方其睡且熟也扶之不驚徐而叩之不悟也未幾怡然以笑余驚使家人燭之其面有喜色赤子不知也曰曷爲乎然家人曰是其夢也未幾復大驚以啼若號若訢余驚使家人燭之其面猶有怒色赤子不知也余曰曷爲乎然家人曰是

亦其夢也須臾而赤子亦寤余曰赤子亦有夢矣乎其夢也亦有喜與怒矣乎不然不空有是也其始生也湛一內涵形感客絕其心空若天然不當有憧憧焉者干其間舉吾身皆外也然而孰順以喜孰逆以悲夜之夢晝之爲也不然則其思也不然則其因乎不然則其幾之先也赤子方浹旬爲邪因邪思邪幾邪其必不然矣乃有喜與怒者於夢乎形焉其亦何從而得之邪吾以是伏思之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其始生之時而已然也當是時也無赤子與聖人之異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則聖人者其果天錫之崇名而異之邪能不失之而已矣吾悲夫世之以喜怒自鑿其眞者何限也

道術

縉紳

蘓伯衡

空同子瞽說六首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耈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廢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子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非築之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植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

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
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
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
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無
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
曰何貴於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
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
修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

與撫兆民馭三軍修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
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
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為寶貴士也士之
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勾踐
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世季孫邪不相侵
士之用舍國勢之强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
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
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

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
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
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
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
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
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
文侯曰善于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
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為將屈侯鮒
為子擊傅而魏之為國也天下莫强焉君子曰

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何以無
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雉玃若鹿豕若鳴鴈
若鵁鶄若鵝鶬若鸘鵠見王無不惕然决起翔
者奮飛走者遐竄高者入雲霄卑者伏灌莽有
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
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
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
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刀或傷

于網羅而鷄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鷄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鷄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逝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炫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輿嘆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嘆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

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懐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亟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竢一嫗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嫗曰何之嫗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嫗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嫗曰耄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嫗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嫗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嫗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

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屛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繇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几盤盂几席簾幙窻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

逐香群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
曰蠅嘬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
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嘬人而
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
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
盡除不止也曰子知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
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
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
而何以佞為賢以詐為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

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
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
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虛以為聽好惡之不
作情偽之灼知非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
不信之而怒之不恕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
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
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
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
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
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
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
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窔繁窔簡曰不在繁
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
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窔何如曰如

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
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攝
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
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
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
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
別而縈衞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
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涌而
魚龍張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

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迨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泉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羮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驟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

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劒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熟焉久焉諷焉咏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予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倜焉無難能者矣

陸容

雜說

莫貴於天子莫賤於禽獸然擬人以桀紂則怒以麟鳳擬之則喜是天下之物莫貴於德也故君子尚德

驕者藐人之弗若已其父雖弗若已必退然遜之至敬之所在也妒者嫉人之勝已其子雖勝已亦欣然喜之至愛之所鍾也推此心以及人則無驕妒矣

童軒

雜說

善事親者不必於滫瀡旨甘之奉惟不私於妻子而已矣善事君者不必於奔奏承順之恭惟不私於刑賞而已矣私妻子者曰我能事親則爲僞孝私刑賞者曰我能事君則爲僞忠僞孝欺親僞忠欺君其罪均也

高叔嗣

權說

夫大道未形萬類糾蟠有生之羣紛紛相奸聖人憂之窺天之象察地之理陰陽變化萬物之

變追琢大道張之使縣制民之中有物曰權於是乃有君臣乃有父子乃有兄弟乃有朋友夫婦之倫皆於是起是故宮廷有儀吉凶有禮農耕於野賈坐乎市飲食衣服以生以死蠻貊鳥獸跨海內外經常垂布萬世乃賴天下大治亡物不遂有不協於是者斥爲妖孽逢其災害百姓樂成守之曰經權乃遂廢藏爲虛器聖者司之歷世莫施遭時之變衆不能治時耀其權百姓驚疑權之久藏衆既弗知及其用之適遭非時故若爲變設與經乃離夫聖立人極道以爲公變故之來弗可勝窮隨時而遷與道相從是故或揖遜位或兵相攻或摧節而死或擁群雍雍合於億載乎平萬邦使預爲之是謂與戎權之推移巨細齊同辟猶圓以出規方以應矩大聖創物莫不有祖生民之業上下棟宇几席戶牖亡不得所闔闢相承愚夫咸睹及其築臺九層畫宮百堵奇巧萬方寓意而舉孰知工師之有規矩行有舟輿居有杵臼生民之業種種而

有孰知規矩爲制之首世衰道微變故日多瓌視亡權莫如之何丘軻立言思濟天下無位弗行民不宥與權乃大墜世鮮克舉王路榛塞倀焉終古天下大敝既亂亡數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聖人作權與道爲伍駃騠驤首周流九土鳴鑾中律奮足中舞既踐康莊超忽蘇阻鳳皇翺翔集於蓬楷嘯蘊鶩鵝困不得所[illegible]折足傷羽衆人肖之孰者可語

政治

縉紳

顧璘

政說

凡位皆爲下也政也者效于其位者之事也弗戾乎下斯可以爲善矣是故雨露下濟而萬物生霜雪下肅而萬物成天之政也雖時而動則憾之豈樂利惡害者固凡物之大情也形政之所出詭道拂情民用不堪謂之虐政虐政之所號者夾必遠夫身古之人求免夫虐政之號夫

身之孫者無他焉積衆人之思以殉夫細民之情而已矣周禮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四方之志以達于王小行人采詩四方以觀民風官師瞽御各執藝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于時周公位冢宰勤吐握之節以延天下之士幽隱纖悉咸通于朝上無弊政下無窮民率是道也末世人賢其才弗顧其下而用言之道廢用言之道廢而天下無刑措之治矣振廢侮強自持曰剛其弊也恭優柔撫懷自持曰仁其弊也廢勤事樂舉自持曰能其弊也亂疏幽扶隱自持曰明其弊也察沉潛玄默自持曰靜其弊也廢五者自賢而不用人者之過也欲善其位不亦難乎是故先王之政遠矣爲政者誠使細民之情通于守令守令之謀信于岳牧侯伯岳牧侯伯之職辨于冢宰冢宰之慮盡于天子其庶乎言無弗庸而政之戾乎下者鮮矣然則其戾乎下者吾無惡夫人之自賢也已

孫陞

廉將說

昔人論將曰貪可使斯言一出人固薄待乎將將亦薄待其身於是侵剝偏裨卒伍竭澤咋枯無所弗至矣豈不重可慨哉夫將能摧兇破敵所獲金具綵繒以法論之宜盡輸官使或輸其二隱其一而所隱者又與偏裨卒伍共之則繩墨雖縱無害于公謂貪可使者此也齊嬰拜上將軍以所賜金千斤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用金無入家者李廣家無餘財得賞賜輒分

其麾下終廣之身不言置產事古之將帥其廉如此傳稱吳起廉平又曰貪財好色夫一人之身而廉貪異焉何哉蓋貪者貪敵人之財廉者勵持身之操固不相矛盾也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甚至散貲以饗士家貲且散又奚可侵剝之侵剝之則士卒不爲用殆如鼂錯所謂以其將與敵者身猶不保安望其摧兇破敵也哉是故貪吏失民心貪將失士心失民心者罪止去位失士心者禍至戕躬甚哉將之不可不廉

尤切於吏也雖然嘗伏讀大誥及律令諸書貪吏皆抵極重之罪家屬流徙數千里則吏之廉貪未嘗不關繫生死也　聖天子在上一旦下詔飭舊典以責羣吏不可謂事之必無者可畏哉可畏哉即使法禁終寬吏之自待亦豈可薄因併及之以告今之爲吏者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三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說

字號

縉紳

蘇伯衡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棨仲名棐季名集於是以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于金華棐

儀先生嘗爲著名說而皆未字也願爲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爲變禮而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爽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曰有衣之戟此之謂棨門之貴盛則列乎是棨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況於人豈不能乘時策勳以顯其親嗟小子棨字爾公顯爾尚勗哉

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兮之檠此之謂棐兮之弛張則資乎是棐雖一器足以輔兮之張弛而況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棐字爾公輔爾尚勗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爲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議沛乎其有餘裕勗爾公義尚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旣祝已又語

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爲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爲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爲人乎又焉有爲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爲學三子可不交勗之哉苟交勗之則爲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子勗哉勗哉三子

鄭環

陳匯之字說

予甥陳洵初字淵之而族人有同之者請更於予曰願有所教俾得以俛焉自勗者說文洵渦水也水回爲渦回而合之爲匯書曰北會爲匯乃字之曰匯之告之曰天下之水千流萬派不一也匯也合而一之群江西來匯而爲彭蠡東吳之匯其藪曰具區而天池渤澥百川匯之也澴瀯渟滀茫洋而浩瀚滃乎其深泊乎其休湫瀰乎其無涯汪汪乎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爲大何如也聖人之道亦然萬殊而一本萬其流

一其匯也君子學以聚之寬以居之深以資之左右逢之反而終之融會貫通而一之蘊之爲德發之爲業推其緒餘以澤萬物不極其大不止也嗚呼細流不擇滄海以大川學海而至海不自畫也洵學而能博矣予懼其不約之一以求造乎其大是圖也廣其說以勗

張邦奇

陸甥宗仲字說

陸甥名滄始冠字惟渝邇繇郡庠卒業于太學

委翰於予遂館予邸合其兄淵伯以書貽予請
更字焉予按括地志水出嶓冢爲沔爲漾爲沚
爲漢至均州爲滄浪水故滄浪乃江漢之别名
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海亦曰滄海然則知所宗
與見宗於天下皆滄也乃更其字曰宗仲而爲
之序曰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然而人心
不同如其面焉知見之殊意好之偏習尚之狃
形色之眩聲氣之別萬不齊也是故馳騁而多
岐者似能矯僞而閃倏者似智詆人以貢諛導

利以間親者似忠突梯脂韋先吾意爲而將順
之者似愛吾以爲能而親之則困之固也以爲
智而親之則盲之固也以爲忠而親之則欺之
弃也以爲愛而親之則害之門也專壹者應而
不窮故至能若拙沈晦者慮而克審故大智若
愚利歸於人義歸於我道人之善攻我之不善
故至忠難合直而不阿切而不娟惟其是不惟
其從故至愛難親求能於拙則才日廣而智暢
求意於愚則見日崇而德立求忠於所不易合
則過不掩而福日滋求愛於所不易親則羽翼
衆而功日懋是故小川必宗大川小德必宗大
德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是之爲善擇其宗猶滄浪之宗於海也及
其至也人亦將宗我矣亦猶滄浪之爲百川宗
也陸錫居京師二年重出入慎交游從其師袁
子宗正讀書講道葢業日加勤而德日加修亦
庶乎知所宗矣茲將別我而歸吾得無眷眷焉
哉雖然陸氏之多賢固吾鄞碩宗也吾何慮焉

在慎取之而已矣

王守仁

梁仲用默齋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
務一旦責其志曰於乎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
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
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
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
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

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論古之所以作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能問類而不知辨寘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嘿肸蠁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誡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能默矣仁者言也訒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誡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劉　寯

介菴說

介之義博矣君子曷居焉曰古人不有程準哉隱畊畎畝道樂堯舜辭受取與雖一介不苟伊尹則然直道事人窮逸不悔介以自守雖三公不易惟柳下惠能之繇尹之微以推乎大繇惠之隱以推乎顯君子之介不能外矣然二子聖人之徒也曷希之曰明吾心堅吾志一吾行焉耳審善惡辨幾微決取舍心斯明矣不汨於毁譽不奪於利害禍福生死志斯定矣不抑遏不遺遠小如其大終猶夫始行斯一矣知斯三者希古人乎何有是故介于石不終日易謂之君子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孔氏謂之小人毫釐之差得失懸判出入是門罔罔焉可乎吾金谿黃廷會先生飭躬勵行所立褎然鄉人每賢成於庭邑士夫咸敬信之西沱都憲吳公以介顏其齋居葢重其取予不苟操守不易也厥子綸領鄉薦來入太學因以介菴說囑予予謂先生一鄉之士也波及其子行而大之得友天下士

所論說者在於尚友古之人古之人今在惡爲
歸焉黃君儦以其說還而質之先生所就又有
不可量焉者矣若徐邈之介迪原憲之狷介一
行之士不必論焉

潘恩

訒齋說

我季氏子行少讀易次蒙之象慨然嘆曰蒙之
時義大矣哉夫蒙山下出泉其清未汩君子養
正於蒙以基聖功乃自號蒙谷旣長而日益有

聞易其號曰訒齋問於伯兄子仁氏曰予云仁
者其言也訒予嘗繹思其指夫刄刀堅也刀之
有刄其傷必多是故持刄者謹之心而不忍心
斯傷矣言而不訒言斯傷矣故其文從刄示戒
厥義不深遠乎予其懲以毖後患是之取爾伯
氏胡以詔之予曰然然而言之不可已也久矣
夫言剖析陰陽包絡理道品藻物情經緯倫制
無大不貫靡細非周昔在聖賢體道備德假象
命辭出言爲經永詒作訓夫豈徒言者哉如其

徒言則虛車飾夫輪轅玉巵美而無當人亦遺
之矣是故堅白議窮於三耳稷下淪胥於談天
申墨道病於捭闔莊列辭浮於汗漫賁父氣侈
於靡濫是故古之立言者其必愼諸此矣曰言
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君子以身受天下之奇御
事物之變當經綸之責得其理則成失其理而
敗何莫不繇夫言是故順非而飾少卯取誅于
兩觀利口捷給嗇夫勦說於虎圈智略轢前鼂
生失身於不容子貢出單詞而定霸千秋以一

言而悟王周勃少文卒著安劉之勳文子吶吶
終成相晉之勳是故古之立功者其必愼諸此
矣曰言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易乾之九三曰君
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明道先生解云君子修省言辭所以
立誠若徒修飾言辭斯僞也已君子愼之哉是
故坤象著括囊之占風人垂胡顏之戒座右勒
金人之銘抑詩昭白圭之訓顏子養心齋以如
愚仲弓謹不佞以成德元城去妄語於七年程

子習靜坐而終日是故古之立德者其必傳諸此矣子行作而日吾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三不朽然立德本也德有諸己則時而我庸策勳以名世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傅是也時不我庸垂憲以開來古之人有行之者孔孟是也恕也謭陋安敢及斯言請遂識之庶幾日就月將無忝伯氏之敎

趙時春

虛谷說

河出於崐崘之山滃然而泓泠然而澄未聞其險且怪也及其九折而入於中國匯百川而納諸大海衆流之所激盪沙礫之所磯衝風浪之所鼓動則勃焉沸焉濤吞天而孰催山而河之險怪聞於天下矣故夫渡者未必其折而覆舟也而未有不逆懼其折帆覆舟者夫風起於特隧之中而偃於蓬蒿之下懦夫所不懼愚者所未識若其振蹶天地飛走沙石圯拔草木則雖孟賁夏育未有不重息而累足者人之處世也使其蠕然動澇然息導其性適其情則雖梼杌可使爲顏回桀紂可化爲堯舜未有驁世而駭人者惟人惑之以嗜好賈之以埶利則投箸之際刀戟起焉梧枃之間鴆毒存焉衽席之中戰鬬生焉故世始以其人如河之不測如風之不可得君不敢令之臣父不欲列之子宗屬不可以爲昆弟外屬不得以爲朋友而斯人者亦因矣使果與之接未必其狠噬而蠹賊也而人未有不逆懼其狠噬而蠹賊者其人姚在明以虛

谷自命而博求其說於知友余以爲在明旣以自命是知其說者且告之者之溥也故以其反者語之使在明有所戒焉

石英中

武祥字說

顧子之生尊甫夢神授之圭名夢圭長成字之禹錫癸未錄春官予忝從後又辱交最深相謂曰吾且字武祥吾弗武以自勵也其曰天下之武無踰子者祥莫大焉而弗自足且益武益武

益祥夫人無實弗武者嘗之武美德也令人言
武弗以德謂夫覗的然色悻然言決然而武之
是氣也非德也任氣且折折則不祥莫大焉何
謂武夫武所以尊巳執物巳屈非尊物也非執
夫武以理伸巳勝物者也自予之少至今皆覗
無忤弗壯於頎言恂恂不出口徐行後長於少
亦弗忘敬弱冠有文章大聲持以謙虗之士大
夫無弗愛且敬進魁南省省之士大夫百倍虗
亦無弗愛且敬又進友天下天下士大夫百倍

省亦無弗愛且敬愛則僞感者遠矣敬則惡攻
者遠矣吾日見子之尊而物之就子執也日益
衆巳尊曰伸物執曰勝夫武以理尊巳勝物者
也昔衛君子德如圭人武圭溫而栗人德而武
子德圭何以辭武武焉往而不祥說武祥

愉　時

杜庵說

滁之陳子漢輔抱英韞而好直口相善者往往
慮焉乃請戒於余遂號曰杜庵杜庵者示謹也
齊辯士田巴多訾毀一日而伏千人魯連子曰
先生之言似梟信者匪盖嘉者木屑多[illegible][illegible]言
輕者幅裂無起於盖而戒於齗舌無傷於[illegible][illegible]
蹈於覆轍其利於世用也爲烈烈陳子其念之
哉陳子曰唯唯可以深長服矣故爲說

人事

縉紳

劉　楚

錄鬻婦說

歲巳巳兵後大歉民有鬻其妻於廬陵之蕭洲
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
號而返之謂曰本以凶歉不能兩全又無別貲
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
其間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斗粟既能食新
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奈何遽捐結髮之誼而
爲此痛割哉聞承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
里盍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
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

偕死況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携而去劉子聞而嘆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相棄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食盡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兹其返粟而去也或死不死槩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砥砥焉恃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鬻身非義矣自鬻以濟其夫

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濟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爲愈此所以反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況婦人女子乎彼食人之禄擔人之爵者因將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遭難則雖若紀信之詐董永之賣宜有所不辭今計不知此出反乘危利𡽪肆然委質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禄不足以酧其勲而方恨去之之不早者顧此婦寧不大有覸哉又或不能早斷以義徒隱忍澳㴍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如餠㽞之憶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亟巳矣彼饑饉死亾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羅玘

雜說一首贈韓君國器歸省華亭

楚人有賣卜於卬爽之區者其隣之商室於爽人之地且十歲矣爽之貝璣鐐組羽毛齒革畫翰之東之藏盈馱而出之辰西之藏溢舟而下

之梧二藏之鑰壯如杵然爽諵狙亦無窺其際者楚人僦其廡下居之日累其直三年得百金焉夜夢入其家父呼之休毋飲食之寤而泣焉且告之商槖金槖粮接浙而趍商曰噫吾一年而夢是者三二年而殺一焉三年而又一殺焉今則無矣以其僅槖千金償之既至而二室之親尚無恙楚人之室屨之跡於戶稷稷然嚮之繫於楹簇簇然而商之室門之甃苔覆之簷之隙蔓剌之開有泣者矣楚人曰咄吾始入爽而

肩之縮者三日居三日而始敢喘息又三日飲
蘖欬始敢望其門至授吾以廡已十日矣於其
謝而歸也終不敢視其面況其僮之禀溓數人
之力而吾之禀若槁葉之在吾臂也吾以爲僮
將揚揚其聲光人亦多其金也吾將挾吾與笑
而徙以避之而今若此吾惑焉間過東家之叟
而問之叟曰商胡爲乎不借若之來也曰根盤
厚病於遷叟曰然則日念其親也幾何矣曰忘
之叟曰是鄉之梟獍也不腰於市而已道於天

之戮僮何爲者邪其能招招也若安矣若之室
巳罄矣是之謂天全是之謂泉原是之謂濯纓
而又何憧憧邪院中小吏亦楚人道其事於予
予方爲是說會韓君國器來院告歸强予書之
而去

諡法

縉紳

黃鳳翔

周幽厲王諡說

周幽厲王之得諡其嗣君則宣王靖平王宜臼
也厲王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至於
失國出奔幽王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卒罹
於申侯犬戎之難其得惡諡宜矣頋不云子爲
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彥明爲之說曰諡法
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爲諡孝子慈
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
以天道如画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
迂也周公制諡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

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豈謂褒貶勸懲之權可
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篡弒終者則惡
諡加焉魯桓弒息姑諡之曰隱楚平弒虔諡之
曰靈宇文化及弒楊廣諡之曰煬彼惟其仇之
故醜之且三君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
而蒙惡諡特甚論者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
在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
諸侯相誄非禮也此其義甚明漢儒強傅益之
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禮

之南郊稱天以誄明不得欺天也此二氏之說所自來也夫挾宥冥莫測之天以揚君父之惡豈臣子所忍爲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厲王暴虐國人畔而襲之圍召公之家欲殺所匿太子靖召公出其子代焉僅乃得脫卽宣王嗣立凜凜若馭朽履冰顧能曲諱於先王重典情之疑二乎是召周二公爲宗社計至深非宣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祚如綫秦晉鄭衛率兵逐犬戎存王室而坐視申侯之首難置若罔

聞宜臼東遷猶於母家寄命奈其父謚何哉蓋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征而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凶德於是乎黔黎離叛戎狄交侵體統遂日以凌夷當二王嗣世之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於公議亦且扼於時變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耳假令晏然無事而以己意爲之入廟趨蹌君蒿陟降目睹祝史陳詞駿奔在列而醜惡之謚宣揚於其間譬則嘑爾而與之食在天之靈豈其歆享與念及此必有跼蹐不寧者吾故謂二嗣王之不獲已而持論者之迂也然則騶孟氏之說非與孟氏之意蓋謂社稷無常奉善惡有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旣罹禍敗于其身復遺惡名于後世卽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尊奪閭閻之口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肆於民上耳若尹氏胡氏所云盤其指矣夫善善惡惡天道也親親尊尊亦天道也奈何其以彼廢此漢唐而下其君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

不爲貶謚或取節或溢美其群臣議之嗣君主之後世亦不以爲譏夫謚美非也取節焉如漢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晉惠宋徽姑以昭示臣民傳播胡狄可也倘至情國體有不容直遂者亦古今達道乎騶孟氏之說可以垂暴君之戒騶吾之說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尹胡二氏之迂論可置而弗存矣

山川

縉紳

趙釴

宜秘洞說

出桐柴港口山之北麓有石負土而立高可八九尺長可二十餘丈以竹爲坡以池爲帶以仙姑井爲液以杜鵑山爲弁以靈泉山爲左瑱以道觀山爲右翼以鳳皇諸峯爲屏几以龍眠諸水爲腸胃以城郭高臺爲藩衛且谽谺盤與若巖洞然客有勸余闢之者余不應題曰宜秘洞天客問故曰洞宜秘不宜闢曰宜秘不宜張學

宜秘不宜辯道宜秘不宜傳文宜秘不宜作夫不作者文之秘也不傳者道之秘也不辯者學之秘也不張者口之秘也不闢者洞之秘也洞秘則有神洞闢則刓璞璞可完也不可刓也故宜秘銘曰鮑龍跪口而吟孔子爲之下車米芾見石則拜時人目之爲癡拜者何意吟者何辭不拜不吟石寧我非不開不闢我寧石疑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石也混沌我也支離噫嘻此意不知我知

馮時可

黔中答客說

客曰夫黔之爲言暗昧也其道險棘其水湫湄魑魅所宅豺狠所嗥蠻貊夷落譯道而通惡能與大藩議豐猗哉子惡乎居是夫與子聲稱相埒者業已焱飛景附雲煜闕廷而子乃隨牒萬里日共卉服者相論說毋乃鄙與夫視學美官也視黔學非美也彼所閱者菁藻之章而子所閱者直侏㒧語耳以子方他使者猶螢爝與龍

燭也謂執政知子耶何置子於兹而曾不解其疏屬之桎也子曰若君所云是使遠人不變服而黔不化俗也　聖天子兼容并包遐邇一體安有侏㒧其士子而不揄使乎揄使無先僕矣善用物者策駑馬于康衢而騁騏驥于蟻封嬰窾郤以芒刃而批髖髀以斤斧各有當也他使者所事如采詩之官要以別其妍醜而止耳子也發蔀廓蒙回夷而夏使之盡伏周孔之軌蹈不齊吹律幽谷而御燭寒門也此其難易

何可同日語夫任使者以易任僕以難執攻深知僕者也客曰是固然矣然而八埏之垂寒暑不均危岫吐雲日月恒翳飈髻而雕題者盈庭斥宇顧亦樂與予曰予安知今之黔非昔之黔也皇風載暨掃穢芟荒民俗既遷風氣遂之冬不沍寒夏不炎燠天無疾飈陌無遊氛泉靡哄咽地靡蒸濕庭坐無飛蛾遶燭齋寢無白鳥噆膚廚精胃脯市美餦餭稻醴芻豢價不騰躍他藩不及也夫競利陷法大國之風也而玆也吏

鮮舞文民不事末士不干澤賓客稀而簿領簡差得越法而行盍余將吏隱焉促鱗以汀濘爲大宅短羽以翳薈爲廣宮人各有心誰能與誇名之士爭金華石渠尺寸地也客曰予得其一耳至若赤水熱隆冬流汗烏撒之寒盛夏挾纊盤江白水之瘴飛鳶站站安籠關領之沉陰若霧牛馬不辨予既兩經矣亦將習蓼蟲之忘辛而安峻危之巔耶予曰君不見夫漢之使西域者歷頭痛之山履身熱之阪度罽散之流沙臨崢嶸不測之深淵騎步相持繩索相引封狐雄虺陸梁前後橐營是食求水不得方之此地何加也然而當時使者爭爲進孰怡然請飭益戶牖萬里而比鄰夷域固傑士之槩也男兒之趾何能僅踏長安耶夫遊物之內者斯貴邇薄遐而憂樂以生苟遊於物之外則天地蘧廬八荒一視吾且太液盤江而上林關領矣于是客弛氣茹形謝不敏而去

器物

縉紳

宋濂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椒二尺中析之一刻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削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綯纏其腰剡藉卉毛於隙下左手摯竹右手執綯急旋轉之二椒相軋摩空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煙蓊勃以

虛掌覆空嚮之則火𦦨𦦨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許應亨

鼎說

齊之野人夜相驚以火鑿之於社東垣之下得鐘焉似鼎而小總八十一孔上著山岳魑魅饕餮之狀野人相與試察其色則渾樸而不悅於衆目試擊其聲則洪遠而不入于里耳因撻而

碎之鬻諸鐵冶之肆客有詰叔夏而恨之者叔夏曰子以是物爲有知乎客曰昔者夏后氏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爲九鼎以察神姦是豈是物乎吾聞劍有干將實能變化飛徙今是鼎能夜燭以光奚其無知叔夏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苟是鼎有知則曷不求售於子而卒炫耀踣斃于野人之手古之山罍犧象玉磬大璜是皆精微貴重太古博雅之寶也今皆安在推而言之伊耆氏之葦籥有虞氏之剛泰夏后氏之琖殷之斝周之爵泰璽趙璧隋珠漢鼎茲其或毀於無知或遷爲異物或混于水土或化爲泥沙子能一一而保其無恙乎重華禪夏雨墢無聞鳴條既伐四璉亦戢商受殄滅大瑚繼毀幽厲播遷八簋不守惟其陵谷變遷盛衰迭運大者天地且不能以長久而況于是么麽之物哉必若子之言則是寶玉大弓不出魯府璆琳琅玕終貢一姓毀之祭器不抱以適周而齊之大呂不藏於燕室也物咸久視而不變則是賜銅山壘

金谷者不必餓園扉槁東市印纍纍綬若若裂土而侯者不必羅雀門乘牛車阿房之宮魯靈之殿章華姑蘇之臺不必飛煒燼成草萊遊麋鹿而號狐狸也非其伸者不得不屈往者不能不還乎且是鼎也出之于土而入之于冶也其利農事而爲鋤爲鎛乎將捍患難而爲戟爲鍛乎抑爲鑊以承烹飪乎將爲鑑以別奸醜乎如其無知則方其爲鼎也不知其爲鼎也及其爲鋤爲鎛爲戟爲鍛爲鑊爲鑑亦不知其爲鋤鎛

戟鉞鐃鑑也如其有知彼方見世禮崩樂廢古器無用乃發其神光自貶以求有益于世還古而變今出無用以求有用于又何必嘖嘖然惜之哉方且有人于此淳厚朴野息機絕智其處世齟齬而莫能入其於人踽涼而無所親親類無知言若無用其不悅于衆目不入于里耳有甚于是鼎久爲天下所擯棄于不此之惜而乃不釋于彼何無所厚薄輕重于其間哉客於是目瞪而不瞬舌擧而不下自咎失言唯唯而退

龐尚鵬

冠垢說

六月午坐聞穢鼠氣亟令人舉室掃除索諸香囊焚之復如故問左右童豎皆對如前聞乃張目怒曰吾家故畜猫而穢鼠乃流溺吾室刺吾鼻若此猫之尸素當譴而逐矣姑俟夜取猫扃吾室徐試焉時苦熱餘穢猶襲人因擲冠據胡床冀少息以避之乃汗浹不能臥遽取冠復著冠積數月未澣有漬色稍嗅之即穢鼠穢者正此也乃擊案太息曰冠穢而罪鼠且求諸猫天下事不能反諸己而屑屑焉諉其責於他者豈獨此哉夫冠吾首服也勢勢在疚不暇爲容固積漸然矣舉吾室之人皆惟鼠之咎而歸其責於猫嗟乎鼠以無辜被怨何暇討焉而穢之無與於鼠也雖百猫何能爲力冠著吾首穢盈一室且不能就其所聞而察之況遠於此乎幸早得其故乃惟鼠與猫之憤且怒者釋矣否則鼠之穴地而藏吾猶未能跡其所至而磔之也若猫

也其能暴此鼠之無辜以謝譴乎然則以誣抵法而非其罪世之不幸如猫者亦多矣或曰穢鼠固不足責與噫行之穢也剽竊于昏夜乃白晝爲人所誣故仲尼曰君子惡居下流然事所繇始不能自吾身反觀亦奚責之辭故曰君子求諸己因濯冠去垢遂書此以自儆焉

許獬

古硯說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

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為古也已而有識者目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毀于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為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必至于今而為古耶葢至于今而後知其為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為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

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僇辱而不知羞于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于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為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嘵嘵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為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為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為古人矣安知千百

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葢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物類

縉紳

王褘

雜說二首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讐最甚雞見蜈蚣必

殄而噬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瘉然雞死蜈蚣輙入其腹齧之不並蚊與鼈不同羣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爇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雖死矣必復其讎於既死鼈見斃於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探害人之心而不衜人之讐怨於已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宋濂

猿說

武平產猿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輙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死況人也邪

胡儼

鼠說

胡子夜臥有鼠嚙于案其聲磔磔然胡子懼鼠之傷其書也乃暗投一杖杖不能中鼠鼠暫止而復作遂命童子起而逐之鼠稍寘去及童子就枕鼠復嚙不已將貍奴孔別室胡子度鼠之不能去也於是命童子取貍奴置臥內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矣噫人非不靈於鼠制鼠不能於人而能於貍奴貍奴非靈於人鼠畏貍奴而不畏人然則彼各有職也君子居其職者亦

盡其職而已矣作鼠說

鄒守愚

靈烏說

烏之爲禽性靈而意忠能預知吉凶而啞啞以告人每聞其聲輙唾罵之烏不以唾罵而廢鳴可謂忠矣范文正公謂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者也君子聞烏鳴則恐懼修省禍患潛消人遂謂不靈而忽之殊不知烏能警之於未然之前君子能戒之於未形之際是烏之忠計

既行而智名不可得而聞矣告之不戒而禍乘於所忽則烏之鳴驗是吳之子胥也告之能戒而患銷於未形則烏之智隱是漢之子房也烏之告豈有異哉所取有不同耳書既之東閣也有烏連日羣噪若有所告者此君子恐懼修省時也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三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晉江何喬遠稺孝選

序

典則

御製

宣宗章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御製帝訓序

朕惟天心仁愛下民爰命君以主之君德必如天之包含覆育使天下之人咸遂生息無不足之歎而後有以稱天之所命然其道至大其事至繁非可一言盡也蓋君量必如天之廣心必如天之仁施必如天之博行必如天之健必明如日月必信如四時而所以為治者規摸之弘遠條理之精密必皆極其至而後有以盡君之德稽古堯舜禹湯文武其為君皆能體天心行天道斯其治為甚盛漢唐宋雖間有賢君不逮於古矣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肇膺天

命奄有萬邦　太宗皇帝再安宗社

仁宗皇帝繼志守成　三聖相承心天之心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綏撫天下爰暨朕躬獲纘鴻緒臨御以來夙夜兢兢惟三聖之心之道不敢怠寧荷天地宗廟之祐四境無虞百姓安業幾於小康永惟祖宗開創之孔艱守成之不易而欲後之嗣君皆將敬承於無窮也間於幾務之餘述帝王要道而類析之將永詔于子孫夫人君之行惟德爲本有德斯天命存焉人心歸焉苟無其德天命去之人心

叛之從古國家興衰理亂皆繇於此故首之以君德夫君位者天之所命祖宗之所傳也惟天惟　祖宗是崇是敬體其心而不遺循其道而不倍君德之大也故行之自奉天法祖始德之及人也自內以及外自邇以及遠孔子論治平必先齊家文王之德化本於閨門故次之以正家家人有整齊嚴肅之道必有恩愛惇厚之意故睦親次正家焉一家之親吾同氣也天下之人吾同類也人君代天子民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故仁民次睦親焉國家政事有體本末有序與夫綱紀維持之方皆當謀慮審度使咸有條理故繼之以經國以一人而御天下一心而應萬幾如一民失所吾之仁未能徧也一令未當吾之政未盡善也當自彊不息使靡有闕違故繼之以勤政修於已者宜崇德而去欲恭敬節儉則善德日進戒慎儆惕則私欲自消故繼之以恭儉戒儆焉有君必有臣君總攬其綱臣分治其職如歲必有春夏秋冬

而後成化功君必用賢智才能而後成治效故用賢繼之人之賢不肖未易知也固有貌恭而心違象恭而內詐者必驗其所存之正觀其所繇之善斯用之而績成故知人繼之誠知其人之非正也必去之良農必去稂莠恐傷嘉穀明君必去讒佞恐傷正人讒佞去而後君子安善治興故去邪繼之事必有幾幾者動之微也燭於微而防之爲力易及其著而去之爲功難是以大易愼履霜之戒春秋嚴無將之法故防微

繼之政之所大患言路不通也蓋上之過欲聞焉民之隱欲聞焉是以隆古設諫諍之官聖人有芻蕘之問故求言繼之事神莫嚴於祭也所以致精誠徼福惠而敬為本能敬者致福不能者速禍神人感應之際明矣故祭祀繼之治民莫急於養與教也耕歛以時可以厚民生而貧國用化導有方可以善風俗而成賢才故重農興學繼之公賞罰明黜陟所以懲勸也賞一人而天下務於善罰一人而天下警於非陞一賢

能人皆思奮功黜一不肖人皆思革過施約而效博故賞罰黜陟又繼之刑者聖人不得已以輔治非恃以為治也一或失中傷人之生干天地之和關係至重故恤刑又繼之夫然宗社可以永安生民可以成遂天下可以長治吾子孫尚敬之哉尚敬之哉

御製歷代臣鑒序

朕惟天生民立之君而天下至大民生至衆必有道德明碩之士相與翼贊彌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有皐陶伯益伊傅周召為之佐百司執事之賢為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跂也東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駁焉蓋隆古之時為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為臣非必無其人然亦鮮矣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歷代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其賢者功德閎而譽聞著雖去之千載輝光烜赫後來願治之主往往有生不

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是者可與共為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
祖宗洪
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蓋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間類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為善之志固已素定士或不能皆然此臣

醫所繇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於是編而擇其善者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裨於國家有耀於後來而與古賢臣同一不泯於無窮矣朕之所益於羣臣如此爲臣亦必有以功益於朕庶幾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睿宗獻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本草考異序

天下之物耳目之所常及者易知唯生於荒遐載於祕書異於世而其功寔可利人者人皆不識必俟博考圖誌撮其名要然後徵而用之譬之人焉華蟠嵒穴僻側沉淪之賢非賴睿哲明敭孰支蠱蕩於當時建偉烈於後世哉噫此吾本草考異之書所繇以作也夫著述本草自羲皇以來凡幾醫家者流習其易而忽其難用其常而俯其異藥有排山倒海之力唯性味之異常者能任之亦惟醫術之異倫者能制之以伐

病攻毒也醫之道亦難哉人知日精之益明而不知善芳之生奇斡者食其肉人不脒其目人知丹棘之孕嗣而不知稃苡之出康民者食其實婦亦宜於子人亦知質汗之轉胎而不知質汗者本名炙毅過也人知乳香之活血而不知乳香者別名黒撻纏末也大率藥物性異名異生異而所載之書異不有以考之臨證和劑之際不大有惧於人哉吾憫世之盲於醫而人之闕於療也專令良醫副周文采纂括諸本草考其異者彙錄判上下卷以進援據精核題之曰

本草考異俾工正梓之以與天下之欲壽命脉者共焉儻醫師因是書考藥物之異歸諸醫道之常常彼之異而藥之異者有常者主之雖時流俗師亦知而可用之異吾之常而藥之常者有異者輔之雖殊方絶域亦咸知而不棄之夫考藥物之異尚足以起死回生而免昏札之患況有國者搜人才之奇異卓絶變易姓名逸於草莽者起之位著柰常士而任之豈有不能活

國安民與滯補弊以翊成太平仁壽之治也哉

宋濂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
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
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
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
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
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

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
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
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
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
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月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
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
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
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

濫之弊而倖位絶矣冠服有別防範有規而民
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貨效育人才
優前代正朝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壼之法
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
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
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
俗圮壞迨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
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慮思所斷動
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

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
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
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
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
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
也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
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
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

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

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韵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隷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

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韵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韵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惟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韵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韵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韵當析為二韵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

廣韻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

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愼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經籍

緒紳

王褘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

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葢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涪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

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縣南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郡

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蓍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葢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疏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

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州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緜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

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
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
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彯
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覽之天下可運
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
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
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
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
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盡其

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
其要者矣

湛若水

古小學序

王者之風息而教弛教弛而後二學亡小學亡
而王宮黨遂之教無傳焉大學亡而辟雍泮宮
之教無傳焉辟雍泮宮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
終王宮黨遂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始學無終
始則人道不立人道不立則天地不和天地不
和則萬物不遂萬物不遂則天理或幾乎息矣
夫二學未嘗亡也自二教弛而皆逸於戴記也
大學之逸也其篇全而程氏表之小學之逸也
其篇散未有會而聚之以復古者夫能始而不
能終者有之矣未有不能於始而能終者也若
彼考室弗惟其堂曷其能搆搆則圯若農力穡
弗惟其畮曷其能播播則不實吾懼焉乃因讀
禮采而集之復爲蒙養洒掃應對進退事親敬
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其文則古

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
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古彝鼎也嗚呼
斯文也自夫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上下逹
之者也嗚呼元子小子苟能習其文行其實立
其誠誠立而聖學可基矣是用成書行之家塾
傳之子孫云爾

楊愼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𠛬象物物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繇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為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

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人贗作詭誕抑亦軌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箋尾

石鼓文序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裒餘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邋邋員斿二句凖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

點更不復書此易見爾廼旣說讀君子員員遞遞員斿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遞遞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遞遞員斿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也一隅若玆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嘗爲繼絕表

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敎云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

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眞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主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崍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

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别叙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盗鈴藏頭露足矣誠可咲也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

傾背湯産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道德經贅言叙

豐坊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怪誕不經宋儒因斥爲異端與曾子問論語所稱其學士無所取信余嘗閱世本世紀路史王深寧金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陽父皐陶之曾孫曰其爲夏大理諫關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爲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爲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

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爲老子又言籛鏗彭祖析爲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爲老子出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頗其文太奇道太玄諦思之要皆性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類以藉口列禦寇又謂出黄帝書蓋秦主呂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又取聖賢經訓託之黄老雜以不死之言僥倖不俱爝耳都督萬戻鹿園子暇時爲之贅言能發明性命可傳也或

疑贊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佛氏漢中初入未有玅說至晋宋間世主好之於是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遂語入釋典而廓之是彼實藉我我易本於彼歟鹿園子過謁予曰聞子學精於經於諸史博而覈必詳老子之世幸為我序贊言乎余曰唯唯序曰贊言道德經若干言先刻續道德經又若干言余從史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和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敭歷至大帥於天下事靡弗燭

於心使為文臣可以坐廟堂議禮樂佐天子進退賢不肖俾海內安富守在四夷不但淵淵已也

唐順之

中庸輯略序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𡼖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為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裕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為六家為九流其道

不相為謀而相與時為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為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鳴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之悖矣雖然其不相為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illegible]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

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子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眞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宜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濶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容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閒佛者曰顯微無閒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閒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閒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閒者可識矣儒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閒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閒者可識也其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卽在于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眞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侵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

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弒君殺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于弒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弒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遏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弒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

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

贊也曰高與亦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牵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織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擿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蘇濬

家禮集要序

禮之不明久矣而吳越爲甚以不佞濬所嘗記

三吳之俗奢而不斂七七爲期且從浮圖之教以天門地獄鋼而愚贅則誦涅槃以求解脫甚則作樂侑尸賓介公子結駟連轡持酒負相勞苦手杖而耳綵竹身衰而尸沉酣若忘爲故常又甚則借佛家玄譚舉先人遺體付之煨燼投之溝渠中若不甚惜甌越諸郡婚嫁論財男必修儀女必盛飾日尋珠璣之奏十不當若負逋債然羣舉而啗之即擔石不克亡踊縣罄亦强勉以狥怨聲於是窮約之家得一女輒溺之若

仇富宗豪室展轉相効殺子傷生甚於胡務且以得脫債緣爲快嗟夫禮教不明因若此極哉濟覩儀禮書曲直萬端靡所不貫紫陽先生業加潤色鉅不遺䆁章細不忽故常緣情立極斌斌乎其莫之益損也緣襲以來嚴者拘其體縟者侈其儀持說龐雜不可顓一學士薦紳溺於謠俗至不敢抑情就禮寧自棄於先民何論蚩蚩耶河東令狐先生手家禮集要一書大都斟酌隆殺之間損益文質之際使賢智者衣被飲

食即憒然自放者亦不至拘而多畏蓋祖文公意而善用之者也長君觀察公入吳越亟付之梓嘉與都人士共之不佞濟獲睹是編持以式章縫令無越尺寸其益弘矣聞河汾風氣所鍾多遜遜禮讓君子其在先生哉

韋布

趙本學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戢撲治也則有兵兵之爲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法其事起於鬬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於權謀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爲仁義合王法則爲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毳辟難而攻易以驩虞爲道假尊周爲名要純乎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何歟蓋人雖權謀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薄以明志

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之本爲漢賊而姑結與爲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併其郵仲達不戰遺巾幗以激之郭淮詐降泄人語以鬬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旗開門御灑以疑之事雖權謀心則仁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宗澤李綱岳飛於虜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正心

修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檜之徒。於虜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其心則犬彘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爲。以此觀之。可見正用權謀。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實爲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來。注者未嘗一開其扃鑰。雖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

晳、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靈等十五六家之箋。不過粗畧訓義。苟且引證。加以詭謬相承。古文漸失。迨至于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重爲校讐。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下。名曰校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可以讀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以孔子不答衛靈而因以爲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

其不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使孫子生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爲義。孫子爲賢乎。漢唐晉宋及我

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遇國家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很云德化不當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惑不解。故復推其說爲之序。

古集

縉紳

宋濂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

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
風石得之也得之盖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
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
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傳文懿公
丘極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
去乘青騾從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
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
術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于衢之龍游雞鳴
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

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
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竟濂深思泯滅無傳亟正
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序濂聞天官
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
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爲尤
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
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
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
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

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
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史令郭
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叅
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
中數以爲曆本卽所定授時曆曆經曆議二書
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
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
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星書有禁之時又獨處
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逴逴

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
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
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
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
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
說皆若所不問及推日月之薄食頗與中國合
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顱方
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
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燹所著兵家

書醫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嘗與曆經並行無疑滌故特叙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王鏊

孫可之集序

凡爲文必有瀍揚子云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瀍焉況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爲聖其法所從授盖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栁州外

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爲文眞訣可之卒其法中絶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絶顧於是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焉其時臨川荊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狹耳而後之爲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内閣秘本手錄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刬舊習澡濯新思而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却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王宗沐

陸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

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與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

而備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慕與覩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固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

而宗廟欽心也者辨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積爲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予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摽而證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巳

沈懋孝

清英集序

天下英奇珎妙偫胎涵於空洞湛清之中舉世而知之莫能曉其精理故夫心之爲器文乃在中卽博雅多聞常患滌除不淨所以去道尚遠彼其夙根無源願力未定清何從生濁滋以長

染世芬者牿反覆而幾亡障耳目者中纒綿而易塞才情所至皆豁俗識所通譬則飛蛾游乎簾紗之上一絲隔天咫尺萬里雖有勤心此道莫之能致千載濁緣沉沉自昧亦云逝會而已矣且夫碧霞迴而朗月流輝秋濤澄而芙蕖發彩氣清之極自然光華五色所絢皆豁空造神珠生千仞之下空翠生千仞之上魚龍變乎海星斗變乎空鳴鳥擇碧梧而下來琪花托綺石以長榮彼旣豁清氣鍾結所成故非清無以靈

必資清而能化易不云乎洗心藏密以神明其
德也古之至人與日月參高光嶽比曜吐精尺
輻揚芬無窮其才特邁其心自殊將夫前生閬
苑乃亦挾有三天之靈氣者乎李長庚蘇黃州
其人則仙其文則丹眞吾之友屈子賦騷莊蒙
銓道邈哉洋洋玄風可挹又百世之師表也吾
輩目走塵坱滓濁未融胷中無靈根而望清英
之來可得哉㬎以軒几新以盤銘穀旣辟矣芝
亦不茹湛湛此天濯濯其源雲中仙者翺翔自

來可知五靈初無奇術凡心盡者天心乃見清
濁聖凡之界在所自處焉挹是求清羊亡鹿走
失吾指矣

詩篇

縉紳

宋濂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
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
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
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
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
有古今也柰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
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
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江河沼沚
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
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趍其同而含其異
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其歸于道焉爾

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
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和于中則
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
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
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
之弦歌薦之郊廟者已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
歟

高棅

唐詩品彙序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
篇、五七言律絶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
於變而陊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
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
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
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
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
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
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

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
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
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
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
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
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
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
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
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
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
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
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
戴李頻李羣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
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
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
五言長城或為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
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
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

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壼奧矣今試以數十百
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為
王楊盧駱又何者為沈宋又何者為陳拾遺又
何為李杜又何者為孟為儲為二王為高岑為
常劉韋柳為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辯盡諸
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耽於詩恒欲窺唐
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瞽終南萬疊間茫然弗
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
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

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哲採摭羣英芟夷繁蕪裒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雖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

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毎一披讀未嘗不嘆息於斯繇是遠覽窮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挍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倶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楊愼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究冒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粤稽魯論兩引逸詩後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與仁聖哲賢

焉賢啓聖乎于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瑣語網羅故失綴合蘀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哲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巳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繇前

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孫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興裁別體若貍首鶖譎蠶蠏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逭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遺者猝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何亡篇名者四十四條

爲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又諸挽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爲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楚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佹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第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于詩延漭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請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舉鼎匜斝珍厥穿穴剛籍繪障貨彼鏄裂盤巳懷貲受市魁噉子所爲皆古辭者將無類玆吹吹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鏄裂也心力之玩則盤而貲依托之售則受若噉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予投筆而起孔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矣

宋濂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應敕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甖跪進 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詔舁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甖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 上取杓中瀉二內侍執盞承之沓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 上飲一

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
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
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淸於蘭而不醓一入
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
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
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
之以示後世矧今　聖天子親把天乳以
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玄黃覆持之恩
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君之賜臣濂伏聞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鴻羡滋播今甘
露頻降大和块扎民物敉寧洽于太康是皆一
人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
上德惟思日孜孜以圖報爲事　皇上不
自滿假錫賚群臣需丐天漿上昭靈貺比與黃
地出馬腦甕甘露頌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宗
之所擬也盛德所覃接肌藏體曠世奇逢豈容
喑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以侈　上之
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一卷傳示萬世
子孫荷天之休於無疆

劉崧

陪祀方丘應　制詩序

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　皇帝
將有事北郊前期五日壬子太常寺以致齋告
八日乙卯　皇帝御奉天殿合百官致戒
誓九日丙辰昧爽　皇帝備法駕御袞冕
自東華門出詣　太廟謁　仁祖淳
皇帝以配享告焉之將啓也適時雨如注稍止

駕乃入　太廟門降輦而趨右丞相李晉
臣百司以序立於廟門之北還宮勅百官各返
所司以俟命又明日丁巳雨止駕自西華門出
太平門徃省牲于壇左之牢既畢進詣齋宮以
居暨午有　旨命中貴人召兵部尚書吳
琳禮部主事宋濂率六部文學能賦之士與俱
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黃肅翰
林應奉臣張籌侍儀使臣俞潜起居注臣劉季
箎蔣子杰給事中臣宋善祠部主事臣張孟兼

禮部主事臣孫某國子學正臣夏閎學錄臣蕭
桃蹊方郎中臣劉崧咸遂出所居齋廬遵輦道
之傍迤櫺星門外度東橋側循西階以入于
上所御之殿時　上新服綱常紗巾
神遊燕閒天顏穆清顧而言曰今茲祀事是將
天雨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
物所有著咏因命賦殿下棚檜并荷露詩一首
臣琳等奉命蹴踖退卽殿隅屛息覃思濡翰摛
詞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

既而復命中貴人傳　旨令賦詩者咸往
殿後觀梔子花俾人各賦詩人給紙一既成序
進如初　上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臣李
道等出所製詩若干首令在侍者咸徧觀之既
乃命之退惟　皇帝將祀有虔宅心玄默
而神能天縱文思蔚興又嘉樂時物忘遊豫下
埘一王之盛典實千古之罕遇也臣崧忝荷載
方幸陪法從近天威於咫尺遂言志於一堂其
為榮幸實切倍萬謹錄應制三詩并序其端庶

幾表宣皇風傳示無極

楊士奇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
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勑公侯伯師
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
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親建伯臣王、少師臣
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
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昌

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
凡十有五人又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
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命徧歷
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
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
為臣勇等言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覽規
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illegible]
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孝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歎呼萬
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
和三殿又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
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
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伏之各隨其性萬象畢
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争信天造之佳
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
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命咸醉而歸又拜授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

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
醺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皇
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
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
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
甚盛也於是群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
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是以謹
序於卷端云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直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
民鮮少園池水木雜落蕭散之趣往往過之如
游乎城之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
然其地既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
之所處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酒蔬果猝求之有
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樂居哉居之而
樂者非其人澹泊簡遠足乎中而無所累乎外
者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
然各有職務而欲尊俎譚詠以合群情於一日

之樂者蓋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詔京官
並給前一歲之俸而歲終公務亦簡於是相與
爲醵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二十有六日晨
雪初霽天氣融朗光世折簡以邀晝而畢集居
城西者余及曾子啓王時彥余學夔桂宗儒文
章尚陳光世錢習禮張宗璉周恂如陳德遵彭
顯仁周功叙胡永齊劉朝宗凡十五人余正安
近東徙其志所樂恒在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
僑於西皆賓致之皆翰林交游之舊也列序以

陳籩豆潔豐觴酌循環酬酢並舉懽洽之至淸言不窮間以善謔禮度無愆文釆相發於是舉賓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爲韻賦詩韻少則疊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哉禮之有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且先王之勞民也歲終休之而飮酒于序以正齒位況吾徒皆仕有職仕且羈在公惟惰慢之是戒則以其閒暇相合爲一日之樂者其於義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道與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爲樂亦不可得今之十

有七人者十四出江右而三出於浙皆去其鄉五六千里而相與披豁傾寫表裏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其相契而樂也夫豈苟乎詩成稡爲一卷余序其所繇來於簡首各錄一本藏於家後之人不有覩之而興慕者乎

倪岳

游龕山詩序

漢志祓除晉叙修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巳巳會適主于余故以先一月戊辰有龕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淸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之菴在焉然玩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堊之朴而又延以崇臺繚以危檻可登可眺或近或遠于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霞蒼莽鷄犬相聞烟火茫茫煥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波沉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是

茂樹迴環幽蔭蓊蔚坳窪渟瀠百川所蓄眢乎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有事于游者沿城隍逾高凉緣長堤歷崇岡窮玆山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觀于是雲開月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迴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余之游〻此者亦已三矣是月退朝出阜成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迴繞而西湖波粳

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木蔓絡蔚然而青筶逕透迤坦然而平石梁可涉潺湲水聲此則所謂閒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而行求𤦺菴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瀹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慕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

荊襄陳讜詩序

昔趙宋景祐間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言元昊必反狀宰相以禹爲狂言徙之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時陳希亮爲府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朝廷始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夫豪傑之士率能察天下情僞利害之實故嘗見於人之所未見憂乎人之所不憂而言人之所難言者然以位則卑以力則薄不能必行其言而當道居尊位有可爲之力者不惟不之憂而又䛁其言不以爲狂則

亦以爲迂闊過慮而莫之省此天下之事每至於靡潰不捄者良可慨也當 今上即位改元之初歲適荐饑流民繇唐鄧以趨竹漳鄖房山谷間者日以千百計錦衣戶侯楊君廷玉以使事適出其境遂具疏以聞謂宜預爲之所毋俾滋蔓將貽患不可勝言者時朝廷雖嘗慮此而未必遽至是故君之言不行未幾流民搆亂荊襄大擾乃命撫寧侯永大司馬圭率師討平之及乎論功行賞君不與焉君退然守其職無幾微見於言色者於是陜西憲副本端杭章論列其事欲亟加褒賞以勸來者士大夫又從而歌詠以張大之余因即古人以觀君之事方其有所見而言固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而敢遽自以爲功哉不幸言之而中覩民之不免於兵革之禍其心亦戚矣而又恐假此以覬榮進之意哉然而憲臣論之朝廷知之天下慕之士大夫頌之視宋之所以處禹者可謂不倖於君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夫論之與表其忠慕之思

效其義頌之欲不沒其善也而况 帝心
簡注柄用日隆則君奚可以此而自多乎哉他
日著勲庸於時流聲光於後當有大於此者余
執筆太史之末尚爲君牽聯書之

吳希賢

京都十景詩序

昔商居亳周都鎬皆爲永世不拔之基詩人歌
咏其盛曰景員惟河曰豐水有芑京都帝王天
府之國也方 太宗文皇帝駐蹕以來太

平之曆周家卜洛蓋有億萬載而無窮者是皆
淳風既還國家文明之運儲爲精英徵之車書
文物之際郁乎其盛京都故有八景勝國皆詞
人之所品題景多摇落詞復纖恠 聖皇
既作於是乎釐而正之於太液易秋風爲晴波
瓊島易春陰爲春雲薊門易飛雨爲煙樹西山
易積雪爲霽雪惟玉泉垂虹居庸疊翠蘆溝曉
月金臺夕照四景則仍其舊天順間復益之以
東郊時雨南囿秋風總爲十景巨璽所秘藏者
始發洩無遺矣館閣諸老之篇章聲韻瑯然可
諧金石其卽殷周詩人揄揚盛美之意於乎休
哉我國家 列聖相承所懷惟德所保惟
民用是百年間土宇版章益完以固京都十景
隱見出沒如在屏几之近而諸老遭際聖明操
觚染翰以追蹤雅頌雖曰卽景而作千載之遐
當並傳於世無疑也後之人誦其詩將有得於
山川風景之外者希賢謹序諸首簡用以告之
來者俾考焉

程敏政

郤金詩序

故諸暨馮君履吉以鄉進士知沛縣有介特之
操嘗疏便民十餘事于朝多報可遇疾痛死亡
水火盜賊饑餓於其境者未始不捐貲給之雖
傾橐弗恡有俞繪者落魄江湖人也君廉其貧
以鎰金貸之不責券去未幾而君卒俞亦登科
典教湖湘不相聞者十五年成化乙未繪遣其
子以金倍息來歸君之子朋玉朋玉不知也辭

辭不受曰先人未嘗以語我且無券君豈說邪其子不獲命則奠置君墓下而行朋玉不獲辭則以予鄉人之貧者當是時太平恒齋李君分教諸暨其二子惟誠惟敬與朋玉資同硯席蓋未嘗不嘆異其所為有古人之難者然朋玉未嘗以自多而人亦鮮克知之於是惟誠兄弟相與謀曰使吾友之行不白于世無以勵世之貪者乃繪為圖請縉紳士詠歌之而以序見屬於戲自義利之說不明世固有緣利而鬬且訟以

至于離親悖交者矣有僞相質券而誑人之有以自殖為得計者矣烏有權義之所在有可受之理而毅然固拒揮利而去之如瓦礫者哉克其心而民風有不厚官守有不廉者寡矣朋玉之所為與宋開封人讓寄金適相類蓋去今四百年而事一再見則士明于義利之說者誠難也抑朋玉豈故為是矯然不情之行要譽一時哉見義勇而燭理明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惟誠兄弟篤友誼而汲汲乎張之有相觀而善之益

諸君子之言本六義之渢渢乎有挽頹波振衰[illegible]俗之風是誠不可無傳焉雖然開封人史不著其名得包孝肅呂榮公表章之而事始白若朋玉則何患乎名之不著予獨以為官愈顯則責愈備而義利之辨愈嚴其所以副友朋之望而取徵是詩嘗有大者若予言則豈足為事之重輕也哉朋玉名珏今刑部員外郎分司南京惟誠名贇今吏部主事惟敬名貢今戶部主事皆起進士方將以功名競爽于時云

皇甫汸

送家兄赴浙詩序

余兄仲氏建節越鄉戒舟吳浙慕山水之標奇悵土風之非遠浩然行矣曰余兄弟同氣四人咸以上次之資驕英賢之烈守中才之訓慨世及之猷方其寄山同徑竹林共室晨亡羊於挾筴夜聚螢而披翰孰不恨鴻鵠之眾為燕雀所咍哉蓋具邇蓬蒿之間而志馳雲霄之表矣迨夫兩兩振翮各各司鳴余與仲氏早承休[illegible][illegible]

忝嘉招騄駬服於兩楕聯纓緌於三署志何協
也至於婺啓權瑞譊張貝錦寬瑕丘以蛟非浮
湘江而發憤跡何均也是得則攬卿霞嬉擬之
於二龍失則戢羽泥潛方之於雙鴈遇則遊逝
之疇表周楨之隆違則褒融之葦流漢家之痛
殆祖闕焉一旦稍稍叙遷爲天子之憲臣樹東
南之偉績羌又莫知余之所之矣伯兮禓玉以
貴園季也奏金而登廟一門之子四方其人求
爲囊昔同塋之棲共室之聚可易得乎嗟夫窮

達時也屈信命也聚散數也忻戚情也情有所
感則命在所安數有所值則時在所委復奚心
哉雍樂䠷游赴修畛而含趦乎原于邁臨清觴
以與言念此仳離鬱爾敦賞若其敷政以揖守
不以愆規論之義良友詳矣聊賦短律敢書末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五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序

詩集

縉紳

方孝孺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
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

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
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
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
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
設也遂古之初羲皇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
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
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孫後以視先
則後者爲今矣孫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
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聞哉以一日爲久則百

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
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
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
人顧妄相詆贊於其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
人爲輕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
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
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
足稱矣忽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忽古之爲
非今其忽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忽之而況較

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
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
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
古無一廛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
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
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
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
本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
志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
兩得之於是乎忽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
世而今亦忽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
驩然有足樂者嗟乎今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
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
也不蘄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
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
人之徒耶

解縉

顧謹中詩集序

臣縉少侍　太祖高皇帝蚤暮載筆累楮
以俟聖情尤喜爲詩歌睿思英發神文勃興雷
轟電逐頃刻妙造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
滯臣縉輒草書連幅筆不及停點畫上進則點
定數詠而已或不易一字故常喜誦古人鏗鏘
烱朗之作尤惡卑喑齷齪鄙陋以爲衰世之爲
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爲詩者鮮能得意焉有詩
而宗泐者常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爲得意之作
百餘篇　皇上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

深潤偉下視渺詩大明之於爝火也蕊如渺者尤不足以當聖意聖賢度量相懸固如是耶近奉内廷獲覩 先皇所御書藉見其題曰顧錄詩集二篇蓋 先皇所嘗置諸其左右深有得於聖情者也臣縉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懷而謂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馴狎而九天可安行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為須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擠擲也謂風雲可噓吸雷霆可

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者蓋將與天地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合 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為雲行水流與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為狂為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 高皇帝知之臣縉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嘆其不可得而見矣錄字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太常簿 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有才名數為人所排毀 高皇帝憐而保全

之予素見其詩所進上也今擢為蜀王府教授予素相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如平生歡傾情論詩且以其集示予因序其意如上云

李夢陽

林公詩序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余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峰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怒不平言乎顯不隱

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言弗揆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廋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端矣而忠者則少其覓躬之為詞也徙矣

而直者則咎其險謝之游山冲矣而恬者則惡
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閒
居隱矣而眞者則醜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
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
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矣是故
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沉弄焉畢
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遣心而言聲與律
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歎於林詩
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邁有其心

矣行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嚚
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攄志弗侈弗浮有其調
矣志以決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
詞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眞
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
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詩也陳
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余於是知林公詩又
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百篇
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熊士選詩序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
士爲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
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
號曰黨人瑾誅起子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于
曲江之濱亡矣余旣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
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錄之俾藏於家李子
曰夫余於士選之亾而疑於禍福之幾也葢若
失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昭者云曩

余在曹署竊幸侍
敬皇帝是時國家承
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寛裕生養繁殖斧斤窮
於深谷馬牛徧滿阡陌郎閭閻而賤視綺羅粱
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
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進
退理亂弗嬰於心葢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
朋講羣詠深鉤賾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
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爲御史日與四方士游讌
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

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今上旣誅
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如又號一治厥亦往
來之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
釋俎豆而講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贋
寄受托必嶄立虎蹤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
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
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憯矣今顧又死獨不值
其定何耶夫測往來者未有不據要實者也要
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禍福彰今

旣不値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也故
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
乎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余安得而不悲
故旣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顧璘

高吾詩集序

兵部左侍郎武陵陳公嘗築室高吾之山讀書
其中自稱高吾子東橋顧璘問俗其邑往候之
接殷勤道故舊三日不能去乃爲說高吾之義
曰人惟不尊其身故不知吾之高斯終下矣知
尊其身者非仁不廣愛非義不立方非禮不飭
躬非智不發慮非信不固節夫然後卓然爲萬
夫之望蓋以吾自高乃能高吾於物也公曰有
是哉吾有惴惴自牧不敢抑孺子而矜芻蕘猶
恐有失於道何知身之尊乎璘曰非是之謂也
君子之求道也患不盡於物故抑而下諸庶民
其待身也患不貴於道故舉而配諸天地唯下
下則盡其道唯高高則尊其身下下高高並用

而相成者也公何謙乎哉公自爲士以至登公
卿莫不以古人自期待故蒞官所成輙出物表
以其樹功之顯故必進進諸嚴廊之上則士大
夫宗之爲領袖以其執節之峻故必退退諸丘
壑之下則蒼生望之爲霖雨非公自高其身而
能巍巍若是乎哉公笑而不答乃出所作詩一
編授璘爲序捧而讀之聲律體裁卽所謂期古
人而出物表焉者雖作之殊地要自高吾山所
養發也爲題曰高吾詩集云公名洪謨字宗禹

同璘舉弘治丙辰進士方以兵部侍郎致仕居于家

任瀚

孫山甫督學詩集序

嘉靖初五星聚東壁明德中興海內文章道術至是隆盛閱四十年來摛菁掞藻之家朝野相望淮海孫山甫以辭翰起家黔中入史館遷諫議大夫　上命督學關西善作士與遂菴漁石齊名甲子春移鎮劍南始按部訪余江門

釣臺余逃空谷久見君嫺雅緼藉栩栩若平生驩明日從事來齋所得南游以後諸體詩五百餘篇相印可余掃石披雲一再讀嘆曰吳大帝之後散亡列國若淮海者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其雋永閎匽白鮑謝諸人不能過也始吾讀李獻吉詩謂媧皇擣煉補天石斧丕百靈雷電日月星辰並躍爐冶讀何仲默詩如黃鍾在縣金石發作伶坊供奉之官莫不按宮商謹節奏其横放處如項羽提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搴旗而登壇嘯咤千人皆廢讀張愈光詩如巨靈擘太華黃魔太翳決瞿唐其險惟詰屈雖不中繩墨定知出鬼神手而無斧鑿痕今吾讀山甫詩則如七十二君封泰山望見滄海有無中蜃氣樓閣盤薄烟霏景光萬狀使脩然起傑靈霞外之思如君茲選當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相埒誠足剗建安鋒刷六朝壘惜二君已宿草不及見也吾聞龍嘘氣成雲雲之靈龍憑之然龍非雲之能使爲神物也人嘘氣成聲敎之精

者爲詩人豈詩所能使爲聖賢君子者哉語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周鼎鑄倕而齕其指明大巧之不可常也淮野固欲爲聖賢君子者其神明內蘊思若懸河吾思其或嘗試于大巧也故以是節之

王世貞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自余結髮而好言詩所與海內豪儁游亡不以詩進者犬馬齒日益稍見所論著則諸豪俊自

嘗行其詩少不以序請者余之不能工爲佞不能使人人極意以爲艱而思謝去之幾且焚筆研而最後乃爲胡元瑞序綠蘿館詩元瑞之爲言曰子所可必者一所大可恨者與我所不子負者各二子甚幸哉而我薦其敝帚以希一言之華袞則可必子許我而即寵施我即子一旦不可知大可恨我雖晚雖幸及子而不終子之惠使後世疑其異時不相當大可恨即子過許我而我竭蹷步武以求踐子之許不子負有所

彈射而我惕焉以子爲鑪錫不子負子以爲奚若余乃謂元瑞毋刺促請息焉而爲若敘余之得元瑞於余仲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余覩之未嘗不三擊節歎也天不靳人以材而人顧取其凡者氣之流行亡所擇而取其濁者與弱假者古人不秘格於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又不秘其聲色以供吾詩而聲取其蠅哇者色取其黝靆者象曰吾接吾汰其精而英者情自吾發吾不衷其肺腑者以是而治詩以是而號於

人曰吾善詩吾善詩者何也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法暢歌之而聲中宫商而敘金石攬之而色薄星漢而摛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謂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鳴鸞珮瓊萬象咳唾吾故推仲默然不能諱其孱刻羽雕葉含陳而新吾固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固推子相然

不能諱其疎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傳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沉不深不玄不沉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而猶未也子之邦君有愉子者其問梓焉吾言質之

西陵董媛少玉詩序

周元孚氏以節槩冠一世凡再上疏再得罪以謫而直猶未已其於星曆弧矢劍術無所不通精而尤好爲古文辭卽世之作者無以踰勝之始婦得安人汪美而賢爲元孚舉五男子皆育汪尋卒元孚痛不欲置偶久之感異夢乃問繼於董而得少玉者董女字也兄曰侍御淑玉既歸元孚卽能撫其五子如汪已出謁舅姑卽又能奉事舅姑如汪已而相元孚御臧獲大小理

家秉無弗如汪者元孚心異之問能讀書否曰僅識字耳然見元孚時時誦唐詩則亦誦唐詩所臆記可千首更問元孚詩止此乎元孚曰三百篇其祖也遂益誦三百篇以至漢魏六季諸名家亡弗誦者乃稍稍出其奇以與元孚酬復元孚亦大異之謂若詩成吾當敘而梓之以傳後世少玉莞然曰吾婦也而又君之婦婦何必以詩傳卽傳而以君之婦天下孰不謂出君手何梓爲元孚服其言而止元孚才高而氣雄間不勝其用壯而少玉則清潤婉秀往往發於情而止於義有不盡爲閨閫所束者當其得意時卽元孚恍然不覺其左次而亡何少玉以羸疾卒卒之年二十九耳元孚鳩其遺篇什多散佚所存僅若干首乃梓之而請序於余余讀之曰元孚而不見夫三百篇乎二南而下多出於貞婦良媛之作刪者益錄其詩而不必盡徵其人謂可以風可以志而已至於漢而始有能舉其人者獨司馬之文君秦之淑能與其夫子相偶

敵文君之不以禮合無論然淑亦寥寥乎不能數章何敢望少玉哉少玉調雖止於唐然不落宋元矣使天假以年有旨唐而上者咄咄逼元孚世且以元孚詩或出少玉手元孚甘之乎少玉他婦行尤工具元孚序及馮開之太史所爲傳中

徐中行

閩中十子詩序

今洪永之世閩中有十子而皆以唐詩稱多元

之道乃也大以十子者而名詩於一郡不抄矣
然其詩名者蓋或概見云彼龍池瓶鴈林子羽
之所爲名高乃不見於集此何以稱焉高彥恢
品彙唐詩而得正聲庶幾近之海內翕然爲宗
其序本稱引子羽豈多所取財者乎然彥恢與
安中景明以詩締布衣交故彥恢稱漫士安中
稱樵者樵者漫士皆典翰林籍而漫士能作無
聲詩是以倫師善出奇樵者六十餘老矣且試
詩高第爨鑠哉景明纍辭薦辟其讀陳搏傳云

大明已照臨一笑歸華陰以搏同姓寓言言遜
而中清竟絓祉自老士各有志如此孟敭父總
管與鄭孟宣同幕於行省孟宣用擊劍名自亡
命而歸折節至助教總管强詔不起自引決孟
敭達節出授簡討嘗其與安中纂修永樂大典
同爲解縉所引重安中無恙歸樵孟敭矯矯坐
縉黨死其自誄何悲也時修大典稱閩中三王
而孟敭中美充總裁中美至修撰閩志志之儒
行其詩視二子何如哉然閩人言詩者率本之

子羽子羽起家訓導爲膳部郎免歸使其門生
二玄問晉陵浦舍人所爲來得詩乃見而舍之
浦名因以籍甚不但閩中本之也周玄徵爲祠
部郎揭天論諸篇喜爲長吉語於師殼稍變黃
玄移家自將樂入閩中終身嚴事其師而老於
訓導其云望闕無知巳歸鄉愧不才閔其學之
窮也豈以郎署而爲達乎同二玄及門而見姓
名者六亡傳乃若按察副使唐亨仲少與同郡
黃濟爲詩友濟亦不列十子問則閩詩不啻十

子也已此十子者一以蕨貢二以鄉科而進士
一其不仕元布衣而從薦辟者五乃後閩中有
三君集郎中鄭君繼之主事郭君子長及布衣
傅君木虛然鄭郭以進士著傅視景明爲難彼
時游揚者衆也而此則薦辟不及矣余初至閩
中有三生以詩來謁袁景從馬用昭及子長之
子建初皆與木虛游者乃知有十子集將選之
未暇也建初就余學詩僅貢如黃生北上故屬
之兩生稍選傳於世閩故多才諸生亦謂之概

見者非邪景從以鄉科而未進亨仲弟用昭以
任子游太學孟敞中美之科未舉也皆翩翩然
而鬱滯能不於十子有感乎倘薦辟之典行亦
豈無庶幾諸子者今曠典不可復卽科貢太學
生寧不可拔一二以窺中秘者歟乃建初謝貢
籍歸適二生因之請序余重有感而論其世

文編

縉紳

方孝孺

蘇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
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
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
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
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
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
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
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
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
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
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
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
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
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
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
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
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

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
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其
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
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矣游金華見太史蘇
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
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
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
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祟之於天深之於
淵無不探也與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敎無不究

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况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蘓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者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其求之質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觀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游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且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擠糾纆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粹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楊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懿愿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浮靡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

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栁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蘓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

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篤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仝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明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敷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碩疑鉅人

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愼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窘原功傳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適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儗也繇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

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行然則同江淮河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

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若於諸經道之所繇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敗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泥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俚褻嘲咲之辭

書之編簡以為明道文與道割裂為二乃判岩
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為古之道不
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二者雖
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
可以為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
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
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强也
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為三者之歸者多矣
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

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
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
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
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
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澀俚陋之病往往本乎
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
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
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解縉

虛舟集序

永樂初勅脩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大典之
命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闕下者數千人
求其博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
史三山王君孟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為人
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卧之
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方擬薦自代
不果且孟揚視功名泊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
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

志焉余竊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
偉浩瀚亦類至於詩則凌駕漢唐使倡山見之
未必不擊節嘆賞思避竄而煬此余之論孟揚
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
欲示其長於人然一遇知己與論古今成敗人
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汙降則目如曙光辨如
懸河真若趨千古而立於獨者孟揚固不欲專
以文名越石父有言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
己余其有負於孟揚
哉余其有負於孟揚哉

于都門出其集徵余言遂敬書以復之

徐一夔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巳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處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㡭不能有

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叅贊而公鋭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悦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凛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説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

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居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才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于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

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
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
今公已薨其子仲璟用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
相從之好俾爲之序。嗟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
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
公諱基字伯温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
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陶尚書文集序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遇以雄辭

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
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
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
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技也嗚呼有志
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
勞益亦甚矣夫其所以爲此者抑豈徒爲華哉
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
者誰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
公姿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
且遠故其爲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汨汩
不見有艱難意嘗遊吳楚會時方擯棄南士懷
寶不售其爲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
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爲文多
隱約今 天子削平海內思變馬上之習
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公不
敢固讓出應國家之命 上方命儒臣
纂修元史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修之列書成
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

官[illegible]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
廷[illegible]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院事方是時
天[illegible]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勳
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製多
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
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爲一代用矣故余
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其用則係乎所遭
也余也蚤嘗有志茲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
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

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茲見公京師盡出
其所爲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遂爲之論次
後之觀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顧　璘

謝文肅公文集序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是醇氣之積也夫文
章盛衰關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
弗行豈小物也哉昔周之盛也文武成康迭興
謨訓雅頌之辭爾雅深厚意若有聖人之徒操

觚其間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辭命寖繁黍
離板蕩之篇氣索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肱衆
則羈臣棄士哀思悲鳴以紓其憤懣者也即國
家何賴乎是故觀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
盛衰而人材繇之矣惟我　皇明　聖祖
神宗體道敦化至　憲　孝
二朝盛矣禮樂聲教之澤醇龐涵濊蓋天地一
大運會也時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間體發正
義抒揚宏辭以潤色治理培植道脈何其符合
歟如丘文莊公程篁墩公吳文定公今文正公
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述皆館閣之望儒林
之宗也考量德義其淺深厚薄何如哉璘執此
仰嘆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孫必祚見其
遺文若干卷葢文正手選者其文明徤閎博根
柢經傳以綱維人倫爲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
抑揚邪正爲志以遺外聲利爲情詩與文同致
合發情止義之則鍛鍊馳鶩莫爲有無蓋其所
負者獨遠大矣嗚呼公居朝汲汲於爲忠而常

恐愧乎其祿居家汲汲於爲義而常恐愧乎其
生是以方進而輒退既老而益勤充其極雖周
召繇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乎璘故曰醇氣之
積今世與人言之也僭踰之罪無所於逃所冀
同好之知我爾曰桃溪淨稿仍舊名也刻在學
宮

霍　韜

王文恪公集序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

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與[illegible]世[illegible]者也
以才格者文繇才奇者也世之文繇才傳者吾
見之矣合才與學者吾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
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
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
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
氣如風檣儁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溟如長
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颶之嘯六合可謂雄
矣晚年脫枝落英尚淡崇質大羹不和大烹不

割玄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鍾石磬俚耳不諧蓋
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
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慾
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
辨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
致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
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孜
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
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略是可傳矣故

曰公之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
也壽寧侯戚畹椒宮大臣無恥者趨焉公自壽
寧顯後不通姓字君子曰公之介也　武
皇帝時瑾權横赫無恥者趨焉公決去人曰去
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
奚廣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
曰瑞麟威鳳之游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
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柏之秀也公沒也人
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

公又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
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
況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厓子曰公
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
人心道心之論則式程朱

林　時

刻亶爰子集序

亶爰江子西玄馬子與余三人者友也江子才
高而喜奇其志迥然蟬蛻塵垢之外而鳳翔千

伊之閫故其學探賾索隱刻意古趣而人或未之能悉也昔者韓昌黎務去陳言蘇子瞻譏其文起八代之衰乃江子則又務去其所不欲去者也俾江子存人稱曰韓子哉將在乎否也揚子雲作太玄準易劉歆誚其覆醬瓿桓譚則以謂必傳今其帙固炳炳在也俾江子存人稱曰揚子哉將在乎否也予覽厥辭法易模書式詩放禮參伍於老莊出入於左氏靡不宏深渾與淵淵乎蓋有作者之志焉其才可知夫文者因

乎時者也道者管乎文者也是故易有十翼書有四體詩有三緯禮有列記其文異其道同後世述焉荀執一廢百略本齊末是亦藝而已矣其不過於矯時而幾於畔道者邪茲非予今之言也向也與江子質之可否半焉既而令緋諸篇出于是駭觀訝聽僉梟之命下而謝病之歸決矣江子乃亦稍稍自戢雖然風雨霜露皆天也卑高流峙皆地也夫文烏乎齊顧其語道何如耳故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集附詩總四卷詩亦追雅郤凡與文稱新安黃生謙江子門人也錄刻以傳第更加音訓即大義渙然矣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其是之謂乎江子舉正德丁丑進士高第歷翰林修撰卒年始三十有六嗟嗟天生才不數而復不永罔克究志若江子者何居悲哉豈惟賈誼可爲漢人悼焉已耶

張時徹

豐南禺摘集小序

南禺公沒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蓋藹然傷之焉公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摛詞則藻撰立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義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麟苑方諸逸駟耳芳譽而希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盭中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啗睚眦蒙嗔即援矛戟交刺亦或譽嫫毋爲嫱娟斥蘭荃爲蒼藁旁若無人罔所顧忌知者以

忿激詭而不知者以爲誕罔也繇是雖貴間作
轉相詆譏出有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
藍縷甘原憲之守貪濕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
童奴絶泣而逃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齎領以
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遘會進當翺翔金
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餼退而談道講藝主
盟騷壇猶將響附景從如揚雄之問字列子之
饋漿何至靑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踰
四傑於江河誚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燄等

涙議爲蚍蜉不獨於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
富其大者有五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者當
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
佚其孫應大稍爲搜輯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
之雅馴者刻以傳之同好其如全集則以俟夫
知言者

歐陽德

任宮坊集序

始任子舉進士奉大封敷陳政務憂時悼俗憤
疾嫉邪剴切數千言今　上嘉其忠亮擢
置高第始釋褐一旦名隱動京師羅子達夫程
子舜敷傷子實卿唐子應德與任子友也予因
數子者得佐下風數覩其詩文嘖昔所憂憤狹
數
上前者往往見之乎辭予每讀一篇
未嘗不慷慨三嘆也任子操持砥礪其交遊必
類已者其於浮沉巧宦削觚而圓轉坦外而深
中阿隨人意頡頏以取世資者相疾視如讐於
是自考功主事用薦補太子司直國史檢討官

上駸駸大用之矣而竟不能安其位所
交數子亦先後以言譴予抱病林卧爲撫然莫
知所爲比一二歲予從蜀中人士問任子杜門
讀書家之有無無所問部使者至不得見其面
時從幽人文士徜徉山水摛藻鑄辭益工益富
憂憤之情浸爲恬夷或云任子殆與世抹摋而
況之以文耶將寡與俗搆無所迫鬭其中故氣
得甘養平停而不形者耶言心聲也心以御氣
氣以昌詞詞以宣志志以制行而功德因之立

焉是故媢世之士其志群故其行隨其詞靡可
與諧衆不可與入德詭世之士其志達故其行
靡檢柳詞無涯涘可與樂性不可與濟物憤世
之士其志矯故其行術其詞溢可與震俗不可
與興化仁以爲志道以爲體渾然同物廓爾天
遊和而不從介而不乖好惡忘已因應無常故
其詞肆而不蕩貞而不偏厲而不猛優柔而不
弛用志精一之致然也君子曰夫志與其羣也
寧矯矯而反之宜可以基德既其達矣於道也

幾乎任子之始志既基之矣而况日有造焉其
德立功崇將莫之能禦其詩文必傳令行遠匪
直以其詞足愛者於是其甥李子刻之首大廷
之對蓋本乎其始若曰深造自得繇此其基也
任子名瀚字某西充人李子名某字某時少叅
江藩同任子之志者

任瀚

禺山文序

張愈光聲華籍籍在海内四十年今[illegible]

奇極詭倣俔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慨乎
栢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乎壯哉吾觀其道
在空同巽山志在湘累其憂悲離罪衰白而近
于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述稱多閎烈曠遠
不爲悲憤悽惋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據松梧
臨萬壑聽哀瀑奔溜虎豹狐狖百怪之音泠然
也將韓愈所謂鳴乎其善鳴者與人言宋不唐
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概而
之山也傷時代爾爾乃吾見愈光岬其文辭不

問其人豈暇信其生乎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
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閑
其所爲文降於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
下惠諸君子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
爲經其人賢則其文爲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
凡古之落莫而不顯於今與今之勤苦而不傳
於後者皆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光爲
文似程子華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于聖賢郎
吾不知其所似其不爲野人爲勤勞而不傳於

後也必矣何日歸昆明見新都太史為我弔其
窮而以吾言問之

皇甫汸

夢澤集敘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
號夢澤子因其名集云父南墩公濟　孝
廟時登壬戌進士為吏部郎生君穎慧絕倫髫
齡即能綴文始孫性靈非假師授黄童世謂無
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吏部公

愛之甚嘗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
于鄉越丁丑試春官以為禮經第一廷對擢高
第選為庶吉士與東淛汪子應軫江子暉閩中
馬子汝驥許子宗魯任丘矌子瀕大梁林子時
曹子嘉西蜀余子承勛楚顏子木暨君並擒藻
掞天敷華緯國得人之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
為文鉤玄獵祕雜以古文奇字指既闢眇語復
聱牙令讀者謬根眩覓至莫能句隱戶汗顏而
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叫以呼人云有能增損

一字者願以千金為賭恐呂覽金今莫可得也
又好為譏評繇是人多陽服而陰憾之矣戊餘
解館拜為吏科給事中値　毅宗皇帝將
南狩在廷群臣咸諫止之章益日盈於公車不
獨言責也汪子乃激衆詣闕下上書首相熊峰
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曰倘禍叵測老夫力
莫汝庇也且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石
公公為大慭其縱誕多此類先是忌者以館中
譏評語寖淫聞於政府政府銜之書上果涵吏

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脂革磬折不習其
容訟牒填委又非所好至則治尚嚴棘不畏強
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風謫御史不為少貶迺
睎附權勢文構釁隙遂使鍾儀繫冠於楚囚鄒
陽按劍於梁獄悲乎今　上嗣位湛恩汪
穢虛納曲貸諸子稍稍晉復君獨詿網擯棄頹
子嬰禍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榮異束征去均
淵墜而進乖薪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
已丑進士識昆崙山人於都門山人者張詩也

雅善諸子問與余道夢澤事因問其詳余亦濫
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嘗不延頸想見王君
也況負才使氣亦與同病壽以觸忤權貴賴
天子寛頌讁爲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
遷爲恨而以得繼蘇長公爲榮不以赤壁爲樂
而以得見夢澤子爲幸下車亡何迺乘雪造其
廬時君足跡又不入公門余置自外員居縣別
館君亦不惜造余乍奉半面驩若平生接以盃
酒申以贈章辭載集中夫王氏業紹青緗官聯

朱紱爲楚世家君又令其子檠弟若姪從余游
嗟乎君胡白首於衆而傾蓋於余余亦胡爲在
衆欲殺而在君獨憐也顏子雖清揚未覯而芳
訊亦數相聞矣君屏居幾二十載釋褫於爵服
娛志於琹書覃思古人專精作者屢勤剡薦耻
赴弓招覩其上顧中丞陳監察書若嵇康之絶
山宰及寄余懋昭舒國裳二劄即惕悍之報會
宗其節槩可想見矣君方欽英㦸銳㩗謙履坦
不以才華傲物而以道術誘人使早年砥行能

然可優游以取卿相然未能宜狀介狷孤憤怨
晚歲所底也固知書成於去趙賦就以遷中人
爵榮名豈有既乎終不以此易彼矣夫楚多材
之邦而辭賦之藪也屈原見訊於上官宋玉蒙
訴於登徒禰衡被害於曹瞞然其志則爭光於
日月而其言則等敝於霄壤矣君亦奚媿哉是
集也樂府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七言律
沈杜比肩恭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而兼騁班
馬書類東京尺牘而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

詩賦十一卷文六卷共十七卷成一家言舊刻
于家塾季弟雲澤君廷瞻刻於淮陽姪三湘君
同道又刻於吳中而吳版益精矣二君皆以進
士爲理官善治獄號神明蒞淮者以賢拜河南
道御史蒞吳者亦被徵行矣三湘謂余知夢澤
最深命序諸首嗟乎甲寅之秋余有滇南之役
取道齊安訪君故廬見其子若孫欷歔抆涕賦
詩弔之茲復序之是生以敬禮貨訂之交歿辱
彦昇筆札之託不敢辭三湘者不忍負夢澤云

爾言惡足爲集寵哉

陳石岡集敘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忤學於梁卽
捐館洪上歸櫬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
失指免官祠部熊子叔仰以奉職忤意承譴二
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甬望繐帳而出
涕撫藐孤於素室捜遺草於名山爾後相與別
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邁嘗移之詩悲焉無何唐
子刪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梁登梓而以

序屬余申之曰昔先士安假寵太冲子獨無異
哉余不敢辭敘曰夫聖王羅德志士殉名是以
神龍驤首幽匿景蒸寒蟬發聲凉飈始冽當其
生利見之辰適司鳴之會覆翻變之朝遇同時
之主凡含經之生綴辭之士孰非摛菁掞藻以
緯國華者哉歲在已丑　天子覃斠席之
慕相君有開閣之風乃纍組講藝彯纓喙道諧
協塤篪言郁蘭茝彬彬乎號爲得人而海內翕
慕矣枚朗丘馬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於

魏室坐論豈足多乎是時也侍讌登歌則家追
大雅從游第頌則戶起新聲一字之工開奇而
傾耳片言之巧覩縟而躍心紙價騰踴於都門
藹諳浸淫於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才
於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傾英時一時尤藝
苑之選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遠之際
搆見怒之釁成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於
陸沉矣陳子於是稍戢鋒穎奪號絕撿猶且寄
興於山川發憤於歲月用爰於馳驅宣情於羈

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聆之間不十
餘年而向之協塤篪者邈爲參商言郁蘭茝
者析爲萍梗子竟長逝化爲異物良晤悽跡於
南皮零落傷心於北海蓋爲此矣今考誦其遺
編早鑄四傑晚谿二張遒軫於平原睎駕於康
樂麗於游燕充於入洛雋永於浮湘備於吳越
既闡閒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沒無稱者矣奈
何湛思麥於吏牒迅翮摧於嶮路雄才頓於促
景勞名垂於中壽使鳳池未衍騰霆假年究其

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與蕭劉所以互論而
董史所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古為序
并系詩于末簡

孫陞

王氏存笥稿序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絕奇自空同李先
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
人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
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于家嗟乎王子產二

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矣而地坼山崩與行
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耶余同王子舉進士
為史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
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為常有故
則走豎子挾筴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乃若
揚摧古今得失即王子所牖炙余率有味乎其
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彈射之矣王子
為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為近體法盛唐尤
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引於繩墨必

結構中度而後修飾初王子屬辭藻麗學者往
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彫斂尚玄素聞者譏
其詩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余
且不能自堅使余一意修古而無卻顧者公之
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
卑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
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
明何以徵後世願擬古詩篇日與公共賦之務
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此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

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
者矣乃王子即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
得其遺書笥中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
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亦既足傳矣
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
為之裒次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曰存笥稿則
王子所自名云爾陞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
較異即能屬書摛詞而聲詩不振抑或以近體
取重古體詘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

獨同空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嘗得摳揚卽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旣博學多識與之扺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藏本傳斥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

吳國倫

蘇門集序

高子業仕爲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

其蘇門集以遺楚人后二十年門人亢子益重梓於梁顧在楚者楚人人傳之在梁者卽薦紳大夫不見多蓋亢以梓歸其家屬其家屢徙不能守至爲子錢家所藉匿不傳者幾二十年予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函贖之得復傳嗟乎子業庶幾不朽哉中州談藝之士率謂子業與七先生後然自獻吉仲默而下難乎鳫行子業者乃他[illegible]鍾稱詩而求多於文獻吉辞文而求多於[illegible]一詭並持而瑕瑜固不相揜矣吾友徐子與鄉爲汝南太守時蓋嘗登平臺訪所三賢祠慨然興嗟曰高常侍與李杜齊名一時之遇也獻吉仲默並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驂駕弟綴轡後至耳且皆中州名產於三賢豈有古今乎業已上記蔡中丞請得增祀三子爲六賢從之而卒陰阻於里中人能子業而入李何爲五賢祠云予觀李川父所爲五賢祠記自中州七先生外猶有不勝其耿耿者而獨置子業勿談嗟乎子業之不遇身后且爾士之相知難

矣而又奚責於子錢者流哉道函曰茲集再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重也微子則玄珠沈矣誰可使爲象罔得之枯桐旣爨嘗索諸棄灰之衢耳願序其事以爲后徵序成則淮甫宗正又爲李氏留意焉予將嗣圖之矣

李維楨

邢子愿全集序

今所在文章之士皆高談兩京薄視六朝而不知六朝故不易爲也名家之論六朝者曰蒸艶

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箔
五車筆含萬化未足語此又曰文考靈光簡棲
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兼有六朝之才而
無其學某有六朝之學而無其才才學具而後
爲六朝非修習日久實見得是寧知其然國家
文治休明幾與三代等埒自二三作者淪喪壇
坫虛無人邢子愿崛起山東而海內傾鄉之如
岱宗之長五嶽如東海之表大風其文出周秦
漢晋諸家殊非六朝所能盡雖然即日子愿爲

六朝亦吾丘壽王所謂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者
也六朝人論文莫如文心雕龍雖有作者莫之
能易試取子愿詩文參以彥和之論統其凡而
言之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鎔裁聲
律麗辭練字有至境矣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
縟壯麗新奇有具美矣分其品而撥之宗經則
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
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明詩則采縟于
正始力柔于建安情極貌以寫物辭窮力而追

新或析分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有典當矣就
其人而擬之則賈生俊發子雲沉寂子政簡易
孟堅雅懿平子淹通嗣宗俶儻叔夜儁俠士衡
矜重心手相應表裏相符有全德矣天授之才
人益之學囊括千古驅役百氏建標兆苑傳播
夷裔名下故無虛士頃日後進厭先輩之詭謂
爲僞兩京易爲眞六朝難眞能爲六朝如子愿
豈不難哉余嘗以邢子才比子愿特取其同姓
耳子才六朝人在北易爲雄長令與江左諸君

並驅或亦韓陵片石之類耳山東有子愿而南
北士林推遜辛服不謀同辭豈不難哉子愿每
有撰著注想沉吟良工不示人以朴故其遺集
視弇州太函馮元敏鄒彥吉諸公僅可十一又
精六書多古文奇字常手技讐什家梓人仲子
與塔史民部畀余審定余謝不能屬之肖伯麟
愉叔虞茅止生參伍討論而後繕寫可以剞劂
因述居平所評騭如此象白毫殘鵠酸蝌臘世
所希御之珍不盡悅口惟識者知其味地下修

文郎庶幾快然若雖霓之讀矣

余寅

劉子威先生文集序

蓋昔者嘗竊疑之我　國家立隆鑠業於皇以浩昌殷綸焯起視漢西京不啻百乎過之皇哉其精神發於天地貢於川嶽房畚於方域而泄越於吾黨謂宜其人上追先民一當作者乃今不過三四公耳漢西京未百年而太史公司馬長卿巳雄太若此我　國家二百餘

年如兩公者幾人其他若董賈鄒枚諸公亦各以其巨奮典而吾黨輒畢之無論夷考之今復幾人似諸公者蓋吾獻以劉先生之爲烈然先生能以其西京勝而又不特以其西京勝上之若左氏三閭大夫南華老人韓之尊公子舉今人所不能諸絶者先生率該之而彬錯出之西京而下又先生最勝之餘事邪夫世下諸閎記不足屬先生目也使天上有籙若霞宮丹甲諸等先生盡耿諸其胸矣使地下有藏若汲冢殺

釜諸等先生又盡耿諸其胸矣先生柰何不欲軼于載勝　夫文亦大難言矣其肇也因禮其放也繇充其究也緣化夫文未有不繇初授者也必有研礪之鬼焉必有誕變之氣焉必有鴻亢之觀焉必有陵濇之紀焉必有跳越之步焉必有紆譎之注焉然而得之則其赴之疾也然乃不得之則率以舒也然而至之則其忘也然乃未或至之則無猶有圖也劉先生岸然矯直冥心徤志厥力孔肆機倪厚志壹乎其未

之張也總萬於翕也微至乎其意忽而電流也鍔錯而白寒也其茁駭奪人而不缺齧也神鼎鑄而姦怪畢鱗也鱗常飛不可羈也味以劑之故可酌於臯庖稱禁御也又可以歆草澤之癯使獵獵不止也聲以永之巨不爲覆細不爲淹立均而出度也既其既矣猶若未杪也頃刻而盈吾意卒歸於無也吾觀古人善詭而之於詭而輒而無復之善佚蕩遂之於佚蕩而輒而無復之善抂諷遂衍而抂於風而輒而無復之

無復之是以至之至之卒以一品聖此無他古之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之人失全於好兼故今文可鏡也論創始則強論極勢則弱論銜變則強論精理則弱論峭拔則強論玄化則弱論纖裁則強論洪鼓則弱劉先生之為烈然也者豈非以前三者備茲四者克宅耶吾又竊疑之今天下率尚其曹好曹嘈也嘈然唱以其響使天下亦嘈然奏以其響不顧其泰侵而爽於乎劉先生若罔聞斯輩也修之墨墨寶之佗佗無所

緣而為聞於世乃其聞遠矣或曰名惡乎薄之今之為標後之為楷也恐不在劉先生是惡睹吾劉先生夫使千載往者與其千載來者論予以為何居當予雲將疇識其文者乃今植生之言信不信故吾謂劉先生千載人不直論我明氏者非苟為謬而已也夫吾與子之骨惡能待諸

雷思霈

袁中郎瀟碧堂集序

六經之外別有世界者蒙莊似易荀卿似書與禮左丘明似春秋屈原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古之人能於六經之外崛起而自為文章今乃求兩漢盛唐於一字半句之間何其陋也而道學先生更自酸腐見獨創神情之句輒推而遠之曰文士家語見根極理道之談輒三讓而避之曰異端家語於乎何其小視六經耶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強笑者不歡強合者不親夫惟有真人而後有真言真者識地絕

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欲言有心中了了而舉似不得者其筆之妙與古之妙令人豁目解頤鼓舞而不能已言人所不能言雖千古未決之公案與其不可摩之境難寫之情片言釋之如風雨數千里不竭如江河言人所不敢言則世所幾乎忽作神聖世所神聖忽作幾乎理不必古所恒有語不必人所經道後世而有知其解者人證我也後世而無有知其解者我證

吾也中郎詩云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能作如是語故能作如是詩與文如由之有雲水之有波草木之有華種種色色千變萬態未始有極而莫知所以然但任吾真率而已昔人見前輩質其文曰兩漢也復質其詩曰盛唐也夫兩漢之文而已非我之文也盛唐之詩而已非我之詩也中郎之文中郎之自為文也明文也中郎之詩中郎之自為詩也明詩也設有一人焉稱之曰子真兩漢子真盛唐其人色

喜又復有一人焉稱之曰子文一代之文也子詩一代之詩也直超漢唐而上之矣其人喜更百倍繇此觀之不能自成一家言而藉古人以文其短是強笑強合之類也使其必古之人而後可則號為一代作者遂掩前良何以其喜更倍也中郎胸中無塵土氣慷慨大畧以翫世涉世以出世經世姱飾高標不入牛李之黨不甘舒溫之氣有香山眉山之風諸所著作出入兩君子之間而要以性命之學證大智慧具大辯才鴉王之瀾水乳象罔之探玄珠則中郎獨知之契恐古人不多及也中郎楚人也今所刻瀟碧堂集若干卷儻所謂於蒙莊屈宋之外又別立世界者與

林右

遜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溺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欲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

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而無一言一行之所從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嘗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倡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

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沒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衆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繇覩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

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岦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益天下之學耶彼郭林宗王通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懵懵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當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

文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許之矣譬若春氣方至貞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序

政學

縉紳

程敏政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于門人記錄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邪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爲巳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資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蔕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鵞湖三詩鈔爲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晚年

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釐爲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氷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萊之右顧不攷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巳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以爲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眞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而藏之

席書

鳴寃錄序

鳴寃錄者錄陸氏之寃而鳴之也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唱道於建陽一唱道於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墻於時朱氏方註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有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側循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麗

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游考亭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於今日朱氏之書盛行於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繇是經生學子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儒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若如斥楊墨如排佛老甚而將若浼焉間無覺者終身迷悟莫知反也及予宦四方得陸氏語錄文集三讀其言撫膺嘆曰嗚呼冤乎孰謂

陸公爲禪乎再取讀之不徒非禪也且若啓蔽提聾而中有戚戚焉又從而嘆曰予脫出迷途幸矣將持陸書遍訟諸士顧文言頗繁見者憚覽覽者未終卒難脫悟余乃撮其書問語錄之要者各類二篇名曰嗚冤錄使人讀未終日見其無三乘空寂之語無六道輪廻之說必將曰冤乎人言可盡信乎茲始聰耳而貴目也嗚呼此吾道之冤也削獄之冤陷一人道術之冤使天下人心飲醇酒而莫知醉雖欲無嗚將能已乎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先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鬬如孫龐同師鬼谷而自操矛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簀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於六經語孟使朱氏之心不得表白於後世負冤者不徒陸氏而吾考亭夫子含冤九地亦不淺矣所幸斯文未喪此心不死近時二三豪傑嘗伸此義以究末流信者寡而傳疑者太半是

錄所繇鳴也君子感其鳴一洗其冤將如登岱山望東海道在此而不在彼矣錄曰嗚冤者蓋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何孟春

餘冬序錄序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甯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

不休人將臥吾不臥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越盖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誉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懇於作勞夜則甘於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末幾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家亦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睏假寐而已士安暨寶鼎於日之餘時之餘盖有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

俸足自資雖鞅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性頗慵惰比當開卷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謫官南部幹局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閏既粹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盖冬長晷四體不勤此心難恕明年乃命兒子仲方取舊稿而編緝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閏夫子之爲學猶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爲序遂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虛度而況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

楊繼盛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繇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

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盖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察退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癸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

得之精或見是於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圜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員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圖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沉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

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畫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繇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繇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繇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而益

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海瑞

政序三篇

服官辯志正之在始馬首東適燕者也馬首西適秦者也毋曰姑往焉前途而徐議之前途而徐議之者必困之術也物之至愚者神故趨轂

知吉凶鵲知風蟻知雨海鷗知機小民知其上知其上者不以言也不以貌也默感默應而已矣此其效之淺者也盖至於無感無應而後深然而遷徙速矣不能待也雖然用是道者身既去而民猶化之理民之術在於省事省之而不可得者存之可也若增事則不勝其擾矣窮鄉下里驚官府猶鬼神望胥皂若虎狼片紙所及無白手而還者彼所館者一室彼一室者衆之而斂其隣里利甚驟也胥皂知其然而厚索之

索之厚卽其所斂者愈厚然則轉轉爲擾日甚也凡令行禁止之術不可必之小民亦不可必之大家而不可不必之於府史胥徒善御下者若將兵然目在旌旗耳在金鼓欲左則左欲右則右然時撫循之厚其賜予足其廩餼鬪之以爲善之利而威常克厥愛焉彼小民者可以平易親也彼大家者可以禮節閑也威嚴臨之則情閡隔而不通是重利胥史而禁令愈壅也凡爲吏至於贖貨者必左右有小人導之彼其承

事敏捷而愿謹以得吾之懽度其可以發言而吾不變色也承間以頭觸地曰死罪欲效忠言某項當沒貨若干無知者虛棄之以飽猾胥無爲也今某事可賄行絕無知者也亦有藉口於家僮以通說者當此之時能變色按發之乎毋乃濡忍耶廉貪之路於焉判矣衣冠之儔亦有巧於易人之守者故交際不可不愼也素廉之吏然後能直人之寃抑夫直寃抑可以動天地之德也不可不勉也廉不素立雖明知人之寃

抑而不敢直夫不知猶可也知而不敢直此終身之憾也親民莫如令令之爲循良甚易也然而有所不敢者畏與監司左也然則當奈何曰監司不嚴於君不尊於天吾有里之民吾有所受之也受之君吾畏君受之天吾畏天彼且與吾同畏者也彼不畏君與天然後與吾左吾又安能屈事夫不畏君與天之人哉古人有言曰殺人而媚人吾不爲也然則監司之才者奈何吾欲省事而彼好煩其令爭之則左不爭之則

民擾奉行之則力不足不奉行之則見謂不愛民曰必也謹行之而勿擾乎察於上下之情因其勢而利導之小心翼翼可也且以不擾而待不得已之擾民亦不病矣大抵君子之愛民也猶父母之愛子也吾所稱者率吾所慮思也今父母之爲其子多有出於常情所慮思之外者矣能出於常情所慮思之外以愛者乃民之父母也

其二

學者内以脩身外以爲民爵位者所託以爲民之器也故服所以溫體也而以體溫服則愚爵位所以庇民也而以民庇爵位則悖古之人蓋有遺其身忘其家以急民者矣況所重不若身與家者乎爵位者物之倘來寄者也身者生而有者也家者與身俱有也故爵位不若家與身身家重矣而古人爲民輕之何也爲有重於家與身者在也非民之獨重爲心之不可解者重也故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夫爵位者亦君子所藉以養人者也而持一身之爵位以比於天下若毫末之著馬體也今以爵位之故坐視吾民之困苦饑凍寃抑而不爲之所是以所以養人者害人殺無辜以爭馬體之一毫也豈不左計矣哉於彼有毫末之得而於此有丘山之失矣自古有官者未有不云守也不有攻者奚事於守今猶古也無不攻也而縣官者衆攻之所萃也故必有墨翟之守而後公輸之技窮然而守

之無具者豈徒坐困且開門以延敵矣故欲守官者守具又不可不蚤圖也或曰困之之何曰吾堯舜之世天下無失所之民以守官者處榮也桀紂之世天下無得所之民則守官者處辱也今　上愛民之心宵旰勤恤綜名覈實奬良懲貪蓋孜孜兢兢矣未睹唐虞之民已見堯舜之君然則民之尚有失其所者有司未盡應也應之惟此時矣易曰比吉後夫凶譬彼春令飛則鳴矣雲從龍風從虎亦各際其時也蘇

小汝官無患乎不榮此比古之說也若夫襲故常而不變安宿習而不悟玩謨訓而不恤謂矯誣為可試是首之所嚮而足不隨心之所欲而體不從非天道也蓋必有隨之者矣蓋必有從之者矣吾慎夫比之不先而瞠乎為之後也

其三

或曰農夫勤四體利五穀商人冒險輕愛利厚逐仕人苦行潔名利重祿故官不顯則祿不厚祿不厚則親不懽族黨笑之交遊嗤之子教以

毋為名高毋漸通顯而以官庇民而已矣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曰吾固惡夫利之足以昏人智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君子之利也故曰心者神明竅也室之有竅以通明也嘗試以一蒂塞之而正晝不辯矣今吾正賴此一竅以為吾用而驟起夫較計利祿之私此猶播糠眯目而天地四方易位也無惑乎吏治日窳而民生日蹙也坐視　聖主憂勞於上而不為良有司以應於下也夫牧民不仁非忠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而以族黨交遊之嗤笑為解者豈族黨交遊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者也故學者不可不知輕重也取君親與族黨交遊較則君親重取位祿與吾心神明較則位祿輕取千萬人之生與吾一身較則一身又輕而千萬人之生重古之人苟可以活千萬人則迂其身而為之猶其身而亦為之者輕重審也夫市道君子之所恥也君子之所以異於彼者以其心也若夫攻績有聲譽命下逮以吾之勤斂易朝家之位祿此

理所必致者而吾復容心於其間則復與市道奚異焉而又奚以恥彼為哉故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以為一有憂貧之心則入於謀食而不耕而學乃其謀食之精者也然則學而期祿是農伯也仕而務達是市魁也君子恥之而又奚稱焉或曰民利固有程矣國賦固有經矣衙而督之無重輕矣節其喜怒無淫刑矣委蛇俯仰道之情矣奚必以官庇民哉曰以若所言是不揣本而齊末

也若亦知夫喜怒之所爲蕩而淫刑之所爲出哉淫刑生於喜怒喜怒生於委蛇俯仰委蛇俯仰生於官官重則不難乎以民爲庇以民爲庇則亦何所不至矣里有父子負布遠出者遇盜欲殺其子其父延頸承刃夫頸之不難而况其布乎今之牧民者重布而輕子也非果輕子也視民非其子故也吾爲天下爲民牧者必視民爲已子而私之然後天下之生可遂也

王世貞

胡子衡齊序

胡子之書曰衡齊既成而長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齊也衡者平也所以平低昂而使之當也齊者和也所以和諸味而使之成也胡子所以爲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儒與它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爲異端彼亦處其勝以求吾負而譏吾之未至不平而後有爭爭而不能和則害彼所謂佛也老也楊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爲我用也洙泗之後而有濂洛濂洛之後則吾儒與吾儒角彼此不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爲魯論而小雜者爲家語有問答有自言皆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楊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間托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爲周子張子至 明而

爲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爲二程子朱子至 明而爲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爲衡齊也身著之而間托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象以盡意意不盡則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齊傳也其所以衡齊之意則明道也其明道將以淑乎之[illegible]世也意在明道何害於意意不在明何

益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嵍也雖然其辭得無過脩乎哉孔子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矣何脩辭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卽蔥嶺若縣不謀同也其猶有扞耶卽關洛閩越不憚興也如其羽翼乎卽稗史巷議不辭釆也可借而彈射乎卽齊諧虞初不虞詭也是故辨若儀秦而非爲强工若丘非而非爲刻逞若蒙莊而非爲縱博若僑向而非爲淫故曰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胡子其將庶幾乎余與胡子先後仕於朝而不相値第聞胡子倡道於東南天下之有志者慕趨之若流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戶惟道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子之辭脩懼天下後世之以辭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何反之心而協如胡子之於先喆可也是所謂衡齊之衡齊也

王錫爵

蔡虛齋先生密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旣爲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間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班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

今二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密之粗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卧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爲默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淸自呼小人自詈嘵嘵嘐嘐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爲害也蓋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於解經圖說爲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縱辯自矜之士其書洸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

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趍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已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爲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卽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陶望齡

潛學編序

黎州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爲詩尚書三禮禮記繹春秋通函史 皇明書各數十百卷咸鏤版傳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持節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敎諭項君元瀍校而刻之而望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葉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道殺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

特若後世詔教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鬱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情以爲其精實徵恥寓是也所言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於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述也道又下衰於是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況服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 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詰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創搆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

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殊雜而已爲古
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
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
經閧市集潦積薄流淺佻倪而鄙偸蓋經術藝
文之道至此而变受其敝潛谷先生據道也實
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
肄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遣
而命於法疑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雅奏而極
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纊有溫珠玉有澤

蓋　明興以來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
景賢氏蚤歲負墻發五業之扁笥聆三長之雅
論船稟度律妙捐㬥筌師資所奘暢於事業所
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於斯乎徵焉夫先王敎
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按治吳越身先美
化振幽扶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鐫曉其道具
至厥有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手澤一
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布傳嘉惠來學俾
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澆薄歸
之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悅景賢之
義敬爲之序云

史乘

縉紳

何喬新

忠義集序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
以節義勵士大夫故其士民覩感興起皆知殺
身成仁之爲美及其遭罹變故而且亡也死宗

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
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
皆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
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壎如村劉先生麟瑞生
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
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
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秉善
合二先生所作爲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
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

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錄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麥秀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敝于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於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觀文履善對孛羅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爲之慨然觀吳楚材答錄事之詰朱浚語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銳幼兒下拜受藥與王

士敏書詩于裾以死自誓又泫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因猶爲七卷錄而藏之浙江參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于天地之間而名爲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懾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涕洟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凛然惓惓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程敏政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

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勸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王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王于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于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王天理

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夲貽謀之善而
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
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
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
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
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
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于一時且自以爲
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
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卽如

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
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于百五十年之久國亡
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
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
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毋以其
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
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徜徉徙倚于殘山
剩水閒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
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

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爲管寧
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
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
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硏
鍔于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
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
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繇
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
哉區區孤陋毋摭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

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于
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以毛髮上指涕
泗交頤如見其人于九京凛有生氣欲從之游
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
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
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
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于一身而與之冥契神
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
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王鳶宋裔之說一

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于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于是乎見矣

楊循吉

金小史序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執而二帝亦不免焉於是犬羊之徒腥汙中國僞楚假齊繼爲子皇帝趙氏百年故疆蠶去十五九朝寛仁之恩一旦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於此也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石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眞棄半壁天下退居臨安僅僅爲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於吳乞買撻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

禍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横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覩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侂胄雖戮猶有志焉特其爲人庸耳以實求之不皆其罪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亶景亮三酋以次授命於其下裨將小夫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讐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爲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孫今覩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弱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家人哉檜和則罪貫侂胄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君臣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金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

悲之以爲金所關中國非至大竊因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滅之大故旁采他錄屬而書之綿歷三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僞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爲中國作乎嗚呼繇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上國也繇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古之爲此書也所以疾金之惡而發之憤也非爲金作也

姚鏌

攺定元僞淮陽憲武王碑序

余讀金史見張柔之感金張弘範之覆宋未嘗不掩卷而嘆恨渠父子之濟惡以戕宗國也夫柔宋遺民也不當仕金而仕之已失身矣既爲戮力行間已而爲蒙人所獲不能即死又爲敵用又劫金以兵金亡而又移師攻宋其罪蓋不容於死柔死弘範繼之範也忘其身之先爲華也不思沈勁李湛之求蓋前愆踵其父惡而敢於傾宋範之罪通于天矣初柔首造逆謀乃治兵于亳而範復成之故亳有張氏廟而範之廟碑則元僞學士虞集所撰也大抵侈蒙主之威德與張氏之功勳而不知柔父子之元惡實爲萬世華人之所痛恨也後之君子若忘元之爲夷則集言似未爲過若不忍於宋之滅於夷也則集之褒頌誇美真所謂一字一涕也尚忍終篇乎哉顧集與柔範等耳無足深罪昔我

太祖皇帝嘗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孫世不得齒于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

終夷之也柔範之後宜在此禁而獲免於論豈宋景濂諸人皆嘗失身於元而無以發斯義與何當時朝論之獨遺此余懼讀碑者之不察也特正其僞稱刪其濫美爲修宋史者立一義例凡有人心者見之必於此焉變矣使世之任兵華者不以殺伐爲績而以識華夷君臣之義爲重勒金石者不以撰述爲工而以辨順逆邪正之分爲賢誅既死而警將來庶有感於斯文云

書籍

豐坊

世統本序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諸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於事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有跡而可以端

趨舍之塗是故詩書已刪禮樂已正必假魯史修春秋以爲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而後實也經與史果二乎哉繫六經賴夫子而醇諸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故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以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

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灋具繇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燔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珍侯瑾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晳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

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競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暐劉餗高峻趙鳳姚顗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脩薛居正王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攽范祖禹蘇轍

張商英林處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褘陳桱胡粹中梁寅丘濬金燫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監戒著幾微誠有得於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目記太畧無以考見

本末學者每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槩乎未之及也道生垂髫有志于斯弱冠干祿未遑卒業然於心恒弗忘家故藏書萬卷市入仕籍悉以俸入購書又積萬卷乃謝病歸絕家務簡交游鎖閤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夜思爰自洪荒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貫數計灼如今日乃輯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曆數也先辯統之正僞然後衎之脩短政之失得君之昏明臣之忠佞可得而評焉綱祖春秋嚴美刺也目宗左氏著本末也每代之終必敘禮樂官賦刑曆藝文食貨后妃列國諸臣又以兼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啓冊而史法備矣雖無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諸異乎虛空之談者與錄成畀之子姓庶幾孫是可以言學非敢示于人也或誚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疾不亦惷乎覆瓿而已余聞而笑曰天地之間物必同歸於盡區區刻形且非吾有矧身外之物乎知其必盡無可柰何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矣夫庸

恤其它歲在玄黓執徐月在陬日在奎爲之序

周復俊

元史弼違序

元之先愚不知其何昉也夷不立文字譜系莫紀苟聲敎弗加九譯之所不及雖有禽音鳥跡弗達於中國也中國之人弗辯也故其系莫詳焉遜矣狄哉有孛端叉兒亦不知其父誰某也母阿蘭一乳生三子季卽孛端叉兒種類滋蕃部落離析曰合答吉曰散肘曰吉狎又謂札郎

剌氏世居烏垣之北是謂蒙古與兀羅乃蠻九
姓回鶻故城和林比壤九世至也速該攻塔塔
兒獲其酋鐵木真而以名其子云大氏夷狄之
生放軼若羊豕之散于坰聚居若蛇虺之偃于
穴有牝牡無上下勢雄者推之衰耗斯去之有
長少而無父子子壯軼分地屏居稍不平父子
集醜類操戈鳴鏑相鬭殺必一勝乃已勝也父
亦偃然伏勝下縶之曳之屠之藐若狐兎待尊
者乃然何有於同類乎矧其異域者也乃若蒙

古孕形沙礫禀氣金行故其姿狠鷙貪殘凶狡
淫賊城誅函夏室翦蒸民㚇廼萬億側視金遼
彌尤烈矣夫小雅廢而四夷交侵元氣衰則百
疢皆作蠢茲胡元之興豈獨繫人材智之雄抑
以有宋中葉主闇臣奸逡巡末齡天怒人怨華
風浸微虜運轉劇無惑其然矣加之中國智能
之士甘為鷹犬齧我冠裳或帷幄紆其謨或爪
牙決其力故其行師長驅亡前崩城碎邑咸若
背掖之也迨僭乎區宇雄圖已成梟心截濫幽

燕嵩洛之間號稱儒傑碩為之斧藻潤文裝是
勳業必欲俾其主軼殷周而仟堯舜何其固也
試言之后妃嫠處臣下委命妖兇宣淫宮寢逼
耕於斯之時三綱淪九法斁非獨手足倒置跆
賈太傅之悲而已豈非純坤之大脅歟於昭
[illegible]代洗滌腥膻　皇祖詔修元史面
授儒臣毋虛美毋隱惡而載筆綴言之彥私塡
胸臆公肆謏欺天語弗崇家風盡廢諸云豺狠
何親不然無樂乎其後言之也愚蚤承先訓纘

志無聞翱翔瀕藩休澣多暇爰窺往史憤腥穢
之溷天盡　言之廷世旁稽遐紹敘次蘼菲其
美其剌班班著之篇牘矣嗟夫千載是非之公
莫能終揜諸臣紀載之謬奚可勝誅惟申言彌
遠式昭來葉云爾

紀錄

桑悅

金文靖公北征錄後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

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嘗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參徵菴、舒城桼公崇化、既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申之以言、俾龍泉令嘉興姜君學夔鋟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袵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强胡謂之漫師漫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衂自是而後若宋

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支至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摛蘖芽沙漠永清謂之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謂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阽危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焚龍城犁胡虜塞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且以正與師、鐵騎百萬、川渟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靖蒞營宿將百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於是乎驗誠使伊傅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修文德以堅中國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續也於是乎書

李廷梧

嘉興守楊公政蹟錄序

曩予令桐鄉聞陽城楊公之爲守也邑無饕誡

郡無秕政民皆恪勤于農有無求利於官以干農功者去之數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其源委必出于公民之咸造于庭白事之顛末必曰楊公云何他守不得與也後予入官于朝益聞公之行業于士大夫間至於墓隧有碑郡乘有志名臣有傳則又天下所共傳誦不可掩者公何以得此于人哉夫至大至剛之氣人誰無之然能善養而充則至于塞天地旁日月出幽入冥亭亭物表而或不然者欲誘之也公自筮仕以

來卽掮妻子簡者欲抗志勵操介然不群故其襟懷洞達正氣常伸茹鬪溷不爲之驚解棼錯不爲之亂調甘辛定震撼不爲之撓卂其義萬鍾不足豐也非其道王公大人不足貴也悪濯之流又足以沾溉群生憑藉數世人徒見其方嚴峻整若巖聳壁立不可狎覩不知所以持養是氣者蓋非一日之故矣信天下之偉人也哉然公在郡踰九年知已不逢徵召不至臨乎其上者非惟提衡推挽之未聞也顧忮害之擠抑

之甚者從而下石焉及旣滿考始有浙憲之擢雖進位中丞又連輒斥環天下列郡數百而能桑言脂軸飾智爲恭脅未及溫皆接武要地考其所以爲政曾未能望公一二也而升沉久速逈乎不齊如此豈有繫乎其逢耶雖然公去民思之不忘於是礱石以識歌頌之聲橫衣以示弗翦之意玆又有政蹟之錄焉以今之人心如此則當時之人從可知矣以公之得民如此宜乎時之不我容也上舍生陳詔以錄示予請爲之序予故備論公所以繫民之思者如此嗚呼陳生錄此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諷也夫

唐龍

循吏私錄序

正德己卯江西缺監司予當行是維孽王湛亂虔劉斯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繹騷于途征餽轉輸蜎興于野乃民敝焉日阽諸危亡庶府之政若棼絅然旣至實弗勝是懼亟問于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

邪昌哉大者䘏民隱正吏習已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爲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隤然斃矣奈之何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乃布檄而以繩諸黷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斥勿貸君子曰性有善慝習有上下政有觀懲故烹封舉者彊國賞罰明者識治予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畧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諸先爲吏循而沒

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縣錄知縣陸震安福縣錄知縣莊典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晳乎其明而不閽也秋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莫予安若堵乎而今繇繇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新木爲王增祀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

父母也彼沒而歆民之祀我顧生棄于民哉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指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僞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隱曰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錄止于五人愼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況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蓋棺焉非故畧也附錄高璧易春乃吏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淸大忠義也特錄夏尙朴劉狆貴士行也夫忠義邪士行與然後吏習不媮抑勸之大者乎

費宷

崔氏忠義家訓卷序

正德己卯南昌之變稱兵犯順東指金陵懼爲皖師所尼旣屠南康破九江遂乘勝率衆百萬環皖城期受降而後東時指揮使崔文城守却賊有功聲威烈烈予嘗喜而爲之歌矣項君不自以爲功出忠義家訓卷謁予序之予觀諸大夫所爲傳若記乃知崔母宋夫人當危難時曾

呼文而詔之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爾竭爾力保爾疆宇卽有不諱吾偕爾婦以死不爾先人辱文毅然自王帥犒士卒乘城先登以迎賊鋒賊臣皖人潘鵬誘城降文折以大義手刃其家僕一人磔城上知其不可誘也攻益急文乘開飛砲聲震林木突出死士三千人猝擊之賊衆錯愕爭登舟死溺者千計自是賊不得逞鬱鬱宵遁西返而城以完矣予惟婦人女子平居習聞閨壼事而已何能曉明忠義若是耶逆濠憑

兼宗室積威稔惡始二十年一旦逞茲不軌炎
不謂其十事九成中立而規利便者雖縉紳亦
或不免況婦人乎母乃從容諭子不使有徐庶
心亂之說以樹其勳烈若此頑不信難矣哉昔
齊湣王弑於淖齒王孫賈失其處以歸其母責
之一呼而從者七十人用保莒城以立其子漢
王陵事高祖項羽質陵母軍中母伏劍死以成
陵志然則文之得於母訓亦何異哉於戲爲人
臣而懷二心者聞之足以媿矣是宜君子侈美

其事而予樂爲之序

侯一元

待罪日記序

夫爲吏亟廉爲臣而直爲學而好道斯數者非
士節所期哉矧兼士者乎邇余於古林何公而
獨有闕焉其乎居嚴一介世之廉者有之邇若
夫貧人竊政舉世混濁身已阽危命在晷刻而
猶堅辭有虎之僶親若垂白家徒四壁而猶遠
謝可怙之積所[illegible][illegible]不穀非其性然民大攻

背人者或有以則非正也若記中所贈請室諸
公則皆無以者也然鮮不以射隼爲功而欲解
之者公則不然上書數千百言一惟懇懇乎君
心之蝕國脉之傷民情之墊其末也乃始極口
於大奸若曰是賊吾君民而病吾國者不可以
不治也豈嘗斤斤乎伎之爲遠而人之與讎哉
是其以天下爲度者也蓋公素淹理學故始則
精白以顯天繼則從容而待事士女萬億禱感
異物相與鳴繞而不悲卜人知吉兇彼獻誠湯

綱已開而不喜斯學問之力也然客謂公患難
得力則又曠然曉之以致一之理此有異於陰
晴晝夜相代于前乎哉姬周赤舄華陰大鳥亦
若此矣故公爲之廉也直也學道也無意者也
而有意者舉莫及焉非以其誠哉往縉紳間常
以攻嚴氏者未有能全而公之攻之也尤甚甚
於諸公而獨全以爲惟開其時蓋有爲嚴謀者
以不宜逞志於公而嚴亦自疑遂止嗟夫中流
觸舟不怒褊心夜行[illegible]不力至飲羽孰[illegible]紓議

不忮如公而不動物者哉世之君子欲直前而不傷足者則視公可矣或曰公之無意信矣其有記何也曰斯學道者之程隼也自東萊呂氏則有之故日而記之歲而會之其純耶弱之其貳耶更之故曰驛有存息有養也夫公之平生其焉所不記而區區一待罪之間哉吾溫少守蒲侯者公門人也學公之學志公之志間示余斯錄焉而値余之病也則授意弟麟俾書之以風夫世之爲廉直而學道者

李攀龍

按察李公永慕錄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日傒焉如贈君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贈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君有所欲而未能即命也人情十三[illegible]故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雖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人爲已近精氣鼓舞不可適以變著於愛斯愛著于悲斯悲矣襁褓而抑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且如顧其父母宰如顧其榱棟几筵宴如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美顧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喘息則嚮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類異矣非復襁褓而抑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繇一著于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是故終日言不

遺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遺已之患以患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南時僾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疏愾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姦也朝而必有白狀所罷監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所奏建論殺某若干人無不踧踖踧踖若即命於父母者顧之諦於生也顧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僾然於堂上者是不需救水而朝夕承憔者也夫精氣善應一著于悲斯悲

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切不及見父母可欺以非其父母此無他侂得之也老而喪父母不可奈何廢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侂失之也襏襫而狎膝下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悽愴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顧猶苴如顧其父母猶宰如顧其榱棟几筵猶宴如也繇是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椎牛季路有枯魚之嘆也公再秉憲異臺同風

余遠而望之湫然清靜知其爲七尺之孤切而私之言行無罹于憂患知其著於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不知而錄之所繇以名永慕者乎

王世貞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閩中汪中丞使來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新書者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敘戚將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寡已又曰戚將軍善用衆已又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勝問所以善用狀則曰縣官自急海事來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繇裨校起提千餘烏合之士躪其穴而梟夷之若芟稿然即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而獨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精神之所提衡注使凛乎若出于一人而肝膽之是無論用衆也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偶中

敵以敗告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往往利用其瑕以誤敵敵懈見即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勳故戚將軍之敗往往爲勝端而他將士兒小勝則志小溢見大勝則志大溢日擁鮮闘華以勝形視下其下亦兢爲史辭悅其上而貪於懈是故其勝往往爲敗端乃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壓我我勝而敵不得以其敗誤我今戚將軍起裨校遷至大都督佩兩印蹚制三道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鹵

萬萬計稱東南名將無偶戚將軍者因出一編授余曰此戚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百自東伍以至水兵篇凡十有八精者操無間操無形若莊生之談要眇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纖悉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覈斷斷若韓非之論難刺見寇隱出神入鬼若季王君平之前知余乃作而嘆曰戚將軍能縣官誠用之北赭游侮封狼居胥取萬戶侯何足道哉是寧獨東南爲余

嘗惟漢武帝時下朝鮮滌滇笮蹝閩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最難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以輕騎絕大漠數得志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乏絕哉而太史公傳自鹵獲封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人以文章奇天下怏怏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夫然後而知驃騎將軍與大將軍之微也彼故長於技而短於法卽不盡出天幸於後世何所所自見焉若孫吳穰苴韓信諸葛發其藏爲一家言業已進是矣其微旨與義往往使介胄之士見之而不能習觚翰之士能習而不能用夫甲甲施名實焉能靡戚將軍書哉雖然兵陰道也而陽言之語云我能往寇亦能往戚將軍毋亦少悶所餘矣將軍名繼光東萊人中丞名道昆徽人闓功與戚將軍共之又操文章炳而汲汲然欲以余言顯戚將軍王憲使名道行不識戚將軍顧獨遜戚將軍賢俱可書也

彙考

縉紳

王世貞

萬姓類譜序

先王因生而賜姓胙土命氏然則姓也者其統乎氏也者貴而始爲別乎乃楊用脩之釋書則引黃東發論以爲五帝之世民無姓貴而爲官者始有姓百姓之平章所以別於黎民之於變也而說者又謂姓從生從女姓者女之適而別

者也故曰姚曰嬀曰姒曰姬曰嬴曰婦曰姞其左皆女也自命氏之說行而周之王族與諸侯之公族卿大夫之別子往往自爲姓而隋唐以先智者亦往往輕用其見而叛其源有義而改者有音而改者有字而改者有合音與字而改者有慕古而改者有慮難而改者有因一事而改者夫其率然而爲改也即再易世非縉紳先生何知源其人之相戕賊也相爲禽亂也亦孰從而遏之甚矣今之晢於姓也別姓爲婚別源

爲宗別祖爲族夫劉之望鼠黟爲二十五王次之爲二十一張又次之爲十四李又次之爲十一然而不以異望而婚也其不相婚固也然而彭城不譜弘農瑯琊不譜太原清河不譜南陽趙郡不譜隴西各以其望而宗也宗也而小遠非譜通其始不族也族則近而別婚則遠而嚴甚矣今之晢於姓也雖先王何加焉蓋自唐宋而來其譜姓妍慮數十家而吳興淩大夫始合而爲一其源別郡望條著臚列而諸能以姓顯

者咸附焉淩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眩靡也將使夫探源者油然而妍胥戕賊也介然而妍至爲禽亂也於世道將小補哉雖然孰是以搢古今之能顯者謂之姓史可也淩大夫名某壯而解郡紱歸而著書成一家言玆亦其卓然者

古今謚法通紀序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媺而行有慝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

袞一字貶而鐵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媺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皇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王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

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
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
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
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
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
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
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
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
湯滅墩國自謂之曰予甚武盖天下稱武王焉

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
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
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
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
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
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
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
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
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

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
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
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
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
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剏侯
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
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
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
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

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
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攺葬世子申生也
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
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
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
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
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
而仕宅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

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懷也身僇矣而族
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
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
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
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
是謂以虜鞅餙漢藻且其人也冠屨之不郵而
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　明興始
稍稍為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
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

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
尉卽賢弗謚也剏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
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
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
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
備述其入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序庶後之
司國是者有考焉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　高皇帝渡江
剪荊棘日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
是時弘文學士基最貴幸嘗帷中奇丞相以下
亡敢望之已益勅馬上業進學士丞旨同及濂
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
顧問云而　上時時授以　旨使為詔草
濂獨多所當久之　上倣宋益置華蓋謹
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
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惟庸
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

臣不為置僚屬亡所治　天子方自操威
福亦亡所寄栽至　文皇帝纘大位始卽
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
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秘遷至大學士歲時
賚予同尚書矣　仁　宣朝用太子
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　宣皇帝右
文遏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取報
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
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

鮮所關預豈非無顓職繇上輕重裁耶
論道之體刱尊　仁　宣迨
景及　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眞相矣
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
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
間巳意故下屏息也刱內繇六曹故雖不與也
政以詔行故衆無敢背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
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
永樂之壬午其姓氏歲月備考見云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序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書學

縉紳

徐一夔

六書本義序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
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

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
童諷書九千字者得其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
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
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
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
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
葢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
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
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淸濁之別五方言語

之興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趍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眞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篇爲三

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蔽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志愨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較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撝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楊愼

六書索隱序

愼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

折衷迄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

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挈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稟梓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復而不删者必有刋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羲觀

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敎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耆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

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慨唐上

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詿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寬班得脊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闕見旣陋經術不通類摭樹之蜉蝣似篆

沙之蝸蚓字學之壐不亨文丁倍丁甙與鄭矣
今日此學杲廢響絶談性命者不過剽程朱之
蕕鬼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睟牙示以形聲
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
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墻哉愼爲此
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
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止
圖籍散失徧閲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
爲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

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
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
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
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即道也
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
馬子長愈孟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晩而喜易
韋編三絶其以孔子爲揚子雲以易爲太玄而
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澈心
美根豈出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

玄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
何嘗屏撤詩書樊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
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
聆余斯言其必喙咈而心俞矣夫

王世貞

古今法書苑序

義畫八方人文所繇萌聖人取夬以代結繩頡
窺鳥跡而盡洩厥靈爰析六書指事象形及有
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旁出異名以察百官以治

兆民赫赫六經是馮是徵述書源第一頡爲古
文省而曰籀於義未悖籀省而斯小篆及邈秦
隷繇起爰有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三倉之
後秦隷復省而爲漢隷隷圓而今稍飾豐華斯
極鍾氏散爲章草暨遊所剏伯英乃最伯英蕩
之窮變極態今草以備損益其間以爲槀行匪
流匪滯其觀日徵其用日近而遠於致述書體
第二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陰陽既生乃立形勢
有物有則與體俱詣舒而不慢密乃無際骨恒

勝肉法乃副意述書法第三凶爲漢史九品人倫眉吾則之懷瓘因之以逮長文又備論之雖未盡見知而貴在尊閎述書品第四猶斯邈乎而元常伯英斯爲首出至右軍而集大成獻則武美邕乃褒清唐猶國風宋其黍離彼無君子斯焉取斯述書評第五醜類之談起自蕭梁衆以褒貶寔加詳若總若茀紛莫可荳以似求有中含抑揚譬若粉澤而覩雌黃述書評之擬第六崔張爲玉逸少比金以及鍾索焜煌藝林

中者會目上者會心當心生暗其下傅耳連城之賞可要天子中人十家不敵片紙述書估第七臨池之士代爲不亡其妙入室而次乃升堂其遠隔藩籬而邇窺宮墻或咏追八法或歎遺踪播響聲詩摛藻文章若少陵昌黎於業有光述文第八詩第九右軍清眞以藝蔽之胡截在國史而贊獨稱制心慕手追千古流覩僧虔紀略彥遠博綴宣和臚體至陶而備述書傳第十縑素之力不能千秋其在人間流落不收右文

見珍玉府是袁劫潤之厄兵燹爲讐所與存者河圖天球述書蹟第十一維昔神禹鑄鼎以及細鍾蛟脚鵠頭紫金彤融商質周文刻畫雕蟲大小二篆于焉取宗述書蹟之金第十二禹既勒於岣嶁而宣有岐陽之狩嶧山瑯琊稍變先躅受禪勸進啓隷于後然而念太丘者以鄺清中原而受征西者卧三日而不忍釋手蘭亭聚訟淳化爭搆七尺之氓匪脛而走述書蹟之石第十三子墨客卿氏曰世之能尊書者以爲是

六義之精熖乎與日月相爲昭乎則乎嶽峙而川流走飛而天喬乎哉其急書者以等於菽粟布帛則又曰同文之用周中國而施蠻貊乎哉而卑之者以一藝之微而巳耶終其身敝精神而無盆於時者耶則皆非也述古今法書苑第四

音律

縉紳

宋濂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學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講說雖時按古布爪滌堙鬱而暢湮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 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 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間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

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砯砯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怨怨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耄乘車曳杖嬉游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且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予且曰予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忘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

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為協律郎

楊慎

轉注古音畧序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

比音小學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崇誦而循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

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為不肖之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于古而始發于今謬于昔乃有正于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與篇隱帙渙若氷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傘之古人成編䖍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于諷說乃作轉注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辭而於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毗䜋是已又奚足以為據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嫪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藏書

縉紳

熊過

山東李氏書目序

學者博依前聞睿哲之言可徵視也仲尼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雅言詩書執禮絕鐵滅漆易道乃明求百二十國寶書或據竈觚而聽其讀齋戒北辰拜告備於天曰孝經春秋河洛讖已備矣其好古敏求若斯之勤也蓋三元八會不可究結梵語佉盧或左或右書華旁行河圖綠字稅辭離志亦各乘宜而用昌庸舍旃苟曰任心自足其於畜德何其異於孔氏哉　明興迨今郁郁然文章著矣後死之士與於斯文挾策

而言各異其旨以駭聽上者譚性命次工詞章廢棄前聞不守師法於是古之籍亦散逸不收矣山東人李子伯華起而憤之收其漁亡登而選之天明地藏聖作賢述人所秘啓下逮委巷之議不遺也撮名舉要校而藏之熊子至燕之日則告之故熊子謝曰幸甚始漢田伏申培轅固高堂胡毋各明五經傳其萌芽以爲先師其人皆齊魯山東之國也子欲纘其緒思廢絕之闕豈獨遺化好學之風哉然集之常苦艱而脫

簡爛編或遂至逸滅難得而綜非一世也繇劉氏沿之下鄭氏遡之上皆盛選也人猶有所憾於彼何則博而闕於類例也書有數種而一家數家而一類者故曰同歸而殊途至願不可厭明於三者各識其職所以爲術也握奇之道五而相用然部而列之厥有八陳繇此其緰不可反三隅乎於是李子差次其書術其品彙惟護往予覩今代掌故之繇未嘗不嘆其統紀乖錯欲建藏書之冊會　天子以未遑罷徐御

史議而止專已守殘者猥喜之而通人大以爲望廝知夫文明之代猶鬱而不發有如此者也嗟乎後之人有厭小已之陋博於文章以盡其變者得李子之藏而伏讀焉功豈小哉李子曰予以山東傳經要我誠不敢忘予蜀之産蘇先生誠賢者是嘗紀廬山李氏藏書子且說山東李氏乎敘述其旨俾刻而藏之名山

甘泉陸氏藏書目錄序

祝允明

故浙江叅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識立功立言於　憲　孝兩朝間平生蓄書甚富既沒其子鄕貢進士安甫彙列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繫之凡爲經史子集合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高論者以臯夔稷禼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爲羡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人臯稷聖人道所出亦書所出也臯稷不俟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今人不皆臯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

乎哉又皐稷之聖者於典謨孔子刪書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皐稷時不皆有書也人饑寒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稻菽裘布參苓豨勃兼收焉而況智於修身以期配玄黃均爲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饑寒而不能舍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身活或

不肖猶爲不活書以修身身修道立生將參玄黃夕死可矣又特藥等邪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式齋先生之書躬積而躬發之其德學力識所立已如是是將雖不逮皐稷而當其徒矣至以是敎安甫安甫用以進取德學才識與先生惟肖異時所立當躪武繼響是積書之徵行之較者也已於乎無怪乎其愛重章表至如是也

試錄

縉紳

薛瑄

天順元年會試錄序

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鎵等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祇承凡三試今

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幷擇其文之尤粹者彙成錄臣切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

已其視三代之賢才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
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
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
皇明　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
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
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
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
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
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

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
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
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
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
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
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
垂於後顧不偉歟（薛文清復性之學見此）

霍韜

嘉靖八年會試錄後序

上命臣璁臣韜主試事既入院臣璁進百執事
與語曰爲　聖天子求眞賢在斯役也盍
愼諸士有挾牘圖倖者乎有什伍而群勦說
雷同無忌憚者乎黜出之用懲不恪有棚封或
混以減貽敝者乎有代錄不慎或逸或訛者乎
盍防之以無遺才簾以外百執事愼諸又曰學
術不正心術乃不端士有勦襲莊老諸子野史
遊博懸奇者置勿閱詩之變者禮之叢曲而瑣
者至道寓焉其特以試士春秋比事碎裂聖經

其遵朱子格訓以試士簾以內我百執事盍愼
諸子時臣無言既得士爲錄以獻臣乃颺言曰
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隷也
聖上求才爲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爲功得
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
不用爲私臣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繇吾進爲吾
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喲
躬誓心下衛生民上衛社稷圖報　聖天
子爲帝室公臣無德舉主徧曲阿比以獲戾[illegible]

稷是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尚慎諸文肅

敏不許梁子稱門生此序見之

奏疏

縉紳

楊廷和

余肅敏公奏議序

肅敏公之卒於是三十又三年矣其嗣孫南京錦衣指揮承恩取其奏議彙次成帙以類相從分編六卷若巡撫若本兵若總督各三卷并附

錄凡百二十八篇諸孫翰林編修承勛又爲之正譌謬亟以請于工部尚書李公士修刻梓以傳尚書葢公從子壻也公爲一代名臣正不絕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曲非觀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於世固有待於後之賢子孫也公之初卒其子錦衣指揮宜具公事行屬予爲狀以請銘于太史氏其所述不能十之三四時予方從事史局得摘公前後奏牘及往日所聞於公者書之丘文莊公見之謂是足以盡公之槩予意猶以爲未足今取奏議讀之果然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公不恤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于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四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不相酬者

信乎公之爲一代名臣予生也晚於公無能爲役而公最愛予公往年丁家艱歸取藏書遺鄉人之職文字者獨以大明律諸司職掌畀予曰此可爲異日用之公知我深矣獨愧老且無成無以爲公報耳虞雍公嘗以鄉里前輩文獻無傳後生之責予在閣中欲撿范景仁張德遠二公疏議錄之以傳而未及公公二公之流也斯集之傳予得而序之亦可以有辭鄉人矣

張邦奇

宿少卿奏草後序

嗚呼此嘉州宿少卿奏草也天下傳之國史載之侍御衡陽劉公按蜀之暇爲之挍正而翻刊之旣又命琊奇序之宿君始官戶曹以是奏也至擯廢以死可謂辱矣而人情顧榮之若此豈非天也與葢古者上以天御其下下以天事其上是故喜怒有所不任而寵辱有所不恤喜怒有所不任則慶刑施焉而天下以勸以懲寵辱有所不恤則身名立焉而天下以動以變否則爵賞之加辱於梏拳擯斥之及榮於登崇吾其如民何宿君是奏所謂六患三本者當時果能川之則豈獨朝廷幸哉雖一時狐鼠之徒其禍亦不至若是烈也然不敢必其少試於上而顧能使之盛行於天下以及於無窮故曰豈非天也與是故榮辱人主之柄也而君子之於榮辱有時乎不在君而在我夫不在君而在我者非遊君也必以天事吾君而不敢易也夫惟以天事君吾身雖辱朝廷漸受其榮焉而况遇時行道者乎予不佞謬官西蜀有癉彰之責於門宿公奏草也發侍御公之志以爲今日告

任瀚

玉堂表奏序

大學士松谷陳公嘗以勝日訪余江門釣臺班坐煙雲中談魚鳥事旁及九朝風雅秕文稗藉可名者數十家余問公所論著則有玉堂表奏數十篇久未行世余戚然甚以爲闕公旣別去亟命其子玉壘太史灤其文摘爲三卷且屬余小引其上余發函一再讀灑然如賓帝所聞韶俞聲至其陳說利害尤骨鯁決壯獵獵有風霜氣余在

世宗朝見省中諸老奏疏多矣訖未有如公謇然持直名動天聽者公立朝亦大忠且勞哉

莊皇在潛邸時倚公侍講幄補益弘多及其踐天子位君臣相得甚驩諸有所闕決譬則轉石投水無弗入者以故兩朝開濟惟公名最著今

昭陵弓劍湮淪耆舊多放歸江海而公愛君壽國一念耿耿蓋未

常日不在承明虎觀間爲輔臣進修供業退
立言明志以垂不朽如松谷公真一時偉丈夫
哉疏內稱留中不報爲國便宜者四草成未上
爲言官請宥者一皆出入所僻易不敢道事埋
廼今并得梓行以范後來玉壘還朝取家刻懸
諸象魏　主上將勑下秘書省采歸渠室用宜
示寵靈當其時掌故必有能爲公特書不一書
者又烏賴余言爲

李維楨

萬曆疏抄序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屢有存者守經據
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
且不免後進無所稟承紛然殽亂莫繇取衷而
侍御史吳公毘陵世家賢胄練朝章通國體思
以發末俗之覈取程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
公多暇乃葺　上纘服訪洛迄乎今茲凡
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爲五十
其關切君身者爲首而總論諸政體若乍取若
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夷者次
之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
也義與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
授其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
乘空乏之間充位具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
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壘而善阿邑固寵羣蟻附
羶溷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曆凡十年而歷三朝
矣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
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而太剛易折於是執

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其知深而勇沉偵
刺者不得要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訑訑言
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礉少恩此一變也言
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　上益習國事
不欲倒授人太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
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懲驂乘前車都俞多吁咈
鮮　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爲馴謹而時
詘言者以狥之內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強笑語
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觸閒罷而已此一

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靡靡上久
厥郊廟朝講厭薄大小臣不即除諸署闕爲茂
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知御人者因以爲利
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於巷可耳爐道不
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間而格非
心何日横政横民悖出悖入怨歸於上而下逃
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眠娗而巧匿人
心世道譬諸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
愈況不遡其源則頹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

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曖事勢鼎革按是
抄而約略得之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
害綱維世道歸乎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
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
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己從人同心僇力期
於共濟則歸咎之附泊雀植劉理之更疏梁燾
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
事在不遠則侯覇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謙趙汝
愚集名臣奏議兩公之爲是抄也意慮在是乎

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於隱居放言
之義論其概略如此老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
唯命

鄒觀光

太平山房疏草序

忠臣直士天所以開聖明也雖然其故難言矣
天無意治乎耶即世氛慝日月晦而江河覆必
有不二心之臣蒙死而竭知天有意治乎耶自
古直言極諫能盡嘔腧受乎能用其言而顯其

身乎能終其身無沮抑乎嗟乎扶輿正氣無代
無之幸而臣主俱顯其身爲皐夔稷契伊傅周
召而其言與典謨訓誥競烈不幸而獨以其身
榮其甚者爲龍逢比干次之爲長沙潮陽者流
其言雖亦不朽于世國家豈有利焉盍余讀爾
瞻疏草咨嗟太息竊嘆國家鴻龎敦至之化以
有爾瞻而顧棲遲山澤以老何也爾瞻自通藉
謫戍爲給諫爲吏部以至南兵部郎歷困亨顯
晦非一狀所陳說法言巽言非一途其言主德

官常士風民隱近策八埰遠規萬世纚纚洋洋共耳而目之無所事余言矣余習爾瞻久合其疏議讀之而乃知爾瞻之本諸學術而發于文詞非義襲而已也今夫蹇蹇諤諤或爲名使爾瞻危言讜論視鼎鑊若飴然而赤誠純固若嬰兒之未孩即在幽獨可質鬼神故其言忠愛悱惻藹然而無緣飾少年激卬于風標其終或以攺錯爾瞻起謫籍不謁執政私第不怙權勢不立黨與蹈道執義終始一轍故其言剴直勁朗

歷百折而不回狷介之人砭清激濁可與持正難與體物情爾瞻剛腸特操疾惡甚嚴然得一士推轂恐後聞不善務爲容隱親仁愛衆不以已望人故其言正直忠厚未嘗摘抉隱伏以易爲訾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循伉厲而難下人爾瞻蠻夷知誦婦孺知慕常懼聲名太高苦自抑損朝乾夕惕如恐不及故其言諄復篤至務采輿情而不執觭見士一建白即沾沾自喜厭薄一切爾瞻居曹中職思其勤雖簿書必親雖細

故必詧故其言胥吏弊竇民瘼隱痾深思若痌瘝之在身理學諸儒言悟者詘修行重修者左超悟樹幟若聚訟然爾瞻以悟爲真詣以修爲實際宗餘姚增城而嫡其統而深造自得非徒立門戶樹頤頦以自崇故其言純粹精詣而蹈于立誠祝喬詰而無當者何翅霄壤蓋　國家養士二百年來伏蒲折檻固不乏人若其表裏粹白言行純合如鍾山之玉窮日夜治之而色澤不變如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而神理益

真如爾瞻者蓋罕見其儔儷矣人能行道無如命何　上未嘗不深知爾瞻爾瞻豈忘君臣之義而務潔身然而出之九死一生之餘而錮其用天乎人耶古今奏議最著莫如陸宣公其初召對翰林進考功郎中拜諫議知貢舉不爲不遠而一忌于竇參再忌于吳通玄裴延齡忠州之貶遂不復振易世而後名臣若蘇軾、范祖禹、呂希哲、始請以贄之奏議置之坐隅反覆熟讀如見贄面至淳熙中經筵進讀今日誦五

策已又令講讀之臣每讀半帙乃乙其處而後
公之奏議昭天地而揭日月終不爲不遇也今
爾瞻之疏具在以方蘇子所謂論深切于事情
言不離乎道德者殆不知所伯仲今雖不盡施
行安知異日不有實之爲龜鑑若元祐淳熙之
世者乎雖然余言過矣　上固嘗一再讁
君矣已竟重用君天畀厚我　國家旦夕召爾
瞻賜之環而猥云需異代哉余言過矣若夫仁
以爲已任任重道遠爾瞻必不但若敬輿避謗

日撿方書而已

黃輝

李霖寰遼東奏議序

予讀李公撫遼諸疏喟然曰微公且有遼乎然
豈惟遼哉遼之隅泣久矣往聞之邊人曰遼無
塞以堞畫胡耳沙日荒荒馬蹄蹙根顫風瞎天
寒燐鬼流犬化爲豺虎視路人是時獨中虜而
既若此矣又況乎禍結于倭也遼亟虜天下無
預以天下救朝鮮遼乃當十二三又爲枕席而
過天下之師以氣息才羸之遼而首有戴肩有
任腰有絙其不僵者一髮耳所以猶能遼而至
今茲者右屯之守堅之也虜視右屯不啻口中
蝨然驅數萬騎直走三里城下環攻之八九日
而不能甘心焉者鎭武之捷奪之也假令鎭武
無功則我益靡虜益進右屯以往可坐而蠶食
矣我且不能遼何暇朝鮮朝鮮盡則倭又一虜
也更數年無遼矣然則鎭武之功天下之功也
初公至遼遼不能爲人公爲之請餉遼用有腹

請馬遼用有足料士訓勇遼用有手殊戍于郵
遼用有血脈明斥堠嚴偵諜遼用有耳目核功
罪必賞罰遼用有氣而公與咻督厲將則父兄
時則師帥自爲心膂乎其中於是乎遼乃爲人
而犬羊虜矣七月視事十月創虜一何神速也
東虜創西虜走無復敢深入小酋俄乞市往往
徵虜情輸我我得緩急爲備自是諸救朝鮮者
道遼如道內境竟掃倭東之朝鮮乃無恙而皆
遼矣吾故曰鎭武之功天下之功也方虜欲入

公募能得毡裘首者立與五十金特許馳馬絕幕府中道出目送之寵甚觀者如堵咸骨騰肉飛相與言公言一戰而存我遼死猶爲之況未必死乎故戰咸自百右屯既完則引守將上背慰勞之幾欲下拜父兄師帥一不當如是耶此遼人所欲得爲心膽者也公嘗言事務實効耳紛紛飾觀聽何益語有之救火之家何暇白其家大人故公事事三年可無疏不疏疏必直抒橫貫委曲反覆根極情狀而區畫之一一會文切

理如指諸掌筆所未躐意已前暢使人讀之未暇竟而首固已肯矣昔趙充國上金城方略殆無賸語房玄齡陳事千里如對面談之兩人事則其文左丘明最善言戰政司馬遷次之之兩人文則其事辟趙房所自言如鏡入影左馬善貌人並神情得焉予嘗恨不合數君子爲一人今庶幾于公見之矣公起家年少文章政事名稱傾一時試武遼東遼功于天下比復以賜劍豬播州然固挫虜緒餘耳　上方倚公如長城繼自今經緯事業顧何啻遼播予獨有感于公之言遼也者曰無歲不災矣虜得我民猶務固之我實有民而莫之或恤是留之我而死不若掠之胡而生也斯言也痛切至深皆他人所不知言不能言又不肯言者即痛哭流涕亦不是過嗟乎天下一遼也公豈獨爲遼言之哉

稱號

縉紳

孟洋

訥齋序

射者操弓撫矢及其將發也引而郤鴻鵠將舉霄漢之上躡距伏翼君子之言訥而已矣訥學者之務也黙以審辯藏以括發謂射者之郤曰還謂鴻鵠之伏曰止則病矣君子之不言者四弗通不言弗順不言弗精不言弗乎不言俾斯通察斯順擇斯精踐斯乎君子有此四者雖欲無訥不可得已是故潛求周識詞之基也虛心下問辯之媒也沉思審度聲之節也藏身力行

說之符也闕其一則殆二則昏何假於言爲河以委蛇而後能遠山以陵遲而後能高言以修默而後能善故訥學者之務也有德者詞寡多言者實微譬之若持燕石誇於荆人之市而卞和氏方且退退焉自守其璞矣今夫昏夜星宿列焉河漢爛焉三尺之童仰而觀之無恠色春月而雷震驚百里聞之者如聆鐘鼓之音何也其時然也晝星冬雷盲瞶知異君子道有諸已言出惟時審幾於達變察理而循物舉近以該遠省已而徵人已視之便便人視之嘿然故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吾見訥者時然後言矣未見不訥而能言者矣夫小辯害大智巧言使信縻賜言屢中夫子嘆其不幸宰予能言負攻觀之誅謂其不能訥也仲尼之徒惟顏曾其庶幾已而曰回也如愚又曰參也魯如愚云者猶訥之謂也魯者鈍也夫豈二子之無能言哉甚矣言不可以不慎出之不可返也入之不可奪也書不云乎惟口出好興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乎白圭之戒訥者免夫范子名言訥齋自警也言之友咸贈之詩無涯子作序

鄭洛書

虛谷序

友人姚君在明以虛自命予曰天不可名道不可名命之曰虛若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侗侗乎能憬憬乎能空空乎能忘法象乎能棄糟粕乎君曰吾有取焉上不在山下不在溪泉茲爲口川茲爲腹山林畏佳萬籟怒號或叫或譹或宎或咬唱于而隨喁喁而應大和小和調調刁刁斂而藏之翏翏寥寥此何爲哉吾取諸谷予於是信君之虛也夫谷之虛有謙受之義有感應之機焉受而不感則槁梧君子不能也感而不應則㲉音君子不爲也君子名矣無爲名尸謀矣無爲謀府五性其運耶七情其發耶孰推而行是機緘其不在已耶飄飛者人間世耶雲者爲雨耶雨者爲雲耶噓之以風歸太空耶彼其法象非無糟粕固存行之以入出之以天合

之以知覺違之以太玄其動也直其精也神神者生之本也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符去成執離常形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吾不知吾之為吾而豈知谷之為谷夫然虛之至也因序以歸在明在明隱几而齋仰天而嘯嗒焉坐忘

圖繪

縉紳

楊士奇

萬木圖序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恥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振之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飫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與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宮為釋老之宮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沒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縉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

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周瑛

省耕圖序

近山東郡饑公私蓄積無備民用大殍

天子念國本遣大臣巡視幸而上下獻謀公私協力而民有濟繼而議者以為天下郡縣宜增置治農官以會政致事制曰可於是郡增置判縣增置丞藩憲二司增置叅議僉事各一員專司稼政予友朱有巖為歸安丞有巖故儒家子嘗讀書知古今政治得失及從事督府掌行簿書精吏事既抵歸安乃擇其有關於農政之大者皆為提綱絜領分條布目頒諸其鄉而與民共守之每春三四月時雨初霽布谷載鳴軛單觧走湖上或肩輿軋軋行阡陌間與小民遇不為上下禮惟其情是達見夫勤者曰汝惟勤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見夫惰者曰汝無惰弗菑弗畬弗穫王賦不供有常戮見夫饑寒者曰汝饑且寒切吾膚吾壺飧之餘可飲食汝篋笥之藏可衣被汝如不得已吾為上其事于司于府以賑貸汝歸安附郭縣民習知官府事初聞增置官以臨已甚戚及見君善拊循之復大悅於是四境之內怠者勤勤者勸貧而饑寒者感君言

如飲醇醪如挾纊然而一時田野大闢公私蓄積隨處而備而君之聲譽亦殷殷上下間嗟夫農之政大矣昔者成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而於鄉遂皆有官用以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察年上下而出斂之以均民食而賙其急以故民不告饑卒告饑亦有備後世建官於守令之外詳於他職而農不置官間守令賢者用心農事其否漫不加意一旦有急民相枕籍以待盡如山東之殍是已然則農官

之罰其可少哉朱君丞歸安嘗作省耕圖以視
子子以其重政本也故不辭而爲之言若夫課
農之暇而得湖山之趣花木魚鳥之情則有詩
人諷詠在

蕭鳴鳳

南畿地理圖序

南畿地重事繁制使撫按各分土而治惟提學
用御史一人總之南圻地理固當有全圖在提
學察院則似尤不可闕者鳴鳳承乏于此始命

繪而刻之石焉大抵南圻形勝在江淮二水漢
北流入于江河南徙入于淮然後皆東注于海
是南圻者四瀆之所經也鍾山逆江而上鳳陽
泗州與淮相蟠結皆堪輿家所謂龍盡水會之
區我　朝　祖陵在泗州　皇陵中
都在鳳陽　孝陵都城在金陵江淮山川
之秀悉此焉此固天祐聖人所以立萬世不拔
之基者乎及觀天下之後勢南圻控江則皖城
姑孰扼淮則壽春盱眙臨河則彭城潁亳鬬斷

處脊息之下青兗陝洛江廣當衝喉之衝有天
下者之所必先也此固聖人承天所以開一統
無疆之業者乎乃今觀乎斯圖審形勢之要推
基業之繇則知南圻之民物誠腹心元氣之所
在也凡莅茲土者可無愼重之心哉故於是而
論風俗則我　祖宗培養之深必稱其爲
首善之邦斯無媿焉教事固不可以不敬矣於
是而計財賦則江南以彈丸之地而尤爲重國
所仰給其不窮竭者幾何民力固不可以不節

矣於是而較豐歉則宜欽諸溪赴江有通滯吳
中巨浸下流有開塞徐楚以河徙遠近爲乾潦
京師以漕運遲速爲盈縮水利固不可以不講
矣於是而慮常變則都城廣矣而兵難數長江
險矣而操難廢潢池流劫無備則易警海濱嘯
聚久道則易玩武備固不可以不修矣引而信
之觸類而長之操其始固將防其弊採其末不
若療其原職思之道咨諏之益蓋必有交相發
者其於腹心元氣豈可小補云乎哉然則斯圖

也其視古之敘禹貢述職方埊凡雖遠而心術不殊因乎此亦可以測乎彼如有取之者其必有所感也矣

志書

縉紳

任瀚

順慶府志序

順慶當劍門白帝夔涪渝閬之中而果州之故處也天下有事夔劍門諸州先備而果獨閒暇

自保不為動以其非要害之國是故無斥堠壘壁亭障徼塞之名先主下峽窺吳出棧閣拒魏明皇僖宗前後幸蜀皆取道潼渝而果以偏郡不得蒙一見翠華黃屋巡幸之所不及是故無宮闕臺榭明堂京觀樓櫓之制郡城在天地西南山川靈異旁魄而鬱積嘗所出忠義瑰偉神明之士往往聞天下而人賢物怪埋不並鍾是故無璆鐵銀鏤赤盪玄砥鉳璞砮砂竹箭絲枲文羽之貢若是者其為郡志宜簡約易辨而久不志者無以金石考信之務缺與將為長吏者不能不奪於行宮羈旅之懷而凜凜乎其未暇也朱侯博文修政風雅所宗謂予嘗待罪記室理於郡志嘗有所述稱而不知余之不可為此也以射傷者終身不操矢世顧不諒余哉今志草原出郭睿是題編而侯與師儒吏相裁訂卽余未嘗一言入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今列國亡史久

矣安知後來者不有取於此志而幸其僅存如夏時坤乾者乎常璩譔華陽國志郡鄙頗之然不達史體而多所參附人以為病陳著作譔郡人也有良才史嘗譔三國志者舊傳而獨略郡志不著近世吳使君伯通雖著則又自以不滿意不欲表行於時而尋以散失乃知山川人物之顯晦古今秘文之傳不傳莫若有期數而不可為者況乎其與廢成敗有大於此者乎吾既樂郡志之成而又悲前代著作之徒不遇吾是

以不能忘言也過此將去遊海上與世不繼者
言

許應元

蒼梧軍門志序

少司馬括蒼應公著軍門志成授應元曰子爲
我敘其意應元既辭不文不可則受而卒業歎
曰嗚呼意遠矣而何其憂之深也今天下言夷
狄之患者北則胡南則有兩粵之夷然而胡之
情在目睫之前而其備常在千里之外粵之形

在萬里之外而其患乃在蕭牆之內也何者胡
人所居絕遠其欲入寇中國率行空虛之地數
百千里然後乃抵塞下堠望誠謹則可以知其
聲鄉而爲備故曰在千里之外當路塞去幾郡
遠者數百里近乃一二日耳羽書可旦夕達也
故屬者常得以天下之力而備胡故曰在目睫
之前也夫兩粵者絕南裔夷之交也山海谿峒
之變與諸郡形錯壤接並耕而爭食之保固恣
睢不御詬言苟得而已不顧死亡自昔上仁之

所不懷而彊武之所不讋也嘯集鳥散亭隧隔
塞之所不得施甲盾劍矢之所不猝備也而粵
之民無歲無夷寇之驚矣然而天下知胡害而
未睹粵憂者胡近而粵遠故曰其形在萬里之
外而患乃在蕭牆之內也夫粵之夷非能爲中
國害也然一日不備則嶺海震蕩　憲祖
晰其然故開府建節宿重兵於蒼梧授大臣以
不禦之柄爲萬世規深遠然而石畫之老屢建
夫誅討之勳薦紳大夫摅鈞深致遠之慮鷹揚

爪牙之士效執訊獲醜之力士馬甲兵之盛煇
赫乎遠方技擊蹶張之用便習於士伍志之所
云亦信矣然公顧且以爲憂者何也嗟乎是乃
公之所以爲憂者也先王之致武也國曰動郵
民隱而除其害夫粵之用兵亟矣粵人之力屈
久矣侵盜之虞有迫而師旅之奉無緩斯坐敝
之形也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
夫況瘁夫旗章之盛委屬之重可以爲寵已而
君子以爲憂也憂故慮詳慮詳故事善事善則

盰庶豫盰庶豫則武節奮此勝算也故公再克敵而民不知嗟夫心之疚矣瘁豈顧問哉然是則奚用志也傳有之曰釆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夫司馬揖讓之法存而三代仁義之師猶少概見於後世牧民形勢乘馬之篇著則攘夷之功春秋有紀焉況夫盛時之所以始憂勤而終逸樂者乎胡可廢也胡可缺也廢且缺者衆其歸至於萬物不遂而四夷交侵故先王重之然則公之急

於志也者其又惡夫缺也哉嗚呼意蓋遠矣

蘇濬

安南志序

安南介在粵東西及滇南之間粵東滇南繇海道入而粵西繇陸道入故頒朔傳檄以及上表進貢舉繇粵西其地形便也正嘉以來安南黎與莫二酋互相雄據爭欲得中國之典爲重而
國家亦察其情形隨宜應之覊縻勿絕耳迺莫氏中微黎氏復興旁觀之議幾於盈庭矣大都尹銳之士以漢唐郡縣爲名必乘鷸蚌之勢清漲海之塵欲變夷即華而甘心焉老成之臣惕宋元之遺車而佩　高祖之遺訓欲以夷治夷如嘉靖間故事濬聞今昔之情不甚相遠傳曰上者因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治交夷亦若此哉西京之旹寬以文網而因其習俗故其民安東京之旹導以禮法恐以兵威故其民疑至漢之季而吏病民民亦病吏幾不可收拾矣唐宋而後尤有甚焉墨吏利於山

澤之貲以安南爲奇貨豬山而治竭澤而漁虎狠之性反噬隨之其號爲強有力者喜以功名自樹今日召募明日徵輸馘首未聞而捉襟立見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元姑無論我　國家威德邁西京遠甚然取之而不能守也則其故可思已西漢時交州置官爲刺史者一爲郡守者三邑令不數數我　朝則列爲三司分爲十七府州縣且以百計而又鎮以中官彼其人豈皆飲氷茹蘗匪躬之故耶聞之掌故若叅政馮

貴已有蜚聲而中官馬騏尤甚初政若斯後將安極民之胥而夷也勢也昔合浦郡多墨吏珠移之交孟嘗爲郡去珠復還嗟夫今之世安能盡得若人布之南交令夷人不敢輕中夏哉

邊備

縉紳

鄭曉

皇明北虜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凉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圉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以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鉋繫於掖庭本兵雉經於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

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設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狹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庸既潰羈靮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撤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跡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邁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窟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頗茲譊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璽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

封茍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强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幾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闕臨扣關庭知我地利瞰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以是閉關卻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纒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郎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

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巳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秉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師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惑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

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獫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鄭洛

諭虜俗言序

國家受北狄款開關市斷自辛未今十五年余自己卯總師會俺答西牧回無何俺答死黄酋

立吏革办午文字廬寃伺堠當路塞單于僕左
右賢王日使大當戶乞我嘗我詗疑我兆離萬
狀余謂北狄卽犬羊乎與人性近可譯而通也
若當關者厭腥羶簡事或懷疑示狙詐卽可療
虜幸一旦無事其謂撫何余司存也豈敢忘職
余故每於長酋使使至卽進之階譯彼陳乞宣
我恩威日刺刺數萬言夷不省不休不頻首服
亦不休有日中昃不暇食者事載紀略中惟單
于若屠耆同宗種昆弟子不面相約者則諭以

昔昔從俚欲譯者易不厭長欲聽者入不謂不
復卽徵詞隱語時出機鋒又皆本之眞實應以
整暇而緣其情之所必至故虜亦無違言忠信
篤敬蠻貊可行聖訓旨乎哉六七年來或却其
無厭之請或寢其不逞之謀或咫尺去而反側
定疑懼釋桀者馴鼻者伏彼乞我者讐之狐俚
垂涎窩烏卒不能奮蜚攫取嘗我者嗜漢財物
讐之羣蟻聚擅拂之亦不去詗疑我者讐之鵩
梟皆懷好音噫誰謂然哉茲役也宗社威靈

天子明聖文執政坐帷幄中與邊父主持
假閫臣以便宜故不佞肅將明命永肩一心不
然余不佞豈能及也余讀史見彼漢廷所遣單
于書及單于書具在若和親相伯仲稱天子丈
人行歲幣爭獻納二字彼豈不謂盛時視今所
爲論與名王所爲巽辭稱臣者霄壤矣且也枚
升何爲逋逃藪今大猾雄龍庭下詎僅一中行
說哉虜方寄心腹倚爲左右手而猾卒不能慫
恿虜爲尺二牘以加我則繫天朝靈寵之重奪

其心而所以諭之者無乃辭之不可已乎余既
紀撫馭略暇日取所爲諭虜有要領也者各附
以番文聞其事緣輯成帙題曰諭虜俗言俗言
者何謂非文告之辭也將刻之幕中以諗同事
故敍其所緊者如此若夫警戒無虞綢繆未雨
保和元神而對揚靈寵也則帝命孔嚴臣有常
憲矣不佞日思與封疆二三子共圖之茲游談
耳又何道焉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序五

贈送

縉紳

宋濂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

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遊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塡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

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鈔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爲贄其辭暢達與之論辯

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奓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贈龍泉簿蔡君序

玄黓攝提格其月白余氣清候冲鮮颸襲衣虛悅生白而走也獨居有美蔡君龍淵之涓容儀侃侃言辭熙熙不觀其行心已必其有爲詢之儒紳僉曰韙哉是夫也民使民馴呂綏創傷未

平摩而嬰之流逋未復宇而寧之征賦方繁均而則之妖慝害稼祠而斥之吏有所程娓有所依自此而升其誰曰不宜世有恒言虎豹師師據山之巖而百獸辟易者則以其威鷹隼𩙪𩙪游林之隈而衆鳥讋服者其力之施當世變俗移愈囂而漓方將峻法以繩其奸而寬綏是務何言之迂嗚呼噫嘻民其殆而物之生也每閼秀於冬霜之慘而甲折於三春之暉雖安桴粥麥秀兩岐較之殘民以逞而傷天和者又孰是而孰非不有伊人其岀于危微吾於蔡君之重而感慨於斯白牛老生援毫引辭以白其勤以揚其輝以播於時知之者謂足爲在位者之戒不知者以爲可怒可愕而詆余文之尙奇

劉崧

送畫史李約禮序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

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晳曰黔也曰黑而精很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嘗謂史官爲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爲書或徇愛挾忿爲美惡高下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備人莫得而議之而彼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位形采肥瘠長短廣狹之際分毫

奕戾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繇是觀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若書史之筆而余之所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者爲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宛然能使見者卽知其爲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盈縮於其間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輒爲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也人莫有能得而議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茂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

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孫作

贈筆生張蒙序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别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生法

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爲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兎下上犇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宜湖又

山郡兎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强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强腰强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强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始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

庠之下矣生諭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將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稱也

陳循

送楚英上人序

學於佛者有三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其爲書奚啻數千萬餘言而其大指不過欲人舍惡而趨於善而已自世之學佛者以

爲其道在於屠割烹灼以苦其身茹淡含辛以瘠其口禁絕念慮以死其心否則奔走卑辱以崇飾塔廟爲務然盛薰香以敬禮其師如生誦其書至百千萬遍以爲可以弭禍成福或又攜衣升坐爲不可知之說以相問答視通窘爲勝負要其師之舍惡趨善之意固如是而已哉誠使正行順履而非善不爲愼乃出辭而非善不道恬神靜慮而非善不入於心則其所以被於身說於口行於心者何往而非律非法非禪哉此學佛之得者質之吾儒孔子所謂非禮勿動非禮勿言思無邪者是也佛以直指人心見性而成猶吾儒者存心養性事天之意要之舍惡趨善皆本於心豈待求諸外哉上人楚英嘗以佛學爲其徒之表率久矣今年又用薦者得住持于嘉禾之精嚴寺其素所交游者今欽天監五官靈臺郎潘緝熙屬予序以爲贈楚英謹持戒律者也茲又將表率其徒於一郡故予取其師之大指有近於理道者告之使之相與勉焉

丘濬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令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即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

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勃然
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謫豈獨
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
弓矢帕首袴鞾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映
從容衣進不休首戎器郎以得譴大府帥之見
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
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猶馬
首候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與既就館拱手
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呂

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
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府及考其所
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
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
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
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媕阿
隨人後舉進士郎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
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
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
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
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弓射數十步之遠
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無
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
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賜勢利之際則厥角
稽首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
久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有
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
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羅倫

送陳僉事夢祥歸番禺序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
後世乎人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
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譏於一夫而信於天下
君子之心初容有待於天下後世哉而天下後
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
可解於心也蓋嘗觀於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

人者險之柔剛常正柔常邪剛常明柔常暗
常公柔常私剛常大柔常小剛進柔退則成泰
而天下蒙其福柔進剛退則成否而天下受其
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
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
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公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
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
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
謫去太守屢抗强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

憲九載不遷辟譴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
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僉憲以之虞廷之剛登
之阮天後世之剛擠之落穽聖人作易扶陽抑
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惟恐其不衰何獨異
於是哉埋輪都亭請劍上方幸今世無斯人有
之待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是以畏天命而悲
人窮矣先是侍郎原公巡視江右謗書連悁公
曰夢祥爲男子吾乃爲婦人欲驅十世男子盡
爲婦人柰何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

常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當
世同流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於後世也或
問僉憲太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子乃與之何也
蘇子曰士患其不剛常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
耶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爲此論者鄙夫患失
者也僉憲歸矣以直養而無害吾見塞于天地
之間

王鏊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
先生景元其爲人也剛介峻整人有善能揚之
有不善能斥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
者也其一人曰今南京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爲
人也剛正博大人有善能取之有不善能規之
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二人者其
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富貴在前一言
之詘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在後一言
之詘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地同

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得而友之儼乎其若有畏也藹乎其若有得也其爲益蓋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公二人者其猶有前輩之風乎雖當道者亦云然終不用也故景元止一諭德而先生有南雝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教之治之者宰相也教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亦足樂乎若是南北奚擇焉先

生之行工部侍郎彭公請予言爲贈若先生者雖無請焉予固將與之況重以工部之請乎固不可而默也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浮梁於江西爲大縣縣大夫職親民境內張弛行罷皆得專之凡進士作縣上官殊禮示優政成召入爲御史達官往往有之若是爲其猶不能無介然者予請爲君說之夫縣之難爲非直今之世也今之世爲甚此固未易言也獨今世所重者進士自一甲外銓部隨闕注選二甲內主事外州牧三甲內評事行人博士外縣令皆據一時名氏後先爲差而給事御史則簡拔用之其簡拔非必盡以行義文學知識也獨祭之須言之間其所謂先後亦無大異今日之所謂先則前日之所謂後也今日之所謂後則前日之所謂先也近例出使還者又以名氏旁近爲定旁近內焉則內外焉則外內焉號爲京職秩崇務簡循月日可坐至方面其州若縣雖政績

卓然異等然且必五六年七八年然後及乎其初授矣其政聲不甚著聞者不得預若闒而不善事上官者不得預所謂京職者或蒞其境州若縣則郊迎庭參虔若弟子之事師甚者又從而刻轢之屈辱之其初蓋皆進士也其亦何能無介然者耶噫法固然邪奚又而不更也然吾聞官無尊卑得行其學而無愧焉爲達今世仕而達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乃若得一縣焉爲之仆者植亂者理蒙者化鰥寡廢疾者有養獨得

無愧乎其職也所學亦無負矣是送也奚[illegible]
矣內外之間邪

送劉學諭之曾山序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爲之學校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矣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爲重惟當道者思風化本原必欲得賢才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朝廷之所重也爲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因以爲重而士因

以爲輕當道者必欲授爲士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頋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今夫聞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知一州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敎一州一縣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有不如彼耶則何怪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爲御史者矣 祖宗之世有自是爲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今之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實未至也安成劉君錫玉登巳酉鄉薦今年會試在乙牓儕輩汲汲求脫君獨不然得河南曾山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爲世俗所輕重者耶今朝廷開再試之科立顯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曾山民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模範而陶鑄之必有顯蹟視偶得甲科而終無猷爲者孰多乎又況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羅玘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潟鹹鹻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產同在畿輔北赤縣其所隷同無宣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將何言君邪雖然君亦遽謂其

信同邪君自是而往三千之程舟是馬也至之日揿蓬而四矚焉離離芃芃者稻也無謂其艾蒿也烟之濛濛者墟聚之爨也無謂其野之燒也聞其搡然閧然者市囂也無謂其逐駭鹿而嗷譟也帆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羅舟也布舸也無謂其匲輛之旅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絖綺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倥偬者胥受之訴也無謂其真椎埋而剽攻也是葢不俟終日而巳較然矣其果同

乎哉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焉吏以漕用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固以其同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漢既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莊達衢輓牽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次水之山且磵崙礌砢錯以壤地爲蔽城爲竹溪爲房縣更入數驛則環遰稜結巃嵸峚崔陰森蔽翳莫可名紀西極利閬南接夔巫東盡荊江天下之大藪也故中原阻儀民相望是流入采拾草木實以苟須史往往其常也然而至是乳下漢水茫洋未易以亂必息肩焉夫以蚩蚩之氓什伍相聚椎埋剽寇不謀而起而況朝人而莫鬼者稷稷而處濈濈而譸其真甘偃馬莩於路而爲鬼乎於乎吾固爲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聞往昔其爲縣者或一歲而罷或二

三歲而罷皆民許而譴黜之耳雖然吏墨而皆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際而且罷吏爲乎吾不謂其計得也吾嘗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馬首指顧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爲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鄉有渠數萬斛川有新梁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舟廬井有伍伍有兵里有邏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爲之曰知縣熊君爲

之也噫其熊君自爲之邪熊君用光化之民爲之也然則前之爲中原憂者光化也前者訐其長上而譴黜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吾所爲重其人者葢如此君來考績吾覆實之果然君豐城人也豐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也於其反也屬吾言以送之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譬之人焉隴蜀之喉也於中國爲項領勃渤海也碣石今淪於海要皆在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爲尾閭洩西維之水而脉絡貫首尾焉隴爲秦野其位輿鬼其舍鶉首其宮巨蟹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爲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析木其宮人馬其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爲[illegible]也柔柔則爲沉鷙其遁也爲激射焉今[illegible]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爲之者故然[illegible]闕太白其卑近日其高遠日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偃兵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爲兵災亦或移而爲祥其躔次靡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是也今乘輿所駐北極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于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者從天精

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始者卒不入于日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晉有梓慎鄭有裨竈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賴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在焉豈出羲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典術艾昭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重其世也少其

官而欲勗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憲允德之愛人至矣然昭業已爲是特充其官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泰有星家自昭始如甘石裨梓氏可不可乎予故於昭之自燕歸泰也姑與之論燕泰分野所以薄試其術而登跡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成人否乎

林俊

贈方松厓序

五行具而五性分酸甘辛鹹各一其味而各相

入也故皆易知惟苦獨無和酸甘辛鹹各有好惟苦獨無好翰之蓴亮之薤元修之菜槎頭之鯿通印之子魚岷山之蹟巴[illegible]蜀之椒桂解之鹽調而和之其皆相入也均之爲瓜不削者必苦均之爲李不摘者必苦均之爲笋獨成竹者亦必其不甘于味不相爲入者也古之人行之苦有喻矣蘗是也政之苦有喻矣荼是也苦之不可近如此宜其好之者獨也抑間之直木先伐井甘者必先竭又患夫生于材者之爲已衆也苦無適用之材而亦善收有自壽之利其未可少也予弦直不介泥古而病爲通醫之於味所謂苦也落落無合動觸世機好械者之所棄酸者所色喜而心遺者也無適用之材而又不收有自壽之利予之苦尤乎其不相入也然亦有聞其風而起抗衆詆而不奪者其故何謂耶予取友於天下與其一鄉有未及一面而自謂知己肯肝肺相示久之而益見其親若松厓君者其是也夫善化者運獨爲同予僅安于獨

者也然私計之苓連梔蘗味之至苦者也自相爲類而自忘其獨故雖盧扁不廢夫調益元氣雖不敢與參苓同功然燥極脈脫氣促而神昏以絕一轉息間熄薪止沸苦亦奏有微功矣夫神完氣足腠理彌密內體固則外邪不能干置一苦於無用之地醫之至也松厓其無思置予無用之地者乎松厓有學識操養以不涉婞阿忤逆瑲意退伏林下及是起憲副監軍川東而復川湖南也予亦欲東者因敘所贈處者如此

楊廉

送太守王君之任鳳翔序

漢李廣爲上郡太守擊敗匈奴馬援爲隴西太守擊破先零諸羌唐安祿山之亂顏真卿兄弟並以太守募兵討賊諸郡響應孰謂今之太守非古之太守也近年北秋出没烽火通于咸陽虜騎至于秦涼自陝以西居民皇皇　天子既命將出師矣於去秋則以御史馬君守西安於今春則以御史郝君守慶陽郎中熊君守

臨洮王君廷晃守鳳翔皆擢自南都寔一時之選廷晃將行郎中黎君允正都事劉君廷益謂廉於廷晃爲進士同年合有言以爲贈廉謂李廣馬援之事雖未可責之儒吏然二人皆陝西人才上郡隴西諸郡南山之下田牧之間其有如昔之射虎與亡命者乎相與講求滅虜之策或轉而聞之於大將或自以用之於倉卒非吾職之所當爲乎三秦豪傑自昔有稱召募之際必得習騎射負俠氣如李彦仙其人目瞬如電

鷙勇絶倫如韓世忠其人非吾職之所當爲乎然猶未也頻年出師餽餉弗繼以府庫之財而招輦運之商則有權豪侵尅之弊以郡縣之民而任飛輓之役則有鬻產賠償之苦不在於爲守者之責乎猶未也陝西之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逃移且過半矣沿邊郡縣至有空村無人者繼此有警芻粟誰與供召募誰應若是者又不在於爲守者之責乎是數者拊循其本也轉輸其次也詢謀召募又其次也廷晃初守

忻州令行禁止及還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自尚書以下俱以老成器之然則前之所云廉安得不於吾廷晃有望哉近雖傳報虜已遁去然汲汲圖惟正在此時冒頓匿其壯士肥馬惟見老弱羸畜皆其故智必在我有備萬一犬羊奔逸鳳翔屹爲陝西保障朝廷論功行賞如前代故事郡守入爲三公則豈獨交游之幸同年之光而已哉

李承芳

送同年彭鳳來知巴縣序

程叔子在宋出居於涪著易於涪之北巖其心固安於涪也自古聖賢樂天知命安土而敦乎仁蓋無入而不自得焉順逆非所計矣叔子未年蚤有所得也蘇子瞻安置黃州時放思於詩賦取樂於山水之間而善政亦多所成焉其流風餘韻足有動於後世者矣二程舊云河南人而地實今黃陂是也黃陂見有跡記存焉夫叔子以齊安人而興於蜀子瞻以蜀人而興齊安

二子者皆可為百世師也程蘇在當時常不合而後人論其跡至若冰炭者焉以予觀之二人之不合皆中年時事其心必不深論也程伯子謂王介甫青苗助法實吾黨激成之耳夫天下之事如水然順之則順逆之則逆也子瞻高曠非介甫執礙者比使明道與子瞻同立於朝必有相得以成其美者有宋之治其殆庶幾乎叔子子瞻之事古人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類耶彭君鳳來同予庚戌進士也鳳來黃陂人黃陂去予武昌嘉魚不二百里土俗民情素相近且為通家則予與鳳來故知深焉鳳來聞道者也夫道之大原闡幽于易人之性情正始於詩夫道與陰陽剛柔之理屈伸消長之幾一而已詩有列國凡天下之風俗性情而盛衰得失皆可考見焉夫程著易於涪蘇放詩賦於齊安皆有得者也鳳來治詩兼通於易故予以二子之迹語之而所望於鳳來者尙矣夫道也者海之謂也政教之源也守令者政教所寄道於

是乎流之者也鳳來得於蘇程焉則知海矣韓子曰望海焉知沿而不止其可量也哉仕與道偕進不復為鳳來言也

李夢陽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塡塞路衢道旁觀者咸歎息爭

走覰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

天子幼冲執執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者雋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

天子廉公有决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

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卽使公决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駪駪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次之以時消長形焉故士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願仕者不至故曰卽使公决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旣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顧璘

贈呂涇野先生序

涇野呂先生可不謂天下之士哉非以其科名也觀其言必繇衷行必繇道其事君也耻不若舜禹其交友也惟恐不竭其情以善養人人有不歸於善愀然若擠之穽也居江南四方來學之士戶屨常滿璘聞其教曰孝弟以德志義以明操誠篤以積眞入聖以標準嗚呼使其道大達於天下其去平康正直之化殆庶幾乎斯爲

善誨人師也已今天下之師有三曰文辭曰經義曰道學文辭者選辭鍊文擬量作者掞國家之章采誠不可缺然其務華失實不底於大義使人蕩而忘本君子所懼也經義者拖六藝之遺蒭繹衍說涉獵支膚不爲無助然破裂聖真假筌蹄以干利祿一切不求之身徒美口耳而已道學者談性命之微別天人之分雖未必實有諸已然指示門戶剖析幽眇庶幾究大道之實際及其敝也立異尚新不遵先聖之途軌槷

持玄論瀆諸孱孺失區別之教悖善誘之法使人躐意高遠廢下學而希上達視前二端取利差大其害亦隨以甚孔子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又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豈有所隱於小子乎等固若是也是道也可以自成不可以教人璘嘗曰夫聖賢之言或以教學取諸切已論語所記是已或以明道究厥始終中庸所述是已弟子者猶未知孝弟而遽語以天命之原篤恭之極得無長其僞妄也乎故一貫之教非曾子子貢不敢舉以告之懼罔夫三千之徒也璘爲是憂焉久矣是以閩溼野子之敎及奉其心腹恒樂爲之執鞭也先生今奏符臺之最枉過言別曰吾且歸高陵矣璘恐東南之士遂失所師故具是說進之先生果未優釣軸邪庶幾一來以惠吾鄉小子尚亦有據依也

贈鄭子唯東守德安序

三山鄭子將守德安過東橋子曰淮不佞皆爲司徒郎惡夫惰也而好舉廢或失則煩惡夫隱

也而好直言或失則激亦既有懲矣今且從外吏之後將亦不利於斯道乎東橋子曰惡是何言也事苟不廢安常爲功何尚乎首議人苟無過與善爲德何取乎過論君子之取舍揆諸道而已矣夫何容心之有是故知其廢而不舉者是見大廈之顛惜一木也知人之過而言不直者是見沴厲滋之以參苓也陷人於敗亡謂之不忠況以從政乎哉太守百度之綱舉之猶懼其廢況憚煩而安惰乎承上臨下言不直則養

署於政且流之民也況畏激而趨惡乎予行矣宰予之故與道爲徒雖三公猶是也至於毀譽利鈍人作之天成之吾又何與焉

王守仁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聞之蹌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傷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

則人之待之也易以傷從而自傷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傲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何景明

送王侍御按湖南序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南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史有舉其職者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爲御史者不亦難乎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子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主人有使其家監朴僕者僕怨而罵監孫是觀之御史誠舉其職有不于怒府怨者耶景明曰夫今御史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情賈監亦不以僕怨廢

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別淑慝非任喜怒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怨而怒又曷辭焉

送周子令宣城序

進士周子賢爲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山狐貍不穴長衆之治弗可恃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子聞若柔而人藉之澤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

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驅則行馬控則行驟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熊過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王大夫旣典司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之爲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記參諸舊聞其地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胥之墟南面以臨衛鄭莫能當者盜興敗之後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國也昔秦以其强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有害也然河曲卒困於趙宿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益爲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滅燕宇文㢡策舉齊廉不踰汾曲走出爲師凡東境之禍固皆掠境平陽者周鎮王璧城齊擬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然則攻守之便適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非有秦晉之郄燕泰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亦後之然諸藩嚮善稱第者舊迺多參居其旁麗洛川諸偷故皆蕃落也負拳勇怙狡捷往往踰平陽潛入行盜侵毆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囚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參會殘石州此壤服之憂不得委蛇高枕者也夫蕃之雜久矣卒欲去不可得籍第恐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修舉然不可

顓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藉修其孝弟忠信則親上死長之誼詘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舊生鳩羽之刺雖以覊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頻蹙稱窮諄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命皋陶爲士茲土言不及兵蓋刑清政修内不格姦則邇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迺異也皋陶之命曰明五刑以

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
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主事曰正德中賊流
入境平陽人杖梾𥨍戕或持白木長柄績短刀
鉤鐮襦袒呼而逩之有夫附自樓救奪其妻子
者賊卒憚殺其裔道謂賁巳也而去之彼夫勇
可以赴義矣予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革子
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皐陶弼教而巳象
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況今之胠篋
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巳非以爲

可恃也

殷雲霄

送陳灤州序

吳甯幼侍先君子爲昌黎嘗與燕趙少年走馬
古長城下縱觀奇阨險阻虜可出没往來隙徑
徘徊慨歎欲問元順帝北遁之道而當時故老
皆無在者益天下之治久矣北覩大漠平沙漫
草浩浩無人行跡令人有封狼胥繫單于之感
當一　先帝休養華夷夷虜不敢少有問塞
上何如事邊吏曰持名籍軍門報啃歸臥無他
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雞豚或挾弓矢獵狐兎
爲樂南有孤山携椒漿瀉石上歌西山之章思
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游而不可得涕泗交頤
竟悵然而返時走碣石最高峯西望連巖邃谷
大麓多虎豹熊羆所伏游東則大海浩渺與天
無際隱隱數島如鳧鷗泛泊洪濤巨浸中茲其
有滄流瀣挾日月跨虹蜺招之倘來相與共游
八極之表者乎自先君子以憂歸今二十年餘

累憂艱遘疾疢避寇盜方且奔走南北學爲吏
求升斗祿以養親昔時意氣胝倣殆不復存今
因陳君之行而耿耿不盡忘尚有感焉昔嘗與
邊故老言北平塞外多山谷險蔽其山海諸關
乃虜人入貢道路夫有險則便以伏匿識道則
易以去來彼時常入雲中偷關獨不來此何曰
此正所當憂者時年少謾不復省爲何語乃今
知之夫人情常忽于無虞而禍患多起于所忽
近齊趙宋魯間無籍萑蒲聚千餘人左持弓右

杖數矢馳呼千室之邑閉門坐公館炰牛豚宴樂數日令其徒分剽掠村落虜子女玉帛揭揚出城去人無敢問者正以承平久民不知有兵革也况北平自古匈奴數入之地距今京師輕騎可一二日至可忽武備事不修哉陳君慨多大節其為守當有出于簿領科例之外者聊相與言之

湛若水

贈兵曹路君賓陽還南都序

古之為道也渾渾爾也今之為道也斷斷爾也夫道天下之公四達之達也今夫適道自東至者或以西至為非而不知亦猶西之視東也其可乎自南至者或以北至為非而不知亦猶北之視南也其可乎夫自達觀大道者其至一爾故言有殊立而無殊理行有異入而無異至古之學者傳而不議行而致同色相受也意相傳也善相觀也和相飲也德相化也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渾渾爾夫道一而已矣視聽言動皆心也情性微顯同原也內外動靜一理也是故知而至之存乎智默而成之存乎德化而裁之存乎義體而盡之存乎心神而通之存乎公道而無問存乎蘊誘而相之正而不岐存乎師友故夫斷斷者各就其方自其私見言之未睹乎大道者也吾友路君賓陽官學於南都志篤而行確與甘泉子相遇於金臺今歸而南也南中多學者然吾懼其斷斷故有以贈賓陽庶聞吾言者斷斷之說或息斷斷之說不息渾

渾之道不見

邵寶

贈太史羅先生序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予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黃道于其里因預為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內予問二生公道所繇城曰繇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繇之里曰繇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繇之既而公出予以問公公曰彼意

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繇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吾嘗繇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繇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頗皆不繇焉吾將繇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于京師蓋爲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沁吾將濟焉嵩霍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墜而卧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爲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

邑爲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巖絕壁爲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丘爲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爲古戰鬬之場吾又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觀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游于今爲勝稱之不衰吾嘗壯之頃雖西走關陝東涉嶺嶠南經婺越北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臯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繇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繇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爲文危以爲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公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紀紀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

其爲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亦何慊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舒芬

送劉振廷判德州序

言官得罪豈後世之事也舜之命禹曰惟口出好興戎則言之繫乎禍福自古然矣舜惟知言之繫乎禍福也又知保治之决不可無言官也故命龍之詞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嗚呼舜爲言官慮深矣夫讒說殄行人主知之而疾之乃使言官以其命揚之於廷而暴之于天下則其惡既不得容而言官亦有所恃奉而言之無恐雖巧令壬人豈得以眩是非亂黑白而文致其罪耶在舜之時已爲言官慮若此然則言官得罪豈後世之事耶後世有讒說殄行人主不知也惟言官顧其職而發之是以其言可信可疑而巧令壬人得以眩是非亂黑白而文致其罪也苟是非

眩黑白亂且將得罪人主矣嗚呼人豈有志於是世者肯姑試一節以取罪人主哉孔子曰君哉舜也意蓋廣矣今之足稱讒說殄行震驚天下者權臣也倖臣也宦臣也是皆言官之敵而人主不知也言官苟顧其職而發之未有不得罪而擯黜戮辱者也是故權臣之惡言官也在我　朝或陰中傷之或諷使人誣之或以文羅織之而因試其機弄其類益常相續於位不特于言官然也倖臣則逢人主喜怒之偏以蠹其毒其禍叵測在我　朝若張順馬順錢寧之類是也宦官之陷害忠賢杜塞諍口漢唐諸君嘗以社稷試其術矣然卒不悟者以其眩是非亂黑白已之所惡者使人主亦必惡而怒焉是以人主往往爲之分謗在我　朝若王振曹吉祥劉瑾畢真之徒苟非天錫　祖宗靈長之祚其禍豈特在言官哉崇仁劉振廷者剛大之氣孤潔之行性理淵深之學也始以進士宰慈谿政卓異去之日民若失乳母今　上卽

位拔爲給事中蓋言官也風采凜凜圖大行其道乃以論宦臣禁祠事爲亂聖德耗國用黜判廣德惜哉與振廷同年而官於朝者九人咸欲貽之且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今其時則世道之機亦有應之者乎芬曰然天不忘疇是可以爲振廷贈

丘養浩

贈茅平陽序

茅子新之擢平陽守過集齋〻請曰奚以治平

陽也集齋子曰夫茅子其亦行古之道也古之
道也者治之的也粤若稽古曰堯舜平陽也者
古冀州之域而堯舜之都也道茲焉在夫茅子
其亦行堯舜之道也茅子曰夫禹之民也罔心
堯舜之心也而矧今之民也是故堯舜之道今
也匪宜奚以治平陽也集齋子曰夫淳澆者時
也因革者政也神化者道也是故隨時變易惟
道之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斯堯舜之道也奚
爲而不宜於今也是故今之守也古之所謂牧

也堯之疇咨也曰順時已矣曰順事已矣舜之
咨十有二牧也曰食哉惟時已矣曰遠柔之邇
能之已矣而奚爲不宜於今也夫冀州之土今
固在也稽古禹貢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
厥田惟中中而何今之瘠而貧也然而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而利興焉而生有不遂者未之前
聞也夫唐人之俗憂深而思遠忠厚而懇惻蓋
有陶氏之遺風焉成師就封此風盡矣而何今
之滋甚也然而正德利用厚生而教興焉而化

有不成者未之前聞也夫猶之冀州也古也富
焉今也貧焉堯也昭明焉晉文也譎焉有不係
於治之之道也而顧限於時也與哉是在茅子
且也茅子爲諸生也予試之也見其談堯舜之
道亹亹如也其爲司農也如其爲諸生也夫行
視其所立爲視其所守而心通乎道者其敷政
必精充茅子之有也施諸廟堂可也矧茲平陽
茅子悛以告其寮董子何子林子何子謂董子
曰仁哉言也以堯舜之道治人治之至也以堯

舜之道望人厚之至也請書之以贈

王梅

送劉侍御守鞏昌序

余同年友劉尚友氏者陝之寧夏人也善談兵
余時時與論塞上事云嘗曰漢兵與胡兵値
往往不大利者此不惟戈刃犀鈍人耐饑罷與
否射藝巧拙性輕生重生殊也自兒時聞長老
言虜中馬產駒度能馳時必一二日節芻若乳
繫其母峻嶺而縱駒於麓毋且嘶駒奮而上有

及者有幾及而踣者山之半不能前者葢相當
也其及者爲選騎次以易中國茶茶固虜所急
是故其選騎亦時得之自金牌制廢貿人于行
私茶茶葢輕善馬葢不至太僕所俵與苑馬所
牧平居被障泥飽苜蓿非不隆然大也然而聞
摐金戰慄衝疾風四五前郤跬坡騰澗不能尋
丈亦安所事此哉自西泉劉侍御奉命西行邊
振肅風紀剔蠹舉墜則以其餘力絕私賈平互
市馬稍稍至日益良屬者虜大入關將吏嘗一

二挫之遠跡不敢近塞此其功不有在邪吾不
識西泉何如面目自吾陝之人稱名侍御者必
曰西泉西泉云他日制三邊爲天子作屏翰建
樹偉績茲人也哉余時聞尚友言則固識之乙
未春三月西泉以三載陟明出守鞏昌豐村金
子以告王子喟然曰尚友氏知言乎哉是用人
者之意也是將以歷試西泉子也夫鞏昌故隴
西天水郡地秦漢以來百戰之場羌戎隴蜀之
交而虜所數入出處也是故爲其守者貴知兵

事議大體子其人民教以知方而作之氣夫使
算計見效絲分錢穀毛舉一二獄訟此可於僻
郡陋邦耳西泉行矣以其爲侍御者而爲守則
益專以其故所施於陝者施之鞏昌則益習是
其以吏最不足異也因豐村之請爲道其故且
以徵新政云

廖道南

代撫序

何中丞伯植巡撫大同諸柱史咸徵言以贈內

史道南曰凡爾君子亦既服休服采歷試茲難
厥議云何諸柱史曰大同古中原藩屏之地也
玄嶽爲鎮紫河攸帶象離昴畢國野綿邈是周
之所造邦也鴈門爲隘馬邑閒阻雉堞延袤烽
堠世守是秦之所剏險也五原爲屏九縣開宇
樓煩以除膳陽靡樂是漢之所阨要也桑乾爲
限紇真保障元魏湯遺宮觀在望是金之所據
雄也是故知雄者可與執要知要者可與履險
知險者可與殿邦道南曰是謂識勢矣又曰大

同古英雄用武之域也賁武之關鬱爲戎壘蛇
鳥爲陣貔虎爲侶是周勃之所宣威也飛狐之
口曠爲開道椎牛饗士穆廬不擾是魏尚之所
施信也金龍之陰寥寥拂雲三築受降以綏夷
貊是張仁愿之所固守也雲中之陽峙爲金湯
阿犖授首以靖朔方是李光弼之所握樞也是
故知樞者可與用守知守者可與推信知信者
可與振威道南曰是謂識機矣又曰大同在我
朝爲鎖鑰之門也白洋之戰壓鑪晝霏神人

助憤兎石皆飛是　高廟之所耀靈也鴨
綠之征霜霰凜栗禽蒐草薙莫我敢角是
文皇之所揚烈也武安之鎭號令嚴明士樂
爲用寇弗敢侵是　宣宗之所崇勳也肅
敏之守終如其始積數十年人爭敢死是
憲宗之所表忠也是故知忠者可與樹勳知
勳者可與禆烈知烈者可與贊靈道南曰是謂
識時矣諸柱史曰何如道南曰勢也者存乎地
者也機也者存乎人者也時也者存乎天者也

乃若我失其險彼得其利呼吸倏欻存亡立至
是故雖有善地弗能爲所也我之良將彼之仳
讐下伐其上撫禦無繇是故雖有勁兵弗能爲
用也故得地而不得人者是謂無具無具者窮
己巳之變是已得人而不得天者是謂無應無
應者離甲申之變是已中丞是役也時之宜
時自我行察機之微機自我乘審勢之端勢自
我興興則得地乘則得人行則得天於是乎外
寧內輯遠柔邇能愼慮而從之於撫也奚其難

唐順之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
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鏜鞳騄發而駭
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
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
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
石鐘一處爲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當滿
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

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綠路闢百餘年之塞而牂牁兩江㸌燧帖息葢栢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驁帥數驟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蹩躠而不能展謀焉而卒不見奇展焉而卒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於西番南猺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

制安知不且爲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一不得專制如東南即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爲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任瀚

送唐漁石歸養序

五月朔　皇帝靜理居乾清宮司寇尚書唐公疏陳有老母在江南乞歸養母是日特遣中監持奏劄出諭廷臣唐尚書孝誼朕所愛重其令給驛去京師士人無大小莫不齎咨感動慕見光華公門下賓客有言謂公爲吏部侍郎佐銓事中外稱平及爲大司馬行邊威振河朔匈奴不敢出沒塞下今聞以新命去國虜必大得計牧馬內向舉部曲相賀非所示外夷爲國

利益不宜去尚書謝客不顧徑起入戒行李遣僕問舟出左都門行一時公卿貴人咸設供張飲餞潞河外使考功郎中任瀚前致詞曰唐司寇昔温嶠被檄之江東母進牽其裾不聽至絕裾去使與公並世當戮無赦今四方萬國修能之士有自少來集闕下至衰白不能歸豈盡無母媪在也司寇善自愛　主上神聖英察
太子少國家多事公與梁司徒不當去既去人望復來其來不爲宰相必爲東宮羽翼社稷永賴司寇行吾聞宛委若邪去公家廬不千里古多隱淪有道術釣臺雲石相望明御世久遠學士浮沉汨沒徵書不再至史官無所述稱徵公一兩人眞誠無以表重江海司寇起執瀚袂曰使賢者掌故吾得稱明處士唐孝廉吾不朽矣豈希朝命邪聞者謂任瀚知公深使載行事

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序 六

贈送

縉紳

王維楨

送栁濵先生赴平凉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凉境云知平凉苑馬寺事平凉在重塞複嶺間游軺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循故事集掾御署命坐呼茶茶已輒揖退坐私閒內吟臥自如興至則約與鼎空同理觴詠如此悠悠率用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曰士僻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卿栁濵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興則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

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凉道華州顧靡有弗樂於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卽說馬爲賵夫莫險於山谿之在馬莫遠於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乇卽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超河華北踰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逆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途平坂讓馬爭趨文轅繡轂讓馬爭服束牏石衆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煙水之坡莽蒼之

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焉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咲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訓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絶故脫驂駐圳休力養徒御者之法也投朋抵散儲精蓄晉

官家之度也先生又咲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訓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盖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至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服在　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卽望平凉去

喬世寧

送清浪鐵叅將序

鐵將軍往從新建伯征洞徭也能記錄新建伯征戰方略又能談往年征交趾故事會辰沅苗

叛都御史姜公將以六萬人平苗以將軍先往覘之諸山谷險夷徵發期會芻糧多寡犒賞條格器械所宜皆以狀聞都御史盖亟稱云既都御史至辰州而清浪叅將闕是時將軍爲都指揮有名于是都御史爲上言都指揮故才將也可屬大事且臨陣需將不宜遠擇請卽以都指揮任叅將便　上深然之遂有清浪之命

自清浪命下戰士六萬人全楚轉輸者復十數萬人無不以爲旦夕破苗者喬子曰苗弗易攻

也余聞苗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一也我兵不習戰二也溪水瘴霧人十九生病三也借力土兵勢必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役難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也故窮蒐則虞彼之伏獲日則老我之師信土兵則機事不密議夾攻則鄰援不協顧徒暴師霧露日夜守空山窮以爲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騏不如貍升木之捷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苗力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

勤天子軍吏也況兵集即遣兵罷即出是征無已時而費無止極也自宜正以來凡幾征矣彼未嘗有必殄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所以養威重而崇國防也余以爲持重不發彼安可測也輕試罔効適以示倖端耳故善攻不如拙守且有省重費也今沅州麻陽者迫苗患處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倣西北邊事多爲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燧舉即亟入收保而城中即出師擊之苗所來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來降矣乃又不殺降以倖功不爽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將軍雄略蓋世時方倚以征苗余竊計攻守利害若此將軍試采擇焉若將士桓武土兵助順賴

天子聖明殫全楚之力協川貴之熱計而舉事則非余所能及也

趙恒

贈吳溪謝君守廣州序

吳溪謝君自乙巳歲以進士爲南度支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至是拜守廣州同寅諸君謂予知君而又同鄉屬以言贈君之行君自少學古人書而能通其意欲見之於用既爲度支日與其所知者講求天下事慨然負經世之志其言天下之患孰大於積貯之不充者乎夫有千乘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有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況爲天下而無數十年之積貯積貯不充則上用乏上用乏則國家貧國家貧而上下無以相親如是盜賊不內起戎狄不外攻者未之有也

彼益賊不内起戎狄不外攻則莫如積貯積貯充然後可以和其民而使戴上使百姓皆和以戴上然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強矣我　國家之興天下戶口可若干而今倍之者若干墾田之數可若干今倍之者亦若干然而天下之積貯何今昔之相懸若是哉此無他在審其奢儉之端而已矣欲審其端在謹其出入之數而已矣今夫出與入之數者一歲之事也而欲使國有數十年之貯者必自一歲始夫歲之入也有常

而其出無常使無常者視有常者以為定是之謂儉一歲儉而未可知也使繇之而數歲而積貯之充則必自茲始矣使有常者亦無常者以為定是之謂奢繇一歲奢而未可知也使繇之而數歲積貯之竭亦必自茲始矣故先謹出入之數然後可與議奢儉之端察奢儉之端然後可與議於羸縮之計矣於是推本　國家百八十年羸縮之故而著之於書以為度支志大要使人讀其書而知若是則可謂儉若是則謂奢

若是可謂謹其出入若是則謂不能謹其出入又曰吾書之所言皆為上之積貯言也詩言千斯倉萬斯箱是也又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此為下之積貯言也是吾書之所未言者也夫古之治人者非能家賜而戶與之也惟其使天下之人皆耘織維當歲平而自為貯故上有數十年之貯下不可無數十年之貯雖遇荒年不待出上之所有以賑之而下無不足若歲平而厚取之及荒年而賑給之則積貯闕矣積貯闕則

復重斂矣故為謝君之論言節兵而不言增兵言省官而不言增官欲以是推而行之使下自為貯而不待出上之所有以為賑讀古人之書而古人之意見於書者如是也邇北狄內侵腥羶之氣近迫畿甸論事者不念　天子憂憫黎元之意爭言募兵列堡不知幾十倍於昔竭內帑之貯猶不足奉戰士為憂而求財之使日旁午於天下內地之民騷然困矣謝君之論其亦有可采乎否大司徒夙夜舉其屬不遑食

寐求其所可亟罷而行者次第請于朝人皆云不可無謝君也而君當之郡矣謝君之論而可以爲天下將一郡乎何有哉謝君之論而可以爲廣州如欲爲天下舍君其誰哉

趙釴

馬太史孟河東封序

制封藩歲一行今年秋馬太史持節冊同列侯封山東諸侯王往諸侯王遇遣使時先令人偵伺得史氏則喜爲得人節至郊設鹵簿儀仗迎

下輿騎從使臣後使臣亦騎至國門諸侯王先從間道馳至駐節所候節至跪迎道左俟使臣過方起朝畢進勞使臣設宴如儀宴畢必進問國事使臣率嚴諸侯王毋有以國事對者多逡巡而退此非但失使臣體亦其爲國之意輕也今馬太史行諸侯王重其詞翰無不爭迎太史與太史語次必問國事問必首及倭次虜願太史毋論曰此外事不足論當論內事夫外事猶肢體疥癬之疾耳湯熨至率解去內事則在膏之上肓之下得其理則調失其理則耗治不可後諸侯王必起而問故曰所謂內當治者即分祿是也我　高皇帝衆建諸藩枝本相輔然又深鑒漢唐而下直取法於虞子以國而不私以土一其親踈群其才智賢良而規制之使坐食民上此其爲慮遠甚然豈知其後其入有限不足以上奉侯國者哉即毋論數十世百世以後今周韓諸國祿米歲不能半支往往稱貸久當若何人臣不敢造事皆熟視而不發

皇上亦重議親不恐更令在諸侯王則是自爲之計耳計將安出計定則上不困國下不困民法令既行祿養亦贍茲百世屏翰之利也內治外可無大患諸侯王必矍然問計當曰此固自內發往宗室嘗有以分封婚嫁爲言者其論謂情有時而盡恩有時而止亦欲通變善治非不斷然可行而任事者莫敢堅請下之諸侯王議今竟莫有議者何也夫不知其後視其往不知其卑視其尊古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其義

一也尊者常君臨天下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爲之後者豈不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私其姓昂俎豆劃無窮之慕哉情禮至是不敢過也而於其所親者乃重爲恩愛孫一世而至百世湧無止亟是逮後之仁乃隆於奉先之孝也以故久則當議山東諸侯王世守齊魯習聞禮教豈無有百世慮能然其討而上請者乎此亦世運之一會也不然雖無外患而內日匱竭後終安支是內自耗之者也願太史發之此吾唯與太史語耳往見太史讀書中秘時即慷慨言當世事作九邊記以見志張相公龍湖見而稱之曰馬生奇材可大授非徒文章士也使當時能如太史言寧復憂虜哉太史博洽高義而又天與黼黻之性往往作事異人必不鹿鹿如它使下侯國者故爲之語以此至於登徂徠臨日觀瞰滄海過堯墟舜井周覽于靈光沂泗之間與諸故老賢士語其爲天下計必有出於吾言之外者吾不能知歸必有說

李攀龍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謂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知言哉所論萬古一事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閒旣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于金亭之嗟嘆永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蛇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

則所息將之耳既以強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
愈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
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
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
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
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莫遇之也四海而一
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
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
柰何非義而冀幸不可俟之富貴以心術之微

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
以怨一有嗟嘆即有咏歌言危則性情峻槩語
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
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
外者詩也予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
舍人亦爲余言予相於是也不然以予相之材
在吏部何憂不即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即世俗
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
進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

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太
過嬌失不復區別眞偽槩天下賢者於是而予
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哉直其去
也人皆知予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去也其尚
疑予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嘗
秋論報則職方逮詣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
爲奏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　天子傷

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誅國之臣即有嚴威赫
怒人何得測焉履善盖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
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爲陛下不取也
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虔劉
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
提重兵自鎮來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
不駢首戮也職方則微二秖臣已足對天下怨
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何如既大爲賊虐僶蹇

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
慶得討謫因疆場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為匈
奴報怨名　天子仁聖愛識內百姓甚於
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內侵甚於二三執事
之臣衆何憒憒無鄧公之見也即前職方孔章
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
顧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頌身
為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
人言北虜寇城下時職方數為請戰不許也先

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虜出沒奏
斤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顧善非不親
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
者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
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　天子
黨惡之怒而為無益不批鱗者哉復善素少年
甚舉也即宰相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吐儲出
見焉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
粵地哉昔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浸靡莫

皆同姓相扶未肯聽令思田疆宗岑氏為大詳
為內屬而羈縻自解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
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群無害也今苗夷阻兵
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
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濱西
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徼人于貨使沈沙棲陸
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瓌麗以雕被宮
幄而賓㨾火毳馴角封獸之賦不輸積於內府

有司者治之按劍相盻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
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浥輜重阻絕亏淴鋋
濫不可久居故聲教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
奸猾過嚴以為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逞
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為戰則枕藉城野又皆中
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乃而不甚惜彼雖侏
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徼人于貨而
譯者猾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
見兇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抑

揄笑中國恐也嵩使者五歲讞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寃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怠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反以夷伙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令禦者蘇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毅善論囚繼中時為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為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王世貞 原篇又讀之雅以高之

送趙汝師太史還朝序

故相江陵公之有父喪也詔奪之仍視事或曰非 上指也以非 上指故衆更惴惴履相躡莫敢頌言其非而九卿言官至有具疏請留者時趙太史汝師江陵所造士也嘆而曰此曹子即有胸無心祟弗發可耳而更變白為黑如國是何既而曰吾安恐遽負公小俟之冀公之尚能以歸請也既而日刺江陵喪所察之無歸色乃又嘆曰吾不恐公乃遂恐負天下且夫李南陽相而援羅彝正於公車為第一人南陽之有父喪而奪也彝正攻之彊辨之皆當是時彝正計以幸而聽則南陽與天下之父子俱無恙不幸不聽則天下之父子尚不與南陽俱亡蓋百二十年而中外大僚匪金華無有奪者則彝正力也今夫江陵公師尹也天下之所借以口實者也藉不聽江陵公歸易耳而柰何使天下之父子復之百二十年而更失之我寧

負公不敢負天下於是與所善吳太史各上章論其事忤旨賜杖闕下削籍為編氓趙先生既拜杖歸數過余余問之不荅第曰事往矣有沒齒耳何以市所舉成我名時為江陵修郄者猶數伺先生聞先生夷然安之唯杜門讀書為古文辭書無所不窺而古文辭益高上者薄七雄跡先秦而昌羊乎西京之圃下亦能曠昌黎河東然未慊於志數就余揚扢余不肖名久溷人齒舌間先生獨洗而拔之蓋嘗信無涯之知矣

欲若其身為世後物先生不以為誕襲方外之跡雖猶強儒衣冠而墨其行先生不以為詭則衡門之版月得先生跡一為先生不以為數也邇者江陵捐館其它事盡覺露

上乃采臺諫言至為出御筆引誤聽奸邪小人之罪罪巳而悉召用趙先生等於是天下曉然知嚮者留江陵與所以杖先生謫先生皆果非

上指而先生意忽忽不欲出余乃言曰無以為也

主上不悼引誤以伸先生高誼而先

生赦焉應之則不恭且夫所以擿江陵者為不子耳先生不行彼且以為有父子而無君臣赬先生曰善請治行余復進曰先生所明者禮也非得已也慎無以有之先生亦知夫羅葵正乎其食貧難進之操具耳者趣其高久退而歸隱于金牛之山乃欲以國軌餙其宗身殁而名不免何者彼猶有之也趙先生曰善請無以一端浦余乃復進曰雖然先生亦無遂無之余不敢遠其謚即嘉靖末而天下之攻分宜相者猶之乎書蔡也及其起百死服大僚比比少有盡竟其所學者也且夫江陵之始入鑾坡其侃侃持正議亦先生流伍也忽不知其至此者何也貴而遂無之也趙先生曰善請毋舍而蕩其岐余乃又進曰名者忌之幟也氣者爭之冀也好惡者窺之竇也先生固無之加戒焉可也忍者藏機之淵也寬者集事之府也緩者受筴之的也誠知先生所饒加勉焉可也趙先生曰善請一切受教余退而語客曰夫趙先生者四問而四

嚮應不窮是必大拜拜且不徒矣

王樵

送楊學訓序

太行西來展幽薊而東其北崇岡千疊以限華夷南向數千里平川如掌常山諸郡譬則京師之前庭也其被於向明之化也尤切而漸於文教也尤深嘗謂太行洪河之間鍾其深厚之氣者為器與材皆淳龐易直以篤於義之所自待而其教已成之後歷十百年而不變魏之風儉

魏禹舜之故都也儉何足以言舜禹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舜禹之遺風也唐之風勤儉質朴而憂深思遠唐者堯之舊都也勤而思遠豈足以盡堯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堯之遺風也蓋因其質之近本而進于中和也易待其質之已散而欲挽以反本也難堯之時百姓昭明舜禹之時三德六德以至於九德之備而莫不咸事於時所謂因其質之近本而進於中和者也教之功也常山諸郡之於今

猶唐魏之於虞夏也邢臺楊君司訓吾邑閱四餘載而遷眞定眞定常山附邑也邢臺眞定所謂猶國之前庭者也仕不遠其鄉官不易其業道德仁義詩書禮樂之訓取其已試於吾邑者與其鄉人共講行之則益信且尊而居夫向明被化益切且近之地吾見太行洪河之間鍾其深厚而篤於義之所自得者皆進于唐虞九德之咸事以答　聖朝求士之意其不在楊君也夫其不在楊君也夫

張居正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荊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廼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甲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輿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

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廼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族莫肯視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療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

財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佴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柰何張子曰余嘗誦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

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盜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許孚遠

贈同郡六子序

歲庚辰我湖士舉南宮賜進士出身者十有三人首謁選天官者八人其一人董子伯念得儀曹郎其七人當爲令一人臧子晉叔特疏請於

上乞受教荊州其六人莫子子充得江夏孫子應章得武進沈子汝修得句容淩子孟昭得南昌姜子中甫得光山閔子仲升得安福之六子者以爲初釋鉛槧即吏事且爲民父母其道孔難爰相與咨諏詢度皇皇然不能置乎遠因酌而諗之曰諸君毋過慮毋多求天下事亦爲之在我而已是故立已端邪存乎志政理

通塞存乎學規模廣狹存乎量起處勤怠存乎精神性行緩急存乎克治志端而行方猶形之於表也否則矯爲之弗純學明而政達猶水之有源也否則道諛之靡準量弘而應物猶海之納川也否則強爲之弗裕精凝神立百度自舉猶二氣之資萬物也否則物欲陷溺而不張省偏袪蔽泛應皆得猶持鑑以照衆形也否則好惡乖僻而不諧若是者將求諸人乎抑求諸已乎昔又觀之始笄爲婦舉步踖踖已而持室或

傲睨其舅姑矣假館逆旅一飾德色久而抑處
將多求於主人矣夫士以文學起家一旦而膺
民社之寄惟恐其弗勝任也故處患若險窮而
求善如饑渴及其尊居民上操柄在已其左右
逢迎者莫不父母而神明之於是乎訑訑之聲
音顏色有拒人於千里之外者矣嗟夫此所謂
富貴移人之患也老子有云重為輕根靜為躁
君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則是一念兢兢常居
於沖虛澹泊鎮靜安詳而以之役使群動者也

夫君子必繇是道然後可免於習俗移人之患
諸君勗之哉語稱三折肱為良醫余蓋嘗仕而
折其肱者敢竊以是為諸君誦

葉春及

大將軍戚公請告歸登州序

中國之患北有胡東南有島夷棘焉秦城臨洮至
遼東延袤萬里控弦之民不敢南向而牧後世
諱其事而修其功遣侲男女齎五穀百工成島
夷後世被其毒而議其罪國朝防胡立九鎮自
山以東負海之郡淮浙閩廣築城置守盡于殊
崖皆倭以也可謂聖人慮事者乎魏鄂宋京轉
戰逐北建功萬里之外矯矯虎臣將將之善繇
高皇帝 長陵北伐犂其王庭而
令自臨武節假諸臣有一可使惡有榆木川之
事乎島夷自洪武時固已患其慓悍正統遂殘
挑渚擐甲之人竟無能挫其鋒者報國謂何嘉
靖壬子倭大入寇浙東西江南北以至閩粵咸
罹其禍督府數易羽檄四馳竭府庫之財不足

於糧餉募梟鷙之徒不足於行陣數萬之衆賊
常以一矛走之天下大震大將軍戚公時參將
分部台州為鴛鴦陣教戰其節制士無一不當
自賊犯台州殲之已徙部閩中賊方壁福清戰
於牛田殲之走興化又殲之賊乃大創寢平而
閩浙免於鋒鏑無不欲尸祝公矣當是時公名
大顯天下無問識不識皆知戚公隆慶初匈奴
入塞詔備薊州公曰禁兵則慫雖召募則烏合
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饑邊郡良家子以浙兵

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可議戰故公在鎮未嘗微一戰之利所謂節制之兵也匈奴款塞願爲臣妾夫豈呼韓之運勝算得焉耳用於南如彼用於北如此使遇　高皇帝萬戶侯豈足道哉閫帥其曰今之將難矣古司馬法閫以外聽於將軍致屈萬乘以信其威何可得於今日文墨之吏寔握其權一不如令吏得以法議之且非獨此也將相和調則事允濟故平勃交驩天下不以貶兩人夫皆社稷之役耳目者相

臣棄賓客大將軍遂有人言擊掣而南猶尚以前過也倉公治病隨地而異公故習南北之勢亦欲起羸越而強之驥千里而縶其足公病則宜公曰不然不佞席先人之業結髮行間天誘其衷所向克遂有功皆　上神武中外大臣推轂之力也不佞何有焉蕞爾武夫致位上將祖父妻子恩澤優渥功名顯於三世寧尚有不慊乎介胄四十年筋力竭南爲瘴癘見欺即蒙馬革之名何益國事向與武夷君要言南平閩夷北靖胡虜黃冠重游久而未復武夷君之爲詩何以解焉登州近三神山仙人往來歸置妻子黃冠從之庶幾安期之志閩家人才如彭蠡陽鳥何少不佞葉子曰三代下人品獨多子房謂功成不居而從赤松子也不意于蕺戚公繼其芳躅公所言安期生意深遠矣射陽葉者百中而息鵬不難九萬里而南其息亦以六月斯造化之玄機豪傑之遠識也子房雖辟穀強起高后　上方拊髀頗牧安期公詎能乎

公第黃冠往矣

歸有光

送孟與時任成都司理序

安定孟與時與吾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爲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于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爲成都推官。余亦爲令越中。將別。無以爲與時贈。夫推官爲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

今世所用孔氏之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爲謚漢儒傳之而太史公不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即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乎有靜之一言焉至此與聖人之語余以是爲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游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來往長安中又從太行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卭竹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爲司理而韓魏公爲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

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爲不知已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于與時尤望于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將張文隱公嘗爲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爲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予願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于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喜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善與時之得師也

韋布

李承箕

贈吳獻臣赴成都序

無憧憧無將迎渾然端且恪其存心有如此者惟正之從不合故迹不同流俗其事事有如此者蹻蹻暨暨不畏萬鍾不欺一簡其合世有如

此者此治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治世位必高祿必厚人皆以爲儀刑而瞻依者也崢嶸以爲高辨察以爲明其存心有如此者仁焉而煦煦義焉而孑孑其事事有如此者熙熙而來攘攘而往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濁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濁世位必高祿必厚人皆以爲儀刑而瞻依者也吾嘗以爲不主彌子而得衛而不與射者比而得禽歟古之聖賢如此而始如此而終如此而富貴如此而貧賤吾將與之醉飽乎仁

義光明乎聞譽遨遊乎霄漢出入乎古今舍此則無所用其力矣吳君獻臣以成化丁未進士爲順德八年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成都領州三十有一其爲人所景從宜亦多矣況今治世也獻臣將不爲治世之大人乎條簿武寧張如玘請文贈之予忝知獻臣舊故以爲言

賀最

縉紳

羅玘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繇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爲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 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 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歸之與其庶官之考

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繇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汨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爲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

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自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其職也

歐陽德

大廷尉魏公淺齋考績序

大理寺古廷尉正職覆讞刑部都察獄成正其故失糾其繆違非所評允雖笞杖至末不得輙加諸民盖本以相濟也而其後覆以相病曩予

蒞南雍數聞南寺之屬往往詫曰某獄疎吾糾之密某獄繆吾糾之正疎容奸繆播虐不爾奸虐無乃滋乎已而憾曰某也冏屢駁而後竟予欲[illegible][illegible]虎之屬則憾曰某奸異而駁所宜允已又詫曰吾守法[illegible]頗駁至再三而竟莫予能奪也持論棘棘若相為讐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是盖兩病之夫風始於相激成於相扇然而卒屬者布公開誠固亦有所未盡歟予家食數歲復承乏臺而淺齋魏公為卿大理時部寺之屬有嘗學於予者意其風猶襲也固將有以告之間過予言則與襲異矣為寺屬者曰吾虛心以聽部議議得則從之有失而駁焉求其是焉已耳人豈必獨非也為部屬者曰吾虛心以聽寺議駁而當則改之非所宜駁而復焉歸於當焉已耳是豈必在我也事殊志通若異若啓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非盖兩是之矣予於是知部寺多賢繇公率作以身故能以其屬適於道若此初公繇行人選補御史擢

丞大理累御史中丞撫汴晉儲晉長九列所歷率憲職法曹嚴而能恕明而用寬長厚博大而不務為亟疾苛察故所至察屬向休固有以詫激相高者然則謂公在南都民鮮冤若失職豈不諒乎夫惡莫大於求勝善莫大於交愛勝斯違違斯爭爭斯訟故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言違為訟始也愛斯下下斯和和斯同故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言同以異合也訟始於相違而聽訟者故求勝以違其

類以訟叻訟訟且日繁反其道下人以廣愛公
立而和達與而弗違訟乃無端於是魏公爲大
理三年將奏績於上君子曰公之績也其近也
獄得平也民鮮寃也其遠也和相薰也公道溥
而訟端色也其嘗觀天下之勢大率勝心熾然
後和德衰薄故險健相傾不獨在民嘗自惟滌
除有我廓乎大同有位者當身其責而學之未
能也於公之行因其僚鳳岡沈子之請申大司
馬諸公之意以其所願學者爲贈本諸其近而
要之於遠

賀壽

縉紳

王世貞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
其明年爲　聖天子改元之萬曆門下士
王某乃始獲奉觴於堂以效一言之頌前是諸
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爲嘉靖刪天下之脉
幾絕於壬人手而公默延之蓋至於今而賢者
謚如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公胡
可以毋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公
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蓋所謂嘉靖
間壬人者挾縣官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爲
奸公示潔則見以爲形其墨公示平則見以爲
形其險公示賢賢則見以爲收物情公示佩辭
則見以爲幟衆議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方多
岐以固其寵内交以植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

而不能盡絀其聰明以避其忮孤誠朴忠以一
念幸信於人主而不被禍天下之賢士大夫陰
有所恃以自安而無虞於大故則公之所甚難
者一也　天子既以識壬人寘之典握公
居首輔若共巳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
明有所奇發或陽與以試吾斷或微辭以隱其
竅公於人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人主一時之
指而不敢拂天下之公是非　天子有忻
而繹者有若不得已而姑爲受者公之志始十

俾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所甚難者二也
肅皇帝大漸時風政故典有不容廢兼革
者發之自人主則受改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
羅易君之咎公取旨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
向風不得以改父易君議其時 肅皇帝
之聖德益光於成湯然而修郄之臣猶得而有
所撓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也 莊皇帝
初言路益大闢然銳名者各欲所就而爭爲訐
宮府雜御自負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

內顧則虞比外顧則虞激時執兩端而衷裁之
使國體與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強悍之臣猶
不能不因而修其郄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
夫漢而上故不暇論爲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
重者亡踰於房梁公韓魏公也梁公終始一主
故順以達其才魏公事三主而不遺疑故直以
信其志誠舉公而擬之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
也即交口而頌公功者吏僕未易數然而不知
公功之所以大也 肅皇帝時士有不因

壬人而驟風者乎公振高節於細旃之上而范
直逆銷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樹矣邊將
有不因壬人而解體者乎公爲政而不惟無債
帥也廉貧不自存者出橐俸資之至感泣而捐
其重名將日益起矣言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
者乎公柔逆鱗而拊循之宛解陰護至使感奮
而殉其職國是日益昭矣公私之財北奉虜南
奉倭上奉六宮下奉權室有不拐然其若洗者
乎公爲政六載而稍稍還橐矣未也 天

子欲有所更易者三公三守之國本堅而黃臺
之詠絕其暮年欲幸楚者三公三阻之乘輿止
而登梧之事弭此二者則非梁公魏公所得有
也今卿大夫安爲冠冕士安爲逢掖男安農賈
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賜哉公爲福於嘉隆
之際而天下得安於萬曆曰萬曆者國祚永永
無際固公壽之也公則可以無衆觴也乃公則
意若不自得曰予册史我吾鄉有備位政府二
紀餘頼 肅皇帝之明聖而屣於讒吾爾

無一日忘吾退吾幸退矣又幾不獲有此丘壑
賴　莊皇帝之仁聖而脫於難今猶惴惴
也且吾何知功其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爲公賀
也天下歸公功而公不自知功此所以爲公也
公在位日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今退矣天下
豈能一日而忘公出哉有如　明主思公
功以師尚父召祖對訪政於先師之堂卽公九
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丘壑也公曰美矣
無所事予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爲抑之詩

以交相勉可也某復拜受辭而序之乃返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子曰人孰夫用之用而不孰夫不用之用也
今夫五金鞲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爲鑊鑄釜鬲
戈盾欣然日以爲用也其貴乃爲淸鐘大鏞夏
敦殷彝五父之鼎庋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
之未底試而所欣然日爲用者敝矣是器貴也
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易世更祀而天下翕
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稱甲天下者
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
迨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也夫
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
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
闕時朱公爲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所不稱
卽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少需爲大拜地耶
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拜卽不若善歸耳
天子重於去公而爲異其禮以傳傳之還復廩
廩之隸隸之朱公之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

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不爲章言激行以
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默而化之卿
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畯
賈不敢以飾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
曰卽衰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衰
趨卽不愧爲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蓋又逾歲
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訑訑吳中以朱公在
否爲世輕重而朱公益逡巡務退讓其行自介
士匹夫下而至於垂丱之童均與之講敵而不

抑其達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繇狀元及第三十年爲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甲子之爲狀元者海内所豔説而奇瑞之然使朱公絜功度材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而用之爲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要選兩都法吏視朱公稍號任繁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屬　世宗末不能有所備於廪隸然未逾歲而　天子用大霈恩進一品階稱貴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徙履而

富於聰明之用不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困敗歷外若染於態者而中肫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退而質木舉無以異於朱公今之士大夫唆貴倒不能如朱公時椎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且改稱而月貴其評二公名德後先相望於　世宗　今上之初者即不知其孰重然其重豈獨在吳而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古夫服牛乘馬始而效其力於軛終而效其體於革世固不宜少者然其用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宴而樂之而不佞使致辭曰公爲我進匕箸安步術衍　天子修　世宗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公之用誠大矣

爲孝廉傾道通追壽父母序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生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企而過者恒若於抑而不得伸然是先王之禮教雖本於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

伸而不在抑故夫人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歿則致其哀以爲是無以加矣養而不已而至於醫子治而不已而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猶以爲近於厚也而旌之醫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爲過而不以爲非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嘗藥原壤之歌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之所以抉其微而刑之爲世者何嚴

也故夫徃此而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通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有請曰吾二親之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顧其名施遠不能出里閈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出簷閫而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徼鉅公長者而爲之銘若表益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吾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謁四方之禮齊醴盎以實吾觴則必謁四方之殽胾豝豨以實吾

俎則必謁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敘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已矣其所致而實觴俎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歌誦敘記其文義之傳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以嘘枯而骨肉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人也不肖願有請於先生予怪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黃耇駘背玄髮兒齒之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語今衆堂上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毋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以慰吾逝者於地下而寓吾思余因謝不許道通之友曹生從傍說曰吾吳之俗薄者懸弧之宴予輒避亡胃脯酒漿責直以償易簀而呼去撿索裝送葬之子哭往醉歸墓木如拱得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仰厚者多作佛事號爲冥施浮屠黃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購衙而旋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者乎曹生之說云爾嗟夫顧君之所爲請誠不經而吾之許誠濫顧

有感於曹生之說似猶得夫先王之所厚而竊附於嚮予割股而廬墓者因爲序而歸之

申時行

壽宮傅王公七十序

太子太傅婁東王公以今年癸卯春秋七十在禮始稱大夫致事之期而公謝政歸里則已十年所矣余生後公一年而其歸也先公三年其在詞垣政地躡武駢肩無弗同者或謬推余以附于公以爲吾兩人猶天令也而余自量則何

敢望公公文章著作爲詞林宗匠其純德至行
篤于家庭而播于海寓至使　人主親涣
玉音面奬其忠孝其居鄉過自挹損柴車毁服
若逃空虚邦君大夫爭欲得公片言以爲典法
進則爲朝廷重退則爲鄉邦重此皆公之所有
而余之所無也余何敢望公惟是通籍以來與
公周旋從壯得老則習公之稔知公之深莫余
若也而余竊怪公曩在詞林多移疾　予
告告常滿三月在内閣亦如之　上常遣

醫就視輟尚方珍餌勞公一歲中數四當是時
公僛然若不勝衣㗛然若不任七箸方暑而纊
未寒而裘往往有憂生之歎而余數就榻前好
慰公退亦未嘗不爲公憂也乃今既杖于國矣
曩之所患苦舍然如脫而氣益充神益王視聽
步履踰于壯時則公安所取資而能若是蓋公
生平操樹一禀于正直而持之以恬濟養之以
淳和有所以立命而不制于命者人莫得而窺
也夫正直之士當國家是非利害之衝而不折

不撓獨立不懼豈不卓然甚偉然非本之學問
漸于義理則内激于意氣外逐于名聲其究且
决裂敗事大臣不然羣言聚訟萬態横生則不
得不容茹以涣其羣旒戾難持宫廷易隔則不
得不委蛇以通其牖惟處中持平立於冲然治
然之地使國家嚮其利而已不與焉此則不吐
不茹大臣之上德也公貳宗伯時趍炎附羶之
徒以奪情阿用事者公投筆不署至拂衣以去
既起家輔政二三小臣借事故釁傾搖正本大

臣頫首咋舌莫敢出氣公抗疏力折其奸爭以
去就其人相次迸斥善類始安蓋公兩言而正
綱常扶國體若搏虎于嵎射隼于墉其議論風
采使人不敢仰視立朝正直無踰公者而公歛
然若無退然若怯逡逡常有以自下及繼余秉
政一切以含弘茹納雍容調劑之術行之嘗讀
公泰交一疏欲以銷朋比之私杜否鬲之漸而
歸之蕩蕩平平直剖心抉肝以明示天下建儲
議起下力爭之則上益疑上堅持之則下益激

公從中衡量先請出閤以正　東宮講學之儀　上不難俯從而羣情猶定已復引漢故事請　中宮毋儀長子欲兼嫡長之分塞宮闈之隙議雖未即施用而　上意終以禮奪主器之重安于泰山本之皆公感諷而調護之也公處大臣所難而當國家之急乃其氣平而色和其詞宛委周悉絕不似偘偘諤諤抗言爭事時則公豈一旦破軫爲轂矯絃以韋自失其故步哉公蓋以恬澹醇和參揉正直

而融其迹以山甫柔嘉之則合老氏冲虛之用以此濟世以此治身所謂立命而不制于命者也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之多福神祐之矣已立之命天祐之福其以單厚多益如恒如升庸有旣乎公嚴覲里居熊蹲虎步儼然洛社之英而又欲以歲時邀余花下爲眞率之會余且攝衣冠攜杖屨而從公海濱父老咸託以爲盛事是天假其緣始終以余附公信吾兩人之猶天合也何厚幸歟于是登公堂酌兕觥以爲公祝

于慎行

賀太宰夢山楊老先生九十存問敘

夢山先生之致太宰而歸也越一紀爲歲辛丑　上以冊儲大慶薦號　慈宮而値先生年八袠之五齡乃命兩臺部使奉玄纁羊酒稱制臨問太宰又越五年丙午　上以皇孫生再薦聖號覃恩而先生以九袠聞乃遣從臣奏璽書而東帥長吏三老臨問太宰如初

有加禮焉海岱之野榮光浮空歡聲載路而晉老生加額稱曰此非先生之年也蓋　國家氣運靈長鍾爲仁壽而先生得其盛耳然吾往者侍先生於朝嘗從列卿後修辭爲先生壽弟能述其統均表率之槩而不能名其功今從先生遊於野十有六年而知向者先生之功之大也一日先生以書訊予曰自吾與若之歸田朝廷有十大事皆治亂所關君知其解未予河漢其言思之累月未有獲也念獨有最要且鉅者一

[illegible]賢卽其十之一與夫自古立國固必有相而
本朝獨無何也有而不以名也執政操宰相之
權於內而不能行之下太宰任宰相之職於外
而不能得之上二官者合而爲一則有相之重
而無相之難夫二官者合而爲一則相比而爲
重不可也旆而相輕不可也畸有所重畸有所
輕不可也故必相有而成其重然後上可以得
君下可以得衆而朝廷之體尊先生之爲太宰
八年而與二三執政協不然乎哉先生之爲太

宰八年也天官之政有默契於政府者乎政府
之權有嘗試於天官者乎政府天官之所請有
不答於上不信於下者乎政徹有之亦其渺小
者耳柰何今之鬲塞甚也天官所進退十而寢
其八九政府所陳請十而報其二三有億其必
寢者報而人疑之有億其必報者寢而人又疑
之此無他天官無政府政府無天官也然則制
閫臺察承流宣化之臣今日請一監司制曰可
明日請一守相制曰可例入夕報夕入朝報主

[illegible]者憚其失於此而便其得於彼姑出此說[illegible]
就焉則吾慮其漸已昔者東漢之季方州割據
之雄互相表奏不命而稱牧伯唐之中葉藩鎮
擅兵各自辟置叅僚與其支郡之守所謂自諸
侯出也今豈有是萌與夫天官不能得密勿之
要領而顧欲隳其體不中而以職隨之政府不
能伸銓衡之請而又欲寄徑焉以紛其塗不中
而借辭於上共爲浮湛求得當以抵報而朝廷
之體遂輕安得不歸於下而使倒持乎故自先

生之歸而後予乃知先生之功大也先生之在
朝事非無枘鑿先生以和調之風非無淫比先
生以正矯之夫所謂和者非睽姝也以巽成其
同所謂正者非刻峭也以中引其偏葢先生所
與二三執政相有而成其重如此自　聖
上登極今且三紀所存問八座舊臣以九十閒
者已五六公甚者幾百歲而及先生先生顏目
益丹神日益王成然而寐遽然而覺嗒然而不
滋灰杲然而象初日即于百歲不已非　國[illegible]

靈其之運鍾爲仁壽何以有此昔商之盛其臣有伊摯者爲阿衡而壽百餘歲周之盛其臣有公望者爲尚父而壽百餘歲二代之曆數因之故阿衡尚父之年商周氏之年也然阿衡告老而歸一德有訓尚父受封東海丹書乃陳耆舊重臣與君國通其休戚豈必在朝今者上使使問先生先生嘗上書謝因疏前所槩十事君最要鉅者爲

上精言之以黃髮之重偃息而轉璇璣太平有道之曆且與商周比隆且將過之古之誦其君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故先生之年　國家之年也　上得朋因得年敢賀

賀生

縉紳

李攀龍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隆慶己巳葢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爲明年左史許殷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倖得之也夫倖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生民覃族受姓以屬于今不絕如系一旦自我塔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構不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乃獨以禱祠求之熊羆以寤寐求之即未爲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脫屣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

幾得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蘊積久者里中㳫視猶石相家即某與殷卿所習也三十而遊京師其友親之曰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季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屛隴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爺而商瞿之膝下纚纚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權豪歛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

退食獨立無奈趍庭者之有摩踵接翔謁閭擾之不暇何也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辭於梁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殷卿所及見而其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稱謂公無恙邪何爲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既巳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弧矢也家持羊酒往賀焉而旋且巳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凡自縉雲龍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忒也

人亦誰不爲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因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豈謂幾得之哉唯是幾之不得而怏怏然後幾而得之之爲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奈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無然符公之教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斯也遂爲殷卿具列之如此

記事

縉紳

張時徹

王義士序

余嘗讀載記而知古人義行之烈也諸細瑣者靡得而詳矣其尤章著者如范巨卿赴張元伯之葬王少林居金彥之尸戴平仲歸石敬平之喪劉子相殺駕牛以救知故之乏羅道琮哭野潦以還亡友之骨劉軻感異夢以殯書生之瘞周仁榮假新宅以延友人之死陸子璋受遺書

以赴徐原之墳孫長遜開廳事以成劉融之殯張安相手營作以殮元承貴之骸俟無可走于里以瞑田顏之目凡皆仁心自然孚格幽冥表儀穹壤者也若今所稱王義士不其倫與義士名芳字德遠太倉人也與慈谿貴生非同城之產也又非有邂逅之素也又非有赤牘之交也而旅舍語合定爲石交時生病且困人所不近而携之共載飲之食之撫之摩之褥之療之不已而滌其穢溷不厭也而生卒不起蓋墮橋弗

救之夢良亦奇矣乃失聲長號曰天乎奚折命也柰何使生離父母去妻子孑孑煢煢而死乎枕之股而哭之貰衾櫬而斂之傚浮屠而舍之齋絜酒而祖之當是時也黃頭爲之縮頸行路莫不灑泣葢傷義士之顛沛楚怛云夫逆旅邂逅非肺腑之戚也便溲滌除非游從之任也貰貸而殮非親故之托也撫目目瞑引轤轝行非倉卒之感也生何以得此於義士哉今讀其傳有不扼腕太息廢書而起立者乎生之父要詣

予而泣曰傷哉兒也義士之曲爲收恤即瀛在莫之或過也而瀛也無以爲報也惟學士鉅公賜之一言則吾兒當踊躍於九京而瀛之不忘義士即不忘吾兒也已幸先生矜之余愍其志之莫伸也爲之論著其事使異日修國史而傳獨行者庶幾有徵云爾

贈夾

縉紳

陶望齡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三玄菴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廷宣中國威德佛法大行不失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而黃台吉至今酋十一往還號曰都綱覺義而大覺禪師凡三遷其言云始出塞官爲製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香爐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縩裟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既入施設西方虜王投體膜拜九叩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佛法有無隆替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報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囓指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顙擊地若酋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細絹小脫糺結紛揉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琖供施

飯僧皆設大齋辭而行舉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楓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入餉馬數十蹄爲酬其數往大氏然夫北虜之殘賊饕餮行盜侵驅久矣嘉靖間俺酋尤暴邊震搖都邑虎臣熊旅厲鏃彀騎北望而不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緇衣師以傍行四句之空文拳跽僂傴如押猴犬如教童稚何其馴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覆載照臨之間

血氣之屬迨於肖翹較諸辮髮反踵稱人類者尤不侔矣云胡尊親若爲使之斯所謂不可知之神聖而至者與予聞麻公之說喜聖化遠被釋子之有裨於邊計也遂次其語以壽之

贈內

縉紳

徐禎卿

與室人序別

徐先生將遠行既戒裝與其室人別室人曰先生行矣請贈以言先生曰何如對曰先生昔苦困辱今苦羇旅然方壯強可以振業策譽丈夫放志四海之外傲容煙霄之末豈不爲樂乃以里巷庭除爲戀戀哉然吾聞京師者四方之人爾奪聲利之地惟默可以保身惟晦可以保名處謙使人不忌處下使人不爭吁嗟乎慎之哉先生曰子言則然欲我無內顧子當執婦職欲我緩富貴子勿厭窮迫欲我不念別子當勿涕泣言已室人大笑先生遂出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題

紀載

縉紳

宋右

題唐仲友補傳

於虖世故有誣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眛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

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表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飢抑姦梢弱舠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撥無以抑仲友乃設施計若爲歆蠱性學者朱子遂信行部過其家乘間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摃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亦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爲補此傳有旨哉

宋端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撑以免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膻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爲奸利于茲廢而理宗立旋又

擠茲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脉者至是蕩已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怍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三百餘年其事猶眛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

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撲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恭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朝廷聞之卽家除帥公旣平賊遂謝閫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

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齊宣公爲弒君者所立公弟叔肹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肹之心乎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榮辭章奏若告勅答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錯無倫緒予旣立爲更定而并以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道云爾

盧廷選

題丁尚書忠義集

余甫釋褐試夏官以便事走上谷一再過土木之疆卽　先朝明夷之地也覩嶺道紆峻谿澗盤巇爲徘徊者久之歎爾時六飛萬乘何以從枕席上度師虜警揚塵熸覆不暇又慨一

時文武諸臣相從羈紲竟無以頭血濺車輪者徒膏潤荒原甘爲蕩陰之續惜也而豐城丁襄愍公以少司寇在行督陣前征追險扈駕遂殞于敵其節烈最著而公先是偕廷臣諫不聽及駐蹕榆河上章尤力至宣府又請亟回鑾俱爲奸閹所抑以及於難嗚呼公熱血一腔得死所矣朝家錄公死事贈謚賞延載之國史前後名碩諸公又累牘而紀詠之公神行天爲不亡之精行世爲不朽之名披是編者高山景行則尚

論之實錄也夫余脩郡誌雅慕公遂題卷端而授其裔起龍告之曰先爾祖而殉交阯者有儀郎史氏後爾祖而葬河陽者有靈臺楊氏皆豐產也竊欲爲三忠廟貌祀之于鄉以風學士大夫而志猶未逮嗚呼孰謂張豐者而僅以徹天之雙劍也乎哉

書畫

縉紳

李東陽

題栝蒼陳氏畫

畫伎之微者也其用不過充玩好資論議而已及其至也亦足以擴造化之巧達幽明之際感發心志流通精神蓋亦未可少哉故其爲道始於摹擬肖似而極于變化千形萬狀不可窺測上下數千百年變而爲數十百家其所爲所見各有不同而同歸于妙而已予生不習畫手不能舉筆濡紙而凡位置高下皆不能外乎吾心亦不能指摘時代辨關名氏而凡爲妍媸工拙清濁雅俗皆不能逃乎吾目平居未嘗費一錢之購無寸紙尺素之藏凡持以求題識者無虛旬月至輒懸之齋閣坐臥其間後先相代而吾家未嘗無畫蓋吾之於畫猶元亮之於琴子瞻之於酒也栝蒼陳汝同氏居京師家藏書畫數百卷汝同嘗遊於江湖及歸而其家燬於火先世之古物無復遺者汝同每痛之一日得山水圖一卷請于予曰吾將以此藏於家然不可無先生識之予嘉汝同之好事遂書于其顛志汝

同之續藏者寔自此圖始

顧璘

題靖陽沈生辨禹碑集前

余登衡山涉祝融之巔下尋方廣經岣嶁之麓未上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識也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鎰得於嶽麓書院後小山草莽間剝苔剔土搨傳人間蓋宋人所摸刻也舊說傳以爲禹本刻甘泉亦未之考蓋禹去

今數千年衡山石質疎厲當時無碑碣必刻之巖間風雨氷雪之所剝落泯没久矣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録筆編皆無載此又貴於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榻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知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題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榻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巖者在宋已滅況三代之刻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

衡山前代題名唐唯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尖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豈前此一無題識邪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縱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典皆取象山川蟲魚草木之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楊殿元用脩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約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于靖陽行臺

宮室

縉紳

黃淮

題六檜堂卷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

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嘆薈蔚之朝隮楚騷悲萊葹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語也今觀胡褒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褒溫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益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奧他

日得以酬其素願云爾嗚呼褎獨何心哉不御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槀街詞雖切而不見信況褎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妬嫉僅至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氣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裒集成卷鏞之子輿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與

引

論學

縉紳

高攀龍

崇文會語引

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吳公伯昌生文公之鄉崇文公易也生於今之時崇文公不易也自良知之教興世之弁髦朱學也久矣一人倡之千萬人從之易也千萬人逆之一人挽之豈易易哉此所謂不惑者也能反其本者也夫學者學為孔子而已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學得其宗傳之萬世無弊即有泥文窒悟者其敦行忠信自若也不謂弊也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破泥文之蔽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略見矣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

而士鮮實修蓋至於以四無教者弊而後知以四教教者聖人憂患天下後世之遠也

論文

韋布

胡應麟

丹鉛新錄引

楊子用脩拮据墳典摘抉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內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入耗靡不該綜即惠施黃繚之辨未足

[illegible]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攷論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槩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說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于前人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剿寇陳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戍滇挈攜載籍細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脩往哲隻字中窾

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燕翳當繇傳錄偶乏蓋臣鄙人于楊子業忻慕爲執鞭輒于佔儸之暇稍爲是正甕天蠡海亡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于楊子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識

跋

頌聖

縉紳

宋濂

恭跋　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　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訏謨悠久必日與文學侍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侈爲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者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進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

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illegible]
醻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
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
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
大悅臣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賦醉
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
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

甫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右
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
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
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
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
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
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賤歷
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
凡十有七年叨冐恩榮變絕前比所幸犬馬之

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廣
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
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
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
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
思踊躍奮厲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
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

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
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
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
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爲願持此以頌
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
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礱玉
爲軸裝飾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
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
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

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命召一二臣隣諮
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
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
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
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
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

方竹者最爲佹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
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
節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
敢謬言旣退獲一枝以獻　帝摩挲觀之
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
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
也謂臣同爲人儁偉氣豪稽之傳記知過百人
曰豪千人曰儁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
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
躍將趨拜墀下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
爲臣同捧出屬裴潰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
子賛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
帝前者十又五年嘗　帝爲文性或不
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
出史滾滾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簡素皆
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
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
濂問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

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
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
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所未
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
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
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聖製雖多
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
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

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之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之乙未臣濂謹薫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題　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奏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同爲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舘禁中日輪寺人守闔大官進饍蓋其事甚嚴且秘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詞林庻有宜洩葢不敢不慎也即成棄思得俊秀有文者通考義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

上可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　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

文獻公溍昶之從曾祖也　上悅復見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幾　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　上燕乾淸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遴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拳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涂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舘中　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旣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旦遭逢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黃金爲泥寫　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常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　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常輕發其脩

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
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
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勖之哉昶尚
勖之哉昶字叔陽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
是歳十有二月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胡翰

書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

右　皇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烏傷鎦剛
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

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敘述宋太祖太宗功業
之盛為宋鐃歌傳誦縉紳間以為度越姜夔可
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
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鏘則得之潛谿又將
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谿在前元時去
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
際　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於大猷故凡
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群雄合天下而為一
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
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
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洸洸乎如在短簫鐃鼓間
不知其為衰颯也

楊士奇

題正祀典名號詔書

右洪武三年正祀典名號詔書此制非自臣下
建白一出我　太祖高皇帝聖智有以灼
見唐虞三代聖人之意其封號或因或革皆允
當乎天理人心之大公而盡革後來凟禮亂經

之弊以為萬世有天下國家者之法所謂大哉
王言者也詔下之十五年臣詹希原書石刻之
太學又三十有五年臣士奇得此本謹識而寶
藏之

陳循

恭題王氏家藏　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宸翰四紙皆為泰和王氏洒者其一
端午賜扇題識與臣直者四字其二臣直患目
疾賜藥題封九字其三命吏部從臣直父老乞

歸廿有二字最後臣直奔喪賜道里費題封十
有六字特有圖書臣直遭逢可謂盛矣臣循恭
覩之餘不勝哀感仰惟　仁宗皇帝監國
代理萬幾不爲不勞至遇近臣一語一物之施
率皆發於仁厚　精密如此固本乾健不息
而亦豈非愛賢尚儒之所推耶古者人君於其
臣之立功立節固有土田車服之賜足以給其
身世於悠遠者然皆代言之司書之固鮮有及
親題隻字於其間也而臣直之受恩如此其光

榮之照耀蓋有迥出於土田車服之賜者矣宜
其裝潢識之以爲傳家之至寶也雖然臣直之
所以報稱者豈獨一人一世所當知哉

李東陽

恭題魯府尹所藏　先朝勑諭後

臣獲從應天府尹臣魯崇志伏覩我　太
宗文皇帝之德音益其先臣穆舉進士時所得
者也　文皇帝聰明神武求賢圖治汲汲
若不暇凡所策士既爲親定甲乙復自閱名籍
慰勉敦勸至屢勑諭諄諄教戒其至如此故凡
感激奮厲什志倍力爭效用以致太平名臣碩
輔照耀先後尚可指而知也湯誥曰克綏厥猷
惟后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人君
之在天下有師道焉湯武而下雖英君誼辟鮮
有與於此者惟我　太祖高皇帝實全有
之以至于　文皇丕承大烈赫乎洪武之
風也臣穆歷官監察御史按察僉事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始終一節克稱能臣　宣宗章

皇帝之褒勑　英宗睿皇帝之悼祭宸書
麗藻後先輝映皆足以仰承而不愧於是知聖
教所及三十年如一日以于今又四十餘年矣
聖天子之所簡用賢如崇志者謂非聖
教之所遺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章皇
帝之德教與都憲之澤其在崇志克引而承之
奚翅異世雖千百代可也謹拜手稽首題其後

鄭普

恭題第一林泉後

嘉靖乙巳年、閏正月二十四日、戶部湖廣司郎中臣鄭普、兵部車駕司郎中臣程秀民、戶部雲南司郎中臣張邦瑞、以部命赴內科填鑰出內之數其日天和景晴相與循宮牆望舊園苑外花園者我　太祖高皇帝時遊息之所也內宮監太監張宣適率人掃除其中因得入觀之脩竹千竿老樹百餘本土山一堆環湖石數層上有御亭一屋僅數楹旁立第一林泉一石又一石刻龍穴二小字中有龍形無奇花恠石

崇臺深沼以為樂因慨然有感於吾　高皇之垂訓立國其儉質類如此乃因張宣摹刷一幅置之靜齋使窮邑委巷之人或得與觀之庶知我　國家所以長久者固有在也臣普謹題、

紀載

縉紳

宋濂

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朱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遂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

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巨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

偶忘邪寳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林右

題項明軒先生筆後

予聞諸父老云當宋亡之時其民不忍歸元村落間皆結壘自戰守至力盡闔門就死不辭及易衣冠相顧涕泣其老者寧貧將困終身不肯易去嗚呼何宋德入人之深如此哉嘗考之自三代以後享國家久者曰漢曰唐曰宋然漢唐之亡也其君皆得罪於天下故奸臣悍將因時而取之取之之際民亦安然其覆下不知先孰爲漢孰爲唐也如宋之諸君皆仁義人也不幸迫於強虜一旦而亡天下之民有如赤子之去慈母戀戀恩養之深如之何其可忘也以民之

不忘宋如此則當時受其祿者可知矣會稽明軒項先王嘗仕宋爲鄞州叅軍當元丞相伯顏駐兵金陵先生與御史賈餘慶同奉使至兵前覘伯顏直辭不少慴及宋垂亡聞文丞相斬關出戰恨不得與之同死噫使先生得秉國大柄當必有所建如天不祚宋則其死節豈文丞相之後哉惟位不滿德姑處山澤故因之以恨死不瞑目矣先生之孫復今以進士起家仕列侍從將致通顯此亦忠孝家之報耶

梁潛

題劉公辰宗譜後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傳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戸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戸府知事艮艮生穀賊將張士誠闚常州時援兵絕不至穀賁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艮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艮即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皆

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即位之明年纂脩　高皇帝

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

史事畢拜江西叅政既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　皇上欲數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兄之死事不著之于文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藏于家云

陳敬宗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此貢泰甫爲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

文學知名當世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汩汩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以理爲之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愼出處不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爲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爲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光先德又以見

仁人者必有後矣○

李應禎

題荆南倡和集後

荆南倡和詩凡百七十九首諸體略具吳門周砥履道義興馬治孝常所作也而序者則遂昌鄭元祐明德姑蘇高啓季廸吳興徐賁幼文而馬周亦自疏其所以作者之義凡五通焉履道寓無錫號菊溜生豪放自好晚始邂逅一奮竟抑不遇死時至正末也孝常洪武初起家知内

丘縣仕終建昌府同知明德從吳門兒時乳媪失獲脫猕右臂長任左手因號尚左生元末稍就祿補平江儒學教授進江浙儒學提舉終季廸洪武初與脩元史擢翰林編脩拜戸部侍郎辭歸幼文亦避地于吳與高啓楊基張羽相倡和稱吳中四傑仕終河南布政使數公者鄭年最長名亦最高徐仕最顯各有文集行世而馬之集曰海魚爲卷者六周無子詩多散逸其傳者此外僅僅數十篇耳諸公文詞體裁雖有小異然皆稱合作爲一代偉人其仕顯不顯者天也周與高善周既無子而詩爲高藏呂敏字志學者得之於高復以歸馬呂亦才士嘗領縣教諭未幾去爲黃冠師無錫人也然無錫別有一周砥官廣西桂林靈川縣典史以廉謹見褒出差晚非此所謂字履道者因讀是詩漫書之俾有考焉

王鏊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恠偉眞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撿身勑己之志反招逐羇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曾不得

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
美旣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
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據中原隔絕乃
有妄人造謗謂襲美隳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
說入正史公弼書欲辨之于朝不及而卒井師
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
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
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冤
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

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裂
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
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
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此春秋之法也

王鴻儒

題陳止齋夷門歌後

陳止齋作夷門歌送王脩德赴闕言眉山金陵
不相容而關洛亦復互詆致有戎馬夷門之禍

予讀之不覺失聲大駭若如止齋言則金入中
原非王呂章蔡之罪乃陳蘇等之罪也初荆公
行新法雖神宗末年亦深悔之蘇氏兄弟論諫
為生民計也今乃以不相容為言是直以公道
為私意矣且程張實無互相詆攻之事若以洛
黨蜀黨為言是非曲直姑置勿論試以二公平
生觀之其所以啓召邊釁者為何事非惟伊川
無之東坡亦無之也且雖有洛蜀二黨之分實
無相攻之事至崇寧初而程蘇俱入黨人之碑

謂金虜入侵為二黨相攻之罪不亦誣乎謝疊
山為蘇詩序曰川洛交毀自將其師小人剡君
子夷狄猾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是疊山
私意或有未融而有此言可也若止齋於熙豐
崇寧未遠王呂章蔡之故接於聕記而立論若
此豈不惜哉其後元虞伯生著吳草廬行狀謂
為朱子之學者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
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則是亦以亡國之罪歸之
朱子而秦韓史賈之徒遯無與矣然朱子卒於

寧宗慶元六年後七十七年而宋亡草廬卒於
文宗至順二年後三十六年而元亡何耶況前
後年數悠促頗懸其議論識見與止齋無異何
程之不幸一至此耶昔孔闢鄉愿　孟子辨
楊墨程子排釋氏朱子攻二蘇皆爲斯道計其
揆一也今止齋末章乃欲邪正是非混并雜揉
如陳同甫金銀銅鐵攪爲一鍋鎔而用之之說
聖賢之學豈其若是哉

行誼

縉紳

梁潜

題劉州判墓銘後

泰和劉君仲敬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
書公雖接物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
愛仲啓仲啓判陝州時以事逮至京事不白公
即爲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群
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
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
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
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
有恠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
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恠從祠旁搜之得二
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艶殊常卽命拔去
之池水爲之赤恠遂以息益州人道其事其家
僮輿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爲之傳甚
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恠異事甚衆後
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恠孔子不語恠豈以其易

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
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敬恠且不作
矣仲敬既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
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獨傳此異事事
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
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敬之孫繼舉於鄉而
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
敬墓銘讀于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楊士奇

書

永樂中朝廷初建北京作宮殿百工所用一賦於民而分命京官督辦於郡邑是時將命者能務公戒私不貪黷厲民者殆十之一二而能視爲當然不自矜衒名譽者蓋百之一二焉此非審於義而篤行有素者不能於時吾得刑部主事嚴本志道其百之一二者歟志道奉命在太平府時奉命督辦於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寓寺亦非一人而僧獨禮重志

道曰君子人也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失措欲引去不能志道詢之具以實對志道即日徙寓學舍寺僧初莫知其繇自疑有所失禮而見遠也懇留之且謝過志道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既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去懷百金者乃顯言其事一府之人嘆曰君子哉嚴君君子哉嚴君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爲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言余其事繼數遇太平士人詢其事加悉余以告刑部侍郎張公公曰志道嘗行皆儒者且其明法律得古人精意于今鮮比余時侍 仁廟監國南京嘗開暇顧問京官之賢者余以志道對暨 仁廟嗣統褒勑群臣於志道有操履之潔之語蓋 上知之有素也初余求識志道未得來北京因良時舉始識之其後一再往還方圖託晚歲之契而志

道引疾南歸矣間得張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爲伊蒿子傳讀之歎服不已敬附此于後以補傳之闕云

王直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不媿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爲其臣者孰

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托幸矣況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爲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又不足則暴征橫歛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乎亂以亡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用而愛人

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益幸也渊之輕稅雖成於王方贄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贄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三十四年高宗立國於此民恩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亡益孫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盛益宜也嗚呼後之仕者有欲爲字文融皇甫

錮之徒其尚監于茲矣

皇明文徵卷五十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晉江何喬遠稺孝選

跋

墨蹟

縉紳

唐肅

跋山谷墨蹟

右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之爲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荆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繇鄂過洞庭潭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巳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守從而阨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深書有云子城戲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

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蔕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雞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巳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眞眞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眞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

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卽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弟因其書想其人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楊士奇

跋胡忠簡公封事槀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槀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揩刻于融州眞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著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

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內府撿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爲戶部撿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臾之胡之逐又臆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楊榮

跋晦菴先生遺墨卷後

右宋朱夫子晦菴先生手書三通觀其於撰述張魏公誌銘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所脩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尚欲求正於人則知前賢於爲文著書二事其不敢忽如此後進之士卒爾妄作者觀此可不致謹乎此卷今藏何彥澄氏間以請予識把玩之餘遂書末簡以歸之

練子寧

跋笑隱遺墨

笑隱禪師文章節行卓立方外余家有所贈張清夫詩一幅筆力詞氣甚有蘇文忠公遺風兵後流落田家余一日偶見之則已爲老嫗複様之用矣亟命完之僅失一二字遂以錢易之以歸因思文與可所謂襪材豈獨絹素哉西山郎休上人少遊江湖嘗見知於師者也聞余所藏而悅之因以遺焉

錢習禮

書顏魯公爭座帖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嘗許

韓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恃寵驕倨觀其肯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鋌然中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郎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

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嘆以爲朕不識眞卿何如人而能辨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郡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倪謙

跋李瑢書

右朝鮮國王李裪第三子安平君李瑢所書予嘗使其國所得者也夫以三韓遠夷而能工於筆札如此于以見文化之無外也敬奉內[illegible]先生共賞鑒之

程敏政

跋西門汪氏所藏名公翰墨

右名公翰墨四十八紙故西門處士汪尚古先生所藏也宋端明殿學士眉山蘇文忠公及兵部侍郎襄陽米公元暉各一紙蘇帖稱仲車先生者節孝徐公也太師徽國朱文公三紙爲史部獻靖公行狀初本予嘗見其淨稾及此皆用烏絲欄盖先生作事雖屬草不苟如此丞相吉

國程文清公一紙爲奏稿嘗在槐塘見丞相家有日記數十卷已斷裂不完此殆其一也將作監簿西城呂公沆一紙爲自壽詩沆右文殿修撰竹坡午之子竹坡仵史嵩之西城仵賈似道皆坐閒廢士論高之宋史並有傳建德路總管虛谷方公回一紙稱呂公內機學士即西城也元中書左丞烏古孫公幹卿二紙爲楊仲弘黎芳洲詞幹卿名良楨號約齋字流麗在子山伯機之間仲弘字伯謙浦城人芳洲名廷瑞江右

人詩家巨擘也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文靖公一紙爲汪用衡詩序行款欹仄字體模糊蓋失明時所作序稱用衡五世祖叔耕亦出西門所謂柳塘先生師朱子而友西山者也禮部尚書宣城汪文節公聘君師山鄭公玉環谷汪公克寬禮部員外郎黟南程公文　國朝叅政金陵端公復初歙鄭公久成提舉吳門朱公德潤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彥良教諭會稽屠公性翰林編修金華蘇公伯衡共十紙皆與吳季實季

克者季實名國英居歙鳳凰山從學環谷仕至長洲學諭季克其弟朝英也師山環谷黟南皆吾郡碩儒而文節之先亦出婺源鱅溪一時文章節義之盛可想見也德潤字澤民以繪事名吳中復初帖稱令旨到府有吉安之委蓋吳元年事明年戊申改元洪武矣久成後更名士恒字居貞既又以字行居歙長齡橋叅政河南而伯衡彥良國初文章巨公也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翰林侍講學士風林朱公升徽州知府江右

權公綿河南李公訥推官徐公遜及劉公昭文某公艮納共六紙皆與唐仲實者仲實名桂芳號白雲故筠軒山長元之子仕爲徽州路教授父子皆以文名風林詩稱杜君者元待制清碧先生杜本也克恭實繼衛國公鄧愈鎮徽州好賢下士而李公帖稱職守粗遣惟慮民貧不能應承且問政于仲實甚切徐公字敏夫號靜學詞亦豪儁可喜一時賢守貳也風林與環谷諸老相後先而際龍飛之運爲帷幄元臣斯文之

窮達固有數耶昭文不知何許人嘗見江敬弘斐然集載其與會稽唐肅輩在濠梁結詩社疑即其人也樵墅韓公廉及彥良二紙皆與婺源馬氏其稱敬齋者爲馬肅醫而能詩仕爲江西醫學提舉樵墅亦出婺源詩畫與字號三絕其稱則賢者肅之子也泉州路總管鄭公濤徽州通守何公翔卿滎澤丞佘公鏞及揭公樞鄭公斌與仲實共七紙皆與呂旭者旭字德昭西城之裔號菊隱仕爲延長教諭仲實後一紙即跋

此卷者禮部侍郎朱公同代書之考其詳則知前蘇米朱程四帖本出呂氏而樞則豫章學士文安公之孫同則風林之子也濳本作潛字彥昭號樗菴居貞之父鏞字子韶號尚友居休寧鳳湖而斌之名亦見朝野詩選中豈亦長齡之鄭平小山張公久可翰林修撰鮑公頡進士董公仲可共三紙小山四明人別號醒吟居士以樂府名當世頡字尚褧居歙棠樾師山門生也劉公翼南一紙爲琴趣兩字翼南號拙菴仕爲

禮部屬盖尚古先生博學能詩而尤善琴故翼南書此貽之也左都督追封定邊伯沐武襄公昂一紙盖武襄鎮雲南嘗專書遣使迎先生將授其指訣聞之當時以疾辭亦不能往也先生諱德字以名於先生曾祖妣太夫人爲從侄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正統中嘗拜之予生晚不及見也先生之孫時春嗣藏此帖每相與摩挲撫玩不勝手澤之感而一時老成前輩澌盡已久因少著其出處之略附卷尾俾觀者有考焉凡名蹟之炳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悉贅云

題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

范文正公之學莫知其師承然剏有所事知要而不泛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廉貪之志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其餘小者若彈琴止記履霜一曲大者若摘中庸于經禮中授橫渠張子尤秦漢以來未有也然則學不知要而欲大有所立于天下後世烏見其可哉走過姑蘇晉謁祠下緬仰風

烈不勝懷思既竭之明日公嗣孫從規携此頌眞蹟至舟中得拜觀焉竊附鄙意

李東陽

書宋諸賢墨蹟後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劄子一沖小帖一呂太保安老李叅政泰發書各一姑蘇沈啓南氏所藏者吳太史原博携至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衰非無君子而患於

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泰偷有惡天下所
疾亂賢如忠獻實與焉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
死初不能無參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
仇視諸賢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疏忠獻忠簡
雖與忠獻合而屢惑讒間至悉變其所爲則所
謂君子者亦不能同心戮力自貽不禬之患何
惟乎國勢之不昌小人之禍未殄也晦菴謂明
大義識事理惟忠定兼之蓊雖張趙不能不各
有長短呂李而下其器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

行小大畢用皆當有益于世今觀其尺書寸札
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令厄塞困頓齎志以殁國
亡世改而其辭獨存哀哉

書東萊先生手授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于孟遠
外孫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
道傳吳正傳皆有題識知爲先生手筆無疑但
紙墨磨滅前一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
截以去以意屬讀僅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

爲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爲近意者
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翁者自稱爲宋
遺民幸生于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
學因嘆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皴
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
也是時宋既改物宿儒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
遷革衣冠之塗炭而不忍自附于膚敏祼將之
列先生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既久
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

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
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
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贅也

祝允明

跋東坡草書千文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
百士入場較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
鼓進而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彎
桑折柳效之自以爲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

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鵝列翕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來故步如云相闘者鄰夫見之然後魄隕䰟越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稿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其閱輙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

後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卽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辯内豎至與襯伺戮疑其所言必嶢絕近訐觀此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所作其日卽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僚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遺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鎭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賛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吳郡祝允明題

馮夢禎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覿仲益手牘數條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所示手牘七條與石刻書法無二雖之書帖中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者半其自守之正爲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牘之工書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晚年書聞之毘陵人士尚書賞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

棄㛦而生尚書異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於家東則尚書書法其淵源蓋有自矣

圖畫

縉紳

宋濂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其論甚偉向曲外史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

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冢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劉崧

題宣和山水畫後

觀宣和此畫類江湖暴至而浸淫平陸林木將朽而條枿摧剝者其始當强虜有滔天之勢而國本懷日悴之憂者乎一時娛情千載墮淚

吳訥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

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折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罔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

姦穢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祝允明

跋王右丞畫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閒當以輞川爲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咫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緇事豈金石所能辦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况於今乎倘

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閒有一軸在親軍黃若所貯者乃得捧閱大内後宰門有丹漆巨梃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閒梃偶墮地破乃椶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　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將見

跋衛靈公觀馬圖

衛靈公觀馬圖一幅上有子昂二字又有趙氏子昂印識鑒別者謂爲魏公眞蹟其一人烏巾素服踞于長榻之下者爲靈公五美姬從一未笄一士人巾服疑即後世女侍中之類二圉人控轡嚮馬首而立身皆佩劍又一人持馬尻亟疏其尾馬色黃銜勒背金倚模寫工緻天機流動信非魏公不能獨其事不經見予於古傳記未遑深考不敢臆决其有無然竊意茲事在靈

公或者其有之昭公二十年靈公値齊豹之變越在草莽適齊公孫青來聘以其良馬見公受之以爲乘越九年爲昭公廿有九年昭公在乾侯季平子不歸馬靈公獻其所乘馬曰啓服靈公以昭公七年入春秋至哀公二年始有干戚之變首尾四十三年同時爲諸侯者非不多其以馬見於左氏傳者或有或無獨靈公之馬二見焉其畜馬以爲玩具者當不少史逸而不書者尚多也此所圖馬吾不知其主名頋其事足

爲世鑒有不可不知者前此百年爲靈公七世
祖曰文公嘗留意於馬矣鄘風詩人詠之曰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文公非以馬爲玩其也以誠
心而行善政故其效至于國家殷富而致馬之
蕃息如此靈公不能仰繩祖武其治國也曾不
知禀乎如朽索之馭蹶乃般樂怠放唯馬是觀
不於蒐狩之時而於遊豫之日不從以賢人君
子而從以左右嬖昵觀於此圖尚可想見其矜
荒態度無乃與乃祖懿公之好鶴同歟然則魏
公圖此未爲無意也此圖今爲某人所藏出
示予因識此于圖之上方

王世貞

題八仙像後

八仙者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
繇始亦不知其畫所繇始余所覩仙跡及圖史
亦詳矣凡元以前無一筆而 我明如冷
起敬吳偉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嘗及之意或妄
庸畫工合委巷叢俚之談以是八公者老則張

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
婦女則何爲各据一端作滑稽觀邪乃至道者
紫姑靈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蠱
惑尤可笑也是八公者不佞能考其七而疑其
一爲志之鍾離公者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
周孝侯敗於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
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
呂公者諱嵒字洞賓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
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
正陽度劉海蟾已度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
珍奴之屬張公者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
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輩諸公比而公最爲長者
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密識之曰混沌初分白
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初尸解
藍公者不知何許人恒衣破藍衫黒木腰帶跣
一足鞾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藍采
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顔一春樹流光一擲
梭後語多不能悉至濠州忽擲鞾帶拍板乘雲

而去韓公者諱湘昌黎之從子少學道落魄乞
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公曰無怒也
請技薄伎以獻因爲頃刻花每瓣金書一聯云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
遣之去後果謫潮至藍關公來候昌黎乃悟因
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
能舉其名第言承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
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
賜之云詔書到日如朕親行抵黄河爲篙工索

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謦之遂拜而得
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
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
作髯而翼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
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
老而解化亦苗善時云攷之宅野史謂仙姑晚
而枯瘠其言休咎亦不甚驗趙道一仙鑑則謂
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
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若李公者諸方外裡
官都不載獨聞之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
也於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
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不可知也今鍾離呂
公而游人間必從東華挾海蟾而重陽輩而八
令張果先生而取友則必從赤松安期次則靖
能公遠張洪崖胡長仙輩而八必不屑屑求乞
合諸公方逍遥乎上清亦必不僕僕焉一符之
是聽而受塵凡役也不佞此跋即受乩頭詈所
不恤矣

告身

縉紳

劉崧

跋宋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脩職郎

誥

右宋咸淳二年賜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脩職
郎敕誥一通蓋度宗登極之明年霈恩命以崇
官秩者也紹安特一縣屬耳而恩數之覃不遺
微下如此至其命詞之意尤極寬博忠厚得盛

將王言之體宜足以感動人心挽回世道矣而當日秉鈞當軸者乃釋日前日感之慮方循常秩爲羽儀粉飾之具而已何哉鍾氏之四世孫有廷方者出以示余敬覽之餘徒足以增與代孝子忠臣之慨於是相去盖九十有八年矣

楊士奇

題宋歐陽脩譔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詰其褒恤之命也盖初爲小人所蔽追

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絳言和議何兌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勲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貽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此忠言見殺此詰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李東陽

蘇子孫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于霍山裔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仵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于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爲鄰人所侵携虎持詰愬于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仵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仵以疋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爲之裝飾張誣爲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愬輒遣人遮止之後

仵死虎孱不能而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穀六斛指揮使張爵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二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携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爲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寶者幾爲俘物至于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于喪亂之

變累脫于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丧固有數焉而馬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為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三藕祠又為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程敏政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學士院莊夏誥後

宋制凡公移則官高者居左制誥則官高者居右盖公移乃官府往來之文具署名及觀者皆

南面故列銜得以左右為尊卑制誥乃臣下受之君上署名及觀者當北面命詞在前故列銜者悉從其後也惟中書省牒略與誥身相似而實不同在宋時已有誤認之者矣而張駕部汝弼復以是致疑于恐觀是誥者同駕部而以為贋故一訂之

雜跋

縉紳

劉崧

跋西臺慟哭記後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即為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為酹文一通為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

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塟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顔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為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酹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翺皐羽西臺慟哭

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于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閑寂寞之濱者不直皐羽一人而已也

王禕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頹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蒇事葢以遂事爲之也廉還白于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頃具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群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脩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蹵之謂廉善爲使云

高啓

跋眉庵記後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葢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爲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爲忠察察爲智安重而爲國之望者則以爲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爲之太息

楊士奇

橘亭幽興集跋

右橘亭幽興集一冊集古棋法也友人鄧存誠數與余棋余不能勝存誠授余此集自是余頗勝存誠然僅勝存誠而已耳未有以勝餘人也始余未習棋授官翰林暇退之暇或與光大相聚以此爲嬉光大機悟頴敏駸駸有造詣余不能及也是時同官能棋者頗衆以所造深淺高下各相爲耦日彰仲益一耦也光大宗毅一耦也用行民則一耦也崇璧與果之用之與余又

各自爲耦希範不及果之而差勝于然嘗持論議不屈日彰嘗戲余曰吾棋如坐十一層塔頂公之棋殆在百尺井底乎余曰公尚未及李憨子吾豈不勝林和靖哉仲熙曰既不能及李憨子亦何用勝和靖然仲熙棋猶下而篤好特過余數人者遇暇輒造用之及余或邀余兩人者就其家閉戶以爽促婦具酒饌款客余以疾戒飲則爲粔籹代酒率常至暮或夜二鼓始散然仲熙未嘗一勝不勝未嘗不樂蓋好之而不啚

意得失者仲熙一人而已余嘗有詩嘲之云年中欲數輸棋日直自新正到歲除時又有好之而不能者若思幼孜能之而不爲者伯厚也夫叨職侍近荷國榮寵閒暇不能及時進脩以自見乃甘自棄若此且使後生小子視而效之廢學而敗德皆非小過然當國家太平之時吾徒職務之暇得以從容閒肆適其情者皆
上之所賜其安可忘乎故既自訟吾過又以志幸遇云

考古

縉紳

李一本

跋盧山縣樊敏碑

右此碑踞於道周迨今幾千有餘歲矣在宋以前訛爲魏受禪碑大明一統志云謂其字文漫滅不可考以故惑於聞見者不爲注目于巷檄緇綠于兹歷經過焉見其荒於荊榛觸於莓苔亦謂信然越弘治己未仲冬因偕門生白應清

駱琰陳宣宋萬全等訪古偶憩其中因束篠爲帚拂之條見字畫隱隱而出皆醇古逈異從者進曰此商彝周鼎復出也殆其奇過乎亟爲磨洗尋其楮蠟如法摹搨得墨本有三蓋以做字畫之同異者而考正之然其糊糢不可讀者亦過半矣既而歸置軒次遂校以隸本參以衆目就其可識者僅得什之九其疑誤者則旁爲點注以俟博古者正焉蓋考古文苑所紀樊毅樊安等碑亦靈獻中所作其屬辭比事與此文勢

相類或者當時馬遷之徒爲之也夫文選所集皆秦漢以來古文而此碑獨不見錄古文苑又補文選而作又不見載毋乃此地僻在遐荒而人不見知與抑惑於聞見之似而不見錄歟吁此碑雖不見錄于古幸而文不泐壞延有今日得以附入邑志以永其傳亦奇矣匪徒爲斯邑之光實斯文之幸也然則世之爲志者苟徒據耳目之所托而不博歷以致審焉則雖有石鼓之文其不至於湮沒無聞者幾希矣

楊愼

跋越絶

或問越絶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覩其絶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

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曰二字名微矣得予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詩卷

縉紳

張孟兼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予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命供奉天殿禁中

有詔徵書額將予備官儀曹郎以仲珩名聞俾謄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旣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被勅草古詩若干首 上覽之稱善有加焉 皇太子暨 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之書名上徹天聽玉音之所奬予其爲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覩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兢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墓中朝士大夫

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爲序其篇端予旣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彥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焉

李東陽

題張滄洲遺詩後

嗚呼亨父先生不可作矣其遺詩在文量臧方者予泣而觀之清古超拔無一字犯俗雖偶書旁集若精擇而後得者世果有仙乎吾亨父當必爲之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

書鷄壇清話卷後

今年予作止詩詩以自戒鼎儀以詩來約曰止詩亦欲止今春欲止今春止未眞乞取止詩來止我止詩令寄止詩人予請援張汝弼故事以隻雞斗酒爲罰竊計數日後必有縛雞載酒而至者鼎儀固未嘗止亦不承盟越兩月予病起遊大德觀爲鳴治師召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固當不宜獨先若君本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執不置乃以

雞酒往受罰焉初鳴治師召之見督也曰第爲之即有議君後者吾二人實任其事至是果以豬紅三斤蛤蜊數十相助先輩質儉如此明仲聞之曰此佳會也盡却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爲鼎儀所致凡六人鼎儀乃盛爲席以樂客於是分韻賦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必辨也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雖工事或未合予掇其顛末以書于後俾好事者有考焉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舍人爰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爲卷葢自筮仕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諦觀卒不知爲何人筆也因撫而嘆曰人之少老其異一至此哉當弱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略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駕第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而箴規磋切予得之靜逸尤多𢇁時考事誠亦有不可棄者况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沒聚散之際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乃能俱藏並錄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而篤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觀不覺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知其志之不可咈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進無幾爲不足技也乃爲之標首敁尾憮然而歸之

王鴻儒

題解大紳先生送行詩序卷後

右詩一卷解大紳先生序并書爲逈許時公自陝右大㕘召至京師復移江西此其送行者也時當在

文廟嗣位之初首索大紳既見賓諸左右深信任之遷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明年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以讒搆去國矣此序稱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是可見矣大紳負經世之才賈傅宣公之流其餘技形於字畫運動翩翩如鸞騫鵠翥而清麗遒勁自然合作說者以爲得臨池遺意而生不究其用士林至今惜之㧞爲詞賦者自柴廣敬而下十人則皆曾綮榜進士一時所選讀中秘書二十八人之數也柴廣敬餘姚人爲人純謹而學問該洽卒於員外郎柳巷先生甚惜之王訓字詢謨廬陵人楊文貞公稱其粹厚和夷學博而正可以爲良臣循吏其爲人可知矣湯流字如川泰和人貌魁梧奇偉孝敬慈愛與人交甚和雖浪語諧謔而愛

敬之氣油然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自陳年少請預內閣讀書選時數已足詔復增之宣德中授工部侍郎總理東南財賦國裕民便其法至今不改以尚書致仕卒李時勉號古廉安福人洪熙宣德間爲翰林學士正統時爲國子祭酒王振搆以罪幾死無何乞歸士林高之彭汝器安福人幼有盛名當代兄從戍會赦免歸遂登第膺秘閣之選楊相字之宜泰和人文貞公從子也幼聰慧九歲日讀四書五經萬餘言十五領

鄉薦永樂二年會試第一殿試亦在二甲之首卒於刑部主事劉子欽吉水人工舉子業縣省元在京會試復在前名後名位竟亦不顯周述字崇術吉水人曾棨榜第二人孟簡之從兄弟也王直字行儉號抑菴泰和人幼聰穎絕倫弱冠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謚文端立朝凡五十餘年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獨時公之履歷予未之能考焉今觀卷中諸公皆當代名卿鉅儒其次亦英才磊落之士而皆與時公周旋不舍則時公之賢從可知矣公之孫恩縣教諭良弼以校文至山西念予忝在同鄉因出此卷相示羡慕之餘不自知不肖輒書于後如此云

楊愼

跋張愈光結交行

禺山張子愈光髮益短才益長齒日衰詩日盛近作結交行凡七百八十八字紀海內交游名士著升沉感今昔蓋高允同徵杜子美八哀之

遺意也又作六言三十首七言律八首寄余小子則又元白蘇臺皮陸松陵之富有也而體裁高古則度越之矣其他觸興口占又不可以更僕終或有工於詆訶者曰是不亦多乎哉且養生何以詩爲也楊子解之曰養生何可廢詩也魏伯陽參同一編實建安之先鞭陰長生自敘三詠乃風雅之後乘不知昌虛中無論鍾離子養生奚可廢詩也或又曰爲政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爲政奚可廢詩也重華作歌皐陶載賡

神禹有訓五子爰述爲政奚可廢詩也或又曰聖學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學聖奚可廢詩也孔子刪國風雅頌之詩立温柔敦厚之教楚狂接輿而歌則欲與之言鮑龍跪石而吟則亟爲之下學聖奚可廢詩也子誠有喙三尺予亦試訊一言也豈有駃仙人瘖道學聞有靑錢學士矣未見黃屾少師也使伏獵弄麞比翼於鸞鳳是屠羊牧豕皆可爲夔龍矣或者之語乃褰甚山之疑乃醳遂銘其座右曰詩哉明哉詩哉明哉予以此忘情以此養生以此爲政奚其爲爲政以此學聖奚其學學聖

陸粲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渫民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强宗右室所爲多踰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祛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爲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爲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幷兼豪榷之徒薙除略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畝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邪自承平久而法乞敝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奸蠹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然數歲月得美遷即去茍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讙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搆必擠而去之甚

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今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蓋初仕時爲吾鄉人作者余閒得觀之乃因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志當世者或于吾言而太息焉

何良俊

書世澤隆恩卷後

良俊自羈貫時每讀書之暇則喜延見長老問

先朝故實凡郡縣政令施設與夫田農登耗里
巷閭財力贏縮之故皆取耳目間視不欲其勸
說載記長老言國家自　太祖　成祖驅除殘
暴　仁宗以後　列聖守文修治中間雖更
土木之變而　景廟監撫　英宗復辟時皆增
修文德當時民力未耗朝廷循恐震驚四方緝
綏之使旁午於道中外臣工祗承德意唯謹守
科條不欲事激昂擅興機宜故上下帖服凡朝
廷有大政令但以文符下藩省藩省以文符下

郡縣郡縣督之賦役長賦役長坐里門甲乙呼
之衆即集而事隨辦故百姓給衣食長子孫終
身不識官府者蓋什六今　聖天子欲興
堯舜之治加意元元然民力日耗國用日蹙四
方逋負日積郡縣以賦役長爲不足信籍編氓
而戶列之條教日繁法網日密百姓什一在家
什九在公鞭箠纓纆如凝脂秋荼有司日夜焦
勞事竟不理夫先後固未嘗易民而治也然而
簡者易循急者難安是誠何故哉有識者必能

知其漸矣長老稱郡太守之賢者有常山樊公
稷山王公鄢陵宜春前後兩劉公縣令有高安
陳公臨朐馮公及艮俊之所逮事者郡太守則
汶上路公順德前後兩何公長沙熊公縣令則
永豐龔公石首方公夫樊公通練事機處官如
家其所興建所謂德在生民百世之利也稷山
以清直著鄢陵汶上後何公以長厚聞宜春與
前何公以精敏稱長沙以文教顯若夫高安在
劇能斷苛其所持雖撫巡不能移可謂峻決臨

朐清謹絕俗純心爲民近代所無永豐志存功
業有常山之風加以興學勸士殆欲過之石首
當事無所推避乃高安之流亞此皆章章著稱
者也然方正德以來監司之權漸重凡所巡歷
之地藩省大臣雖白頭老成皆拜起罄折惟謹
郡太守以下廷趨長跪同於廝役長沙在郡時
長揖而罷傲然平視御史不能堪竟以論罷又
巡撫所至胥史之徒皆有常賄一不如意則抉
摘掊摭無所不至而臨朐在縣時獨毅然曰華

亭之民我子弟也割子弟之肉以餧鷹犬豈長民者所爲卒不與迺亦以調去夫臨朐適當華亭水僉例得報災華亭有東西兩鄉西畏水東畏旱民戶有定籍而產無常處一有水旱以開荒爲名規避百出是時或有以開荒告者公曰夫開荒則民之利五而奸詭之弊百吾不能以百弊易五利爲奸詭作囊橐遂不許遂大爲巡撫張公所窘然良俊聞臨朐被繫時至不能自給邑中薦紳哀其貧若爲之辦餐嗚呼繇今觀

之可不謂難哉古稱廉吏不可爲不虛也昔沈瓚之爲丹徒令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上方瓚之見天子自理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所以得罪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復其官若臨朐者近之後臨朐事竟得白調蕭縣擢尚書郎累官按察副使以歸有子四人皆以文章名海內兩人舉于鄉兩人擢甲科歷官有聲績則天之所以報公者厚也孰謂廉吏果不可

爲耶迺辛亥歲華亭之民咸曰前令馮公以百姓之故受折辱不少畏避今數歲逋負欲以一時并征百姓死者相枕籍苟有肯爲百姓受折辱如我公者民命其可少蘇乎遂謀於學校白於撫巡相與奉公於名宦祠歲祀之嗚呼夫仕宦者不難於獲上官之譽而難於得下民之心不難得民心於一時而難繫民思於身後我公去後已四十餘年而民思之如一日何哉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我公純心爲民亦誠之

所動云耳我公履歷之詳郡大夫士紀撰類能言之良俊第述政理變革之漸與公所以繫民思之故以告於有位云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記一

樓殿

御製

太祖高皇帝

閱江樓記有序　　臣何喬遠恭輯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噫聖人之心幽哉朕嘗存之於心雖

萬千之學猶不能做今年欲役因者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與朝無入諫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即日惶懼乃罷其工試令諸職事妄爲閱江樓記以試其人及至以記來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無超者朕特假爲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滿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東黃閣詢臣其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而拒勢朕欲作樓以壯之雄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爾先爲之記臣其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此王公設險之當爲非有益而不興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誠可信也今皇上神謀妙算人固弗及乃有獅子山扼險拒勢之詔將欲命工臣請較之而後舉且金陵之形勢豈不爲華夷之魁何以見之昔孫吳居此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

卒不能擅取者一絲長江之天塹又繇權德以沾民當是時宇内三分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侵江左豈假閱江樓之拒勢乎今也皇上聲教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效順險已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勢者歟夫宮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之所不爲皇上撥亂返正新造之國爲民父母協和萬邦使愚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臣雖違命文不記樓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陛

下納忠款而歛輿造息元元於市鄉乃爲歌曰
天運循環百物禎頎眞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
聖德齒豁鬢斑億萬斯年君壽南山
宣宗章皇帝

御製廣寒殿記

臣何喬遠恭輯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隆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巉巉峭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嵌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棟複閣

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頫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爲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軼雲霞納日月高明闓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日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 皇祖
太宗文皇帝萬幾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

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劉宗室舉四方全盛之師以加我於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賴天地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其危而存其覆又因以清姦慝奠社稷而至於

今日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藉 高
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柰何其可忘愼德又頤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其人夏書所爲峻宇彫牆者也肆吾始來就國汰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有儆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遊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

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 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陁遂命工脩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縉紳

彭韶

鐵漢樓記

賢人君子聳聲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誠而已誠積而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宋至元祐號為多賢溫公在政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為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豐之後猶再實之木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虐摹賢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四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所能為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為賢然畏忌之以為阻吾為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全盛委裘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

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賢祠而寶界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為守暇考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耶適院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於時聶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尺數百年前物也冥符期會衆咸驚異既以成是樓題曰鐵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噫韶何足以知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

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蓋常變終始之極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之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藏吾無作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遇京又連出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狷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微笑談處之生死不一覵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

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檃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歟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茲郡人士宜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下斯人

張岳

鎭海樓記

廣東海邦也其會城故治番禺自漢以來號稱都會我　國家臨制宇內幅員萬里因嶺海以爲金湯是邦隱然實當管鑰之寄城內北偏有山曰越秀拔地二十餘丈　國初天兵南下列郡既聽受約束守將永嘉朱侯亮祖始作樓五層以冠山顚曰鎭海樓成而會城之形勢益壯其後樓漸圮成化中總督都御史襄毅韓公命有司修完之比燼於火亟圖再作以費鉅力艱持弗决者累年嘉靖甲辰提督尚書蔡公經巡按御史陳君儲秀折衷羣議出帑金二千二百有奇以爲木石瓦甓丹漆僦傭之費選用

能吏稽董工程以明年乙巳閏月興工既而蔡公去余來代之陳君去御史楊君以誠代之越又明年丁未正月朔工告成規制如舊而閎偉壯麗視舊有加樓前爲亭曰仰高左右兩端跨衢爲華表左曰駕鼇右曰飛蜃舊所無也方樓之未作也環海百萬家矯首齋咨若失所負及其既作重簷飛閣廻出雲霄以臨北戶羣山內向大海浩渺如禿者之冠痿者之起凡海邦之形勝精神有不迅張翕沓以赴茲樓者乎昔我

太祖皇帝以丙午丁未歲命大將帥師
北伐是歲又以偏師徇嶺外然後天下合於一
樓於是乎始作　列聖繼統休烈至我
皇上稽古重光禮文煥然樓之廢而復興
也又適值於斯時蓋斗綱之端貫營室織女以
指牽牛之初越所分星也其日丙丁其辰午未
其方宿爲朱鳥之精文明之象氣數參會有足
徵者斯樓之成豈徒抗形勝於一邦實所以章
我　國家一統休明之盛元元本本明示得意

於無窮也書稱有虞氏之治曰帝光天之下至
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必以是爲
盛當其時陽德昭融雖海隅之遠爲其臣者莫
不靖共一心以敬承上德無一毫陰濁以翳其
間蓋其君臣之際如此今吏而食於嶺外者冠
蓋相接也登高騁望寧獨無帝臣之感矣乎夫
苟目前之安而忽遠圖蔽於一方而不知有政
理之要風俗之本此狥祿之臣非體國者也撤
上戶牖之私獨觀消息之原不以遠自肆不以
位自畫一食息一起居無一念不關於君父其
於政理之要風俗之本爲之必盡其方而又擴
之以廣大持之於久遠精粹明白夙夜匪懈庶
幾於古所謂黎獻者於以登降俯仰此樓豈不
有光而無媿也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

名蹟

藩王

秦王誠泳

楊家城記

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
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
始也漢有天下是爲一代開天之始陽始生以
期福祿於未艾觀其宮名未央可見愚按此說
似爲有理然如其言則是陽甲之名漢已有之
何以傳記曾無一言及之且陽甲殷王名漢固
不當以古帝王之名目其城也宋次道長安志
亦不見取但言隋遷都龍首川此城遂廢俗呼
曰楊廣城此說是也迄今歲月悠久遂呼曰楊

家城然其實漢長安城耳

縉紳

梁寅

河源記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㟮皆傳聞者山海經言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楊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

達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蕃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覩非傳聞者也太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度九度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爲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闊闊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覩登其旁嶺下視泉竇歷歷有列星然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惱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匯爲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析爲九郎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七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

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甚峻獸有旄牛野馬狼豹羱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岸至狹或狐可躍度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

葱嶺河至蒲昌海水伏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伏流信然然其復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於是矣

曾鶴齡

祀神農陵記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即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

今上即位實遣臣鶴齡賫香幣祝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酃縣酃縣深僻若絛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壍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

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躡步山巔見有石壁高二丈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為塚門又上少

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為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壇下有墠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繇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制閱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郡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羣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則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為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繇是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周伯殷

龍門洞記

龍門洞在長陽縣治南一里清江之陰洞有水北流入於江兩岸夾天峭聳千仞惟晝分則見日縣江介褰裳躡水而進數百步始至洞所懸溜自崖端飛墜勢如垂練聲如震雷凡五坎而至平地每坎高十數仞而下瀦爲潭其第五坎爲潭幽深莫測若盧奴狀兩涘多嵌岩俗傳爲蛟蜃窟宅怪石層疊乳水亂滴凝爲鍾乳其下

皆白石瑩潔爽氣襲人如凌陰有異草附崖而生鮮翠盤曲如畫芝采有魚無鱗四足善登木食葉兩崖之巔皆絕巘喬木蔽天人跡莫至其上多烏隨文豹雄貘刺豪羚羊人熊巨蛇毒蟒有鳥焉四足如狐兩翼如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曰飛生又有怪鴟狸首肉角斷箸使方而脚之呱名曰負板遇之則凶宣德六年夏五月大旱縣尹趙君銓教諭簡君誠訓導周君獻偕余入洞祈雨道流王愈沈符於潭有雲氣從岩竇出拂岩枝而上至於崖端大雨斯注仰視日光炫然自若余輩即冒雨出洞暨登舟雲氣滿山谷天地爲之晦冥大雨連日乃止田疇既足稿苗勃興歲以大熟於乎荒岩絕壑邃谷玄湫有禱輒應乃能布甘澍蘇旱災惠及民物蓋神龍所潛然也天下之名山大川在祀典者何限而求其靈應如斯者曾幾何哉予故摭不律以告後之宦遊於此者

御賜

縉紳

楊士奇

賜印章記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糾謬蓋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有俾述所言益求盡於

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
楊貞一印皆有璽書益念其當效分寸之勞也
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
一居士益取 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
字賜臣為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
章既顧謂臣曰此 先帝之灼知汝也然
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
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又諭之曰士奇必
以所輔 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曰不敢

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為千載之遭際
希闊之大恩也益 仁宗初賜臣二人繩
愆糾繆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冒昧進曰臣
與楊榮金幼孜實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天
恩均之言且再三遂賜榮幼孜同一章至
宣廟賜清方貞靖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
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不同於乎 仁
廟求益之誠切徵勞之不忘與 宣廟之
不攺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寡[illegible]

二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效涓埃萬
一徒捧遺賜而不勝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
云

楊溥

御賜承恩堂記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
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為之冠宣
德七年秋 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粤自
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

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
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
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為圖進弗稱 上
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
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
維堅乃卜月之吉鳩工並作裒高以平築虛
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
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甓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
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

庫有廄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令大
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
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
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
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祐國家乃實以
賢哲簡昇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
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
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 聖天子丕隆
太平之運溥於斯爲 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

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
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
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
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
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
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
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學官

縉紳

顏木

六經閣記

昔談理道不假於言言也者闕而後宣者也節
不言爵佚不言息喧不言衣飽不言食譬如饑
寒暑苦輒有所白仲尼云天何言哉天無欲故
不言斯天之所以爲大與深矣哉是故昧於機
斯言書瞢于理斯言則滯於情斯言律干于紀
斯言法乖于度斯言節愆于和斯言樂道而足

焉聖人無言六籍又何作哉故後賢之千言不
當古聖人一畫斯以理道爲精粗弗以辭說爲
繁簡者與故言愈希則世愈樸言愈繁則世愈
薄非闕言者道有明晦焉爾繇是觀之言也者
非聖人之得已也六籍也者非聖言之得已也
聖人不得已而有言後世又何紛紛之說乎吾
爲是人建閣而藏經不欲其以言而求焉故爲
是不得已之言焉

王慎中

泉州府學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佃㛯之餘而免於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爲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辯其時物勅其條法甚修而甚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睿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爲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

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爲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冔韠紳綦佩之飾而裼襲委垂之宜琮璜琚瑀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鐘鼓管絃爲之器而酬酢揖拊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爲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爲事詳而爲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爲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爲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

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爲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疏闊而不治簡略而無當蓋孔子敎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爲問者游夏

二人者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爲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緣是會其高者以爲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爲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爲異端而非所以爲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爲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爲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爲曲藝而非所以爲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

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爲道爲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國天下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羣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

之疑神黙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繇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繇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

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繇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爲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爲上也泉之有學

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　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繇之以出而未能得其所以教者郗侯命公爲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爲是有責乎爲士者又不鄙之爲不足與進且知其民

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成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爲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雖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

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爲士不學則爲民上下之分可不勉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巳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羨者其役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谷伯平湖人繇工部郎中出爲今官云

鄒元標

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高皇帝廓清乾坤功冠隆古實肇基太平郡郡錢穀甲兵疆域形勢差殺各郡然風氣淳麗

聖善首及擬之漢事則三輔股肱之邑云郡故有學刱自青田劉公制頗稱善嗣鑿池通橋地氣宜洩規畫加隆而歲久不無少圮刺史陳公以名給諫出守是邦下車謁廟眺諸形勢慨然思復其舊苦力不支久之得窖中金若干公斥之治城城完迺以羨庚治黌宮甃池夾隆左伏右後廓前舒廟廡翼翼齋閣巍巍邦人士詠斯遊斯歌曰我陳公力也公欲詔諸人士以

余因陋夙嘗究心儒先指析乃遣教官劉廷綬謁記於予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從周之訓何娓娓言之不置蓋忠質兼用周家道法最爲詳盛故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他適余幸生當盛世涵育聖化最久太平且爲

聖祖興

王之都余何庸援引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嘗思我

聖祖嘗戢戈櫜矢之後即以六諭

訓民曰孝、曰敬、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爲非、大哉

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相爲彪炳即詩書所稱何加焉雖然達道有五行之者一也聖諭淵涵鬱而未發至　肅

皇始闡敬一之訓揭之學宮實與六諭相表裏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則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非爲一以貫之若網在綱珠在縷咸有條理非一一強而致之也道化漸摩碩儒輩出河東主復性新會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爲的而餘干則一於居敬窮理雖入門頗漸不同要以味尋

道腴上無負　列聖菁莪之化遠可遡六經語孟之傳今諸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
今上從祀之詔曰操修經濟皆是實學夫非示人以爲學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厤性命爲幻妄譚性命鄙倫常爲贅疣家持堅白聚訟之不相下不知聖人之道若如天如地無物不有亦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顧動於意則昏耳若規規彼爲得此爲失安知爲得之中不有眞失乎彼爲是此爲非安知僞是之中不有

眞非乎諸士絃誦其中宜思　祖宗六諭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墜之緒一稟自然無動於意尊　大明學術以翼我國家鴻龐景祚於億萬斯年豈不休哉若曰吾言無甚高論而弁髦之是孔不必從周而憲章爲虛語也登孔之堂倍孔之訓是曰異學異學有　高皇憲令在則吾豈敢陳公名璧莆田人丁丑進士政追循良茲學政其大者、

顧憲成

長治縣改建學宮記

蓋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嘆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竊以爲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甚焉何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謂之不及公然與過分途也是則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有人於此矜其聰明直跳而之於聖人之所不知而繩以夫婦之所共知猶然昧焉憑其意氣直跨而之於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

之所共能猶然却焉將謂之過而庸猥踈脫又疑於不及也將謂之不及而超忽凌躐又幾於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其爲失也顯而易辨是故當其過吾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氣質猶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其爲失也微而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且有泰然安處於庸衆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僵然突據於聖人之上者病在心髓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其超

忽凌頓既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府猥瑣陋文
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前無
方縱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壹蒙其
利終身膠結而不解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異時
夫子一則思狂一則思狷一則思有恒至謂古
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
疾而惡無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辭也其眞心自
在也無疾甚乎疾之辭也其眞心澌滅盡矣此
又夫子之所深憂也長治懷白周公來守吾常

會其邑改建學宮屬予記之予詢所繇公曰潞
古上黨郡也　國初仍前代爲潞州嘉靖初陞
府置縣學仍舊制一世以後人文頗盛乃議分
置縣割府學一隅爲之而人文遂遜於前說者
歸咎於分裂故基損壞風氣馴是咸議修補獨
高陵劉公來守是土創議改建卜地於藩封之
右府庾之隙拓以民居爰定規制請於當道當
道僉報曰可已又得孫公曾公繼之協終厥事
而今而往庶幾人文之有興也敢乞靈於子子

謝曰蕙也陋何知人文問覽晉乘之邑也雅號
爲樸所願無忘其樸而已公曰是乎予曰是矣
夫樸人之眞心也內之無安排無攙和外之無
擬議無矯飾眞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來瑕
瑜短長皎然畢見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故
有過焉與夫人共知其過能受損矣有不及焉
與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
修諸家一家信之矣修諸鄉一鄉信之矣脩諸
國一國信之矣舉而措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

以致用何者惟其眞也非是即才若管晏智若
良平辯若儀衍藻若遷固抑末耳甚者反以藉
寇齎盜爲世詬僇將焉用之公曰吾子之言善
乎其以樸張者也請得受而籍之以詔我多士
且有省乎相與退而反諸心以求無失乎本來
面目進而取裁於聖人之道以求詣其極而無
狃於偏窺茲不腆之邑實重有賴焉何憂乎不
足予謝曰允若茲夫子思有恒而有恒矣思狂
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實重有

頼馬何憂乎不明不行謹志之以俟劉公名復初孫公名鉉崇陽人曾公名皐廬陵人王公名告臨邑人同事者鄧佐童君世彥李君德王君愛焦君思忠王君致中縣令李君仙品與劉公同鄉同議此舉李君獻明閻君溥縣丞吳承宗主簿艾有駷楊善典史馬李章署教諭張一翰訓導王三重督工耆民申志皐路仁等皆竭力贊襄者法得附書

鄧原岳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高皇帝之平滇南也蓋實以重兵臨之于時草昧未遑講馬上之業釁孽時作無歲不勤王師經理既定始圖久安之策郡縣棊置漸以俎豆代干戈久之滇乃益治文風且振椎髻之民率襲冠裳登其賢能而賓興之壹視中土翩翩乎明德遠矣而路南故隸澂江自成化間始改設流官地絕僻什一依山箐而居閔不知學其頴者稍通章句籍博士往往寄他庠厥後益多道經路南稍跋涉青生苦之而山箐之民竟不識衣冠作何狀則何繇觀化越人被髮視章甫猶弁髦耶引而置之通邑大都文物從容赤面而走耳萬曆丙申鍾君應麟來守是邦圖之三老咸以為建學便上其議於是學使者兩臺疏請於　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不侫受成焉凡所創建者曰大成殿曰明倫堂皆五楹曰尊經閣曰敬一箴碑亭曰啓聖祠曰文昌祠曰鄉賢祠曰名宦祠皆三楹泮水戟門齋舍衙廡莫不備

具蔚然鉅麗之觀矣今守史君載德幸而語之曰是諸大夫寵靈而載德藉手告成事者也願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法則莫詳成周考成周之所為學者其名曰庠而釋之曰庠者養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之心銷其暴戾恣睢之習六禮三物皆此志也辟之養木者然置之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至於干霄然後以備明堂之用此寧可歲月冀効哉　高皇帝養士二百餘年其法蘖之成周而其要乃在仲

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不扶則抑士之節
不植則隳廟堂之上咸欲行於逢掖之細何求
而不得毋寧自傾而伸之北以培倫常而明紀
綱使之有所維持而不壞古聖王所爲長治久
安之術其率用此迺者利孔既開蕭山澤而錮
之即學宮不免焉遂至右鹽鐵之義而左文學
之議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所謂罰者士之氣
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士且儼然依夫子
之敎而凜然習　高皇帝之約束堅持孝

悌忠信之心而盡詘暴戾恣睢之氣夫以荒服
反覆之國易動難安曩日金華所不能縻者而
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此無他教之所懷
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守蜀見蜀地僻陋有蠻
夷之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者親自
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人士化之比齊魯焉今
士生右文之世不出戶而得師何論漢德故被
服聖教則爲良士沐浴聖化則爲良民毋自卑
其氣毋自隳其節以用夏變夷較然不負其所

學則豈惟諸大夫藉以榮施不佞覩學於此有
厚幸矣鍾君内江人史君潛山人前後守潋江
者王君祿兆即墨人程君子侃休寧人皆與有
勞者其經費則二刺史捐俸爲大役先而庶官
羣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雷思霈

歸州新修文廟儒學記

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
鄉里也舊治江南嘉靖辛酉歲倏爾陸沉高岸

爲谷廼徙於江以北而學宮在州治山麓之右
先是人文鬱勃與夷陵參等徙四十餘年矣無
一上公車者至　今上萬曆之戊申而州
大夫張公始以形家言遷於州治山麓之左不
旬月而成州大夫介幣於兩生而以記請余惟
孔子云文王我師也而文王實師繹之先人鬻
子今所傳惟有兵法而文王始作易楚之臣猶
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安知與鬻子所
論說毋乃非連山歸藏之遺乎昔人自峽中得

古易與今文絕不相類亦安知其無也十五國
無楚風而屈左徒始作離騷假令生於孔子之
時其所删定豈在齊秦魏晉之後耶然以不及
孔子繼三百篇而别創一體合于比興之義不
則風雅之道亡矣而今之學孔子者以欲舉孔
子所私有之語軍旅則以爲武夫事何以曰我
戰則克語文章則以爲壯夫不爲何以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語氣節則以爲孤憤而不中于
理又何以稱志士仁人也是取一椎魯無用之

夫與時俯仰掇拾道學家一二酸語而以爲聖
人也烏在其學孔子夫鬻熊周家一代之師左
徒詞人萬世之冠我聞歸人士多治易與詩易
與詩舍此安傚眞能學孔子者乃能爲鬻子乃
能爲左徒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凡我多士愼毋以鄉之人
而易視之愼毋以文章氣節功業與道德而岐
視之非惟不知文章氣節功業亦且不知道德
矣大抵天地間有通理必先有璞剝六經之道

如日月經天如江河經地無有已時甫出而遭
秦皇爇攸之慘而後其書始厄爲牆壁間物焉
士之習始不足以治天下而石渠天祿表章之
力居多濂洛關閩諸君子繼之槩字櫛句如日
月之蝕而復明如江河之塞而復决無柰其値
腥膻之季世界幾不復有人理而我　高
皇帝用以經國取士一道同風登唐虞三代之
理者繇此途出蓋大治以大亂乃生大信以大
絀乃成多士之不克蒸變斧藻于世者不爲不

久天地靈氣自南自北輾轉固亦有時遠或數
百年近或百年繇今觀之此其時矣夫豈無如
前兩君子生其間者乎若區區以形家爲言則
山川如昨人民不改此地又何得有熊繹之封
疆屈原之故宅也是役也州大夫實董振之而
觀察使高南昌巡功兹土慨然與嘆力主其議
其費半出公鏹半出學田之租半出諸生之捐
金凡學宮所應有者靡不庀具惟廣文官舍未
之有改州大夫以吳中名士與諸生更始而誘

進之興二百年之甚盛事厥功已偉大哉凡我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大夫之謂矣張公
名尚儒和州人兩生某某是時州倅某廣文某
某因并記之

韋布

李杜

崇正書院記

昔先王以修身正心之道著而為治能使人自

約於禮而泯其欲心故天下之風卒歸於正而
治教大行於後世其所以勸率而程督之者雖
有其人與其具而非其所專倚而甚賴也使聖
人之教天下而專賴於其人與其具則其人與
具之所不及而其教且有所格而不行而不得
謂之化國蓋昔聖人慮天下之不治也必始於
正道之壞而崇其淫僻故先有以辨其分而定
其志其分田制祿都鄙有章溝塗有界以大統
小以卑承尊蓋其疆理封域之間固已截然其
嚴翼肅乎其平章毋敢有越厥志者矣其國之
老少自歡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不知其
為勞而忘其身之為賤其卿士大夫服官秉職
兢兢然有不稱之懼而若瘝於其身無慕尊羨
侈之心而不見其為逸而忘其身之為貴此所
謂遊於化國雖開之以邪僻而有所不從故天
下極治及周衰禮廢列國交爭則先王封國之
制自諸侯壞之而卿士大夫各以兼并自雄於
井邑之間而氓庶之賤始無以自相長養於畎

畝之內上下交征欲怨並熾而先王之正道蕩
然不存矣孔子生於周末明治亂之原乃始嫉
三家之僭禮昭兩觀之當誅墮郈鄪正丘甲思
欲存先王之治於魯而不可得乃與其徒講於
洙泗之濱其於富貴貧賤義利取舍為己為人
處約處樂之言獨惓惓而不置三代以前先王
所以教士者三物六藝未嘗汲汲於此也推其
意蓋傷先王之正道既不得以望之民隷而猶
可冀於聰明強毅之士有以存之於不隳故使

之終日於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要以故勤而進
磨之使自泯其畔援歆羡之心則其不慮之知
不學之能自有所擴拓以及於世而獨發其蘊
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間未有明摘
其蘊者而濂溪周子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
所謂欲者豈專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哉生人
之所不能無聖人之所不去也葢雖富貴貧賤
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取與尤不容處之以
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有意則二無意

則一矣道而至於無欲則飯糗茹草將終身而
已矣披袗衣鼓琴二女果者固有而已矣不義
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為唐
虞之禪泰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為比干之死
夷齊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
立萬世之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
貫矣堯舜之精一非有所期於夫子而夫子之
言道自不得不出於一貫夫子之一貫非有所
期於周子而周子之明其義自不得不出於無

欲以無欲言道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
其知能而彼自懽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
者皆可以為聖人之徒而聰明強毅者得之則
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於
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
內降聞之而起愧求正於吾黨而有所不暇吾
獨怪夫釋老之心可謂無欲矣而儒者攻之彼
自反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儒者攻之則
亦有所不服吾又有以破之而彼不得辭彼佛

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物皆以為
無足欲也而善於忍辱忍辱之極也而至於無
諍夫政失於朝則宜諍之於朝矣禮失於家則
宜諍之於家矣道失於學則宜諍之於友矣未
聞無諍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
諍也而不得不用之於不得不諍之時彼益生
全於儒者有諍之中而不知有諍之為功使世
皆無諍則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
矣然其視天下之事皆以為無足為也遂至於

提提乎仁義絶滅乎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蓋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亂而乃以爲天下之亂皆始於仁義禮樂彼自生長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知仁義禮樂之爲功使世無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於世則猶微有自私自利之意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於孔子之所謂一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於聖人

之世而得聖人而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於二氏哉二氏之流耻其功用之不顯乃托於靈通冥報完精永年以自神其教則厚誣其師失蓋遠矣今世之闢然從之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闢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故吾特本周子無欲之旨通乎一貫者以爲崇正之論而併舉二氏之無欲所以異於聖人者使世之學者知聖人之無欲而稍異於二氏則無不正矣噫先生之制其廢已久既無以使人自得於無欲幸而有二氏者能自得於無欲矣[illegible]之差又不足以有所及於物而反以爲門[illegible]之之害則崇正之論豈得而不作哉萬川沈公好古樂道嘗夢寐濂溪示其所之及尹會昌度學之隙地以建神交之閣而寫蜀山人所著太極於其上兩廡爲房聚其邑之良朝夕講焉蓋將陟周子之學以達於孔氏而所作五行論述則又若有疑於周子旁通曲諭不固前聞四方之賢士多從之遊者役竣以呈於督學賓巖何

公公嘆古學之晦而喜其復明於公也因命其額曰崇正書院而令請記於名筆公曰終當屬李山人耳迨予至會昌則公已遷工部去京師公之門人諸君述其意於杜杜與公論學多師其說故雖其旣去而猶樂爲之記

官署

縉紳

葉淇

戶部題名記

惟我　聖祖稽周官司徒建戶部設尚書
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以率其屬乃永樂七年
己丑　文皇帝北狩於是有行部戶曹之
設十五年丁酉復設行在戶部至正統辛酉
睿皇帝始定都邑去行在之名蓋戶部之
有今署也更累朝若干年尚書暨侍郎凡若干
人後以京儲事重特設侍郎以理之又若干人
矣雖典籍具存然卒欲指數其名氏且不可得
況其出處履歷之詳乎淇承乏尚書後懼自今

將益散滅無所紀用是謀諸侍郎吳公原傑公
錄及黃公傑繙閱故牘備錄以刻諸石年序而
附列名揭而蹟疏之且各虛其下方以俟來日
淇竊惟公署之有題名固將考往昔垂無窮以
備文獻之傳於所以起閱者定品評而勸戒之
意實寓乎其中蓋物聚則妍醜形焉事比則得
失著焉人並則賢不肖判焉繇數十載之後遡
數十載之前愛憎既公誠僞亦著是是非非固
有不能以毫髮爽者至於所自豈[illegible]勢有難易

而舒縮之間或有異論然知德者觀之亦自不
可得而誣也夫君子之爲善固不爲名而沒世
不稱聖人猶以爲可疾名之所繫亦大矣況與
賢同道則名罔不昌而身享天下之榮與不肖
同迹則名罔不隳而身受天下之辱此豈待後
世而後定哉是故夙夜兢惕鑒觀前人則所以
殫吾職而熙明天子之績者於是乎在矣凡我
同事越後之君子宜有所儆焉淇不佞僭爲之
記

王鴻儒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甘肅在中原之西數千里當玉門陽關之內漢
史稱爲故何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予考之於書
殊不其然昔唐虞都冀即今平陽帝都四距各
五千里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是也書亦曰
黑水西河惟雍州燉煌在甘肅爲極遠郡後漢
志注謂燉煌去洛陽五千里則去平陽又不充
此數矣且黑水又在其地昔商道既衰棄稷不

務不啻處豳邵之壤而猶曰自竄於戎狄之間
周末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譏甸之中尚有戎落
况甘肅之遠乎繇是觀之甘肅在三代之前固
中國諸侯封畛也其疆域如此初武帝徙民或
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後
皆爲衣冠大族名臣良將策畫之士藝能之人
畢出其地其人才如此酒禮之會上下相通賦
政寛厚吏民親服風雨時節米穀常賤盜賊稀
少和氣之應賢於內郡其風俗如此地廣民稀

水草宜畜牧六畜爲天下饒其土産如此王莽
末關東兵起竇融獨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屬
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其
險固如此繇是數者而觀之夫豈可以荒漠其
地而鄙夷其人哉　太祖高皇帝既定中
原之五年命宋國公馮勝拓地西鄙而甘肅始
入職方自是而後率以宿將鎮守其地後復益
以文臣與中貴凡整軍經武實共叅協其所以
南鎮羌戎北禦胡虜西扞西域諸國者無復遺

算自是關中無事而海內晏然矣正德戊辰內
鄉胡公繇山西右布政使進拜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奉勅出塡茲土公至鎭與元戎勅使協規
一心蒐軍實繕卒乘積芻粟完亭障謹斥堠按
功簡士號令精明暇日因稽按故牘求嘗巡撫
于茲者礱石題名置于公署用存故實遠遣使
幣而命予記之竊聞自宋司馬溫公著諫院題
名記而有忠詐直回可懼之說天下之論莫能
易之予嘗以爲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者以是

懼之可也題名之意疑不止此昔趙文子枚數
晉之名卿而歎取士會謝混歷評族從子弟而
深與弘微君子尚友千古之士而論其世必有
所從違以爲處身應事之則而况居邊陲之雄
鎭當國家之隆委而前人之政或寛或猛或繁
或簡年歲雖遙事端相接具在故府可以覆視
勒其名於石公事有間召老校退卒指其名而
問其事事會之來資之以應卒不亦善乎比之
徒懼之以忠詐直回之跡而不示之以主善得

師之方者亦若有間矣公之意或兼出於此乎
予昔與公同硯席每見公屬綴如流及公之仕
也鳴玉禁庭均逸外服者二十餘年益明習天
下事今茲建節一方統制千里其機神算略雖
非愚淺所能測知然即此而求之亦可以得其
梗槩矣傳曰作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之作法矣
公行還朝此則當附凉州故事云

方豪

孤樹堂記

嘉靖六年冬十月初六日予蒙恩起廢復除廣
東按察司僉事職鹽法屯田明年四月朔視事
前堂曰明愼後堂曰持廉秉公後堂之後有堂
三間左爲予室右爲胥吏所居中與後堂稱自
堂後經宰後而東有亭在竹間曰清節前堂之
西自小廊入折而南渡橋臨池有臺曰濯纓臺
後有亭曰喜有皆前人所名予不敢更唯最後
堂未名見堂後一嘉樹根蟠于牡蠣之牆梟若
龍枝拂於市舶之舍童童如蓋廣可三間而高
遡之初不知爲何木詢之土人但曰梡樹梡樹
主詢其字或曰東莞之莞或曰草菅之菅予皆
疑之蓋樹之名必從木豈以竹從草也初官甚
冗未暇致閱意將制一字於木旁貼一完字曰
梡有木如此可謂完矣比致古書果有此字公
退對之繁陰滿簷清風自生炎方得此殊覺蕭
爽因憶西曹之槐故山之松小浣之根皆所珍
賞故窓曰見樹軒曰松卧泉曰青蓋異地同情
楄曰孤樹夫嶺南之樹不爲少矣若鐵梨花梨

之爲美材若荔枝龍眼之稱佳果若松栢槐榕
之足清陰何地弗植何人弗識梡也人且昧其
名則植之者罕矣堂前後有梅數株竹數百竿
芙蓉芭蕉芰荷之類若干本之大而喬者唯梡
舉無與並焉樹謂之孤宜也堂謂孤樹亦宜也
錢穀刑名之猥瑣嫌疑謗怨之緐生必有特立
獨行之士不避怨嫌法期於必行不受汙涅守
期於必不可奪乃可以共是職居是堂也夫受
汙涅而移所守者誠不足道矣有守而避怨嫌

不敢盡法者斯亦爲名之流耳何有于特立獨行也乎何補於是職也乎何取于是堂也乎故以孤樹名吾堂庶朝夕居之見樹而生警比之盤几紳韋之器嚴師益友之人也客有過之者愛賞不忍去每曰孤哉樹乎美哉堂乎強哉堂之人乎敢問其所以孤主人對曰衆無與伍之謂耳客曰此孤之名耳非孤之本也本立則支茂支茂則蔭廣蔭廣則觀奇觀奇則愛鍾而無與伍矣於是主人乃悟立本之道

徐階

青浦縣新建察院記

嘉靖壬寅冬詔作青浦縣於松江府治之東北巡按監察御史侯官舒公汀率羣吏經營之有成議矣會以代去明年春莆田周公持斧繼至喟然言曰松爲里千四百有奇而獨邑維二

聖天子以爲難理作茲新邑蓋所以爲民止厚而吾屬將順焉者一有不至責其可辭乃進郡守順德何侯繼之推官莆田黄君洪毗計費所出已則俾攝華亭事通判內江張君叔宣知上海縣莆田張君秉壺督其丞狄希明等爲之閱四月邑有廨學有宮巡察有院神有祠民有廬室蓋訖工之速前此未之聞而民未始告勞也於是何侯請予記察院之成刻之石維

國家置御史寄之耳目委之風紀其在於內於事無不得言其按於外於政無不得問故其官曰監察其所居之署曰察院則察固御史職也然予聞之察一也而用之有善有不善善則爲

明爲審而天下之治繇之以成不善則爲苛爲伺而天下之事因之以債在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夫九二以剛中之德當交泰之會其於誅賞興革固宜肆其力爲之而顧有取於包荒何也人之才或長於彼而短於此而隨俗習非亦或不幸而入於過如是而猶盡棄焉則有乏才之憂政或不宜於古而宜於今亦或人以爲不便而課其利害則猶利多而害少而吾思所以易之者又未見其果勝如是

而欲遠變焉則有滋弊之歎夫惟君子智足以知其然而量足以容之故其智爲光大其道得尚於中行而泰之治成焉斯古善用察者也今天下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夫其議論多也亦以用察之義不明敢於訾人而輕於變法執担易言之及臨事而乏才則旋取其棄者甲之以位而不知乍進乍退人將無固志以盡其能法立而弊滋則繼焉者必矯之以蘇舊而不知一革一復之際民已不勝其擾無怪乎成功之寡

覩也公之爲是院也亦嘗思所以爲察者乎頃予見公語法必原夫情語古必詢諸俗其爲政不爲廉視壁聽而奸自無所容不喜爲紛更而調停補葺民實陰受其賜蓋今善用察無如公者嗚呼後之君子居公之室因以紹公之政則斯民之幸而於公亦不負矣公名亮字共嘉靖壬辰進士何侯丙戌進士廉靜豈弟與公志相合故請予記者侯云

董份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　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

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察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中即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尚闕于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網羅自　明興以來諸嘗爲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吳君加詳訂焉勒諸石而請予爲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

忠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躓之人孰不效而爲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旣皆以自見而有以激之言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巳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巽耎遷避者旣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

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巳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巳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攻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于嘉靖甲寅以待後來無窮云嗟乎我　祖宗創業至我
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者凡二百年諸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人指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凜凜其立朝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著之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何有于予言

蘇濬

浙江按察使題名記

觀察使吳公以退食之暇蒐掌故上下賢豪開自　國初至今爲使者百二十餘人因次其姓氏勒之石命濬記之濬觀甸夏提封之區浙得百二焉火耕水耨舟輿輻湊其俗儇譞舞智竅窳摩牙虎而冠者視三尺不甚惜熏轑結駟之朋能爲蠆尾青蠅變色指素爲蒼吏茲土者亦甚難哉正統成化間以風稜自肅給者軒楊尚矣弘治之世吏治烝烝而邵文莊公傋以總大

綱表見豈張弛之用故殊耶抑蕭規曹隨時各有適耶濬聞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得一切便宜行事朝上爰書夕卽報可 國初此意猶有存者今部使三五文網叢密且左書右息矣江郵胥慮往來如織龍章蔵造機軸雲集卽軒楊而生今能以一觴款賔否能裁貂璫諸供具否濬知其難也記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茲吳公之衷哉

黃輝

客雲糧儲司題名記

客雲之重也自古北隋虜始也重益兵兵益餉于是卽易而正牒易而勅得專舉彈將吏與制府撫按比餉額至五十二萬九千五百有奇多哉不啻數倍于初矣兵有二曰主曰客餉有四曰屯曰漕曰民運曰京運歲終繩其籍而上之大司農考中上則卽有紀擢有不次者自嘉靖二十六年以往爲主事若干人其後爲郎中若干人予友錦泉梁子將名諸石屬予爲記記曰昔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今之會計不然名之曰餉實兵之以也將卒有司靡不預餉事卽以閲人人亦以閲卽今也求加于昔後必復求加于今更以爲勝而忘乎其更以爲師也蹶生安漏生金創既爲因因復爲創因創之端相遺無窮有其遺之或不能名之存其名將以存其所遺也嗟乎士當窮時料量不出庭戸非智誠不足顧安所得質而運之一旦從大司農後爲 天子持籌邊計徙兒如林大將如

虎受事隸如雲騋牝仰秣如游龍咸仰我寸籍以爲忻飽有錢泉如有倚山如左納右出談笑而理之彊弱之形能否之實自耳自目不關他人善敗之相猗瑕瑜之相用有餘不足之相補隱然日陳乎吾前以曲發其神智而益生其意氣者皆是也世之閲我必有我遺我之自閲則何以自遺觸者自嚣受者獨瑕撫之乎恐逸而收之乎如笑其察至公或疑于神其得至私不可以不告人是天下之快資而忠智豪杰之所

欲亟得也錦泉子則其人乎哉峴峪雲仞二字用課最擢遼東兵備是行也用無傍虜矣吾故樂爲之記以告來者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記

祠廟　昔賢

縉紳

彭教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衆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所是衆之所非

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槩立朝廷以禮義廉耻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姝進取間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

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如貢舉而譟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詆以操計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不肯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併排斬侮名爲流俗好邪致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亦有以明夷

之用辭趍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消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其於兩公所爲不詬其悖必笑其強況肯相是哉繇今而觀其非是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世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泚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

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頹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爲三楹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詞下敎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況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閭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爲之執鞭者乎有

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趍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鄉是者固於是乎在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彊仁所至能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王守仁

重修文山祠記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

孝皇之朝然亦因

燬爲新多鈌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鄧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恊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圯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族經行猶存尸祝而

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没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燿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肙嫉褊鷙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徙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欲備而論之以勗夫兹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特一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

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固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兹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兹邑睹公祠

之圯陋而未能振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眞心言而爲之記

舒芬

大義祠記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

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馬諫之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藉此以行弒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討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耻奉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

徐公舉家不汚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莫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烏乎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卯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魯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

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巨翁諡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唯公江山人舊有祠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武進吳亞甫來尹縣謂僻陋弗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于東門內之通衢易腐支頹工不甚費九月吉遂告成事亞甫之政以節義敎化爲急務大率類此如近宸濠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汝澄首正其逆賊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

攸建也豈徒然哉十月望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閩屬芬記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祠祀文張陸三公白沙陳公甫表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題曰大義庶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中國安而夷狄懼矣

韐弁

俞大猷

重建諸葛亭記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

其所居之崗曰卧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名卧龍後人以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然先生爲天下後世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祚謂先生理民之幹優于將畧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烏足服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爲相亦優爲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閫内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爲相臣者豈容一日使居外哉將治閫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爲將臣者豈遑一日使居内哉故蕭何爲相韓信爲將而漢興魏徵爲相李靖爲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疲神困兩不得成此不可

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内上無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卧南陽夫南陽北邇中原南連荆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此不過欲居此通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既有帝王之量又爲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爲矣苟得其人

焉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爲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焉如蕭何如魏徵先生爲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眞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惟托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徬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握甚非先生之所樂爲也楊顒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

體失爲家主之法先生亦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益横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志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氷玉共潔寧靜則山岳同體忠貞則霜雪爭嚴精誠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唯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太公啓伐開國之勲唯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墮淚於無情之地與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爲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恨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北方堯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平亭宇歲久將傾大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

建之臬司諸公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藩司諸公從而力賛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粤會城一大觀也命猷記之猷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祠廟 今賢

縉紳

李鐩

宋尚書祠堂記

弘治甲子夏鐩爲工部左侍郎 孝宗敬

皇帝、遣往山東議處守臣所言漕河事、鎡馳入其境稽古考迹知漕河元故運河也元復有海運者蓋河之制尚弗善也 國朝洪武初河决原武過漕入于安山漕河塞四百里自濟寧至於臨青舟不可行作城村諸所陸運至於德州永樂初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繇直沽至於京自江運者浮於淮入於河至於陽武陸運至於衛輝又入於衛河至於京當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歲以萬億計已而 上命工部尚書宋禮修元運河發濟

兗青東民十五萬人登萊民願役萬五千人疏淤啓隘因勢而治之禮用老人白英計作壩於戴村横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乃分為二水以其三南入於漕河以接徐呂以其七北會於臨清以合漳衛塞河口于曹鄆濬河灣至曹故道以行水蓋漕河之廢有二患生焉河善決則淤水病涸則滯自是漕河成而海運廢矣祭法曰有功于民則祀之鎡因陳禮之功可祀也遂請勑下有司工部主事王寵又言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佐禮之勞宜不可泯今

上皇帝嗣位之六年俞鎡等之請命於南旺分水祠禮而左右以純長配有司并祠平江伯陳瑄而純長之位亦忝又六年工部郎中楊淳始釐正如制淳暨主事王鑾來徵予言夫人臣之奉國事也富才者剬之慎慮者守之徒守者蠱事而敝國數剬者務改而煩民是故俗之所厭聖人不強行民之所安聖人不亟改往者守臣欲改汶疏洸求利于漕不亦鑿乎夫宋

公之治漕河也因元哲臣之迹乘今達識之謀相流泉之宜操獨決之智因民之欲避民之勞嗣是者置閘以防洩蓄湖以永灌引泉以備涸時浚以殺淤漕河大成萬世之利也夫應淺者易動尚奇者好更昧於事者恒作忍於民者喜役故事之敝也柔者廢剛者僨予待罪三朝備員卿末今老且病行將明農以待盡因公祠事之成僭以是而為後之君子告焉宋公字大本

河南永寧人金公泗州人累官刑部尚書周公天長人封萊陽伯謚忠毅亦一時名臣祠之建經始于正德七年春落成于十一年冬廟宇廊廡垣墻具備別刻於記石之陰

唐龍

遺愛祠記

景泰初漕政弗葺乃度江淮之鎮建都御史行臺以總攝其綱而首畀諸河州王公竑尋兼領撫事凡茲江北列郡諸州咸撫有焉嘉靖戊子

春二月予小子竊辱是命惟夙夜懍焉而懼弗勝既至境上揖諸予大夫曰斷木者引繩則直立政者同道則治是故周公治東郊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善成之以休于前政以建無窮之基予小子倀倀然而無所從也自有都臺百年于斯孰簡者孰賢予大夫曰皆賢曰孰可法曰皆可法河州王公其至哉詢于父老猶夫子大夫之言予弟相率以告與父老無以異也夫公爲給事時孚號朝列奮擊權臣既爲都御史董帥三軍鞭驅虜衆是有社稷之功矣而于是也何有乃博采州郡志及讀公神道碑蓋知公嚴毅堅直政務酌於民心廉境內豪右而訖其法尤嫉貪墨吏曰是民賊也踣而繫之威令虩虩然如雷霆之不可褻侮徐淮歲大侵百姓饑餓山東河南二路流民又猝至公先發漕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計月餔以粥遠者料量其斗斛而均布之轉徙者路食之長活凡三十萬一千人病者給之醫藥又活一千四百人

被鬻者贖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死者殮而葬之三千三百餘人夫周近遠庇死生療病而還鬻公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比公被誣逮繫者至易衣一襲小舟以行民如失慈母攀號而送之天順間公再蒞民又如得慈母老人傴僂丁壯踴躍童子歌謠而來見公連屬三日不絕法以防民仁以養之是故威行而愛立予小子皇皇焉思所休于公之政而未之能然亦不敢惰也既弟子員上書曰封南國之棠者思召伯

之政泣峴山之碑者追叔子之德公實懷柔我
土其有以繫民之思可也先是西湖之濫有浮
屠氏宮官司撤其土像庵散其徒若有待焉者
郡守葛子木有志于公者也乃增置規緒續以
周垣奉公之木主于中而以名請夫公去淮八
十餘年而今子大夫與父老與子弟邈乎聲容
之不相及也乃油油然而思之思不足又乞祠
之有遺愛哉于是乎命之曰遺愛祠

王璣

復都御史李公祠記

初余聞長老言知嘗有漢藩之難矣而莫得其
凡與所以靖之已從薦紳間稍稍聞漢庶人憑
恃武寵懷異構逆暨　章皇帝親征之慨
然亦莫竟顛末與所發之者迺歲癸巳璣承乏
備兵武定武定故樂安州寔漢開府之遺於是
得時接鄉大夫若司空信山韓公荆中丞海隅
毛公思義少參東樓董公琦僉爲璣述故中丞
李公璿發漢藩之難而靖之之蹟縷縷其言曰

李公永樂季年繇上舍生拜監察御史高煦不
逞時適宅外鄰幾閣且同處一城勢殊岌岌煦
方鍛金華畜硝黃逆端萌矣公聞之弗聞也已
復募籍壯勇要縻操卒斂孳穜馬釋犴重辟逆
蹤露矣公聞之弗聞也彼弗公疑矣顧將以帷
幄心膂重毘是畀旋走逆使以禮致公乃姑辭
以哀經緩以終制若不見彼圖之爲非者於是
益弗虞矣公迺請命毋氏誓于家衆曰必先機
發其變遂乃宵馳濟南徧白省臬假符乎王舍

訖報乎海洋比使人且追之一使不晤再使無
及而公抵京師矣爾乃入覲文華面承顧問陳
逆謀暴著之狀贊六飛親討之策纔七日夜師
臨城北蓋迅雷不及掩耳而魄已先褫無何破
入而宮棟摧逆煦遂成擒矣凱旋　天子
嘉公勞勳晉左僉都御史錫襲衣文幣擬廕一
子錦衣千戶寻家人十戶公咸謙弗居弗得請
則受衣幣暨秩餘終辭焉又曰公故恬退亦其
時在朝乏知已故無與暴揚不然爵秩不爲過

而公僅左僉都御史止迺始與知李公之功諸公且余詰曰李公之事何如晁錯曰未易言也處宗藩之變與他寇殊勢弗密則禍身家弗神速則彼得為謀非天子自將則彼得為辭錯也弗密有之景帝之弗自將其若之何於乎

章皇帝天兵之神速李公濬幾事之密漢君臣交有愧矣又曰許忠節公死寧藩之難何如李公曰未易言也宸濠之勢鉅而蔓忠節方當事窒於早圖然其心猶之李公也易地當皆能

為之於是諸公首肯且曰李公故以鄉賢祠于學宮之東往祔忠節祠因易其所遂因循至今未復奈何璣曰予責也乃卜於學宮西廡觀之隙搆祠以棲主嗣故典也祠成公之裔孫醫官李熯請予為記予恐後人之不知公猶夫予之初也不辭而記之

姚淶

顯忠祠記

國家當興廢之際必有抗節秉志之士潤鼎鼐劍視死如歸出於橫流烈焰之中以明委質無二之義若此者非求知於天下後世也儼天下賴名教以立苟有其人為世道慮者豈可訑向背以為抑揚據成敗以為輕重計禍福利害以為緩急予奪哉奉川戴公德彝之死難也幾百四十年里人諱而不稱者奪於國威也淶自入史館始知公之大節訪諸其邑人類不能舉其槩求之郡志則逸而不傳惟科貢考僅列公名而又失其實按洪武二十七年及第之首則定

海張公信而其第三人則公也公拜官編修侍講而中改御史及左拾遺者則繼世更定之制也

先皇之所簡拔嗣君之所錄用其文學風誼固已見推於當世矣北兵南下長江不守公以身殉主禍延宗黨此公死事之迹也作郡志者不知公立朝大畧尚存於國史徒見南雍立石鐫公之名遂用其私臆以贋亂眞置鄞人葉宗可於公之次妄題其下曰探花而抑公於是科諸進士之末是果何心哉痛乎忠義之

易淪而文獻之不足徵也嘉靖戊子奉川邑侯陳君縞至淶爲言公之忠陳君始請於觀風者而祠之學宮猶未有專祀也越五載壬辰海虞錢君塤繼宰是邑淶復告之曰發潛顯忠守土職也戴公之祠弗稱君盍圖諸錢君作而言曰其爲政思以勸忠善雖小猶將張之以示風敎剡邑之蕞俗有如戴公者乎其之往也政無先此下車進諸生而咨之時則負諸乃闢地於社學之左爲宇三楹額曰顯忠以祠公于中歲甲

午祠成錢君率奉川子弟爲文而酧之公之英靈洋洋乎罔不慕焉赫赫乎罔不肅焉凄凄乎罔不愴焉自儒流以至於樵夫牧豎自故老以至於婦人稚子始皆知誦公之忠烈而重嘉錢君之善於表章也夫

文皇與靖難之師固非常情之所仰測一時諸臣知齒剛舌柔之戒者莫不達權通變轉危爲安保其榮祿悔吝不及獨公乃若逆天命拂人情至于嚴誅而不悔豈昧趨避於其間哉盖公守經之士也不可以語於繩墨之外是故有所可必有所不可有所能必有所不能壬午之死固公之所謂可而亦其自以爲能者又安得有他顧哉非獨公則然昔者帝王之革命仁濟天下英雄之用武威震天下宜無不服者而一節之士顧欲與之較是非於危疑之間士各有志何世無之卞隨務光之蹈稠水若不恱於湯而伯夷叔齊之入首陽若不恱於武湯武之聖不虧四子之介不貶揆道與義各得所安夫豈以相忤爲病乎吊伐

如聖人猶不免於守經之議則王燭周苛龔勝孔融堯君素韓通諸臣之死又何怪乎且内難既平之後若曹國公李景隆歷城侯盛庸都指揮平安初相讐終相附而卒不免於罪洪熈之初下詔釋建文諸死事者之家屬昔人娶婦之喻在人者欲其從我在我者欲其詈人夫恤往固所以勸來茲非我

祖宗之微意與此錢君立祠之義也或曰奉川之有戴公猶緱城之有方公也淶應之曰二公之死事同而其所

以當死則異方公寵冠儒臣尼兵籌國議聽其謀斷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方公任謀國之寄而搆難速亡誰當執其咎者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喪非特義所當死於勢亦不得不死戴公則不然以舊君則可以死以同姓則可以無死使公而不死則爲楊爲金爲胡爲黃贖前愆而責後勞若無不可顧公徒以君臣之經而死非若出於迫與激者此其處死之難誠與方公差異嗟乎公軀已糜矣

族已殘矣所不可奪者獨公之志耳語有之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其公之謂與其公之謂與

羅洪先

峽江練公祠記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笥九儒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田且言曰縣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愯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壻

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姻黃鄰練且世姻受禍獨慘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怨厲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詬詈之峽不爲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盧陵臨有俎豆六一產于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彼乎在此乎

祭於廟繹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滏人又何疑于峽也余獨念滏之爭者嘗之家實他攘是懼以公在滏則滏重也峽之爭者嘗之宗廟孰事為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為滏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滏與峽何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滏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

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滏與峽之人滏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爭也滏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滏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詬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賢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

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滏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為重其亦末矣錢之祠曰自靖故事惲登涉率請王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

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併倉址與故刹地廣之下為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聯之祠朗豁弘深祀有常度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之不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告後之慨慕于公者

馮琦

甘肅大司馬田公生祠記

甘肅於西北諸鎮最大外亘玉門陽關通西域國萬計內連秦隴朔方四面皆虜孤懸一徑如綫吉囊遺孽分住套中結海冦二酋爲邊患隆萬中許欵貢以縻之然多不奉約束時闌入塞多殺掠歲戊子我師不利失一副將軍

上震怒絕市賞問群臣能制虜者廷議舉今大司馬田公　上命公以中丞往公至鎮訓

師積粟二年而後用之每戰躬擐甲枹鼓爲士卒先將武士力而重之以謀用兵貴方略不責首虜故師出輒有功甘山之戰虜易我師深入出不意而敗斬首六百級南山之戰海酋陷伏中斬首亦六百級西川之戰海虜傾巢入寇遇覆而奔火發死者無算大酋殲焉松山之戰諸虜并力一舉圖報復公先發禦諸邊外未合而潰番夷之從虜者皆來歸涼州之戰公先得其間使誅之急發兵薄虜帳下斬首七百級公在河西大捷五小捷數十驅虜千里外築邊城四百里列亭障至寧固鎮番涼莊浪之間烽燧不設郊堡不驚比於內地會樞臣虛位久

天子召公入本兵柄計公起備兵使者至大司馬加太子太傅在五歲之內每捷聞　天子出大官金錢賚公不可勝紀官其子至錦衣指揮使人不謂驟也公去鎮之明年方伯霍公偕六郡吏民將較建生祠祀公而問記於余余惟公之功非一鎮之功也頃者島夷外訌我盡

徵天下兵而東虜實狡焉生心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公獨用一鎮士馬出塞屢破之禦諸原又破之狡夷始知我中國之刃有餘地也我師始張將吏思自奮于功名　天子亦藉以無西顧而一意于東此其大功一大虜撦酋內持兩端實借諸部嘗我一鎮得志則望風糜起豈但失數十年伏戎之利害朔以南詎有寧宇公破虜積數千級築京觀而封之西虜旣遠塞大虜來互市者嚙指不敢驕夫公明破西虜

之膽陰奪大虜之氣是公罷欵以戰而以戰維欵其波及諸鎮者公之餘也此其大功二西夏與虜錯壤戎夏交捽也穹廬環堵相亂也非我破虜則虜蹂我敗兵之氣沒世不復今虜不啻數敗死者齒骼不收生者瘡痍未起不數年虜氣未復也而我以數年生聚敎訓厲其蠭氣可以犁而兵之亦可柔而撫之撫之惠兵之武我之撫與剿皆有餘百世之利也此其爲大功三公有三大功皆不止在一鎮又不獨在一時而

鎮人獨安得專有之而專祠之邊人之淳固也當其所愛百世不忘也虜卽悍當其所畏百世不敢近郅都健吏也虜不敢傷其像李廣一較耳聞其名輒遠徙不近邊八公之草木順昌之旗幟皆無當于軍實輒望走不旋踵者何也當其所畏也是祠也公之像儼然在焉君子登是堂若聆謦欬稟籌策也小人曰公猶在是乎復將袵席我也將吏如拳白羽而執鞭弭不敢易紀律大酋名王猶凜凜金戈鐵騎中辟易不敢覘也公身在武部提衡九塞業已戰勝於朝廷而公之像在鎮邊人讋公餘威而循其遺策亦且不戰而勝于邊鄙是公前日之勝一而今日之勝兩也繇此言之河西得公祠而重若雲臺麟閣有公之容景鐘太常有公之伐則固不待祠矣田公與先大人同擧進士而余亦與霍公爲同年友於其請謹執簡以書

祠廟 貞女

縉紳

崔銑

四貞祠記

正德壬申賊刼東火妻垣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于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共貲助祠爲堂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蠲羞侑祝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

之政始于怠極于廢樂始于逸流于荒官始于得放于亂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儕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爲宰而鄙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賴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

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瑭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丞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傳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壞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齋舍

縉紳

劉基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夭

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澗水皆鬻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㴭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窊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

咲其草木之英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俯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人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

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宋濂

拙菴記

京尸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蛩不華僅禦雨風環庋圖書置榻其中毋退食即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龔封衍聖公曾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

如斧斷木炭就水猱援以升兎走壙而攫之以鵠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汙流穎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恥余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瞷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緼奧福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

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憒憒無所恩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之慁吾吾徑情而直遂綱羅當前吾以爲織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貍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經顚綿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筭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宵乎無塗衆人游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摩括剔覗其軌而足其跡

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顔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擇類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廣履細旃毋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孫作

杞鞠軒記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鞠既宇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即今之枸杞鞠則今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蘭之爲紫鞠瞿麥爲之大鞠旋覆華之爲愛鞠俗皆以鞠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眞鞠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眞鞠正甘鞠耳世以其黄作羨其華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掇以供桮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

翁守膠西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貴於賢士君子即猩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茨棘又況杞鞠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德之奸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予奪定爲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戶者視天隨東坡

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復推其嗜好廁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謬余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鞠賦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之記

薛瑄

車牕記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歎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牕致以此物爲之使冨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瀉彩清風度凉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廻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

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佞士巍堂綺戶可謂麗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牕記

岳正

肋菴記

肋生既三黜於禮部始大知懼己之未至乃謀所以增益之者作爲小菴聚經史圖籍於中因

以所自號肋者名之客有稱知已者過而問曰子之所號其諸取之曹孟德所云雞肋乎哉何謂也生蹙然曰蓋亦近取諸身而已矣客稱為知已曾不諗吾處事以為行殖學以為文者乎以吾自視雖無過於古人亦無甚媿於今人也奈何柔者謂吾强和者謂吾扳愿者謂吾狂通者謂吾執肅者謂吾深巧者謂吾拙知者謂吾顓同者謂吾別一言或唱和者盈百是以動輒致挫言斯召愿其為窘且辱也亦甚矣乃不知

飲恨發憤屏舊圖新以否易泰用詘求信方且據巷危坐玩圖味書日是心然畧不嗟咨豈神靈鬼怪左執陰逆頓倒揉亂役役于斯不然何好何樂而甘為之不辭歟抑嘗思之吾之窘辱也實肋之無得吾之好樂也實肋之可借故既以自喻而又以辱吾之室客乃撫掌大噱曰有是哉

羅玘

木齋記

凡木燥濕之不時則凋瘁而多災翳屈拜之則折焚之則體爐而灰揚擊之則多徵音而或啞然莫之應縱斧之則隨其理而解鋸之則屑暴之則槁槁而傳之水則浮而反是也則沉是其為體也無所伏偽於其中任其本真而出之凡有血氣者皆得繇已取而用焉非必設巧盡智以誘之而後見焉者也或曰斲削之而為宮以居為車以行為舟以載弦而為弓刻而為矢以射鵰而青黃之丹朱之為尊為豆登以飲以食

為筵以憑為榻也以休又其變也為棺槨以送死其為類甚博且飾也非木與曰是人之假之以盡天下之用非木之性能之也雖然亦其無所伏偽於中故能用於人若夫金則聞冶而躍者矣土則聞陶而苦窳者矣是其能以抗夫工人則工人雖欲不設巧盡智以馭之不可也況於衆人與夫凡有血氣者可得繇已取而用也哉故冶工之衆二之陶工之衆四之梓匠輪輿九之不如是不足濟於用也濟於用則切於人

之身人也者仁也孔子以木之近仁其殆是之
謂與然吾之所謂木之木之云也孔子之所謂
人之木之云也其理一也鄉進士進賢號正泒
道其先君木齋之號於予其從兄衡守正溢為
臯官時嘗誦木齋之詩數十篇其温然太古之
風猶在耳也予雖不及見之其無所伏僞於中
殆人之木者與正泒躍然曰吾先君有是哉請
書以為記

桑悅

獨坐軒記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
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
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
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
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
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
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
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
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
軒塵坌不入習次日括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
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
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
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
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
覺紛挐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挐糾錯
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
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陸深

塊菴記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菴夫物雖微且惡或中
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
糞壤老農老圃好之况其尊者乎獨塊何好哉
之塊然而已人無知愚賢不肖授之塊皆弗欲
生自少日放言高論希大慕遠已不見好于其
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求世之所不好者為之
反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末斥其浮崇于

實人皆望望焉北去之也不有類于坵故得以坵自居雖然坵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于頃畝之外皆坵之爲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侯藉是以爲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坵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故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爲文云

湛若水

鈍齋記

甘泉子喟然嘆曰天下道二利鈍而已矣連城縣博陳仲文問曰人有惡鈍而好利者磨刃之鉼礪銛之鋒以爲利則何如曰利乎利者與心皆利矣曰人有惡利而好鈍者截錐之末去矢之鏃以爲鈍則何如曰鈍乎鈍者與心皆鈍矣曰然則利者其果無鈍矣乎曰有時而鈍戕斧天下之至利也物有破之矣物有缺之矣曰鈍者其果無利矣乎有時而利鍤杵天下之至鈍也杵能貫石臼之堅矣鍤能使鐵性之華矣是故大黠或癡大辯或愚大朴或智大魯或真賢有所不足愚有所有餘鈍者也沌也混沌全其天也木訥近乎仁也性成于天天不能使之工能工之者人也是故鈍者生於天者也利者作於人者也利者失之鈍者得之利者賊之鈍者存之毋散爾朴毋分爾源毋汩爾天毋鑿爾混沌其庶矣今夫物之初萌也屯屯爾及其發也秀而實其利孰大焉至於人也亦然其初生也蠢蠢耳及其長也神發而智其利孰大焉是故鈍者利之本也君子之學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者約其情沌其心鈍其性故能與天地相似盛德大業至矣仲文曰可以銘吾齋矣夫鈍失求之野吾將以自勵且告連城者

馬駉

拙菴記

予生六歲始讀書十五喜爲古文辭先君子不禁也十九先君子棄諸孤宗人有背笑予者他日譏諸族人無予坐焉予是始發憤去習爲時義一年盡通明年以孺士應試臺而首冬十月

受廪餼十年始舉于鄉然無他才能迂癖固陋凡世所謂飲射博奕琴壺梟盧之藝懵然無所知識日坐環堵手一編以沈諷方其氣接意會心融神釋一塵不驚萬感俱寂鳥雀蛙黽之聲不聞童子呌呶于前踰午家人送茶亦漠然不知也客有誚予者而數曰子真拙人也先世屋廬僅蔽風雨曾不知爲妻子南畝之田蕪穢不治牛老車弊不能增長尺寸而家人十口樂歲恒饑今之買賤賣貴與時推移居積委隨權量

斗筲囊括任戴之事若風牛馬之不及匪惟不相及也屏遠違避若有污染負累然者乃安坐定息沉溺典籍夫是古非今者謂之俗儒不達世務者謂之腐儒有體無用者謂之賤儒語本遺末者謂之滯儒俗腐賤滯非天下之至拙者不爲吾見吾子之爲拙也乃仰天而笑俯而嘆倘況泮渙申理自訟出門送客反關却掃讀書不輟誦言終身以守吾拙

楊慎

碧嶢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嶢以山形似秦嶢關受此稱爾高嶢與碧雞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棣古定曰碧嶢憗獻疑於楊子曰茲嶢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巳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

狄名則炙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與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炙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各路驛傳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物類與

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峪嘌而爲祿脿呂闞而爲呂合金浪嶺之爲丁當丁也瀾滄江之爲浪滄江也不止嶢之爲橋耳方言既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閥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非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覜眺聽之美薈蔚清泠之輿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雲局記

點蒼山之禁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社在其下子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子于堂曰請問學子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興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腳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舍博而徑約況于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畫像

縉紳

宋濂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頷以下漸廣至顴而微妝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縕帽簷高白屨和氣充浹望之崇

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妝色黃而濇目有稜角鬚白而稍短在頬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凛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額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鬢長過領内服皂領帽有㲲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横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妝色黃鬚短少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温國公司馬

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鬢踈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黒質白絇繶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温煦之氣可掬鬚少而踈亦强半白鼻與兩顴微䵳䵳微紅右列黒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温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鬚神采煒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温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竊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輙因世

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劉球

張忠定公畫像記

古之君子身没而烈與光嶽俱存者其浩然之氣致乎遠也善養是氣如乖崖先生張忠定公蓋尤古人中名實之著者乎公之賢於人者非有所外倚也能不動心而已夫名人所欲爭也

賢士舉以先有德而不居公之心豈色可動乎
色人所好也納二處子勸懷歸者以娶而不御
公之心豈色可動乎倉卒之變人所難處也遇
衆亂卒擁拜嵩呼亦下馬望京師呼拜以息其
譁公之心豈倉卒之變可動乎推其志之所操
精神之所存雖堅如層城不足言固衆如三軍
不足言勇鉅如九鼎不足言重故身遏蜀亂廷
抑丁謂之奸畧無一毫難色者心有定而浩然
充極其體者爲之也氣足有爲故其政之嚴者

恕平者果斂者詳惠者信無施不宜亦其作於
心者不能害之爾公於淳化咸平中兩治蜀蜀
人始而畏之中而安之終而思之及聞其沒也
擁其像哭之又爲祠祀之久而不衰豈惟蜀哉
至今天下有志於古之士猶皆仰其風公之光
及後世而不泯得非其浩然者所致歟公濮州
人諱詠字復之仕至工部尚書其事跡具史共
傳編在士大夫球素慕公爲人及使蜀謁公與
秦守李氷漢守文翁所合爲三公廟者退得公
像于公同姓生諫不知爲公家藏本耶抑其受
蜀人者耶然考公手讃及趙翰林孟頫拜觀書
足信爲當時所傳遂命工書善繪者臨摹上石
期與世之景先哲者共覩仰焉迺記而繫以詩
曰
於粲我公宣烈于世有定者心無餒者氣惟心
克一厥氣是克施德德茂施業業崇旣文而武
亦嚴而循推來遡往如公幾人公立朝廷愉諫
斂迹公來蜀方坐軫亂略蜀人懷公如懷考妣

漢秦二守罔克專美願被餘休四海一詞樹茲
穹礱公寔我師我秩蜀禮拜公寢堂載考厥像
玄冠褐裳翼翼有容曄曄有讃浩然氣象越世
想見欲昶來覲爰壽于石繫之以辭永昭令德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記

考載

縉紳

王禕

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

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北參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姿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蝨韅發而汗介胄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狢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中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室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

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

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甍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塟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

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似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巳詳簡牘茲不復書

會聚

縉紳

劉鴻

擊壤會記

國家覆冒海宇垂百餘年風嘘日薰人物熙熙

興國贛之屬邑山盤谷綢風氣完固食土之毛民樂其生而多壽考迺弘治壬子時平歲登公私衎衎有垂白之老踰六七而望八九者二十二人合和履祥蹈舞皇風相與謀曰遭逢淸明生理龐植仰無叫呼之擾俯有伏臘之需抱子弄孫不及時爲樂以詠歌堯仁以終餘年亦負矣哉於是月以二會會以朔望鱗次而周戶而不釃是歲九月甲子舉事牲肥酒香籩豆有楚乃其初進諸老深衣大冠魚貫而進前設几格

俯伏其下北面稽首焚香籲天曰願　明
天子萬歲萬萬歲宰執惟隣藩臬惟良郡有賢
守邑有賢大夫用康保我民亦云休哉願雨暘
時若百穀滋植公私羨餘閭閻笑語野無橫民
鄰有善俗俾我老人永有今日之娛亦云休哉
已乃舉盞更籌揖讓就坐以齒爲倫其一爲胡
晦菴克訓次劉潔菴雅清次呂直方興大次蕭
正菴悅贇次鍾和軒韶鐸次陳隱軒子顯次呂
春谷仁發次蕭擴齋崇廣次李晴窓春昱次李

秋潭仁徹次蕭貧樂雲端次劉敬齋恭徽次胡
博齋克詳次王敘菴秉倫次蕭繹齋悅華次王
時菴成景次羅直菴守正次鍾成菴韶鑑次李
復亨春雷次李省菴彥脩次蔡瑩菴彥瓛次謝
梅軒旭魁坐定諸少年班立而揖有引卮酒跪
而進之者曰孺子不敏幸茲良會躬侍杖屨先
生長者無寧有以教我乎諸老人推其年高者
詔之曰若知今日之樂耶　高皇帝
列聖　令天子之賜也詰有之臣民之
福皇錫之極汝則保極逆極者殃保極者昌吾
輩老矣得爲保極之民汝則念旃景德懷刑毋
瀆于家毋梗於鄉毋突冒于有司毋貽罹我父
兄汝則念旃後之視汝者猶之今也衆皆唯唯
酒五七行諸老人起而酬酢有誦淇澳以相規
者有歌豳風以相樂者有詠嘆考槃之遺音者
而未嘗不歸德於上也遂名其會曰擊壤壤不
必擊而擊壤之樂同也少酣有倡之者頗執事
曰把筆來不有所作曷做本懷人賦近體詩二

首平淡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催甚且酌且哦
日冉冉下迴

遊覽

縉紳

劉　基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狗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
二三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絶若無所容陟石
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

茂徑路窈窅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剏之者雲峰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

敘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予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宋濂

游塗荆二山記

濂既遊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　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迹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跡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游焉余將渡淮狩於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屆今懷遠縣治以俟濂奉敎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發舟庚午日晡始泊縣西門而

青宮巳駐蹕於東門五里矣辛未濂上謁　青宮喜甚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擢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爲墉多蓺椒之圃行可三里餘覩大磐石青綠間錯頹然敧足坐諦覩之乾蘚交封之耳聞有艸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愛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爲石蓮花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揷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

濯莽抵崖鋝肸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四聖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顚禹廟在焉廟已毁唯頹垣破礎存游月四衙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莽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感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趾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

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述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剜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封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大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久矣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　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繖搖曳上荆山矣瀨亦下山麓入縣廟見所邀神號鄙俚棄而不覩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鬬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産玉坡奇石駢列玄質

而白緣梁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時　青宮巳徵遠郊瀕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

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
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或
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
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繇塗
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
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
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
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
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
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
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爲濠州濠州古鍾
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
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
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巳
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
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
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
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

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遺迹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
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
智將何自辨其眞僞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
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爲
正有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嘗娶其女者別是
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
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譌緣紀游因掛漏書之
以發同游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
晉府長史朱伯言一作賢楚府長史朱伯淸吳府
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貝瓊

古澗寒泉記

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懸出曰沃泉穴出曰氿
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此泉之
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
與天台石門所　崩騰而雄悍者也余
在錢塘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

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及甛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霆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謖謖相和肌肉爲戰而聚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臥而聽日入忘返翼日至南山白蓮峰觀水簾而寺僧

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散落崖間無復所謂鸞鶴吠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黃灣並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山有靈泉泉水不足以觀也及來雲間九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上泉瀌瀌出叢篁亂石中循除而流尤甚清冽可以析酲滌煩與春淙一矣因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爲之記遂舉昔遊之所見如此

張孟兼

游禹門記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所謂三月魚上渡而爲龍也其東岸曰看鶴臺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爲梁山卽河梁也北曰建極宮道家祠神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元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烟雲水石之聚蟲蛇罔象之居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萬雷殆異今也並河之東爲太史公墓前爲貌有晉永嘉中殷濟樹碑今皆圮於河

徘徊良久作龍門之歌下山日昃道過子夏墓墓在新豐里新豐南曰通化里卽文中子講學處也明日得東皐子黃頰山詩東皐子文中子弟也名績字無功以琴酒自娛隱黃頰山題是詩山壁詩極幽永非唐以來人語宋熙寧初李公壽始訪其地刻石縣學因載所游其石陰附以龍門之歌龍門兮天開河水兮天來我思古人兮何在哉

薛瑄

游龍門記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峰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為大緜東南麓穴若搆木浮虛為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踈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

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甓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峰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岓烟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峰東穿石崖橫竪施木憑空為樓樓心穴板上置井狀轆轤懸綆汲河憑欄檻涼風飄灑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河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為橋跡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胃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焉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

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凄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緣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劉定之

遊梁氏園記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

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
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而西半猶存號爲
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
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繞郭屬
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
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
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
改爲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
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

龍與薊在此也得非唐藩鎮舊城乎稽諸史志
遼金初未嘗創建都城其城僅存土爾甓皆爲
人取去其土皆眞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
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游之日去
清明節未久揷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
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唐季
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呑龍亢孰
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
畚鍤以斸甓掘土焉就其構樓楷立麾蓋暗嗚

叱咤之故處而塹埋哭泣引紼掩袂焉因其頹
垣隙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曬藝羣芳
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攄林野之興焉俛
仰古今感慨多矣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
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爲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
遊者何學士孟時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
時微風埃中道憩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
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有像在寺歸

時風止過　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
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何喬新

遊石鐘山記

乙亥歲暮春余與王子泛舟澄湖艤於絕壁援
危磴登懸崖訪昔賢遺迹于時天和氣清江空
月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縱余目以遐覽舒懷
古之幽情但見怪石嵯峨巉嶫嵔嶵崢嶸奇形
異狀不可殫名或如鳳如鷸欲蟠欲飛或如鬼

交鬭狖將騶虞鶚羆霆拂鼠撲魚穴鮮呀嗌歘雲歎雷異哉石乎蓋造化之所胚胎也俄而徵雲生於廬阜長風來乎大空驅濤擁瀨吼鯨躍龍爰有洪聲發乎水中殷殷喤喤如游舜庭而聽鏞鐘之撞鏗鏗鎗鎗如入周廟而聞無射之聲隱兮若雷颯兮若雨又如御至使楚而金奏作於下余乃恍然驚問曰是何聲也豈靈鰲奮首而三山頽耶抑海若驚起而號風雷耶無乃共工氏觸不周而天柱摧耶胡爲乎有是聲

也王子曰是所謂石鍾者也昔者酈元言之而不詳李勃訪之而失實東坡居士泛舟江上以求之而後衆論定於一也余曰石之爲物塊乎其形未與水遇不聞其鳴水之爲物湛乎其清未與石鬬曷嘗有聲彼函胡清越竅坎鏜鞳之音果出於水耶抑出於石耶王子曰不然夫水之性動石之性静動静相摩厥聲以應水之質柔石之質剛剛柔相蕩厥聲以彰是非水之聲也亦非石之聲也水石相搏而聲出焉此石鐘之所以名也觀夫峭壁巉巖鐘之銑角也懸蘿裊裊鐘之旋蟲也丹崖翠壑鐘之簨簴也驚濤駭浪鐘之撞杵也蓋天地爲爐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齊侯不得銘其績而鳧氏無所預其功也嗟乎洪水橫流巨浸滔天罔象出而逼人螭蜃過而垂涎民其魚矣尚何石鐘之聽焉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冕去沮洳而宮室泛蘭舟以遨遊聽水樂以自適揆厥所元伊誰之力耶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雲消

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瑩然澄碧返而登舟呼酒相酢乃鼓枻而歌曰駕吾舟兮泛長江馮夷起舞兮酌我以羽觴侑以嘉樂兮鼓鐘喤喤慨念上古兮濁流湯湯孰致平成兮孰理懷襄願銘此鐘兮紀神功千秋萬歲兮永不忘

林　俊

三游洞記

山自巫峽而東多奇勢雲蒸烟龕雪崖而風竅如笋茁乳垂門闔而指戟懸練張幄而流蘇下

綴如猿狖攫拏冊樓鬼户豺虎蛟龍之穴競妍
爭媚相怪險目左右接不暇黄牛五峰雄峙崖
影若牛黄陵廟在焉又東峽東水益隘兩石夾
拱人立名捎公峽又東水漸平山亦漸乏奇勝
洞隱然山陰循鳥徑曲折數百武及山之巔下
又徑蜒險以甚傴俯攀無底左掖一人一人扶
左右皆帖石扇行修繩前引後者綴捍予于中
猶足蹢心顫目以眩息不時貫歷數曲地稍夷
腰折百武出石下地又夷穹然一洞上如覆蓬

高六餘丈廣優其半竒石墻立中擎三柱非圓
非方上廣而鋭直下洞爽以曠如堂可布三十
席柱之旁三空如户聮以三奥室中石室可布
四席左室可布十席上空若懸扣之類鍾名天
鐘挺其下音如鼓所謂地鼓者也旁横一石擊
之音若磬正德庚午余徃藍道經遊焉從者考
擊以待予疑儐候迎意會之皆縣虚猋錄上皆
石懸者大以圓故如鐘突者方以小故如磬下
襍以土故逢逢然鼓音室之背有石如牀可臥

十許人西如厨東如座凡洞之石如鑿如鐵如
穴以出水如陶室如複道如綴珠懸琉如鱗
如刻畫雲烏藻火波濤之狀巧雕不能奉其
者無得而摹寫彷彿之也下横一溪名下落儻
聞水聲地底繇他亦乏竒勝洞奪之矣予玩適
久之留詩二章而去然其意未嘗不在洞也又
明年壬申東歸再遊坐良久室中鐘鼓雜鳴入
聽之二僕携酒一壺肝若笋二豆而至予酌酒
三咲肝嚼笋餘均二吏與從而遊者既去未忍

别去夷彪者儸佪夷故野不知余猶在也手桑
弓挾矢躍洞户而出曰好妙好玅從者目之微
笑余亦笑既還從者曰置之都會何如余曰亦
方外之有車轍馬迹之塵人加之失其性矣天
秘而地私之有所謂哉先是遊者白樂天兄弟
元微之後是老泉三父子故號三遊今惟余在
焉

喬宇

游九峨山記

五月至涇陽王君應部來會遂同縣北往九嵕山謁唐太宗昭陵緣坡行三十里至焉其山周圍十里有廟頽㢛內有石刻青騅什伐赤特勒驃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六駿圖尚存卽太宗平竇建德王世充宋金剛劉黑闥薛仁杲及東都時所乘者是夜與應部對酌而歌遂宿于齋所明日登山之絶頂浩然四顧終南太華遙拱于南鳳翔諸山聯帶于西其陽則秦川萬派流雲漾日邈邈歷歷一覽可旣題名畢下山北

觀昭陵從葬之墓其逼山者卽所謂諸王七墓公主二十一墓妃嬪八墓皆無碑稍次卽李相房玄齡以下十三墓丞郎唐儉以下五十三墓功臣大將何史那忠以下六十四墓今皆狐居兎旋纍纍嵠崎或崇或頽或峭而微或圮而夷或泉或潰其在當時雖有椒房天璜之貴鐫鼎絶世之勳邁類超倫之智今皆托體山阿身埃骨朽不亦悲夫遂與應部愴悵者久之弔之以詩而去

登牛山記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余往而登之泰沂駝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爲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皇

然以應答乎友邦者爲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爲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於黃土而其聲名昭赫至于今益有萬世不死者在願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

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蘇斧斤牛羊而致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蘇梏亡而致于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梏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固憂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盜

都穆

遊砥柱記

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中以其形似柱故名禹貢謂導河東至於砥柱即此乙卯往遊砥柱離州二十里午食又二十里循河行十里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濫禹鑿之爲三令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得脫者名之曰鬼宜矣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北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相傳上有唐太宗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謂砥柱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又按隋書載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砥柱今屹然中流上無土木而河之廣僅如三門奚有崩摧而壅河逆流至數十里之遠蓋距河兩岸皆山意者當時或崩人遂以爲砥柱而史氏書之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有以哉

游王喬洞記

新安有王喬洞洞在縣西二十里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盡山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復萌枝葉與凡木類予見之乃大駭以爲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謂予妄能信令試以語人人非予亦未必不以爲妄吁何其異耶碑言昔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爲石其說似爲得之第不可與俗人道耳按王喬有三其一乃周靈王太子其一漢葉縣令其一蜀之益都人俱有仙術今未知孰是或又謂此即爛柯山而以晉王質

之事實之爛柯山在今衢州衢傳名信安豈新安之與信安聲相近而訛稱邪然此亦何足辨神仙之事在昔固有之矣

方鵬

遊張公洞記

吾友義興吳祠部克學約予兄弟遊張公善權二洞久矣嘉靖丙戌八月三日始尋舊盟舟次閶闔兒子策先治具請登虎丘薄暮與時鳴步入悟石亭還過生公講臺數酌而出四日至惠

山輿入東麓僧房汲泉烹茗飲龍泉精舍五日至毘陵飲白氏園謁道南書院六日至義興克學治舟偕往夜至李庄克學別業在焉七日雨宿於別業夜至湖㳇鎮八日雨不止時鳴欲登甚急予曰第午食山靈必相我食罷天忽開霽相與大笑升輿而西五里至天申宮道士引登盂山有司已命徒隸并執炬者候于洞口遂扶而入初險而隘復曠而夷坐酌久之始以列炬前俯以下或攀以上或折以左右每歷數洞必引滿三酌以助足力敵寒氣引炬觀張公洞福地五字及石牀丹竈竈上手印五指甚巨而明仰見一竅日光穿射從者曰自此出矣然險不可登道士取梯至乃擇強有力者倚石傴僂以梯足置其肩予躡其人之背冉冉登梯數層衆手援而出已在平地升輿至含儒巖斷碑橫臥實元人董蕃作記頗詳特詳指道陵爲張果耳還舟且行且酌泛罨畫溪度蜀橋欲謁東坡祠值天晚且雨而止九月自義興復謀善權之遊

策進曰大人之足疲矣恐不宜重傷之留俟他日何如予諾焉即命返棹克學追送不及十日還至毘陵胡大理邦治民户部子辛吳侍御朝言會飲胡鴻臚世徵園上觴予曰遊觀之道貴乎冥搜遠討往而忘返樂而忘疲二君倏去倏來何其興之高而情之寡也予曰不然烟霞泉石之趣功名利達之懷雖清濁雅俗不同其癖一耳慕之切必累吾心玩之專則喪厥志吾適吾意而已不可貪也於是以予之觴而觴四子

明日雨舟無聊始述其槩而於玆洞之勝不贅一辭者非略之也難之也然則曷爲其難之也吳中先輩若石田隱君南濠太僕皆善遊者也皆登高能賦者也石田有詩南濠有記雖極力模擬曾不能得其二三顧予何人哉或有繼予而往者身履其地嘗自得之亦將有難言之矣

觀海記

觀海大觀也觀海日月之出又勝也聞有巨魚焉不能覩其全體而得訪其遺跡又奇也吾聞海鹽去海甚近僚友襄陽守徐君子正家焉姻友王君震發寓焉地主既賢孤與逸發乃嘉靖丁亥十一月十五日啟行十七日至止二君迓于舟次備言昨有巨魚乘潮而來潮涸不去海壖之民望之若舟即之則魚膚皴無鱗項有長毫勁如馬鬣長可十七丈廣半之高可三丈口之廣半之附于洳沮不能反側海民操利刃競刲其肉久而覺楚鳴如虎哮衆皆辟易刲之三日乃盡其骨尚在也予更躍然十八日薄暮襄

陽具樏榼邀余出東門外半里而海在焉震發與門生孫尚文偕至少焉月出於蒼烟白霧之間余乃振衣坐石呼酒痛酌眼界空濶胸次如洗遙見秦駐白塔二山隱約波間不能憑虛御風登其絕頂俯瞰萬象爲平生一快事也相與踏歌而還十九日黎明予與尚文潛往解衣盤礴候於古廟黑雲一抹橫亘震方尚文疑之予曰無傷也日出當自消矣已而果然煦如陽春靜若太古躍金浮練萬頃一色思得長帆巨艘駕風破浪直抵扶桑探暘谷以挐羲和之馭不尤快哉童子引而稍南觀所謂魚骨則皆爲有力者取去止存鼻柱長可丈餘徘徊久之是遊也信大觀矣勝矣奇矣然不能無感焉昔魚之在大壑意縱體舒雖與海俱存可也率然冥行遂爾失勢以充樵夫漁子之腹可哀也已古之以豪傑自擬者心雄萬夫傲睨一世孰得而侮之一旦迷宦途罹法網幾不能保其身若太白長流於夜郎种放見斥於晚節是皆有以自取

也凡與我同志者亦將有感於斯云

顔木

省耕記

李子省耕於沔田父進曰傳有之農功如政夫睦國之紀也種治之基也錢鎛耒耜君之使也豫以謀物敏以集事豐其土材蒔之播之滋其不足去其作害滅其餘者疏而達之恒其無滯夫穀猶民也民則有戶禾則罔識唯物難矣故榮則喜之悴則處之慮則養之養則成之相保

相愛須而勿亟周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言禾之情也故君子怒則害政小人鬧則害苗雖苗無知農明其性故克敏有獲也吾聞之太上有立田其次有立種其次有立業故厲山氏之田墾而勞農之上也后稷氏之田種而嘉農之中也許子之田專而僻農之下也言已自賦大田婦賦良耜子賦楚茨僮賦七月李子乃還

萬士和

石阡途記

自鎮遠至石阡爲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其中其南北坡深林輿苗盜出沒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即其地築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川民之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稍資其守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較事至其地發鎮遠值天霧露上下於雲氣中抵暮宿公館雷雨大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顛頓於山谷谿磵者不知其數其有名於路瀨南者爲思南

坡爲大小金鵬坡爲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者則涉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爲木根坡爲馬騌嶺爲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略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滑而沒足者也余既冒雨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層巔路徑可三四尺一線外即飛厓萬仞頫視其下魂悸魄動其遇泥深滑處有一簸可闊足則人馬顧之皆喜其最峻處跨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跗開不能收自上就

下勢如轉丸峥嶸不止余所乘馬蹶退墮數步
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脫焉其右之嶄然
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杈枒森列者[illegible]
其上如虎豹露齒作噬人狀遠望林木蓬蒿人
跡不至則猴猿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
羈旅離鄉去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
山腰雲潤雨過翠落峻坂旣下暫卽安舒如底
平鐵厥左右可桑可田異境不斷其河下山一
帶皆奇峯近水石如壯巖峭拔幽絕水自包溪

流出曲折百轉行亦隨之緣源已窮忽得路處
又桃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生見花
無此多者夫其雲山明媚花木燦爛此升放觀
之而不窮麗公往之而忘返漁郎逐之而迷處
者也人特以遠臣羈旅之懷遇之不覺其勝耳
余樂之欣然若有會意且不復知有人世又何
有離鄉去國之嘆哉雖然余之樂亦因物也不
記其懸崖萬仞魂悸魄動馬倒險途流汗浹背
者乎夫倏而雲倏而雨倏而險倏而夷天地之
變吾旣得觀於反掌之間倏而恐倏而喜吾心
之變其轉換於一日之中者亦屢矣蘇子曰自
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然則天地
與我其不變者必有在矣吾惡足以知之

劉鳳

斲冰記

歲甲戌月之涂時乃大寒北風扶搖陵長川陸
水澧澧塞涂自洫遂以達彌望皆凝沍林木凄
其色廩廩霏霰飄颸欲隕景候慘冽甚日瞑霏

霏薄之黔靄涔淡霹起相映發回中人滄不勝
凜予與二三子居奧室重衾什擁猶慄若露之
冷折骨驚相謂頃歲來寒未有也乃余頗疑然
蓋自昔之從燕中役宵雪霑泥霑霑千里積至
牛目丘陵為塒補邵隨騰淜風橫挾之怒號天地
若搖兀者久不游今復塒此悅然懷往且方壯
少精脅盛冒犯霜寒朔夜衢路騎行無益靴策
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奈何都無意氣學兒女
子縮朒乃強命檝欲有所之榜人諫不聽始自

峭側鑿氷冲冲開不尋丈益督之前甗巘嶄鬱
裂之聲硼硇磅硠若石礱斷之礫硌碎若玉磴
之磊砢磷磷薄流澌左右蕩激舟渾然進艥艥
若劃層碟磽礐觸擊其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
傍艤者觀者倚艫欲並出者咸怪之謂何所急
厲意不避橫軼中流獨摘扶抵如期赴迫切者
咸噪以助之勢揮蹸突攘益蠭起波沸巽而蹙
之磕磕然者已而迫午霽和澤氣稍融液所碩
破解散者所躡跳副音只通踦絕者所掌捂音五故搌丑善

折者則已委積涯涘槃若雪綺矣數里間關為
通道夫或捧痛而謳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
策而登四顧颼颼蕭條遠郊苦霧霾之若洶洶
動雖肅厲而不爽微孔子云天寒出珠於澤睹
若澔然不辨語所謂天白灝灝寒凝凝者與冽
石氣礹礹碽側丙擊與飀飀相雜面受之如射沙
石粟膚皺手不足言戰戰不可任語笑皆為凍
咽竹樹颼颼柯葉盡賈望乃不蔽湖山遠來在
前予雖意益舒二三子無復色遽欲歸大時者
不可常即歲如此嚴亦幾何遇之景氣無論四
時當其極豈不佳哉何以膧涼間也人養適過
竅理皆踈頹澤不堅故不可犯霜露予四方之
人也而久此悒悒豈能忘故時忽睹此遂動驅
馳想彼北鄙寒絕手足皆瘃墮沉身沒命思策
功名獨何壯與而予與二三子空老耳何益且
古者凌人納氷陰室以贊陽氣故無氷則書以
紀異東南地氣稍偏然累歲冬燠則藏乃不因
令幸洛下各澤大洛遂合歲其阜與玄冥者能專其

令與予雖山澤逸安得時穰歲登乃能無他慮
又因其寒暑之暇極意所之縱覽觀焉而慨寓
之矣

宗臣

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鰲
峰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
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
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臺。天風高揚。

萬象莆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悲客之投觴於此而莫余飲也夫闔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嚋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瞯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來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聯於江故里婦川灌鋤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益有鐵甲礮火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闕罔弗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悉薦盜道也且千里之内医者未塋瘠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娛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

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芳艸而嬉乎此吾所為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

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擣其穴空之帝謨烜赫月月同炳乃今策事之臣頓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夷往往截海闞我此祀

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艸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釆客之言以為之記

方弘靜

筏遊記

新安江水至淸自昔詠之余里江之汜也豐穎之水合焉是曰巘谿灘不勝舟第可以筏其始樂水者從而方之而濫焉慢焉其平如砥乃無譏鷁舫矣春服既成新水纔漆羣從之彥偕羊若何請以上巳爰修禊事余報諾筏至門乃登順流而浮至于神皐蓋里之東界也鳳臺積翠鳳塔凌空水夾鏡而橋落虹兩岸叢飛千室鱗

次美哉觀乎宛若東西吳矣彼水國也勝百斛
匯五湖其大者也如以沾纓上之塵耶則不與
易谿源黃山此焉百里從是而下爲巖灘錢塘
與伍子之潮會稽之委也非遊之所窮也爰泝
而西艤於澄潭澄潭者里之西界也深而見底
其崖石平處可坐十人云昔有丈人者垂釣於
此其釣莫鈎惜未之遇也石壁縹緲空青相映
返照入而倒景懸焉余詠紫閣峰陰之句意岑
杜之所遊歌者類是矣余耄矣諸賢才與方邁

絥筆干雲誰之弗許毋畫也瞻彼椎嵬有樵徑
焉余以一童子陟衆則躍如遂據其巔乃藉乃
觴蒼松千章惠風協之以箏以簧輕雲停焉假
我清陰如葢斯張尋丈之外皦焉載陽亦異矣
哉有鳴嚶嚶嘉彼同聲之清矣境之幽矣大
哉觀矣天都雲門之峰與疊嶂競秀百里千仞
去若尺五可挹而就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宇宙
之無窮盡也不下帶而存矣藹藹郊墟茂林間
之千家之里百家之族櫛比綺錯未可遽數庶

矣哉吾鄉也百畝之田一人耕之食之者乃不
啻百人矣奈何日後吾未見以約失之者也識
之哉觴行有恒酒毋及困奚取如泉劇談微言
村烟俄合乃復于篠徐牽而泊盖意未已也而
日云夕矣晨而集酉而罷庶無荒哉茲遊水嬉
也而兼山之勝良辰美景兩不負焉遊其適矣
乎夫觀水者必於其瀾登山者必於其巔有本
故達是以貴日孜孜也詩言志盍各賦焉無分
韻無限體惟適也予不云乎遊於藝萬曆甲午

弘靜記

晋江何喬遠稺孝選

記

遊覽

縉紳

于慎行

登泰山記

蓋予家岱山之下嘗再從予充遊其時率在春秋若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數十萬夜

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凹歘殷振鼎沸雷鳴彌山振谷僅得容足之地以上而其時水泉多枯木葉或脫故山之奇麗珍瑰未露其十一二露又爲人衆所掩意五六月之間水木方盛必有瓌異之觀而居常以燀暑不能出即出又無與偕徒側身東望思焉粤歲辛巳六月予卧病榖城山中朱廷尉可大倚舟廣川過而訪余相與盤桓雲翠東流之間望泰山雲氣如在衣袖於是決策同往以其月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

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山下主人肅入館舍明旦昧爽衣冠謁嶽祠祠在郡城坎方負嶽面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許至於嶽麓有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下車乘藍輿以上磴道鱗鱗紿紆透迤仰見峰勢嵬嶷嶢光如垂天之雲峻不容輾以爲決不可至行數里至回馬嶺王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瑞仙巖覩之前爲昇仙閣望羣峰反在足下而其上則又有峻者磴道益斗絕詰曲偪側而上樹四人以爲竿而中貫一

輿前人之趾屬後人之顛後人之趾在予背上其後二人如之應邵所謂如畫重累人矣兩旁丹壁翠崖嵾嶨嶒崒雲霞萬色陰晴異態飛瀑爭下濤翻雪噴流聲淙淙乍大乍細若懸絙鳴環下而迎客而水簾洞之泉從山上瀰漫下流注於絕壑以入磵碰忽然而沒有時復出石梁木檳互相撐柱間以其耳目與之接惟恐失之而不敢縱觀然後知此山之奇向者眞未得其一二也又數里過黃峴嶺西行折東北則下而

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在焉御帳坪者泰人所
從蔽風雨也當嶽半道負中峰而處左右諸峰
兩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釃而下注厥聲
砰磕宋真宗駐蹕遺趾有亭亭前松樹二泰所
封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甚高大而幹皮龍鱗
類數百年物其決不爲秦時樹可曉而地則中阪
無疑意好事者即其地樹之從者曰松有五雷
雨壞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何必五假
而封七大夫松又將七耶從者不對又上則峰

崖益險壁立插天其石皆磊砢相承或圓或方
或墮或長巉巖犖确不可名狀而其坱塿之間
色相種種望之迷瞀其丹而紺者爲殿爲宮兩
巘之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爲天光翠而如髮者
爲松蒼白而如繪者爲苔蘚倒懸而如鳥巢者
爲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礫礫不可見丈尺
又數里爲大小龍口龍口者石峽飛泉如龍吐
也小龍口之旁爲斗母觀自此以上凡嵌嵓之
間爲仙靈神鬼之居者羅[illegible]列於左右蓋所謂
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爲十八盤古謂
之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上盤如絲
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距躍三百揮汗如雨出
天門之上左折而至碧霞宮碧霞宮者所爲祀
泰山元君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峰於前日
觀在其左丈人在其右規制狹於嶽宮而金碧
熀爚觀闕睥麗頗反過之其西爲使館玉女之
池在焉膏渟黛蓄肅有靈氣其旁巘上即李斯
篆也予與可大就館更衣謁元君於壇羽人贊

祝出而臨五花岡縈糾紛合谿悵谷雲樹宮宇
俯在目底下視郡城菸藍菴藹汶洸如線環之
數周川原廻合縈青繚白提封百萬不盈一矚
繇宮左折而上爲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鐫
開元泰山銘又北上數百武爲玉皇宮宮在絕
頂古之封壇秦皇帝碑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
無文蓋歲久夷滅或曰泰所以表泰山其下有
石函玉書於理不誣繞玉皇宮之後倚闌而頫
俯見四面羣山委蛇蜿蟺如盤龍走虯遠七十

二峯之下其支脈首尾歷歷可指數以至於海而
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嶽之背列而西而全嶽
玉几之勝若將覩焉記曰天孫岱嶽周回三千
里以今觀之磝峚乎三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
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焉石方丈許碧而瑩膩屋
覆其上又東爲日觀以且觀日不往而南登舍
身臺舍身臺者一峯斗出其平處可數尺而下
臨千丈以三石撑抵慱尺有咫謂之仙橋過橋
而席於臺日光西沉霞色在壁風吹冠裳聲如

石於是相對大觴望見西南有千家之聚橫
以大　黙黑無際諦視之雲也蓋雲如烟火下
慱上鋭平地視雲見其端此見其杪頃之月出
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還山氣慄慄枕席
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可掬
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蒸蒸正白銀海玉波不可
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往聞人言山
以夜半觀月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
五更可往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

頷見山中雲氣從澗谿而出如一縷烟稍上而
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於
是可大大呼以爲生平未有從者盡諾東方作
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蓋之狀而又
漸沒赤霞半天光色媚麗間以碧綠燦爛五色
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
波面而燁燁不可名狀以爲月耶已又一赤盤
大倍於先所見側立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
食頃乃定羽人告曰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

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奔赤霞與影皆沒
而下微見一綫白浞漾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
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狀如連山長城可大示
予此真六鰲所戴矣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噱走
望海石上取酒浮白醉而熟寐從者咸慄且呼
予覗而心壯之回立登仙臺西望丈人越觀二
峯近在目睫因頷可大往予與子充登嶽倚越
觀望君今吾眇丈人峰可瞰太行呼子充也會
疲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展每行數里則求

嘉樹流泉或峰坳片石拊膺而坐舉觴屬可大曰此非伯牙避雨巖乎夫高山流水於予何逖聲矣孫御坪而下憩於巉巖之亭折而左入得經臺峪經臺者石潛斜倚山曲方廣數畝鐫心經一卷字大如斗壇北有壁瀑布從山上來懸壁而下流於經壇瀰漫過之從水上覩篆書一一可讀壁上鐫數大字以水爲纂徙予再遊恭未嘗至以僻不當道爲人衆所蔽故也過經臺而下出一天門左折而得岱嶽觀又東里許得

王母池池大盈畝懸流注之倍經臺之瀑已而雨至登車出山涉泉而行天瞑持炬車中聞水聲在足下者數里而至逆旅明日大雨主人請遊三陽觀告遽而行至百丈峰下望山上瀑布數道如從天下蓋在山之西南非昔所見矣岱畝生曰予覽古圖經脈地勢所繇高下峹北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栢、熊耳、入甌越江淮河濟所繇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獨立海上西向而揖羣山汶洸泝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於海其狀若負扆云往河流燕齊間繇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徙徐方顧反出岱嶽南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登山巔北望九河故跡蒼茫與天際矣

馮時可

攝山夜語記

自攝山遊畢晚集鹿野堂飧既罷命頠生歌屈大夫山鬼之章其聲要眇悽惋恍然乘赤豹從

文貍者之披幽篁而出也允修忽耳語頠生曰止止是山神也爲楚上官靳尚雅故齗齗不可屈大夫子歌是章豈其所欲聞耶頠子質其故曰僧寶傳誌之矣永明七年法度禪師開講於此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而上謁則靳上官也曰帝以余不良黜主此山七百餘祀藉帝之靈凡物而妖者人而邪者余於冥中得以祟祟之法師夙植尸羅余不能以神力抗維茲彈丸之地敬捨以爲佛土余其闢闢之是衛已復示夢

於居入日余已受法師珠戒爾其毋以血食祠
我自上官之爲法護也俾我精藺之旁毋龍毋
害飛鷲息魔所以蔭庥我徒者無量尸而視之
猶懼不恭爾以大夫之祠瀆我上官恐我上官
以我徒之舍惡客而赫然怒焉其何以獲夫蔭
庥顏生曰嘻上官入爾不二門矣而猶然耶吾
且試以往事數之茫茫五千里之楚國孰與十
里卷石之山也若而恊恭於大夫以共承靈脩
是若之功行也而乃甘爲謠啄使其顑頷悲傷

掩泣而從彭咸之所居亦忍矣若既不能終制
夫楚國而天奪其魄以自竄於此山也魑魅之
與居猿猱之與處而又不能相與始終徒爲老
衲芟雉糞除以自貶降爲伽闌何其豪於生時
而靡於沒後耶吾聞屈大夫於真誥也方爲海
伯統八海治數十萬里衡地量秩孰與若多使
若而有靈也知盈虛之無常悔妒娟之無益鬧
我是歌將踧踖無地其奚暇以惡屈之心而惡
我不佞聞而笑曰吾子處山而誇海右屈而左
靳諜諜而佔佔較計千年之怨德而發慢百聚
之精英是且何當以法眼而觀則大地爲幻境
以法身而律則神道亦鬼趣靳之責也有盡屈
之伯也亦有盡皆覺海洗漾中秕糠塵垢耳其
孰能以相矜而又焉得以相詬于是顏生停歌
而誦楞伽之經山風颯颯木葉蕭蕭若上官之
來聽矣後二日而書其語爲記

袁宏道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雲峰寺而上道愈巇青厓遂谷匝疊而行絮而
粘屧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
絲百丈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
而導者曰九疊屏愁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
沛者曰鋏船峰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
嶮則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蘗以酌過試心石望
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謁丸
剎出上霄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
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堦下稍定乃上文殊臺

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杯巳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丞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何南金

游鬼巖記

余耳熟鬼巖之勝最久巖故莆徽地非鄉軍百里不得至戊申嘉平取道江口背莆境西北指

桂花則柯生爾珍先宿邏予促登巖巖距花椒洞出巖底洞空透可炬行十里因張道人鐵杜鬼王其中下巨石封鎮故不可入出花右折里許亦不清駛莆山率以泉勝其特秀之石鮮數伊强者兹山香爐丫髻諸峰稍成林立斧劈勢最奇則入谷兩危巒矗空百丈蒼碧若是業望而知其爲異境造巖五里突門幽谿蟻旋百折始通巖身光紫圓膩直插一幅雲母屏冠萬山頂特異他巖堂皇竦傑凋視孤倚如帝座布扆而空其案也如玉京崇墉而無其雉也如巨靈擘掌而紬其指也如金鵰張翅而坦其腹也巉巳絕奇而飛泉一道灌頂漫腹界巖瀉落則更奇巖下屋數楹嵌巖凹入棲眞君像一龕巖突爲蔀泉落則噴者擊瓦爲珠細者潤簷爲溜張君前一石井溜適承之嵥宇虛閒溜入井淙錚皆作鼓鐃音繞室不去巖前平地僅堪布席低首俯瞷來處則一穴陰風一甑白霧蓬蓬浮浮撲面起恠石盡作青獅蒼兕昂驤戲舞於洪濤簸

蕩中人如排罡風披灝氣十步九折而上覲太清復爲九關當關虎豹猛蹲恐喝而怵禁之至此則釣天廣庭丹霄絳闕萬象在下而巳閩土不雪獨此地高寒間雪此日劇寒故宜雪不雪而霧陰霾滃翳出沒變幻踵底頂端儻芒乎其非我有巖即無鬼而谽呀豁閕窒寥崝嶸固鬼窟也吹烟吐霧招雨嘯風固鬼候也吾生之得於沙劫也幾何吾身之得於沙界也幾何幾何中其爲生同之而足春足及之而目春又復幾

何蟻穴之漸大陽乎芒鉞之占太虛乎此雖雲
鳥過眼肆苗送時到手會心必無放過況走一
官于數千里外決其南訟北窗之見而薦以譎
詭魁奇洞駭之觀猶然覩而自失之悲乎一
沙之富不受而還之大造也我實自貧矣今人
從草澤而躋峨嵋之巔不知踵之高也從郎署
而著惠文之冠則揚揚趾高屐折矣士固有志
吾好吾從乎柯生笑以爲當洗爵更酌揖張君
而退

王履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寓長安新豐丘丈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臾偕
余再登七月詰丘丈適病遂命其外孫沈生相
余騎驢行二十日抵華陰宿焉黃太使具酒肴
待因謂余曰聞游者及青柯坪仰瞻多自沮以
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導予翌日業
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
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覩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
生立清樾中諸道士出迎亦言緣險難甚草木
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可扶到青柯坪
以上則難用矣於是以短衣行縢往沈生徒善
步跣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于時
宿雲在巔羣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褰朝陽射
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鳴翏翏調調
而不知其所窮余喜甚相契特深遂凝立四人
遠呼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膩棘蘚
不見路他穢復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罥髮蹁

且蹐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累息必趺定
始行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
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然沈生知予予策亦策
憩亦憩予僮雖不解遇奇樹奇石即報亦頗慧
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
呼泉亦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其停滙處澄
徹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
頮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勝吾鄉陽山泉幾
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抽者下垂僮越險取食

之掋戶棄去西轉至小石洞洞外枰石如坪中可參坐坐其上書所賦詩而東巘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蓋其瘞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爲函恐指所盛硯者而俗謂之匣與及上方峰峰直立鐵鏁下垂望峰端漫不可辨但峰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人鏁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搤登則緣鏁以託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友巘居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

食之鏁盡處及石𨯀號西玄門此峰蓋唐玄宗妹金仙宮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而鑿焉者也從門入盤折數峰項始及支巘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所止上無雜草惟細莘一方不多產余雖搖中而憚險弗敢進坐峰根娑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繇峰根北折度狹徑外則壑谷類也敗葉覆地不生草行葉上不知窊隆躡空輒仆偶一失脚幾墜厓下偶旅跡幽翳中古藤鬱屈正躡樹根迹葉卒然鳴疑以爲蛇也

注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坪遠近不對唯放歌唱答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谿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人避亂時每入山壘石絕此予視關內尚亂石勞取無數開佔二里石虎踞因坐摹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騺澗賴澗石參錯不遠躪過回視其澴瀠衍漾砯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懸南崖端下激

樹幹飛沫成雨黯因風容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靄耳復登頓冥寂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坪綠靄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坪山恰半從入山來悉崎崟側塞夷者惟此阜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礎餘瓦缺日正午少饑幸持瓜果餅餔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臥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

西峰還也與之語雖無奇亦善遣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務形詭貌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不鏁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颼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鏁也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必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撟少進一峰前障不甚峻上大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

百步直崖嶄立有短樾閣崖罅為級如梯鏁旁垂問之乃百尺撞也級每腐或缺鏁級以上先輕蹤試之然後寘足過此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為力既上凡石之如崎如匜如歸如巴山者眩視不可數撫前崖徑忽斷崕峻削無可為徑者即崕腹綴小木如彴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鎖亦横綴崕腹余目馬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人前度處逼吾後以捓也余趦趄握鏁寸進之閉聽壹

視步欱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脚踏陛魂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險昌黎慟哭遣書以訣者即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中翳不見日毛髮聳然汗生謁禱山神祠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松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虬攢綴蜿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倣而神

於所遇也然而望虬蜒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者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者背色正黑鏁當背上並鏁皆小坎亦循上方峰所託足者二僕先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大喘不日禁因四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但見松頭濈濈出沒蒼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底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籟齊作杳靄奔激遠近皆應憶登者言遂膽掉

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
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余勉強進一折月少昃
愈熱予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
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
端則峰頭挿雲尚未知有幾里繇是筋骨如脫
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
賈勇於余者時雲方滃然開合若相背往來四
峰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
輩弗是驗促以西峰尚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

則少上皆徑於石鑱從橫穿無鑱者又越五六
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峰頂東諸神列坐不辯
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
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薛之形紆徐之韻
繇松端倏爾東鶩接之既泯忽又如在及廟見
道士王老師款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
余意其獨處於荒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
有得能爾邪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非
實見道而得於寡欲也窗在西壁隙有光開窗

而其居則皮之懸厓之上俯瞰滚谷不見所極
唯松頂麻萃斜距窗二丈許峰壁峻拔自滚谷
直上霄外略無突隙真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
倚之壁間根直下如懸死虬枝稍正拂窗手可
挼松實纍纍余提以斷覺弗中墜下觸石且墜
且觸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頹陽向
微霞彩漸發倚窗望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
中有渭水委虵如龍月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
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黝而粗澀岡

下羣峰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暮之
而嵐霧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雪
壁爍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
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
旁鐫目靈足三字竊謂力能勞山其足應僅如
此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如彼之大手而
配以如此之小足理固如是邪東則東峰玉女
峰毗季相倚唯南峰巍焉獸出任視三峰薄暮
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若龍嶺裸

體其衆著之與乃爾哉

上南峰記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峰厓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食已纖雲不痕旭日初吐露未晞具行縢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叢入篁箐盈耳俯盤行林中逶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翁擢寒不生庋芬雖蘿薜青青以與松永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棲焉行二三

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峰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以目昏不敢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巉土覆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波濤蕩滴所爲淡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遂細貌之僅得彷彿丙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命僮掖入之及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明闇稍分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罅風襆入巾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鐫字四

行不辯何字余貶亦弗之識絲是自嶺底北旋嶢兀中度小榷又度架枝代榷者三若汝身之所搖蕩古樹一根拔臥徑上闊道劬窄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設爲形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懾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峰南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

下覘蓋鑱壁成竅以壘石置闌而之中嵌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余問主者獄師師曰昔賀老師嘗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功未就而師亾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鑠以下達西轉則師之避靜處也洗生等躍然往覯予待二時許還曰穴之下則鑠雙垂鑠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栈插壁

以當其中縋鏁下至石栈少息復縋至版道又
少息然後攀鏁西行數十步漸高又數十步始
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栈之上而銅栈
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必鍊是
賴掩其振搖石栈一銅栈十七竟不知作時於
何所置足欄之外下見松頂如薺莽在杳冥中
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
埂石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消豈師藉
是以食飲者與石之西則别巘也巘類俛首形

邃巖室上上鐫全真巖三大字填之赤色然上
下俱不可倚豈人履虛而作之邪吾初躡版道
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始
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
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升
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甑下視類井底黙不見物
然兩木倚石可下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沲生率
三人下觀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履如
生人抑坐逝處邪躋石以望見峰嶺羣松如沃

峰背類覆盂龜皷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
余至此已怯甚足不吾許殆及嶺憩龍潭旁榭
潭水頫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
僕言雖大旱此弗枯志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
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孫此非與
昆高處一松子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
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
嬾態欻突然北涌似頹崖狀既而復還漸慢於
松巔不動如憩而山北所見皆漫滮不可識意

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
想通帝座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果
及此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
辭翰具美有渙而爲氣氣運而爲精精變而爲
神神化而爲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
鳥下上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鴝鵒尾稍短不
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
於我食已則去或寘栗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
八十五矣兩目俱眛然往來祠洞兩閒陟降如

暗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過東峰記

孫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芃芃然聞人聲䎫覰不復動僕輩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山祠入覩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化光君殿中居楊師逆余謁之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爲贈盖卷柏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柏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葹亦以萬歳見稱於

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峰清悄幽閴殆不可爲情然過青柯坪來多松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共近與偃仰是間意風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鬭於烟蕪雲樹之表黄河漸近東迤如帶潼關岡壟積蘇於河濱遐覽未周雲倏陰漸黒平野皆晦予疑南東向立風颯然自西雨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礎松實啖之索苦茗於師以助其勝稍南一煬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湢所等畢不敝今惟一人居之禽聲不上青柯坪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峰可窺日於天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迫觀於是别去

宿玉女峰記

降而西二里許東折漸上至是無磴多倚木枝根石間代爲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推援以進凡二十餘處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枵腹坐卽大雪七日不粒亦無恙竟日夜弗臥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予起相揖笑曰此中罕聞人聲君何來之異耶余告之故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歳今已七十有二歳矣自云一生無病覩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穩

固知其有養也引余步松間風適來激峰壁直
下如箭尋松林度谿而去相與立嶮端因指西
峰東而突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西嶽蓮花峰
也安有峰頭玉井之產余至玉女殿道玉女所
繇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員坎爾水紺碧不乾集
仙錄稱有五臼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
蛻遺僮撤所障亂髮略棺蓋窺之殆如初歿者
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雖槁不腐以杖擿其足
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

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籍龜腹為之覆繇
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然貍豸不能進岡
半有大壑焉楊氏曰唐玄宗禱雨拋簡處也下
通黃河恐或然爾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
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峰北行斯須林斷豁然
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峰之東北巘也巘西
谺如鳥喙距東峰不遠上峰下縮瞰卽魄磃谺
處小松一生附巘側不見根出巘上者三之二
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

匝則獲福予僮聞卽抱之轉不休峻還乃止巘
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
崕北谿破巘而列自下遠望偶為掌形俗傳則
曰巨靈擘劃掌跡猶存余因思涯之所辨似得
於傳聞未嘗如吾之迫觀也殊不知膏出于壑
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歧下則
片屬歧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
歧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歧如指耳崕
有五崕北谿破巘而列哉且膏所溜處比比皆

有豈惟此掌為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
皆膏溜之色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
東峰西壁近於楊氏之石室者色狀與此掌溜
痕不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為異而不稱耳
雖歷代碩儒詩賦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擘而不
之辯也將暮假宿楊氏石室中再請所有惟答
以待盡而已余知其閉粥強也歛有光如燈度
室在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
何預豈記所謂照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

定力矣與洗生步殿前以待月二更許光射甚松中碎影滿地風颸颸然自三峰來淸益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半大聲疊陣如濤雷然欲釀雨懼糧絕竟不得翕目迨曉風幸息趣具飯下山至都土地司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午及靑柯坪覓所置杖亾矣然降此登頓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鏁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

以登也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爲某家數剽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畫有如此者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顧吾矣箕踞石上若以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於我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鄰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巳在西南隅矣弗果往嗚呼生太華之方孫太華之側

古今愛遊者亦每以難險自畫雖少陵枕籍闗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鄒誂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行雖遣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巳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頹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奇遇

顧雲龍

雨中遊善權山洞記

夫山水者天地之委形也晴晦者陰陽之令候也景物融朗則偕朋以遨遊風雨晦冥則獨居而閉戶中人以下者之恒情也若夫披寒颷以策杖沾澍雨而携壺覽眺則冠屐盡濡攀躋則筋力爲憊如斯遊者得之古人而巳義興古邑夙稱山水之佳堵氏兩雖雅抱蕙蘭之質余也遊學斯方獲聆淸論乃謂善權古洞勝異尤鍾爰駕龍船相邀往眺余亦忻然樂從浩然就道

自朝徂夕驚烟雨之霏微詰曉占雲惜浣翳之
未霽言旋則何所開而來久駐則何所見而待
業已爲之興何能禦於是披笠乘輿張蓋坐馬
指山門以遙入松蘿蔭數里之長坐方丈而裴
裒殿刹輩百年之固乃憑高衲導引傴區雖足
不寧武而直欲窮探矣語所見則澄淵得雨益
泉響之潺湲石室凝烟覺嵒阿之窈窕仰瞻玉
乳圓若球成俯憇芝田夷如犂就丹竈秘不寒
之未平峌題多士之名轉入則轉奇輙見則輙

羨時惟九月寒若三冬相與開樽共成趺坐衣
履濕則析薪以就燥筋力憊則屏息以怡神聚
燭而明生陰闇石燕驚飛狂歌而聲繞瓚玩山
靈駭慆漫因酒力務入幽深載陟岑崖益勞牽
挽遠瞻雲樹荒涼淑女之粧臺近眺危岡屼嵲
梁王之郊壝前堤後擁僮僕怠疲遐覽冥搜余
亦不復知倦也迺知與縣人作雖天且弗違境
果異靈則人斯心醉荷須晴爽曷稱清狂未若
斯遊邀矣獨勝較之桃李之芳園陽春佳麗蘭
亭之勝會風日宣和彼亦常耳曷足多哉抑斯
風雨余竊有疑豈山靈欲佑駕之遊迴亦抑靖
氛埃以清道是未可知也時既周遊天亦就霽
於是再宴山堂翩翩返棹堵子曰是游樂矣能
無言乎余也不斐爲諸公倡

倪岳

瑞梓記

梓以瑞名志孝也夫孝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
小之格鳥獸乎草木古則然矣然究之天地鬼

神以其誠鳥獸以其情或可以一致至於草木
無知之物於是乎有難言者矣然茍可萌栢可
以枯則根著於土生生之理固在也若夫不根
之物斧斤斬伐之餘其不至於朽腐擯棄者鮮
矣而或者發生意於既死續華滋於巳絕則古
所未有而今僅見之其人之孝之所感何如哉
宜興之荆溪有著姓曰蹇氏其子律以景泰甲
戌喪厥妣壟祭一秉家禮斤斤然稱孝於其鄉
之賢者嘗言壟師言削梓木爲簡椽之墓兆之

隙蓋習於鎮安八風以爰其神之說雖不經見而孝子之不忍其親者恒勉強行之既塟歲且旱他草木多槁死獨二梓者忽焉復生鬱然競榮以交蔭乎新塋觀者駭於聲聞者動於情律之孝亦誠矣哉鄉之人異之目之爲瑞而請記於余因諗之其友戶部主事邵文敬益信遂爲之書嗚呼無知者可感也况有知者哉已絕者可續也况蕃者哉繇是而知蹇氏之世著孝義於一鄉延門祚於弗替皆於是梓乎占矣

豐 坊

神鐘記

海鹽禪悅寺神鐘勝國時宣慰楊梓以海外銅鑄建六丈樓懸之聲聞數十里 國朝天順中忽無聲渡海者覩其影波間浮屠用法攝之乃復聲成化初樓圮浮屠齋於財建之卑邑產悉侏儒焉今 上之六年樓再圮鐘沈塗邑復病尫於是董隱君從吾偕厥子進士穀進浮屠法聚氏相謂曰夫樓卑而侏儒產焉塗沈而病尫焉鐘之神其關於民之休戚也若此樓曷可弗興七年正月壬午乃盟將集四方之樂施者庚子鐘忽自聲若扣百有八給事屺山許公宿茶磨聞焉於是鐘之神益顯南宮子循聞而歎曰鐘冶物也而關乎民之戚休將怪耶誕耶繫象教之顯耶其山川之靈鍾於斯耶吾勿得而知也從吾子非誕者也嘗學於聖人之道而非惑也唯斯鐘之神殆必有說其惓惓焉民之戚休志則可嘉已古之君子學也凡以行其道

也其於民喘息通焉故有呱呱弗子昧爽俟旦席弗煖突弗黔者已今之君子殆不其然下乃牧伯守令完簿書塞厥責斯良矣其有志於民之戚休者乃爲迂爲矯爲狂爲戾澤固不民逮而斥且去矣是以仕者其來也若燕賓其去也若敝冠民亦罔離厥衷乃下顧爲讐焉夫若此者將斯鐘弗若耶進士穀罔將仕者也從吾子則隱君也而弗忘乎民若此吾用益愧有位者無惑乎董子之神斯鐘也使有位者恒董子之

志廓微核真數傳策久斯輔天地贊化機將
在其人在其鍾耶從吾子適然與曰善善子之
言廣矣邃矣吾將碑之爲神鍾記

補燭記

王雲鳳

弘治柔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
進燭瞑目而坐頃之瀝瀝有聲乃睇焉則燭之
膚内溶而逆案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爲奇策復
瞑目坐鐸巡者報一鼓開目視則灸箋離披汁

四瀆出循膚而下懸者纍纍如畫筱子母手接
探澗果狀墮几而矗者若怪石枯松層樓銳塔
奇者若嬉兒伏犬鼠奇者若老翁負子未角之
積奔而返顛蟻蛭蛄蜊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
河點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潸然未已也余
日息熠可免乎吏請以末盥補其缺徐以其餘
爲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爲體以明
爲用以不壞爲材吾之燭豈因不良於他燭耶
內有所熾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強藩州與扃

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爲病吾
且以爲奇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爲棄物也哉
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登一匪
人行一戾政則衆嘵嘵焉訴嘖嘖焉議以及乎
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
爲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俗始
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冥弗之覺方且以故
箋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
其可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

吾燭爲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拯弊之才世未嘗
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
曰爲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黄輝

李公平險記

西於平都可十里許豎岩銜梁蛟環東江江怒
而戰空激岩竦怪石鼓猛礙霆互吞戈鋋鱗鱗
饑涎波厓舟一無幸立人鮓甕黔南李公昔司
渝李行役過之躬嘗厥險謂灘毋頑鑱若必我

姑視吾力寧爾乆貸役十餘茂果來斧觸函激
治灘毋養餘横時維萬曆二十有二載役使春
中人賈厥勇灘石慚愳未烈先泣沃膏雨來邪
許傾山氷礫金流不見鑿痕江舒以煎縠如熨
如凡五閲月遂告成事舟艫往來望之歡踴昔
我縣茲五色靡主灘聲徹天鼓榜不聞萬斛葉
浮千指髮懸窘迫無之羣號大士謂唯大慈能
救斯苦是故字灘曰觀世音赫赫李公應聲大
士砥茲巨阻若挨舵轉匪神所相易詎乃爾神

不敢居歸之我公公莞爾曰功則何有茲灘十
年鬱淤予懷雖不去心敢謂必償帝鑒予誠竟
決以流斧如不西其奈灘何必云有功歸諸國
家僉曰讓哉昔崇伯子寔産我蜀塗山家門鑿
峽如新公昔爲理囊蜀利害今重我涖若還厥
鄉探懷施仁惴利濟菑如出金箭奔走百靈若
茲灘險匪水匪石假令成隘乃于公斧無心乃
爾況有心者凡茲伏慝有如此灘勿謂灘衆無
服盡斧公斧在心不依形力非故平之絲險自

取有險有平猶云相待公非險平而來平險一
灘就平百灘震驚不霜而栗維仁生威昔淸江
淮再澄河海斧無艱夷皆立底績捨衣帶水觧
結何有若平都者又帶之縷何況其灘而敢怙
險公念在灘竟無自負縣灘以往報罔何極尚
輔明悳遠追伯禹百爾神人當矢如公務平乃
心無負　帝命心本自平何故而險心所造灘
險百於水毋謂無傷必有斧者禹亦人耳獨平
水土思日孜孜爲不平故能平一險一陰之禹

公功匪灘卽灘功在以灘功公如管窺天天豈
在管亦不離管故樹斯碑表公平心以平神人
如鑄九鼎爲神姦故使弗若若孰爲鼎者嗚呼
念哉各獲乃心如獲公碑無險可斧無灘可平
是爲太平蕩蕩岷江公功常存維工卽緒公落
以詩巴人和焉勒石亭之亭依于堂有臺有坊
輔以仁詞苾蒭守之並有灘岍灘去名存維觀
自在常與公俱預斯役者守令而下凡若干人
附樹碑陰永示來禩　亦是古文法亦是佛經法

卷終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書事

縉紳

高啟

書博鷄者事

博鷄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鷄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鬩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郎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鷄者遨于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鷄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

而馳博鷄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蠛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鷄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博鷄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

臣懋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減使者方是時博鷄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illegible][illegible]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鷄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賊使任用三尺以繩一言之憾困賊輸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祭使匹夫懷袂奮起以伸其憤識者因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朱紈

茂邊紀事

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茂州驛名之北來遠疊溪所驛名之南長寧古驛之墟長寧驛今廢爲堡有提督官戍守穆肅兩河之會穆肅堡名兩河會其下極險隘南北糧運必經之地有戎不軌倡自三溝深溝淺溝渾水溝皆番寨名羣醜弗庋陰連二姓大姓小姓稔兇殘于殺越肆睥睨于轉輸神矣梟傷作慝惟宛日入秘如鬼蜮欺人至擬天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櫛比安危引一髮之釣天意伐謀地鄰告變時報三溝糾大小姓山水磨兒立賴子高黃眷魚兒十寨夜伏兩河口上下期以來朝劫運周郎分閫參將周灌勲夜

傳銅虎之符龔尉名家長寧提督指揮龔鉞早試金蒲之鏃羣饕大沮一芥不遺兕出柙而爭狂豕負塗而躑躅娶此方張之寇四路無雙動皆以律之師三城有恃賊既失望則反攻長寧龔鉞力主戰守深夜撫和龔鉞一日三戰皆捷警聞參府建節星馳周灌勳令下岳希刻期雲谷岳希遂長官司坤元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勳獨將遊兵杜諸公之敵愾松州遣騎臨翼移屯時總兵何卿守松潘遣方和何禮華援長寧遊擊將軍杜欽自疊溪移駐穆肅乃控上游互爲策應蜀山吹日百爾隨聲周轍驚霆紛如怒臂外

結河西諸部日擾邊陲河西巴猪黑水曆日諸寨助賊攻長寧內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閫茂州山後羅多䝐磨白若羅有古得失陸才主核桃溝諸寨攻茂州積威攸劫競傳市井訛言故態復萌追咎轅門惜賞各寨歲賞長寧路費銀一萬三千疊溪路八十以爲常癸巳歲大中丞南渭楊公宰總兵何卿平五寨乘威盡革之止循故事存銀一千七百有奇量犒酒肉而已至是賊以爲辭傳者從而和之所賴九重神筴烱在垠函時惟兩院英名茂流鍚圭才兼將相河陽潘岳之孫大中丞方塘潘公鳳樹紀綱吳郡陸機之裔巡按王洲陸公芻蕘並採臂指相通遂收渙而定疑非勸忠而

鼓銳三溪設險可塹可城三溪自東路流出至茂城北山前合流西入峽江
六哨分工且矛且鎛臺因山澤圖永逸於
暫勞陣寄鳥雲鎭大梦於至靜山從諸酋頻年以茂城官軍閉門講略而已至是相地於三茂出師分據之衆無固志命即地爲城西起蛝江東抵山巓東臺名之曰鳥雲山墩西臺名之曰鳥雲澤墩中爲烏雲亭
應兵隨水一戰枯
摧梟俊黑橋羣奔瓦解城僅起數尺賊奄至衆倚爲固龐木長官司坤兒卜即陣誅賊首哭卓羣賊巢據北山三日乃退
核桃再熾達觀花水
之遺龍蛬夾持進扼燕蜼之隘先人默奪劇寇
潛逋賊既退恚甚大聚于核桃溝誓衆肅隊將再入寇時新城漸高乃分兵進據北山各守要害期賊至於燕兒蜼擊之賊謀知不敢進半月而散

伺間道於夜泗坐
收要害時賊賂料五寨爲亂獲夜泗誅之乃定獲細奸於時出巧
中機宜旌旗與白日交輝號令爲雪山增重縱
横應敵三軍不損一人遠近執俘一月豈惟三
捷腰金貴介獨馳不測之巔手刃元兇兩奪群
攻之具膚公尤烈脅從皆降初賊犯茂爲四月三日長寧亦以堤日受攻幾階襲銳身先士卒馳千仞顛蜼斬哭竹巴奪其乜猜砲而還如是者再歷日乃降餘賊皆解
惟彼深溝猶茲跋扈千仞翔而弗下蔺石
爲驅萬夫葸爾莫前常山阻絕老師非計寀使
與權昭物采以犒軍後壺漿而屬道狠貪可笑
甘心葛伯之邀鴆毒有懷駢首中山之臥荊棘
介然成路叱咤生風桑榆籍此收功請張虧簣
四月二十四日遣使齎牲酒盛張鼓吹詳言穆肅犒軍出深溝寨下賊爭奪酒群飲之莘中毒死傷無數官道遂通將乘襲銳輩擣其巢穴周繼勳力沮焉
光韜巨闕舌戟
爭銛敵樹蕭墻筆鋒禦侮議者內外皆主撫賞之有以私憾媒孽統者因與之辨且促何卿來會公移檄劉往來百計
斷案得中丞之斧辨
失儀秦突圍迎驃騎之轔權交平勃既參而伍
乍合而離五月十八日統至長寧迎何卿反覆論難日昃始定議僞爲不協之狀而

散寀期二十八日會勦深溝
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
故左道以傳疑卷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崖
壁立未遑鄧氏之氈分部蟻登亟樹漢家之幟
盡連碉於一炬燭萬刼之遺寃數雜虜於橫戈
刷千工蜼名之深耻至期統與周繼勳至自茂州何卿比欽至自疊溪部分指揮李嵩兵屯神溪溝龐振兵屯刀溪溝高智兵屯燕兒蜼曹杲兵屯魏磨墩各爲進擊之狀留周繼勳屯韓胡堡維舟江滸爲欲渡之勢以綴三奸傒賊之衆留高貴徐魚降者于穆肅諸堡以杜往來傳報之奸襲銳分兵繇長寧三門路指揮蔣以兵徵之沖泥卜坤元兵繇長寧後山路法保繼之指揮蕭克新兵繇兩河口路長寧安撫司兵繇長寧下門寨杜欽兵繇陰肅山路

俱夜半銜枚緣崖而上凡越三嶺未明抵深溝寨襲殺守者合闘之焚其傢一百八十餘座火三日不絕何卿洎其子何希亮周繼勳杜欽各營其巔爲進擊淺渾之規淺渾伊邇
一夕亾唇老稚相携四山崩角事懲姑息恢張
擒縱之規亂問厥辜克制短長之命衆輸心而
悔罪爭縛渠魁至斷指而祈恩壹遵約束淺渾不降不許獻甲獻牛羊不許淺溝縛送渠魁三人渾水縛送二人斬于軍前與深溝餘黨俱貢方物來降願受約束有斷指歃耳以自誓者刲牛泉湫飼馬雲端躬息
仰天之宥勒銘張口之石月初建未日則先庚
黑水再清漢關重闢壯士歌而崑崙應妖氛淨

而牛斗光偉哉主帥之功展也多賢之輔智慧
信惟乘勢號咷終有同人徵調無煩旁縣不聞
金華公私大省居民盡仰忻懞彼娟嫉者何爲
竟捷憣乎何益嗟乎夷狄古無深治兵家未有
常形處置得宜韓興取捷忠邪易位陳壍爲夷
憤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尪磔
何殊語要無他任人而已遡歷年之多難慨當
事之寡謀舍耕織於專門玉人受教毋採樵於
近利天險爭雄千里徵兵驅市人而浪戰一言

遣將率弟子以輿尸野心從此日驕士氣至今
不振或吹鑿而過計每破釜而失聲齊出納於
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堂中國不羞城下之盟
赳赳武夫盡剜心頭之肉狡人飾詐謂彼昏而
不知祈父招尤憯多瘠而罔詔馴致邇年之禍
無如五寨之深鷲兒鵓公農烏都鵓鴿刀江山助彼金湯道
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一戍數千來歲生還什
無四五擢髮已窮于甲士褫衣不免田于戶侯所謂千工深耻也彼美督軍呈身三宿高智提督長寧時爲賊誘拘三

宿四百金乃免有雄驍騎遮道千金遊擊鄭爵阨於魏中途千金乃免
磨覘我垣墉白若戕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
巢有坎如隍履同平地孤城鞏固諸開近賊之
門福將尊榮莫究折衝之志棠茸北郭牧唱吞
聲茂城北門外田數千頃不敢牧放馬牛咫尺西橋兇門騰號茂城西門外鎮西橋號鬼門關狗彘貴於人命長寧堡嘗髡賊犬衆賊來攻得人命錢乃散貔貅賤若草菅章璽稔兇神人共憤章璽戍衛指揮因誘賊要略者十餘年後斃于獄竹勳死事日月爲昏長寧堡百戶竹勳爲賊文解上帝聞腥旋轉廓清之運元戎秉鉞

鑿開混沌之天(即癸巳之舉時會計用兵之費三十萬調合省兵數萬)罪惡貫盈宜俾根株悉拔險膚起信乃惟旦夕遄圖猩血猶爭虞旌倏下倉皇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平人惜有功之袴健兒解體髦士弛擔(乙未秋統承兵備之壬)乏之承殊類杞憂環視漠如越瘠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夫豈一朝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彼其之子束高閣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萬里塞胸諸難未開決策聳人銷骨巧詞秪見

幸災樂禍身如謀國何嫌殿上之爭賊已渡河尚作道傍之舍百年之筴肯歛手以推棊六月之師但駕言於揮扇肩山欲蹶腹劍反攻太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論猶存嗟乎內有讒夫外多勍敵阪高難合息壤無盟肘雖掣而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遄定人見田單厲氣遂收三月之功孰知神禹至誠會奏七旬之格豎儒幾敗乃事炎德方隆祭功惟斷乃成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動惟天葢忠良不病於

扼腕斯夷虜無憂於猾夏天冠地履自循萬古之常秋殺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鏡賞罰快人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室家安枕所重藩籬七荊奏功寧辭瞑眩靡鹽莫非王事匪躬乃見王臣戎塞歸驂耆老悉灤官之涕青萍長價將軍全報主之身栢府持衡宏啟清平之宴(兩院開宴名日清平)玉堂秉筆大書全勝之樓(玉疊王子元正)白面何能躬逢盛事彤弓載咏共醉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有痛更深於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艱再申百韻

歸有光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卒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毋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

日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徐[illegible][illegible]同虎暴死翁亦壽至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强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焉

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惟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疏

章布

林兆恩

告天疏

誓志度世倡明三教臣兆恩謹疏臣得聞三教之旨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盡知世間則有世間法出世間則有出世間法教雖有三道則惟一而立本而入門而極則次其後先而力行之亦不爲悖此乃臣兆恩設科度世一點之

眞心也非敢爲鑿空臆議自欺欺人夫亦有所受之也臣兆恩毋以三教之旨必能信之人人而無疑即當道貴顯亦必有信之者或有召見固不敢往而有來請見者亦當分庭爲禮求無愧於古之孔孟又豈敢以一毫非義加乎其身而爲孔孟一大罪人耶臣兆恩嘗竊聞之人皆可以爲堯舜故無分於貧富貴賤以至於智愚賢不肖其天命之性則本善也欲爲儒則儒以吾心之有一孔子在也欲爲道則道以吾心之

有一老子在也欲爲釋則釋以吾心之有一釋
迦在也必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皆能盡知
儒教人倫日用以立本也皆能盡知道教修身
煉性以入門也皆能盡知釋敎虛空本體以極
則也而後臣度世十一點眞心始慰矣然此非有
大力量不能爲巳不惟是非不足以貳其心而
利害亦且不足以易其操然後可爲也不惟利
害不足以易其操亦且死生不足以變其節然
後可爲也故將軍無必死之志固不足以統百

萬之師而匹夫有求生之心亦不足以守徇身
之道今臣兆恩發大誓志以倡明三教於天下
萬世者亦巳審矣豈其死生可得而奪之也而
又况於利害是非之細者乎夫臣兆恩特畢微
一布衣爾然亦不能不賴天地神祇之所夾持
護佑使臣兆恩能得無畏法力不爲是非利害
死生稍動念則是臣兆恩得巳荷天地神祇無
邊功德生死不敢忘也爲此具疏不勝悚慄之
至

上梁文

縉紳

倪謙

應天府學門上梁文

應天爲京兆之大府儒學乃首善之名區枕秦
淮而引清溪風氣於玆融結左鍾阜而右聚寶
山形相向拱迎梵塔凌空卓東南之文筆江潮
通海湧朝夕之詞源是宜庠序之聿興雅稱衣
冠之萃止前修後庠古跡留奇宋學士之聯句

金春泉題玉兎吳皇象之斷碑冉峙號紀赤烏
英俊來遊進其德而修其業師儒樂育誦其詩
而讀其書深究濂洛關閩之傳上沂禹湯文武
之道共沐菁莪化雨皆成樸棫良材濟濟多士
之克生落落名賢之迭出月宮攀桂雲路跨鼇
魁京闈而冠甲科文章追班揚董賈登臺省而
榮斧袞政事邁韓范富歐際文運之大亨仰先
聖之遺澤惟是廟堂之空闊夙恢門闕之峥嶸
櫺星居朱鳥之中離火當文明之運茲焉取象

偉矣開祥柰何風雨之震凌遂致材木之摧腐不有改作曷聳觀瞻茲者恭遇府尹曾公府丞白公台郡儒宗毘陵宦族斯文山斗善類棟梁顧此一門之當爲欲圖千古之不朽撤其撓棟易以貞珉府推王公既協謀經始於前府判朱公復互力贊成於後掌教者碩克符厥志分訓諸彥各罄乃心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予何人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吾豈匏哉相與效修泮之曾侯不惜召剖璞之荆卞乃感地不愛寶

嶽則效靈珑琰出乎崑崙瓊瑶臻乎泮水斷來山骨全無斧鑿留行移至雲根有帶峯巒餘潤斷鰲足以立四極巍然數仞之高表杏壇而啟重扉浩若千金之費崇素王之廟貌飾夫子之宮墻雲漢昭回上擎天而下鎮地樞軸旋轉闢則乾而闔則坤壁立閎吾道之大防砥峙障廻瀾之砥柱精賁改色逢掖增輝從古所無迄今始見任使風吹日炙管教地久天長十年百年千萬年垂衍無窮大書特書不一書揄揚罔既念我昔爲游歌之所可於侯無賛頌之詞請激昂工匠之歌聽數唱兒郎之偉

梁之東泮池春水禹門通好待一聲雷奮鬣錦鱗箇箇化蒼龍

梁之西雲路攀蟾信有梯禮樂丹墀期射策胸中文氣吐虹霓

梁之南四書六籍貴沉酣占却鰲頭春宴處恩波新賜淺拖藍

梁之北燦燦三台星拱極人才培養賴賢侯要

使公卿從此出

梁之上門闕重輝新氣象於昭默佑在天靈此去俱堪登輔相

梁之下絃誦洋洋宣教化席珍待聘應時需美玉良金無定價　伏願　上梁之後學顏志君家稷人皐歲拔真才接武賓興之選朝多名宦比肩進士之科鳳凰臺來今日之鳳凰龍虎榜集盛時之龍虎蘊明體適用之學輔衛朝廷收致君澤民之功翊扶社稷儒風丕振聖道益尊

雜　洪先

新居上梁文

伏以仲蔚園居將蓬蒿之三徑淵明栗里紀歲月於再遷豈爲士而懷居聊從吾之所好石蓮主人才難適用分甘退藏塵網三十年幸迷塗之初覺玉階方寸地笑春夢以何憑請學老農無踰我里求田問舍雖無温飽之心剩水殘山偶有希奇之遇思棠棣之室未遠顧桑梓之地可依從者如歸卜之曰吉盍南方平濕養生者

之深處而厥土燥剛堪輿家爲稱善安猶罥谿從無出鄉𧑐有移封似欲善乎其後雀能占歲可以人而不如伯夷樹歟伯夷築歟敢云廉士飽叔知我飽叔憐我賴有故人盤谷之車馬頻來北山之猿鶴何怨擇風氣遺種類敬遵考亭之言相陰陽觀流泉因識幽風之業且人棄而我取可朝耕而夕歸田家紹四隣青山真如屋裏江村抱一曲白鷗長傍人來小子聽滄浪之歌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白日到羲皇之上饑來即飯倦來即眠門人勿訶墻里婦子爭入室處弟勸兄酬及時爲樂鷄鳴犬吠接境相聞他日柳樹五株先生便堪作傳深春桃花火昕漁郎休更問津任呼馬與呼牛能爲鼠而爲虎萬間寒士付之奈何一壥爲民得此亦過苟飲水曲肱之可遂即拱璧駟馬以何加占營室在中星正維今日舉大木呼耶虎試聽同聲

東　芸館松溪一徑通分付溪邊舊桃李春風原在滿懷中

西　樓頭𨋸望泉山齊欲識主人憑几意浮雲更比曲闌低

南　天畔晴峰染碧嵐莫擬紅橋接霄漢十年早已謝朝簪

北　紅塵一騎來京國偃武修文當盛時眞須擊壤躬耕食

上　明月清風任豪放縱着羊裘把釣竿江湖誰解干星象

下　牙籤萬軸插高架終歲如今學閉關問

奇載酒姑留駕
伏願上梁之後豐年報國多福宜家羣居者闔
室無欺外至者得門而入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善言無千里之違道隆而隆道汚而汚正氣塞
兩間之內讓耕讓畔里有仁風學禮學詩庭多
暇日空中樓閣堯夫何意於品題壁內經書安
國可傳共刪述永遺善緒益顯文明

啟

縉紳

賛衆

王陽明平西啟

伏審儒者知兵相臣出將殲渠魁以昭王度除
群醜以奏膚功九域同懽一家尤幸從君子則
何能國在丈人乃克帥師方叔顯允而制荆蠻
仲尼文武而盟夾谷恭惟大中丞陽明老先生
執事天畀弘猷世基碩德行高而心獨古才大
而用不窮爰直道以事人肆忤奸而去位孤忠
自許百折不回繼承前席之求亟拜賜環之命
歷敭中外所至皆赫赫有聲槃視險夷無入不
怡怡自得盛名允副重荷攸歸來控三隅獨當
一面下車平賊境內晏然退食受徒吾道南矣
快若鸞鳳瑞世隱然虎豹在山乃値寧藩忍干
天紀其所賢者五而智伯不仁不足畏者三而
楚武心蕩搆言可醜蓋穢德之彰聞國事日非
惟畋田之崇信無罪而殺民殺士非辟而作福
作威何患無詞能入端人之罪惟知有利輒傾
厚殖之家神人共憤者數年道路以目者千里

魄懸天奪怒激主知懼隱惡之彌彰恣逆謀之
大露驅囚徒而出戰殘命吏以張聲罪浮於淮
南之謀刺將軍律可同吳王之招納亡叛矯誣
惑衆僭擬稱尊計竊踞於南都大揚帆而東下
雖亂臣賊子人知不共戴天而後顧前瞻躊肯
率先報國況長安之日遠兼蜀道之時難守臣
盡入網羅疆圉誰其犄角人心騷動事勢幾危
幸天不廢其所興而公可托之大事身名兩得
智勇萬全一馳河北之文盡下山東之淚群僚

響應壯士先登況志乂奮於祖鞭而力莫勞於
侃髲悅安社稷誠動鬼神宜茲先發後聞倏爾
一月三捷長江天塹既田魏虜之戈赤壁火攻
悉燼曹瞞之艦室家胥慶海宇一新事可方之
古人功寔蓋於天下西人膽破魏公之勳望預
隆下蔡功旋晉國之經營先定似茲雋舉亦豈
倖成雖公匡國以興六月之師寔天賜公以活
一方之命某依悲幸類舊忝登龍居處亂邦素
傷談虎托二天而幸免頻九死以更生喜隕自

天恩酬無地慚請纓之巳後恐擊壤之莫前恐
門高而言則難幸惟俯納然室遠而心則邇可
遽遐遺伏惟君子龍光茂德音於不爽大人虎
變守謙吉以有終未遂參承益深企荷

于愼行

謝于子冲送行床啟

念此匡床分從幕府無脛而至可卷以懷弛張
不掩厥長闔闢善藏其用得之馬上宴然過枕
席之師脫諸囊中倏爾運幃幄之勝制驚異巧

體識同心遠道椷書恍下陳蕃之榻虛齋脟櫝
疑分謝朓之氈坐收偃息之安適協炎涼之際
隔扶風之帳聚致徒爾成雷下江都之帷營蠅
任其棘止清宵處月露之下幸無席地幕天他
年在山水之間亦足枕流漱石解推莫擬憑藉
殊深敬拂清風聊裁赤牘

周應賓

貽當道諸公啟

賓登第歷四十年歸田凡十六載投簪解組久

同鹿豕之群結綬彈冠偶際風雲之會幸隨縉
紳之後冀効犬馬之勞不意師師濟濟之朝翻
成潝潝訿訿之習攻一省則株連數省論一人
則波及數人事不問其有無人不論其賢否曰
奸黨曰死黨屢形奏牘之中或明攻或暗攻幾
滿公車之下蔓延既廣則斬刈之必多批根既
深將摧折之必盡豈惟為衣冠之禍必且貽社
稷之憂噫人臣東西南北咸比肩以事君水火
鹽梅貴同心而濟國矧值疆埸多難之日此豈

臣僚構怨之時胡門戶之一開遂戈矛之頓起
市虎訛成乎衆口池魚殃遍於一方不知㸑啟
何人以致禍延今日憶宋室崇寧紹述之際蔡
京勒黨人之碑至　神廟戊申己酉之間乃欲
斷浙士之脉往已甚矣今復尤之昔青州五郡
皆有黨乎原獨無今海內四方皆無黨浙中獨
有是豈相君之里法有連坐之條抑亦吳越之
鄉人皆非類之族網羅已布飛走安逃刀俎具
陳魚肉不免嬪東海賤士南國孤臣昔爲四明

瓜葛之親今亦兩浙桑梓之屬傷弓之鳥聞虛
弦而墮飛驚餌之魚望深淵而潛入是願戢身
巖穴之下不欲落人口吻之中永謝冠簪長親
猿鶴既與世而相遠復於人乎何尤但念黨禍
之始終有關國運之興替靜觀時事深懷空國
之隱憂敢布腹心願效當途之良藥知我罪我
尚三思乎瞽言蔡人吾人幸無分乎畛域謹啟

蔡復一

葉臺山相公啟

靈樞玄感三辰協兩比之階化瑟希聲八風調
相說之樂皇嘉咸德世矚升猷某官名世應時
訏謨定命道關函氣體造物之中龢文似六經
還邃初之灝噩清濁無間於澄撓燥濕不形於
險夷當五色補鰲極之天獨一手修蛾池之月
陰陽微而難象則以信爲璣衡轂洛闢而易波
則以虛爲江海經遠無競客陪謝傳之碁用默
止譁人醉平陽之酒少年口雖未輯而已遜於
心　天子先有深知而益孚於後故能出

直臣於圜棘雉無罹樊決寵王之胙茅鴻有成
翼八紘競勸　九廟加尊至怒竅之風惟
自鳴而自息然砥濤之柱終不倚而不流蓋土
炭低昂時至者匪瑲葭之所設水火炎潤勢爭
者賴鉉鼎以善調但云葦澳之無權誰知富弼
之仰屋乘舟而平輕重事戒少偏運斗而成暑
寒談何容易嘖室浮疑其畏首玄穹默相其苦
心者也不然何以顯君陳之良屢昭入告作召
公之考兩對王休哉碩國論幾裂於輿颿而邊

形漸然於唐火牛李蜀洛宜畏其終從賊蠻夷盍弭其隙協心三后方登伊傅之堂昌運萬年可尋唐宋之轍即功成引退猶若爲咎聖人之知者相亦惟終請勿忘受賢者之責某挈瓶智短入宦地窮沅芷澧蘭喜卜隣於屈子武溪石室思舞羽於苗民瞻箕自愧其揚糠在山敢言乎擇木初聆喘愧之命絕席百僚旋歌蹙戹之詩撞鐘四海雖草榮之不謝亦葵向之有懷叔盼忠哉司馬自故人之子袁絲談矣絳侯眞社

稷之臣海矢吟秋以當賀夏伏惟曦形一正嫗煦群萌響影樞光掃浮雲以開久照天眉地乳奠磐石而固四維彌華漢室之黑髾永刻媧皇之青玉

黃輝

大司馬昆田邢公帳詞

伏以北門樞府久藉將星南甸畿庭新移卿月帝衡勞逸賜夏省以息肩天鑑孝忠俾晝行而繞勝鍾山紫氣公作龍蟠淄水白華毋方燕喜神標凝遠思紆汪洋時備四以希聲月成三而比讓有肩則受于躬若無秋駕屐繩馬能言而相樂朝硎游族鶯應奏以皆虛爰從起家則善爲宰用斧斨魅是閑毛能股掌羌戎外翼鵰狗腹心將吏爪牙熊羆逮問罪乎夜郎乃修文于白帝念婼津始禍詎煩小白之旗嗟斷穴終凶安厚大黃之弩狗鷄猶華響即鹿可擇音疇云播境之非人不道蔡民之即我木彈繹筆已追簡書會師宿于朝鮮復廷谷乎都護掎封爲戰

僉曰公宜戡亂以文是云我武狐埋狐搰徃皺孔明君始君終今譽畫一壇章甫發旗采頓新叱咤則海立大郎指揮則山搖對馬歸騰往檄地盡天聲鼉疊進梁物如入意苦蕉通尊獻骨梁以導前漩溜潛臣蓄鬐牆而助順旅拒必北鼓行而東桄木濟兵鴻耳如期而過席王京整衆鯨鯨應指以㦬夷乃伐樹以盟師遂絕江而捲敵儆雷怒發陰火雹其威光矢雹激飛剛牙颸其鋭氣蛟環浪東骨已青丘鱷鋸徒張血俄

丹浦遂使烏奴屻窟恍鯨避乎蒲牢我衆鋪敦
頻鴉求乎龍子網羅路絶巢穴情窮天吳九頭
俄礮其鬼水鱉八足空僵厥雄棄雉翮之城齊
方決麝望巖巘之嶼口故虧犀窘巳極于圍三
倖距徼乎借一神弓飲羽傾屭閙以爲烟鬼彈
收九碎鯛帆而如雨狂氛既盡善氣聿臻禾黍
自春爭遺洲之髮蟬關門不夜返故堞之毛人
遂令異域之君臣真作同朝之賓主乃料萬戶
爰申八條招貔虎之國殤靈存賴尾築鯨鯢之

京觀宛雪碧蹄三折肱而起危徒得君重九頓
首而興戈無以公歸且夫祿馬報蛟尙播烈夫
之英問因鳩讐鷄亦流公子之慈聲況復地僉
一成勢蓰棲越乃至戍踰七稔功百存邢昔充
國之護烏孫徒紆往返逮定方之征百濟僅侮
亂亡何如以髮引之廢邦剪川增之勝寇盡驅
鱗介再復冠裳與波上下之兀山倚六鼇而復
定隨波往來之義鬼依三象以如存從古未聞
于今獨盛自非名在佐歷道通神謀下取履而

受書櫟先帷幄右衽衣而得冑兆咸尊其市則何
以肅將天威勍弘再舉丕震聖怒謀出萬全奪
虎口之鮮民還諸箕子褫兕皮之逆衆娩于周
公者哉策勳飲至光生盟府之華文仗鉞謙旌
氣奪穹廬之葉吹謗書沸魏彌深零雨之思豈
壤崇秦寧滯燕風之賞昔者受命無以家爲今
茲報成幸而覲健皐輿迎養雲帶繞乎秋公屢
牘陳情日用舒于萊子　上既難其去仍
體厥私俾暇陪京便觴故里馬曹秩佐佇分麥

于笏端軍令一家更流懽于羨外咸謂斗牛之
墍往即看台揆之召還維艱難險阻之備嘗勞
深徵芑致祿位名壽之必得享及薦推朝著殊
榮人倫盛事屬大夫某等夙承經緯得習安攘
白虎旛前市馬尙騰乎首蓿黃龍幕底樹人何
啻于芙蓉憶昔剖符玉律猶噓乎黍谷維茲開
府黼裳仍照乎檀山感國士之見知素絲幾說
願丈人之益壯朱紱方來悵祖席之星移幸
樓之月在謂僕不敏辱公未知束草新詞爰

舊德云爾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書一

體國

縉紳

羅肅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書

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東里先生閣下僕聞探虎穴者必犯其怒蹈層淵者必捐其軀此理埶之必然古今之通誼雖三尺童騃猶知之況於讀父書數十行識道理二三事入則侍講經筵出則職司風紀者乎然志士委溝壑而不顧者緊其所守不易故僕至愚至陋雖不能古人志而舍生取義亦以甘心焉此所以雖嘗以言事被斥而愛君之心猶不能不惓惓於今日也然論者必將指而議之曰斯人也好竽鼓瑟者與抑亦出位而思者歟不然則亦三伏光範門之流也噫是烏足以知汝敬哉大以太

平盛世風雨時人民安海宇寧謐固無可言者
矣況乎
聖天子具堯舜之資而臣隣弼
直皆臯夔之輩又奚俟某一言哉然勢有關於
宗社之重事有係於天下蒼生之大則亦不敢
畏論者之口而避蹈淵探穴之危也用敢薰沐
緘辭以致愚衷萬一惟先生進而教之竊聞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不階寸土界群雄
以中立處必爭之要地間關展轉二十餘年於
是西舉僞漢東殲吳越南徇交廣北定中原夫

然後受天明命奄有四海開萬萬世太平之基
嗚呼創業之難夫豈湯武所可擬倫哉自時厥
後天無烈風淫雨野有瑞麥嘉禾海岳效靈諸
福之物畢至而未聞
高皇帝代天子民
之心少有暇豫也迨至
太宗文皇帝始
之以內難繼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櫛風沐雨
躬擐甲冑一戰而幽薊平再戰而齊魯服三戰
而淮甸清四戰而奸諛就誅反側以安夫然後
大安宗社再造寰區紹開中興之鴻圖弘建無
前之偉績嗚呼繼統之不易夫豈周宣漢光之所
能彷彿哉自時厥後四方風動萬方咸寧祥麟
貢於南郊龍馬產於東海可致之祥畢書諸簡
亦未聞
文皇帝敬天勤民之心少有豫
怠也夫以
二聖創業垂統如是其盛顧
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兢兢業業惟懷永圖移
穆皇皇以成至治是以六七十載間風醇俗厚
上下化之聖子神孫得以享太平之福於悠久
也夫何
仁宗昭皇帝嗣大寶位未及朞

月而奄棄群臣四海之人若喪考妣嗁哀搶痛
以迄於今若此者詎天意耶憸邪倖進之徒挾
迂恠之術售金石之方以求寵榮富貴而致是
也然而朝廷不知罪臺憲不以言遂使此輩得
志當時而賓天之詔遽下矣僕聞詔驚怛五內
分摧惆悵悽憤不自知其心之慟哀之深也而
忠肝義氣之激烈斬焉衰服害究厥衷竊思去
冬僕愚戇封章應詔言涉不敬正名定罪尚死
猶輕而蒙
昭皇帝念其愚闇憐其孤直

以為言雖未足采聽而心實可矜憐於是弘天
地之量寬雷霆之誅宥其閑散之餘俾以備耍
之職俾得居言路近耿光以對揚休命厚德深
仁海涵春育撫躬循省思報何繇幸賴
聖天子以聖繼聖恪遵成憲尚冀得少罄螻蟻
之誠簿效犬馬之報庶上不負　　先帝任
御史之意下不負平生之願也然而涉月累旬
猶乃緘口結舌卒無所言何哉良繇聖德日新
聖化日廣深有契於　　太祖太宗創業垂

統之心又有皐夔輩匡直輔翼有如先生者也
夫惟皐夔其任則必皐夔其心皐夔其心則必
堯舜其君矣當今之時舍先生其誰哉此僕之
所以不言者非惟有所不敢亦且恐蹈越俎之
誚也及今亟欲以微事上言然又恐終蹈未信
而諫之戾是以彷徨彳亍緘封數四幾至竟達
空函然而愚衷所激終不忍在弦之矢而不發
也伏於今年六月覩　　車駕往天壽山躬
謁　　二陵京師之人無有大小拜手稽首

皇咨嗟以為　　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
薦展明禋而勤孝思也雖僕之愚亦謂謁陵禮
畢不過渙發玉音命所司蠲徭役勤事工軍恩
澤然後整駕遄歸以奉　　皇太后朝夕而
慰士庶歡迎之心寧有他事耶既而道路歡傳
乃謂禮畢即較獵講武且云先驅未成列卒不
迨駕而天閑龍馬已載道矣若此者豈
祖宗之心與又云此時扈從惟也先土干與其
徒數百人肆豺狠之貪爭狐兎之利風馳電擊

倏去忽來操弓矢縱銜勒以馳逐先後罔知自
失之義不識逐左之恭其氣憑陵其勢猝勃而
詛詐猘狂尨難名狀僕聞此言心悸膽落疑信
相半而傳者如出一口僕以為蒐苗獮狩固有
國之常經而講武農隙亦盛世之先務然未聞
謁未就工之陵而與降胡較獵於山谷間也矧
也先土干者醜虜之桀驁降胡之狡獪覘其竆
則讒目而豺聲察其迹則獸心而人面以弧矢
為生計以殺戮為耕耘萬有一不虞雖悔何及

哉且斯人固不可以恩義施若其少知恩義則當親其族類以居其地矣今既背其所親捐其所居又烏能保其異日不見背於我哉且其來也非其本心其留也迫於威勢夫以形反側之相狃黠猾之謀安可使之先後疏附耶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矣而猶寵異之若是豈非

聖天子推赤心置其腹使之漸摩仁義耶然垂堂之戒啣橛之虞在先生則不可不爲之深慮也且夫出警入蹕豈徒爲觀美哉先生

四朝耆臣　二聖元輔於此而不言則誰得而言之此僕所謂勢有關於宗社事有繫於天下蒼生者正謂此也僕於馭夷狄之事嘗言之　文皇帝　文皇帝以爲迂又嘗陳之　昭皇帝　昭皇帝以爲愚然僕自以爲不迂不愚苟循其策而行之則朝家得懷遠之義而遠人拜來歸之恩矣懷之將如何亦曰散其部落厚其賜予遷之迤南擇便好田地以處之屬之衛所解其甲兵而不

以事任之夫如是雖突厥之強匈奴之盛焉之大亦不得肆其豺狼之暴矣尚何啣橛之虞垂堂之戒僕嘗以爲也先土干者處之京師且不可今乃寵之以扈衛之近以爲名之六師且不可今乃賜之弓劍俾得侍衛

聖躬於道路此僕之所以亟欲與先生言之而足五及門卒未遂一面雖然方今柱石之臣可言者非一人而皆禮絕百僚且無交際之雅先生尊則師也親則斯文骨肉也又相從楮研有年故凡

忠義所激惟其得以言之於先生惟先生得以所言達之於　上也先生苟不鄙弃之僕又尚敢緘默有所避忌哉僕知此言達則死罪雖然其不言而死以同草木朽腐孰若言之而斃之爲愈乎況於　聖天子至仁至聖或矜其愚直而賜之不死乎此所以於推鞫之頃汲汲然書之燈下以陳先生之前者誠以夜來太陰之薄蝕天意或者垂象以爲此虜先戒也不然何以變異如是其速哉夫以天象之變異

於上者如此人事之乖於下者如彼人皆知惜之豈先生獨不知耶昔李文靖公以天子春秋鼎盛日取四方水旱災異上之其意盖欲致警戒於其君以潜消其土木禱祀之心耳夫以文靖輔導庸主猶若此况於不為文靖者乎而况於　聖神在上者乎夫以先生之學該乎古今先生之德並乎古人而先生之祿之位又稱是已於此而不言不可也傳曰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先生今

之仲山甫也今之伊尹也等而上之實今之皐夔也又安可以古人不相及辭也先生苟不以書付之水火特加省納以時言之則豈徒僕之幸而後之人皆將曰仁哉楊少傅之能容物也如此賢哉楊尚書之能忠於其君也如此又將曰汝敬之愚直能忠於所事也知此能不避禍患如此若是則楊氏之忠節不惟有光於將來而僕之家聲亦庶幾其不墜也若徒緘嘿素餐使後之人評曰斯人也而有斯職也則弘化寅亮之職固將有負於先生汝敬烏用任御史哉臨楮覼縷不勝懇切之至

朱鑑

上陳芳洲執政書

邇者欽奉明詔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邇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於萬年僕竊聞之有未安者前　至尊蒙塵在外宗社危疑之際非得長君人心未定此周公所以輔成王不得已也今而曰長子更封為沂王一節僕未

見其可也且太子仁孝天下臣民之所共知公侯駙馬伯與夫在廷文武臣僚之所共立布告天下咸使知悉既不能立之以正南面又可易而更封之乎及夫至尊鑾輿既歸歷數有在論骨肉之親則當避位居潜以全手足之情論尊卑之分則當固讓歸藩以盡君臣之義柰何不此之思反為幽閉之計日膳既已節其珍羞宮墻又何增其雉堞意固防微情實逆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霍韜

上楊邃庵

恭惟老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
聖天子所以慰答海內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
涯極老先生之謨畫日贊宥密者固非末學所
能竊窺一二于萬里之外然韜毎中夜聳躍慶
躍不寐者益幸見老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
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懇
鬱才猷不及竟諸勳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

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勛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
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老先生之身而我
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
殆將振舉修復而莫有遺恨也已是韜所以聳
踴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
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
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
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
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
談屈事戎狄竭民脂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
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後已若此者可諉之天
數可徒責徽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
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爲能見兆
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
也況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寘乎莫覺
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
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碩未有名
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

之說以嘵嘵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
弛我
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
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
子莫或之省憂也老先生際遇聖明言無不聽
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
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
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貽正
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
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阨

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獘而上復　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為榮也竊褊心多病魂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老先生必有仰贊　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售進三箚錄貢倘可采一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為幸

張居正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墻未一奉音徽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厠在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為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奮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

運固非謭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爵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期方圓之施異用愠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況今榮進之路險于

梌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羣外欲
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
伸獨斷之明討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
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
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
亦一抉也孰與欝欝頗頷而竊歎也夫宰相者
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
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
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

情勝也然其失在綠廉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
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
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
寵至不驚攸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
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蓍龜進則爲龍爲光退
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
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
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
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貧者襤裪不完而
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什姓恣雚不他而在位
者或厮養厭粱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
倡之以儉誘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
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俗也夫天子有
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美
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
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佞佞之人未
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臯伊論功
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

允所以深疾　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
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
左右資其匡輔開其藎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
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耻道喪
苞苴顯於贄雉倖孔多於仏羊乞溫逐臭相煽
成風豈可令　　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
獘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耻節義所
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
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鑑常

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主之功圖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膂之翔叵以論九蓍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逮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亦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

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即剖肝裂膚亦所不辭況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潸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

方逢時

上內閣張太岳書

生自歸江浦苦力松楸草土餘形日覺衰憊豈意　先帝龍馭上升草莽之臣攀號無地恭遇　新皇御極英聲四達中外之人莫不手加額臺下首膺簡命總攝百僚明良之會千載一時昔人所稱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何幸於臺下親見之方今諸夏寧謐四夷賓服臺下以一德贊輔太平有象矣竊觀古之人樹顯勳成大業萬世不朽者多不在清平安樂之時恒在於國步艱難之日故伊尹周公之聖益顯著於太甲成王之世有繇然矣　新皇英睿堯舜之資也臺下忠亮伊

周之亞也經綸巨略弘濟嘉猷誠非愚賤所能仰窺萬一今日之事惟有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以爲急務二者之外惟恪守成憲簡用舊人抑過僥倖表達忠直杜絕諂佞愛惜名器樽節財賦寬省刑罰申嚴軍旅慎固封疆以俟休命之凝固假之五六年天下大定矣草土之中又聞聽愚者之論謂　聖主幼冲宮闈深遠中官之權漸不可長孤心惕然此杞人之憂也夫中官爲患自古而然剛之取禍柔之取辱傳記

所述歷歷明驗愚竊以爲此輩雖多不肖然其中亦有才智謹厚之士其僻狠之習固與人異而欲富貴惡死亡之心則與人同也惟在辨別之明操縱有道使機皆在我作其忠順之志消其不肖之心入我彀率而不覺庶克有濟耳中玄翁之去士類寒心昨得邸報讀其初政諸疏深歎服其忠誠之篤至而又惜其機括之發動也得罪之繇或在於此夫懇切之言整肅之志直達無隱施之長君可也若天聰未啟聖志未

昭宮中府中之事不免暫有所寄苟不容其幹旋曲爲防閑而先憂過計徑情直達則衆心搖惑群志糾紛彼方懷猜豕牿犢之疑我乃爲紛臂扼吭之舉適足以觸其畏怒之邪念豈能成格正之宏功哉此書所以有敬保之訓而易所以發于巷之象也且直言正諫一有不從則奉身而退此臺諫小臣之職也若夫顧命大臣以身係天下之休戚安危其所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感動固必別有其道此孤生之所以戚戚於中玄翁之去而欲爲臺下一披露之者也且

聖德方新四方聳聽尤宜時出德音昭布仁宣使海隅蒼生曉然知上意向益堅其愛戴歸往之念此又今日之不可無者不識以爲何如抑愚之心又有妄言焉昔唐韋澳謂周墀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用此雖一時之言或可爲一簣之助敬爲臺下誦之

王家屏

答潘親家

不佞顓愚冒上廢處田間棄婦逐臣何敢與聞國家事猥承大教仰見忠藎之懷杞人私憂正同激切曩者西寧之變片檄可平而當事者欲就李將軍之功名輕發大師雲集堅城之下罪人未得而帑金數百萬立盡此一耗也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者欲就宋中丞之功名輕議遠討直抵王京之東島寇方張而帑金數百萬又已立盡此又一耗也即此二役而太庾二

百年之積發竭無餘不此之惜力圖代者消納補龐濟虛而輕聽姦人之言旁搜山澤之利中官四出礦役繁興冠蓋如雲徒衆如雨山靈震疊地脉摧殘郡邑繹騷閭閻蕩析室[illegible][illegible]凍工費浩繁本末相權得不償失計所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銖於以較向日東征西討之所糜何啻[illegible]之[illegible]尾閭而收之於涓滴也良可痛矣縣前則兆者之罪不容死縣令則開之者詎可勝誅遠邇嗸嗸怨聲載路蓋不獨中州之民若之也乖氣所干天災示異殷憂啟聖庶幾改圖乃修省無聞迷謬滋甚部寺半皆虛席臺省闕其無人章疏或下或留政事愈紛愈舛日惟貢獻是督藉沒是營宮刑察及淵魚店稅禍延商賈而大臣持祿不肯諫小臣畏罪不敢言方且藉宮殿之灰燼爲倖門而捐俸以希寵張邀塞之首功爲利路而冒賞以徼榮則宗社之大計邦家之隱憂誰其慮之圖之也哉氣運人事湊合非偶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時竊捫心便欲慟哭不意金甌世界爲此輩巧[illegible][illegible]爲妻子富貴之資不顧祖宗艱難之業也可勝慨哉可勝恨哉因恃至契遂一吐狂言時道傾欹冀惟秘密若夫勞心撫字銳志興除俾情法平停寬嚴互濟此門下經綸餘事展錯長才無俟朽人愛助矣

論政

縉紳

魏交 避御諱

答俞獻可知縣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痾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心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袵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

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之爲陽春也

林大輅

奉霍渭先少宰書

某啟楚中冗務服役既聞使旆抵京欲附候尺牘則恐嫌觸忌躊躇問禁已數月矣又惟於有道之側不宜例作誦德語欲有所助則未有知壓然自訟者久之執事心在生民道在綱常議

論在經濟天下之人無不企慕休德以冀迓衡之治愚賤子尤厚望者然而世道升降之柄人心轉移之機則惟先在於端士習而已耳士習之不端則雖欲厚風俗適以澆之欲阜民功適以擾之欲和庶政適以龐之夫子之言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指其時之齊魯而變以德位之權雖曰聖人過化存神而亦有漸也故曰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執事論今之士習與春秋之齊何如邪某覩于

外服廣于詢俗未敢以齊而下論焉耳今言係治亂者在庶官庶官守令其最也令之守若令槩以十人言之其智識可以辦簿書其才力可以理賦訟守則四五人令則二三人焉耳可以任事更化釐奸庇民副人意而遠到者或得一人焉則群以爲賢矣故爲守者一年而懼二年而恭三年而緩何者自計其遷期且邇也爲令者一年而習二年而與民和三年而不任難何者自計其取期將近也爲監司之視守令者一

年而示之誼二年而示之恩三年而示之姑息何者逆其在位不久也爲之民者一年而畏二年而服三年而玩何者守令之弗終於艮無以慰其望也故守求其不惰令求其任難於三年之外者蓋有之矣而亦鮮矣爲民者有盛美之譽去後之思蓋有之矣抑又鮮矣此外事大槩也故其要惟在得人而久任之謂得人者忠實耳才智耳果毅愷悌耳謂久任者三年而與例恩六年而增秩賜金九年而上浸擬改秩守可

以長藩臬令可以爲守積三十年之後吏道其盛矣乎楚中之郡十有五州十有三縣一百二十有四令之舉監除者固有志氣稱賢者矣間未諳事豪民猾吏指瑕論訐輒褫官以去以進士除者精神力量可以善化多歲餘更繁他省嗣者豈能及之故於府州佐貳官中有爲者委署凋瘵之縣借其數月之勞吏知其無固志民知其弗可久未出戶而思易之者矣故有司之治之僘至於楚極矣論賦稅則祿俸十餘年逋

負論獄訟則豪强武斷鄉曲論賊盜巢山浮湖隨處伺發論風俗客民爲梗奸惡相習官於其土者敢自以爲安邪故自弘治而後郡縣之政微矣此繫之也至若爲進士者盜跖之行龔黃之談乘時抵巇毀度叢賄怨聲滿路冤氣爲災而又巧於彌縫勤於鑽刺遝歷大憲或包荒含垢或多譽鮮毀或薦進不疑是非失實進退無據欲使風行俗美政善民樂其可得哉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僕自知孟浪替適諸野寧有醒

胼時邪執事向疏中言意云朞月之治可復三代語更化氣象似也語淸時治體則略矣語責成賢哲似也語齊民作新則難矣非循陋處卑以漢唐宋事自畫也宋弗逮唐唐弗逮漢漢稱小康視古遠矣勢則然也今者詿誤數言顚覆子戕蹉跎一足墮陷坑塹雖篤信君子安身立命處此優如也然而道終不能行於世豈神哉天有意世道使執事秉衡軸數考尊賢使能無能貳之庶幾望玆治效於稀潤之餘執事尙友

古人爲心行道救時爲業吾儕莫弗仰之賤子竊附年誼不揣喋喋其論迂矣如鄒司徒鄉國之望如李都憲其用未究如徐一鳴如鄭元二提學副使家食思過居然瑚璉隨分起廢皆名實稱如藩臬年深數人亦宜量進執事細訪之何如楚旱酷且廣某之罪也瘝曠爲深明法黜棄在執事亟念教焉

徐階

與洪芳洲

承惠書知憲節已莅東滿　聖主自兹當紓左顧之憂矣今天下事誠壞於不實爲然爲之亦須有漸大採木鎔金均之所以爲器但鎔金則一注而圓方即成採木則必從容而後克就規矩今當承平之時踵因循之後其勢何異採木乎願公之稍加愼重也

復朱恭菴郡侯

聞執事下車首以清儉爲政夫海上之民窮困極矣更復導之以侈使强者益肆其貪殘貧者

益習於奸慝其尚可望治安乎如執事今兹所行貞古循良之首務也但僕聞之不尊賢則爲善者不勸不去惡則不肖者不懲故先輩於民既率之以身矣又求士大夫之忠信廉潔者而崇奬之凡以爲民立標準樹風聲也敝鄉往時士大夫以不入公門爲高郡中亦以此目爲人物厚加禮敬近來則顏色之所向交際之所施事在旦夕奔走無恥之徒而閉門自守者其門之外乃無復郡侯之轍迹于是人爭爲詖家競爲諂士風既日淪胥而已亦受其黜汙况欲民之爲善者勸乎往時郡中每察奸吏猾胥重賞之法近來或縱而不問庇而不懲又或進而與之爲奸至於良善則或使代拖欠之所輸或使償侵期之所負檮杌饕餮宴樂自如而力耕務本之家父子兄弟至不相保黨惡讐善抑何以使民之不肖者懲乎僕今誠願執事一洗前人之獘習主之以仁行之以禮斷之以義使恩威賞罰各適其宜夫然後謂之盡善也惟執事加

意焉恃在相知言語過直千萬照亮

唐順之

答李中谿書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懶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

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
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
道之所以開塞其係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
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俻員郎署矣
嘗得日閲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
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
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
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
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

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幾三兩人也如此
是則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
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
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
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
而帖席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
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
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
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

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
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
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
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
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
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
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
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
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

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
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
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爲人
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
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
而得不塞也繇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
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
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
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

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物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愼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彰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愼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熊過

與霍吏侍論武銓書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熊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謁所聞程力搆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懋功之要也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葢世之英震動宇內自薦紳放於萌隷想望高誼之日久矣程其力無不可舉而又受知

陛下深所簡在値聖明之軔身爲列卿與

廟堂之議解棼之會何可後時旬內常承介使詢及選人聞者頗不悉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方且共修王旂建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垂竹帛之名無惑也謹以選事奏記君侯察焉天之生民盛矣錄一人乃至數十或又有百千無算者皆是也而地不加多國家自留州供上輸邉之費其取諸民殆無遺利民以困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財蔵有常經即使少有贏餘亦應爲緩急之備今四邉多壘行陳往往擒兇魁縛徒從奪獲馬牛羊器械者則國家恩所以報之舊者未銷新者叢至地

之生財既不加多欲責取於民則亦已稱疲公家勢又不得裒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往往賢哲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辨時勢至其子姓限以三世五世有入刑者罷以常法奪其世爵其子姓即隨所附籍令世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徭戍可謂義至精也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異於吏曹吏曹自正途外吏胥醫譯襍之官皆籍焉武選務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令程其功便然言事之臣皆曰

洪武永樂創業之時異諸後世其所除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議裁損然招諭之使幹局之勞乃至持金鼓采海青歷年月者諸凡途不一是果何武功也今法皆論首虜授之官

祖宗時武人子孫蒙其已成獨坐享賞延之澤不敢究詰過愚以爲非惜禄之心失

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僅予所知顧五年之間其官乃與百六七十年等竊意

文皇帝深念從事酧一時附助之情非爲世之計也攻圍克陷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寵秩之其賞可謂忝倖矣永樂中有征討官繫獄者 文皇帝曰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然則曲庇新官益亦有司之過非盡 文皇帝本意也王者以天下爲度不宜示人以私採者之心成其過舉當時之臣可謂不忠今又失此時不議裁損竊恐至於大壞而思改絃雖有善策抑亦無及矣此其二也今職官有世襲有流官言者指流官以爲高爵要

亦不盡事實過以司存嘗從內府觀貼黃文雖試百戶乃有稱流官非必指揮以上也有始爲流官而後欽准世襲者然則指揮以下不盡可襲亦嘗分世官流官矣今槩而授之據非所據與初意可謂不倖夫世襲尚應裁損流官何得坐縻也不審當世之臣果何爲使因沿至今此其三也此外又有中官貴豪特爲冒濫竄空名尺籍中徼倖苟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其勢不敢難也往年大將及撫臣惟第設奮勇諸科

以行之奪士卒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
者與雖擒斬而非爲首者被傷者諸執大將旗
有功者尚有一二其子孫皆不得錄於是在上
首虜避他日覈奪計甚周過愚以爲諸中官貴
豪者子孫雖有真功一世後不與凡十崗止其
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乎君侯天下之事
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變通
宜民不可有後時之悔過抱區區之心年所於
此矣告之莫有應者有應者力又不足以行之

君侯存心天下又適因下問選人計舉斯心宜
莫如君侯者敢願君侯少爲留神言出於君侯
之口上下信之勢宜多可行者國家之利也伏
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楊園之道倚於畝丘此
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
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　英
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敝爲　國
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
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
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
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
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
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
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獘易
治也姑息之獘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

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即如公
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
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
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敦素杜
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獘也查刷宿
獘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
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
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　國
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

據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敎　明天
子乖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
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
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揺上可以惑愚闇之
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
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幷而民貧失
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
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
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

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
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
亂與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
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揺上者也
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
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
卽爲人穿鼻矣今　主上幼冲僕以一身
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　國隕首以
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撓奪者乎公第任法
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　國典
具存必不容貸

湯顯祖

答門人吳芳臺舶使

昔人稱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若未處脂膏何言
清也吾弟此其時矣海剛峰在南盡裁官吏費
共至二千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遊歲節
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
知之二公卒稱名士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

自爲也宦東粤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張應泰

上兩臺公祖書

項之伏見臺下疚心礦事一疏千言爲萬民請
命其詞直其慮深三復讀之淚淫淫下也呼號
雖疾天聽愈高乃臺下之精誠貫白日矣乃生
等不勝維桑之慽輒敢有所欲陳于左右者伏
惟臺下少乖察焉夫太平爲　高皇帝開
天第一郡而徽寧池三府則又皆爭先欵附竭

輸輓佐軍興　高皇帝所用以平一寰區
者也故鴻業既成之後屢勤詔旨特爲錮且
曰朕世世子孫毋忘此五郡民也天語煌煌播
諸簡冊以視兩漢此不亦關中河内哉而且不
獨此也金陵之脈自徽寧之黄山大鄣蜿蜒千
里始盤礴于鍾山而其間山阜岡陵辟之人身
非其四肢卽其榮衛也一節傷而百節皆傷此
皆距　孝陵幾何而忍于加鎚鑿乎天地
體靜故惡人之動之昔蒙恬爲秦築長城斲地

脈旣不旋踵而況今所斲脈尤有什倍于恬者
益我　皇上或未之深思而言利諸臣之
所爲罪通于天者也至若産礦之山原無幾處
間或有之類穴藏于峻壁巉巖之下深者數百
丈淺者亦數十丈篝火腰梢而入往往遭其崩
塞則遂瘞骨于其中卽幸而無恙而手胼足胝
黧黑非人竟終日而或不得數文故自非極窮
亡賴者必不爲此而柰何以辱朝命乎然今簡
書嚴重萬不可回矣而使者纍纍載道且將蹠

及四封矣吾儕小人惴惴然人不必命而奔竄
無門也故竊計盤山穿谷未必能得厚利而細
人皷婦嫗引必掘挖人塚墓蹂躪人田舍蹂此
開騙局納私賄閭閻擾擾而利不歸之上也使
其先將原奏有礦山地開採一二驗其有無多
寡然後定爲歲額責成各郡略如浙中商稅事
例有司如期上解而兩使者及諸從人供億犒
勞之需併議派于各郡寧羸毋齊要于肅其上
指調適中人吾民得安枕而已所云螫蛇入手
斷節不辭所損者小而所全者大也江南比歲

不登農諳本業議關榷比賈道復窮故貧者益
貧而富者益與俱困兼之山菁谷莽民質悍獷
獷難法裁而易與爲亂稍稍虐使卽帮耒耰鋤
悉爲兵仗每逢開礦亡命招邀輒相嘯聚髮當
無事刑禁之猶不能而況復招之乎此生等深
惕禍萌而不容已于鳴又擇害欲小而廿割其
肌者若夫張翕機權以全五郡生靈以鞏千年
豐鎬在臺下自有神明妙算生等何敢與聞焉

情切詞煩遂無倫次○

再上柏臺公祖書

大疏再陳一言一淚此天不茂吾東南乃使福星垂耀抑亦　列祖有靈其以一坏之土重焦勞于臺下也古有社稷臣則臺下是矣

　主上仁孝豈其忘風霜雨露之恩而恐加鎚鑿于衣冠出遊之地徒以一時用細益賦則病民而蠲徵則病國計畫無所復之宵人因緣爲逢遂不暇深思耳頃之新命敦諭再三毋致

泄傷則豈誠以此舉爲安哉夫德意方萌因而將順之其功較易然溫綸雖播而反汗未聞璫人正在狐疑而諸狼貪虎噬之徒復百說以搖之謠蝕一礦務中輟則此輩之來虛而此輩欲快其來心則不得不熒惑主者一昨頗聞道路之言璫人微有異意矣夫倏嗔倏喜婦寺之常此宣尼所稱難養而易所爲示包荒也臺下爲

　列祖畢甚爲萬民乞命豈其靳茲委曲不令騶詐皆作使予今璫人信臺下之心不勝其信群小之心而臺下一念真誠彼實未能盡諒故事多牖闔而不相通惟臺下覽宣尼難養之旨擴周易包荒之量馴而畜之使不爲吾抗操而縱之使爲吾用中情既洽僉議自同然後連章一控或者天聽可回諸陵之精氣可完東南之隱憂可弭矣芻蕘之見竊敢一效其忱葛任僭越悚惶之至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晉江何喬遠稺孝選

書二

論邊

縉紳

呂懷

上夏桂洲閣老

日者辭謝間見相公對及二河司徒云近日曾石塘有本請選將官繼問太倉錢糧數目匆卒不敢請祖席間詢知為復河套發也某竊觀自古許大事業皆自古豪傑為之相公才識力量豈下古人與言及此真千古壯猷也竊伏思之禮樂征伐人主大柄自凡舉措果出不已須是

主上精神意氣壁立萬仞牢不可破乃克成功如近日郊祀等禮固以相公許大識見許大力量為之然亦惟我 皇上誠敬仁孝鋭志畢力自作主張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乃克有成方今胡虜跳梁不一勞不永逸擣其巢穴以復我疆場非傾振古豪傑有為而孰為之然嘗聞之雖有智慧不如乘時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河套之復不知今果其時否也切觀古今以來掃清沙漠莫若我

朝北征乘勝長驅直如破竹此未可以尋常相業例視之也雪恥之師古今莫如漢武然惟漢武精神意氣鼓舞不衰庶幾上下相保不然士馬物故責有所歸將相大臣將安恃哉某願相公仰體

聖心今日之舉果如昔日好禮之心此相公竭誠殫忠以死報國之日也苟未必果然莫若且堅

上志蓄威養鋭待時而動如操千鈞之弩百發百中猶不失為相業之正耳盖征伐人君之柄勝負兵家之常不務乘勢待時而顧漫焉操切功名之會某恐畢力為之而不足一言敗之而有餘徒取紛紛竟成多釁此相公不可不深察也曾石塘不可謂非豪傑然身任其責義不可逃得則收攬動名之勝不得則雖馬革裹尸猶不失其為分內此石塘之孤注石塘

固不得不勇爲之也書生不諳邊事不暇瑣瑣深論竊觀天象代星細小今既數年不復帝王以全取勝之道廟堂之上恐未宜無成算耳途次草草不盡下懷惟虛心采納幸甚（談後日事如見）

張居正

答總兵戚南塘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月以來警息沓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窺欒東今日之事但當

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即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則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爲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已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不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乎羊羹之事可謂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審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愼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

妥不防改圖士卒務令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連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此書正中今日之弊）

王家屏

答徐侍御

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今之議邊事者或援古以概今或懲前而廢後或執小利以譏大計或憑

臆說以撓成功皆貴耳之談非眞見夷情[illegible]
者也其生長塞下自記事以來所見虜衆[illegible]
蹂踐焚掠殺戮之狀慘不忍言偶數月不[illegible]
經時無羽檄邑里卽色笑相慶謂爲太平至乃
韜弓臥鼓終歲晏然露宿宵行一塵不擾此等
光景不但目所未見亦耳所未聞焉非賴天祚
國家虜將內附我等操其羈縻約束之柄何克
臻此是無論供億輸將所省不貲而生聚休養
日以殷繁向時廢堡墟村人烟相望蓬蒿藜藋

畊作寢興欵貢之効固居然可見於此矣而議
者猥云當罷豈不誤哉幸臺下躬履荒垂邊事
夷情具經巡閱故能達欵貢之便利察邊臣之
苦心如此他人身不下衽席足不踏邊城而憖
以千古所未有之事聳動其聽聞宜其拒之而
不肯信也顧不信其利已誣而又詆其害揜其
勞而傳其過則邊臣又安能弭然屈服已哉夫
議天下事易當天下事難臺下處議事之地而
能體當事之勤此邊臣所願捐軀隕首自効而
不辭者也疆場幸甚宗社幸甚私心倍切欣荷
遂不覺其覼縷

論學

縉紳

方孝孺

答王仲縉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
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
歉然日汩汩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

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
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
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
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
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
乎名而然也葢以己之所有無繇淑乎人天之
畀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于
書而公之于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
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

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足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待而賴之如稱衆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

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

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聽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牆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

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漓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邇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

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毀之王驩慫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脉弱者倜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駁其為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為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為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

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肯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為勸

王紳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向者不揣愚惑輙獻瞽言於左右蓋所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覶縷執事以為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為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為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辯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困守其

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楊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為無益於世遂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覩予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

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纘其大要皆所以成巳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尢不可也且所謂成巳成物之道六經巳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

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緦緦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人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悠居爰處而俯與紳論辯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薛瑄

與楊秀才書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曾與生相識于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

子官河內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也舊有別業在滎陽因往治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壖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踄艮苦而略無慍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西山下流涕爲別大事訖瑄來滎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惟人之所急惟利與勢而巳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趍而乃殷勤稠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爲義而好衆人之不好

右能爾邪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爲意因略
陳其固陋以爲生勗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
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
因竊自私紀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
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
偶習辭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
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
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篤專
於誦習書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

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
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
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
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
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
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
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脩習而不敢以他好奪
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
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

而迫之于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
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
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
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値大故哀痛悲
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
時取向所授書而温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
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
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
已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

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
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
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
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
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
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
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
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
記誦愈勞愈難縱使得之亦何益於人已哉鄙

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毋以斯言為迂而虛用其勤幸甚

陳琛

與柴仲和書

道未易言也今庸夫俗子作小小文章亦言及道令人輕厭道豈可厭哉以其不知道而易言之近於洩耳區區能錄道而不能談道知慕古人行止而不服古人衣冠而記文公祠堂則不脫乎道此文之所以難作也愚見欲於文中掃

盡道學心學古學等字而於人事時俗中微見古道當行之意而太極陰陽鳶飛魚躍至與至妙之機俱不說破使田野之夫皆囿于渾淪天高之內而日用飲食皆寞然無覺以質為文以簡為腥淡然無可膾炙人口乃為得意而未之能也煩為問林次崖以為何如

呂懷

柬朱太守

懷感激道義之愛竊有所聞不敢不為一言夫道之夫維揚天下之巨區也其俗多文而少實比來與聞甘泉先生之教勃然振刷而興者無慮十百是雖其秉彝好德之心所發然亦豈其俗固近之也聞比來當道至此鼓舞作興者固多聞有一二豪傑負氣使智以講學為不足信往往故為裁抑此懷以為過也夫其振飭而興也以為盡出聖賢為已之心而不為人不敢必耳然謂以講學為名則縱不得為聖賢之學比之尋常亦必有所顧籍而自惜者不猶愈於群君

終日言不及義習為放僻邪侈肆然而無忌憚者邪繇是言之當道所以待維揚之人亦既薄矣豈其待維揚之人之薄反諸其身此其所以自待又何如也邵子曰名者治世之具夫當道也苟無治世之心則已若或有之謂當乘其振起之心道以敦本之實是或因性牖民之一道也維揚之俗興起之多薰陶之久醞釀之深循名責實繇麤入精又焉知一二豪傑不起於千百尚人之中以上追三代之盛也邪孔子

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夫苟得一二豪傑振起其中上追三代之盛則維揚之人固不必責其人人盡爲聖賢而後足也昔人謂三代以下之士惟恐其不好名斯言雖未必盡出中正然而今方睊睊朝夕物色講學之士而裁抑之謂之何哉吾丈以躬行實得之學操範世爲民之志其所以察此之心撫此之俗必有道矣

鄒元標

答陳心谷中丞

先年曾貢蕘語請質退而自愧狂誕已而思臺下端人也休休者也容人盡言者也必不以我爲迂爲誕茲奉鼎翰洋洋若將誘不肖盡言而惟恐其言之不盡令人傾服奚勝細繹玄旨臺下已闡聖學之奥而卓然先立其大前所贅陳者是何異捧土而塞河也然雖臺下示我以聖學之嵩不肖有俗學請質諸前臺下云其功在勿忘勿助而喫緊在慎獨元標嘗用勿忘勿助之功矣勿忘勿助在持志而養氣一日忽悟曰暴氣固不是而持志亦未爲全是夫志即心之神也神無方而易無體非無一日拘拘然執之爲已有也故惟恐其忘者非眞忘也若眞忘則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忘雖忘而未嘗忘也元標亦嘗用慎獨之功矣以獨爲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數年倘自追遡年來始知獨非內也心意知慮罔獨也而鳶飛魚躍亦獨也戒慎恐懼慎也而優游涵泳亦慎也兀坐一室之內慎獨也即兵戈搶攘千萬人吾往亦此慎獨也

而庶幾孔門慎獨之旨雖然元標咸其頰舌靦若臺下恂恂躬行之爲愈乎然元標亦不敢不勉矣臺下徵色發聲察言觀色之語此自聖門覶縷考詳家法前不肖所陳者益見今世風會日流忌嫉成風鄉評不足據而官聲不足以徵故常謂士君子眞有掀揭宇宙之思自信自考雖一國非之不顧也天下非之不顧也蓋若有懲於今之時而不覺其言之過激耳望臺下終裁之

謝蕭兊隅

大都不肖之學務在自信自得夫依人談說非中藏之珍也隨人脚跟非堅貞之守也元標寧甘遯世不敢附會以自欺寧守固窮不敢波流以逐世此則不肖仕與學者如此

論史

縉紳

陳所有

答高雪蓬書

雪蓬來教詠史諸什誠確論也乃謂張浚不可與安石同傳此特因襲之見耳豈知春秋大義殺國者罪無赦乎夫安石病在不省事而執拗張浚病在練事而媢嫉執拗者施之平居則蠹政國必削媢嫉者處之艱步則妨才國必危其殆我子孫黎民埒也雪蓬其知醫乎醫者之術二攝生起死而已矣攝生者主衛元起死者主辟邪宋熙寧間二祖三宗德澤汪濊如人父母無恙安石不以五穀攝生之物膳也乃進金石燥劑以瘦痺四肢而銷鑠其元氣逮建炎紹興秦檜懷酖汪黃握堇海宇寒心李綱趙鼎宗澤虞允文曲端岳鵬舉諸人即起死之扁鵲華陀也浚為趙氏愛子知酖醫而不能逐良醫在旁又恐其奪吾國手之名徹兩謝之閉門自作聰明按方下藥其害速於堇酖嗟嗟過江事勢如人消渴勞瘵奄奄氣息尚能當此富平淮西符離三劑哉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弒嚴誅心也浚不知醫又不迎醫忌賢能不揣才力急功名

不恤利害智闇於知人性堅於拒諫逐李斥趙忌飛殺端剛愎自用引進庸佞出師屢挫益增中國之羞專寵兩朝空貧長城之寄說者謂渡江士大夫以諸葛公比浚此非南軒之門人則樞府之故吏而優孟撰叔敖曾不足供傍觀者之一噱來教又云方高宗朝南軒未弱冠如何責以薦賢進能嘗考隆興元年敬夫登朝叅謀幕府符離之役不勸乃公用賢納策竟用邵宏淵取敗敬夫又曰符離師潰惟存帳下十人栻

紆夕彷徨家君方熟寢鼻息如雷嗚呼君父厄
難疾勢如此豈臣子從容鼾睡時耶不過以江
南兒上爲功名之孤注否臂大呼試一擲爾較
之志決身殲鞠躬盡瘁者方寸何如勝負之史
不攻自破也按戴仲培氏鼠璞載魏公乃黃潛
善客胡珵則李綱客也魏公附潛善孫覿奏胡
珵筆削陳東書欲使布衣操進退大臣之權幾
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珵編斥使
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覿潛善不

足道也深爲魏公惜之夫仲培宋人也耳之熟
矣鼠璞所載當爲信史據此一事則其心術之
險巇可怖哉大學著个臣量度之寬狹卽係國
家之興覆張浚娼嫉自用名雖正而實則邪身
雖勤而道則悖宜乎宋事之不終也君子不以
成敗論人物惟按是非定功罪耳元儒揭傒斯
極詆其過朱文公晚年深悔撰狀失實葢事久
而論始定執事因襲常談未究故實謂德遠愈
於王介甫能不爲董狐之所誚哉願反覆宋史

一細彈之

論文

縉紳

朱夏

答程伯大論文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垂聲乎
百世之下哉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
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
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

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于
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
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
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
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于道其紀志表傳記序
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
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
經不根于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
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亦小矣尚何能與

古人齊驅而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鑱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識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朽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

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騈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耶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

而組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卉其亦與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爲覘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計得矣一日儌者獲之則藺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藺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戞之力哉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舍之而爲漪蹙之而爲縠澄之而爲練激

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彫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敘之曰苟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

是朽木可得而彫糞土之墻可得而圬矣無鹽
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
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
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
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
之自然而玄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
牵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
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
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

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嘗論詩序言詩之用
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貧人之笑視古詩之
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
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吾子之是是
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
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
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
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
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
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言
之矣且先生既與吾與則僕雖言之而無嘗於
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
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
焉然後一吐其詞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
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
焉故敢略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
之機判於此幸毋忽

方孝孺

與趙伯欽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
一人焉曰林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
才敏於人慎所推讓視古人行行然有不滿之
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與陳原采之文僕固已
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城公輔說足下尤
詳公輔之友張廷璧僕不見之七八年其人奇
偉不肯茍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
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

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嘯視前古之意反覆
𥇦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有足
望氣發於中而見于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之
以歸也僕嘗惟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
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
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汚壞上慁下乖以至
于顚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
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于世而
習俗卑下學者梏于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

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
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
與僕言未嘗不嘆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
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
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
哉使眞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
取乎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耶非
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識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
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

然至愈遠則見愈多愈多則言自異今有至於
窮谷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虫魚之
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
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
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
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卑論
亦可爲後世法非若後世剽襲以爲說者之淺
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
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

載三代以下未之有而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
謂宋不及唐唐不及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
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
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
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識睿達者何足
以知之足下何知之蚤耶雖然足下論近代誠
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
之識卽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
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爲知

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雖然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之爲吾郡喜者竊獨若今而已乎久不接清光感足下見厚聊以此奉報諸文尚未獲見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王維楨

答張太谷書

賜來濠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轸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兼識之力寘搜之鑿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　本朝作者空同老翁望矣郎大復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横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琚璜瑞弗一其形而温粟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有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未逮曾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騁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郎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爲空同豈

可謂李杜掠人美哉方匆匆結束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質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

王世貞

寄敬美弟

得吾弟書具審已履南康任匡廬在屋上彭蠡在屋下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嗟哉蕭瑟不可名狀眞仕境之仙都息心之妙軌也既吏牘稀簡民俗淳朴粗可跌宕文史從容翰墨以順應之

何必憧憧丘壑承所評隲吾詩文二端之業大都士龍之好兒而詞藻盤發要非清河所可幾及中間持論往往破的如所謂離觀則邈若無關轃泊則天然一色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又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雖言大非吾所敢當要之自結撰以來未有造微極深至此者記吾守尚書郎時稍一攄管得致語沾沾與吳下昌穀差肩足矣何敢望獻吉然至讀獻吉文心則已疑之又一時馳好若晉江毘陵二三君子有作每讀竟輒不快者浹日以是盡熟世嗜劌心古則詞壇之盟歷下牛耳當時亦未敢以齊楚之賦而歌代興也天不愛年苟有所就庶幾二三子之木不恣恣於世足矣若乃標赤幟抉玄珠必致之境期之千古何期定論近出友于於其身親見之豈不快哉世無眞才才乏通方二語灼然惜不能浮三百大白

賞此耳所喻本寧近覩其文筆矯矯吾弟宜厚集堅塘避其焚舟濟河若於詩則以偏師待之而已其他固未暇勞齒頰也與胡郎論已前嘗刻置集末文未墜地必有賞音者因附答大致云

王世懋

遺伯兄元美

世懋以丙子歲六月受四部稿於鄖邸奔走終歲卒業舟車間未遑窺作者之奧也在昔士龍獻評於平原君子無譏焉竊不自揆畧攄所見倘汚我者以爲阿好則有斯集在夫角力者力有大小角藝者藝有親疎所以皦然易辨者何在旅勝旅負耳青書稍涉印證便自難於秖力然有跡可尋具眼自見至乃文章之業寸心千古雕蟲自工刻鵠忘厲匠鑄既自殊途評隲又尠恒論雌雄今古於斯實難若區區之見猶謂匪然政以世無眞才才乏通方卽以吾兄言之弇州一集足藏數賢卽忌才者可謂文章小道

不可謂才遜古人繇斯而言寧無定價盭繆悠
之談至乎人才極矣以是古非今之口値朝賢
菲俀之身幸則藏拙於筆端不幸則毀成於吻
角所以我　明三百年來堂堂大業而必
謂聖庭絕從哲廡隔壓遠則董相之賢不信於
歆囿近則文成之諂尚畀於羅李良可歎也詩
道拓基於北地極深於濟南然而揉畜之途尚
狹游矯之神未充兼此二家登乎彼岸古唯陳
思子美今則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詣然亦學

以年邵白雲之什雖經刪改未離矜莊逮乎獄
獄三輔建節青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効
矣變化見矣擊節賞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
謂少遜古十九首意者亦坐斯數居憂以後縱
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𤔡神或鬼篆蛇文寘搜
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之間離觀則
邈若無關湊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者韻必
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此眞秇
林之絕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繈辭

間作雖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矍曇拈指頭頭是
道然弟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愼何者恐
比丘無飯鉞之能効羅什而有室也所以鄖襄
諸篇特寡游戲簡善謔以示娛弘大雅而垂訓
意在茲乎騷賦同源長短各擅作者無幾成章
斯達卽使美不逮於古人長足掩乎末世況文
質麗爾彬彬具足者哉樂府一出必使于鱗匿
響明卿寫影宏篇奧句故是苦心極力之言齊
梁小調當與六言並觀前無敵手世眼不解服

膺青蓮異時分道並馳未可知也文章之妙尤
不易言自宋迄　明可謂無文而吾兄獨
收二李之都長上接西京之宗旨紀事持論各
臻妙境出沒變幻殊非一途所謂大能使之小
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
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庖
丁解牛輪扁斲輪莊生喻道吾以論文唯諸小
論稍質於歐蘇而微弱於韓柳尚未當家故毋
足傷其大也弟與胡郎元瑞論古今文人互有

雖黃至於吾見無可假摘妄謂其美之中稍露巧骨似于古人滔滔莽莽渾淳質直之意少殊然作文至此正亦何須莽直胡郎笑而不答元瑞又為弟言古人文章大家無關博洽至專門肉譜尚多譌漏而君家中丞於博洽中特擅精竅此在古人尤以為難弟頗賞其能言抑亦可為篤論矣昔玄德短氣於伯符衛娼揮淚于逸少弟豈敢謂來者之無人終自信真才之難再耳典集神來不知所裁倘獲首肯毋以示人如其未安請俟來者

江灌

與汪伯玉論文書

某草莽鄙人無所知識年來幸辱弗鄙受益弘多秋間復獲趨侍南適郵亭公署把酒論襟仙鷁雲帆犯濤弄月信通家至雅平生奇遇也龍江判袂戀戀可言既而欲復山城拔祖柰何蘭橈乘風遙發瞻望弗及矣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金陵留滯月餘登覽觴詠頗償夙願第爽缺目

甚悵念如何歸來莊誦執事平日之文才秀思深爾雅典則馳騖古人誠命世之作必傳無疑也迺連閱數篇頓覺辭調一律恐守而未化猶存蹊徑如舞霓裳無破終父變極耳庚子愼云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調用意了不相似王浚川謂人之為文如山之生木喬者卑者洪者纖者大者偃者臃者跛者疎者蔭者並者孤者叢者牙者靡不具備斯有味無窮矣猶愛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繫老子

檀弓簡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莊左氏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君子以為知言僕遲暮頹齡聰明衰矣於此藝未省一斑輒敢輕有掎摭所謂不能自濡而迎水河伯多見其不知量耳昔子建好人譏彈士衡遺恨終篇古今賢之恒念執事負振世之才夙尚謙虛之德而某又叨通家教愛之列故不以佞而以規耳當不以戇直狂悖而罪之深也清曹務簡計著述必富幸付詩郵慰我遐思

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
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
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
字爲天忝𥡆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
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𥡆鐵三音皆無義而
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
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
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諸刃止於若
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炎

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
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
又如應之爲字應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
人中之爲字中種仲竹亦如之此類推之則窒
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
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變之義者不過
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
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
異於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

遠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
漢敘傳揚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異于
易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
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
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于易詩楚辭
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
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爲其
韻矣所謂轉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于古音
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

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
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
得聖人之心爲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
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於音韻之間
亦不屑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
略如國之音云鴨之音鵠貧之音便直之音竹
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于今則方
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呼天爲鐵
名日爲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

之叶音咸無取焉爲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因程文之士習語錄謂之本領一經之徒尊宋儒比于聖人以旁捜遠紹爲玩物喪志束書不觀爲用心于內一聞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强者擰臂聽予此言也寧無夏蟲之疑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愼也末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于

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芳毛詩之咥音戲古音有在于是特未押于句杪爾嘗則紼縠之末裁麴蘖之末釀也謂刀尺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爲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于是亦使好古者勿惑于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因其繆音誤解改而

正之單聞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勦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遠之合昭韻嘗取王岐公銘詩矣是猶一二曷謂不取宋人也予曰昭遠合韻祖于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按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文而忽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簠爵而薦杯盤洞庭張樂廢華籥塤桴而進琵琶箏篥也亦必不稱矣或時于賦頌用韻止以意轉小注一叶字

問其音解瞠然不能答也是不以爲鉤深致遠之淵而以爲禦窮副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哉張子忻然擊節謂予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于邑許製書序更魁速成翹首嗣音以月爲歲時有月告不擭手書

皇明文徵卷五十八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晋江何喬遠穉孝選

書三

標持

縉紳

陳茂烈

復彭公甫

辱翰奬諭太過惶愧奚堪處雖高而仕亦非卑要之適道則難爾仕止無定時高卑豈有定位

哉鄙見如斯敎之

王守仁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鬭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

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霍韜

與朱貳守

家人回、謂執事怪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葢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況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況敢加諸人乎。況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

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爵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諂、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僚、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爲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皇極、孰敢有貳。故我 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

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爲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祀將悍卒知有鎭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爲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爲政哉

遇孔子有衛人之問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敎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書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大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有官謁吏部則曲躬亂拱投刺用指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

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提熱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爲慢衆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劉繪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進士繪頃有死罪繪不佞不能欽奉德教以順下陳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擧事庶它日有所法傚可寡過爾未先授以職事也昨謁兩堂門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徒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門辭客衝雨沾

濡來見初以爲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按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司在列不能當面數之責略爲辯論以爲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毀瓦之咎而發破山之威竊亦爲門下不取也門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爲冥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參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瞋目沉心而笑曹吏之忘識矣夫進士未受職聽何職也未受事敗

何事也曹吏雖乃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
摭何事所議何罪
聖主高居法宮宸覽
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爲軍國何
大議邊陲何大策内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
而視之則參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
塵
聖主當何出絲綸下明詔哉是本欲
成進士之材而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
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
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輙棄

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
輙推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恭也不寛而伐
者義之悋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
薄一士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
聞周司務同鄉吏二三人皆短繪於門下謂繪
多言戲謔俯仰亢倨出入不循榘度嗟哉以繪
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且思之以繪之志行
欲免于左右之譏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
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

妬士入朝見忌夫宮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
奇士也繪雖亡奇然自左右祇之必駭愕而此
焉者也昔黃次公郤怪鄉之嚚而令許丞之名
龔少卿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値
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躋列侯士元不
理耒陽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
人者豈徒以疏濶媮慵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
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爲四科班史論人注
爲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

德何以造士也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
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
具識知能屬文鄉里繆指爲奇今三十一歲矣
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爲國家濟一時逐隊南
宮厠於稗禍之末嘗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目
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徙忘如毫而
自不知其故也但仰方今
聖主御極六
合一家雖有奇絫何能自表此正馬卿揚雄所
謂儀秦無所騁辨賁黃難以事勇者也故如文

予弱齡能禦夷甲甘羅十二憑軾下趙　予以
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爲佐命古者英哲不歁
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摳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
奮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藉
四海則宜爲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瀰蕩而
困于自悼常恐終無樹立而自委于末行也繪
且籌之繪居死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繪往
獵家見名鷹于未獵時疑金眸垂雲翮毳毛斜
落條然如鶩徘徊條鏇之繫若病且死咲以翠

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
韝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碧落其神
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驚馭
野無狐兎之蹤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
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繪之不肖僥辱納而教
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況耶若終
不加愛而與進之縱開智士不違心以干蘇烈
士不忍訴而丧名高鵰傷空弦而横透雲霧神
駒驚虛鞚而滅影昆侖令九州之外五嶽之巔
可爲曠士棲神奇足者無限肯終阻門下之餘
約而有汚印敎哉狂愚敬勒通紀外孤鶴賦一
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王錫爵

與丘月林尚書

來敎謂昔忍喫酣確是正論領以施之一時叱
咄及家庭許語可耳若粃糠障天蝃蝀蔽日兒
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容以
養量唯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

于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四顧掣
肘方思鄙言夫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自知其
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
內頂天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
敢道惟執事者裁之

與耿楚侗

一日而接翁與洪陽兩賢移病之狀僕嘗疑君
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爲世界亂微翁頗亦有
味其言今須史之不能忍至于屢疏是僕言愈

信而天下愈疑奈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母辭今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寧負翁耳外示樹喩喩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當脩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眼緘口以聽枝葉之欺本根而國事尚有可爲者乎（大倉本色如此）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不畏不仁不恥不義僕平生苦亡涵養工夫而目前又苦亡題不得不借事發揮致傷雅道夫子之發吾覆也不知天地之大全矣

翰弁

俞大猷

與李思質

噫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猷與斯世之人何爭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馬牛相呼隨應之而已與蘇子卿爭節義與諸葛公爭精誠與狄梁公爭妙用與郭令公爭勳業與岳武穆爭忠貞他如孫臏吳起管仲樂毅權謀術數之流敢肆侵凌則不與之較是猷也與斯世之人何爭哉願先生之亮之

奘賁

絎緜

周祚

與李空同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句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以興仆起仆而

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及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爲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

子未逃老當有以遂子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
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
出矣鄉里之人見作如此多購近時鳴世之文
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秖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
哉嗟乎子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耳追憶予年
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
苟且以俟其老將柰何也求虞翻趙燁陸佃放
翁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
會稽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

不能不空同之思忼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
豈復知子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
勵行追古不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
依劉之誠張敏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
士之尤甘心也轉展思惟莫能爲心昔施惠死
莊子至寢言子期終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
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
之寶惟下士之愛燕市之石多衆人之羞其誠
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於蔡子玄經式重
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視世人少有知識胥
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丈夫沒無所
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眞何如抱茲憤懣莫
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若是之
多今人爲文有復逾空同耶然以衰絰嬰巳未
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恕
子皮之狂哀寗戚之志不吝賜敎感惠無窮矣

縉紳

贊頌

霍韜

復呂涇野

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
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　聖
主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捄一家十數冤命破散
蔽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
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臣去位後卽進
一萬有奇且革[illegible]　守支百餘年積弊四也吏部
兵部推選文武官　未嘗片言干與內臣病故例

廕義男義任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風憲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恩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淸弊絶八也三黜弃歸行李惟一二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引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絶纎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生是故敬之也羅峯毒生甚多摧生甚力皆意見不同爲異論所激之致生亦未嘗毫釐假借遇事

爭形於色久則兩無後怨蓋羅峯久之知生無憾進之心生知羅峯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故兩無猜忌遇事則爭爭後釋然是生與羅峯相處之跡也今羅峯去世身後之憂非生任而誰任世人忌羅峯者皆私意耳非有爲國眞心鄉人頗薄又何足怪惟生終任之耳執事無爲流俗薄幾可也涇野得書乃曰偶妄發言知過矣謹謝教云亦可謂受善者也韜再識

與晉溪王先生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皆遂成俗故凡遇率直者即群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即群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群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馴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戈倒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共馳驅何也

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眞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眞豪傑也豪傑且不得況於得眞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

聖上極眷注老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老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老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

三邊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
漢唐三四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
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老先
生玆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
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
留意不一

與康對山

生自小年即信對山空同爲今之豪傑也及來
京都人則加訕言於兩君子者喋喋生乃詢之
呂仲木倐應乾乃知今之爲訕者皆小人也自
李東陽娼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軟靡者論
文則取其絮爛者一時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
習遂至極壞而號爲自立有守者率亦攣縮小
器沾沾磴磴而已無怪乎百口一聲訕詆對山
空同也生嘗語人曰若輩訶訕康對山李空同
然兩君子者視若輩譏訶猶溝渠中蝿蚊也今
之人保守祿位如丐人之得簞食豆肉也恨不
一嚥以飽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旁奪之兩君

子者視之不啻厠中鼠也空同於詩文猶少見
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疏奏自直
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懟於詩於文不少見
懟恨不平之氣其視世之毀譽何如也故凡今
之喋喋恨不擘頤禿舌短訾兩君子者不惟不
足當識者一哂適足以見其不肖喪是非羞惡
本心爲可哀憐耳今之人最號有識亦必曰李
空同尚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爲之解曰
今之世居高官都要路者烏得尚氣人哉孟子
曰我善養浩然之氣亦尚氣而已矣說大人則
藐之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
所托以自垢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
可知哉我　國家百六十年文明之運宜有
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勛業追掩前轍或續
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也尚與珎重爲
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在時雖孔孟不敢必
生雖處此去住久速亦尚未定何時得遂一面
以慰懷渴家園十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一代

盛美於隆古者毋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宜

趙恒

與張中丞

昔昔諸葛忠武之鎮蜀也指揮十萬之兵手持三分之權杜微者蓬藋枯槁之士耳忠武一間其賢禮而致之知其材勸之以仕因其有耳之疾也索筆問答爲微之功名未著于當世行誼不見知於士大夫陳壽因之爲微立傳不著微

之所以爲賢而獨詳忠武之禮微以爲大臣之盛節夫忠武所謂以大德而不以小惠者豈有所假借於區區微哉小子某者七仕而名不稱萬里而見逐一日不釋蹻屐伐薪于楚中寄食於逆旅之館其爲道至窮而分至卑也仰惟閣下憐其所踪非得罪于清議察其平日若可與論於治者辱改容之禮無以異於椓薇之臣出軀之使遠及于千餘里之外旬餘月之間未論小子某之足以當微之賢而閣下之心眞不異於忠武也竊謂閣下以此心而加諸賢士大夫誰不樂爲盡心以此心而加諸夷漢之人誰不樂爲盡力貴陽方數千里古稱絕域遐荒殺人如麻之地今馬牛被埜禾黍連山東西行過是都者晝不持兵其居者夜不閉戶風行草偃之盛自昔所無也則閣下所致此者殆有繇矣其自是竄伏草莽理亂不知而天下寒士所望于帡幪之賜者無以異於某也則某之所仰視于閣下者又不但忠武之事業而已使人還敬附

爲謝伏惟台鑒不宜

薦引

縉紳

陳茂烈

上宗巡按子孝

莆有孝子劉閔字子賢水南邨居去城二十里許不攻舉子業敦尚古學言必謹行必愼周旋折旋依放規矩雖燕居之際亦若賓祀蓋有志於操存而刻意於檢束也父早喪事毋盡孝溫

消定省一出於誠菽水之奉必竭其力母或稍不悅即自縛請罪厥心惶惶也母樂善養而忘其貧母卒廬墓三年哀毀幾絶處幼弟亦曲盡其情孑然以禮自持似無所容者然於鄉人無所忤親族敬愛之疎散者亦畏憚之彼則不知毀譽不顧流俗篤信而無所疑孝友之行遠近慕之遣子弟從之游惟教以敦古道收放心養德性聞者莫不興起藩臬諸公聞其名或賜奬或餽遺或先加禮焉郡守王公弼每值大祭必

請同齋宿又立鄉學於藩司之左樹式國人甘貧守禮始卒弗渝禮貌或衰飄然而去固非貨利所能屈家無產業學祿亦無苟得寒暑一敝衣饔飧僅糊口未嘗不怡然也歲庚申大饑幾爲餓莩於人亦無所求鄉士夫相與周之平生讀書專意禮學時祭報本隨力而做古以行少司徒鄭公廷綱時與講明禮度都憲林公待用薦於朝云斯人也才雖短於治事行實足以勵俗今年踰知命自守堅定爵祿不加饑寒不免是固其所甘心焉者其如世教何哉尚文尚行治忽攸關上行下效形聲而影響若拔之於困窮之中置之於儒紳之列或博士或助教使天下士知斯人也以行舉則知進賢固不專於科目之一端也安知不有卓行之士見舉於人而爲國之用哉事關風化不容緘默伏乞尊裁幸甚

唐順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

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温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朴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病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承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

此不惟知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邪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

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憮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邪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邪抑僕秖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秖見喬今日之未善邪不然則或有間之者邪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邪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情爲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强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

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邪雖然喬悃愊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闒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以覬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汚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黜喬而不舉必有説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邪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

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絶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説焉

韋布

王穉登

與顧益卿

前御史中丞永嘉王公諍清強廉直羔羊素絲潛虬在壑風雲自興前觀察使督學何公鏜抗志嚴阿獲道敦素白駒致逍遙之慕黃鵠興横

絶之慨山人永嘉康從理高亮明信含貞體和早游京邑索五斗而非願晚棲畝晦種一頃以自娱溫州衛指揮劉懋功經笥典武庫齊深儲術將陰符並貯驥未老也長懷伏櫪之嗟魚則枯矣不忘過河之泣永嘉簿晉陵李仕浩浩同於魏其謗謗比之趙含白地明光孝貧版而均惜邯鄲材人歸厮養而偕憐此諸君者顯隱殊趣榮厚絶等皆可以稱清朝之吉士南國之佳人擅梨異味而爲果皆珍杞涤別株而論材競美誠無忝浚邑之干旄不辱酒泉之鐘鼓者也

訟白

縉紳

何景明

上楊邃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毁夫獨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冶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絏是故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毁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毁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飭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靡之勇在野有兎罝之武在公

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近同黨交搆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遁延無已因其自取而尊達至爲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承試於朝法吏深鞫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抵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爲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爲患害則陽之爲害弗猶愈於賣法成所汚行喪守玩公詭避

行私孀雷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
置之不問而獨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
同而畏異已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
憚弗群務爲蔽闇而忌太白故當事謂之横伐
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巳振起謂之輕事問民
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
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爲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
之若讐繇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
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

退之權司銓均之任奬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
爲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況門墻之外
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
灌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
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敢徑造雖有謦欬何
繇少自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
慝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頌公學校之徒
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不爲
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大學校

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
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
言傳訛昧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吹百聲持辯風
起發言雷同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
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輊夫反
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
孰肯樂弗利而爲之哉昔孔融鶚薦乎禰衡汾
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
矣今陽之文藻敏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

而拘撿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賁治二子弗
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爲之地者僕甚傷之
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鎭衆力可以移易範
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
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
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袁袠

上大司馬嵒城湛公書

袠聞量才叙職者天子之務也陳力就列者庶

官之司也是以詩有伐檀之刺易著漸磐之訓
尸祿竊位雖下僚不可而況乎論道代工統六
師平邦國者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公今之大臣也道德簡于帝心聲名
孚乎士議正位司馬筦鑰舊都所宜恢張文教
除傍戎衛銷伏禍於履霜固皇圖以苞石此公
之職也頃者家兄表以不阿貴戚獲罪魏公兩
遭箠朴重以論劾深文巧中掊摭百端　天子
震怒下之法司禍且不測吁可畏矣哉夫中山

之勳英衛不足侔韓彭不足擬是故生享茅土
之封沒著丹青之誓子子孫孫繩繩繼繼國家
報功之典亦不薄矣苟能懷滿盈之懼戒驕侈
之萌覩旲日而畏怵尋覆車而知鑒又何危溢
之患哉夫魏國元勳之裔而兵馬七品之賤官
也以賤官而抗元勳之裔此何異奮螳臂以當
車轍累九卵以承千鈞哉然而官有崇庳劾忠
則一祿有豐薄盡職則同故忠臣犯逆鱗以輸
節志士蹈虎尾以授命又焉能畏首畏尾而患

得患失者乎僕雖不肖嘗粗覽古今之槩矣韓
彭葅醢豈曰無勳梁竇駢戮良繇不戢周絳侯
安劉誅呂一遭變告身繫縲絏歎息獄吏之貴
幾陷虎口霍子孟擁昭立宣爲漢伊尹顯禹雲
山邪謀不軌卒罹赤族此古事之明驗也暨乎
本朝驍如京國功如武清逆節稍萌參夷立至
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今　天子明並日星
威符雷電貂璫婦寺仄足稟命雖議功議貴著
之國典豈可不自保全數冀僥倖哉褎

天子之舊法官也讀書讀律蓋有年矣未聞以
京朝官而可躬加箠撻者也無將之訓漸不可
長此而不言焉用彼相賈生有言士可殺而不
可辱夫京朝官有犯律須奉旨忝問然後加刑
此所以養士大夫之廉耻尊朝廷之體統也赫
赫王章式如金玉彼何人斯敢自變亂褎又聞
之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皎日中天則魍魅屏
伏是以淮南寢謀於汲黯王氏斂手于鮑宣正
色危言之士固權貴之所望風懾息者也威福

陵遲肆無忌憚其所繇來者漸矣在原之急卒爾陳告伏惟矜其狂愚而特賜處分幸甚幸甚

茅坤

上袁元峰相公論督府胡宗憲書

近得翁與濬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於再至於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遊好升爲姗及甚且横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淸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馳駑駘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蹄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抑可謂坎壈蹇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欲獻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黄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停其一旅摧其一陣若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鬬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鬬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戸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既荷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之於沈庄所效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内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沉口之謠遠遣諜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糒氷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將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

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掟瞰浦不下數萬
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鬭
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餌
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率文
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買沒
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
牀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
一家如彼則貽　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
又左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

盡報　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為之
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益誓死殉
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
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
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
聖天子獨為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
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竊痛
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
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

也其所為聲色之娛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庇
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
敗為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
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勳則世不可
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
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
天子為之獨照於上賢公卿為之調護於下當
必不令馬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躓於篋書之
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

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買其指
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
誅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　國家有急事觸危
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
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
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
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傍衣阿所私也特以事
關　國家誼切胸臆不忿不為公議以待之身
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王世貞

上少保高陳二公

世貞等死罪上言竊伏思先人嘗以一日之附不肖兄弟得稱爲通家弟子世懋又以雕蟲之技辱兒收門墻從諸生後而自奉諱以來家在丹鞠身負不孝大譴實不敢以不祥姓名上玷記室至於仰止之私無日忘之乃者　神聖御極賢哲作輔維新之化千載一時竊不自量欲爲先人白兄冤狀匍匐萬里伏闕上書而迫於禁例躑躅國門之外無繇希望顏色竊布區區之懇唯相公憐而察之痛唯先人束髮登朝羔羊自矢通州之役誤受知　先帝盡瘁報國十年之間南北驅馳間關萬死不敢避縮而禍繇讒積事與命會　天威猋加霆霰倂下覆盆没齒長辭迴光悲乎始嚴氏當國時亦欲羅致先人於門下先人稔識其姦逡巡引避渠固已切齒矣而會不肖世貞不能愼交游以從事於楊仲芳宵愿若某某者從而孽之

先人又不自闔時時對衆斥其奸狀貝錦朝織夕不可破陽驚陰噏極其智巧鍛鬫就籠寄命游釜順指鄂卿授草方察顛倒三尺吏議莫從適時世貞兄弟欲叩闕泣血請代而迫於奸言謂當靜俟激則變生倉卒大故又不能引歐經雉以從逝者強顏食息天地雖廣何所自容伏惟門下以甘盤舊學超踐伊傅之地左右明主翼賛太平必使窮髮無冤白骨盡肉乃忍惜一投手之勞於素所憐識之人乎疏稿上塵清燕之覽苟先骨可以拊壟大王父之穴世貞兄弟當死效犬馬少酬大造如有希覬他念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哀祈迫切之至

王錫爵

與王麟泉操臺

捧教不勝驚惋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之流有傳其衰蹇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

夫復忌之令一木戕形豕膏無主而廟堂徒借
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淵畢竟有舞鰍鱔
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疏高義薄雲覽之又
淫淫涕下矣

支大綸

答撫臺龐惺菴捄侍郎洪朝選書

蒙檄發洪朝選不道欵曰命職㢘之比者諏諸
故老質諸閭閻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
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惟彌日旦夜

謬謂茲舉必不可爲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
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迄無
後嗣奚有於鄉貳盖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
僕御克多資產狼籍故喑死無祠令洪家不過
中人門可設雀維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
性命亦溷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
以賕爰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譸張變幻鑪
錘所鍊摧方爲窳抵金爲礫坐反唇以大逆目
莞笑爲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

禍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
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
參會有久近俗士狃旦夕而不究終始覩眉睫
而不參要領若謂茫茫而徼倖于不必然耳愚
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
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車呂希時宰旨誣其帥
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報呂殺之羅汝楫
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遘死而其子願亦擊
死于岳祠王士驥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驥

陡死而京及攸儵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
胡可罔也即邇來路指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
蓮教殺沈鍊以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
遷事改身伏殺人以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
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者又妄謂分
宜事敗乃爾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矣
呫呫于陳迹何爲也夫王如之隙于王敦也敦
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即酒中舞
劍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徇遇謂支手可得而

敎乃陽驚曰如君懿戚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
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為奸
雄資徒𢀖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哉故守貞
蹈義志遂命立郎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
者當其得志含穢貪噱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
醜群湊啖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
之子面承風旨力為從吏蓋其心不附仁義目
不知古今逐金帛而蒐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蝇
逐臭如蟻弄丸終身憒憒然聲利是憑且不識

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為歎鄙夫不可與事
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屬螻蟻
肌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冊皎皎耳目千
古不磨柰何污之又聞諸司忿職倔強議且移
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　祖宗設推
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
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
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令之推官溺其職
矣臺司既視推官為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己
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為臺司之私人
而罔敢牴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
持平一郡辟辟宥宥惟三尺是繩即　主
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
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
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
依違附和以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屠隆

為瞿睿夫訟寃書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反過時時則世指之
曰不祥今某之為黃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某
之候也非以為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
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
酒接慇懃之歡即問以其人之修短白黑茫然
耳古者盖有緹縈朱勃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
能以其言白人沉寃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於
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
阿猶有說也豈其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

嗚其候爾無所爲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瞿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冤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眇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徙

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冤之何故豈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冤也豈非以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即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鬪口民之沉於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天下後世冤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淒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偉深秀峭絕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爲之附麗鴻響以砰訇後來故其冤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王則江潭之纍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 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沈冤如九思者是聖善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狙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誠眞是亂民也罪無赦而

天下之人輒冤之則惡得眞且狙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爲 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狙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揖焉難何繇興令之不才忽然其民民不能堪即邑中群起而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造其果出一夫狙擊如古朱亥博浪之爲乎果以一人自作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以邑人亂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邑人

同仇而以一夫獨坐可乎且民之所懟其誰能傾民之所仇其誰能玼黃梅之事某以爲令實爲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人之罪而以鼓衆倡亂瞬眛不明之辭坐一書生則何説也其雅聞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即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脅脅持梃如雲也九思所坐無亦名才爲禍蛾眉取憎爾固天下所共冤聖君賢相所必察也其與九思何爲哉

方漁釣海上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少負奇才之瞿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詿誤受惡爲塞下遷民心傷其冤而已比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擊登聞鼓奏書自訟於

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年十三慱聞強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千言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冤願附緹縈之義其聞而壯之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見九思溫馬醇謹子甲髮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立辦的然先秦兩漢聲其此時忼慨而泣數行卽欲爲之作一牋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其亦何所爲亦何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婦足闢天道皇皇上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也況九思大楚美才包洞庭雲夢之秀擷蘼蕪蘭芷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令

陛下夢寐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

殳遠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於黃沙白骨之場躑躅乎酸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令十三童子牵衣卧路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謡孤兒吟爲行道嗟傷見聞扼腕早達嚴父必至淪落草間文采銷烕而無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才培養國脈也區區之愚盖爲人才國脈寧詎止爲思一夫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蠶室亦與嘆於家無貨財交遊莫捄乃若大俠郭

解之徒至使大將軍爲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爲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遊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一旦無罪而下於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蒼皇百走短褐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某切痛之某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於氣義慇其寃狀而目爲之言誠出不肖朴誠又以媿夫交親而掉臂有凉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

明之智燭彼蔀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虫縣寓戴仰華夷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虫也其含寃不止一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鬯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恐也特無爲明公言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草登朝跡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於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湔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

圖之某惶恐死罪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終

晉江何喬遠稺孝選

書四

規切

縉紳

王叔英

與方正學書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

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皐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　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

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數語已足以槩正學之所施為矣）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

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則未必盡僕若也伏惟少垂察焉

章懋

答羅一峯彝甫書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可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強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法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鄉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

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不其然昔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彦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

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明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菽園雜記嘗載一峯以行鄉約囊一族人爲盜者沉之于水後訟于官以謀殺人命抵罪時一峯已逝矣否則寧不大爲所累耶先生此書可謂有先見之智而一峯不能從幾陷刑戮惜哉

上楊邃菴太宰書

王鳳雲

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即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肇端焉耳每恨李文達遮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略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樂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瞻睒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答桂子實

魏交 避諱

唯公素自任以天下之重遭逢聖明託以心膂知靡不爲其於死生且不遑恤矧世間一切利害得喪曾何足介帶於胸中乎寵辱不驚殆未

足爲執事道也必也蹇之反身修德泰之包荒夬之壯於頄咸可以備弦韋之助也言乃心聲出言或疎得無存心之未密乎志唯氣帥氣盛過猛得無持志之未定乎更嘗旣深觀省加熟此言殆爲弗試之藥矣

呂柟

答渭厓霍公小帖

生平只以公爲正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智足

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斂祭二人掩蔽行私引進匪人至今令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里賣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寵信重臣不能上告　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涼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然則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志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答胡可泉中丞書

前載主事人回曾附謝柬想已達也玆復辱西玄集并古樂府之寄益切感教但樂府太逼漢人語古雅工緻何也吾執事方在撫恤煢獨之時而乃有此作將不在於用心乎故予嘗謂與其在上者有古人之詩不若在下者有今民之謠也義切骨肉語不覺大題如何如何

再答胡可泉中丞書

此來滿望會晤敘闊懷不料吾執事尚未抵任甚惘然也前覩撫巡規約其處華官吏軍民之弊詳矣又以爲雖多作樂府亦不妨也今見中

州災傷未聞救民之政乃復東顧室家久而未至忍使流離塡滿溝壑素日抗志千古今其所行乃與往日孜孜過門不入之禹不同何也將非猶爲樂府一誤邪抑以勞功憖大　聖主一見喜而遂自盈假邪宜乎往日吳中同年諸友有多口矣僕北行在卽遲一月仁聲不聞中州倒懸當誰望乎　觀二書前華相規切如此

羅洪先

上先輩祈恩澤書

非日傳聞翁有所恩澤疏不肯獨不之信以翁清介老成歷中外者數十年一切進退出處大義豈有難曉而復爲此舉竊爲翁不之取然知翁必無是事者以後生之所不安必先輩之所不講者也今世士大夫戀戀不能去位者正以恩澤熒惑其心耳是以進則不勝其慶幸退則戚然自顧以悲有能解脫於聲勢之外而一切無所冀望於沾滴之餘豈惟足以占其平生其爲世道補益固不小小也翁平日自處何如

哉且身爲八座大臣更歷三朝與前輩名碩皆爲行輩今既完名以歸歸途必不須貸借以行歸家必能自給必不使子孫即至凍餒而顧以恩澤爲言士大夫之間必曰此翁不能舍恩澤其不能舍官而去明矣大臣不能舍官吾輩祿薄俸微其何嫌之辭又必曰大臣久不去位必非爲朝廷任事皆不能割舍所欲耳吾輩亦何苦槁身焦思而建立於無報之地哉朝廷之上亦必曰所貴大臣者謂其有絕德足以表下者也乃今無異庶人之行吾又何望焉於是指區區名利餘穢真足以制士大夫之死命而處之之禮皆以一切縛束呵斥如驅犬豕奴皂而與之食損臣下之節氣驕主上之謙虛未必不自此等事始也先君與翁爲同年心每相向固知必無此事然猶云云者以不肖受翁起死之恩聞而不以告則視翁大薄寧爲妄言無寧默悔欲翁不至於瑕疵固將以爲報耳

趙貞吉

與高中玄閣老書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嘆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某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以天命之已定柰之何哉某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郤某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世以免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晳矣夫晳人知幾

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紀綱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　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効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公勳庸之焯茂夫

此二語者僕嘗嘗而言之公亦嘗嘗而聽之今猶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繇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于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錯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于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僻去韓富議僕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不以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望哉唯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唯善人能受善言唯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啓突記室以自附于士君子之義亦冀公果能諒之不

沈懋學

與李義河大司空

相君之不奔喪。固留自　朝廷。誼不忍恝。竊謂伏闕苦陳。暫求歸葬。　聖心猶或可回。乃請之未愜。遽爾辭祿謝恩。而七七期中。竟于喪次議政。相君之心安乎。在朝諸臣。亦得謂相君之心安乎。況臺省言官也。力能言則言之。不能則調停其間。私爲勸駕。又不能。則卽漫無可否。亦庶幾足以自全。而顧欲交疏留之。不佞始聞之。唖而不信。適於明公所。見所爲疏。大用

佗係于中以脂韋爲結納之計而不顧百代之綱常以職掌爲富貴之資而不惜萬世之訾議奈何其見之左也相君輔理之忠在人耳目倘一歸盡孝將永稱天地間完人而已意已不欲歸臺省諸君復堅其不歸在相君固非所以自愛而必欲其留反令白璧蒙瑕亦豈所以愛相君耶不佞謂相君之歸必不可無而臺省之疏尤宜亟寢諸君即思斷食之斯語終不易矣明公相君所親信而諸君所矜式者萬惟以忠孝相提掖曲爲周還顯正人心嘿維國是蓋在此時明公其速圖之義切心惶語無倫次死罪死罪

伍袁萃

上首輔書

萃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祿而不極諫此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命在廷諸臣相顧駭愕共懷杞慮引經據理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然而正論未伸 聖心難悟新命雖寢儲位仍虛萃以爲此大臣不極諫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鼎鉉之藥石廟堂之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臣受

主上之祿不爲不厚擔 主上之爵不爲不高掌 主上之恩遇不爲不渥休戚與共繩糾是資而當此國家大事宗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不聞伏青蒲而泣諫叩玉堦而固爭默默容容以爲持祿之計僅以公疏塞責而已引裾專稱于文靖補衮希覯于仲山方且坐視二三小臣貶逐而去也胡顏之厚也夫

主上之所改容而禮貌者大臣也則

主上之所傾心而聽從者必大臣也大臣而不能格君心定國本又誰望焉恐焉用彼相取譏良史矣雖然此猶槩而論之也閣下負天下之重望荷明主之殊眷其絕裾而來也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親也八袠之慈親尚且後之而肯逢君以徼寵哉奈何從知從君之命爲順而

不知立君之子爲順徒知並封三王爲將順之
忠而不知册立元子爲匡救之忠迫迫于公義
乃始以錯誤自居也嗟乎此何等事而可以倉
卒錯誤耶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須臾古人
大手段多自倉卒間見之而閣下不爾耶萃聞
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讜論師石大
夫而稍有遷就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鄴侯而
少有迎合則獻諛蒙誚閣下之心中立耶獻諛
耶必不其然而迹則近之矣茲雖言錯言誤也

共誰諒之昔漢高祖之惑戚姬也群臣不能解
而卒悟于四皓之一見唐高宗之立武氏也舉
朝不肯從而竟決于李勣之一言何則心有所
獨信機有所獨契也今日之事　主上不
博謀于諸老而獨謀于閣下不顯諭于公朝而
密諭于私室蓋國有蓍蔡非此無以決嫌疑定
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占險而占易不
卜借而卜信則宗社大計一言定矣君臣相遇
千載一時而直爲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卒

之前星懸而失耀主鬯虛而爽屬暫止梱國之
嫌孤裘可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逼兎走未爲無
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已乎或爲閣下計者
日惟有去而已萃則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
係一身之輕而册立關國家之重閣下之入京
也以力請面　君爲第一義其入閣也以力
請建儲爲第一義萃嘗陳之左右而茲且兩失
之前將天下所爲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今
日天下所爲痛心疾首而悵者閣下也已誤之

已能挽之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是宗社大計
閣下一出而壞之也即速去猶有餘責矣故萃
謂在諸老固當批龍鱗而極諫期于神器有歸
而不當以一疏塞責在閣下尤當垂涕泣而導
君期于大典復舉而不當以一去爲解伏爲閣
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主至誠以感動
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吾　君之一悟而
元良蚤建也則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實造
之矣若夫得君專而回天不易則非萃所能知

也萃孤遠賤士通籍十有七年而蝕半家居雖附梓里未嘗請謁特義激于衷依倣以狂瞽之說進子產之謂子皮曰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萃于閣下亦云惟閣下執事寔重圖之

魏允中

上申閣下書

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孛蝕

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左衽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憸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詖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椎髻之虜千百成群出入塞下索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　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爲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必在彼孛蝕以爲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亂賊以爲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衽以爲安則見禮樂文章而駭憸邪以爲安則見賢智忠良而

駭偏詖以爲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爲宜及今而矯之尚有可爲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爲天下國家計而不爲巳之功名與他人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

君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

劉庭蘭

上中閣下書

門生猥以庸謬辱承拔感念知巳莫效尺寸深惟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慙負薦書竊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 明聖忠厚正直爲百僚師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

震江南大水漂溺秋客星見慧星從橫河漢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者君象衆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柔乘之干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爲國門生不敏知夫子蚤卑以爲憂也竊以爲 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巳之詔不則亦宜減膳徹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諫官御史亦宜摭實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備脩省之助今既數月矣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爲怪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爲寒心夫天道神明災不虛生今天下子弑父僕戕主郡邑榜箠租稅民至析骨易孩而食自經死者相望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校其計畫未卜何之倦咨士蠻動擁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 月災異之應爛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于舜禹於泛然章奏之中陡入諛語漫不顧上下此何怪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顧門生竊伏

思之未必皆諸人之過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爲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者億萬不得一夫趙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即竄諸長沙則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跧伏草野五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能有其身也且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吳中行趙用賢之徒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

雄之所以垂首忠諫之所以結舌夫子以身致太平豈欲有此聞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窺測而夫子之位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況於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者聖莫高於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於先令制於已壅蔽久而忠言罔聞也災異之來得無堯湯視與夫子

試略舉言之未必不疎然易慮者蓋昔綏和元光之世士大夫多流於隨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豐之世士大夫多過於激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禍伏惟夫子處于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之望門生遠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於君側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遽以言通夫草野儒生居恒披心腹相口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

湯顯祖

與舒司寇書

吾鄉在昔明惠未之邇向關軼明公晶晶雄雄殆欲爲後生所仰接手書諷以方壯宜近老成人今滿朝鬬氣者多惡少今幸以爲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覩先師有戒壯在鬬而衰在得蓋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益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

遊而執政之遊絶故其氣英既不習於事又不通於執政之情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喜議隨意生風以羽成鬬誠有之未足爲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多眷礙如井汲且收不復念瓶羸也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二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

之又未肯以諸人臣爲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遊於諸老領所宦學時覩而勿諱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柔因以益知外事益不佞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宜年少之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鬬在不得得在不鬬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爲一益朝家以鬬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鬬資衰者之用朝

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惟血氣未定好色之遊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如鬬更有所近夫亦知好鬬之禍烈於好色正不知好得之譏深於好鬬耳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鄉士自稱小子未知臧否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於膺聖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爲誰言撫手一笑

韋布

黄淑清

答顔水部紫山

別後凡三辱惠教山林掃軌無便報音春末得柯光仲手札知執事扶安吉而南纔得母舅手札乃知弁艱而歸公是甫昭遂爾巨故磨勵君子之學試其然耶今俗以仕宦丁艱日放假蓋謂縻官日多不能肆縱只一居喪當爲暇日利田便舍肥肉大酒言出而莫違意者而群應走入耳驗月大都如此昔東萊在艱講授陸象山

已議其非何今昔人之相遠不啻雲泥執事學自頭腦頓足處量踏定一步也

自述

縉紳

康海

與彭濟物書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月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

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
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訴之後即
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
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
葢素性疎嬾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
而一日得此中心之快寔有人所不知而已獨
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
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爲狂
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

習之已成激之不還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
可奪也况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謏
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
皇帝寛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
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
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
以爲即志當究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
不撿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
刖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

砌所無以爲真有使僕含垢于有非者之籍與
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　兩朝作養之
恩下累先人觸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
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
事與蔡邕卻九錫之誓喟然歎曰彼何獨不得
含垢胥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
傳曰即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
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避之操而迹厠宗元於九
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

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
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
用事也葢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
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
能談笑而郤之使饕虓巇嶮之人卒不敢加於
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葢皆耳
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于一
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
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

拊然豈少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巳披髪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汙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茍爲之言則所係于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

之惡輒大駡不已今諸公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嬾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

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茍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于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狥外遺此宂慝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

于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祟私愛而乏分別茍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巳如此自謂而凡以彼謂巳益所謂嘐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

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楊愼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丕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丕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丕以獻歲甲之鼂路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勿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欵區區拳拳未蕆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恭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丕雖耄昏敢忘酬旆下丕賦質愚戇天稟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慓颷高躅緊有㮚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黃馘不近冰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遡者覇儒創爲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恐於嗚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夯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閃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爲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丕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

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缾中之牡丹看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椎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霑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

頽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刖固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觜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𦘕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否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

艮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托忘譏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誼以逃寸尺之員俗斯則受睨諒厚不敢文過未復以見志乖載爲冣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爐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艮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吝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惟渝爲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粪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撾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叫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澍沾馬生其乘韋之先乎敢併及之

白悅

與友人論門第書

悅聞古語曰閭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烏能砥行立名哉今不穀方尊介石之貞以定情管賦曷敢輒僭踰攀附以求彰行名也第道路傳言頃者當路諸賢大夫歷論曹郎諺及不穀獨緣

門第頗切譏評悅聞之愧悚薰心每自顧而增慨亟欲爲知已一吐露其生平夫姓氏流傳各有攸致粵自先世甲科綿聯歷仕累朝莫不靖共匪懈策勳當時生死崇恩襲耀邑里又家庭訓誨謙讓相承薦紳先生同朝同寅同舉科第者世締交好友誼無虧溥言眷念故寒門姓氏自不容隱理則宜然非若江南富盛鉅族乂積厚施廣交遠附流張名譽者比也竊念悅少孤雅苦諸難備嘗勵志修進不事家人生産飄零

跋涉擇友親師夫以人情揆度豈好勞之士而惡逸之人哉誠恐志行無成家聲是隕死無以報先人於地下故聞人有一德可法則者每輙輕千里忍饑寒讓衣食求教益以圖自樹期不後於常人耳胡可因門第虛稱而不廉𧟌夫人之實行將例視曰公卿之後哉槩而論之此誠難矣夫父子兄弟至親愛也而不能保其皆賢也于越夷貊至疏遠也未必其無善類也令以世家流裔而獨嚴訾議悅誠私心爲先臣痛恨

之且自先人背棄門祚衰薄舊業凋殘惟是一二伯叔兄弟勉守田廬飽煖無求若鄙人者雖弟至於饑寒然丁奴畝訟之入尚不足家食終歲之供顧乃誤爲殷厚而疑之豈卿相之後將皆不得爲才賢丈夫耶嗟乎嗟乎疑則疑矣悅獨何言悅又何求獨不忍先康敏之子孫不爲當時君子之所取信而令空虛門第受鄙俗殷厚之誣此悅所以中心激烈而增慨也値今奉使西凉將適萬里歸期尚遐含垢懷慚無以自

暴竊恐嫉忌之口益滋當路者之疑媒孽形影之言遂成鑠金銷骨之毀故拾塵掇蜂殺人墜井雖古之仁聖慈孝賢人間之讒邪亦不能相保信果斷斷無疑也況孤立無與如不穀者又安能與智術之士角談鋒以自表而求勝哉夫悅不穀誠知足知止知命分人也有知已者或知之也執事者有不予言是信請試咨之渭厓涇野諸君子諒亦不廢其公心

孫存

上霍兀厓宗伯書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正論諄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於大聖之域發之而爲論議措之而爲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於賢智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麥之册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

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發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僞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於家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愼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弃其不敗者弃之毋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弃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

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酢賓客而奚遽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酸醯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暍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於是矣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釀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蘖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某觀於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若曰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淫野其酒之甘者乎式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淫野之蘖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某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眞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氣可致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爲忠良助又其

餘事耳

張治道

答薛君采書

治道白君采足下治道僻在千里遠惠德音把玩數日有踰骨肉窮達異路親跡匪乖又自感矣切惟情懇意違未盡相知在他人則而受陽諾不復論其可否僕於足下豈容緘嘿僕畧而陳之惟足下擇焉來音以仕事相勉呼其北上且曰君子之道無在不可行也此誠君子濟物

之心友朋忠告之良道也然僕無約矢降城之功豈敢爲離人蹈海之事祇以負性孤獨持行狷介不能與一世同其可否故脫綬秉鐃避詛離憎以自全耳豈有如足下所言者耶且事有所獨知不可一一與人告然又終不敢隱於君子之側者亦悅已爲容之意也惟足下亮察之昔僕爲秀才時飭操厲躬動期古人舉足蹈孔庭發言凌孟軻自謂蕭韓之事不爲仲產之功不足立也詎意畧試功爲輒遣口語養譽招讒

砥行速議仕事如此尚復容心吾今而後可以知矣昔僕爲令時凡所施爲罔不顧身竊見世之從仕者曲行隨俗以養可枉已順上以保譽心且惟之執廉守介以立功躭善從直以違衆心甚樂之故大嫌逐好養獨戾同欲使中道不廢流俗不興行也豈意志未酬而怨已隨行未立而謗混已至使立功之心不興遯世之情轉放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爲一節之褊行非君子濟世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超世之見

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晳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僞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爲然僕其辨晳蓋亦迂矣況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口況負詛延譽含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大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

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人被摧遭抑之人也嗚呼怨拚之蜂廻螯固宜蒙叱之犬反噬則當人之譊譊何足怪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爲潔僕豈敢若此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進則立功退則修已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於春秋孟軻營營於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而吾道阻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爲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

之爲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僕雖不敢望孔孟之爲進退大閑亦不敢不勉也夫豈以高蹈爲潔哉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又之必厭不若出而行於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補歷試多效自思意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之言則發其狂惑者㬥矣於此弗止猶夫營營速謗招觸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尤者也諺曰失遂不遠尚在廻足若一向冥行則乖違殊

以柴羽沉舟積毀銷骨可不慎哉葦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壥終南在前少陵在後滈水潏於西龍渠遶於東又有牛頭華嚴與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太乙玉案金華諸峰以資其瞻望閑則弔杜甫之墓尋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此亦一樂事也何必佩玉結綬然後條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斁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益倘不鄙愚蒙數示德音則治道幸甚餘惟順時保愛以副鄙懷治道頓首

王廷陳

寄舒子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爲謟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游見僕狠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爲論列明其不

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滞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墻之中日與徒隷爲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慴李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古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

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塲長爲世棄乃稍稍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閑冐隱惡娍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尙絶希進之心而兢事乃欲責變於寒灰俟完於墮甑幾翔於鍛羽望僕以昢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志在豐草羈鳥晳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腴飼之厮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餌

娛之以雕檻啗之以豢腴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誾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覿兵革志願畢矣風便再錫教旨

陳束

寄屠漸山書

屛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殊情素殊別恐冐周爻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懟是以搦管操觚躊又揹棄亦冀適忖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績情致綢篤陳昔時嬿樂之悰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祗增惋憾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寅内訢訢衿帶之士揚鬐仰沫足下秉高世

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懋實爲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鵠之繇乘坤而建辰旅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内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鱗緇塵鞅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欷嘘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吊賈誼於長沙北上荆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

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螢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嶙峴造天黑霧千尋黯黲蔽日哀猨夜嚳鬼谷晝陰虺獸窺形螌蝨射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涔奎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褢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嗁百事滿而吏曹謁當其倥偬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以陳子康積恨於京

城及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其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所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位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於溝中同敵之稷上而饗神而其餘委於雁鶩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於合劍論奇於劾璞來書之云信不謬焉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爍丹青況僕爲專命之使猶得忝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褓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

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干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恍負疾未平力諭不悉

答余文獻書

王維楨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吉標格咸有踔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嶷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知面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闕

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産兼材上智瞭瞭可數
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兼材者與
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掇管摛詞則
宏深而與衍與之應世效用則措注中窾十試
十功與之介胄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以
扞外患與之較品古今則倫擬殷最足令死者
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
殺易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
種種當實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

獲即自闗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
兼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
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兼材庶
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高爵自信所具
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材各一宜其致
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
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
必博蓄如豨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丸才
決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

測擬乃始掇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
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覓之不獲間一掇記山夫
揭竽野闘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
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任者既非具
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庖與鼯鼠伍僕甚赧焉
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没羽揮
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攺惟
是心獨赤苟有廉我者覗今所具易今所任布
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算數因言求試計歲考

實僕誠駑下然亦瀝膽斷筋徃矣如是則嘶退
神竚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
嘿撼促終日閉闗忽與王生斛語遂次第及之
乾啓以自明披腸以見愫王生是之公從王生
得聞乃獨𢌿是論辯風刺滚滚千百言卒歸之
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岩廊心冷如冰殆謂僕
有執熱之想耶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讀書
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鵠旣幸通籍
金閨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

位不㝵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
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咎之藪
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心焉本無異懷反
觸疑喙乃今回腸返始守此初服感九嵯之諭
也

趙恒

與曹黄門書

某海濱賤士少而疎狂長有幽憂之疾其不足
以用世不待人能知之雖某亦自知久矣然所

以歷中外官竊祿十五六年而未去者非但以
老母在堂而因循於升斗間某之少八九歲時
父母貧教之于祿而使授書於塾師師謂是兒
俊利當有以折伏之一日跪之庭授之千餘言
成誦命之起又復授千餘言又復成誦頃而所
誦者數千言師爲一笑而罷旣年十五六自謂
此非所以爲學則又間取書中一二窮日夜而
思之至忘其寢食而不輟人曰是子必病矣掩
耳勿聽也人曰是子惜矣某不爲輟則又日求

當世兵刑漕運錢穀之書而要折以古人之意
謂必如是而後可以見之於用人指望而笑曰
將以何爲不顧也然自某在官也吏人抱牘滿
前積之盈尺俯而讀之能四五行俱下仰而思
之次第以對人有不中肯綮者鮮矣嗟乎此固
所以病也而亦所以不病者也某教江西時屬
今總制舜澤蘇公評其文而謂人曰才乎才乎
固自別乎此舜澤公之言也其愛某也眎其子
爲丞南太學三年而當今吏部松溪公之爲祭

酒指諸生謂曰當觀繩愆君之經濟爲主事而
司倉場之出納存乎留都士卒之口者不敢自
蔽也眎司篆歲餘則嘗申部運之規而來十餘
年不至之方面磨算於部庭郤咸寧它運寄囤
之折色一日而爲空虛內帑留萬數之儲穀米
不足而濟之以金金不足而通之以穀米司徒
公旦夕立之於傍筆而與之語前後章疏數十
上必出某手而後定它人不與也謂軍士不宜
俾輕易得後湖之版籍以詐害於非其鄉其族

之村民駁田參贊之堂谷因而大訴某於六卿之前進退自如也時無今陳芹山公者幾不免於危禍已而自後湖來者盡得軍人之情以復於直齋公而後歎曰吾固聞趙正郎今不復訝矣某又欲疏爲江制復布絹折色之規以蠲內侍之誅求一時寮友爲之動色疏正具未上而得運同之報芹山再作而歎曰奇才難得某爲出涕曰翁在邉陲則某伏劍來歸矣翁在台司當爲翁及門而獻策翁不以爲狂也某聞天之

生人有所限亦必有所縱君子之用人有所用亦必有所棄如某者若棄其短而用之則亦何行遼出入下哉今得滇南七六里之郡遠在萬里之外鳥獸犬羊之與居尋常自好者薄不爲也乃不自愛重屈膝於諸公之前中心耿耿亦以宇宙內百年此身思竊自見分毫於後世耳今未察其志氣施爲之如何而其疏之也譬猶鼓藥播精以食於人如莊生所稱支離疏者此某所以燈下自憐撫劍而歌恨蚤不焚告於逆

旅之庭掛冠金馬之垣而去者也某之於明公雖嘗久仰芳聲而未望見眉宇日者以滇中諸吏拜於堂下聞其事而悲之登之堂而問以所學欲援之泥塗之中而升之几案之上者惓惓也諺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若明公之知某又何其易也士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當其屈也如昏如聵踽踽凉凉以遊於世者豈獨某哉及其伸則揚眉吐氣思欲乘青雲之上而爲霖爲雨以施於世某今屈伸之感豈易易對

俗人道哉昔者以諸吏見而未口出一言明公已知其非愚也今日雖千萬言而不廢明公不以爲狂明矣是以敢盡其言伏惟憐其志而加察焉

王世貞

追與故憲副宗子相書

友人浮繫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鳴鷄絕袂不謂今者遂乖各天稍小展念五內摧磔

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鄒信將予佃一札問僕雖
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笑死轉片語千致滿之鳴
咽涕涔淫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
章今便已矣予相雖號就奄淡然而遺藻煒發
英聲踔踸僕遘禍屬毛銜寃刺骨塗炭以來雖
綫息守魄而萬念蹈冥予佃如生不佞猶死則
幽明之軌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夾
鳩予佃從至稱僚寀柸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
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

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喪羸馬甘
其俛陋乃予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倣帚悅
之下樹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
射鰥居之操濟南吳與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
負裴然幺麼詖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
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去既戾厥
望便生譁心以僕與予相爲奇貨賣之嗜者藉
鼓牙石指摘諱忌予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
餘浸徑沿尊人沫血廻腸方寸蠱蝥欲逝不可

在生無術試爲予相數辛丙中放五六年僕南
使予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率佃
過從擊鮮釀醇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慨飲
飲過輒醉鼓掌掀眉談究古襞比典所疑之肯
上下數百千歲汙隆之調角勝自昏往往移丙
連五無夜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閟時時有聞
人間然未嘗與予相隻語及長安中人事也毋
論予相慎密雅重僕卽狂不撿獨不念家大人
出沒荊棘爲于垣累乎且爲文章不已其效能

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詭力者出捴大抵勢
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恭同調薄異已踈易親戚
險貴少加長增放益惰遺落富勢脫踈寒暄親
雕麴蘗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予相間有
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膜朦之度大空何挂吾
予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歃脣頰非剌長短不
亦謬悖大究哉至又謂僕與予相嘗爲文哭竹
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令甘心我記其人自陷
辟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若平遊好

胔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竟大縱信之朝即扈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下斯人固未半面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爲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謂僕也者其陽謂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今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每多藉康訾辭之癖而負觴斗

抗名之敖誾懷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洊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跓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唊蠟第令太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霆之濫擊蟄速株僕不憚左手奉八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莫之息者冀日月之廻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

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闕之歲酉卯中語耳子相謂僕夜夢黃衣而隸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歎惋然久之笑曰彼真以爲能死余耶即使曹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illegible]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欝拂醲病審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恝然

逝也若婦奇姤未有子痛哉吾爲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救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刑溝之陰捘所著書藉汰次其事與干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窒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靦顏而技辭也耶

與徐子與書

昨得足下書云悠悠之談頗有以我爲不當出者于鱗亦及之弟稍爲隱耳嗟乎非二足下誰語者僕之不當出豈唯天下知之雖僕固知之嚮者除目初下于鱗飛書勸駕時僕方爲訾山澤間足下故在吳閶與舍弟極駭僕以爲不宜爾獨公瑕不强也非敢以詭爲不當出獨反之此心謂先君子既負大禍僕胡顏尚托吏民之上被衣冠摧胥役與仕進之人同路且耳目變異遇觸私諱胡尾跋疐動多枳步一行攢眉便

無舒日又以生平汚筆墨鼓脣吻不在人後今柰何復輕擲半殘之軀於好事少年之口而曾所上疏辭見格造物者又聊蕭之不置公檄私移委曲慰勉老母見謫謂我不能問家人產數却匕箸徬徨失笑歔欷就道道得偕足下稍自寬耳方與足下濟寧謁徐相公渠拳拳用某某事相慰勉僕謂亡敢論望某即先君子詎作某比也茲時雖北行不携家所常翫習書卷亦無從者業以再疏上報可即順流而南足下別兩日疏復報格愈益篤責之而治所鄰西北邊當戍口十餘羽書簡書旁午沓至既復自念嚮者鼎革之會先君子誤不爲臺瑣所憐而賴二三大臣之見知旁採巷議以有今日不肖兄弟既拔之塗泥之中安敢悻悻自好也且僕以不敢忘私門乃遂敢忘國乎求之心不懌則竊放古事其不出者一王偉元耳偉元與嵇侍中同記讎司馬昭甘心時渠一路人固未定君臣分也葢嵩爲仇異日世蕃居之偉元安可出哉

先帝既已僇嵩父子而　主上復雪先君子寃今僕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仇君也以故不得已暫扶曳之鎮今近兩月矣郡政簡可以日晏坐堂皇不移晷而决然僕未嘗不五皷起坐也食味減家十之五酒益減十之八非大閱祭不御服色世謬以僕資久當遷當稍簡吏事毋輕拂逆人乃僕日行隘理亭障簡練士卒視壘吏若仇不敢傳舍其官豈性好爲此哉誠思一二有以報塞謂出爲不徒者即挂冠耳

子輿試視僕豈肯腐鼠者郎一官亦何所榮僕且僕家居藉先大王父遺產足自老坐起萬卷左右金石丹鉛輔之時誦佛書逍遥峭蒨葱青間高舂而起間遇剝啄非載酒問奇即贄書乞言者養一二僮幹輸賦踐更不涉官府欻然諸豪傑齒頰之外豈不快哉小不買書及接江湖往來客歲杪積少餘鏹以答慈念老人便忻然矣五日前草一乞歸公牘俟解嚴郎達之兩臺更不得請小量移郎臥家耳足下為待之

歸有光

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書

都臺相公閣下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為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卞和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分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而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佐國家成光明之業而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辦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遍知天下之人材不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今閣下為天子執法操天下

士進退之權其能辨君子小人賢不肖必明矣有光不材不敢自附於當世之賢者獨以少荷國家作養登歲掄選太學薦京府初辱閣下為縣當此時相知最深蓋不以光為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為郡二千石及敭歷外省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往還京師道之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為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舉進士閣下方

召入爲少司徒有光時與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過異於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至然亦不拒逆而進之退而私念以有光之受知於閣下與閣下之知有光者至今未嘗變也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又荷閣下之知使免於過謫然而鑠金銷骨之毀其積已至於閣下之前矣悲夫以三十餘年潔身修行一旦遭讒罹垢乃不能自辨於三十年之素

知使閣下疑所見而信所聞夫豈閣下前日之知爲非歟將亦有如古人所謂昭晰自斷於內能了了於冥冥之中而蹔不能勝衆多之口而姑詡詡之也然則士之所恃於知己者危矣閣下何不攷有光之爲吏者夫豈若人之言否乎昨在京師今萬宗伯乃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家與有光所治連界有光私竊問萬公云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獄小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公一言可以無媿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則有光之爲縣果盡如讒者之言乎今銓部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賢不肖果盡出於公與明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决於百石之吏其不足盡取信明矣且今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功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逾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

也如此所舉則刺可知其不爲謾欺者鮮矣夫與愚人論智則智反爲愚與不肖論賢則賢反爲不肖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呈行於不肖此道之難行而賢材之所以多闕也今於監郡之外復有釆取流言飛語唐虞之世所爲疾讒說殄行者寺人傷於讒而有巷伯之刺今不能禁而又行之如此則奉法循理之吏豈能見容於世耶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禀然風裁宜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明其讒說亦無

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聖賢在朝猶有讒說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衆世咸仰閣下贊翼聖朝之盛而寧獨無如有光前之所論計今世人材之衆多何啻以千百計皆進退於閣下閣下寧以失一人爲重輕則有光一命之賤其何足以復瀆閣下之聽也夫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況平

生恃閣下之知自謂俟百世而不易者不謂其有所變也獨以閣下不勝衆多之口而姑爲謝之云爾然有光自以今日有閣下之知已而不獲自伸如此則亦已矣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緣閣下之素以求自放田里不使墮落於讒人之口閣下姑憐而使之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勝幸甚有光再拜

吳海

與秦裕伯書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詩至河口追餞不及泝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煙塵蔽隔音問難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繇近日乃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許嗟乎足下乃有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踰九十病廢逾年起止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是亦幾廢今鬢髮盡皓無一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下嫠婦癡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

與念五内摧碎惟足下爲僕念此又凡今日求退者足下當力佐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足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宜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書 五

自述

韋布

唐寅

與文徵明書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歎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荊

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歎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賫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

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弃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足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 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而後崑山如焚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氂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甑中僕雖

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類撿舊章貰爲部鄉將使積勞補過循省千條而蠲除成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繇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甑瓶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

所出將春掇桑椹秋采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飡益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負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

卓犖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櫽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翺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

就栢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騮奮矣吾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戸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至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

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吾卿察之

與文徵明書

寅頓首徵明足下無恙幸甚昔僕穿土擊革纏鷄握雉恭雜輿隸屠販之中使投契足下是猶酌湜沚以餅餡采葛覃而為絺綌也取之側陋施之廊廟冠劍之次人以為不類僕竊為足下知人比來凝叔未死狂奴故若遂致足下投杼甚愧甚愧且操奇邪之行駕孟浪之說當誅當放載在禮典寅故知之然山鵲暮喧林鴞夜眠

胡鷹聳翮於西風越鳥附巢於南枝性靈既異趨從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聖人不能齊物至農種粟女造布各致其長焉故陳張以俠正而從斷金之好溫荊以偏淳而暢伐木之義蓋古人忘已齊物等衆辯於轂音出門同人戒伏戎之在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不能翦飾用觸尊怒然牛順羊逆願勿相異也謹復

盧柟

上郝南峰吏部書

柟聞昔者荊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揆咎而取徵也夫德背朔南形類螗蛄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號呼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僭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拯死亡者哉柟聞荊楚連城之璧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產齧膝之乘此四者天下

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曳蹄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目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貰苹草履無然下伍積屑襲之漸也今柟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粱肉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勲業之貴擁貂貐乘魚軒揚眉瀾論視猶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

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於百世之下以竊慕
於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
處士乖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衒玉不
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
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
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上
齮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爲宗族光寵夫
然後張目而鉶戟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
之中一陷穽綱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

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縣芋不合則人將掩耳
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晃裘斷髮文
身則人將駭宕頓足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
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柟負違俗之難抱獨任
之礜挾撮壤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
狐狸之掩靡不愛柟一死者矣况夫潢汙瀆於
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祉櫟棄於匠石燕礫咲於
周觀誇渚崕而東面覶惡知其不長咲惡於大
方也茋柟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僞奴之變而其

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貲之賄厚誣抵法
之刑尙賴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貰一年乃復皇
網掩其翮周網繚其膚申索縶其足垣鼠不避
嚙其髮髭柟聞市廛之音商販歌歎愈於鈞天
之樂薄解束縛稍置散地跼蹐俛俯愈於帝庭
之美出檻域寢苫塊愈於匡牀之安蔾藿之飯
晨至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鷀之羨豬
衣短褌不掩脛骭略倫爍濕愈於脅綃之縉史
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

王嘉惕於法伍李固斃身箠軼塗毒金鐵俛首
垂涎哮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踰此柟聞蛟
龍失雲雨則困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禍羅則
毀身亡名折節狗死今柟形辱志降長謝洙泗
則聖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鴟鳶之餘肉何
地而不可委乎而柟含垢忍恥延一夕之命苟
活涸壤溺血之中不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
徼鄉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徼幸而利大於婾生
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

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其至栴聞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趣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讎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伯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汚世主之輩高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於前四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栴固熟思而詳議之矣

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栴實身圜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敝廬未幾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抉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首孀之故哉夫栴孤立無兄弟犬稚甫九歲即亡次子三歲亦妖死寡妻孤女煢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栢舟不可為誓陳人之賸或加於我盧處子矣栴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秦而相甯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奮智行義達道樹勳業為不朽耳夫栴白稚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古人劾駑鈍之姿蹇步鉛割纔有所建明於斯世也然瓦礫之材㯁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癇羈昭憲之網弗出者三年矣柰何遽死而不急聲嗟呼於執事左右哉繇是觀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統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徇近名

孝不寬昔曹沬將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七首刼桓公歸魯之侵地以雪衂師之耻今栴欲包曹沬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槀街之觀欻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惡拯袂水火雪淹滯之冤以成憤抑之志栴即白骨復生載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申洹野書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蹐小國冀北天下之馬藪也寡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諾燕王召圉人捧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黃金白璧之光流於月題伯樂曰奴馬餙之爾明日捧中乘以見靡鞭筴絕兩銜分䟦騰躍而趫齧左右也伯樂曰骭馬不可御爾又明日捧下乘以見滚溺膠其腹菽汁液其鬃骨象崚嶒進之如有疑也退之如有思也俛而噴仰而鳴若有所言而不能也伯樂改容變色一舉而三失走見王曰

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麃毋乃枯之皮毛而不能索馬於牝牡玄黃之外乎燕王曰謹謝客寡人弗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言善服者居上乘奔利攄要者居中乘言衷行成上微君相之遇下見困於草　苴泥塗見惡於鄉里者居下乘足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於閤實爲上客賜之坐及之話言足下胡不枯之皮毛獨能索上於下乘哉子相士之伯樂矣

白薦

弁黔

俞大猷

上兵部尚書東塘毛公書

猷聞知小而謀大者危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未信而自衒者妄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巳也方今賢公卿主議於上百執事承式於下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翊於外所少者豈猷若人哉猷

本卒伍凡流無所比數乃敢抗身孤獨之表奮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幄之士談戰陳之勇怯則耻甲胄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于廟廊之猷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獘究害徇事求情蓋有不止於失策陷陣殿興廢守言愈激則過愈彰而罪愈大圖生無狀捉死無所豈計之所不及而事之所難料哉少小之所學習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貲以結客伏劍

以要交殘軀以報知巳之遇拔所以售未明之
志揆絲職此廓念其他猷生年巳踰三十治產
不盈十金雖藿食藜羮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
嘗能得其力而用之當在閩海蕩蕩之區黠虜
截江為患跨吳越之上下出沒三省連歲不能
制諸司督捕嚴急猷受命以徃率死士數人為
舟師先驅卒能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縶而
置之當道以為奇功及於論薦連年御史以猷
應檄赴大司馬儲備將材皆巳試之言也雖然

豈足以效猷之萬一哉御史亦豈知猷者哉猷
雖有不羈之材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而
處勢孤藐雖有沉謀密略不能為縱横詞辯以
移奪人之性情特在外軍數見克捷遂叨薦舉
豈其挾識此猷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御史旣
以具數陳應司馬必以彌文廢格計有投書於
澤沉劍於淵俛頸於槽櫪待腐於草萊而巳負
志如此不巳悲乎昔不自量當大司馬征南之
日嘗條具事宜赴軍門投上遣使問罪納降竟

亦猷所獻猷以是察見大司馬有身任國家之
志有戡定夷夏之勲有兼聽芻蕘之謀有納藪
汚疾之量猷嘗得於所試是以齎資用以為糗
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自謂大司馬必能用猷
猷必不負大司馬倘有一陣之寄必能身先行
伍以效尺寸踰分而有國士之遇亦當黽勉以
圖國士之報鷹揚起於鼓刀元勲出於胯下當
時不遇未以踰猷伏惟幕下諒之猷之來也長
與妻子賔故生死別矣曰其幸而還必無違虜

則猷得志之日也顧是權在幕下爾猷自入邸
以來聞傳醜虜畜害僅未舉動中外謀議循故
習常毎候門下知大司馬集思廣論憂國奉公
夜以繼日殆無寧息然所伏庭而見者未嘗有
如猷之人亦未有如猷之言進者豈大司馬憂
虜之心雖出悃愊而用人之格猶限尋常故有
志之士無所勸以忘軀保妻子戀鄉土之人無
所慕而樂於效用也猷欲進而趑趄者數矣第
跋跡至此困迫窮途大有所負而來安忍無所

其而去也是以不得已而陳詞大其聲而叫號大司馬欲集四方有志之士以徇國家之急請自獻始獻雖無用猶可為千金馬骨大司馬將不得千里馬而用之乎方今之時猛將謀臣所在棋布聞之黠虜種落能習戰者不踰十萬飛芻輓粟所在丘儲聞之黠虜齎食所利賴者不過六畜棃戟千鏃金革百備聞之黠虜長技所能者不過弓矢跳盪攻守奇正無數聞之黠虜善騎所恃者不過衝突我軍得其全而黠虜得

其一顧不能以此制彼者國家不能得我軍之死力黠虜能舍軀以狥利也議者曰吝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食糧也獻以為賞太濫令太嚴兵太多糧儲太備耳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之故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所謂與衆共之亦不得私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而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人有不被其實惠者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齊之技擊得一首而受賜金之謂也古者遣

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以之不獨示之有專以使士卒用命且使之得以展布四體不從中制事機倉卒無所肘係故爾今則不然奏牘紛馳命令渙號雖有神速亦復洩露一有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論以持其後豈待有所過故而後以法置之哉是不惟廉頗李牧得之不能為用雖郭進李漢超之為將亦或無以自見也昔者李靖以三千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二虜亦當時之達

賊也而我軍豈下數十萬哉其勢乃無異於驅群羊以攻猛虎羣羊無敵虎之志是以明其不敵也且於主客之勢亦甚可惑焉蓋主寡可以應客之衆者戰守在我而不在敵故也故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可以守況於重關峻防哉乃今不然至有聞風而潰者豈非聚兵為路傍之室相視以無固志哉獻所謂兵太多者也且獻聞之近年以來輸粟於邊將帥不以給士士卒不以給食惟願計粟受金以充月糧而積粟於

無川此猷之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飽今乃舍此而索彼豈非國家儲偫有餘使之萌生貪汚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計取賍貨散之者利於分銖灶減受之者至於淵海受害虧損國家蕭墻胡虜其罪在於帥長此大司馬之所宜督察以救過方之愆以收困踣之心者也如猷所言干冒非細恃大司馬過原而保全之俾猷得待罪幕下充犬馬走倘得盡所欲言效其狂愚雖死無

憾若夫軍旅之事擊刺之方固當隨問而對迎機而設云

求退

縉紳

張邦奇

柬董文玉

去冬奉告鄙懷欲勞於石翁老先生借一咢言幸荷垂諸銘佩可涯大抵親老而至於多疾家貧而至於積貸身無兄弟而又上有媂居之嫂旁有無告顛連之親屬終夜耿耿睍日如年孱孤一軀百憂叢集其何以堪此欲累吾兄與子華同往一言必不得已得一教授於蘇松間亦誠所樂也昔者韓愈上宰相書心誠耻之彼其以妻子之不獲其所動其心而僕今所爲者則吾親也若僕妻病無子則未暇以掛齒頰使愈也如僕又當若何爲情哉且愈實進是求而僕寧退處則又未知於愈何如耳抑天下未有求退而不得者求退而不得當道者莫吾察也孰

事於相君厚門生也於僕非一日之辱愛也通二者之情使獲所處似亦不可以已也伏惟早留意焉以翰林求爲教授前輩方有此事

風俗

縉紳

王廷陳

與殷子書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實儷家政之基豈可使𥦗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

鄭忽之拒齊不疑之辭霍艮有以也故秦晉國
匹欒郤族均王謝閥等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旣
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
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禰言歸百兩是將箕箒
獲所於是甥舅勝王氷之譽龜筮告鳳占之吉
風人詠其好逑宗黨贊爲具美斯天作之純休
人倫之畢巴矣其或今跡雖微先軌則大儷丈
云劣祖德在稱則篤言歸女意屬振微仁不遐
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偸之高舉也又

或席門之眷甕牖之賓前徽無聞舊彥缺錄而
豹姿奕變騂角旋生無待能與湾塗拔起則知
昌願托冀庇望諾譬之食果畧株棄牢收豕微
新福於將來違衆情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
賢之逆覩也至若椎埋宄類闟闒狡童不齒齊
民世濟惡德以速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
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騶先驅之廝蘧篨戚施之
狀俯仰無能侏儒介聊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
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營

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謝甲流仰
攀華冑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醜
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游說之言日至寄
迴之譽不衰遂至寡廉鮮耻明目靦顏唯利是
求族類罔計象齒競誅鳳毛安惜是故有女猶
之居貨行媒同於貿絲忍使化源醸爲賈道於
是犀璧金珠爛充簪珥冰紈霧縠高峙筐篚雖
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潤覗之人喜議善謔
之人莫不一日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之産

入於駔儈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裔生爲
合巹之人若牛驥共皁而食死爲同穴之鬼則
薰蕕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爲之化蕭
矣士人聲行孰此爲大哉僕尚懷此而未有陳
也近見郡中婚媾多托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
辱使禮門頓開利竇也

述游

縉紳

徐禎卿

重與獻吉書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雉雊於野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宵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傷慮也既而道指東山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在魯也乃遵錢唐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為郭環江海以為池昔日神宮嶢闕俶房綺榭之餘或歸然於魯甸徒埒彝於丘

夷顧瞻罔道不能不為之興衰也傍引桐江之谿遡洄窮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涉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谿澗沚之濱玉水激徹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遊鯈翔泳白鳥棲止可以瑩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嶽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崿則盤廻峭絶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芝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宮也又西遡九江內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夌啟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發華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則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祀琉璃為鋪檀桂為柱制侔天居勢棘海嶽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脈理經帶

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兼葭落猿子嗷嘯鴻鴈成群魚龍倏忽暘晰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也故徽水族之饒萃林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畋漁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義戶無囷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雜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因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

之悳載觀荊門則悲照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惧其漣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涘而志無涯時可遘而身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帶礪以乖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爲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才寡礪鍔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放情於江漢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

獵秘咀誇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摛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迹之境雖槍榆之爲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聊述其略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游戲

緡綿

楊循吉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答書於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閽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留書一卷并雜文若干篇而去去後丞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兩吏而讀之其言汪汪宏肆盎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歎韓君誠今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

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爲慢韓君哉韓君自謂彊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於是盎四舉禮部矣以其無成忽將棄去爲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爲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反掌間耳又韓君自負甚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爲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繇薦以進古之道也遂引菁莪之詩與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

作厚矣如難行何哉今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焉凡今朝廷之上設施推行率有典式丞相雖貴不過奉行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而以一舉子跼蹐居京師其隸名在春官非丞相之所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觀察防禦營田

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為判官佐已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場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在外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不俟他求其可為比歟是以式皆不合也丞相烏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能薦韓君以其書聞而亟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書而來而其來不已積而為十數人焉又積而為千百人焉則將官之乎不官之乎如韓君言

則謂賢者縣是罪至吾恐丞相日紛紛焉於覽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以撫設[illegible][illegible]得而幸冒極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勢且將大沮而不能為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覽韓君之書若文嗟歎累日而謂韓君信天下之奇才也然而適乎道不適乎時蓋謂此也是以得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可無至光範門矣後十九日則又至焉闕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於水

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尚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出等夷又日與前達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餽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於身也其又能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為哀窮憫饑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韓君[illegible]被褐未仕擬之管

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流古蓋有不得
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是益不
悅而知韓君氣豪不肯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
責毋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則又爲書
至門盛陳周公之說以撼丞相書詞博雅奇麗
益稱自古先休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
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於韓君此則韓
君左迂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
王幼周公負而朝諸侯其權專其地尊其事便

非今丞相比也故吐握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
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則用之無左右
之譏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諍無百執事衆豕
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
不然日其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
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輒庭叅叅畢輒趨出其禁
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亡避嫌疑杜門
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
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撿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

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乘之懼尚
敢出常違同而行吐握事哉此非薄於士也勢
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
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
哉韓君又謂周公之將賢才已盡進用姦邪已
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
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將
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
書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

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
言周公誅之是姦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
膺荊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夫屏斥而有
餘姦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
也彼其鴟鴞之作金縢之發大風偃禾之異固
班班方冊焉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立志
期以丞相爲周公且責之以太平之業甚善甚
善曾不思秦華古制以來丞相具官而已而韓
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事而

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葢周公猶難之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所禮士史未嘗書莫知其何如人吾意必無以饑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公必且賙之而後謝之吐握之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文詞雄深葢與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況場屋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歸就邸舍益自砥

礪俟試而進焉人弗及矣無爲自若屢迹於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得入焉非舉子之所跡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幸裁亮焉亥載拜

李夢陽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僞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悉朕竊惟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益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阬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强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

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强

誅按甲息兵按百姓之意乃言治馳道與遊觀
以見主之得意勦爲巳有抑末矣且前與爭寵
班丞相所目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較夫赫
赫者也夫關地顯上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
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
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
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兹矣始皇帝倍群臣未
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梨檝而鬬
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

其咎安在丞相子繇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
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
然歎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
腰斬咸陽市

永訣

閨閣

何据妻吳扶陽

永訣外內親書

爲人臣而滅義君之賊也爲人婦而失節夫之

醜也綱常安在倫理何存自昔慷慨之士清貞
之女往往背舍所生輕若毫毛吾夫之死上無
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戀
戀於死生之際而難以自決耶幸謝老父老母
諸兄弟我何嫂姪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矣異日
得於黃泉與他山夫子相見於青史與栢舟令
女齊名吾且瞑目含笑地下矣萬無以骨肉維
係之情爲我戚戚也餘無言矣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皇明文徵卷六十二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傳一

古賢

縉紳

柯維騏

隋王通傳

唐貞觀諸臣修隋史獨漏名儒王通宋鄭樵作通志止於隋亦不爲通立傳論者不議樵之疎而咎茲史爲樵誤也然則茲史非必修之書與維騏僭述通傳以俟君子採焉

王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常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

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下雖資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出令昌樂遷猗氏銅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涉履巨石而有娠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茲歎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

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通於是游學四方盖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游長安隋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覇畧凡有十二策以正始爲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

太平之基。時與。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

即爲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頴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illegible]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舍糗羹。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己。里人化之。而爭爲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曰福郊、曰福畤、

論曰。王通隋代名儒。蓋楚荀卿、漢董仲舒之倫

也。通之言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其徒乃云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杜淹復援史遷尊仲尼義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闕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凝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著論。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揄揚也。緜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惡用附靑雲之士。乃能聲施後世哉

名臣

崔銑

吳尚書傳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于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巳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吳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順德榷鐺屠爲修家廟吳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

吳公卽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産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巳能何也吳公壞淫祠汰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宫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令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吳公爲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卽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吳公囚服梏手日請訟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吳公弘治丙辰屠入爲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巳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恣横吳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内也曰司禮打點錢

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吳公罪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抹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克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叅政討桃源賊用兵巳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雅多智畧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决前巳數用勝兵兹則設奇取捷不用甲胄出入輕脫諭責解散反爲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切公

求撫吳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
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
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陞廣東右
叅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吏
患除矣嶺西猺獞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湖
南饑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
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寧濠之變當道不用
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遣
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其

其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邏者獲之今
上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
工部又改南戸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
植貧弱禁私驛止亥工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
瓜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
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
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
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鷄飛無郛外田
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

都御史姚鏌爲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
不受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艮士身下
之忘其人已在太學南城羅玘四十餘以貲貢
吳公悅其文奇見事之景鳴病痢一僕疫而死
吳公爲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
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
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
邪爲所陷謫石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于
蜀倅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

吳公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還壺山吳公數薦
于朝嘉靖初起爲鎭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
附重人入閣其族子留者干官府害理人宗烈
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於王至蒼梧視
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爲古
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
在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凡書
冊大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
好薛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

沙覽者見其志簡牘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
諛詞奏草頗悉凱當俱未編次爲集卒時年六
十有六論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
公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
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爲之嗟乎吳公衣
食入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
痒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
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李默

坦上翁傳

坦上翁年八十餘常披褐葪舟往來太湖間湖
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
造請不能得予自湖左轄被召過湖物色邁之
則前司空劉公麟也司空晚居故郡之南坦不
知者輒呼爲坦上翁云翁字元瑞本安仁人先
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戶世敦
德誼至翁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弘治丙辰進士
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骫法臺諫擊之逮
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臣崑抗章申救
徹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稍除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以才選錄畿内四所疏雪冤痛無慮數百
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
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會逆瑾
銜翁出守不修謁猶擬郎中時瑣細靡爲編珉
郡人爭致贐金翁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
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語
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湖名士吳琉施侃

龍霓定交因徙居於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
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内
艱去郡其得秦人心與却聘賻無異越時服闋
遷陝西參政屬關内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
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持異翁曰靖邊以爲
民也饑年加賦内難獨不可恤乎使者色沮會
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翁
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
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爲太僕寺卿擢

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
時論方高翁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
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
避之翁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克曹任仍請築外
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士爭一人與臺臣同
典出納　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慎自是
財無氾出吏有廉名實自翁始凡工部上供率
關內府所見微輒消典式不受覆覈翁條上最
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切齒會

上遣近鐺督造龍袍於蘇松翁謂尚衣自
有常供請停便　上以爲忤勑令解職久
之猶以　顯陵工薄處奪官追前過也翁
旣歛德嘉遯㳂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其
於文能以冲泊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要
眇之音穠纖之色皆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
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
辭臻妙趣雖蒙孺俚生咸樂自近云早綵玄理
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今聰

明色澤彌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
生信矣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
爲寫層樓圖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
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卭以時事卭不答
公卿臺僚騰章交薦翁不知也雅性清約蔬布
自喜獨事繼母曳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
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如此初翁僦
居溧陽予嘗遣門人候之翁引至卧內見四壁
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於峴山

逸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
欣然達夜惟其真也然所觀古今人好名撿者
或鈌理畧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兼之實難若翁
者彬彬文質君子也翁于二牖序克世其家所
著詩文奏議凡若干卷
贊曰坦上翁自爲郡守至太卿數棄官以去朝
廷慮不時輙起以右職徵之國家獲尊賢之名
上大夫厲恬退之節天下莫不歌咏盛美蓋見
素林公俊以來所希覩也晩節齓齗育屯未施

豈不惜哉然以爲翁撰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貲積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牟劉祖榮何以異哉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王維楨

孫忠烈公傳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畧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

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鷙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爲妄妖言謟諛濠濠喜厚貲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繇此乃爲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晝討曰大王卽欲有所爲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　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爲矯　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爲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畧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妄言謟諛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材藝之子各數千人爲衣食區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卽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

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巳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覘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卽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逵官南昌部中乃孫公卽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治以便約束

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
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爲巳備又懲胡
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遣人要路密詰
之緜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畧曰夫濠列
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至貴矣乃今所爲臣甚
惑之府中使齎重寳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
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
吏捕之急濠匿賊於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
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緜江西之徒淛江

也濠厚賂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
夫密囑背公厚賂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
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蹤跡可疑慮者其後孫
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
兵器於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巳
卯言官言濠不軌也　上遣重臣欲往奪
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令使者
來即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
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

濠乃伏賊兵於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膺高足
立露臺大呼曰方今　天子巡幸在外
　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
對曰旣有　詔請出　詔令衆觀之濠見
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
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
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
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
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澌滅也濠怒甚

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
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郎僞授劉
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
俱僞授軍師令人請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
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
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
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知縣
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
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

以行部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
兵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
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之絶則皆孫公前爲之所
也於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
主於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
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留宮中
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
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遇濠於
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

於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
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
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
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
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
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
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諷免罪
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
配居無何而　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孫

公今　天子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
諡忠烈詔江西爲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
祀之蔭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
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
哭之哀其時牀旦天劃然忽斷煠煠若目見者
諱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未擒一
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
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自
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

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
二十有四字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
顯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
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
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
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子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
墀尚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
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濠滅後復
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弘治壬子淛之文塲中夜旣半塲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張邦奇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傳

公諱瑄字廷璧浙江鄞人舉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河南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踰再朞以疾致仕公謙和謹恪卓有定識默覩世故知興替災祥皆繇人致天之施報遠近遲速萬萬不齊而無不巧中故所至勵節介凛不可犯官至三品服不能具朱紫家居歲歉蔬食或不給晏如也都御史王璟奉命賑饑淛東遺公百金公拒弗受始公之督漕運也嘗以微疾卧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與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巳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喑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邪家人大驚巳而復喑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公遇人必以告焉年六十四終於家

贊曰天有顯道夫人能言之然至臨小利害輒爲動者莫之能信故也若公非古所謂廸哲者邪然所稱某氏後身云者非眞有輪廻如釋氏家說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所言則尤造化之神應非必眞後身也而或者謂公爲語怪顧不知其常耳

李維楨

張司徒家傳

張公名孟男字元嗣河南中牟人也少讀書郭外僧寮寄徑滎河白晝行旅斷絶公恒以雞鳴中夜獨往來若有物前導者即雨淖不塗足同舍生跡之大驚知當似其遠祖矣蓋公之先十二世有仕元爲禮部尚書者云舉進士除廣平李官廣平燕趙之交其俗大氐精急高氣勢報仇過直輕爲姦吏善舞文而公所摘發得情傳比中律一日可結竟大獄數十老胥抱案拱立然而簡易寛恕無鍛鍊周内以立聲名廣平人

去後見思旣用治行高等徵故事徵者詣侍御史及中丞臺辭皆有饗禮侍御史已與公爲期質明謁中丞就邸中治具饗公比出而侍御史恚公失期是夫謂旦暮給事省中据我上不屑就也中之銓曹出公丞漢中郡事白擢順天府治中已徙司寇尚書員外郎已徙宗伯省已徙尚璽丞治中威儀伍伯二人朱障泥裹牡荆馬首前唱喏司寇郎一人青障泥宗伯郎一人右執荆左執胡牀而已尚璽丞與治中同而腰帶無花不得執象笏都人爲之語曰張公三官騶減半官無厚禄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是時高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其夫人公姑也隆慶初徐文貞當國與文襄共事不相能旣召用頗修郤而憸人爭寘力焉所拔進士爲六曹郎者改除兩都臺省百許人貨行於言罪成於手皂囊白簡如蜩螗矣鄉人河内武安之屬數招權領金錢道路以目公守散曹罕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則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諧謔終不及他一

日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疎我夫人對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昵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妾知免矣當爲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少司寇曹公者文襄姻家與公抗志清妙外絶榮競舉轄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嶷然也會 先帝晏駕梓宮在殯 太皇太后暨 仁聖皇太后未封正酷暑俄傳三旨同下削文襄籍人心震駭門生故吏散走公驟馬之文襄邸入其門無

入門焉者入其闔無人閨焉者文襄反袂拭面
涕沾袍悕哉諸大夫遂無化我也吾不早知子
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公慰之曰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公士之甚勇之甚何爲言此幸而退致足
樂耳執箭食與四脡脯祖文襄於郊文襄下葦
蕃木楗而執手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若熱
之有濯也幣以爲席鞍以爲几大嚼而別江陵
執政有震主之威薦紳岐意於楚或勸公數候
問之公不可鄉者不昵吾戚而今親所疏乎君

子比德以贊事不引黨以封巳吾克位九列無
職競焉即私見何所踖辭長安奕棋吾慣習矣
俛首承睫諂附貴勢今安在哉殷鑒不遠君無
復言江陵亦悉公不黨爲丞四年遷少卿少卿
一年遷卿卿三年遷南京太僕少卿三年考績
客言江陵遇公不薄何自外公曰執政以我不
阿故相見知柰何負知巳江陵坳受禍覗文襄
烈矣公名愈重三年四遷自太僕太常大理三
卿爲少司空皆在南京三年考績以少司空行

通政使事又三年爲少司寇爲左司徒踰年爲
南司空未上移南司徒　上不視朝中外
言事多報聞寵或留中公爲通政疏言祖宗朝
日一再御門臣司日取事重大者請與諸大臣
面計可否凡臣民封事急則應時裁決緩不過
三日又摘起數引奏者至御前承旨下之諸司
　上八月不視朝矣災異頻仍星辰繆逆
坤靈震動年穀不登人相食咲白骨委積臣聞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人之於人也以言受命

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不若於言者人絶之蔡臣
久不見至尊進無所關其忠退而上書置不省
覽人誰受命下闇上壅幽隔鬱滯天地否塞不
承采納施行欲以抹撥災異必不得之數也曰
者粤人稚繩祠稚稱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喜
[illegible]科輩訟故令曹世卿宽頌縈兵馬司蔡館不
繼莫必其生虧損盛德臣職在喉舌責望所歸
不任欵欵之忠　上稍爲聽受而中貴人
關說者謝絶之妄加詆諆君一歲壽張壮口復

沒信膏則誦聲作矣留都賦積逋巨萬公請重
總督糧儲之權課殿最懲黜陟於是飛輓鱗次
歲入數倍可支七年而諸郎分權者如蟻附羶
爲量豐約均勞逸差先後遞出入金夫不便也
嘖有煩言公力謝病歸散髮衡門若將終焉中
外推轂舊臣以公爲首五歲起家仍故官疏辭
不允既至主者白金不滿五萬財足兵兩月餉
夏賞不與焉公酌緩急定期會權貿遷通有無
迨夏而稟賜一無所詘士不呼庚癸商不得射

時收倍稱之息府庫倉廩有羸而鳥寇播夷作
難宮殿數災少府水衡時取給無乏長于早世
守藏吏以百金調棺殮詰所從來曰羨也公愀
然柰何以私喪廢公祭夫仲尼之於伯魚非耶
卻不受修倉廒竹故取諸司空公覈得贖鍰二
千建府軍左倉三廒司空不知也久而司空嘆
曰廉不爲名公之謂矣六年考績加太子少保
益感奮孳孳公家之務既病議分水兌支倉儲
及豁除虧折諸大利害伏枕具草以是勞瘁日

甚凡五乞骸骨　上優詔慰留而最後病
力慕史魚屍諫爲遺疏屬其子上之曰臣頂戴
山私越從涔泥歷事三朝年踰七十朱博翰音
實媿於懷臣故羸劣善病從閒以來逆害飲食
寖以沉困恐先狗馬塡溝壑不能輸寫心力仰
負隆天重地之恩視不可含伏惟　陛下
初載覽總大麓經營大物政非惠利不圖於心
制非舊典不訪於朝百工允釐方陲無事今殊
不然臣備員地官所徵賦於天下十不及一皆

鬻男女割肉骨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職不
廢而民病矣民爲邦本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
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頃者中人四布伐山竭
澤算及雞豚戶口消亡諸臣法言巽語交滿公
車臣何敢贅臣在官言官天下之財止有此數
財之所生止足其用諸所興利豈有異術率巧
名以熒衆多方以剝下民之所有不增而官之
所收日廣所有不增則不得不侵正賦所收日
廣則不得不浚民生民生計索而正賦又不敢

闕此臣所以持籌嘆息一日不能安其位也至
縣水旱薦臻京邑死者枳路上方珠寶之奉河
隄楗菑之費歲無虛日六戚不依甘爲盜賊夫
經大業者不在兵威而在德澤濟大用者不在
利權而在人心弘大統者不在邊疆而在中國
西夏底平緬酋授首倭闖藩籬敗之絕域至神
武矣曾不足補中國之虛耗解萬姓之怨讟土
崩瓦解勢甚可虞宜沛德澤收人心強中國永
延令緒要在 陛下一身無遠求也郊廟

朝講曠廢幾二十年六卿九列百司庶府間其
無人鞫爲茂草言責官守之臣仰屋慨嘆流涕
相對沴祲妖孽書不絕上史冊所罕聞見
陛下無恐懼誠心無修省實政第傳旨云宮
中微惕令臣下致齋耳 陛下果有誠心
實政當復郊廟朝講如初年寒暑不輟然後引
進羣臣甄別邪正去者與衆捨之勿開僥倖之
路留者與衆用之勿滋偏抑之恨爲官擇人不
因人而廢官爲事責官不因官以誤事撤中使

錄舊德停採造發帑藏以代常供則德澤暢人
心悅畝畝皆爲囊篋閭閻皆爲金湯隱憂博禍
庶有豸乎 陛下聖神高出百王失此不
爲至於根株交瘁兵食幷詘雖欲收圖無及矣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無
善言而切哀鳴非哀其身之死爲 陛下
抱杞人之憂耳伏惟憐察疏行明日而公卒士
大夫讀其言而悲之司寇趙公偕諸寮奏公清
忠大節羽儀表著宜有殊錫以旌鴻碩

上下禮官議其宜贈太子太保遣内史治葬祭
有加等公齔而失母未仕而失父深用銜卹入
廟展墓諸哀端所觸淚數行下事仲父季父如
事父母所居圖史凝塵飲食衣服器用觕惡終
鮮兄弟同氣之親綴食弗殊婚姻鄉黨施各有
差年位彌高不谿平昔時意中年有加賦數十
年物力因以彫敝白當事者蠲除之邑人歡若
更生比戶尸祝焉口不言人短所奬拔材儁士
甚衆士無知者或知而稱謝自諱曰無有鄉所

擠公侍御史後亦官卿貳見公夷然無幾微之間喜媿參弁嘗讀書至克勤於國克儉於家極賞其言服之終身中子孝廉氏表有文學虛靜恬淡宅心事外人倫之勝業也傳史氏曰昔者鄭楚之搆也舉國若狂使鄭不可得親易使楚不可得疎難余入仕四十年所見俗之移人約有四端理學則貴虛無騰口說廉介則崇矯激夷等威讜正則多建白競攻擊敏達則事繳繞擅紛更張公有一於是乎司馬子長稱萬石建

陵張叔其人皆長者而病塞侯微巧周文處調漢興削觚爲圓宇內日化及乎武帝朝稱說天下長者止此耳當今之時乃有張公豈易也哉公素好史記繕寫數過於中有深會矣

道德

陳憲章

羅倫傳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過事無所廻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叔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譏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

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言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繇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受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

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
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背欲
倣古賢傳以贈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
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
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
舍干之比舉火日巳近午亦曠然不爲意提舉
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
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
給於壠畝往來其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

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
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
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
所學進說於　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
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
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
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弘
治癸丑春三月既望古岡病夫陳憲章撰

文章

王禕

宋太史傳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
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
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
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
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
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
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畯儒雖隱約鄉

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
在娠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讀
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
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
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
即有成爾携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
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
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盍爲古
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

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者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闞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讀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兩公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

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沉蔚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

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鹵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即世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

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遇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閟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婺實呂公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嫡景濂旣間因許氏門人而

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喟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置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

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撿飾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彷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雲墜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押闔漫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羅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文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閣秀卿

唐伯虎傳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衍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

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嘆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

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如此不足以異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請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覲儲令寅具艸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

吊一端請斂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絲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蓋詩讖也後作多怨音毎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嘗諸梧枝旅精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於世者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歟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媿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也

王世貞

李于鱗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内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聚於張夢日入懐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吊也且縶纑不足以修脯而自其挾册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髩亂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

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旣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

馬其成言斑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菁而裁
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
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
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
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
靡間言盖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
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
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
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

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
秘者剏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
公有不偏之詣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不
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
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而
其業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
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贄不爲名計出曹
龐馬甃甓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
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

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有社會時有
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
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
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
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至大將俄
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
途道事嚴客豢韝鞠跽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
具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
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

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
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刪牘牘多古文辭
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喬喬自洗濯
勤於大要括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
慮數十鄰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媮
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
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損定十之二益永
年傅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
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

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
東南倾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
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
也時頗違之滿三載贈父寶如于鱗官母張爲
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
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
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
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
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

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
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巳
發無可柰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
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搆一樓田
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涸吾目也
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屨錯
於戸柰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
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
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亦相快也于

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
益工不避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
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
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行進也大司空朱
公衡時巡撫何于鱗閒迫起之爲置酒歡甚自
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　上初
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淛江按察副使嘗
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
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

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
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
扶服還里不勝毁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
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
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
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
獲之語烺烺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
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

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千麟也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扃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知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皇明文徵卷六十二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傳二

孝烈

王叔英

二孝子傳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

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　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死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　陛下聽之　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　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

救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辟刑戒之曰吾死汝少年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辟刑脫首務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姑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娣姒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娣姒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

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况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詭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之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辯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邑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

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

天下勸須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罔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

曰是姪眞猶子也其父季用繇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癩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能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繇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

傾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爾一吾父繇訴獲免雖戮死爲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　上　上覩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甘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劉文卿

王孝子俞烈婦傳

王世名字時望婺之武義人其先未知所自性聰毅年十七從師韓光濟治業焉持糧游他境萬曆四年父王良四十三爲仇王俊廿六所擊中要害死世名馳歸則就木焉世名不及訣且未斂器也痛欲絕念以狀聞郡縣抵其罪法殺人者死然不診驗不成殺也世名抱其母泣曰

吾安能殰仇而不暴吾父乎族衆遂得請入仇産因涕泗哀呼爲寢其事亦不欲傷母志也於是繪父像已持劍於其側問之則曰古人佩劍自礪吾薄飾以侍乃翁不亦可乎跪起號慕服闋不輟三年補弟子員謂其妻俞氏曰吾以儒服見先人汝其謂適乎吁嘻哉慶者在屋吊者在堂俞習其昕夕怦怏聞之憮然而未有以言也時仇亦來會世名攬涕接之亡何而生子狂喜大異謂俞曰婦知是何等兒也吾不能復須

矣大仇逢且終不能微示於母知我有所必死
而哀阻及也哀阻則事不就九年正月遂斬其
仇於蝴蝶山下叱劍而號衆曰仇殺矣余惟不
能愛身而濡恥也族衆嗟咄觀者如堵名神色
自若歸報母尋出其所受識仇産佃數與其手
刃仇者以聞於縣疾走入獄武義令呼曰子出
矣吾將置子於别所上狀於部使者竟以兩令
質之金華令曰俊廿六爲殺生父者宜伏毆刃
然殺不在生生爲報非爲殺也誠得而父傷者

吾焉不能捨勁烈之士哉令出坎焉辦之世名
大痛曰余固欲受辟殺也以至於此苟自戕伐
吾父當被害時寧不能見賢令耶仇母用名誅
矣朽骨起於修夜發掘見於後嗣吾曾不能軼
絕曹娥而幽掠吾父也令令之歸俠再訊焉則
陰令將其父棺以至因以減死論世名望見父
柩遽以頭擊石血濆股地大呼曰父不再辱余
不再生嗟乎余欲一死不得矣光濟知其志不
可奪進曰有善人者君盍實藏齒者名也即令

決於君前不如緩哉君止矣兩令悽歔去之父
喪以故得全時邑里皆臨無不悲咽大號是夜
持母泣曰子之命也夫義不危親孝不毀性死
父而失母其何能爲九原可作能無懟乎遂屬
其妻與子於光濟閉唫不食死銜懷其父未祏
云先時生入仇産歲得租變値封藏之仇餽則
拜諾則諾也連牆而居並自匿以故仇不爲備
其自鑄劍私獨銘之曰報仇曰大差爾忘越王
之殺而父乎妻與母莫之識及斷其頭顱而出

之時年廿一子宗禹嗣

劉儼如曰天性之於人湛矣安丘捐市辱之生
趙娥略夫家之等斯以纖芥發憤帷裡立懦者
哉放此爲報則需時日以斷凶慾者無戒激焉
要其磨志綸俠後嗣逢生乎而不憂固足以暢
其往懷而欲惜此委蛻倖爲全人霜介之志未
之或知也世或軌以他衷嬰燕人之悲慕效狀
堅之殘照斯君子所以無從容也周禮曰凡和
難父之仇則辟之海外亦以讙避善良直情彰

枉迫夫姦帨竄迹借交斯宏則夫綦骨定情矯
徒無所仁孝之士其能忍乎用斯自傾古今同
嘆是故郢陣出旁卒爲漢良與情不閣惡可格
之峻文三代所以成其則喆也嗚呼又可已哉
王世名妻俞氏武川俞源里人父應爲後母所
鞠性惠婉婉嫿有修容年十七歸世名時舅已
斃於仇見其夫怏怏不寧問之故不告曰我兒
女子固不宜知君若然君行婦自同此遂以夫有
所閑也而置之心識其爲舅恨也世名有所居

寄室每戒其至輒理香擎跪其前誦所稟忠孝
編俞一日偶見之則泫然淚下曰君因惡其謀
及婦人耶敢不重閑乎世名於是食舍肉俞謬
之曰子豈爲大上也者以爲穢其戒體哀毀而
瘠毋何頼焉然終弗之奪也明年生子宗禹夫
祝曰善祝我兒先君其不餒矣俞心諱其說時
仇以處事至室生退而日之曰彼遂偃蹇者不
食麥矣俞益用驚念然以其夫非實不先白正
月世名遂斬其仇以歸婦姑相視駭愕世名曰

孤之生也獨不得刃父仇逡巡數年所以不告
母若妻者以有手讎之心吐之則衆止我衆止
則泄今長棄母矣我爲不孝子而妻爲賢妻善
事姑以卒我志遂就縣械故事因親家屬無有
令不拘而舍之故妻與母皆從焉俞哀謂生曰
梁氏妻能自毀夫與之偕隱余偕子死不難爲
也生曰毋老子弱王氏成敗其在汝矣俞悵然
曰請以三年勉爲子留越此余不能忍也生俛
首不荅淚數行下俞於是絕而甦者四世名竟

不食死俞復不能食韓生與媼弔其廬使媼譬
之曰前與生言而忽棄之不祥紝春之寄若姑
能任之耶視汝呱呱者何如耳乃就食屬姑病
乃輟哭内哀嘗醫藥媳事如生事焉不解結褵
者數月俞三年食息於柩野瘠不避也有伏棺
扞火所不足爲者一日姑叔議遷柩於外搤俞
大慟曰死生異路故他適耶君内吾内而不出
君出吾出而不内矣吾與生言此其期乎遂盡
移其簪珥業壞焉以遺貌孤絕食數日就姑拜

焉曰今以五歲子賴姑而姑罔長年撫之也理笄拭髾死於棺側時年二十二鄉里無少長皆奔號之是日雨雪交涕山川縞冥弔者無不哀慘執宰以事上　天子賜賻三十兩宇祠一區令後世追思焉

劉侯如日巾幗以之有賓無二夫慮不經倉卒卒全則名虧齒劍則節壯時蓋不可已也俞氏之於長懷盡矣而立孤下報二歲幾何道韞之優游會稽有以也王郎以難殞生世名以仇致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十　傳二

命安否蓋大異焉侍慈哺幼待盡以踐然諾又何愧耶觀夫司敗自東泣血爲明骨肉之際諒乎與其烈思壯哉以哀滅也

讚曰玟珉同穴夫婦剛烈怙戀仇分身摧憲設棋木懼侵冗回潛黙三歲室勞厚儀毋揭於邑袁茨翔陽微滅熊虺朝俘兩奇繼殲夫井名浮陸憎痛骨雲闇天迴怯夫壯律

節烈

楊愼

孝烈婦唐貴梅傳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畜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十一　傳二

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社襡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柔杖且駡且行曰惡奴早從吾言又得金帛且享懽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

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淸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汙靑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吳國倫

莊節婦傳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負靑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靑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孫古及今其不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者信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與棺進食哭奠於墓晏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毋從臾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舂私謂奴曰明日不相舂矣奴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市易簪曰他日見

簪毋相忘也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抗貲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汙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八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汙泥信矣信矣

義烈

王褘

劉壽孫傳

劉壽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遊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壽孫獨不去因集民爲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壽

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復陷壽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壽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壽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予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即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爲我有若其圖之壽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予賊求活邪我死即吾女爲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壽孫不爲詘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既退發棺重歛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壽孫有同母兄畊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史官王褘曰嗚呼元之有國餘百年其德澤之入人亦深矣及其亡也服節死義者雖往往而

有然卒未嘗多見焉豈余之聞見不廣歟抑死者人之所甚愛而又世道不古若故其能以忠義自許者或寡歟余頃奉 詔修元史於凡以死殉國者必謹書之厲世教扶人紀也當時得畊孫死事既已登載而有司不復以壽孫事來上使其傳闕焉何世之不樂成人之善者類如是歟壽孫之子頡方以學行用世爲余道其父事甚悉余固信之因爲著之于篇以補史之闕文

高啓

胡應炎傳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誾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誾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

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𨗳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誾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爲誾晝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卑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

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爲守計誾然之初洙遁特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誾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

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刳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箸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益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爲長老故云即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爲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

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閭安帥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之曰若郎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爲兒童時常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録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

無有特好事者爲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間爲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唆都之㥠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况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邪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蘇伯衡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屬縣寇蜂起元帥石抹宜孫雖剪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藭[illegible]之寇應氏杜氏以乙未冬溢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蹙然曰鄉鄰有急可坐視之乎走縣白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安所取錢乎對曰請輸家財令曰善郎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書其旗爲義兵寇至輒迎擊繇是寇奪氣遣其徒黨來降嘉祐以爲寇

特詐降以怠我師耳益訓練其衆候伺明年四月寇果復擣縣郛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郡將勒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治郡將駐縣中其帳下士閒出暴横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爲欲爲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殘民乎郡將戟手罵曰若真愚人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迺謂助寇殘民嘉祐曰郎如是兵士暴横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予嘉祐曰其樹之吾兵士

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門於鄰宣
言門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
出縱出亦不敢暴橫鄉井乃安堵令許事廉訪
司廉使問令縣有可與共患難者乎對曰有胡
嘉祐文學趙存誠者其邑子也乃從旁言小人
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著聞縣中嘗有人媢嫉之
而誣汚以大罪賴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
奴誣人事覺抵罪咸勸之曰此報怨時也輒謝
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阨而傾之人固可鄙

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粉草根
木實以爲食誡諸子曰人皆饑餓我與若獨飽
安乎亟發廩賑之其他存恤族婣鄉黨之孤者
寡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性
然也眞可謂共患難者廉使乃爲檄署曰義士
胡某使使即軍中授嘉祐俾統諸義兵殄寇且
給以鎧甲之屬嘉祐遂與方允中等引兵去縣
五里而屯于鯉溪或言此寇往來處柰何屯此
嘉祐曰是乃吾所以屯此也非以我等之衆足
以殄寇也助官軍作聲勢捍蔽鄉井耳我等在
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不敢越而深入則自
此以西可保無他虞矣柰何不屯此時呂玄明
壁方巖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
恐非萬全計爲君計者莫若去鯉溪壁方巖而
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曰吾將排難以保鄉
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難就易此皆爲身
謀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爲之
不往而諸堡受圍輒分兵救之往往以寡勝衆

丁酉正月大破寇於武平於合德二月又破之
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從間
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巖下其徒孫伯純戰
死嘉祐聞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
賊于占田遂大戰而寇至者滋多嘉祐顧謂方
允中等曰衆寡不敵矣退且中覆也惟力戰耳
自辰達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順死于陳嘉祐
厲聲曰終不令兩賢獨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
死之縣令野速達而聞之曰嗟乎胡義士未嘗

有斗祿寸組一旦緩急而能以私財私廩贍鄉兵屢挫賊鋒利安一邑吾屬爲天子名吏顧不知爲計至其斃於鼠輩又不能援之吾屬不獨大媿於心其負忠義士抑亦甚矣爲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禮祭之

史氏曰元制復一縣者賞官六品不幸而死于難則視其所當得官超一等褒贈之嘉祐於制得褒贈郡爲上請報未下而天兵取婺城褒贈竟不及矣洪武己酉詔修元史嘉祐於法得立

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得聖朝旣不敢以聞而時人又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如嘉祐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其以義自奮志在爲國殄寇以身殉之且猶不恤況家財乎斯可爲大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爲余言是以具著之

佚一元

趙烈士傳

嗚呼野馬滅日月揭江河急砥柱立庶草欹孤松桀百鳥匿獨鶚擊天地萬物薾然而況人乎予嘗感慶卿聶政之事其始以親故不敢死目攝不足死而不死其既也七尺之軀若委土焉勇怯之用庶幾乎龍蛇而君子吝之以其用死賍耻攻伐之間也如令敵君父之讐除宗國之恥即司農之笏常山之舌曷殊焉悲夫處死之難也雖然抵鵲之玉惜矣豈比莽大夫明哲長樂老優游兎全者哉柰何一槩之刺客靡乎歲

嘉靖壬子賊連倭夷刼海上所至戎士鼠竄公私狼顧莫有死綏攖賊者賊狃勝益深遂燒黄嚴轉掠不復制樂東鄰趙氏居水坑者世家也賊以巨艦一夕奄至其衆趙之士女或執或逃賊既悉輦其貲方整居放兵四刼凡趙氏豪傑素稱驍健者皆走匿喙息草間無敢出氣天不滅趙氏烈士蹶興迺趙君某者聞難則辟其妻子他所已乃大呼持挺出擊連仆數賊顧呼其子弟曰勿走賊易與耳又前更擊遂突入其陣

意氣彌厲賊走且僵盡釋係累委鹵獲道上以餌追者後援不繼一賊出于廁鏦君以矛傷腋悶絕然賊亦破膽逬逸趙子弟緣君而奮者五人踴蹯傳定頌相與尾擊乘勢逐賊及舟迺還是日也斬獲首虜三賊扶傷而歸死者無算子女之俘取之賊手課義籌勳君爲最焉君既與婦其家猶呼其左右曰賊可擊也盍掖我以從賊復起行數十百步距躍高岸困頓乃還且死家人環而哭之君張目曰勿哭人百年會有一

死吾今者脫嬰孺於屠剣免婦女於僇辱不𢕟先世之宇不隕家聲吾則有以死矣語卒迺絕君家徒四壁非有錢財顧惜也平生言訥訥不出口非賈勇者也又非素學問習聞仁義舍生也其敢決輕死蓋天性然不以借客探丸而以捍宗斯狠瞷所以君子也維時大中丞王公聞而賞之曰嗟嗟烈士哉介胄之士有餘忸矣爰蒐戎壘用鉞惰驕河陽之幟一朝改色於是大將臨戎輕舟破浪遂一鼓而破賊人曰大中丞之伐茂矣然楚國之勇激于式蛙大中丞按劍擊節吝嗟乎烈士而海賊遄潰有以哉有以哉固知威天下者鉤戟長鎩不銛於節義也或曰往者賊入黃巖宿留其地延及旁邑村落數十百里皆盡向非趙君之死吾邑亦斷左臂矣盎安平以畫邑始義淮陰以睢陽扞蔽事有瑣而功鉅者孰知君之爲烈哉嗟乎君則死矣而名不滅彼求活草間者寧終不死耶更數十年即皆湮滅澌盡與鳥獸草木同腐孰與君久長哉

趙宗之良其其爰相與伐石表君之烈以風後人

奇節

胡翰

謝翱傳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

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
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
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
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
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
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
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
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
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

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
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
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
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噣
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
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
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遊焉顧即
此為葬地作許劍録及翱居錢塘病革語其妻
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

訃詫如其言鳳字韶卿、繇太學生、授容州教授
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
小登受業焉同鄉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
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
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
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
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
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
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

全歸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
紳學者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
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
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
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
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翱善哭如唐衢豈
其情哉豈其情哉

張孟兼

唐珏傳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眞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𧶠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年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

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柰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上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骸築白塔號曰鎭南以爲陵骨已鎭而不知眞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䦨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問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文丞相客

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隱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曰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風之者非珏誰歟

徐一夔

洛下遺民傳

余遊虎林蓋嘗登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城廓宏閎邑屋鱗次嘆曰繇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罹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瓌偉不羣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衒者安得見之以爲我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絲絙齊曳地目瞳子爛然風約疏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測余甚異之而未敢卽也從其所之前遇高丘輒

躋攀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丘兮面彼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微矣彼淪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爲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勳名恒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耳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族醫僥倖

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遊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眞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贄幣請先生門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卽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

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未幾今

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轍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爲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

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而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卒能自全其道哆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夫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

程敏政

湯胤勣傳

湯胤勣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

高廟取天下是爲東甌襄武王胤勣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鬚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勣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勣獨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笞之胤勣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著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胤勣請紙筆卽席具狀幾萬言

類宿搆者又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勣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史中事叢以問胤勣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

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勣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勣前語之又時于坐

上箕踞岸幘瞯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
出謂中國譯者曰彼聱何爲哉恨不殺之耳景
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勣才可用進署
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胤勣不令治事胤勣
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
率以爲狂所與遊者最善侍講徐有貞教授馮
益太醫劉溥　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
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勣亦不登其門天順
中挍事者甚横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

胤勣與語胤勣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
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挍事者遂掊拾胤
勣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勣
詬駡不絶口至詆之爲奴然胤勣實出息于人
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爲民荷挍出都城故
人有唁之者胤勣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爲足
榮一湯胤勣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霈恩復
官再用言者言詔以禆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
延安西虜歲入之處守者多以軍敗黜胤勣得

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
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爲僨軍守則爲怯敵如此
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
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死士
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臥不能
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
女而東胤勣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起戎
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于境上力戰數十
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勣爲人軒

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
以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
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駡之至其人面
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于民將
受代胤勣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
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
得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宴上與之藏鉤不勝而
怒語侵胤勣胤勣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
客爲之股木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

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勣也稍稍有慽色
胤勣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中縱橫
闔闢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勣以張巡岳
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
如人胤勣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
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語
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崛如風雨晦冥中雹
光翕焱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
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

十章有名能詩者多爲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
以逝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
十餘卷無子

史官曰予少與胤勣遊知其人使不死爲大將
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傾
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胤勣類太史公所
謂遊俠乃大不然胤勣行事雖若任俠然抑其
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胤勣哉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四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傳三

獨行

縉紳

李東陽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
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都
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
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

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登科甲躋
宦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罔不俠
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
一善違衆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
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
白于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
晚竊聞先祖父言遺民故老之名行

幼騃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
餘也恐從此遂泯没畧衆一二爲君
子道之庶他日有續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爲近體詩有警句
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
爲的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
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
强焉志曰以若所爲非獨理悖且不免于法某
公乃賂他訓導錢喧者草疏以進　英廟

震怒責某公究所爲謀者枷號于市人皆服志
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
肯久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彼面以死
人指以爲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
於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爲
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愈熾
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
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倣家禮去旛幢鼓樂
用人爲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
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趿雙鞵置案上曰
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
以壽終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
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
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
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輩
皆禮爲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有事殮殯請之

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
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
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
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自號竹軒所輯有
竹軒詩一卷

陳讓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
松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僞作趙書猝莫能辨
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齎以金帛用是
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

屋壺粥之人多傷之

賀道宇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居常善藥人呼爲賀生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家其行予不能詳大抵名勝輩也

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合者瑣瑣不足錄巳又有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順初迎鑾之役武官胥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搖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

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遣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歸其女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鰥贈其女弟以居至于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磚石垝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傭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其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貲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巳老病遂鬱悒而死當其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阻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巳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

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王古直傳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草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併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受辱竟

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撿衣帽間得柯學士詩問之曰爾能詩邪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黄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童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

飲一再勺已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瓶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爲炮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章書值椽吏至曰遽敢吾與群椽欲毆之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盍科舉乎則答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

貴亦功名事業也顯應宮道士請主師塾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疆吾安能爲彼行邪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屹屹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爲蹊徑過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爲說者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嘆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

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聞古直曰公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邪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鄭曉

杜生傳

杜生宋陽翟人不知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田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

受則遂携妻子走城西里中借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槿籬籬中密植菜蔬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爲人選日賣藥人謝之布粟薪鹽即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鄰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即與鄉

隣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携老妻坐桑下納凉前年娶子婦時仮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游耳問生何以爲養曰數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隣翁遺一抄本無題欵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頓忘之問書何在曰

春雨中屋漏濕爛之日中有過客見即索之去矣問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見夜讀一二卦臥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强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性質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歡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痛哉杜生覩吾輩若蠛蠓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

然人皆愛敬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歡浹或經月不面亦不相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饑倦爲菜羹餕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皆携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頹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爲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

論曰余讀後漢書每極慕申屠蟠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

符融殆有媿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

周思兼

膠東二高士傳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游覽諸峰觀大澤之雲酌漱玉之泉登雲臺之麓挹聖毋之水喟然而嘆曰美哉此古膠東之國也靈秀萃於此矣意者其有高士生其間乎吾願得師事王生懷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無有也不然其張

公鉞乎然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斛乎斯人者其諸所謂高士邪周子曰張公之高柰何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爲清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監司爲之慙公性剛愎與物多忤請託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輿訴於銓部發公輿得礎石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是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繇是罪訴者而愈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周子又問梁生之高王生崔生對曰梁生初游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彊也無何丁毋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舉子業業鬻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值者梁生輒怒罵不

受或誤多與之梁生曰爾與我直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時鬻書則題其上曰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鬻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凂梁生也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瀦人亦弗盜

有憐梁生而爲之治圃者梁生慨與之直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繇是鄉之人父老與郡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致也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是吾之師也夫夫陳仲子郝子廉吾始以爲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今之人無有也廼今復有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爲之也天下其有弗治耶吾幸得待罪於膠東也而又聞斯人之風焉吾於張公師廉焉於梁生師介焉膠東其

有弗治耶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然則梁生安在王生崔生對曰梁生之居去郡四十里其土下其地僻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知之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衛造梁生之廬梁生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段干木歟其有所慕與抑性然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圖膠東之僻而有斯人也吾待罪於膠東而獲遇斯人焉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於秦漢時則必與泄柳段干木諸賢並稱使斯人而生於通都大邑則必名顯天下使斯人生於膠東也而膠東得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膠東之僻而生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於是周子仰而嘆王生崔生皆嘆周子因題其壁曰靖修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申時行

屯留路公傳

路公者名瓊潞之屯留人也不詳其字或曰

英憲朝民俗椎樸相命輒名之不字云公生魁梧悍堅有膂力智畧幅輳居衆中議論捷出如矢激刃解紛糺立斷問其言即至暴抗無不洒然屈服者里中固嚴重之成化末大盜王弘起燕趙轉掠澤潞間勢張甚至屯留盜殺吏民屯留人振恐公奮曰嗟夫賊乃蠭起烏合操[illegible]祖棘矜鬭千里而莫之誰何彼謂秦無人哉即詣令請授甲願得當一隊必破賊謝百姓令壯而許之乃募邑中敢死士得數百人諷以大

義人人爭踴躍公爲設方畧擣賊腹心使爲内應因率兵尾賊至余吾賊方食公從後急擊大破之獲其渠率餘黨悉平令上功部使者厚賜金帛謝不受乃署爲陰陽訓術稍益屬任之縣有疑事輒訪公亭質間使董城垣學校諸工公所受事立決所督治費省而辦衆無不稟受約束而令益嚴其能數加旌賚焉正德中巨璫何慶者故恃璫驕恣大爲奸利嘗過屯留公受令指逆諸境從容進曰側聞公義甚高屯留令擁

篚禰席日夜供具以勞下執事惟公之所命之雖然屯留小邑也未嘗見天子貴人悉索敝賦不足克棗食願左右無驚邑中令得以其私齎擊牛釃酒爲公壽使下吏布其腹心慶欣然爲之斂戢邑中賴之公雖敏幹强力應變圜轉然務行其德急人之困甚於巳私前縣令張鵬坐事斥貧不能自還公爲倡邑人共治槖中裝直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路某活我至其孫巽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里有儒生貧不能婚公捐數十金助之爲娶婦其赴義慷慨皆此類也路之先不顯自公之子某仕爲其官縣公孫王道舉進士歷仕有聲績今爲光祿卿以　新天子恩澤詔贈公官如其孫而路氏始大然士大夫稱路氏世德皆本於公

論曰魯連有云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若屯留路公其人耶天下無事謀智勇辯之士無所施其材卒然有急連城跨邑之吏坐巽輭不事事擯棄僇辱者何可勝

數也乃如路公身不挂銅墨位不當民社起委巷布衣中設策奮力存孤城殲劇寇成功不居可不謂奇士焉及其厚施薄望不倖爲然諾身所嘗施惟恐見之古稱俠士之義方茲蔑矣假令公藉尺寸去輿漯而升本朝其建豎可勝道哉然公身不試用而其效託之乎後人夫天道猶酌也挹彼注茲豈不信乎

韋布

王稺登

黃翁傳

黃翁名㮚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綿竹箭橘柚雀服織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於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於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士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爲贋物衒鬻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爲人辨析剖證指說好

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傳通於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 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邸中書見
朝廷遷官晉秩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爲御史則曰以某器進某人爲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繇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玉簡金匱之書㸌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爲金錢貨賂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革木箭之資多憔悴糜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憔悴糜爛者莫古鐘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適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爲媒而香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寶于世以高潔清遠介是爲媒餌於人間鶴與香奚寶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篤行

縉紳

耿定向

黃恐江先生傳

余束髮爲諸生偃蹇黌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尠矣嘗覩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辛苦也歲時賻咨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爲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

僶僵不敢前旣候之署閽人預探有暬巳乃出
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
納袖中默以指度腆菲稍如意始漸降顏色相
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逋然諸
寒士低徊逡巡曲辭窾詵第得免譙訶以出則
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欵狎杯酒交
歡甚至謔浪媟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
出則揚揚捫腹部騶奴横行衢街間覩朋儕旁
若無人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

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晚而始遇恐
江黃先生先生故未嘗爲嶄絕奇異之履恂恂
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
溫而語簡與人無封而中鑒井井余友彭公輔
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生有仙
風道氣子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
日談亹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
忘歸也先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夕
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卽字義從

言從川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
也而導字又從首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
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也顧名思義厥任
爲艱耶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游者咸虛往
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生爲述范仲
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
耶門戶纔起立宗族未受賜云余聆之惕然悚
盖省古人之愛身其志遠矣又嘗述宓子之治
單父也其抑兢崇恬盖感陽喬之喻云而又時

時爲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次崖之
風節淨峰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
談也維時邑庠生餘五百人賢者乎不肖者格
貧寒者依依若怙而富貴驕蹇者亦戢戢斂飾
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也其時僚胥鄙且悍日
爭腐鼠相詬鬩而顒獨嚴敬先生一日有緇衣
欲葺梵宇持籍丐助於先生先生曰嗟吾亦孔
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宫不足以妥靈
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

感乃亟爲葺坐殿廡云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涖海康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追送者無慮數十車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巳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待諸生不虐矣先生涖任後越幾年而余弟子健補弟子員弟時猶髫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覩汝髫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嚮以學宫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士

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座吾儕肅而侍意初筵必有發教方延跂以聆乃庠師旋從中座起掀髯信眉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慄然恐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也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余忍江先生也余益重感思焉先生任海康凡幾年間海康士德先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後先生思告歸余時典學南畿也聞

之寓書部使者屬遂先生志先生歸而斶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按士於泉也敬謁先生先生猶儼然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鄉人士相傳爲美談云余茲承乏之來意先生尚無恙將操几杖而稟度也居無何先生以訃聞嗚呼悲哉余少年盛意聞先生諸緒論憬憬奮起私心謂卽不敏當亦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髮種種然而齒纍纍

而猶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重負先生哉嗟夫悲矣先生諱傑字一貞泉之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云

李掾傳

李掾者余里中人也名梅學初爲臬司幕下掾嘗　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掾兄弟凡四人掾爲嫡且長餘孽子掾父骪諸孽而疏薄掾用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

諸孽富厚而掾獨窶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卽愛我柰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爽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壽毋死掾廬墓所凡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廬居或爲窆乃掾煢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卽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漪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毋兒在此毋兒在

此如是者逵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隣有耆儒張姓者意掾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瞯之席藁卧雪中翳没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夜中隱隱一髻張益嘆嗟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毋里人稱其孝掾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梟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掾受令卽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勑法耳若干法而賍賄何如此囚一毫不

以自澣且從家褁糧具饘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掾撿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絶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掾取後察知德繇掾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爲壽掾艴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掾往歲飾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掾故古貌又冠履敝惡隤然一田夫也余間與友人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憶其意偶忘其辭掾從旁代對每多助余始知掾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

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善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丁其際久巳公卿矣乃掾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姍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掾幸受知冲宇矣

厚德

宋濂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

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内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故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

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還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

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

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殮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瘞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詬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瞷瞷未瞑即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黄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

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郤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亷、槭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

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鼂著云

大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願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淸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楊士奇

敦篤老人傳

國家自洪武中制詔天下凡百里之邑推擇鄉社耆老敦篤有行誼者俾化道里中而平其爭訟蓋以助益令丞綏靜黎庶也而奉承有恭有慢推擇有當有否於是閭巷畎畝之間蒙其直者常寡而承其厲者多焉四方之通患也若吾太和雲亭鄉沙村里劉郁武氏之膺推擇也邑自大夫以下皆稱曰此敦篤老人凡百里之智愚老壯皆稱曰此敦篤老人行副其稱靡間言焉郁武抱淳質明達之資發言必公莅事必平遇驕忿爲暴者必裁之以理恣欲爲橫者必折

之以義其辭氣從容和平蓋聞者靡不內愧而信服焉或有誣誹之者未嘗自辯而事卒白蓋其孚於人者有素也居無幾即引退曰吾奚有不足而柰何日儕庸衆人俯首斂氣受事縣庭下如服轅之駒哉終其去里中無訟爭事及縣門者郁武涉書史志澹泊且暮短衣長笠行壠畝視稼穡逍遙怡然耕穫足歲計贏儲而千駟萬鍾不一毫入其靈臺丹府間古大司徒教民六行郁武有焉其妻子亦皆和平淳厚有自足

之意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詩曰、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郁武之謂與嗟乎、世俗之溺其志於
利者勞窮苦思弊弊無寸晷之暇蹈不測之險
而弗顧卒之小而窘辱大而至於僨滅比比是
也於視郁武何其相去遼遠哉郁武其有廉貪
之風也歟吾於郁武有彌路之好故著敦篤老
人傳云

清德

王世懋

王氏父子郤金傳

王叅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
繇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
去者而獨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
福建布政司右叅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
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
矣君無子多餌煠藥攝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
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候君試之
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可涉遠固留

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遼定省十有六年願徼福
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卽死道路吾
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贐而君固推不受
余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鄉
家粗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奉佐仲產爲
二親養安所事諸君贐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
歸櫬爲閩人累也余聞而心竊敬之君至延平
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寮友誓
不受裝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古

人主有聽臣下薄葬以全其志者卽爲請於兩
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
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金遣使傳護之渡
海至則受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
言吾卽耄柰何沒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
請而封公固益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
我謝諸大夫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初君
之辭贐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無子不爲老父
弱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及是益泫

然而泣且嘆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黎獠
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子
卽號有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士其六
百金者身死而義故贈賻送致數千里外非所
謂嗟來之食比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汙其子此
非獨君廉也乃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
父有濡忍之志將爲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
郤哉余將欲爲君父子立郤金亭且紀之碑會
有入賀之役而人亦無爲從史者遂已顧緇衣

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者述焉
論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
懋竊凜凜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
而錢神獻嘲遂以忘國廉頑之於義大矣夫叅
政君學優服官死而臨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
不繇學而年在戒得顧不尤難歟我 國家
惇尚廉耻薄海內外罔不奮興世懋是以知周
曆之長也

自述

宋濂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
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
而疎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
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
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
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爲至易至
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

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艴然怒
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
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
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
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邪仕當爲道謀干
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爲或疑其拙
生曰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
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褒號之
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爲狂生曰吾能

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狃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詣其欲久生生曰盜跖甚夭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答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巳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旣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犕餧安之或慮其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煖則一糟糠與淳漦固殊飽則均何詐爲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

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唯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嘗情意調適輒懸特磬於簴親擊以鐵鎚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爲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蕢桴土鼓之遺聲也五音

繁會則未矣生好着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巒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賢聖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爲得其眞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贊曰生妄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語諸心曰我學古人我

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殷雲霄

石川子傳

石川子七歲讀書問其師曰讀書者何爲師曰取功名曰奈何書云不然師異之比後家數大喪貧窶多病幾不自存弱冠以太夫人命舉鄉貢繼復舉進士石川子曰吾且爲世用吾學無得吾將奚爲用移病歸結居石川上日取六經讀之自以爲樂時獨登岱宗發狂大叫曰眞能

小天下不虛也簽六年羣盜起應召入京師諸豪傑士聞石川子至識不識皆以詩文投石川子石川子不敢與見得靖江縣去靖江居大江中其東北孤山臨大海石川子坐孤山東望曰溟涬無他曠然絕世其有乘風凌波來顧我者乎酬酒海中浩歌而返居二年改青田青田民頗能安其拙日多暇則入石門洞瞑目坐數日歸又二年去民相與號泣留之石川子曰吾愧汝吾愧汝吾何能爲令　天子召以爲南

京工科給事中云

山泉道人曰石川子官則進矣夫吾嘗與論夫學彼自以爲無所得也雖然石川子年今三十六後之至豈不遠哉石川子曰吾觀吾前吾愧吾後吾聞其言而悲之

陸樹聲

九山散樵傳

九山散樵者不著姓字家九山中出入不避城市樵嘗仕內已倦遊謝去曰使余處闌臺石室中與諸君獵異搜奇則余不能若一丘一壑余方從事孰余爭者因混跡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谷時或命小車御野服執塵尾挾冊從一二蒼頭出遊近郊入佛廬精舍徘徊忘去對山翁野老隱流禪伯班荆偶坐談塵外事商略四時樹藝樵採服食之故性嗜茶著茶類七條所至攜茶竈拾墮薪汲泉煑茗與文友相過從以詩筆自娛興劇則放歌伐木伐檀詩二章倦則偃

息樵窩中客至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其放懷自適若此常自命散樵曰吾將邅旅天地曹耦雲物以書史爲山藪述作爲樵斧包古今以類封殖藉吟咏以代嘯謳居志於名教理義中以爲歸宿若是者余將白首從事焉而無悔者乎客有譏其誕者曰將使余貪緣塗徑躐進以倖取世資處盤錯剸劇理棼以遊刃時用二者余既不能然則使余攀巒躡阻狎猿猱羣虎

豹措身荆棘之場肆意戕伐累苴拾以厚封殖而後爲真樵者乎巳矣客非知樵者退愧適園著散樵傳

韋布

楊維禎

鐵笛道人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闗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

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間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台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邪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䎸道人時時唱清江欵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才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

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晝謂奕損閑心晝爲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十卷藏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拳拳服兜褐之僊僊
霅浦之濱兮鐵崖之顛翕陰呼陽兮履坤戴乾
萬竅不作兮全籟於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
之遊仙也耶

閨德

縉紳

羅洪先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贈

安人進宜人父德柔祖叅議公紀宜人長宦邸
貴重矣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
日有賓客之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
違程節輒訴怒不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
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兢兢救過以織紝補不
給聞堂上訴怒聲即以手自擣含涕向杼柚亦
竟日不敢食諸妯娌慰勞艮苦宜人曰我不善
爲婦取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非大疾
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杼柚間亦未嘗一日
不縠縠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
三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
傳書歸宜人顧曰兒饑來耶即投杼取殘食哺
之先大夫見突無煙受食返半意以讓母也宜
人曰何不盡啖先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強宜人
心憐之撫其首遣曰我兒何慧也即又反面涕
泫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嗚呼悲矣悲矣宜
人年三十九夭於産難後二十四年而員外公
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私或節

序持觶爲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父母嘗
臠肉卮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
言宜人背棄後從外傳不能償束脩傅強持書
篋去乃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
日聞書聲從戶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
使母在能織紝斷不令我至此嗚呼吾從兄弟
且八九子姪十餘人皆宜人之一身也此數十
人者今且餘蠹書而殘鼠惡矣家無嗃嗃之威
人負詑詑之色雖強之學不從也而見人菜色

鶉衣者。郤族屬莫肯與揖。郤相揖。首不俛。目且流視彼。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日遠先大夫遺言不聞將無有見遺器而訕譏者乎噫嘻

皇明文徵卷六十四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五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傳四

藝術

王禕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之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顯世以儒學名初齊從祖有夢龍貴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嘗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傅氏之傳蓋其為術縣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

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理也故其爲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模職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孚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

生子者也孚因納爲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卽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妾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爲潭守伯篤魯丁一爲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迓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嶺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内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旣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畧將軍平江萬戸府

鎮撫江淛行省平章忽都普化致琦問動靜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爲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塗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爲平章矣比至中塗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爲平章中書有進士三人曰哲理野臺曰易南海牙曰普顏同謁琦琦各問其今何官曰我巳階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郡推官而散階仍五品又曰予當作郡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

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已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潮又除高州總管而中書皆不准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亦悉如所言易曰我亦當及五品階琦曰子不能五品也府判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浦城縣尹以終晋曰吾階當至六

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爲漕運官已而除海道鹽運千戸果五品也江浙提學黄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秘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召爲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叅議歸暘謁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爲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即擢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叅政中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曰當復遠出耳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海内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擯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此琦游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

未嘗輕語人而樂從韋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自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邈焉若與世絶或勸之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携妻子至金陵居焉琦於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恥以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惟魏伯陽能知之至

陳圖南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繇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於數而數曷嘗離於理乎故夫數囿於理理函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

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塟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傳立而齊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已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為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為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程敏政

仝景明先生傳

仝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羲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游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咎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繇是仝先生之名聞四方已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

附奏曰庚午歲仲秋　車駕當還還後七八年必復辟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為上賓動必咨之暨　景帝嗣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畧薦以自輔景明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景明問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宰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景明力

言于亨曰虜人悖天叛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
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公協議遣
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 英
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
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
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爲風然後
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 景帝之
弗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爲憂景明亟言于亨
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

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
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
陽神靈四字爲筴錢十八文製象牙盒貯之以
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
指揮僉事將出涖徐州 上曰仝寅得無
陼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復固
辭不允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將滿之
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
間名公卿大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

怵抑邪與正濟顛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
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
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啓陽今八十有六歲
尚康强無恙三子長鑾以材武自見官錦衣衛
百戶次鎣治易爲進士業次鋭以善書士隷中
書舍人

論曰昝巖君平卜筮于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
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
盖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仝景明先生固聞君

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于名流不浼于權
貴壽而有子老于 聖世非倖也彼司馬
季主不見知于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王敦
之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
歟

李夢陽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
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

卒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
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弟子少年爭來事道人
道人凡所頤指色授之諸弟子少年無不當道
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
目又令其噓卽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
子卽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
誦大悲呪巳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
則趍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
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

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衲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脫
有見飯飯道人以梡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
之若加飯更以梡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
食道人卽喜食之曰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
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
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
道人飲水道人微哂領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
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梡列之案無問
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氷則闓道人齒間澆

澆聲頃之肩湧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點
子世父同時世父患頸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
人曰此祟也若往娉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
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
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令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
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
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
遽言歸耶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
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

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擁肱墜焉夜半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鬬之聲諸弟子震
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
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
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巳嗚呼是所
謂逃于墨者非邪

楊道賓

赤肚李道人傳

李道人者徽之歙人也父贇雄于貲年六十四

難子乃散貲施諸貧者爲功行久之夜夢一道人入門魚鼓簡板而歌其生毋許年十四亦以是夜夢與父同寤而語合乃大喜已而果娠生道人因名夢仙時正德庚午五月十五日也十歲父歿稍長修父業收息江湖輙游酒人聲妓之間揮金無所惜毋寡溺愛不忍問也最後挾妓鳳仙居蕪湖於是道人年四十矣病羸瀕死數四問醫七年而病日亟篤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窺之背負一帛大書云大病行工小病

行藥因召視道人丐者以手摩其頂大呼曰從吾言則可不則死道人從枕上首肯丐者卽碎諸藥器而索鳧蛋五十枚酒一甕以右手援道人擭膝上左手且剝且吸頃刻都盡初擭時道人骨節砉然有聲後徐徐抱之凡七晝夜而病霍然道人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遨蓬頭也問宅里則東指北海上有石纍纍爲秦皇所驅不動而號牢山者吾居在焉於是知其爲異人遂掃室焚香涕泣百拜稱遨師願

卒爲弟子師亦喜之悉教以還丹修煉之術而更道號爲一了盖長春道派二十字道德通玄淨眞常守太淸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遨師十世爲清而道人則十一世故以一名居三年師知能盡其術與俱游浙月餘登天目山忽謂道人曰咄咄善守而道黃白採戰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毋貽後悔言訖不見道人感其言奉道彌謹遂別築石南菴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自棄妻子雲游天下初入全州

之湘山數年更入太和山散髮汗漫或嘯或歌衆莫能識獨閻道人識之闖道人生于元時年二百餘名復初亦長春十四代道孫也相見歡甚昕夕往復共證眞修無何閻去茅山道人屏居一室忽大悟歎曰心性倘在軀殼何爲因投淸涼澗中見者驚救道人方泛泛若鳧捧腹大笑已有物摯之而起從此遂不著衣雖嚴冬大雪赤身爲常而看目間有汗皺皺若雨下人皆異之呼爲赤肚子云居十年欲訪其師北海上

每至中途輒以風雨却步又或値客要於道如是者五貢不果乃嘆曰豈塵緣未凈邀師拒我邪遂轉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爲侶銅帽者年可數百不知爲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年去游匡廬三年始入茅山訪閭閭已先一年屍解而與左黙之道房居焉茅山故多游衲道士不欲自異更著衣曳履混諸衲中諸衲不能辯擯拯挨扰無所不爲道人不爲動亡何少試功行則相顧而嘻又亡何試治病病愈則又相顧

而驚稍稍和南奉爲師自是名益落人間四方問病者絡繹道路不遠千里金壇于公冥修好施以德世其家先從閭所聞道人名至則爲築水竹村居以奉之恭設壇場而率其家子姓羅拜爲弟子至是大宗伯王先生請入留都都中上自公卿下及士氓爭肅肩輿迎致其家道人若雲若鶴隨所棲止絶無揀擇尤喜爲人看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爲期輕者一七重者再七又重者用符咒或呵或噀起死回生捷於和緩其譚道一本無慾所授法蕩佚簡易多與吾儒通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其大指謂慾未盡絶談無益耳性淡簡毫無所嗜冬夏一衲不襦不袴頂結雙椎椎各一梳每坐定輒叩齒數聲塞兌含漱漉漉而咽之已復用手摩面用梳掠髮以示學者曰乃知玄何病儒而病儒者皆玄異端也黃白彼家亦稱玄可乎軒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齧缺其治平者法萬世玄於儒何負哉余素嫺其書不

寓目茲因道人購全集一帙徐聽疏釋恍乎若失也嗟夫平叙一書解則悟眞不解則悟人蓋諺悉之矣

支離

夏鍭

張風傳

張風天台山中農家風貌惡善爲優盡得於笛能以鼻成聲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焉月食於富人之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讙沸達

旦旭入無一食之儲出有終身之餽故凡邑里之爲撫會鼓音席上必有風雖不召風風固且往自得之出見富人大盧輒止廡下振管踑踞萁徹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羣走環之以入曰吾且入就食矣未嘗潔其言爲不欲狀風之爲人如此或以咲而賤風風曰人飽其欲誰不如我我固易盈而鄙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貪焉此爲利其惡有紀極哉且若是而閉焉匿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跡以示於人齒舌

至引鬼神相證設禍福應子孫以求其盜嗚呼吾何故而爲是也於此吾有求必以在於口吾心之未往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盜而盜章之吾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有夢而不寤者耶又曰吾持身以食於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貧賤而以植德興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而存者猶是也敗者相屬而患不及我吾常得食焉他日遇其人於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不似也顧而見我自若焉曰始吾爲富而有今日子以貧而守其常吾乃以後不敢輕子矣曰噫子見晚矣雖子前日庸得乎乃今其固也吾嘗客於子子飲酒亦飲酒子持粱亦持粱吾求子不能勝我也且冠衣加於子之身而視於吾之目積穀如山金錢布地傳子而守不使子用子之身憂且勞焉子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得食焉子食我而以其憂也我食於子而不與子之憂焉子用其名我用其實是子鬻也幾不見爲吾賣

顧猶可追而傲我耶向也吾固以目子矣而子不知則子亦夢也亦城居士曰是爲夢固然矣風蓋處其地因而夢夫人風亦幸也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有夢於此而不知也世之夢多矣爲之傳以告夫寐者而自取焉

陸容

阿留傳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獃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盧

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愒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能鐘而曳杖者後度不悉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畝一足使留斷木之岐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謁家人爲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

元素恐爲隣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繇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悪玉人賴焉盖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獃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祝允明

王昌傳

義興人王昌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犂而耕妻駕之昌一奮去去數尺或抵塍塍爲之動嘗餽運昌肩舟之桅而擔焉前後董十鐘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

耶雖百人胡能爲衆恚共鄰船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橋拂左右左右及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蝹蚋紛然起叢薄間眂之有巨蛇長幾十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投空中逮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槍戟來昌弱其具都折而置之自拔巨竹削其端使廉甚木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僂治竹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揞虎兩膊乂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

背後樹杪毿焉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撼捽不自休速犇山中擢林木數株逗弄之或捉頑石行百匝兩無爲于室則索絢如杵數十丈寸寸掐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女女往碎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白石翁云聞之其鄉人

田汝成

阿寄傳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羮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邪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皇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之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楛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

叟相發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毋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此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陳九川

詩丐傳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興生名年十六七患風痱遂絛其口箝如眼喎如手攣如飲食則仆卧於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昔董侍御時望未第時在鄉會中而丐至飲令獻董詩丐首肯之須臾就中云鵾鵶直冲霄漢迴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爲霖手莫遺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使養于官辭以老母在遂爲述其迹嘗讀莊子序支離子輿事

世咸謂其寓言耳今觀詩丐豈可謂無若而人哉然疏皷筴播精可食十人而又時受上粟三鍾薪三束子輿能道其孫解而又有莫逆三人者先後之今李煢然行乞于市以養其母又若瘖啞即有乘尻輿神馬之至孰宣其意哉其不幸視二子尤可悲矣夫駘有尊足者存籍未嘗盲於其心彼皆托文以傳丐形支離而孝其心閒而無事將不與杞梓諸子同游方之外哉即用其餘以精詩其爲籍無難矣故傳之以風狂痱其心乞播施施者世且以爲卮言可乎、

賢閹

張居正

王承奉傳

王承奉大用者覇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爲奉御侍　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　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内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儕輩以是不得久内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　遼莊王病不

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内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　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　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游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瘵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内宮中時兒巳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

聞於　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郎具所生母
姓名及產媪狀闕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
其事下承奉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
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奏令王大怒曰老
奴敢爾者死邪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搒
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脇承奉承奉終不爲動
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耶
事成而後有主而富貴可長保獨柰何爲他人
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

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真子外
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命
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
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柰何懟以首
撞壁大呌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
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
獄即閉戸自經繩欲絶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
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語
及　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
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
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
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厮隷亦莫不有大臣
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
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苐令久内庭筦樞密
如近時興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
物類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楊愼

倉庚傳

梁武帝代齊籙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
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郗后心妒焉帝閒居
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妒遂下令
虞人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
乃勑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
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廿
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

予欺乎其諸食力尚淺邪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祇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于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于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兩舞者霜嗥者朝明者夜咳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

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于德象也二號髫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貰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微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鶬知之鶬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放月紀日載見於西繇媵以升嫡月載見於東繇嫡以逮媵帝咲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爲我說之庚引脰曰鶬何知鶬何知月之朔也君之覜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月始見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見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

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繇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藹方也又公世制于天下諸侯有副官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詖王制銷之姤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

矣而欲萎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
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
沉昵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
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
庚言憮然側席郄后聞之憮然無色乃命寫其
言于斧扆行其制于永巷郄后憪然更爲逮下
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
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
公子者即其後也

物類

祝允明

義虎傳

荆溪有二人髫丱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
宴安無他技獨徽解書數妻且艶富子乃設謀
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
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覔久矣若
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
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艶者以去抵山又謂窶者

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
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
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
胼胝碎破血出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
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
謂艶者若夫君噬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
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撿覔不見乃更造
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
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荅忽虎

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噬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
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
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而哭忽見一人步于傍
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
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盖神云婦登舟莫爲
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
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嘗爲賊收矣何尚獨
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延各道
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

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闘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也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祝賊始謀勝何義哉巳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包節

厮犬傳

河西有二將皆榆林人其一以失事罷官其一陞遊擊將軍統奇兵禦虜永昌方隆貴赫奕也罷官者將辦嚴歸榆林其厮養卒黯慕陞官者即怫然欲去其主主因慰諭之曰吾已罷官市且入寨無用爾也惟爾所適旦日厮又潛入庖所盡懷其嘗食什器上堂辭主人主人怪其唐突令掖搜之得所挾器廼怒罵曰吾衣食爾十餘年一旦以吾罷官遽去我又盜吾器以行何無人理至此也勞格幾斃厮竟蒲伏投陞官者

客有自涼州來爲予言其事時予所善平陽賈適至賈嘗以予寓荒左惠所畜犬犬產自西域甚哮猛不可近日繫維之賈每至輒掉尾跳踴齒係而迎去則悲嘷頓僕竟日乃巳後漸馴狎解其縛置之階序間每飯必啖之肉呼應撝叱皆省了人意若予素所豢畜然矣賈屬數月不來是日偶一來飲之酒犬佯不視賈戲曰別去數月犬亦忘我耶比漏下送賈出門犬巳先匿伏道旁瞰賈跨馬即突逝而前竟隨賈去時僕

御左右見者無不嗟異謂其初佯不視賈後竟突逝也嗚呼異哉始吾聞厮之不義恐倍棄其主旋又幸見戀主如犬者人失而求之犬吾重有感焉嘗觀史傳所載犬行義甚多其章章著者若楊生脱厄於醉臥張然發奸於具餐陸士衡傳問於吳洛廼今觀之葢信夫不以夷險燥濕易操士人且難彼獨何知能抗行視烈丈夫按犬在畜爲金豈其稟金天剛勁之氣而獨完其偏塞之性者耶厮養卒固人也列三才而面

五常其行義個不類可不爲世道一太息哉雖然古今人類厮者多矣四公子而後暨田竇衛霍之徒所養客千百爲輩無不聰明才辯一逞奇獻畫傾動當世及攷其聚散離合之行則盡厮類也盖以市道合者亦以世道去漢儒有言曰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吾嘗有味於其言也客與厮皆終其身奔走于市日惟盛衰有無爲念廼求爲犬而不可得犬惟無慕於市故無朝夕無聚散廼能抗行覗烈丈夫故君子不以慾亂真不以人滅天嗚呼三代而下臣貳其君婦貳其夫者何紛紛然類厮也又豈獨市道客哉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六

晉江何喬遠稺孝選

述

縉紳

祝允明

書述

撿坎草中有書述一段不記誰作或自作戲錄之書理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盾澤無復改變知其至也遹逮唐氏遵執家彝初

馬徵匾爾我巳乃浸潤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渠爰至中葉大換顏面雖神骨少含晉度九往戾祖乃以大變千載典模崇朝敗之何服哂之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靡从瀾倒風下遑宗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濱殘趙頗繆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痛哭矣蒙古數子未足甲乙（虞夔等輩可稱檀鄧與餘人無足語）吳典獨振國手徧反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爲盡善小累圓盡

美矣饒周之瘍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
勝(克昌喬)昌喬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鄒
鄲(瀌燁)詹解鳴于朝盧(熊)周(砥)守于野(如滕公等尤多未遒)
(繁舉非棄之也)朝者乃當讓野而希原幹力本超更以
時趨律縛耳自餘彬班甚衆末則不暇二沈蜚
燿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絕景
大君宸譽遂極衮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
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
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閒慦散筆輒入妙品

人罕覯爾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儇浮
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艷質明粧
倩笑相對朱夏𥧌署紛紜易於馳譽(孔陽仲昭)下及
廷暉養正之流煙煤塞眼悉俗工也其間太常
稍近清潤吏部(蔣)頗王沈雄惜乎不肎自脫孔
陽掾史手耳養正吾不知也(不知當時何以得列書家)二陳
壁傷矜局登略上之亦有宜黃吳餘慶崐山衛
靖少自出塵趣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程氏父
子篆隸擅名斯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參李

相頗爲青水(左贊與長沙公)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
可觀(昌祺文貞)洎乎近朝所稱如黃翰二錢張汝弼
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豪素迄今猶然荆玉一山而已)小錢大
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絕薰猶而藐斯魯衛張公
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雖名丞海宇而
知音歎駭今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伎俱下非
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侍婢學夫人咄哉樵覺
厮養醜惡臭穢忍泚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
其迹妄冒誤人且爲贅列紫薇郎署分科木天

執事左閣絲綸後先匪此能悉談者謂任道遜
姜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攀詹沈蓋亦依倚若
徐武功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咸爲近士瞻望
(吳公不負書名故非當家愛人及烏黃在起雅去俗斯亦牽筆勿訝不倫)徐劉與吳
升馬刑部蕭黃門(僉顯)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
(徐放米劉趙吳蘊馬亦木蕭自成狀而近彥修)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
可慨舍文武而攀成康也太僕資力故高乃特
達衆既遠群從(宋人)弁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已
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蓋其所發奴書之論乃

其胸懷自熹者也

燕山三士小述

一人曰杜謹言符畜奇氣孛孛木火成性通明亢升物不得揜之自研磨要理兼總形實將施利當世假令遂順將無煩究盡足矣乃復梗塞今漸老矣

一人曰侁僮東之中外厚結鼎鼎焉任重之器學殖萬鍾室也至其執則太行回峻崑吾失銛

一人曰穉徵起宗秀抽南篠明寓西燈緯代之

材委止退寂然如如之妙兼我五總龜而得得之功乏師一鐵杖

賛曰予之京師求觀四方士恨未得得者獨三士焉然皆先得者矣嗚呼

吾鄉二老述

馬蒿字公素嘉定人舉止迂固鄰夜火家具一不取惟頂巾躡履執大袍凝立通衢中行遇淙皴必舍舟車而徙回曲滙滯而不厭在舟展佛經香供跏趺唄誦振響人夾䀹佇看不顧或稱以凝擊掌太笑遇鄗客錢膚前以苛禮律之讀書専博鈔積甚富受妻家膏田悉以與人有白菴集

沈誠字希明長洲人言必信行必果立不易方一介不取不予淹貫經籍而家無方策詩篇文筆一字不作居市間客鄰不識其面聞其聲登橙窺窺喜曰今日纔識沈先生也

雜紀

縉紳

宋濂

泰士銖

鄧弼字伯翊泰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鬭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輙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生過其下急牽入曰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

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𤔡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轟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胷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揖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

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踣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閒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月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

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槊並進弼虎咆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墜地血涔涔滴王撫髀嘆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繇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

際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觔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哉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胡廣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議論不一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世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楊維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托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記徐元張旺史整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殺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

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虜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繇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傔人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高景山王全來求釁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桱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

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爲宋乃不能救又不得一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寃受抑何繇獲伸極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爲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潘埙

前輩風範

埙爲諸生時將郡溥吳先生命往見鄉先憲副行素韋公（斌 彥質）先見其二子（元焊 季勉）通刺公出面

西南埙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命其子延坐啜以茶埙它日爲給事中歸謁行太僕貫初顧公（達 存道）公時年七十有六聞埙至衣冠扶杖出埙再拜問啟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埙遜避至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瞿然以杖戳地曰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淸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公（素 玄卿）乃先謁倉曹同年戴君（冠 仲鶚）倉曹曰予往見雙槐先生乎幸爲冠先容埙晨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埙拜公立受扶而起埙則再拜公噴噴有歎勉語倉曹退埙復侍坐埙之奚奴拂几案出殽核各二器酒三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埙避暄湖西公將八十七壽不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日飯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意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

輕接貫初雙槐尤索居離群意更瀟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遲十五年已頹遜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倔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畜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也非某之所能及也或曰見行素埙少也賤是不然使公居今日接見少年輩能復如前日否耶

羅洪先

劉忠愍公死事狀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傾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常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

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拖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鄰耿素愛其少年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東廓先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墉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

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弔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益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不誣也

劉　玉

咨脉

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爲人然察其虛

實寒溫燥濕死生存乎脈爾自素難抉其微王叔和萃爲脈經世所傳脈訣蓋六朝高陽生所續其爲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又曰婦人反此背觀之尺脈第三同斷病褚澄爲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爲受命之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土之關爲脾脾上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

上之寸爲心其言如此可謂察於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於人而不察其理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四體百骸男女無不同者豈獨至於脈相反如此哉竊嘗考之心火也火

旺於南故心之脈見於左寸肝木也木旺於東故肝之脈見於左關肺金也金旺於西故肺之脈見於右寸脾土也土旺於四季中無定位寓於西南故脾之脈見於右關腎水也水旺於北故腎與命門之脈皆見於左右尺以人身而言心與肺在膈膜之上其氣至清肝與脾在臟腑之中其氣次濁腎與命門在丹田之下其氣至沉以五行之數而言火數二七金數四九陽勝乎陰也木數三八土數三八土數五十陰陽相

近也水數以六陰勝乎陽矣故心與肺同居於寸肝與脾同居於關腎與命門同居於尺然心肝腎陽屬也故同居于左肺脾命陰屬也故同居于右此自然之理不可得而易也難經所謂男子尺脈常弱女子尺脈常盛蓋以男女陰陽有盛衰之別爾豈謂脈之相反男女殊絕上者下而左者右十二時將安屬診何以察而治何以處乎然則反此之說其義何居曰脈經所言是已脈經不言者素難未嘗言也素難未嘗言

脈訣何自而言之邪篡之者務簡而不精中之者承訛而愈失明於難素脈經者必有容於斯作容脈

王　道

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嘗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揚子雲與鄭子眞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

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爲當然者然斯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世貞

書應生事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鴟夷裹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捽身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逐罔不死尚書坐擬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繫大臣指諉篤曰嘻而不治職方氏郎爲疏夕治具室仲芳所止獄舍甲且又久雨姓道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嘗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卭卭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㵾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爲且繫之詈元宰若詈敵柰何即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

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遯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絮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絜法日數反尚書熟計

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逐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命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嘗

手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
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
生

書二館人事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
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
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
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
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

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
搶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
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
過淮陰改陸車輾輾從氷上行也已氷薄車破
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兵持韓衣裾不置會
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緡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
而溷為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緡鉤令起死
轉聞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
姓名俱不得以為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

骨目抉鼻耳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
而抱首鼠竄相挨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
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
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為
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遂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
已夫遂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
為徒死哉

紀胡僉憲二義僕事

胡僉事者諱某字某徽之某邑人也嘗舉進士

為尚書郎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攜
家而所從蒼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為書室掌故
最近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嘗以早暮
櫜行瘴霧中遂感脾疾久益羸削且殆文訓憂
之甚曰吾故聞之老長者言寢瘵非人肉不得
已乃齋沐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為小
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簀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
臥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
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

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
自剄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
事死矣嗟乎人子之於親有刲股而藥者人婦
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於深愛至莽發於
不得已之痛而始損其所不易損是二蒼頭事
僉事非从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詩書禮
教爲之摩浹於胸臆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
若此人心固不與末俗而俱死也僉事之治畢
節卽安氏酋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

有篡逆獝獷之禍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
旣浹而始以撙節退讓誘之其人且入並矣今
又能感其僕以義其僕又能奮然以義殉其主
誰謂夷非人覩此而不奮發興起哉吾鄉侍御
毛君按貴州而得其狀書謂余先生好稱節義
事故所紀任韓二館人人稱之矣其爲我紀
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畢節人築祠官請祀
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余幸終此諾且爲
刻石而壁之祠以風夷嗟夫孰謂夷非人哉自
是而有親上死長者二蒼故與有力也雖然
微侍御君闡之夷且以二蒼頭用他故死卽死
而不見述何所貴死也

馮時可

書冨林二曹先生遺事

曹定菴先生華亭冨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
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
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
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

江臬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左卽拂衣歸年甫
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採蓴舟不能忘爾
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
岸以至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
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
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
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
每日小遷則幅巾倚杖歇立門屏生於是修尺
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致伺先生出時令

人直入蹤上之先生不于曰若休矣候吾僮來
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上於我無慰
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
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
生使人召而榜以檟楚敎之曰若父居官躬素
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
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
子自是不復敢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
菴旣又愛唐人靑山宜晩眺之句而冨林爲九

山窩則別號曰宜晩居上春秋旣高守道彌篤
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
壽藏於玉屛之丘每日飡罷往坐片時曰此中
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
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
天而降繞戸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景舉景泰
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潔稱其金爲平康之遊
則棗愕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
痛榜之妓怨反訟公以是罷不叙　英廟

復位有白公寃者而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
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　上
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
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
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
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
詣司隸栲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
讞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

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
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
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冨林以詞
翰自老時人稱曰冨林二曹一時人豪

喻時

蟢子紀

蟢子者小蜘蛛也何紀乎余於　上之丙
申歲就城東二里許高橋莊爲草堂而棲焉明
年春將杪偶於侍母間頫見堂簷左右[illegible]蟢子

將數百千五采勝騰延於門上忽復數百億萬
五采騰騰延於棟梁上益如翔如翥如擁如趨
不知其所來也余駭而告母曰異此何徵哉祥
乎怪乎莫可以測焉母遂竭虔焚香率余祝之
祖考妣云嘻也儻爲祥徵願附祖考妣龕上少
焉忽復數百億萬五采騰騰徑延於龕上益如
雲如煙如烽如蟻不知其所計也迨夜分各就
寢逍聽視之略無形影益又如幻如夢如露如
泡不知其所往也余曰異此何徵哉明年戊戌

余乃濫春鷰焉嘗得李德裕喜徵論而讀之見
其廣推夫陸賈蟢子垂而百事喜之說謂喜兆
必垂於冠冕必垂於屏幃必垂於簷楹要之感
於氣焉耳遂歎以爲穹饗者機露微而弘宜者
端萌早余也耿孤一春鷰何敢望古人而乃遘
夫此者竟未易以自卜云緣物思感緣感思立
或者神啓余之來事乎故爲紀

弁齡

陳第

志怪

古北周漢以來戰場多奇鬼有無頭者有無手
足者有長大異常有渺小幾希者有痛哭者有
叫號者其狀甚怪日暮郊外爲妖或擲人以石
或擊人以拳或推人而入於谿或挾人而藏於
山或侵人而病死或崍人而顛仆其事亦甚怪
萬曆六年二月八日夜軍人徐敖自郊至家攘
臂語曰將食食我將酒飲我目瞋瞋視人家人
進食食簞食十有二而豆羹稱之尚未飽家人

不敢進食輒攘臂而起曰我不食且三日矣數
年而就爾一飽爾吝者耶復呼飯弁酒家人大
恐共持刀向之則怒曰不飽不行不醉不去爾
持刀何爲余從者傅羔走告曰敖中饑鬼命在
旦夕且述其狀如此如此余取片紙書云古北
正神其速逐饑鬼毋使留命傅羔就其家焚之
焚畢敖曰敗矣敗矣速開道使我遁去言竟有
間而寤曰吾安得在此家人問其食與語俱不
記曰日暮至河上忽跌而熟睡其睡而起起而

至家不知也於是復食里人聚而覩之嘖嘖曰陳叔子其通神明者與何其以片紙療疾也昔仲尼不語怪非無怪也語之而莫可窮詰故存之而使人自悟今敖中餓鬼可得而言也其餓之而食食之如是之多不可得而言也以敖之腹簞食豆羹足矣又益之至足矣今乃十倍於平時腹又安能容之夫鬼雖爲厲亦一氣耳故若無若有若存若沒豈眞有腹形可受食羹耶故以爲在鬼之腹是氣而非氣以爲在敖之腹

是形而非形矣不在鬼腹不在敖腹食羹安所置之況敖寤而復食果不在敖之腹矣是皆不可知者也故曰子不語怪果不語乎抑亦不可得而語乎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七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碑

御製

太祖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

爲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

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彷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昻昻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殽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故

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粮予
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差常兄云去
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兄傷皇天白日泣
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遥蒼汪氏老母爲我籌
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
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颻我何作
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旣非可倚侶
影相將突朝煙而忌進暮投古寺以趍蹌仰穹
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凉䰟悠悠而

覔父母無有志落䰟而佒佯西風鶴唳俄淅瀝
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湯一
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强時乃長淮盜起民
生擾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遥盼乎家邦已
而旣仍歸復業於覺皇住方三載而又雄者跳
梁初起汝潁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
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
旣憂且懼無可籌詳傷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
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

[illegible]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
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詳神乃陰
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
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
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日日戎行元
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擾不得再擾再驟移營易
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族隊馭
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
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

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姊已
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
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
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
生計怆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嘗
於是家有眷屬外鍊兵鋼群雄並驅飲食不遑
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是尚遂定
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群雄自爲
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

法豪傑何有乎仁艮于乃張皇六師飛旟列亢
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旋平湖湘三苗
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吳越齊魯燿
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朔都而
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罷已而長驅
乎井陘河山之内外民庶咸仰關中郎定市巷
筆簣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
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
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厚陵

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臧於是祀事之
禮已定每精潔乎蒸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
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
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頌時時
而來饗

孝宗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孔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
者多矣然内而京師外而群邑及其故鄉靡不
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孜孜
崇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
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
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
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
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
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
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
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

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
中國綱常掃地之時蓋未嘗或廢亦天理民彝
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　聖祖高皇帝
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
功方戢郎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
可謂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
一軌洎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
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
典至是蓋無以加矣　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

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洎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琳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旣遣内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幷系之以詩曰

聖人之生夫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正大化旣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是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襃典代嘉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久垂萬世

勅建

縉紳

宋訥

大明勅建太學碑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鷄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

此地俟與一代學耶羣臣稽首曰 皇上聖神斯文所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梗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新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幷複有亭物貯以庫餼廩蔬圃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

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
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
始以來大駕臨幸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王繪
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華明年五月冬官奏
廟學成十有一日　天子遣使祀先師以
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
制備矣十又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酌獻
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
臣龔斆執經祭酒臣吳顒講經既畢萬乘是還

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
上又賜勑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
訓廸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　帝御
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
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
道垂憲萬世帝王之典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
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繫之而建大化繫之而運
世道繫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
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

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居君師纘道
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
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勵無負
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國家楨幹作聖子
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膚陋
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
而獻頌曰
於惟　聖皇臣服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
揚偹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鷄鳴山陽平

遠高爽非麓非岡式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
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效
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illegible]龍起而
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弦誦洋洋正
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
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illegible]啓
廸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殿序周
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
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illegible]

歷萬世無疆

勑建歷代帝王廟碑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綏

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

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巳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劖石詔臣訥爲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　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謟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

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克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帛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

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聖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眞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

無彰謹爲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皡皡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寛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曁于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貫翼翼新宮有恤而閟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曁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楊士奇

勅建禮部之碑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爲秩宗在周爲春官大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 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還部數月陛尚書 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祗奉天地宗社曁于百神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彝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予理無怨爾惟寅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盖上所命濙與虞舜卽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岳奠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

至皆本於 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于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 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隷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勑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爲正堂堂之側爲司務廳前爲周序爲中門爲前門正堂之後爲後堂左右爲賓客之位後爲庖庫堂序之外爲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

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制度弘偉方
之近代縡乎過焉既成以開命京師諸司長二
咸往落之命光祿賜宴恩澤之隆群情歡洽咸
謂　皇上惇典庸禮啓自宸衷始作斯宇
甚盛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
以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爲政而政修
用之敎化而敎化乎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
禮所以爲國家天下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
典之必得其人惟　皇上知之明而行之

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
上所居宮殿庫隘請拓地改作　上曰朕
方惓惓息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既而
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瘼施振貸已逋責暨禮部
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冶材已具
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
得所而何暇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
敬哉忽怠又卻其奏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
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保之

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
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與
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
也重禮爲先務而再卻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
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敘以勅人文以宣其用
之嚴曰郊與廟敎化制作咸禮之要皇明龍興
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
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

北京視周之鎬桓桓六卿郡辟之表有虞秩宗
咨命伯夷帝謂臣濙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祗
相予凡百儀度汝愼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
帝謂臣濙權輿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祗
率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
焉奐焉閎廓穹崇維　皇明聖以禮爲國
維明維果有此奕奕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己
勤民菲食卑宮矜卹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
日不遑暇仁澤流霈源源弗竆悅懌歸赴如川

之東禮序樂和化淳俗厚虯龍在沼麟鳳在藪
體信達順維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
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熙帝載

徐有貞

勑修河道功完之碑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
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
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

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
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
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
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
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率興厥事已乃周
爰巡行自東北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
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
陳于　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乎
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
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
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
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
斥其水之勢既肆又蹂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
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
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
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
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
益淤而莫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

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
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
貞乃經營焉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
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濼九里而
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
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
三里而至李堆之涯踰李堆而上又二十里而
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瀦之潭乃
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

泌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道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闢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闢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叅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欂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盎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川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繇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宜

用平水道繇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繇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叅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緪百八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荊倍之

藁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粮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水官佐工部主事臣劉綮議山東布政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繇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漢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

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
辟馬顧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
孰易乃令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瀦焉以漕焉
以貢焉無費便者是於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
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
成功實惟我　　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
克茲不奪浮議非　　天子之至明孰恃焉
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　　天子之
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

敢貪天之功哉　　天子至明至仁之德不
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
之不可以嫌故自緘乃拜手稽首而爲之文曰
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鄒
以蒙見沬日中陽九百六數下厥鞠龍蛇起陸
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
中興殷憂廼凝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
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
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
害而刑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
命朝嚴夕警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
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疏厥滯分者既
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
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
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
計維重惟　　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
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
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

貞石昭示無極

典禮

縉紳

王　彝

鄉飲酒碑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
爲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縣近代以還茂之有講
洪武五年始　　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
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寔守蘇州奉

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
上德意是以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
亨教授貢頡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
共商搉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菜
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
大賓爲前進士魏俊民介爲先聖五十四世孫
思則僎爲推官王芳三賓爲范廷徵衆賓爲邵
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僎爲知吳縣事曾觚
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

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
谊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
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老人
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上者十
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
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
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僎介之贊
相爵尊豆籩俎洗之執事者皆具又別爲教授
位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圭次之訓導

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
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合
郷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
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
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
人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子盤侍立進
趨中度如是禮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
樂復爵以聽皆曰今　天子神聖援吾人
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

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
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爲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
兄也如父兄然吾於吾父兄安何如君子以是
知公之政與孝與弟者蓋易易然也且老人者
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　聖代意
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
公誰能表之彝也居公之野以病廢得扶曳以
觀焉蓋曠世之遭也故爲銘其堂下碑曰
於維　皇王正此方夏爰釋戎衣有事郊

社祀享食朝禮作樂造神人既申及鄉飲酒維
鄉飲酒萬方倣同俾孝與長[illegible]攸序雍顯顯魏
公揖我嘉人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及止以
偕以介公在泮宮賓至則拜出組東階[illegible]自東
房文酒於尊旁戶是當有勺有勺實設[illegible]矣再
升[illegible]升獻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簫而間以
歌[illegible]音猶猶有黃其髮鮐背兒齒百有十歲眉
壽[illegible]猗已公拜而饋寔猶父兄何以將之篚有玄
黃賓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我

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咈
哉　大子明聖　天子萬年前爾子
姓猗嗟庶人今爾復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題名

縉紳

莊　杲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
六合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
邑而吾江浦自有　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
人鄉貢士亦不過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
也世皆以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人故靈而吾
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
科第則視他邑爲獨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
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
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
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
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斲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

而必盡其良士之得躋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
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一
二失科目之嚴又如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
故雖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爲儒服亦不能以相
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爲不知學而以其地
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於少哉大路繁纓一
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璜爵者此以少爲
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

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矣不貴於多也魯哀公以儒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為禮義之國一儒何少於魯哉繇是觀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是雖多亦何以哉是則凡為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憂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

來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求予記予未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者繼厥伊事而復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勵吾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人

劉 玉

河南按察司續題名碑

憲臬外臺也汴維中州密邇畿甸來蒞者率多偉材流鴻聲而崇雅望者比比不乏先是憲使南昌徐公臨海陳公俱嘗撫其名而題之樹碑者再矣越若干年登載既盈來者日夥於是憲使古蘭彭公礱石以續之未幾擢都憲以去繼之者濟陽邢公而終其事則憲副河間房公碑刻成諸公謂予宜有記辭弗獲迺為之言曰題名之有記其來尚矣一丞一尉且或書之矧外臺崇重英賢接踵顧可缺而不載貽將來考古者之觖望乎然古之題名僅書于壁而今易之

以碑大書深刻計百千禩可以不泯是豈徒具氏名敘官階存履歷監觀警勉之意寔於是乎存嘗試從諸公觀於碑以考前烈口雖弗言揆其心益必有欣然而慕之者有悚然而敬之者有忽然若忘者有歉然若不足者是孰使之然哉天理民彝是是非非有不能已也然已之視人猶人之視己而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登名於碑其可苟乎千古在上監觀存焉其必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千古在下監觀存焉其必善

者勉之不善者戒之夫然則可以匹休前聞垂光後裔並徒免訕議於一時而已哉王不佞幸叨同寅敢述而申之用附於官箴之義

弔古

縉紳

邵寶

漢愍帝碑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

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爲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得逵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咲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爲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託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它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

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志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有

以文之豈獨慨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甚畏威附勢無足怪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空存毀其所空毀而易其所空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況職在守土

乎是故實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避不敢辭

丁自申

紀侯廟碑

古充國為漢紀侯所生之鄉後人姓其村為紀名其邨為安侯而表其俗為忠義之邦風烈之被人遠矣紀之村今折入西充西充於侯有專祀郡鄉賢俎豆以侯為首其於祀典不殺矣此為廟於西門之外何也侯之忠義激人心扶世道廣侯祀以為忠義勸也然不獨郡祀之侯蹈滎陽即滎陽祀之矣又嘗從軍龎鄭間即龎鄭亦祀之矣夫以所死所過之地人爭祀之也而況祀於其鄉者哉當侯之驅馳殉漢也識真主可與圖存不愛慷慨一死以脫漢祖須臾之命侯無祿於漢漢何惜析圭之封不以慰侯於既死哉吾意陳曲逆陰謀人也其夜出女子三千詭秘不可以傳豈掩侯之死而掠為已功耶不然侯之捐軀甚壯其一死重於泰山甚明漢王既出百死之生成馬上之貴追論汗馬

矢石與諸臣勞苦平生竟不為黃屋左纛假王一動念者此豈近於人情也侯之子孫既遠而微無能叩閽以明先臣之死而一時在廷左右名能轉移帝意者顧忌沙中之偶語恐地下之忠魂終漢之世亦不聞效朱勃抗疏以訟伏波使漢家勵世磨鈍之爵不厭於九京廷論不明一至此也然爵不爵侯豈以蹈白刃為悔哉漢之不爵祇以彰侯之忠義而深異代之痛憤也侯廟建已久惟丹黝無存而棟甍傾圮上雨旁

風人心惻然有司覩廟貌不肅無以崇勸乃白
參政張公下所議適推官龔君佘署事南充奉
行焉金不出帑而取諸贓吏之贖者使經歷謝
君憑主簿李爽計費而董治之民士欣欣樂忠
義之風昭振諸土牆靈仰煥侈爲盛事此可以
見忠義之在人心矣春秋介子推非有成仁取
義之貞也特以從龍失敘匿山受焚後人爲憫
其死而寒食侯以死定國賞不酬勳而其忠烈
至今有耿光推侯廟食雖至百世可也廟成余

偕同知李君司鎮通判吳君懋祭以落之而銘
其麗牲之碑曰
秦鹿漢逐楚雄乘敵虎口摩牙劉孰與帝桓桓
紀侯捐軀捍敵漢既論封爵不及裔鐵券盟寒
伊誰帶礪三綱長存侯廟不替侯坐其中崇階
嚴陛愧彼偷生過者類泚

古賢

縉紳

謝鐸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

成化壬寅夏四月米州承文信公新祠成祠在
永嘉江心之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
地去今且二百年矣郎其地與其時尚想見其
風聲義烈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
之爲烈也於是祠而祀之固天與人心之不容
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其不容容於此也哉
嘗夫宋社既屋天下爲夷公方間關萬死脫京
口走真揚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

于是也人孰不曰無可爲矣而公也指日誓天
載蹈載奮晝捽鞠躬不震不讋以一旅未亾爲
興王之期以一息尚存爲報國之計必欲誅浞
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允之於漢必欲
挫溫逷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
極之間强此之衰以艱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
屑爲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行若
乃併命者[illegible]死以自異於怠君誤國之徒夫豈
公之所難哉故郎是以究公之平生不難於死

難於未死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之諸臣知公之殉君以死者何限而獨公爲之首稱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杜大卿湝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卿亦卒死于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哉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令劉令尹遜所剏也令尹於公爲鄉後進知公爲詳因白其郡守項君澄而爲之既成肖公像其中仍置田以供祀事

於是郡邑兩學之士謂其有關風教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奚待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寘者非此無以致其至而令尹乃能於法令簿書之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故不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孤嶼兮江中屹頹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擘損兮中流淼四海兮焉極江之水兮上通于天孰挽而下兮洗此腥羶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塡兮臣心始臧日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兮尚其駕風濤而或來緊廟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名臣

縉紳

李夢陽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衛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嘴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廨馬軍衛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感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爲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歲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跛履芒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

首祠下哭塡門塞戸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
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
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
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
兼前兵部侍郎將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
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
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張君巡按
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垔三間僅存堂
㪚漏欲頹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鴞周垣盡

圮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欷
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
衂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
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
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頹起圮新而繪
堊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
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
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
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

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
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
而存亾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
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
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
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
焉此又何爲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討免
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酋擁　太上
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

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
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
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
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
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
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
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呼傷乎傷乎雖然
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慍卹而死

者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
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爾修
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
君名完冊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
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乎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
哲英鑒精含貞匪時曷微匪猷曷興靡疑靡惑
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
在野乾極廅𢊁日月易舍蠢爾乃賊乃覬國邑

之亂之訌陵廟岌岌公丁其阸矢身以殉山仡
排議不慹不震僉曰和空公曰有戰四方之事
誓絲游刃　帝界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
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
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
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凝忠古爰嘉今胡
嫉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
彼巧彼荏厥膚斯剟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
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有榮褒峩峩廟祠
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
淒其歘其有光若往若來郎而罔見歧望漣洏
茲邦胥居張實爾思

倀一元

瑞安卓忠貞公祠堂碑

夫委質事君有他道乎哉其始進也曰自獻其
身其盡瘁也曰能致其身如此而已矣益致身
者不有其身之謂也不有其身則亦不有其家
故虞平則靡室弗子若禹家無遺財居無樓臺

若諸葛寇范遭變則存孤踐言碎首湛族若程
荀要離刀鋸在前甘之若飴趣之若歸自世人
視之以爲斬絕之行而君子繇之以爲經常之
道也嗚呼悲夫忠貞卓公之祠廼今得炳然歸
然於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中領之祠官
得明薦其溪毛侈之薦紳得顯著之竹帛以風
于斯世斯人乎斯固常道之所以終存也葢天
有常道謂烈風迅雷甚雨非天乎不可然而光
天化日其常也地有常道謂高岸深谷之相爲

非地乎不可然而高高下下其常也人有常道
謂南巢太白懸霜雉經非人乎不可然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其常也夫革除之際靖難之師
我　成祖其有武王之心乎然武王不以
應天順人而廢夷齊之義漢赦季布唐獎堯君
素宋贈韓通皆是物也蓋收群策群力以濟事
者一時之權表義存道以立經常者萬世之功
乃人主自爲社稷計也蓋嘗疑之夫忠貞諸公
駢死慘夷職耳而　帝心旋霽德音屢發

曰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用
之於是網解禁弛垂二百年而世猶難言之是
故忠貞私謚也祠私祠也錄私錄也天下之人
相率以忠爲諱然則堂何以明倫諸生橫經何
以請博士倚席又何以誨而常道其遂墜於地
乎天敬　神孫推心　聖祖間者孝
事　兩宮因霈然下明詔酹忠魂求其後
天若增而高日若濯而明而卓公者吾瑞安人
也瑞安林博士服行忠孝懷之久矣乃一日受

詔則灑然泣躍然起走請其令長求卓氏之遺
孫而錄焉謂元郡人嘗記公事或曰中庸之道
有蹈白刃而蹈焉者未必中也按傳載公者蓋
姚廣孝非　帝意也假令姚不嚇公公可
無死乎曰烏得無死夫人臣之身社稷之身也
王存與存王亡與亡是有初矣迺介於公而憬
然有悟於臣道之靡他也蓋致身焉盡之矣傳
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平居則犯顏敢諫
臨難則仗節死義要皆舉斯心者爲之觀卓公

至孝通格深夜昏迷至憑虎以爲兒是天地鬼
神所不能違也大忠深慮批鱗於　高皇
之朝誓死於縲紲之時嘗之以管舅之業惻然
而不恐處也當是時也金石不足以喻其堅江
河不足以喻其決何哉誠以其身非我之有也
夫人之未仕也其身父母之身也其已仕也其
身則君之身也故古之君子之仕也或流涕以
諫其親故其在家必孝其在國必忠遇事則不
得不諫遇難則不得不死爲長吏則不得不子

其民爲師儒則　不得不淑其人夫是之謂
不二心之純故爲治爲教爲惠愛爲廉吏爲直
諫爲死義于社而一根萬派而同源易曰係小
子失丈夫故凡爲吏而不閔人不殺身而自喜
沾沾首鼠容容者皆有二心於其身其家者也
嗟乎忠良一道耳使公先幾之言早用則東平
德流於漢宗王季讓光於周室而身名俱全家
國兩完矣謂非人臣之上願哉方今君臣父子
之道大明社稷尊安萬世無弊人臣當都俞吁

咈之不暇而何忠貞之慕乎然則師忠貞希師
其不二可也是爲記時隆慶六年冬十二月之
吉

忠烈

縉紳

蕭鳴鳳

參議王公廟碑

皋嘗聞元末時吾浙東多避世君子至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乃往往搜羅顯用於朝文

章節氣炳烺後先至若忠孝萃於一門足以翊
綱常於立極之初則有廣東參議王公其人者
雖用於遐遠一施未竟而其功則甚大雖惟險
危嬰大難而其道則甚光豈不尤賢矣哉公諱
綱字性常家世餘姚人洪武四年以文學徵
上親策治道對稱旨拜兵部郎中時年已
七十餘矣值潮民弗靖擢廣東布政司參議
理兵餉公即與家人訣携其子彥達以行既至
省乃单舸往諭亂者以順逆禍福皆稽首服罪

聽約束威信遂以大行回過增城遇海寇曹真
竊發鼓噪截舟願得公爲帥公以理開諭不從
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以去賊爲壇坐公威
羅拜請不已公叱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入
隨賊中脅救不能得因哭罵求死其酋曰父忠
子孝殺之不祥戒其黨毋加害與之食不顧賊
憫其誠容令綴羊革裹屍而出得歸葬焉昔東
晉遭蘇峻之難在朝公卿奉頭鼠竄如庾亮者
踵相望也獨尚書令卞壼力疾苦戰而死二子

形影隨之亦赴敵死故衛文為忠臣子為孝子古今以為僅有公父子大節乃與之上下千餘年相輝映非根於天者全體於身教於家者安固而不遷其何以能是將使萬世之下為臣子者聞其風尚有所振起又豈獨有功於一代之綱常哉公事舊載郡志頗詳嘉靖戊子歲知增城縣朱道瀾始立祠於城南岡歲祀焉適公六世孫新建伯尚書陽明先生總督南方列省諸軍事既平邕桂旋節廣東因設祭於祠下先生

素倡明正學以繼往開來為已任出其緒餘勳業遂已滿天下茲復天假之便得以展公之廟貌忠孝之傳固信有攸自於是萬姓咨嗟興懷公之英爽真若飛動於目前者天之於仁人昌大其後嗣發舒其鬱積抑何其盛歟凡此則又下忠貞效後之所未聞者數之豐嗇固難盡齊然若公者則人心之於天道尤可以大快而無憾矣某觀風此邦深樂此廟之成有裨於教事故書顛末於麗牲之石且繫之以銘銘曰

綱常之道天地為長暴桀自安乃萎而亡不有作者孰背以匡允毅王公儒林之望轅伏老矣逢時奮翮抗賊南荒死而不僵匪為公殃公忠是彰公有孝子蹈火赴湯以死怒賊賊戕弗傷彼亦人爾豈心無良負屍華輿公歸故鄉昔在咸和則有成陽文忠子孝爰植綱常公後千載於下有光扶衰振懦天舒地張流下世世功昌可量維是忠孝天道所昌百五十禩文孫載揚新建有國旂常有章勳在華夷道行巖廊有積

斯發孰非公祥增城之壖有廟將將遺民爾思享獻無怠我勒貞珉風教所坊凡百臣子式此宮墻

碑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忠義

縉紳

屠應埈

太平寨忠義廟碑

史埈曰休哉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幽罰不濡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被羣

動功洽後世所以導物開化經世軌俗者遐乎莫之敢忽也　高皇帝剪毆胡元昭莫華夏而燕朔諸州喪淪武越既首褒元忠臣余闕及殷祀先代休烈懿臣率修天常茂建人極自是十年來朝有批鱗之臣野多死綏之士雲蒸霧變與世同揆至皇哉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已　皇上綏文詰武萬宇和洽恩十有五年侍御金君敷華奉命按織輔諸關軍事[illegible]遐御憑阨選覽于是慘焉悲曰是地也用[illegible]胡分裂強虜豈無干城蹈岳扞外勤內甘死殉節之臣乎豈無膚鋌痛脊袒刀決背楚部膺堅致命不二之士乎此曰不錄以勸難矣于是疏建忠義廟于沿邊四路以分祀死敵諸臣而是廟隷之太平寨云廟祀官周朋而下若干人博采羣議允若輿望奬義貞度庀物稱勞不踰月工迄成介使者來徵予記嗟乎嗟乎夫王教之作也始未嘗不飭終以玩也匪浚則湮弗植則仆恒度而時振之故操弗倦而人靡有匱已自

夫教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恥于是懷二心以事上忠義之道鮮焉故危言色厲氣溢于平居而儆塊恐詘靦顏苟難夯睇則鷹擊豹舺無少下趣預危茹詬豕鼠突竄者衆也夫大同遼陽謂盡非朝廷素訓之卒哉蹙曠悍肆外靡禦寇而亂內訌居若煦煦餔驕子其終則豢虎而假之翼也豈其性誠異哉狃乎勸懲之未盡漸靡之習非也是故狃金蒙革委誠敵愾者將弗知聞而嫈姍選愞于雕罔上者或登大僚洞膺達

馳元隕弗懲顧死不得以蒙澤其全軀保妻子之臣從以議之嗚呼難矣難矣斯廟之建也崇死以詔生樹往以表後是不足愀愀勸乎堂廡枚枚望之翼翼而翬翬勇夫哲士過者欷噓沾臆其否也未嘗不頷蹙汗顏軀疾以睨也嗟乎嗟乎人之生等死耳其延促于世須臾也貪夫徇生苟縮竦讋自靦恬然久矣生爲游氣死爲萎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徇義守死潔身氣蒸霜雷騰虹薄星閼斯嶽嶽酸鼻撫膺故義

士不忍須臾之久而易萬世之名不以同盡之生而喪吾弗死永存之氣夫今而後可以瑜也戰陣不果不可謂勇封疆不守不可謂忠纍職廢命不義之大者覩于斯廟可以知恥矣予既以廟事文之碑復爲迎送辭三章俾祀者歌之侑神焉金君名燦予同郡人具弛張之才今之名御史也後世于是乎覘政矣辭曰

振金兮交鼓醴湛兮蒸俎雲馮馮兮莽蕭蕭靈不來兮日將暮瞻靈兮鬱紆竚繁會兮九衢靈冽冽兮抗旗班白馬兮朱衣緊遥望兮平原怒目冏兮頳顏掺長劍兮控鳥弦天窈杳兮日晝寒陰沙零兮夏雪冰鱗鱗兮夜波合

大時殫兮勵兵後洞扉華兮首身裂揆者武兮又以忠感靈對兮神愈雄怳昭朗兮旋故宫光有儼兮氣靡終來繽紛兮御華宇冷冷風兮又以雨騰虹爗兮雷填填天聲飛兮土爭怒

倏既假兮惠成猋遠逝兮揚旍橫北海兮歷幽雲都恒霍兮偶列星歲事秩兮爲民正殪讐虜

兮振靈武徒皇皇兮植戈以舞

汪道昆

敕建愍忠祠碑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侯嬴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率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

生何當路方脩㳺公尋爵公平賊先是廵撿劉
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
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㓕
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皷之進獲俘者五
狗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軍中皷之進賊數謂
官軍怯亡鬬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鬬諜者
謂賊張甚㝎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
亾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
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皷將死綏業

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皷之進左右軍遇賊
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
當賊鋒開弓射殺二人刄一人死公脰脇中槍
者二左脅中刄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昪
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慨自投井中保母出之
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㝎未即知脫自
太學來奔㝎未即至母第自决其誰歸主喪淑
人以爲然乃彊食塞至欲淑人絕口不納水漿
所親率以太㝎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

請淑人曰適子曰噓敬長矣凡諸㳺仰敬任之
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道死而父死
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率不食越五日死部使
者遄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
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祀周節愍同贈
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謚祠嗟乎公
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也淑人㛐㛐其
撫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嚼然與首
陽爭烈即女丈夫無論已乃今列在祀典廟介

郷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
式即田夫里嫗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
抑亦赧然汗顏俀倀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
年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諳在李
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
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徇難
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頋予不
佞亾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麗牲
之石且爲樂章三関授升歌者肄之其辭曰

旌兮騄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倘閶闔兮矚九州翕歸來兮棲故丘要巫咸兮歌且儛把瓊芳兮懷椒糈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兮愁霜冽藉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翩翩兮來下陳上尊兮楹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鐘采連理兮木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慅慅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禰濟河漢兮吹參差乘回風兮駕修阻願終老兮河之滸操稾籥兮陰陽叅太乙兮平章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義烈

費宏

桂氏義僕碑

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叛卒戕將領及其巡撫憲臣知罪不可赦脅親藩爲之請詔貸死疏一日三四至變且不測上命都督桂侯勇爲元帥以鈇鉞往鎮之衆方洶洶視鎮城如虎穴都督既佩印礪兵秣馬率妻孥治行無幾微憂懼之懷顧獨念平居未嘗畜死士置帳下緩急無可爲腹心者步庭而嘆者屢焉其童曰全勝曰彪曰錦曰麒曰俊者奮而前曰國之臣家之僕分雖殊心一也主翁爲天子元帥能忠於國而弗愛其身僕輩乃不能忠於家而忍負其主乎況犬馬受豢養之恩猶知報焉僕輩肯犬

馬之不如耶都督聞而壯之遂與偕行既至鎮叛者疑未釋訛言王師且來屠城相煽以亂事聞下廷臣議議必剪首惡以除禍本得其主名若干遣文武大臣率禁旅及隣鎮兵凡數千將臨城取之然宗室懿親數十百佗民之無罪者數十萬皆雜處城中崑崗之火難有不容以輕縱者主兵者約都督以計擒之全勝輩用其主命協力取郭鑑等十一人尸於幕下逆黨股栗城中爲少定初議首惡既得即班師主兵者未

之思也又僣擬將有事於鎮城叛者復疑復亂
鑑之父疤子挾其徒徐琦兒五十餘輩火都督
門索都督欲甘心焉全勝持弓矢捍禦斉犯其
鋒彪錦麟俊相繼殊死鬭悉爲所害至裂其肢
體懸庭樹慘不可言曰驢兒囘子喜孫者全勝
與彪之子也皆見殺如其父慘逆黨憤少洩都
督乃幸得全葢一時之大變也然自鑑等既誅
向焉未正之法於是始正武夫悍卒亦知從逆
之禍卒不可免而有革心效順之機後月餘城

中人相率縛疤子輩獻于官無一脫者而邊城
晏然以靖謂非全勝輩仗節死義首爲之倡有
以感其心而作其氣耶當全勝遇害時都督之
妻田夫人及側室王氏皆被剸絶　上憫
之亟召還京陞其秩進舊階一等傷者皆厚加
優恤死事錄其孤兒全勝與彪葢已無噍類矣
都督惻然恐無以慰其忠魂謀伐石即死所鐫
其名爲不朽計屢請予請曰全勝彪錦麟皆非
勇族特因其孤貧而子之遂承勇姓而命之名

後則大同前衛千戸李英之勇於勇不過憫婬
之好耳今皆折生忘難如了之於安此勇所以
哀之而欲著其志節於來世也郎之戰公叔禺
人耻士弗能死與其童汪踦死焉孔子許其勿
殤又特傳其事載之簡册千載而下知踦名公
肯微全勝輩而靳于辭乎予惟死者人所甚惡
仰士君子猶必致審於熊魚之辨乃能舍生而
取義況求之厮養可易得乎全勝輩感王恩效
臣節不避艱險視死如歸可謂明於大義無愧

士君子之流矣夫一世爲短百世爲長故苟知
死義之爲榮而苟生之爲幸則有可以得生而
不用可以避患而不爲者都督爲予言全勝輩
死時其年皆未三十自世俗論之若以爲短折
矣然其身雖死而生氣凛凛後千歲葢猶不死
壽何如哉視彼偷生而苟免者榮何如哉嗚呼
讀是碑者其將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勵也夫

賢能

霍韜

賀教授去官碑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浙之麗水巡撫御史謂賀子不能尹送部渭厓子時視部篆覈賀子政績慨然嘆息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訥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子木戇介遜人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戇近樸樸故禮不縟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渭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爲也禮不縟所以崇質也俗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衷乎也古之道

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遑也寔巧承要人順涎滄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渭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戇也可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勑身式而遜也可以愼德行矣往不能尹自今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諂辭其對諸生無詸話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戇也猶昔也節饋不通見贄不納推財則貪衣布戲栗空如也怡如也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要官如震焉蹴踖如也遜也猶昔也乃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弗可知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餘貲如賀子黜凡今之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污者黜潔者進猶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污者何懲士何勸焉渭厓子曰雖則詘黜也然而天下知賀子之詘黜也寧少也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

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羨焉今之污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蠅蛆耻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感也渭厓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詘黜矣不感感斷可知矣

韋布

徐渭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

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㴑東西南直隷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皆設守出鬬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尹嬰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耿大江蹈

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鄙儜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尹昔孝娥延笄綩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免所被髮亂流娥孤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傑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攖鋒世將乘戈何况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敵宇崇功娥江之涯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貞姜

縉紳

宋濂

麗水陳孝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蚤夭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

林嬰末疾妙珍刲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偎偎如有失賣衣裝浮屠氏作諸禳禜事皆不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𠻳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存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燃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刲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

夥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呑紅藥半丸
呑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
祗時空中雨墜玅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
覆之者玅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綫長
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
所見玅珍懼乃擲杯玟卜於神遂俯身拾之而
肝忽出懸亟刃之寘几上爇香自誓云大母倘
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
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玅

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剸鉅甚幾至危殆
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煉紙作灰傅之玅
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
玅珍造塔瘞之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爲優婆夷
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
者大明高復覆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
爲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
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黄某以其事
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事于
石云

象教

縉紳

龔向高

重修大龍興寺碑

咨開聖人載起肇禎歸五嶽之城帝業克昌景
福叶萬靈之貺故劒授神冶上皇解佩於山靈
夢繞赤蛇大佛開祥於長壽若夫丹陵瑞啟三
河白水嘉生九穗巍巍蕩蕩丕答成功鬱鬱葱

葱獨鍾佳氣凡以天開地闢遁理于黄中虎踞
龍蟠茂膺乎赤紀惟聰命而亨天心迺受圖而
嚋祀祐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握天鏡以
通寶筏迴地軸而復金繩手提日月於迷方力
拔乾坤於苦海誕靈縱睿苞襲函夏之光華接
統膺期攬結方輿之雄秀洎八紘靖謐四極和
寧洞劃石牛舍開白馬爰從中都建大龍興寺
其地首諸夏以控天邑總環瀛而號月畿三天
握籥于横禁八部畫岡於指掌偃臺剎構佛址

宏開鷲華巷若鳳之區虬鉢下潛龍之境引太
虛于玄鍵遠蒸萬骨之雲煙潞元氣于丹楹近
簇二陵之風雨營功諧幽贊技彈絕羣嶠閣藻
百營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於乎休哉緋宇薦
靈于譙亳玄房佐祉于岐豐矣迨我　英
宗睿皇帝闢紫極以登三彌恢毅業　孝
宗敬皇帝繼黃離而乘六丕恩鴻恩聽龍象于
炎崑渙綍綸于福地錦繡重披寶界雲霞頻麗
銀庭營念五鳳七麟會肇王基于舊跡千秋萬

歲或遊覓夢于故鄉而物力方饒周澤維渥故
能起雷霆于指顧囘蛇蠖于騰飛芝楣桂棟俄
盈既燼之墟龍變螺文復見維新之象何期勝
地不常刼灰再熖祇樹香沈于幻鳥率陀影散
于空花四照枝殘醉象攬藤蘿之月三華葉爛
毒龍沈舍衛之城縣正嘉而來歷八十餘禩則
詹御史士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驥千先後圖
之大殷甫成羣工未輯徒存丹雘何取藩垣又
二十年而庭鞠茂草法熄殘僧凡在顧瞻無不

愴歎屬今　皇上之御宇緬先德以興思祥
遡姚墟銷支祁于泗水禮隆原廟咨神鼎于淮
瀆慎遴守土之臣肅布康哉之政時則有張郡
守大孝從董兵使元學議再圖之而郡丞馬協
則駕徐應麟蔡鸞周承續司理趙弘道咸預經
營郡丞實綜其事謀僉同于羣策數更極于百
年大開覺路于明幽共唱慈風于法俗節鳩竹
馬鷲香闕以披華玉縱珠纓望鶻林而布地縣
是績往因于未斷合大力于幾成虹蜺通雙殿

以崢嶸八龍忽涌星日絢重廊而隱現兩鴿齊
飛鴛尾促魚鱗增瓊垣于下麓鶴軒疊鴈齒敞
笏室于中巖蓋將揭慧日以耀昏衢亦復灑法
雲而清火宅爾其星幢輝于羽仗魚梵雜以嵩
呼曇雯迎劒佩以凝華鬢綵結簪纓而圖色蹌
蹌陽馬之巇恍趨規地戛戛鳳鳥之唄疑接中
天則嚴威儼若朝廷悃欵肅于辟士若夫庭俯
喬松牕含遠岫瓜判華京之沽稷蚌蹲渤冰之
崇隆噴薄陰陽之氣於亟閟之年而斐斐寐遠

登抒川岳之精于方通之候而巙嶁盈襟則峰
標欲界之偃都天挺明神之宿宅又若仰斗霍
之重華拾天花於玉雨挹紫雲之異彩競界線
於金舖亦宇第一山入微塵而不滅瑶文無盡
藏鎖刼石以靡窮又若聽故里于新豐恭承衆
梓譜擧華于初地悽動松楸閟　先帝之
經營慘創守維艱之會緬仁王之啟翼追天人
罰與之符則投戈而棲意慈林　高祖所
爲寓神武于不殺也撫遺而遊心豐芑

列聖所爲寄無念于昭兹也嗚呼慶鍾長發則
繼明襲嘉而兩丨之傳日永神應遠期則重熙
累合而百神之護彌周葢先天啟籥嘿葬玄扃
後聖函靈陰符帝脉此諸君子所爲臨彼岸以
褰裳悲化城而反袂報初禎于功德昭申命于
聖神也繇斯以譚祝釐之典尚屬具文飭蠱之
思猶然末事豈與夫掇屑者之金供伊蘭之饌
添塵尾之逸風披虎溪之勝韻同乎哉至於刼
度羣品盡出幽厄萬感咸通一思必應則真如
能事姑不論焉役擧于萬曆三十八年歳在上
章閹茂肇維初夏落以秒秋廼作銘曰
乾函萬籥坤軸九維靈氛葱芫嘉祉葳甤崇因
効法上聖膺期日懸大覺天度羣迷鰲柱斯標
龍宮俶奠如鷲于嶠如鹿于苑花雨環纓形雲
拂檻日月法燈風雷魚梵爲我摩尼斗極皇皇
爲我祇園楚甸章章忍亦弗界福亦弗堂三吳
維左荆汝其陽江流漫漫淮流潩潩孤山巋巋
鳳山翼翼是名淥池是名方石度亦非航阜亦

非錫蓮花寶慁貝葉龍文天與如大佛與如尊
蒸蒸法力消我刼棼形形法宇食我德芬
列聖有作爰清燬宅我　皇穆清嘿軫
人厄二三力臣式我顓畫奉宣睿謨還我赫赫
神謀于新[illegible]詎曰力能而醻國禎詎曰
偉觀而重國根以歸帝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
慈雲不飾其然非空其飾非色羣力則共羣心
則式神武聖慈乃見天則

陶望齡

勑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

覺皇之教垂跡以照本懸象以開法示身現刹妙旨斯炳故圓功臻極則雜華超居於他化至理絕詣則楞伽寄談於靈嶠蘇斯言之混萬流齊衆味至博而不得其涯者莫踰於海故毘盧遮那普周之理倫焉齊風霆濡日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莫踰於潮故圓通大士還聞之機寘焉然則白華淨國見居梅子之岑海岈琳宮對峙寶陀之刹可謂義借名遹理與象融者已勑

賜護國鎮海禪寺者觀世音菩薩道場故所稱海潮庵也天門右闢寶峯後擁素濤萬里東臨娑竭之營窟金沙千步前屬瑠璨之階道萬曆辛巳有楚貞融法師者字大智來自鏊華府禮菩薩遂卓廬於光熹峯下把茆粗營海月照頂一衲纔俺山鬼彌深法師嚴淨尸羅精勤禪誦喬嶽挺其孤志氷霜凜其雅操結跏而斥鷃巢榛持名而化佛迸齒蘭馨谷中鍾徹宮表居及朞月聲滿四方伐薪汲水羅黑白之英秀航金

[illegible][illegible]稱東南之輸灌遂以明年仲春始剏圓通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妙規摹宏朗百礎嗣作雖法日就傾而道風彌扇名聞內庭發出中帑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賜銅ㄙ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殿安置是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大藏導以寶旛是以有華藏之樓明年復遣御用監太監張貴賫送滲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中官護建之

至是落成宸藻既頒天枋交煥於是茲山內外二院之稱仰同於兜率亦猶東西兩林之寺角立於匡阜也望齡嘗緣母疾皈禮名山瞻化樂之宮庭詢智師之躅跡喟然嘆曰自予行遊京都徧歷梵宇壯哉觀乎靚茲鮮矣而杳問碑板尚缺記文願竭心思遂忘謇陋已而嘉名肇賜聖澤申重虞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動於海表秋蟲微嚼衣被聲光亦有述云爾詞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筆滙出沒涓滴
大壑何異鑿空粘天倒漢全海滙中至道無私
小機自物保此一微擯攘濵渤湛生罔疾善逝
興悲逝哀衆藥競走羣師積藥隨宜諸方異說
選擇圓根如鍼蹈穴色香腥徧觸味合知意根
沄沄五用不齊十鼓遥闐千垣寘度幻泡消空
海天得路塵消聞復六根反源爍迦羅眼横開
頂門眼聽還親耳觀元徹現法界身見聞解脫
生盲長夜鼠壤蟻封菩薩任處鼇死蛟宮衆生

蚩蚩有耳如聵菩薩演法潮音滂湃朽宅嬉遨
酖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生善鐵蓮離淤縞衣
上湼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觀雜華五位齊彰
須彌他化蹟現殊方又觀如來與大菩薩於楞
伽說離舉援法良哉大士慈悲自在聊劣衆中
遊之雲海飈馳山擊銀濤浩然竹林梅樹遨矣
無言法付人王事資戒德海岸沉寥禪棲凡祥
英英智師厥產荆潭鴈門帔領踰海南叅萬善
凤薫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瓢笠始宿
耋芬旋榯屠穢等制蝸室同慳帝館䮾娑天宮
忉利渠渠黄庭告成輝揚道風遂聲聲聞于天
金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大榜有赫二甘
露門齊開海國佛化何根皇仁靡匱血氣之倫
施以無畏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窮髮敢不
來歸菩𦬊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翹誠皈仰

邊功

縉紳

康海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夫豐功鴻勣非淺計慧算能建也。故鬼生獻策
於西京。克國洮慮於菟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
之能成也。明興百七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
周所希覩也。而近者猾虜襲套。附邊之民歲被
驅掠。武宗皇帝奮武致討矣。而虜鋒未
挫。今上嗣大曆服。於是以少傅兼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起督軍
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徵還闕庭。詔起兵部尚

肅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為嘉靖丁亥虜復入寇
公曰嗟乎茲不更則吾不謂令不更則士不奮
虜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因以我為怯也今不預
為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卽甘為非勇
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扼塞訓練
士馬廣具餱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繇花
馬池及小鹽池拆牆而入癸酉抵鎮戎所操守
指揮路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値中軍都指揮李
佐泊都督鄭卿參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

統正奇兵至虜懼分道北奔卿等至細溝追及
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級所獲馬匹器物無
算虜勢漸潰諸將復依分部追至哲思溝又戰
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器物益多是夜
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而取
寧夏總兵官抗雄巖督參協等官魏鉞沙金遏
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嶺拔兵
待虜虜至與大戰斬首九十五級値指揮李英
千戶王縉徐堂各率所部喊殺虜後聲震原野

虜益大恐乃四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
五羊坊諸處會雄統鉞及參將苗鑾夏欽遊擊
將軍李勲守備都指揮楊和迎虜剿殺已斬首
八十三級馬匹器物弁青羊所獲益多不可勝
紀而墜谷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不在是算
殘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深計
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
藩臬諸君子奉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
言兵備副使桑溥練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

今日獲功官軍卽前日楊公簡練將士謂成功
有自尤非謾語傳所謂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者非公之謂哉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
者又有操守指揮仕傑李英符深云地方士庶
咸請刻石以示永久葢欲誦說　天子神
武聖文知人善任王公克綏厥事奏此膚功揆
之古昔雖孝宣之任充國亦能加也海觀茲休
盛寔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
惟皇建極萬邦所望耀德遂古比蹟周商蠢茲

醜虜膺攸靡常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遴
才選士其武湯湯起此元老欽甫趣方匪紓伊
教令不易行我士用啓時維鷹揚天厭胡驁欲
遊其狂我馬既同何需不臧殪此羣醜細溝之
傷進及哲思益仆且戕返則偵閼往顧速亡青
羊之殲遂至五年殘胡宵遁號跳慘憺仰聽神
武如雷如霆邊民悅懌方內富强大小稽首頌
聲載颺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患既殄
內治彌康大夫君子盍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

戎行長子是任淺慧是防翊我　皇度于
虞有光敦彼古昔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勿
怠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抹
馬厲兵欲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
畫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悉定七月初寧夏
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

定邊將軍張鳳王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當
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
官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己卯虜豯定邊
乾溝劃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
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
文率所部參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
戰於會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
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軍李
勳守備陶希皐可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

半個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可按兵截殺
二城無事海剌都鹽池鳴沙洲石溝可安堵矣
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
衝伏兵盡起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個城與指
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
獲鞑馬一百三十又二甲胄器械衣物一千九
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參將吳吉守備戴繆遇虜
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鞑
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

副將苗鑾遊擊將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參將史經劉潮分布茸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斧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鞍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故海剌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雖具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閉門顧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秣馬厲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

捷蓋惟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攄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爲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後謂爲再見觀威寧細溝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以予撰碑敘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周心弘化綏萬邦內治既洽恩被邊防惠德有資排義必匡蠢茲酋虜潛蟠幽荒教既未逮蟄亦無猖元臣若德逖惠厥常盤據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戒戕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既臧乾溝亦襄大舉反翺鼠竄惟襲恭惟神武所向必創況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屛猶狂稽勛考勤咸協否臧元戎丕奮參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夾毗是惶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張時徹

平白草番碑

川蜀錯氐夷而治其族類以千百爰有冉駹之孽曰勒都曰效甘泉白土二鄉之地而有之是謂白草番始也剪之不力積有積育乃稍稍招聚逋亡乘間攻剽以患內地守土者莫能兵也歲以金帛餌之至則須與馬將送卹貴官人而餉

肝飲血者自如也。既則大痡。乙巳冬。鎖鑰弗戒。遂攻爵關壁。屠殺戍卒。肉提督官與其妻子。擁衆潰入。燒掠無憚。我兵扞之。累有挫衂。遐邇震動。守臣以聞。天子曰。噫甚矣。虎咥於市。[illegible]發於獨。將猶謂弗棘乎。乃勅曰。咨爾巡撫右副都御史張時徹。致天之伐。其礪爾戈矛。時爾[illegible]將。設策規方。親履戎行。以賞。罰。用命。不用命。爾巡按監察御史袁鳳鳴。其申而誓戒。飭而紀度。協謀於撫臣。共命。以聞。不共命。以聞。爾都督僉事何卿。往總朕師。或左左。或右右。爾則援桴而鼓之。否。則。用。鉞。古有之。將死鼓。御死轡。爾往欽哉。又申之曰。斯天之驕子。盍先諭朕志。俾克悔禍。弗率。而。後。兵。之。諸臣奉命惟謹。乃往諭天子威德。反侵與掠。繫獻渠魁。我則貸汝。渠謂我實恇怯。益用鴟張。奮其爪角。我乃決策。進攻。大兵四集。遂籲衆于庭。以議軍事。或曰。此天險也。丹壁削天。荆榛載立。蟻附而登。跛前疐後。卽數夫禦之。矢石交下。我軍且虀粉矣。或曰。關之往

事。益屢有征誅。率以兵脅之。謗而與平。木有窠逆。番咫尺之地。傷其草木者也。今欲戕虎豹之穴。以與豺狼搏。寔惟危哉。余乃誓曰。足胡然。是不有天子之劍乎。我。開。師。而。爲。州。曲。爲。老。今。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有。制。勝。無。制。蔑。弗。克。矣。自今。有。妄。言。沮。吾。軍。者。斬。而御史與都將實同協厥誓。乃分布方略。曰。都指揮丁勇。往隸石泉。哨軍兵六千有奇。汝則統之。曰遊擊將軍龔鈗。行隸壩底哨軍兵四千有奇。汝則統之。曰遊擊將軍曹克新。參將李繼武。其隸龍州哨軍兵三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孔仁。守備指揮耿世其。悉斷諸要害。遏道轉餉。以濟諸營。曰兵備僉事陳乙。汝其躬馭戎馬。調度非常。曰參政朱宜。汝其經理餉秣。毋乏之軍興。曰副使翁溥。汝其紀驗俘馘。毋濫毋蔽。曰副使胡鳳翏宗周。各愼固封守。振揚武威。以遏寇援。又曰。心戰爲上。力戰爲下。其。曲。慮。廣。畫。奇。正。相。參。張。疑。夾。攻。以。分。其。勢。而。携。其。心。毋。使。寇。致。死。於。孤。軍。令既布。乃以十

有二月庚寅進兵轉戰連日未入其阻戊戌會
天大陰霧咫尺不辨都督曰可矣乃率死士踰
枚先登我軍且起且仆緪引而上遂奪據走馬
嶺蓋賊所恃天險者也既而霧收日出賊乃盡
銳攻我都督親鼓之人人殊死戰良久賊衆失
利稍稍引却我乃結鵶鶻營甫定而日已晡矣
賊復聚而來寇矢石雨集我乃堅壁死守以強
弩乘隙而射所斃益無算自酉及寅賊方敗走
于時彼險既失我軍益奮而諸營亦踰險相合

遂分兵四出擊之百戰百捷不驅而鬪日得其
牛馬酒粮以餐士因用降人爲鄉導破竹之勢
迎刃披首盡搗巢穴而犂其庭即殲孫之所宮
蕩無弗窮焉厥有稔惡之魁曰今保曰兒伯計、
曰黑殺、曰撒刺、曰白石、皆次第縛致轅門以正
厥罪凡攻克畨寨五十有奇夷毀碉房四千八
百七十有奇斬首一千有奇俘獲五百有奇其
餘逐北墮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殫計乃若孱
弱之未殄者莫不膽怖魂褫頓顙哀號曰是魁

也則然昔既伏其辜矣我罔敢須須頃所忽息
以衛疆圉惟所使之矣余乃謀於衆曰兵以靖
亂亂苟靖也庸可究乎且佳兵不祥盍已諸乃
下令能兵諸降附者皆待以不死而貰之賦而
歷歲羌所擄掠內地男婦望風奔愬皆錄其氏
籍釋而歸之遂以捷書上於　天子川告
成事云於乎兵凶戰危聖人所慎而況犯其所
至難者乎語有之曰潰疽雖痛勝於內餧言利
害之較也以彼夷醜而狼戾以逞妻奴我民廪

庾我民牛羊我民日熾而月豐憯莫懲諸豈直
如癰疽然哉而猶恐於一劍之割何也乃今疆
徼寧塵遺黎帖席歌舞太平以共戴　天
子休德郎有亡矢遺鏃之費孰與爲多寡哉予
固直述其事刻石以告諸來者故其辭無所文
致云辭曰、
於鑠王化無遠弗屆靡惡不痡靡善不育際天
斯覆極地所畜來享來王交脩重譯蠢爾氏羌
敢行負固種茲芑孽連逆日聚曷耕曷藝非貢

弗賦烏衣烏蒙弗驚弗布民有居室焉則燬之民有婦女焉則汙之民有積聚貨之漁之牛羊雞豕或刳或携凡我編萌疾首撫膺守臣弗圖莫克以兵如彼養疽日頑而癡方命作昏胡惜其懲歲德在蛇擁衆稱亂劉我戍卒磔我武弁闢壁既陷內地是踐誰其扞之四境告變守臣實傷聞於　天子　天子赫怒鞠我師旅孰秉其旄孰振其紀致天之罰俾有寧止羣臣祗命往諭威德誅止其魁脅從弗極順則用貸不

順斯殛若罔聞知鴟張頷頷曰甚矣是不可赦乃誓于師乃社乃禡甲士虎奮旌旗雲射攻用吉日以龜以卦我武既揚彼勢日蹙既拒其吭遂涉其腹左左右右奇正相續擣厥深巢勢如破竹或擾其旁或斷其後爪牙就馘渠魁脅授昔也猖猖今也貿貿仍稔禰壽天命不又兵以一萬期以五旬大憝克殲薙彼荆榛株不再蘖師不再陳風水作渙雲雷亨屯餘種與類哀我活我遺黎迎道父我母我食則斯食寢則斯寢俾作之游易惠之般雪山無氛黑水不波他我耕犢棄我干戈有室有家式謳式歌誰為此者比績山河余曰何有惟將士之力將士曰否維　天子之德　天子不居曰寔獲佑于皇天上帝若宗廟社稷是用作文勒之貞石

田汝成

征南碑

皇帝承運文宣武諡宇內熙皞兆四郊以崇天

建　九廟以尊　祖于是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作明堂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廿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濒行會有黎氏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徹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　陛下憐而納之　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迺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邊務以需大衆蔡公

備麥賢豪參謀苗簽石左參政翁君萬達實總
其凡廼圖山川發間諜㨿要領峙芻粟礪矛鎗
選偏裨練卒乘義問罪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
交人聞之大懼登庸披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
先臣黎氏之陪隷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
皇靈剗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纊之晨
爺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實爾姑守之
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逖匿國人周章索臣
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實是不共

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民使不保也臣不
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耋矣復
以觴臣之子十有一年再眥遣使款關而關令
嚴不敢破方物敝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忿
予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
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
臣之子死罪死罪第黎氏怨亡而國人謬擁避
跡無所若臣違道以徼之安能變如于再世也
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薄錄之登獻闕下惟天

朝廣分事閫 皇帝若曰咈哉豈其佚罰
以綏我師其往蹙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諸軍勑曰聽以
軍往即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廼
勒兩粵勁士分為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
翁君萬達監之參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
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泫將右軍僉事李君文
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為三軍都指揮胡君紹
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

左軍副使鄭君騏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
副使張君絅監之而幕府遂移進止機宜則惟
翁君與焉于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鈎
越棘狼纛鳥章之士佼壯介象雲梯樓船之具
莫不嶽嶽從從麻列蝟合箕張翼舒鬩鬪乎桂
海路籍乎炎徼矣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
使疊跡輳門攄祼哀悚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
為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
彿于斯乃見烟抱登庸頓首敬詣轅門廼敬鎮

南之關莫能與抗黃旌陳兵森扈登庸跣囚首
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狀圖豕
陛下不發乘幅咫尺縲牵而封之縣首藁街以
昭誠不讓是　　陛下以不忍羣黎之故而
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
魂魄飄喪僂僂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
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
之情殽覈之狀繪圖不足以爲獻剖心不能以
自明惟　　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戶也

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
覆育螻蟻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先朝所錫金
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
闕下以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
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爲邉帥征之天之
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之解組而還之按
兵不進以狀聞　　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
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
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携
馴至夭絕莫氏宣力北戶安堵朕亦嘉之其革
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
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颷馳
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
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
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典
也汝成嘗以藩臬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憝其
勞而今欣其訖也迺述而銘之曰

粤有交州蕞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
遠略迺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
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邉慮　　大明受
祚陳氏奉寶　　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
賊逆毒蔓雕題　　文皇征之桔戮鯨鯢索
胤于陳絕不可得迺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
叛詐擁陳後　　宣廟慈弘包荒弗扣錫爵
給印樹爲藩邦三葉而隳遂覆厥宗莫氏承之
諸裔膺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　　皇帝赫

怒濵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離披絳武經文維
兩司馬蹻蹻元侯在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
明顯用翁君康信以匡鋪敦義勇膺搏虎奔朱
鼜日麗玄甲雲屯播令甚之倏如畦蝣薙鞠載
詢蒿武不究交人開之家家嘽嘽傾巢舉落俯
訴仰干蓬跣縈組蟻伏而進順攷牽羊請同見
槻匪寇匪篡庶幾有辭 皇帝憐之遂以
德來乃剖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吏輯我龍編
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燁燁

大威昕嚏而在藏藏天恩含哺以載如春之育
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
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
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
銅柱又何足云

林大春

平蠻碑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于殊域德被
方夏上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
賓服其鳴鏑射鵰之長雕題露紒之國梯琛納
款奉職貢於朝者不可勝計況乎六合之內五
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厥志惟是深林
大澤之中時有藏垢納汙負險爲固以苟活於
蕞爾者有司者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
民民甚大困於是夏官尚書按圖稽覈戶口之
數上書闕下謂南有猺嶺自秦屬南海郡故稱
沃壤編戶之民採山爲茹釣水爲食至終其身
老死不知兵革吁吁喁喁日蕃以息乃頃者守

臣言田疇多蕪穢不治人靡寧宇戶異其處膏
塗草野血流川渚蓋已十喪而五矣推原本始
則以黃巢不硜大節諸冦積歲爲之蠹也桂嶺
之屬是爲古田亦桂林象郡之奥區也往自先
朝縣沒於賊竊據垂八十年或議棄而不守以
爲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煩中國也而或者又
以時屈鮮任事不二之隸爲解奎罷盜府庫戕
大吏之罪而不問臣竊傷之夫九真內附珠崖
外逃斯往事得失之明鑑也惟我大朝幅員方

數萬里咸正厥鈇柰何遂棄古縣於遠以紓
夷臣愚以為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宜指
除以清北戶詔許之因特晉廣右撫臣以新安
殷公正茂為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遷
節制兩廣軍務兼撫東省為罷東省撫不設云
先是兩廣頻年用兵而議者謂莫亟於古田及
嶺東諸路迺先後鎮巡諸公與夫境內縉紳先
生之在都下者咸以為言及李公到鎮復與巡
按廣東監察御史趙公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李公良臣[illegible]中明之至是本兵乃立主其議
以贊於公公因得以便宜從事以隆慶四年夏
秋之月始事於轅門下令曰今日之師奉天伐
罪將以禁暴止亂以惠安元元也諸將吏從東
西行者有進無退其不得賊者無還有不用命
者罰無赦於是東師則以遊擊將軍誠立將長
樂之兵按察使張君子弘監之以參將濠將程
鄉之兵副使江君一麟監之以總兵成將郡州
之兵僉事楊君芷監之而以戚總其事專理糧

餉及紀驗功次者則參議許君天琦也西師則
以遊擊將軍山都指揮僉事龍都指揮僉事國
賢將思恩風門蓮塘之兵參議龔君大器監之
以左參將應甲右參將世科將三門龍坑之兵
副使鄭君一龍監之以署都指揮僉事鳳翔將
都很之兵副使應君存卓監之以副總兵崇文
將總甫之兵副使邵君惟中監之而征蠻將軍
俞君大猷實總其事總理軍儲及分理糧餉紀
驗功次者則左布政使郭君應聘參政柴君涞

僉事金君杜也當是之時與師十萬飛芻千里
旌旗蔽空烽烟相屬蓋巳先聲而奪人之氣矣
迺公復往來於蒼梧肇慶之間相度機宜指授
方略羽檄交馳朝聞夕發於是破鳳凰洸潮水
斬西賊渠率黃朝猛韋銀豹等以殉得村柵六
百五十五處降人率數千斬虜一萬有奇東攻
黃巢、擊石磣、襲大節、生擒賊首藕繼、曾魁、杜
高山等誅之尋又乘勝出奇南走東坑斬獲曾
朝元等於海豐之界破巢五十斬首三千其墜

落㬎塹堅谿谷中死者無算益自兵興以來用兵何啻百戰而擒兇授首十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之力為多論者謂其有伏波貴烈焉師還李公疏上諸將吏功次詔加爵賞有差於是張君廼以李公之意道著林子請紀其事林子曰予襄蕤備兵蒼梧右用之役吾其與聞之若夫搦嶺之捷即今之得於將記者其盛詎可以不文辭辭曰

於惟　明德既成武功統壹宇内六合同風奄

有百粤遂荒大東桂林内拱南海朝宗馴至中葉運撫熙隆古縣淪沒蛇虺為官亦有妖氛近集海邦如鴆斯啄如鼠斯藏我　皇嗣統軫念遐荒司馬叩關義激中腸　天子曰洛咨爾封疆念我舊止幅員既長云胡不弔恣彼猖狂錫爾節鉞我武惟揚既敬既戒群醜于襄臣拜稽首　帝命爾將敢不矢心告成于王東征西怨大旱望霓貔[illegible]用[illegible]時驍驅電發羽檄星馳方略指授[illegible]

同心共濟艱危日惟憲使南土是依矯矯虎臣料敵出奇千騎鵲旗談笑而麾一朝克復久陷城陴殲厥渠魁脇從罔治黃巢大節以次芟夷豐狐授首狡兔魂飛西人歡呼言歸故園自我不見于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衻載芟載柞豈我思存於嗟　明德覆育元元無忘遐略永固雄藩於今始成嶺外乾坤　皇心悅豫湛露鴻恩將士戮力其肎辭屯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四夷賓服昭格於天松臺之陽瀧

水之濱勒此貞石敢告籌邊

平九絲碑

今上龍飛改元覃恩八極乃眷西顧底清梁益於是西川守臣御史大夫曾公省吾祗命惟謹既廣德意柔遠寧邇廼窮覽其山川攷諸圖誌周爰咨諏及于荒裔惟時西南之夷宅彼戎鄉倡亂稱王號曰都蠻流毒于江陽邛僰之間幾易世矣彼其據九絲以為城恃天險以難升而輔以都寨𡸴以凌霄自秦漢而後弗能殲也迺

在先朝屢勤將吏師出罔功頗愈益熾於是[illegible]
守臣部使莫不亹亹上書請與西南夷從事者
有詔悉聽便宜行之至是御史大夫乃以疏聞
因下巴蜀檄諭意曰　明與二百餘載德被群
生風行區外　皇上御宇六合一家自彼
氐羌至於北狄莫敢不來享雖虞格有苗周服
玁狁弗盛於此矣乃兹䏶茹負險爲囮下黷坤
靈上干天紀予其敢緩於不赦之誅咨爾將士
暨爾黎庶尚其與予同心克清大憝予敢弗敬

以奈於百執事惟百執事圖之乃與鎮西將軍
都督劉君顯及藩臬大吏二千石而下以元年
三月大會兵於犍爲之郊其年夏五月朔克凌
霄城下之虜蠻王以歸我兵乘勝長驅遂薄都
寨以六月既望襲破其巢因遂進攻九絲既踰
時乃下獲寶鼎二諸葛銅鼓六十有四獻俘闕
下　上嘉納焉先是凌霄捷至御史大夫
與劉將軍計曰賊據九絲以凌霄爲東藩都寨
爲左臂撤其藩而不斷其臂非長策也及都寨
既破乃分兵爲五以克九絲而以劉將軍之兵
衝其西故將軍郭成擊其南故將軍安大朝等
繞其東叅將張澤戰其北故遊擊將軍吳繼祖
等扼其西南與劉將軍兵合號連珠營逼蠻
場禾稼方登我兵因之爲糧既飽而嬉會積雨
屯霧賊守愈固我兵稍卻持之賊謂兵備弛可
少縱矣又會夷俗賽神因大醉諜得其狀諸將
從帳中喜曰此可擊也乃夜令傳箭我兵冒雨
攀藤緣崕而上至明斬關而下諸蠻大潰九絲

遂破時其年九月九日也是役也凡克寨若干
擒王若干斬鹵五千有奇其隧崕落塹堙塞川
谷者不可勝計拓地至八百里牛羊積聚金甲
之屬無數蓋自通道渡瀘以來西征之烈未有
若斯之盛者也初劉將以屯事坐論當奪將印
御史大夫乃言于　上謂將軍久事西南
宜可使過又故將成大朝俱嘗效力西陲乞勉
留共事許之竟以成功至是御史大夫復請如
滇南沐英交趾張輔故事久任將軍及係其建

城置守阸險通道設官分戍恤民興學等十事
上之又請易戎縣舊稱以絕戎心俱得報可特
賜名曰興文於是侍御龔公懋賢以代巡至嶺
南聞逆全蜀士民之意及故相大學士趙公貞
吉所為平戎詩序示予而屬予為紀功之碑其
辭曰
奕奕梁山作鎮西蜀惟王建國分為藩服產彼
戎羌乾坤並育豈伊異心匪我斯族憑阻為昏
高旗大纛歷代逋誅徒滋焰虐嗟我　先

皇矜念邊陲群臣獻計請事西夷我　皇
嗣統益隆撫綏　天語丁寧命將出師鼓
未成列首下雲陴擒王斬帥薄言旋歸繼勦險
寨孤壘岩嶢九絲壁立颯如風飄野無遺寇千
里蕭條云誰之功曰漢嫖姚朝息狼烟暮收鼓
角秋獮春耕牛羊露宿嚴城置守設官建學成
聚成都家給人足伊誰之賜御史大夫忠比諸
葛檄似相如三年通道五月渡瀘鳴金列鼎丕
著楨符亦有雄才為賦蜀都　天子錫胥
寵無於世身歸於朝將留于戍古縣更新易名
令制斲震岩谷澤流荒裔戎運告終華風永固
孰啟斯文欽哉命使勒此青城永光白帝

陶望齡

平播碑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駹僰濮落
烏蠻白夷荒忽幺麼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羈
馭咸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
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屈裂

版章以淪夷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
起洗濯腥穢包并荒遠猶取其貌恭閑而建置蓋
仍往宜今苟便民俗而已洎今　皇帝御
寓神武英斷威德醲鬯仁風既宣義殺時舉遂
殲誅夏檄倭梲強獷桓單弱參代順建旬始司始狀星
也　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梟嚚湮滅彝紀禍芽
惟揣以條以蔓夭椓姻黨遂延旰黎七姓五司
逢其蠆螫咸仰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
載胡遠獨遺　天子曰嗟播人子子予可

帑門令吏不應龍罝對逋伏抵娛不覺厥理用
干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　天
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諭往宥辟之迨至應龍
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　上指
褫爵赦死春夏煦養父敎母嫗惡梼驕息憑倚
慈惠長傲滋慝究厥兇狡遂迺放兵擾境逆犯
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幾
孽　上不忍爪甲數罝之覆用嘼噬此自
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　天子曰然遂以

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
成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
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
咸聽於李公已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
平民恇戈剏糒饟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
等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
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燒王觧便偏
隆痡引九股恫喝躪轢圖以怵將吏就懷捐公
因命之文告賊志果歧用緩濛入明年春所徵

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
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
以伐之推官折技先以南川兵搗官壩降眞州
進據桑木關繼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文
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惭賊大將郭通
緒突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擒賊國上楚帥璘
蘭茇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
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
抵于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囤下公命

按察使悌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歃血茹
涕責戰愈厲六月五日縱應祥兵破其郛二翌
日廣璘攻之城圮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
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
市夫播人竄伏蓁莽沉於雺霾不覩天地之大
日月之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刖劓舂斫束身淫
威蜒兕其酋不敢遌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畀穹
壤一旦更建城邑揖守令傷新膠庠猱梯砲穴
虎豹憑阻者皆劃削巉嶮廓爲道周莽施羅侚

谿峒君長震慴懲艾益祇刑怠　明天子
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示萬禩
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鋭頂
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
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
辭曰
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
肇興鑑先納土膺使寄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
歲獻於王稱爾干矛載啓戎行天命不滔妖典

德寡有孽爇房有謀於祉女戎勝晉禍水滅炎
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䖘搖牙噴毒笑刃
顛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邇命執罪人
歸諸尉氏拳梏就訊爲我縶囚既縱而西鵰隼
去韝白石弄兵射天嘷主大吏執言譸張其語
糾聚奸慝公相讙囂糜肉播人用以豢苗猱捷
其梯兎狡其窟再抗黠師兇窮罪訖邊人告酗
帝用憯懵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
李公佐衛厥肅維郭暨江方師未集綦城胥壞

公狃以斷俾疑罔害哀兵輓轂機沉色閒難知
如陰不動如山扢扢王師有來自東盧濮髳微
並以兵從師既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湫
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播聞鼓聲若旱始雷
拜跽扶携百千有伍有不用命乃斮以斧重關
嵯嵯若鶩若墜恃險與兵以卽顛躋殷伐鬼方
憊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釐維播在
昔陂池潦涔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蠻荒以
飽威淫今有四服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

役發韍韋衿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維千
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
逖矣西人我公自瞻

晉江何喬遠稚孝選

碑一

功勲

御製

太祖高皇帝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値元末兵興歲癸

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羣英於是命爲帥首凡有徂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亂之師首亦爲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師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都留遏大江兇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爲朕肘腋之患不服率兵四征乃命王爲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爲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士十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

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關乎王猶營東南外一舍拒彼援兵聞新附者叛寇追王營王拒守且戰鬪乎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

在人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持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閫之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羣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釁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旣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木陞並進徽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

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將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敗之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死其年維揚元義兵盡歸王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潰將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

師中途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為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鬬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繇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師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

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大半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為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征

不殆朕念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
壺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崤函直抵潼關守者
拒職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
歸大梁北下河內縣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
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
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
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
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
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
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疲
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口外餘民自是
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
惡之召罷北鎮息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
日染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疾終弗瘳
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
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
己酉葬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

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前慮精
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效若神明所至之
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
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
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
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迷偉績朕特親筆
生前張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
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石樹當神道歌
曰

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秘略兮
神機默溫溫兮兼剛秉旄鉞而徂征兮既出幡
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靈兮蹄疾旌旗烈烈
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戈矛燦爛兮精鋩
含之兮周廬星列屬橐兮比比懸傍刀斗聲頻
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彎弧力勁兮射欃槍
幾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前嘗摧堅撫
順兮我武惟揚

臣惟古功臣之薨壙有志墓道有碑禮也然

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爲之惟我 聖皇芟夷羣雄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不敏幸得同侍經筵欽覩御製不勝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左文淵閣大學

士奉議大夫臣朱善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待詔臣沈士榮臣孫大雅謹書

縉紳

宋濂

明勑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神道碑銘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上爲之震悼罷朝在庭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

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

徂聚觀于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
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
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開 上駐兵和州
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先
鋒 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
于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
涕流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
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
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

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
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
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
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
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衆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
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
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之悉俘其
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

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令大將軍右丞相徐公
達克鎭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
月再攻常州會有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
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
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
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
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駄沙冬十月取池州
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
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

月轉鎭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
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
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
援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
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
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
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
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
軍民無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
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
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搆亂
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欲震動命王往
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
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
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
去俘獲士馬無筭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

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
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
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
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
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
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
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
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

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
戰王遣火舟火筏衝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
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
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
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
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
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荆湖之地
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
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

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
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
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
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
西師次太湖僞萬戸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
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
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
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
兵繇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塡壍溝

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拒鬬王一鼓
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
上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
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
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
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
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
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
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

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
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
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
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
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
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
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
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

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刼其營其衆可
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
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
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
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
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
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
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
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

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州得疾而薨享年
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
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
伐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繇
其智識明而材力雄也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
之殊勲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
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
莊簡姚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
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

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沒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

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擬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于萬世以昭

聖　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王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飈馳霆奔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遁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煒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

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爵上褒三世歿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方孝孺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
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
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
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為請臣謹
以其事聞有詔俾為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
衰天下大亂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
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
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
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

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　高皇
帝有餞賜之勑其槩也有祭誄之文帝自謂與
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
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
以寵綏湯氏實行　高皇帝之遺志臣執
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
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
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
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
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
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
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
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智略
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
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
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
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

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為千戶時
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
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
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
盃泉又明年甲午　帝自取和州諸將多
滁陽王舊部曲傾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
兵聽命甚謹　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
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

李傅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
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脅怒氣益奮中山王徐
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師師縣東門轉戰城北破
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
克而守之丙申 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
山王取鎭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
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留莊七月轉同僉樞
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鎭守其地攻取
江陰明年偽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

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
艘馬數千匹賊勢爲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
癸卯大破士誠兵於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
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
左丞甲辰士誠弟偽丞相士信寇闔長興王率
步將吳福與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
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
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偽丞相周安等籍士
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 帝命諸

將伐士誠略太湖營於舊館降偽將呂丞相等
虜其兵二千馬八十匹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
降進擊吳江守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
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
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
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國珍據
台溫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困已震
恐王督諸軍征之國珍懼乘大船逃匿海島中
王遣人持書諭以國家威德國珍即率昆弟子

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檝以萬計所至不擾王
乘勝下福州戊申 帝即大位改元洪武
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上帥陳友定怙險橫甚
令其副出城降覘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
海上晏然是歲九月 帝幸汴梁王實扈
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二年
同中山王援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
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
將擴廓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

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
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
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
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
永忠統諸將征之幷鎖瞿塘峽以過舟師王以
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
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至和
林明年甃通州外郛八年移鎮彰德甃其城是

冬追元遺臣伯顔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牛馬
羊無筭十年正月元日　帝念王之功加
號推誠位特進階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
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
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
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
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
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
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

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
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
容乞骸骨葦公次第以爲言　帝喜之賜
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
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害地築
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
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
妻子　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
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

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
手勑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
疾且失音不能言　帝聞之大驚即命駕
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
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賚俾
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
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
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
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

十矣訃聞　帝感悼不御朝者三日追封
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
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
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於功臣祠配享
太廟祥禫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臣加
恩於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
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軏
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鼐曰熒皆早卒曰醴同知
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於軍

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
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
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
昱暹昂晟最景昪昺旻曇曓晟其嫡也孫女四
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
善斷不亂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於左右行
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
嘗挫衂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
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

賚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
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
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
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
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
蔭覆湯氏之子孫蔭以昭揚　先帝之功
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
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兹兆民民之
顛隮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

天厭其亂篤生　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
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
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眞主衆方夢夢未決所
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
於帝鄉其社孰似寶劍雕戈折衝四方如虎如
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
業乃集東遏僞吳坐鎮毘陵不騫不傾仗義爲
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
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

隴乃平幽薊萬邦來同獻其琛貝　帝曰
念哉勀我元勳爰啟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
遂公大國貂冠金紊繡裳赤舃海宇晏寧變夷
為華民休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
伊誰致之天子之賜　天子有詔共樂太平
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豎夫人亦受寵錫璽書
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　聖皇豊其菲
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
勸有功汝登王封從饗宗廟始終無瑕其忠有

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倪岳

明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傅諡肅愍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
于公之子冕歸自謫所叩衛哀列疏以訟父冤
上聞而憫之追復故官遣行人馬璇往
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
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　先
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緜是天下稱快
日此誠天日開明之秋也已而杭之父老白於
巡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曰憐
忠遵制詞也今　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
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諡立廟以祀言甚
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儒復言古之
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
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勵後來廷臣合
議以聞詔歲一祀公於鄉民所立祠未幾冕以

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
諡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
人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
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
非其罪其追諡祠祀在宋具已舉行公之受冤
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制
可賜諡曰肅愍建祠於墓表曰旌功命有司春
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
功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略曰當　皇

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奸所搆乃隕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寃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乎休哉於是冤抵書京師謁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爲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七世

祖某仕金爲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軍泌水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夔起家中書椽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

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爲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故今爲錢塘人祖諱文入　國朝仕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遊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

暢每日侍奏對　上必注聽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按往理官船之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　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　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　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　上親署公

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
野榮之公感　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
晉間問民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
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
若勸民糶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
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度積久易敗減價而
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有贏即以鈔折納官民
交便歲旱奉減存留糧草精誠禱雨民忘其災
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固立舖

設夫役以備脩補復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
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
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
徙其地公爲立里以居給田以耕後皆視以爲
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
入其田爲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乞專差御
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爲永例議處
脩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
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

徠又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
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
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早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
貴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遣官解以懲其弊
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爲民利公嘗自河南
抵山西夜經大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
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邪盜聞公言大驚
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而叅議孔公者律已甚
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搆贓罪汚之公知其誣即

奏白其事恒以盈滿爲懼請舉叅政孫原貞王
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
公者嘗忤之意以爲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擅
舉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
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爲請乃復命巡
撫實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爲兵部右侍郎留
理部事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
琰抵杭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巳
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

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埜上言邊防將上
皆可托以制虜不必上煩六師且　皇上
宗廟社稷至重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
至土木虜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
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
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將議
集兵爲守護京師計會　皇太后命郕王
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
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

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
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雜無復朝儀王疑
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斂避公堅立不動時被
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族請
命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
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爲
裂吏部尚書王公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
若某百輩何能爲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詔就
職公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

興祖背文臣王佐背皆宜議罪以闕從之王嗣
位尊上　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爲景
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虜賊不道犯我邊疆遮
留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
豫爲計迺者各營精鋭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
潰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
九門尤爲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義
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王竑輩佐之列
營於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

插無爲虜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
棄之或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
以多寡受糧而歸坌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
府常經虜剽掠請勑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
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爲至務文臣
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
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
罪　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
端公先事豫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爲安危太

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降歸也先因爲之用
導之入寇虜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
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珵因謬言占象倡議
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慟哭抗言於廷曰
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
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
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　上是公言
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
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

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
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
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我
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
亦在虜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
敢向虜輕發一矢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出議和
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衅耳對壘
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虜稍踈漸遠乃舉砲擊
虜營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京師解

嚴將謂不戰而屈虜兵實天生公以爲社稷也
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
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今日惟有聲罪討賊
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參軍許
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爲討伐計公謂
去冬嘗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賫金帛以
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
復亦不見鑾輿而回虜譎詐叵測和不足恃況
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

固不可萬一可和虜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
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
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保定易
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
兵巡視猶慮虜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
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董分兵往援
復請勅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虜
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
京師與原守官軍互爲應援俾無僨事諜報虜

通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爲動即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赴日大舉者旋報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虜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虜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

承天心萬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虜庭衆韙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修安内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虜甚衆方虜入寇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爲潛消之計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衞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船所經商船輻輳實喉襟之地虜嘗有往據之

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鎮嘗諜知爲虜諜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中來聯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虜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繇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

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

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
流廣東則有黃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
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於萬里之外懸制切
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
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
涖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
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頗因小寇遽黜成功
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
公念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

天變乞罷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
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
廷卽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
欲爲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
冕曰我本書生當　聖主憂勤之日分以
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
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
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
宜畏損豈可厚享以重吝愆不許乃以平日所

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服
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
日疾作　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
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爲上言且述公
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
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益異寵也病少間復
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勑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
使促公出視事爲　上所倚重如此公握
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欽伏

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爲公所裁積成
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
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
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
未報　英宗皇帝復正宸極亨等貪天之
功掩爲己有卽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爲罪與大
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勑符
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

珵者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
貞尤銜公者廷鞫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寃無不
承文不勝忿力辨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辨
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
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
狀上　上猶豫良久曰某實有功衆未及
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
名　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
在宿衛目睹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沒

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
朶耳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酹公祥聞之
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先是杭之西湖水竭土
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
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
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戊寅四
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
賜外他無一物未幾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
敗　上命陳所籍物於大內廡下召大臣

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
言未期何得賄無算耶　上色變久之亨
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
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月邊報甚急
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
此　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　皇
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　上聞之益
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謀
逆夷滅此皆　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

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逵密賂守
者收瘞踰年冕遣義兄康詣逵逵具棺衾俾康
扶歸杭葬於祖塋即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
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
忌不貸贓吏而恒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
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巡撫時所舉其
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所至豎績懋異
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
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至

乎今不廢及巳巳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
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
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
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固邊
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　三朝位極人
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飾尺寸丁內外艱
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
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爲文有奇氣詩詞清麗
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頤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

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填刻而就膾炙人口
尤長於奏疏至今覩以爲準當政務旁午章日
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機人服
公明決率推爲天下奇才平生著述甚多今僅
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葢千
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
士承豐知縣某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
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
義之生子一即冕自副千戶改受兵部員外郎

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
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衛千戶朱驥坐公累
戍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
六吏科給事中張晟工部員外郎倪阜益都知
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
繼榮其婿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
心傳在國史　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
之屈萬世之伸公可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
童丱得之見聞然才力綿弱不能揄揚朝廷褒

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爲國之大節姑即冕
所述掇拾其槩俾立石墓道以爲他日爲臣者
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
葢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踈然銘曰
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爲國之楨惟公
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鎮兩浙
迄主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虜忽
竊發　皇曰往哉執挺以撻公號懇留六
師已陳越關而北曾未浹旬虜敢犯順

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譊譊公斥
正之人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外當虜衝
一時安危萬目覩公周旋獻寧 皇輿遂
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以寃於
惟 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
失短獲長公亦何負穹祠顯號報祀無窮西湖
之壖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
守視無斁

張時徹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
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
宋宣撫都統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
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
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子堯仁
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文
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
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
居焉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宋翰林掌
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
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遯自適時
有仕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遂械
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閩越之間地
名青陽四豁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錄
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
善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
居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

即闇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而深心惻焉時孫
爚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輒盛供具
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啟牘錄其渠魁
二百人已乃遂火其居焰灼于樓倉皇掖使者
跣而走詰旦大恚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
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居室震驚使者
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寃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
可以相報使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

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算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破家以活萬命焉生文成爲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豈偉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太學上舍槐生爚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

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間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爲諸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

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爲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爲浙江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憲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

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爲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峻却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

省院臺則背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
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
帥而羈管公於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
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
自娛於當途蓋蔑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
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
之畧定其地已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
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授行省郎中時
經略使李谷勵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

氏遂抑公功僅繇儒學副提舉格授處路總管
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勑曰臣不敢負國今
無所宜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
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
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
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盡江守之此勾
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
徒狗鼠耳而柰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焉
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

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
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并家人祭掌之曰善
守境土毋爲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聘公遂繇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
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
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
内計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
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

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
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
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
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
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訴曰彼牧豎爾奉之
何爲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
達旦不拔公謂宜舍堅城而還拔江州遂平江
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

略以雲物爲驗及克敵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定公即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復處城苗帥就擒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於公不納而白於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進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既滅取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

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士誠次定中原蕩夲雄遂胡狄再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爲太史令一月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若干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守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得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欲刑之人付公縱之張士誠平後有張泉者欲亂政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

為趙高也上頷之果以為發其奸也而怨之使
齊訐巖等詷公陰事欲陷焉未及發而果先事
受誅會司天臺災巽巖上書言事欲以中公而
上詷其如切責巽巖斬之窮治黨與盡
得其與某通謀狀　上不慊於丞相李善
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營救　上曰
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
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
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

上怒乃解洪武改元　上登大寶拜公御
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討臣謂北宋制畝
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
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　上
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
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
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
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
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繇是與善長大忤力請

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
保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
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敘公勳
伐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賜賚甚厚贈公祖
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　上謀
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
知況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秪孤大恩

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日前諸
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於鄉八
月　上手書蒞期問天象事公條其以奏
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
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
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其詳也初甌括
間有隙地曰談洋界於福建之三魁元末頑民
嶴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於一

上設巡撿司控之而頑民徜復逆命適者
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
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請 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忌刑
部尚書吳雲誘老吏訐公謂謀談洋爲墓地而
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遷居民激之爲變
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許
於時非得 上遲疑公且族矣北公入朝
惟引咎自責先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

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
福也言而驗若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益八
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而有物積腹
中彭彭如拳石公遂白 上而疾遂益篤
二月 上知公且不起御製文遣使馳驛
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
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
歲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
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

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
益金華宋景濂以德藝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
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illegible]宋公又以
文章爲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
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
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
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
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
計畫立就儔輩莫能測也累贊大功 上

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遜謝家居惟飲酒奕棋
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益志
念深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
以利害自怵 上亦甚禮之常稱爲老先
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
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
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又曰每於閒暇
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
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爲

叛解其人知而制之慨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
本當言也公之將䇿也以天青授璉使服闋奏
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同胡惟
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　上必思
我倘有間以遺疏密奏之其略以修德省刑祈
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
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
陳氏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繇考功監丞任

江西參政卒於官次仲璟授閤門使　賜
除奸敵佞鐵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
提督肅遼慶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
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憫其
寃乃命長孫薦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鐵券後
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
不能赴　闕遂停襲爵至景泰間七世孫
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
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叅數

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
兵二部議大略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真主金
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僞主
爲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款士誠而急攻
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廣從征伐觀天
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從俾副順天
應人之舉翊成用夏滅夷之功我　高皇
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執
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

往屬之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
喻功臣廟廡既圖其跡青田邑租復減其科推
基之功於　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
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
況翊運開基勲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
進公配享於　太廟乃復瑜伯爵世世承
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至
今若合左劵云徵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
錄而景公之勳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

章夜且皇皇恒思執鞭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
篤厲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也而謬以
隧道之碑見屬郎不文庸何敢辭銘曰
於惟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閈稱慈無辜
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
人則釋誅篤生孫子爲時鉅儒武緼韜鈐文富
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瘏
如鼎斯沸莫赤匪狐迺有　眞主應天受符間
關草昧翼龍以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

衷人罔攸窺羣雄竊據次第芟除大命既集戎
胡卒逋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
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松　帝寵其
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　帝衷丹書
錫爵實延不窮厥惟胤子忠考彌崇均輸大節
益闡丕風嗣傳式微謂天曾曾爰有封章頻籲
九重　哲后孜德宗工記功迺集廷議報稱宜
隆侑享　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逆公

文日星公烈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
共光也梓里奕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
腆者詞曷賁玄宮庶托貞珉光昭罔終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明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碑二

名臣

縉紳

李東陽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

太師謚端毅王公神道碑

自古凡治朝盛世必有恢弘博大之臣布列廟

廊陳昌言著偉績顯於天下播在史冊以傳不朽然不可遽得求什一於千百得焉亦足矣自我

英宗皇帝旁求賢哲其所敷遺閎

憲宗

孝宗累數十年時則有若王端毅公固其人哉公諱恕宗貫陝西三原人也正統戊辰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景泰間遷左寺副條刑罰不中六事上之

朝擢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羣子弟科不乏人天順間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爲立石頌德廣賊寇贛州公帥兵勦平之遷河南左布政使成化間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南陽豪爭礦殺人公獲其魁余悉解散以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擣其巢走之及劉千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勦平之大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因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諭使復業爲建生祠繪像事之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河南遷左副都御史歲旱蝗上疏

請崇儉去奢以回天意入朝言時政六事遷刑部左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刑部巡治漕河成言弭災數事未幾而蠲租之詔下矣改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以地切交阯言禦夷方略劾鎮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輸之京師勛臣世帥亦爲歛戢所役官軍士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勢家假驛傳船私貨者皆自顧役於是聲震遠邇改南京都察院叅贊留務兼督巡江尋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

官屬不受請托爲同事所忌命兼左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諸府會江南地震乞歸不許言内外
官收納過重請爲禁革光祿寺歲供粲槃及庖
人賤工請爲分別派買物料織造綵幣及貢獻
禽鳥花木請爲省節又請免常州夏稅六萬餘
石以美米還之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
貫又以水旱災請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以官
田賦重減耗米十餘萬發廩賑饑民令減價糶
穀又周行賑貸以戶計者幾二百萬以口計者

有加焉有中官以買書收藥爲名括遍江南千
戶王臣者爲之助惡公累疏言之上乃命械繫
中官梟臣于市而中官亦誣奏公及知府孫仁
仁就逮公又力捄之得免又請罷内降官數人
又以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尋復改南京兵部
尚書仍叅留務開泰胥饑[illegible]倖官十輩闢林俊
張黼之謫乞還其官因請罷永昌寺役加太子
少保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乞[illegible]凝落太子
少保以尚書致仕　孝宗在東宮聞公

名既登極首降勑詔之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階榮祿大夫臺諫劾巡撫及滁郡官奉旨黜
革公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
公可入内閣　上曰朕用裴義王吉故事
委懇吏部若有誅議亦無不聽乃已弘治從耕
籍田預九推禮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幣曾用
三獻分獻官致拜詔　上許分獻行拜禮
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大牢改獻爲奠
至日分奠鄒國亞聖公侍經筵偶議不合辭印

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同父子各陳所見何嫌
何疑可視事如故乃起就職屬有疾　上
命醫診視遣中官賜酒米諸物南京給事中周
紘御史張昺奉命點軍爲留司所奏出補外公
論捄之未得命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當聽紘
昺乃得改南京別任徽王奏乞陞鈞州爲府晉
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知州劉槩與
御史湯鼐言涉狂誕當道欲坐以死御史李興
多杖罪人至死亦坐重辟公皆論捄乃從末減

山西叛賊王良等俛伏誅或議除其黨千餘輩
公以爲脅從宜免議始定公又請老詔大風雨
雪免朝又免午朝復以辇見自劾求退不許進
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封三代有旨令中官會選
御醫公執不可壽王冠充副使都御史秦紘以
總督兩廣軍務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
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爲南京戶部尚書太醫院
判劉文泰者言公不當令人傳議者以爲有所
受公具自列乃下文泰獄降御醫公又乞休益

自蘇松以來前後疏十餘　上乃賜允命
給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夫役二人賜
寶鏹三千貫居十有三年　聖天子登極
詔賜牢醴遣行人存問于家復加米及夫隸數
倍於昔且賜璽書有加猷入告語公復上疏言
數事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卒于正寢壽九十有
三矣訃聞　上震悼賻特進左柱國太師
賜謚曰端毅遣官諭祭著令有司給棺槨治葬
事公墓在西園尚書府君墓次其所自卜地也

元配茹氏繼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文氏廿一
品夫人二室寇氏少所有子曰承祚爲義官有
丈夫子五人承祐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早卒
承祿義官承祥順天府通判承禮亦爲義官承
祚舉進士累官吏科都給事中孫十三人曾孫
四人公平生好博涉經籍至老不倦所著有渭
洞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行于世
承祚于禮部所舉士因奉戶部尚書劉公用齋
狀來請銘是惡可不銘銘曰

巖巖華嶽雄鎭秦封靈秀攸萃爲人中雄端居
廟堂進退不辟高舉長步直言正色奮翼而起
排雲扇空紛彼羽族瞠其下風羣疑糾紛中有
定指南山可移三軍可奪用我則出舍我則還
外若可撓其中浩然秉彝在躬弗失其所留其
餘者以還造物駐車守閭世豈無才持以大用
匪逵則乖涓涓江流中有砥柱頹波狂瀾不見
其處功名始終自古謂難我所自立其成則天
國史有書鄉賢有祀公名不隳公墓在此

李賢

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前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碑銘

予惟吾道正脉實繫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繇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悅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掇其徒前國子監丞閻禹錫狀爲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

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爲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爲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爲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榮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已亥貞改任河南鄢陵公慮任將滿尚乏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

寶玉愼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時而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檟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年轉爲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

欲邀公升其門公正色曰爰有受爵公朝拜官
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繇
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妻私於人欲嫁之
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爲辯其冤都御史
王文諂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决人皆危
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讀
誦不輟將决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
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
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

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近及聞言
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北虜必宵
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
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乞致
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大理寺卿有
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决執法者欲貸之公
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
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
公同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

原成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
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
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復召
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火　朝廷欲置典守
者于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
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
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
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焉
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　制誥尋
命爲會試官事竣爲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
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
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
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
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
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
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

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
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
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賽氏贈
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次曰濟爲邑庠
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禥登天順甲申
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
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
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
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

以聖賢爲師隨其所觸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
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
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晩年玩心
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
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
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
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
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
藏於家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

知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
順初公入內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
數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
没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訃聞　朝
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
可謂生榮而死哀矣爲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聞乃若
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籍其出仕

實始爲親敭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
有得身體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務不移
中心自固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
而安曷有欣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繇麄而精
以隨其資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
其奧勒銘於石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眞

楊一清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

贈太師謚文靖劉公神道碑銘

公以正德丙寅得請致仕越二十一年嘉靖丙戌十一月六日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訃聞帝若曰是惟先朝耆壽俊乂朕聞而不及見今亡矣爲輟視朝一日賜祭九壇命有司營葬域贈太師謚文靖其孫中書舍人成學走京師謁予告曰先祖父生前被榮遇享眉壽至矣身後不朽之託不有名筆其何能傳制得樹碑神道碑有銘乃出公門人禮部侍郎上黨劉公龍

所著行狀拜以請予少入翰林公時爲館職辱有教比公進位丞弼予自外服召入太常擢官都臺出總戎務多公引薦㤗知己銘固予事也公諱健字希賢別號晦菴景泰癸酉舉於鄉天順庚辰登進士簡爲庶吉士授翰林編脩成化甲午以修　英廟實錄遷修撰丙申滿九載遷右春坊右諭德丁酉以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左春坊左庶子丙午遷詹事府少詹事丁未　孝廟登極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弘治改元戊申　孝廟初御經筵勑同知經筵事越三年辛亥修　憲廟實錄成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又三年甲寅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玉帶麒麟服戊午修大明會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膺孫成恩爲中書舍人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再賜玉帶及蟒龍衣二襲是歲九載考績賜勑獎諭加特進兼支大學士

俸乙丑　武廟嗣位加左柱國支正一品俸賜誥命贈及三代正德改元歲丙寅乞致仕疏屢上允之賜勑兼賜寶鏹白金襲衣給傳還鄉有司月給公廩五石歲撥夫隷八名供役使始終遭際蓋文臣之極致也公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爲師書非正不讀發爲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於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爲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者多知近裏其主考兩京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四主考

會試者一殿試讀卷者十六取人皆以是爲的故
所得多端士爲修撰有爲爲提學憲臣者公筮
之得咸之九五曰咸其脢無悔曰周公教我也
乃不果行脢菴之號取諸此其纂裁國史簡而
核無溢美無蔓辭稱直筆焉晚年遭際
孝廟與西涯李公木齋謝公同心輔政有所獻
納多荷采行遇有缺失盡心匡正無所避忌前
後所被錫賚白金文綺廐馬夷奴之類甚多
上推心任之不時顧問三公亦慨然以天

下爲己任中外欣欣謂治平方始而龍馭忽上
賓矣大漸之日召公及李謝二公至寢殿榻前
領命累十數言公等頓首泣受嗚咽不忍出逮
事　武宗耕籍田幸大學册大婚頒詔天
下嘉惠貧民爾然正始屬逆瑾竊柄姦諛盤據
國事日非公與二公上疏極言至再至三不得
說則相率求引退蓋不旋踵而公與謝公相繼
去矣既去忌者媒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
出過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

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
位大臣者乎今　上嘉靖改元降勑存問
加賜公廩二石輿隷二名次年壽躋九十遣巡
撫重臣存問并致束帛餼羊上尊之賜公上疏
謝再騰成學今官公教人常以收放心爲主嘗
語諸子姓曰吾寵榮已極壽躋耄耋此心猶日
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
撿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與公素善調攝少
疾偶不懌遂絕粒至屬纊前數日有大星隕于

洛城赤氣亘天公遂不起劉之先太康人曾祖
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配翟氏河南洛陽人生
子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值元亂翟之二弟迎歸
洛陽入國初遂定居焉配曹氏生亮公父也以
永樂庚子鄉薦歷仕三元縣學教諭配張氏次
白氏以公貴曾祖考祖考考俱累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公
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生子男二長來以子

貴聯中書舍人次東影官兵部員外郎俱蚤卒
女一適舉人高惟賢繼配陳氏封一品夫人生
女二長適順天通判豐儉次適南京通政程文
再繼夫人張氏生子杰男孫二即成恩成學女
孫二適監察御史杜昌大理評事胡湘曾孫男
二望之得之曾孫女二成學將以卒之明年某
月某日啓王陳二夫人竁合葬於某山之原惟
我國朝文臣得謚文靖者三人尚書蕭山魏公
年九十六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興徐公

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有
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謂
爲古今之僅見者然耶銘曰

在昔 孝皇天下文明乃眷舊學登之弼
丞公爲元宰式總樞衡帝曰良哉兹作朕股肱
惟李與謝引之同升沃心造膝言聽諫行如輔
車相依如耦在耕不識不知以迓熙平玉几既
憑顧命丁寧爰相 武廟惟弘治是承有
弗循度不遺力以爭羣梟在廷撓我鳳鳴請借
尚方謝 先帝之靈豈能乾沒默以爲容
讒譖蝟興 帝則諒只詔允歸休優游桑
梓以其餘齡導鄉人孫子謂我餘忠庶幾在此
天錫之上壽待綏治理我 皇中興念舊
德當禮勑使存問於公之里尚詢兹黃髮公則
巳矣嵩邛鬱鬱伊洛瀰瀰我誌我銘以備公終
始

韋布 劉鴻

太保兵部尚書余公神道碑

成化中兵部尚書余公奉 勑行邊宣布
天子威德屹然西北長城天下豪杰想望
其風采愚不肖懷杞人之憂聞公名恒思一拜
下風于鉅鹿不果公薨之又若干年始獲托交
公之子寅請公奏章讀之忠愛耿耿蓋未嘗一
日忘 朝廷也寅以公行事謁傳於丘文莊
公而神道之刻謬以委予予少且賤不可犯不
韙而公之勳德海内八樂誦之遂不敢辭公諱

子俊字士英四川眉州青神人其先世家鄠之京山元末遷眉父祥　國朝洪武中戶部郎中公十歲而孤天資穎異在羣兒中識者已爲之屬目長從吳憲使中受毛詩中景泰辛未進士拜戶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清通彊毅遇事冰解有甲乙皆勢家爭田未决者久之部以𢷬事檄公甲姓偶同地名遂𢷬田爲故產公一言近譬以明其不然遂帖服能聲流聞衆難叢委無不了了者天順庚辰拜西安知府

西安當三邊孔道使節旁午公既經紀郡政而尤刻厲庶務六年治績最關中　天子下璽書褒異之明年擢陝西右參政督三邊又明年陞右布政使滿四之變兵需百給區畫多出公手庚寅轉浙江左布政六閱月西夏有警　廷議謂公居陝久熟虜情枚卜諸人無以逾者遂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慶在三邊爲內地東西諸邊皆營堡阨塞而延慶無阻賊傾知之至是入據黃河套以伺機變　朝廷屢

遣文武重臣整軍爲備兵費不貲公在邊躬歷疆場山行日數十里盡得形勢之勝建議倣正統中諸邊故事築邊立砦堡以禦之會虜出套乃工斬山伐石塹而墉之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幾千里墩臺相望曲有規制榆林戍自正統中成化初始立衛諸皆草具至是公請以陝西軍籍之隸他衛及初謫戍南方者之子孫免其遠役編置伍中拓城溝除戎器請建學樹師教其子弟俾感激知方

課督閭閻責之樹藝界石之外拓地屯田分給軍民耕種得糧數千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鬱爲重鎭鼎立三邊虜過其下不敢睢盱而去癸巳以功轉左副都御史乙未進右都御史仍鎭延綏丙申以本官移鎭關中有　詔經畫方略公條衛國、保民、弭盜、安民、選將、守隘、善後七事皆關中軍民切務前人未舉者疏入肯從之行之至今稱便是秋入議時政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

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葫蘆峽祚魏王城
又設平虜鎭戍二千戶所領之既歸鎭岷州生
羌作亂討平之捷聞　賜勅獎勵有北虜僻
其威聲西戎讋其剽刼之褒公在西安嘗病城
中水多鹻苦引灞河自丈八頭通十牐行十五
里灌城中以足民用而洩其餘於城外積久水
嚙城址欲修之未果至是開新渠以達渭河公
私並濟人號余公渠涇陽洪口堰地勢斗塞鑿
山濬流溉田四千頃費出公帑民不告勞而食

無窮之利丁酉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
俸逾年加太子太保　賜碼碯帶織金麒麟
衣一襲時巡邊大臣附巨璫請舉兵征建州內
附女直　詔下兵部議公以爲禦戎宜先守
備建州邊衞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
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遣重臣往節制之相
機戰守公意欲奪邀功者之計也至不可阻則
復亟論之時權燄方張公抗言人甚危之亡幾、

彼相繼敗去公卒無它貴州守將有所憑恃亦
言播賊賁果等侵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
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
守將請討是當有主者且饋糧無水道推挽度
非時勿擊便　上是之乃止播亦如故庚
子丁內艱服除驛召改戶部尚書癸卯大同有
儆僉議邊防久弛非公無與彈壓者乃命節制
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要害以遏虜勢
令行閫外紀律嚴斬虜閧之引去　召還加

太子太保甲辰星變上言乞　朝廷罷土木
重鹽法停濫賞禁爭利杜貴倖之乞開田罷中
官之預外事者皆人所難言中外快之亾何、
上以大同宣府　國家藩蔽兵荒之餘
民疲政蠱他人未足深仗　命總督兩軍自
總兵而下咸聽節制公至按閱誓師出其心法
作練武圖頒之將士知兵者以爲奇度地形上
疏請如延綏法築邊墻斥壕塹宣府大同及偏
頭關東西千三百二十里之間各立墩臺懸樓

可以瞭望擊賊軍民一勞而省費萬萬　命
下如公奏施行既而宣府守將違約束公奏劾
之忌者中公飛語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因攟
摭公行事　上命按之一無所得止落太
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逾年復起公典兵政
入　朝以疾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再
閱月　憲朝升遐今　上嗣位以疾
屢求去不允溫賜有加疾且亟猶俛起視事屬
四川湖廣大荒公慮有變奏遣將臣鎮壓之以

銷未然既封進數問得報否或曰未默然良久
卒時巳酉二月二日享年六十一　上震
悼輟朝一日遣官祭葬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賜諡肅敏娶魏氏封夫人子男二寘以鄉進
士從陰累功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次寄早卒
女三長適兵部主事歐鉦次適吳度闕次適萬
韋孫男二承芳承祖錦衣百戶孫女二重桂重
秀公純明愷悌孝友天生先公不逮養言及時
時悲痛奉太夫人順誠愛日惟恐不當其心在

陝中名位方升連章乞終養不許至形之詩曰
半生未遂陳情表萬死眞爲不孝兒舉朝傳誦
之弟子偉先公遺腹生公篤愛之早卒撫其孤
震踰巳子移所蔭升太學生曰以成太夫人之
志其制行有本如此爲人沉毅寡言雅尚風節
文章根據義理而時出奇氣見集中如其人與
人重然諾居鄉有愛利能忘勢下人蒞官勤愼
不爲皦皦之行而淸操皭然雖盜賊亦知之至
過門不入　國家大事無鉅細身任之持論

始終如一所最惡邀功殺人者出居庸時宣府
有百戶韋瑛者詣軍前告人妖言謀不軌請圖
之公曰韋瑛曩以附勢得謫此必其誘致人罪
而發之以爲功者諭曰非師命不許則以白所
私太監張善定西侯蔣琬張蔣與公同事既昵
瑛且覬功賞力白公舉事又不許至假大義激
公乃下有司捕其有名籍者百餘人械至行臺
二人者欲公檄所司煆成之公曰此大事朝廷
當付法司我輩無庸干也疏上辭吉二人殊

上命羣臣廷鞫之一如公言即日有　旨斬瑛洎李其餘人皆不問遣之衆咸服公不動聲色而能全活生人如此嗚呼公非所謂社稷臣耶公發身賢科十一居內十九居外而其經濟之功赫赫于人耳目至其極力終身不忘者在邊墻一事葢公實見其利害成敗斷斷乎不可移易宜其勇決而不疑堅是而不變也惜爲忌者所阻而榆林之功不能大集于三邊天下古今不滿人意類此比年戎馬南牧　朝廷

雖多方禦之不使汚我北鄙而爲力固有逕庭矣此公之精忠千載當與日月爭光而讒人者所以至今得罪於天下也雖然如公之才器德望豈直一試邊墻而已哉茲又天時人事之不可問者敬書以俟方來

忠勇

縉紳

宋濂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麾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叫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

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劍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

公候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
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
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
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
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 上克太平以
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 上破
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狗鎮江丹陽丹徒金
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剿盜數百遮道索戰
公且行且鬬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

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
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
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
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
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
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
九夫人郜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
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
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

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
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
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
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囑之曰此兒良宜善視
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
在驅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
賂舟渡江遇漢敗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
斷木浮附之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
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

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
抱兒拜 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
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
見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歲授虎
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官即煒也煒於洪武
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
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
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
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區宇分篤生眞人鎭乾坤騎龍鞭霆
下天門前翼後衛蓊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
驪智駕敵萬人蹂躒薢盜猶麏麐大刀長戟屬
橐鞬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貌虎屯駐馬
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
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
府大江濆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國藩
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艨艟蔽江
躡鉤援搥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

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
嚙齦怒髮上指目吐烟叶 汝賊兇頑犬與豚願
臨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
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
殛死洗厥冤 天子下詔褒忠勳京丘立
侯爵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
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
萬子孫繼忠思孝愼勿諼茀信請考太史文
名秩

縉紳

王世貞

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
事奉訓大夫華公墓碑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蓀胄殷宗錫胤
公族其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
子覲不娶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
肇基東亭及明播遷於蕩口世秇黍稷爰有資
橐公父奉政府君息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

學恥以貲顯 泰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
滙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髫秀長不膚立
攬玉麈以齊潤客訶寧馨扼銀海之渟澄人詫
阿堵誦收三餘之晷論窮九師之辨府君乃延
耆碩以攻玉聯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
抗衡薄遊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秇苑則
田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
江左之珠競靈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駿蹀
誤蹶追風驚取一鳴獻無再刖竟登南宮上第

射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史
擅甲乙故太保費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
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于之分錢通
則管鮑慚分氣投則逖琨讓舞九畹齊秀居然
大國之吞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然而珍阻
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噓甫上絳灌之詆訶
先入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舳
艫飛雪義絕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幞被
遂以疾予告栖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貧事

之分割晨昏之戀强公起補椽武庫遷佐職方
著學與五兵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
銑精置郵民鮮告痛國珹冗耗遇恩實授進封
府君如其官母鄒爲宜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
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
講同異首以舊學兼釆時獎改翰林修撰拜命
之日俾仍五品祿章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
銀緋絡曳之美徊徨弗居慱望清華之選逡巡
若畏詔美撝謙特聽所守尋與校　累朝

寶訓實錄宸章之炳烺若燭何假青藜天祿之
恬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進侍讀同考會試
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賜公一品
服充使者以往父老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
帥歸誠自緜然明之却賄鴨水傳爲盛事馬韓
載在稗史公既嫺婉其度加以長慮浹識故太
傅李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爲知人適有密勿之
陳薦公堪寄端右會　詔青宮已齒三至宜備
四友公前擢司經局洗馬臺臣謂公酣酗不當

儲輔　天子外伸諍路特寢新除仍領輔
臣出李啓事曰是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儲耶
且以酣酗加華其何異謂北門爲宣淫坐閤伯
以闌入也公既却軌無通李復削草不泄時始
兩賢之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蓴鱸非美季
鷹托而扁舟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石偃蹇
朝命栖遲東山自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
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茲而復見迫府君勉北
上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南畿鄉試具下走

不蹊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宰
茅公宗伯瞿文懿公兩廻天下尚書翁公陳公
劉公殷公侍郎兩朱公邢公曹公凌公輩出入
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鴈不廢師禮公程試之
作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寓百試而光景恒
新未幾超拜侍讀學士握篆南京薄宦情更
凉物態寘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青蠅點汙之
談翻成知己乃以微譎露章乞骸駕言倦游篤
懷養志　主上愍其情不之强也公以學

士侍二親且五十矣夔夔齋慄不改孺子之慕
蒸蒸克諧遂成太和之風俄而奉政府君捐館
匪法太速之善居有踰滯沖之死孝滋米時進
親慈爲之祝噎鷄骨支牀門故虞其毁性亡何
又丁鄒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營冢
域茂樹楸檟鍾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
阡方斯筬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社樹之
蔭百尺黃河之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
王丹千金聊以足志四姓之炊烟待煖孳稚之

孤煢托倚取若困廪寄之祖廟役助旅貿之鄉
里伎　匿之田涸轍多潤乎蹄涔爲漁豈妄乎
蜩澤至於取予歸節豐約因心雖連雲之甍革
爭褰而二簋之豚有不掩物情頗異行之自如
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策也木屑竹頭陶
士行之瑣算也惟公行之獨得其致公雖家埒
素封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丹泉家張長公之
退節時有佞相假賜環而爲釣復遣倖帥指推
轂以求脂甘語狎至危機隱括有爲公動者公

如不聞問謂所親曰昔人有投鹽於水以明非
惜惜所與也吾守先人饘粥之遺而捐以填狹
邪之逕乎且使白首嫠婦丹唇街門匪惟失節
徒增其醜俄而佞相倖帥相繼淪敗始服公之
遠識公林居凡三十載矯履迅步若士之狎雲
霄柔肌粲顔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令簡度清
貴室絕二八之媵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下應
門鮮通然而五祠並建躬辟圭之蒸嘗千里裹
糧手故人之　訊親仁況愛道不相謀酬恩狥

知誼有攸當至於齊相悅駼未收越石之感孝
標著論不免到溉之嫌情意所安毀譽爲汰公
既杜口朝事遠跡世途取亢寂寞之鄉長王嶕
嶢之色偶周行墓所顧盼松栢泫然久之謂諸
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各言爾志陸生慷慨
褭華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寧無
少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强無
疾歲昭陽之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意殊
忽忽叔子方侍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

歸見之喜動顏色沈痾少平迄於改鑽竟不時
損飾巾待期綽乎太丘之度易簀就正儼矣子
輿之啓大怖將臨膘怡若寐小歛既畢容色欣
然公以弘治丁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曆之
甲戌仲夏二十七日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
山堂知退軒翰苑留院東行紀與巖居諸稿及
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卷東壁蘭臺之
撰春容雅麗爲宗一變三徑之辭簡遠玄澹爲
主雖黼芾人倫膾炙羣吻俱擅珪璋靡慚竹素

而巖居一集逈乎超矣公天與撿鏡夙成規穀
右文之景雖未竟其虹攄于陸之儀僅微徵於
鴻漸使際虞代則巢皐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
裁束矣寢疾之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
侍湯藥少者累棊採蠟以娛游目謝庭蘭玉之
榮吾宗琳瑯之秀人理靡虧夫子可瞑甫及授
窆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海珊瑚隨而告枯鳳
歸吊鳥鵷雛以之從逝修短逈絕哀榮不恒其
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

恩澤未零音徽就杳進不能請華衮於公朝退
不獲寓心喪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
里父母子姓詳具於左銘曰
矯矯先生履坦安貞進不離禮退不近名譬史
東觀授書西清議以贊伏榮將濟幷三事步武
一書投削蓬心廟廊華邸丘壑天與真貴人豈
縻爵畢力溫凊戢躬湯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
用必取贏施必歸澤内衆千指覩焉若畫環公
之鄉爰諮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亦爲政

奚其雝聳我徵在昔身隱焉文君子修之必遠
必聞材足奢取事誠盈忌不朽譲一達尊居二
隱几委形超然曷累追契千古聲施來祀

高道

縉紳

姚綬

外史張公墓碑銘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
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鉤澗度靈石路披篠樹鳴

帶煙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
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聲欬
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大虛而示寂開元精含久
無繼續之賢句曲貞居全之訪求之彥遂使墓
門荒翳兆趾崩奔松栢摧薪莫設時樵之禁身
世何物曾羅夜客之侵痛茲劍躍雷津慨爾研
雕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予心
尚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聿來嗣人即冢土
以增崇求體魄之綏靜其灌其栵于以植夫美
材有紀有堂于以開夫幽隧不有伐石將安載
詳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鶴招還曼倩
同瞻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栖罔緜下邁自
謂黃中箴邈端冀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翠
琅是托復贊銘以紀夫歲月彤管庸書銘曰
於皇張公天雨伯雨是名是字叠曰貞居晚曰
外史厥號不一幻仙亦爾文章閼古鑿鑿齒齒
靑法俊逸不邑以止樂道忩我人莫之訾相靈
石澗爰墓於此有峰而峻有水而駛喬喬者林

盈盈者芷迥絶風塵攸驅虎兕以巖爲扃以雲
爲時朝煙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怪頹圮
聿增修之屬後來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聃
之學洞究玄肯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曷居
天漢之涘誦予銘者式味玅理矧嗣教人其不
興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恒賁斯以陟降只

王尚絅

春坊贊善大夫愚菴李公墓碑銘

公諱希顔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學源

伊洛逌出東辟去尚絅百年于茲慨生也晚願
乘几杖嘗聞之父老云公性行峻茂貫酬羣籍
太祖高皇帝用薦于書徵之南畿擇爲
諸王子師令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
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
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
怒之邪　帝威用霽立朝風節巍然傳聞
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而　太宗北
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淂意則容

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夾谷孔子廟
嘗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顑頷時或陶情以
酒或資以禳祈囂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
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
老桃袋側卧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
囊以別首戴箬笠身着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
曰藏者本質着者君賜也渠獲與周鄉井罔識
時惟先太僕王公亞卿張公乃翁獨從公游見
各翁墓碑學諭李君嘗邀爲諸生開講公訖以
詩謝之先君尚識其手采篤信守度孤介寡合
卒忍贊以死葬合塔亭保八畝地生卒歲月泯
以從考國初猶給戶繇告身蠲賦役嗣後官司
罔恤二子流落兊鄧田廬就墟祠墓荒蕪害逼
耕犂寖有歲年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觀風
弔古心茲名教者其可歎巳乎生著述藁草詩
文散逸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贊公嘗刻之
陝藩歲久並毀予醫士祖艮佐翁抄本幸存先
君携之漢中每經吏定命絅識之一統郡邑志

略可徵云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非道之無傳
人心之不明也使人皆知之則聖賢可以無言
安有所謂心法云也軻慕子思子思慕孔子得
諸意象曰傳與授凡以理在人心者同爾絅茲
藐焉去先君輒復二紀顧惟冲年忝其犬馬賤
齒荏苒四十使旦夕塡委溝壑則百世之下鍾
靈毓秀聞風興慕者往孰以傳來孰以據絅罪
孰與辭哉乃相與求公之墓嗣之謹再拜刻銘
曰

執川非義卓彼西山孰諂非愚陋巷如顏忠兮
必用淵水其先義兮必褒介卓朗然義肸太公
賢歸尼文梲姤宵屯匪今伊古廓珍罔傳渾璞
罔售輿吾與行厥迹可究乃迹孔嘉求孰繹女
乃恩孔渥抑孰其所拜公斯名繹公斯號聲跡
寰廓貽了至教維名伊何去階而大維教伊何
來波而淵不同者世緊同者心世遠心邇無絃
有琴孰云夾谷而隱斯文山崩谷壞此墓常存
廉頑昭蘊庶格其神掃松祭菜咤爾後人

藝能

縉紳

祝允明

都帥郭公葬部人陳顒之碑

恭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郭公之鎮南畿也
崇文下能有古名將風部轄之下苟其寸藝片
策罔弗簡升時有蘇兵陳顒以丹青名公因引
致戲下時賜延見俾解執殳之役肆與含豪之
業山溪人物信發而成草樹烟霞無故而妙藎
顒初法京師杜古狂董中亦依範沈氏而其中
情放浪外狀散逸又稍習於外大內豕之輩是
故吾曹亦知取之而都帥公明賢雅德遂能以
貴下能舍短擕長焉及公移鎮淮閫時亦徵顒
從事嘗參戱臨吳命作繪事因討期錫以良醴
十罌殺果十席兼下薪粟如度戒其徒俾投其
日晝之空輒沃以一罌曰不可使顒憂珠桂以
撓趣興不可使顒受枯渴以違性情庚戌之夏
顒復拜公于淮公留之數月賞予周賑穠縟有

加然且使人掌而時歸之曰顒太踈縱宜留縮
以答其家望也已而顒歸則已病矣淹留又數
月竟死家貧不克葬明年辛亥都帥公復以公
程按吳聞顒之死尤復閔之卽出俸囊白金若
干兩付衞指揮孫君使召其家人用其半以葬
顒仍尅日反命以要其成存其半買槥以待顒
母之死曰此顒未死志也我爲全之於是其家
敬奉嚴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日窆于橫山修
竹塢旣得主事揚君銘顒之墓且以爲僣享仁

公之恩莫須小人之口意有伺予猶未脫舌予旁聞盛事亦奮欣東爰陳大歸用告未識嗟夫自忠篤風靡上下不通卑列者困役而靡怨高地者傲分而弗援甚者頷闒伎能肆咲手足獨何心哉長此京德有如都帥公者挽拔幽滯彰錄技業坦蕩位勢周乎物情因公用人不廢無衣之職熟武嗜文同符壺歌之雅器人者明恕已者大至於送死明之與大固足究之則既仁矣至於推愛所天委到滂溥則仁又莫止而勸

孝之道弘矣盛矣是係公之大節偉略登特一願之云乎於乎吾知挾纊之士思結草於默默之地者多矣

款夷

縉紳

胡廣

浡泥國恭順王墓碑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 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卽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聖化恩視清光雖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又以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强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踴而履惟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請闕下以達其誠

上曰嘻惟天惟 皇考付予以天下予養民天與 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 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藏珍寶者霅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榮然而實異禽踰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觀 上嘉其誠優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于華蓋殿既速宴于

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于內館罷宴
勑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
貴人專接伴盛其斑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
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　上命醫賜
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
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
以下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
處荒徼幸入朝覲天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
魄託葬中華不爲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
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
入拜謝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
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
八　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勑有司治喪
具厚卹賜謚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
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
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
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
可謂賢也已是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

石子岡勑爲文誌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
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
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
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
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賜
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喏那
沙那那萬喏邪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于
王墓賓守墳者三戶勑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
文臣廣仰惟　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
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
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浡泥
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
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爲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
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
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
心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
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
爲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

繇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倚歟浡泥邈處炎徼感化來歸風騰雲趣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汴甡甡跪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天子之祜戴天覆地疇此幪幪魁首大明通來獻誠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予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藏不愛而出萑葦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實有蕡

其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麌麌亦蹌以舞國黃耇曰聖化所漸臣內雖遐臣心仰瞻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賜賚有厚而旨云胡弗川疾忽及之奄然而逝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遺瘞死有弗忘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邈西南諸番靡與匹生者誠款沒有論銘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靈其永無斁王雖不歸王聞孔彰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皇明文徵卷七十

皇明文徵卷之七十一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祭文

武宗毅皇帝

祭閣老靳貴文　臣何喬遠恭輯

嗚呼朕在東宮先生爲傅朕即帝位先生爲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

明神

縉紳

薛瑄

沅州禱雨告神文　二首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知州李杲以清酌之奠告于明山之神曰凡山之高大表爲一方之望者爲其能興雲雨也明爲沅之傑然挺出荒服以神爲之主也宜乎祀典代承而莫敢失也邇茲秋旱爲虐禾將盡槁而民無以處也神可胥澤胡吝不與也御史虔誠遣告神必悲然弔也玄雲勃興斯須雨天宇也四野大穫欣欣歡予女

也民獲報祀進牲斷也吹擊管鼓式歌且舞也
御史當修神之名播中土也尚饗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城隍
等神曰間者秋旱為害一何極也是用有祈於
羣神羣神聽果不惑也有雲觸興一雨霈三日
也晚稻將槁神賜以實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
也小民將饑神賜以食也百用將竭神賜以給
也官宜卽罰神賜以釋也凡百有心感神德也
何以報神選肥絜也詞以侑之神來格也神惠

其縱之承事永無斁也尚饗

趙釴

祭石鼓山土地之神文

人之生也皆資於土其終也皆還於土是土皆
可生則是土皆可藏土既皆宜於人人當無擇
於土自堪輿之說一行而尋龍之法滋起砂水
向背議論紛紜謂可拱手救貧謂可立地取貴
天若無道地獨擅權遂致多門鮮有一驗又有
高士超出羣情或欲荷鍤自隨或欲袒裸就壙
此達者曠懷吾所不能而愚者拘方亦所不例
惟茲一丸之土寔在萬山之中本無奇形亦非
異穴指迷何有鶴降望氣安見牛眠但歲時耕
於斯雲霞自足料他日老於此魂魄亦安先豎
一隅預託四大表以石柱環以石垣石取不移
匪以為美涓辰定位神其相我乎吾知山川有
待造化無私山靈必不拒吾吾亦不負山靈吾
有古書一腹仁義一腔山水一雙拄天口一
張詩酒腸一丈觀化之目一副將來與山靈出

入于清泉白石徙倚于修竹茂林無古無今任
來任去不亦樂耶清酤芳品盟心告虔神其饗
之

前賢

張邦奇

道州祭周元公文

嗚呼剛柔善中陰陽之會其體靜貞固有攸累
大聖千載道墜於地上智挺生闡發幽秘無極
之眞如掌斯視自子迄今五百餘歲道孰于任

利欲紛熾愚者沉淪賢者𡚁䧟兢徇目前於道日戾善而弗中予亦猶慮弗善奈何使我心癈道無形聲至隱而費體道之心謙冲恬易天何言哉煥發無既嗟嗟淺夫乃甘暴棄羊質虎皮見草則喈孰誠弗形徒使心愧予服下儕復自霸悔淸獻之賢加予盛氣列其下者孰識其貴予於斯時心在萬世浮雲過前寧以屑意誦子之言敬惟其義曷存曷亡千載如契顧予謭陋欲奮循躋謬膺湖湘風教之寄適予之邦濟濟

英乂啓廸無方夙夜憂畏惟道之中守貴狥利弗恊于極匪予胡罪於昭明神眷兹多士默相予衷庶幾錫類

徐階

祭豫章先生文

道南之傳前後五公惟公之生實居其中四公視公如肘有腕腕病而脫手臂斷公視四公如軸負輪軸折不支輪仆以四偉哉惟公纘揚鑄李程得成終朱得成始身任繼開道非授受四公之功皆公之有冀冀公祠嘉薦令芳以報以崇百世勿忘尚饗

名碩

方孝孺

祭太史公文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

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嵋蓋將帀重華於九疑唁俯予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

台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

哭于山嶺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刘泰華以爲微注滄海以爲尊亦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于黎元酧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金幼孜

祭兵部尚書陳洽文

惟公之生性行貞純忠謹謙和翼翼恂恂初以才藝首列近侍繼典銓衡載職大理夙夜弗懈惟明惟公寔稱委任仰副宸衷交人梗化肆造叛逆公贊元戎屢效勞績閱歷二紀撫鎮炎陬累征不靖惟公懷憂寧憍之役公謀既善彼拒弗納失在輕戰師徒爲衄寇勢披猖惟公秉義奮氣彌剛公蹈白刃如履平地一心爲國有死無貳孤忠偉節日月爭光凜凜英風振于遐荒公死如歸　國有懿典生著榮名歿尤光顯稽行錫諡　恩䘏有加命子以官鸞誥寔華予忝交游夙敦情好公既永逝益增悲悼有穀載俎

有酒盈樽一觴致奠靈爽如存

李東陽

祭外舅蒙泉先生文

嗚呼人有不必得世有不可無故君子有所任以爲重物論有所藉而不虛愚嘗觀于古之人或不滿夫一歎及其至也何止乎涕淚之與歔欷在朝廷則廟堂若增而高在閭微則山嶽若增而重在鄉邑則文物若增而都如公若勢不可以多得而今亦已矣又安用此乎堪與愚嘗

論公之心狀公之行而不可得也孟能誦古人之書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如是而後卒公之節槩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鸞鳳之爲祥如是而後盡公之規模然公之直知者或以爲辟公之儉不知者亦或以爲汚豈愚識之未臻與抑所謂情者將人人殊也嗚呼其在天下者不敢知愚之痛其莫予紓也方愚之未見固畏其風格高厲進而復却者屢矣

及其見也不知夏日之既晡論書法必窮漢晉之源論文章必極馬韓之趣論理數必探河洛之圖愚生也晚考德問學無所底定如瞶者之於聽盲者之於途孰意公之有意於愚也門墻之託方以爲終身幸別而復合者僅不過一再見之餘病不侍于牀歛不越于野而窆不哭于墟愚於公之愛可以爲辜矣公之文多既逸之嶪公之門無可爲之孤此愚志之不敢忘而力不可强而驅也平生名節其所以報公者庶其在此公亦有以鑒愚之區區也邪

董玘

祭張東白先生文

嗚呼斯文之餘代不數賢猗與我公績學以延秀挺豫章氣吞彭蠡發爲文章渾噩無涘摩經窺史擢胃腎金鼎九鍊飛湏華鍔邐迤乎麓矗起崇岡駕風驅霆拉獵雲硠當其無爲兀坐終日解旆束杠愕不可詰有叩而應手不停筆犀燃牛渚萬怪畢出天順庚辰公乃筮仕儈長

宮端歷事四世撮其立朝不踰一紀韜光斂猷蓋閣以斐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國有制作輒一致之席不及煖翩其逝之蒲輪屢旋位秩荐至帝則公眷公豈是覬孝皇圖治鑑古祭言召拜清卿實總纂編有離有合有繁有殺庶言相持公執其槩昭典未就龍馭已昇今皇御極少宰是升宴斐成錦頌言屢騰人忿而疑公屹不移曰昔易退豈今之迷貽謀付我遑恤予私報知神德庶幾其

茲悻悻之介固所優爲盖公之心纂逝是任耶茲遺編超然乃遯此志未白遽爾云亡云胡不相哲人之殀嗚呼痛哉鴻漸于逵斥鷃是嗤持金于市衆口鑠之豈世異好其勢固宜汲水于隣終世不怒試攫珠玉按劍相顧公之文章震驚一世公之聞望朝列寡二名高毀來自昔所忌謗與身亡公則奚㕎某等早蒙甄拔幸奉教育戴德莫酬懷情獨鬱輕車載途攀號不復陳辭叙美曷能髣髴江漢滔滔日注于東我心所懷曷其所窮嗚呼哀哉尚饗

崔桐

祭周白川太宰文

嗟乎先生之不可作也眞邪非邪英靈正氣今安歸邪念先生之風範修髯皓髮雙瞻煜然神采聳峻動履便旋群以爲天下之慶必永其年奉瞻未幾胡云已矣誰能否揃先生學醇而古發涉道涯靜而有養介而不華諫垣抗論臺憲繩邪敭歷中外一節無瑕蕭然廨橐尺寸莫加是之謂有猷有守知有國而忘其家先生才長而毅行篤而純振振君子蹇蹇王臣乾[illegible]乾[illegible]擔憫一人夙興夜寐獨任苦辛旅別淑愿盡瘁以渝是之謂奉公委質知有君而忘其身先生之來乘鈞衡也公論攸歸望之如渴既拜新命也輿情翕然朝野共悅彼蒼者天胡福之而遽殀予之而壽奪凡厥有知孰不爲之欷歔哽咽況在同鄉舊愛情何能遏嗟乎有酒旅筵有殽旅俎聊寄哀思神其弗吐尚饗

張邦奇

祭西涯李文正公文

嗚呼公之名動海內久矣而吾猶憾夫知公之希也國家開太平貞元之氣交滂礴數十年乃發爲亨嘉之會而公生焉神智天成不假人力自經書道術以及乎百家衆技靡不遁究文章詞翰極工且富以爲一代宗而莫敢或尚焉者人固得而知之矣至其縻始慮終審微知著極力殫謀以陰裨乎世道公固不以言而人亦

未易以測也

先皇帝時民熙物豐百司庶府率繇成憲公秉鈞軸無一事可見而內閣所陳便殿所對凡以益聖心而裨治化者人未必聞其詳也及夫憸兇竊柄雲流横溢剛者觸柔者靡公于其間鎮以譽望之重感以德器之純左提右防先縱後操以全士類而銷雲禍者功亦偉矣而人未或窺其際也已而致政家居身不接匪人足不踰戶閾口不談時事食非衣敝室廬翛然蓋廉夫狷士或不能及乃又掩于

文章功業之盛而人或不以名言信乎知公之深者亦或希矣某也雖未敢謂知公抑辱公之見知已非一日天下士聞公之沒雖邈不相識亦爲之欷歔而不自禁況久受知愛者邪顧茲肅命遐方趨奠未繇敢以腥燗遥薦重泉之下而緘詞以聲予哀公尚有以知予之言乎嗚呼悲夫

王韋

代祭李西涯文

惟公鍾岳麓之秀靈負耆齡以神稱當憲廟之初年方岐嶷而數齡釋褐於後負擅巨筆於殿庭回天顏於一豫謂公輔之可徵數承恩于賜賚召玉署以傳經惟歲甲申公登進士官仍翰學職當文字含義理於精深博古今於宏肆在學者有開發在朝廷有謨議既鴻漸於史局復豹變於樞寄及 孝宗之盛時肆鵷精以圖治承顧問於朝夕同雲龍之是契或諫疏以論思或講帷而獻替當上下之交孚將

雍熙可立致慨鼎湖之遐舉漸奸逆之爲戾善朴遍於州郡桎梏加于士類人相驅而爲盜天文變而見彗爰周旋乎其間靡心力其不至弗謗謗以害成弗諾諾以傷義始彈壓而以正終誅殄而用智同泰階於既平念功成而身退疏屢上而得謝審福祿其遐茀胡遽爾而摧傾顧慭遺之莫遂嗚呼哀哉公之德量爲如春方亦有言溫溫恭人懷季路之佩佩求閔損之誾誾臨者薰而就容愨者見而還浮爲儒家之彥

豐嶷廊廟之良臣公之文章邁焉獨步體裁孟
韓出入遷固或噓風而變雲或縈煙而繞霧細
蟲鳥之嚶鳴大驊騮之馳驚挺匠石之宗工萃
兵家之武庫公之書翰自成機杼不習故常虬
騰鳳翥不踹勁而拘撿不放逸而逾矩若篆籀
之能事抄一時而無侶重篋笥之拱璧擭毫墨
於片楮嗚呼哀哉人惟無善有善則傳人或有
傳惟公為全生則有功於時沒則有光於前緬
茲哀訃盡此仁賢凡百君子能不愴然

鍾芳

祭吳司空東湖文

嗚呼先生而止於是耶鍾雲麓之奇挹離火之
秀峭起南服以鳴於盛際是足以徵帝化之敷
延而豪傑奮興固亦不係於世類也世之知先
生者見其貫串載籍稱其博夙夜亹亹稱其勤
歷官所至聲實宏焉稱其能臨事精審而石不
撓於物稱其斷方物出謀執義正言而無諱也
稱其詠律身嚴而不苟取也稱其潔然而出處
大致不偕落落進則為臺省為公輔退則為埤
官為田夫或炫焉膺黼黻之榮或蕭焉就縲絏
之拘或肆志而講學崇之盛或任情而甘泉石
之娛可榮可辱可貴可賤惟吾分之所值順而
履之而無所繫焉是蓋深於義命者之所優為
而執滯於勢分膠固於外誘者殆不足以窺其
涯涘也夫悔常生於顧戀禍尤戒於盈滿畏途
險傾而寘行不休卒以取敗乃惟先生仕全始
終超然遠騖若寘鴻遼鶴翩躚雲外而不可縶

縛也豈不煒有餘耀哉緬懷休風我心慘切矣
辭致奠永慰幽靈尚饗

霍韜

祭王晉溪冢宰

予生也晚曾不公識予生東南公生西北萬里
相隔乃越萬里相信相得如其室席嗟嗟此心
誰則跡測公復仕途前三十年予復仕途後三
十年秩不階借政不牘聯乃心交乎膠然漆然
嗟嗟此心則誰與言公才天篤雄偉奇特氣浩

色厲剛方駿發公心實宏亦寬亦夷時怒而怒
非其怒私人不公知或則公疑或則公猜搆公
危機後生何知惟公詆非予職職方載覯公牘
覯公謀國兵柄是握時也多艱內多猗慝外多
反仄公不動色內處猗慝率弗越則外定反仄
率則式克履危虞時膽力愈定戮叢劚棼如鉞
如鏡闔謨宥運萬里策勝乃大服公於焉起敬
載曰嗟乎始不公覯則惟公病菲葑訾翁孰則
是正我思古人負佰而垢豈其無有玉黙以珉

菌蔽以莠一犬吠謬群聲齊口哀哀史臣所以
鮮後為公興咤十年牆牖恒念公覯共此浩歎
乃公再來我叟家鄉相望相思邈彼雲漢相慰
相師只兩手翰嗚呼孰云於公竟隔雲漢孰云
知公只此手翰嗚呼公歿三年我心一日今古
神交世情叵識鄉爾效敬寫此尚聽公之孫子
尚紹公德效忠于皇國予之後人或執力役于
皇畿域覯公孫子講此世德庶幾於公冥神師
迺禩亦於爾也

李舜臣

祭故戶部尚書九峯孫公文

嗚呼孫公夷夏之望一夕星隕忽報公亡公雖
在野如川無梁明明日月為憐精光公始遭遇
昔舉銓司知人則哲惟公在茲　孝皇之
世賢才一時寔惟公等平衡是持文章至是其
變漸衰儲喬始奮何李追隨公寔雅量崇而進
之有位感勵或者能為已復引拔常若後期郁
郁乎文既興若斯至今作者猶公是資雖公是

資退若弗是巖巖宰府後公為副值時艱危人
如在木蠹彼殘夫肆其荼毒嗟此縉紳逢其窘
束或不自持望塵俯伏公本名流昔同薄俗恚
不少辱官竟南遷如彼鶴鳴聲聞于天一朝雄
斷取其凶慾方以司徒召公南還雖則召還時
事猶未未及用公公竟辭貴　國則無人典刑
殆既　武皇之末言之可畏黃河載清
聖人既生自在藩邸已薦休聲復以廷議
徵公地卿時方民力困極靡嬴實賴休息連年

勿征公本舊德爾方盡宏既瞻百家亦慰群情忽然引去十年在荊海内庶幾猶為蒼生如何昊天既喪老成嗚呼哀哉江漢滔滔流而不息矧彼衡山維于南域鍾為哲人實民之則公外閑閑而中抑抑無義不精無施不克迹事四朝榮寵亦極宜稱耆儒為世名德太上有德其次有言言則可遠而德則尊惟忠惟敬惟志之敦食無重味郭無名圃古稱大臣微乎進退進則康時退無患悔惟公裁之咸義所在遺範斯

存永世不廢訃聞在僚能無感慨薄奠遠將如公在對嗚呼哀哉

徐階

祭少師鵞湖費公文

嗚呼公遽至於此夫公年二十而擢魁大廷歷仕四朝而三秉鈞軸人咸謂公之生為至榮然階獨知公欲乎未始以自足也譽望極士林之尊仰褒卹備國恩之優渥人咸謂公之卒為無憾然階獨知公戚乎不能以瞑目也維公之素

志固不假華燁於科名借寵靈於爵秩而究公之為志實將使縉紳被德之風蒼生享和平之福故誠未足以為主則雖再相再黜不以為辱義不在於潔身則雖六月赴召不以為速何遠猷之未試遂長往而不復蓋天下所以望公者在千百世之事功而公之所以答天下者僅一死以徇國嗚呼茲固公之不能含笑於九泉抑豈非吾人所共撫膺而痛哭者乎階濫出門牆恩同覆育曩苕溪之追送幸瞻依於信宿顧

豈意永訣之在茲肆狂言以譏觸嗟時命其奈何顯獨傷此衷曲然而生死之所懷罔猶炳乎其在聽敢哭公而與誓期踐修之無忽尚饗

祭蔣敬所公文

昔在
憲皇時稱多士凡八臨軒最後丁未有四元老公居其一夷清惠和金聲玉色
孝皇之初公侍講幃肅如其容藹如其輝篠正養中不假言辭披拂陽春漸漬膏雨暨相
武皇後先群姦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

護從容匡扶惢懼身名俱全上下交德庚辛之
間國方遘屯公及成都奮不顧身與龍于淵殪
狐于穴旋轉乾坤揭昭日月維公之相功在邦
家長沙京口徙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姚
江洞庭自謂不及　帝方圖舊公乃抗辭
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日裴
在唐日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時卜安危
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躔氣收
光嶽維公在朝善類有依公今歿矣孰主孰恃

維公在野後生有式公今歿矣孰引孰翼其等
無似濫出公門哭公之歿憶公之存感非私恩
哭豈私戚維公有知鑒此衷臆尚饗

羅洪先

祭楊文襄公文

遂菴楊公既卒之若干年　今上用所司議節
惠易名賜謚曰文襄舊之出入門下者感公身
後之有遺也俱各撰言相帛且識追慕之意憶
昔道出阿訪毘陵與唐應德氏論公平生唐謂
某曰世以多欲病公亦孰知其廉介者某曰何
曰聞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
右投之地頃刻立盡而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
助給率數十百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
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某聞而
頷之輒應聲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又孰知其方
嚴者唐曰何曰先君實其熟稔交也爲武選郎
八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知其抑
也又三年轉而備兵徐州曰此地不可無此人

不虞其淹也夫爲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
于一介不通亦可也非方嚴乎唐聞而頷之嗚
呼世之追慕公者亦嘗聞此兩言否先君承公
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不以俗
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盡形之言能爲言
者或不足以知公知不知於公何與世道之升
降係之矣公如聞言其亦頷之否乎嗚呼

祭歐陽南野公文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値千載一時

憶接浙之去魯與隱几而出齊空進遲乎故國
念孰爲之提攜迨春陵之感奮啓閩洛之精微
或登筵而獨對或專郡而分麾言入禍出行高
毀隨謳山之召殆其一幾幸委曲於權變竟莫
拯夫傾危嗣是有作大行昜裨自陽明之復起
而東南再造於瘡痍斯文天喪國是孰資旣顛
擢於荒裔猶集訴而交嗤先生弱冠早自得師
闇闇侍側解悟無疑當是時也豪傑蝟聚議論
蜂馳禀承僻難聽者忘疲及其久也通方内外

與時推移洞人情之隱忽總異說之紛披蓋獨
有得於圓融不測之智而才力贍博又皆足以
發之不獨四海縉紳讓其步驟即同時儕輩幾
能盡撤其藩籬而又位在密勿久奉疇咨九重
眷注蓋已納之帷幄而二三元老亦且寄之肝
膈倘其稍延歲月少竭心思調停于可否之際
引納於和平之歸可使善人恃以無恐志士展
其所爲則當年傳授不爲虛誕無疆宗社固將
賴以維持也胡爲乎賜燭之寵方渥而鼎覆之

[illegible]遽貽績裳之慕未厭而台斯之占莫違豈民
生之無祿抑覆載之有私昔不知得才之難而
顧值數之奇又不知自古奇數胡獨值于間世
之才與夫成功之日而顧他無與於興衰也噫
嘻噫嘻洪先束髮快覩光儀初入禁近朝夕相
依語必詳記信如蓍龜廿年睽違書問不遺近
歲以來或合或離默默有懷思報所知道遠莫
致欲待來茲望而不即如何弗悲每讀夫子拔
本塞源之論與眞訣初心之詩未嘗不三歎而

欷歔先生巳矣來日可期果能無憾於斯否乎
嗚呼

申時行

祭太保王公文

嗚呼士大夫之生同鄉仕同朝同歸老于家者
有矣而未必始終出處之皆全即全矣猶以迹
合非以心知也而惟公之與余臭味相入而情
意相聯公擧南宮對大廷載筆紬書御朔于館
局也余皆與公接武而駢肩金匱石室之編摩

廣厦細旃之誦説靡不共朝夕而相後先凡公之潤色討論論議著作余皆歛衽避席而願爲之執鞭公以持正不阿拂衣歸里余慨不能從也而挾雁耻逞蘄戲者嘗爲公委宛而周旋及時有鼎革 上方總攬余乃得推轂勸駕奉詔爰立而起公于林泉時則宵人憑社簸煽傾排余且奉身思避矣而公昌言正色偶持國是卒能鎮躁而扶顛以余之拘謭固陋或剸裁之不當與匡維之不逮者公未嘗不直補其闕而

規切其愆公性嚴急而余劑以寬和公言戇直而余諷以含蓄若鹽梅之相濟而宮徵之相宣至其密勿敷陳幾微諷諫外廷不聞而余獨與聞者無非奉公憂國出于忠愛之惓惓及再承召命抗疏力辭而密有陳奏亦循疇昔之故事而冀 上心之轉圜胡群情之不察而衆口之紛然乃至躡影尋聲餘波橫及不能不與慨于青蠅之刺貝錦之篇當其寵辱之交奏與其憂病之纏綿余甚念之而孰意其溘然捐館

厭塵世而挾飛仙嗚呼痛哉夫是非之衡常決于端人正士而不決于流俗臧否之論常定于千秋百世而不定于當年余以一生之操履信公爲人倫之英傑以七年之夾輔信公爲社稷之忠賢無論進退相依若手足之一體而歲寒相許與金石而同堅乃茲覩公遺像讀公遺表雖音容如在而精神意氣邈乎不可得而傳且也哲嗣中摧孤孫子立悵繐帷之寂寂嗟驂人之欒欒安得不使余感愴今昔而涕泗之漣漣

也昔元伯爲巨卿見夢伯牙以鍾期絶絃公今巳矣誰能贖之百身起之九原而獨其休戚之愛生死之交不能不含悲飲痛披肝膽于几筵公其鑒余之衷悃而僾然其來格焉

王錫爵

祭趙定宇公文

嗚呼俗化而僥士也輕佻有倪其眉有紆其舌以柔繞指謂之明哲柄臣之門儷栱齊列犄維趙公豎立霞舉筮仕詞林挾其囊楮頏藐雕蟲

[illegible]虖匪躬正色爲時柱砥江陵之盛炙手
勢陷奪情事起有五鳳鳴公實倡之首干雷霆
章交公車匪洒禁庭一絲九鼎角巾歸榮天下
譁士講以揚厲天道小往世局遞更越從田間
擢聽璣登石渠紬史廣厦横經再領師席旋貳
冢卿捩路只尺月佇同升忽而中讒馳傳歸里
人之謝公旦莫且起頻年稱病稍謝友朋人望
京仕彈冠就徵人心之思可以觀息名不虛附
聲望終失一疾告殂于何其亟道之不行有淚

沾臆嗚呼哀哉某也不敏附公賢書後先登仕
故頑禁廬歸隱同時志亦同趨公氣嶽嶽我步
于于人之相知不必相如公過我規我病君藥
人之相好不必唯諾豈無萋菲乘人于暴刖足
交顰眉睫攻調我心匪石鑑可以照誦言若蘇
握手一笑君子之交終始勿貌一旦弃我中心
是悼東芻臨門敢以情告嗚呼哀哉

祭王鳳洲公文

萬曆十九年正月初三日吾瑯琊鳳洲兄訃聞
京師其友弟王某爲位而哭越二月朔始獲走
一介修素羞玄酒之祭而告之以辭曰嗟乎予
之無聊也出山盖六年矣踽踽之行闃闃之守
得寵完面目于風塵澒洞之中則誰爲之救失
而補敗哉奄奄之息孑孑之身得苟支歲月於
死喪疾苦之餘則誰爲之舒憂而分痛哉嗟嗟
弇州兄竟去我逝矣仲冬十六日手書具在不
忍讀矣冏伯之歸而曾不及啓手片言之訣不
忍問矣昔者黃冠共隱白社共盟臥起共榻飲

啜共盂得失共規子弟共教令事事都盡不忍
言矣先是予與兒婿之別冏伯也還而雨淚汎
瀾不能自止盖一年前妖夢已卜兄之不起矣
而所恃者兄之先幾引決屬厭世味以留有餘
之福一宜壽研咏名理相羊文酒年至而益強
身閑而益修二宜壽生平服老氏三寶曰慈曰
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啗面能乾餕肉能忍三宜
壽嗟嗟豈其所受語于化人甲申之讖八八之
數遂不可逃邪將悉絶半偈畢曾參㑀漆園別

有爲之梯航覺路引證夙因若邪僞纘之久聞且誠妻妾勿近子孫勿哭而予以摩趺把背之友獨不勝雍門峴山之感臨風涕泗彌月于茲蓋亦知婦人之態非所以事兄而試設以身處兄之地有如犬馬身先朝露而隕則兄能漠而忘我否也嗟嗟三江砥柱一代文昌九世卿族二難物望兄豈爲一人生而一人死者四方後代之士聞兄者慕哭兄者哀讀兄之文章與識其子孫者喜則兄又豈其以形生生而形死死

者顧支遁覔神於法虔羊曇持服於謝傳彼皆所謂達生知命仁人而情至猶爾況以予之下劣不肖而方羈紲世網又嘗以其餘籀漫兄契濶六年遂成隔世則今日醲酒緘詞哭望兄於冥雲寒露之表而如聞行車嘒管之聲睹玄冕黼縷之狀又何恬獨生爲矣念與兄言誓猶新神理未邈故不復敢彫飾文何餔張宦纂而直叙家人父子之情同志公私之痛如此

祭朱金庭公文

甲午之歲詔許歸田垂死病中若負去肩公來受事後十餘年特爲艱難躓後跋前萬年之基如波蕩船豈無羣策築室道邊老夫耄矣猶爲涕漣別公之身百憂所纏外疑操柄內乏轉圜孰知苦心惟我曾先嗚呼哀哉衰年廢疾危于朝露尸居餘息何堪特顧乃招群言紛紛若霧譬彼老馬僵仆中路幸解羈馽林下假臥忽來人間自求馳騖然乎不然請尋其故蒙譏受訴余心無惡公獨何辜及我餘禍嗚呼哀哉憶昨

之歲惠我尺書憂切國家言與淚俱謂旁觀者豈有嘉謨余謂政地客勿是圖入告嘉猷外則弗居公爲國老豈其忘諸客疏未報訟言巷衢我思古人無乃過歟尚有簡牘斯言不磨何斯人斯重加詆誣皎皎白日載鬼百車玉帛相見屢張之弧嗚呼哀哉忠或罹謗信或見疑自古常然何況今茲八十老翁意欲何爲進不怙勢退不營私　高廟神靈庶其鑒之人之多言蓋亦勿思

祭馮琢庵文

嗚呼惟公之年耆艾未衰名則山斗位洵鼎台人之躋此已九管黨公而止此如棟木材瞻仰昊天不雨焉雷人之云亡惡能不哀公去大拜咫尺之間爲丙爲魏爲范爲韓未見其止略窺一班窺公文章有筆如口開我大冶諸變來耦斲輪宗工廊廟老手千古日前萬卷川後大者藥石小亦瓊玖窺公局量如器萬斛難親難踈不清不濁立于中央材俊榛輻道孤迹群謀衆

斷獨其在侍從禁局尚冷爲霖之望朝野引領及貳兩卿事權未握風裁侃侃主者畫諾未世傾仄忌于見奇毀譽毋借恩怨互隨公獨何施獲此衆宜蓋世之才震世之望虎尾不咥龍頷不亢箸借一籌牘補仍上都俞時來緩急是仗如聞密畫爰度爰咨聿奠主器果命后夔洛日旋乾千載一時武侯八字司馬五規務勿以待旦暮見之如何夙夜竟此盡瘁我躬勿恤我志誰寄尸諫之草語語涕淚九閽不開重臺永閟

[illegible]我文章總此一胄嗚呼哀哉迺公之生名也[illegible]李洞[illegible]不盡箕尾乍迴真宰有無爲此作態元運滴薄大德不載道與世衰梁木先壞剎果已食黍茅焉彙嗚呼哀哉方公中秘余忝署事文字之外別相賞異我翼我規謝我俯拾爾步俯趨慨爾弗及歸田以來百念永蟄我過未備進爾爰立何圖老眼爲公而濕兒子一介雅知[illegible]賢然明執手僅在一言終望龍門如登高天晩而得師在三罔欽匆匆東歸遽爾長別公私

并痛俯仰腸絕誰無知已泣不可啜嗚呼哀哉維春之季奉公手墨其距易簀僅以一昔琅琅數言約結胸臆語不及他勉旃報國腔淚已枯眼血猶碧而我父子負師負友魚潛鳧循奚取丘首自有簡書爲公不朽我欲言之我顏有泚所不能忘生平而已悠悠天地誰代餅耻輟斤斷絃吾言止此嗚呼哀哉

伍袁萃

祭海忠介公文

明故南京右都御史忠介海公發跡瓊臺蜚聲天壤匃吳伍袁萃闘其風而慕之有年矣萬曆乙巳觀察海北會海南林憲長㒰味交孚乃檄有司搆祠祀公既成祭告其辭曰公之衷如皎日公之履若凝霜公之心信于君子公之迹疑於小人公之亂斬于一時公之名垂於萬世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蹶可以見公之槩余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可以定公之品初厄於吳相繼厄於楚相今二相之灰冷矣而公之忠誠益

顯初毁於省臣繼毁于臺臣今二臣之骨寒矣而公之聞譽彌光萃也徧閱名世衡鑑頗審或矯飾于外貌而中情實悖或矜奮于壯年而末路頓衰全節完名惟公一人公之神在天公之像在堂廉正者謁之而欣然有會于心貪邪者謁之而泚然有汗於顙卽矯託者謁之亦見其足將進而趑趄也嗚呼是足以扶植名教而振起世風矣尚饗

袁宏道

祭楊少宰先生文

惟公道同曾猶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守一壑如大呂之含音如太阿之欽鍔道愈升而愈光身屢進而屢却五載銓衡水平山嶽澄汰九流廉頑厲濁人曰朱門公也岫壑床無帷帳門無簾箔月夜橋湯曉窓芹臛一編韋冷六時影卓雖聯班于龍尾儼雞群之獨鶴幸 明主之眷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衢雖通陽明漸鑠雖人賢之間升如先忌而後藥幸我公之持

正司群彦之闢鑰瀝肝膽而向人蕘薪熠以巨杪遽石火之無光悲九原之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蒐之猶躍其或澆頹相因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爲豈若長夜之安樂身雖棲于黃腸道豈隔于冥寞捐無情之涕淚布丹心于脂膜聊酹酒而陳詞知蒐兮之無怍

節槩

蔡元偉

祭周蹟山先生文

嘉靖二十年、戸部主政周蹟山先生以諫獲罪
繫獄中越三日乃得舁其尸以殯都下士大夫
知與不知皆爲掩涕聘其喪者無慮數百人其
邑人蔡元偉以酒一杯香一炷生芻一束哭於
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少時無一廛之土一畝
之宅待米而歛僦屋而居殺衣糲食以遺父母
隣伏恐來以讓諸昆轗軻備極堅厲彌篤鄉閭
中已稱其爲偉器矣及舉鄉薦連登甲科擢官
戸曹不汲汲送窮以思方思自祗懼日究心當

世之務平居緘口拱手悉鋤去陵谷若無能人
然凝重潛深簡易和粹容止疾徐默有矩度凛
不可犯及至遇深知促席陳利害劒鋒差差聽
者若毛聳乃知其眞欲任國家事者先時鎭守
之罷士民歡歌以討遽復中外惕息公卽草疏
欲上言辭剴切會未幾復罷乃不果其後扈從
車駕典司倉儲舉止設施成卓有可稱楊御史
之獄舉朝哽咽無首論捄獨先生以羸瘠抱病
之身奮然倡聲抗疏絶毫芒顧慮朋友不與見

妻子不聞端奏章已上衆心爲之震悸而公談
笑如常及命下拘囚從容就刑無咄嗟之狀識
者莫不交驚互讐擊節稱嘆豈以先生負能悻
直亡身犯
聖主之所深怒之死靡悔徇
身後之名之爲烈哉此繇天植忠赤積於中而
時發於外平生足取信而言論中幾宜也楊之
疏在仲春望以前公之疏在仲夏朔以後夫豈
待掖臺之言而不侵其美且以仰天威之霽而
不亟其禍播首延佇欲寬一人之死以勸千萬

人之忠者未始不一日數迴於腸也及長望而
救聲寂頒宥而揭名非矧逢
廟災適承
求言之詔斯而緘默則爲貪位故先生之言脈
舒脈赫舒吐積誠以幾萬一其所不可及者正
以其忠而不驟也嗚呼今之士秉觚牘焦思慮
克棟列肆與身俱沒而公之不朽獨抗疏之一
章言若拘行若制積功累行幾成復僨而公之
不亡獨孤忠之一死少而情壯而肆將老而悟
窮力盡氣未能庶幾以斃而公之有似令終乃

在於三十有一之齡歸乎蹟山其又何悲然以公之學使假之年則其文之格君而垂世者又可以多啓我後生以公之忠使未即死則其功之植國而鳩民者又可以永熙於鴻號以公之質懿而夙成使其壽如衛武公蘧伯玉則其德之日升川至吾不知其何所底而遽止於斯胡能以無慟乎其與君方擬蘭契生也得執之手以訣歿也獨得撫其尸九原如可作也吾其與徜徉而委蛇嗚呼哀哉尚饗

許獬

祭李松汀文

嗚呼人之生世無所不可知而有所不可知所可知者朝端有公論閭閻有是非雖匹夫匹婦之愚而莫之或欺所不可知者一人之喜怒弗夷弗特而尤不可知者天道之與善人乃今豊有嗇有畀有遺靳弗盡施曩者先生抗疏青瑣凛然弗避流竄之辱斧鉞之戮亦惟是爲天下大本計是隱是圖夫豈無當于 皇衷而先生無祿一斥弗庸邇來 主上加意元良遂正東宮諸所缺失漸反故常豈與人議亦惟是先生疇昔之畫是聽是從並時以言事去者方且彈冠相慶連袂升朝而先生無祿乃以疾終愚不知國家之於先生胡爲乎用其言而棄其人造物之於先生胡爲乎厚與之以名而薄與之以榮雖然其言行而先生之所造于天下不輕其名成而造物之所以寵先生者雖不有九列六事之貴而其榮已過於三旌名者豪傑

之所競而造物之所忌故彼着之於先生不惟不盡與之以高位重祿而且不盡與之以修齡然苟名之既成而使海内士屈指而數曰吾鄉之以直諫顯者自李先生則雖不獲盡享其位與其齡而先生其何媿于九京先生尚饗

韋布

成器

祭忠臺劉侍講文

於乎先生龍逢爲行兮比干爲心紓忠竭志兮

日月照臨慨前代任閹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踵襲伏闕抗疏太息掩泣　帝曰汝嘉寔感膺衷惟彼羣姦切齒相從幽之錦衣肆其鞫肉龍逢蒙慨兮比干葅醢雲霏霏其承宇兮天高而莫余宇顧虀粉之是甘兮羞時事之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感慨兮腸一日而九迴側聞先生之死兮又奚啻乎七哀扣帝閽其無路兮徒煩冤而隕涕歌楚些而招鬼兮吊汨羅以爲計於是刲鷄釃酒

望風奠祭惟蓺于家登彼龍崖石齒齒兮竹松閒閒太天日其咫尺兮將英鬼之可攀恭載拜以長慟兮跽敷衽以陳告惟蹇蹇以自完兮得死所其奚悼顧棄德而崇姦兮尾日大而不能掉彼閹豎其何誅兮痛　廟堂之共臣曷其不撲滅於早兮旣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使舉朝皆抗扼兮何倡狂之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快其怒乩矻砥柱於洪波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婞婀之流輩兮直驚鴻與脫兎也生無益於時兮貴且富其何數也可嗟先生之死兮寔知名於孺婦而謄志以法像兮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賈旣兮吾不惕以改其素也

英舊

縉紳

李東陽

祭彭民望文

老葵彭君民望旣卒且禫其子長沙府學生斟

歸自京師君之友其乃能以束香端布爲文寓騏使歸以祭君曰　嗚呼老葵而止于斯生無以爲存而死無以爲歸有祿也而家不得以爲養有家也而身不得以爲棲君於此時雖欲爲無名之士不識字之人而亦不可得而爲也然則學何爲而傳詩何爲而奇舉何憑而捷聞何藉而馳彼造物者何所厚而予又何所靳而不施邪嗟今之交如手翻覆惟我與子義則骨肉然而濟難銘死吾不如孔易致賻啓殯吾

不如宗器著狀買石吾不如元王妻發居于家而吾不能瞻子游學于外而吾不能淑乃從祭酒之儀悲歌當哭挂徐劍而傷心返橋車而痛腹是將何助乎君而亦何慰乎僕也我堂于居我陌于遊魂乎來乎其在故丘山川悠悠道阻且脩爾孤之還窆乎若送子之輀也數千里之外九原之下其有感於予之求之也邪

王世貞

祭黎惟敬少參文

嗚呼丙辰之春胥會招提余使而東于鱗乃西宗徐並鑣觴榼提攜明卿繼之若鳥逐棲却誤伯承攺轍幾迷君甫畢試其類猶蟄蝎蹷而趨式燕以嘻余戲謂君生黎熟黎君笑而答生熟均半揆其褎中乃多篇翰虬龍鬱屈虹霞煥爛二京可嗣五嶺推冠余時吐舌口不及讚攺席卜夜清吹妙彈遏雲停空呼斗揷漢君獨頹然樂靡及亂厥幾新沓不作中散曾幾何日南北各天君椽鑾坡余耕甫田世之棄余如一敗旃公獨寶之若狐白焉倦羽賴鱗銀鉤燦然愧無玉案以報瓊篇散若蓬飛聚則絲牽余部吳興君爲不速顚倒裳衣酒炙相錯遂登峴山探討松竹顏公窪樽磨蘚以讀放舟碧浪攺席浮玉明月飛鏡皎潔天目高山激絃迴波流曲名畫法書恣君品錄掐指千載此勝疇續其後五歲余領冏卿君佐兩制出入承明休沐之暇余或逢迎款叚繫門鑿落細傾僅火再鑽乃西郎征君唱驪駒餘音裊旌丙子之冬納節歸耕君時

起告訪我園亭短屐輕舠一二友生躡披巑岏覽擷葱青賓主東南勝事頗并粵嶠之南耿馬文星知君得老懸車羊城鱗羽雖艱音郵互繼君健飲噉百年可致有友楨伯書及家弟豫章片石刻君夢記謂一羽流矯矯其袂致音元美君爲我使醒而箏之三日忽逝若醉若寐又若蟬蛻非君仙遊則我鬼趣君有令昆亦有哲嗣併君其三俱拜天曹縉紳之閥孰與君高雅量沖襟恬進潔操千頃宏波靜不爲濤千仞層崕

陟不令勞廣文之絶供奉之豪君實兼之所享獨饒有宮易僊鬱乎岩嶤二子栖焉服餌逍遥信君所夢君必與遨逝者奚憾存者奚切嗚呼哀哉

祭俞仲蔚文

維萬曆七年巳卯秋八月癸酉朔越三日丙子俞仲蔚先生卒其又六日癸未友人王某始莊以酒炙羹飯往奠而哭之曰嗚呼仲蔚天與之隱俾辟世塵天與之文隱不就淪天與之貧俾

滌世態天與之德貧不見憊天與之藝輔文而行天與之友翼德以稱凡子之羸皆受之天其不知者以爲齒焉有子而痼有媼而衰有孫而孩有女而嫠人所言齒齒于月前吾所謂羸則千萬年在漢恬冲無若叔度微言蔑聞胡以殆庶在晉藻雅玄晏先生未究八法墨池隤聲子之於詩上窺建安盡洗色澤天骨嶢屼其於他文單辭輒工衍爲賦詠亦表春容子之於書愈小愈妙柳骨褚姿鑿山陰竅稍縱而行襄陽米顛強努衍陳兒駒嘶燃與子劇談耳不盡酬稍出片辭確乎陽秋入子斗室春風藹然蹤遡闕闕心遠地偏子之閒左于莊時溢及乎公庭叟絶子跡阜帽蒙頭隱囊庇肘手綴目營圖左書右徐渝清莽特進甘果調鸚聽鶯日以自課六合之外子或冥思一室之外子不與知嘗微精堅可永無敗如何一疾遽爾長夜嗚呼仲蔚吾昔進子以交子與自是三人遂成爾汝徐生汎愛惟子是篤慇勤分豪皆疊推轂徐之不祿子

後我先入雲痛哭拊棺一言窀穸之期爲樹豐碑我文子書詈未移時子亦告逝誰爲終此二子之責供在後死月晦叩門子病向衖回眸聘睞托我以臆誰謂一瞑地老天荒遺骸在木遺文在牀他所不能能使不朽所不終更有如此酒嗚呼哀哉

忠

沈鍊

祭張將軍文

嗚呼哀哉、維天有柱維地有維維柱天維地忠義
其誰奴臣執柄綱紀大敗虜寇陵負若欺小兒
三軍望風不戰自渡外通賊賂內結權私社稷
之計蕩於霜枝割人為虜奪虜自資報功欺主
曾無媿辭將軍初來意氣恢恢言念國恩流涕
滿聽口諭三軍執挺持椎此行竭力有去無回
攘臂渡河奮呼登岸手刃良多殺傷過半力屈
勢窮精靈不散天發震雷來斥虜患亦有官軍
屯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為救焚我亦有生汝亦
有死何其忍心靦而無泚張公雖死神氣長生
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權貴
行誅汝骨亦碎先死為榮後死為辱死辱生榮
其辨如燭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為鬼
為蜮不輯其徒不恭其職所過騷然大為滋懸
張公有靈誅此逆賊逆賊不誅伊何為德

皇明文徵卷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誄

縉紳

徐禎卿

文溫州誄

故溫州府君文侯景範幽玄日以孫邁國隕貞幹士喪德程於戲柰何門生服義號慕忉惻追而誄之辭曰

於昭府君軌行峻潔約迹無雙優明典術行宦遠方旣魯小邑法度顯明殭右拘縶惠化滂暢羣息咸植公朝旌嘉疏爵大廡澤及蕃畜騋牝三千服憂致疾去官歸田詔命督辟再領郡符朱輪入溫男女擁車[illegible]道不得行視政未朞仁渥威宣舉直致賢奸伏杜萌徂詐格化盜不闚城平植市價縣賦稽程貪漁斷割流冗徠恩務強教誨懸書告邑男樂處業女乏淫佚睦族斷訟圜土虛寂戶不舉女連坐皐慝淵德

覃波諸有喘息山海醜類翹翹首義解櫝自訟
公來何莫仁恪后皇設賴岐穗潔心端操不懈
于位風聲騰躍布散海內宜茲台鼎為世作式
其十有二年寢疾愬喪招徠弗獲士民騰號鄰
家舂弔淚酸可注攀悲市道田野空邦山谷震
悼罔擯商篤州里悵訝不癖府君奄忽而謝故
舊隕涕彥哲傷慕而相嘆曰昔漢表蜀郡魏振
江夏府君繼武名跡不亞司命無良天年不假
千秋億世芳名難化嗚呼哀哉亂曰恭騫小署

聲問狃兮黃朱市命德彌洞兮賢猶蹇瘁貝皇
棟兮與郡杜參伯仲兮神冥喪親命弗控兮南
陽樹阡式士頌兮乾坤難弊光億萬世

唐順之

王御史毅齋誄

余讀毅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能殺公于虐燄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扼公於衆正彙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則奈何獨罪閹哉余既高公之節又與公之子挺相友善乃為之誄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為其虺忽焉為蛇金陵
鳳陽以及宮禁星隕雷擊為國妖讖公為御史
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披腹叫閽變豈
虛來匪實不應請絕內批閹見之怒碎而投地
公再上章其氣彌厲弗預為防噬臍何益蕉銅
甘露豈一朝夕虎豹狺狺九關帝居獻忠不足
賈禍有餘彼閹熏灼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行

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桓桓台司望塵亦拜
大杖高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筋絕骨鑠始縶
詔獄免歸故郡謂閹可矣而又欲甚再加之罪
百計捃摭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貸里貸猶不
及額書籍亦空何況田宅害氣有盡彼閹即誅
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章薦公暨劉及謝（東山 木齋）
次且其行竟終牖下繄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為
御史上章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
閹又何責在閹煽虐宛骨縱橫曷賢不及而公

猶生迨闖旣誅彈冠生氣賢不及而公以廢
則闖之虐猶尚可逭彼奸之毒其誰能挽嗚呼
壁狐飛鼠何世蔑有天熒日晶潛形縮首雨晦
風寅紛出爲醜公也不辰獨罹其否小大往來
陰陽纏糾再拜誄公我心孔疚

劉鳳

李于鱗先生誄

歷城李君當　世宗肅皇帝時
登朝位列曹郎時景命熙洽四方學

士大夫輻輳省寺然自李何以還氣
亦稍衰下矣公與三數少年夙夜淬
勵力振起之風於是再變雄峭奇勁
矜厲莊迮可謂古之極軌無復遺憾
詩則唐氏之盛七言軼丙丑之餘轍
極豐隆之杪勢自昔構篇者未之有
矣免關內後居數年復起兩歲再遷
以太夫人不祿歸遂卒嗚呼若君之
生實三氣之光靈數百年來所孕毓

以顯章我國家盛業昊天有成命非
所得議其長短也卽不登三事然使
一代之文與典誥並光四始六義王
風不墮是誰之力與余與君同舉吏
嘗接杯酒慇懃之歡自後相見亦甚
疎獨聲氣之合有槩於中遂爲之誄
曰
於維浩淳麗深混濵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
儀軌儲與誕精穆允乃初劭質以正逖亂爽耀

式遏三靈挺以日慆宨汰焉取靡靡之降浸以
譭侮弊擻嫗掩流散墮窳不有高張更節易柱
風之湯蕩不圖庸瘉粤乃皇造惠諗九土矯矯
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纆戒叟分
星璣爚煜時文峻命疇不祇肅昌徽茂符見象
川瀆苗裔肇啓漂黃歷虞襲殷逮周窮於汗竹
聃始著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旣湛畜氣之
和雍遐不熙淑時乃有挺皝皝其喆恂美況梁
敦備醇至介以幼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悟不

衎忎洪承纘休迄我㪅賁駿發於文溥於脩戾
偭奇麟振駭疾龍聘倏出閒入莫知其際風雨
飄忽體變機勢芬𢘉敏豁虛神漠志踸踔玄牀
幽埋翳翳力自標揵黜絕後弊古有休則是惟
弘諦曠代緜邈抑豈無繼時與道裂乖茲音戀
河洛騰涌滔音怗懘結駟方馳鳴鑾顛蹶乃徂
自東奮彼千裔式從遐造一有揚蓺翩其飄翔
載惟專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勩時之淪踰獨我
其繫誰謂翳淹以先朝㖃誰謂邃遐欲及吾世

𤅢追爰始排伉謇諤隱軫雄深轢轥佻易鬱勃
氣往凌切木肆橫奔絕驅焉復曩態叶他計拓落
逢時偃蹇軒闥叶徒對抗論振矜正色抵袂朝右
畢傾英賢以彙猋涌雲蒸籍甚𧸖氣憑負節俠
危行高睨二三君子共奬厥懿排瀾沂源浮揚
擊汰同律緝聲陳風敘致調上徵急節峻音比
格以慨憤偏宕沈鬱激則哀促蹙則強悖壯絞
彌極慘不傷蹇駘籍無嗇朓略雕忞在喪斯喻
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

焉寄乖乃兆衰競亦知沴齊氣之奮不乃佗傺
質文相變代有所恉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徉
自放御有逸轡謫而能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
排調貴位興既洪噫芒亦廉劇倘勝不殊曾是
足畀所務快心遑忤儁計象或側目從之纍類
乃顧發舒託於涉齊遠棄列埒非謂則醉佪彼
如茶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焉試身可抑折
中可誘謹撿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
瞶恚觀者自失莫敢婞娟据理心開剌史高第

稍用序遷受憲關隧封傳薄移紛攘髦毦輔以
文法胡寧藝事緼籍無害雅所清濆德之休明
膠遂所視敦惟在寬國中策筭誘啓㡭成邁績
上寂聲勲絫積㷀聞塗曳云何渭涘不可涉揭
惟薰自煎㪫固來忌英儁並游愠於大憝容與
濟上句請蚤稅芳之不卲豈惟鶡鴂相望携手
隨踵言逝取酒貰媼織絢忘衛千里命謝憑口
獨喟緯其弘高徐然域外𠁠運更始乘天之擠
惠此群公徵命遝逮無余舊疆推擇言溘致令

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敢介用逸
臣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勿庸
以次再陟作監益此未歲昭茲儁功榮寵相稱
茂楊豫土匪亟來宇追綜召周赫赫分地庶其
益蹟隆我鼎司叶息利慈養條違蠹焉摧毀在疚
亡何遽軫傷洄殄矣伊人邪之云悴人倫岳隕
典墳靈墜有識纏哀豪彥輿涕斯緒適造失之
胡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憶昨周道
欵言江汭死生契濶胡泣之啜間承燕閒殷奉

崇議刊酌流略軌程篇制騁覿三五肯渺閟邃
掊擊作者鉤深探秘標之遒崒崛稱雄慨非之
先覺猶訾後悔晉氏流靡餘波方潰子輿視之
豈獨無裁俛仰一時綠足磬欵即有避回辭何
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冥眛
嗚呼傷哉公首闢沉越在輯玉代興依誰錯衡
是繼操馭學篤其功不啻緬想容覿郁何棣棣
狀不甚偉視精而銳疎縱不拘敢往開敵造辰
彌海雲清霧霽比量絜度云孰能企萬務粃糠

才術坻隸蒙叟臭芬嶒祀遡辭喀然俱亾推爵
清哉嗚呼傷哉故以昭塗議君之出叶尺類不囧
其節庸有所歟忠蹇投軀獎恤赴義業雖未融
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公於厚終可謂
不匱良友瞿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使遂傳被
蘭臺石室將焉著記生平故人不眇吹濫總一
厥文徊遑歎噫叶烏界包洞鬼神含朗方罣九原
可輿嗟孺子欵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嗚呼傷哉

吳國倫

御史大夫左司馬王先生誄并序

嗚呼、王先生余師也、諱忬、字民悅、吳郡人、故司馬質菴公仲子、舉嘉靖辛丑進士、授行人、擢侍御史、巡行晉楚、卓有風裁、受知 肅皇帝命按畿輔、屢上書言邊事甚具、 帝嘉納之、會庚戌句奴大入、邊京師震恐、先生業已先馳通州、勅吏士堅壁清野、待之、虜至一無所掠、 帝

聞之喜曰微御史先即通州委積數十百萬皆盜糧耳因夜拜御史爲中丞開幕府漁陽偷虜後虜退詔鎮山東已兩浙警島夷詔鎮兩浙已雲中警虜又詔移鎮雲中所至宣上威德戮力保障最後以雲中破虜功進御史大夫兼左司馬入鎮薊門總諸路兵外制諸夷内蔽京師陵寢益股肱鎮也先是　帝嘗下密劄政府稱先生眞忠故屢見拔擢任用皆出　帝手詔政府不及知乃相臣嵩心嫉之矣暨先生鎮薊門三年累著勲伐　帝寵賜益優而先生之子世貞世懋又先後登仕有令名嵩愈不能平會虜縱數十騎出射雕裨將望見不知其餌也以爲騎少易與自部數百人追之而爲所掩殺嵩遂嗾關使者劾主將輕敵喪師辭連

先生下吏議議坐主將法而不及先生嵩又陰許脫主將而嗾之以死爭因從中行密譖遂移坐先生不能白二子俱蓬累伏闕下請以身代不報遂及于禍嗚呼寃哉先生死之日天下無問識不識哭之盡哀居二年　帝暴嵩罪惡放流之并僇其胤子籍其家又五年　穆廟改元詔復先生官屬有司爲起冢祠以中牢先生之寃庶幾乎矣嗚呼方先生詣請室時余適謫外不及納橐饘暨承訃抱痛又恨不能手劍先生之讐於市比其葬也又不能效桓榮疾芭爲先生負土逮今二十餘年宰木巳可材而余罷且老獨念先生國士恩耿耿不能負如一日也因買舟浮江越二千餘里拜先生之墓而以炙雞絮酒酹焉昔者魯哀公之誄孔子也

曰哀哉尼父魯莊公之誄貢父也曰
非其罪也况先生死非其罪天下至
今有餘哀余小子敢以不敏而耿斯
典乎乃技涕作誄其辭曰
欽鏤洪族命自太原厥有天祚流裔寔蕃嬴炎
以降世濟多賢江左華胄鳳舉蟬聯兮應昌辰
起家儒碩宣力四方永懷精白建節封疆遠猷
赫奕夾輔之勞施於竹帛誕我夫子龍騰渥洼
腹笥群籍志隘八遐禔躬玉潤敷藻春華爲楨

于國俾熾而家荐升司徒冠冕時儁服在近寮
豈哉榮問入簪白筆出策驄駿朝有司直野聞
崇論按部宣風歷晋與楚所至澄清爰逮畿輔
畿輔晏然軫情桑土 帝省按章文能飭
武歲在庚戌虜薄郊圻台司震恐皇路嶔崎夫
子奮臂單騎先馳嬰危弗顧嘗險弗辭夜抵洛
邑扼虜要衝覇機縣礧厲士彀弓堅壁清野以
守爲功虜偵械備莫犯其鋒芻粟陳陳委積在
潞潞守既完潞備益固萬卒千官一身焉護匪

不自功帝已東顧手詔自天超陟開府緩帶輕
裘坐嘯郤虜旋握軍符鎮靖齊魯南北多艱軍
命旁午紆籌畀智馳騖行間海鯨既俎胡馬不
還帝壯其猷一歲累遷蘭臺樞筦節制三關載
韔其門而羽其纛馭將陳師拱翼輦轂授鉞寢
專宣威孔肅帝鑒忠勤慰勞優渥有美象賢宛
其雙璧相望登朝令名籍籍符彩瞀纓光揚祖
德寰宇世家葢鮮其匹詎彼權奸嫉非其黨造
釁害能陰設文罔蝎譖飛譏謂直爲枉忠至難

明功高不賞嗚呼哀哉中山胡信息壤胡疑毀
譽不測賀弔相推有過勸能古道中微崇邪禍
正善人是危國無祈奚嚌免全職王尉一言鄰
侯立出棠難寡援仰天悒悒二孤叩閽爭死何
及嗚呼哀哉咄咄權奸惡極罪殊曾不旋踵天
鉞加誅霍氏怙勢噍類無餘賞君席寵宗黨殲
除爰及 嗣皇稽庸盟府首錄遺勳光復
珪組家象祈連祀崇遵篚朝論載明幽光亦吐
嗚呼哀哉嗟余小子夙伏鄉隅一遭掄拔通籍

丁卯登籍龍臺投分二孤蘭杜斯馨金石靡渝
師友存殁結志綢繆先民有言無德不酬惜哉
未報貿首之讐潸然老矣匍匐致芻嗚呼哀哉
尚饗

俞允文

天目徐公誄

公諱中行字子與姓徐氏湖中長興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出為汀州太守外艱服闋補汝寧被謗貶長蘆鹽運司運判內艱家居遷瑞州府同知服闋擢湖廣按察僉事雲南布政司叅議福建按察副使轉按察使遷江西右布政尋轉左布政春秋六十有二萬曆六年冬十月十三日得暴疾卒於位嗚呼哀哉公自少知名結綬登朝所至遺愛刻石頌德其所友善才彥則陝西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鱗南大理卿吳

郡王世貞元美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山人臨淄謝榛茂秦與公為五人時謂之五子數餘年子相于鱗茂秦皆先後淪謝而兵部左侍郎歙汪道昆伯玉河南左叅政荊楚吳國倫及元美弟江西按察副使世懋敬美最後入亦謂之五子初元美未嘗與余交顏每稱余五子間以為不可使若人湮沉不起長譽於人間也繇是五子者各遺書致慇懃多驩而辱公愛厚尤至餘二十年矣奄忽摧折傷其柰何公之殁也敬美方與公同官遂得經紀其喪定其後嗣元美亦已周護其家為撰神道碑文伯玉銘其墓石謂余宜作誄詞旌之余曰公等皆通顯清譽滿天下其文必能俾子與之遺聲昭當年而垂後代為不朽矣且子與誠知人而没後率多

賴公等之力若允文衰廢末才又奚
能測大雅以酬其厚德然述近情而
極纏綿悽愴之詞非長戚幽居如允
文者不能爲也輙爲哭而誄之其辭
曰
穆矣徐公天挺哲人純懿敦大慈惠恭温研幾
隱賾博宗典墳發篇藻麗蘭敷蕙芳聲實之隆
靡不彰聞爰惟厥初矯翼斯升乃署奕鳩克允
克明哀矜折獄衆彌歸誠平反實多益大厥聲

作牧于汀廣寇憑陵日肆侵偪萬姓震驚公納
流竄城門寢扃險備周悉梟風不行簡稽兵勇
要擊武平斬首藍屋餘黨是懲亂繩以理境内
肅清乃罹厥艱尋補汝寧殫精圖治細齊民情
隄障決河革剗煩徵恢崇孝弟甄奬湮淪弘開
講堂登進諸生扶衰拯廢贍死周貧化極中和
俗以還淳天貺休瑞郊出麒麟桂生有蠹人賓
害能公遂遭貶鹽筴是經遮道願留攀輪失聲
古之遺愛權此爲輕逢辰之鈌内艱荐仍茹憂

成疾閉絶巖衡沉彩終發藏輝必呈公于此時
華問載興累遷藩臬楚澤演雲竭心公朝罔憚
劬辛廼建隼旟廉察八閩紀綱條捗列辟儀刑
進陟藩伯保釐豫章吏懷其德民識其方曾不
踰歲遽及殘殃哭位天乏柩櫬荒涼寮屬軫動
父老增傷會禭致禮賻贈充箱神駕東還川塗
感咽楚招幽悲齊輓迭切天不憖遺仁賢殞絶
嗚呼哀哉惟公才彥秀越時倫惟公光儀輝映
玗琨泛愛博納賓客盈門家雖屢匱公獨自欣

鄭莊既遠文舉亦陳其在於公事近猶新玄林
未爰素榻隨塵嗚呼哀哉公昔奉使按部吳鄙
枉駕蓬廬許爲知己欸睠之厚與日積累其後
汝寧郡志失記謬延纂緝遺幣千里具言嵩高
二室之美昌蒲九節巨栢千祀仙游潛盤歆其
必至値公被播臨發旋止公愈加懃慰藉無已
諸所推拔匪終伊始每諜我貧佽遺相繼我之
懷慚曾不遐棄綢繆悲好合志同氣如何奄忽
頓成異世嗚呼哀哉曩者首夏公還京師契濶

既久任耀東來元美亦集置酒河湄流連信宿
以副渴佩余時規公沉湎奚爲頤保精神黃髮
爲期公笑緩答行當佩之竭來四書並審安懊
忽承訃問驚怛且疑連得後信公果長乖胡疾
之亟卒使不治如公仁賢受數則奇晚就榮路
大位甫躋將闢王略以贊明時命不終泰才不
盡施銜恨没齒吉往凶歸嗚呼哀哉人之相知
始終幾何余性狷狹公以寡和若石投水莫覿
瀾波追想歡言怳然在目昔之往也談笑華屋

今之往也涕泣相續徒有百身痛不可贖余既
衰病生日苦促死有遺靈見公亦速死儻無知
永隔冥邈嗚呼哀哉

沈明臣

明故少保胡公誄并序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
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勑總督浙直
江福四省軍務新安梅林胡公以逮詔卒
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坼太星告
殞夷夏同悲黃稚走哭哳夫爲之釋
耒織妾爰以下機衿佩相拜者充閭
輟相輿謠者載路雖哀鄧劈面而慕
傘罷市茂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
高等簪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
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
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宦履所
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

典越格重來漸水增波鎮山借色於
時卉服外侵疆獷內扇鯨鯢肆毒吳
越丘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
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
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鬘首負
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
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
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蹶弩百
吏不前臂之匹禽負矢而百禽皆奔

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剎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汙雖非析骸易子之危實有孖汲然眉之困於是　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膽明目迭出奇策則潜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以刑罰于時賊逼檇李而

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于毒賊果自餧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踏軍搴旗坎墉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罌脰陸嚼横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陵四抗夷魄盡褫斗蹄之鱗悉委命于洄轍矣狀聞

天威始霽手詔褒綸超序中司試武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討禍本不難東裔之難本夷内蠹猾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觶王直于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陽之功于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　天子嘉廼于襄之勛使正圻父之位秩崇

宮保榮晉台孤贈先敘後光榮異常豊功顯賞豈不於赫乎昭灼于一時者哉然風波潜駭危機密發朝霞啓睥太陽戢曜蒽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廼詣闕請辜分塡溝壑　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于寬政雖無忘存鬪之誠亦庶幾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益克霍而返讒言𢯱與庸人上變汚連

嗟夫於是有惱申之微不免相國之繫聯　天子雖發重閒之詔而實有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鄭良鉏嫣之進公遂卒于獄嗚呼哀哉蘭萜傾頓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忿踊是故士治受誣于王渾安西含冤于鍾會牝雕積釁功不償死盜自首而巳然矣嗚呼哀哉屬者　先帝賓天今　上繼緒舊冤俱刷萬品咸新地下無呑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黃原覆盆寢日伏闕撾呂強之書段頻之功莫發顯天之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惻郭亮之風變服媿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于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爲國綱紀嶽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爰謚從起炎策流聲子孟佔首察孝廉姦收御史操行潔清質威丈子安定漢居新安晋從代鴻閥閱家襲青紫顯矣集英大郭發跡祠事廬江實光祖德卓卓令公英英挺邁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慷慨閎廓深遠經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嚮再綰邑符青越名令廉能奉公斑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澄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鯷鼓浪短髮跳梁土孽內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剡苛我陲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闕門晝鍵官無完寺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隳法干典誅及大吏駭薄舊京　皇帝震赫譬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惡　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爲我持廷議衆集維憲就之危事不滿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爾帝之內

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敉時
弊黼斧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爲民紀統糾
刑明罰肇末溥本誓清江裔以報　天子公
曰瞿瞿椎牛享士均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
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群兕就殪東土底平萬
國寧謐緊昔王涇何戰之鏖裴露橈船共儲酒
醪亢毒瓶甈醒湎群梟三軍鬬志鬬虓百倍露
布旦揚賊爲燋悴肉薄登陴鼓行而進席屢勝
威雷擊霆震於鑠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鋒申

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
百知不及謀勇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
險在心前籌處畫偏裨授策戰士用命出鑿凶
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舄宣法勤身以
定南國罷枕霜戈饑啜江涤夜不蓐寢重繭驅
逐死不敢請夷無筋骨伏跋略血鼓音不息噫
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共凱奏帝
闕奉觴上壽　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衆
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

毅闓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
忘身備服士卒約束臣申進節銜命以明四方
拊循和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聲章於時
內孽叫囂狂奴宄裹外伏直廼魁渠姦軌逞志
維祗鼓衅心不可畜偷生以殉維我令公殫心
作圖誧謀博畫獨運神樞柔遠剛邇左牝右牡
決用周旋機弗恒究賄成間使孽堅文降約解
迸志厚交貳黨飛渡滇渤賊落吾掌孤城圍解
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擒鏟大憝京觀

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殄其讒慝
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
除田橐弓臥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
游敖嬉逐鳴鷄吠狗烟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
我公公寔再造東俗匪庸勳載盟府彝鋟鼎鐫
方伸顏行伊尚隨肩錫與蕃渥位尊九列三孤
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
自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鐘鼓詎敢
自多威懷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哉禍及門

造作飛條競欲蛆嚼爭寵害能熏胥怨印內寀
休休外之誇謗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爲罪
移淸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讐功寬
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杼以三群輕折軸悲
何以堪殛斃於難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申
搆赤車來徵投杯而起東身歸庭上書自理庶
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鐸怨若怨焉夫哉伯
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積
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貂私難作昔人攸

慨微基厚墉崇朝而壞逐匄以戈善逖安在嗚
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庚倏
恫銜悽嗚咽烏盡藏弓豈無聖主天聽則靈伏
波蘗葬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輿哀殯
喪我心怦怦嗚呼哀哉小物不勤大患終掇不
善過賓家覆身殄魚也死賄食其亡牟蓄怨滋
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
理不欺吾信其常嗚呼哀哉

皇明文徵卷七十二

皇明文徵卷七十三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墓表

道行

縉紳

方孝孺

俞先生墓表

元旣有江南以豪傒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
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

爲士者辮髮無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與
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
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
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
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
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賀周旋
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
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

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企守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為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誒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誒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

鈞發水涵本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來下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繇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欽娶王氏生五子曰繇衍椿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覲慶用亦為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暨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為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吳寬

史明古墓表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為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湖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寻取以為友盖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為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敬何繇而行耶與人論事辯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狗情者心輒鄙

之其治家辨内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悉違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葢有宋劉道業之精至於府事人言得於閭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爲近體興至吟聲咿咿冥搜苦索欲追魏晋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

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爲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歎人扁舟往來月爲雅集以觴咏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爲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牀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

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桄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

老而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鑒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曾遇、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能爲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四年已未三月庚申葬于吳縣西山之博

上塢爲表之曰呼嗚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弱嗚呼明古庶無媿于其中

王鏊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

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於理而已矣理有懵於衆之所同而發于一人之獨見天下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耶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苟然者若吾茂卿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姓世爲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貞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爲務敢爲危言激論常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儒先詁疏欲一切廢棄抹殺直探孔子孟軻之與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群咻衆訕指以爲狂爲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世卿講道于黃公山疏食屢空兄弟相顧自得也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信其心卓然自立不顧俗流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信于後不求信于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六年五月卒某年月日葬蒲圻烏石湖之旁世卿少亦同舉

于鄉後徒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游不復舉進士兄弟之間自相師友云至是世卿命其徒蕭生自楚之燕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既又遣其二子敘整自楚來速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窺其所至又安以予文云雖然後千百年復有李茂卿者出焉將必能知之故表

大厓李先生墓表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

嵩先生。仲承眞、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巳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趣。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内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

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眞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眞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巳超然有混濁寰宇之志。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書蕪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刬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剳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歸。二人日聚黄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磬懸。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巳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

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曆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教諭。考阜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敎嚴整虔攺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葬。君命敎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予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

可虛。辱則爲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崖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闇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崖之節。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張詡

白沙先生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粤其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彰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尚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齎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既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繇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繇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將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匡

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粤古岡産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

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詡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不絶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喬世寧

孫仲子墓表

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終絀弗用也又安忍弗壽以死乃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嘆也仲子者楚華容人也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平文兄弟行亦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兄宗玉山令副使公官郎吏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群兒講誦即低徊不能去稍長即頴記能屬文已即能爲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大復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内諸名人是時諸名人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即面試仲子無不嘉嘆以去已又轉相語縉紳間一時名動都下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

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後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内文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訃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目四年始愈蓋自是息心世故矣而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泛洞庭遊君山樂焉乃嘆曰與吾熙熙穆穆逐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著書終身也於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遯言十七篇遯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

輙避或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搆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兒遊覽甚懽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過山翁方外人亦招飲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謔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騁寧論形骸即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盖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可逍遥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卒之夕仲子方省侍母歸歸頃之卒人無不嘆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

是夢神人持璧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玉樓之兆耶嗟乎以仲子之才顧義不就有司而薦辟不行公車亦不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死豈非蒼生之憾哉余于仲子盖嘆天道時制云仲子自經史子籍博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稱說
國朝事蹟遠方謠俗與名臣行業歷歷足聽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傳岳州府志洞玄志明初吟藁藏其家孫氏日抄孫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往余會仲子湖上見漁人集盖有離騷史漢之遺風云是時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究其志也嗟嗟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葬以戊午三月其二子曰斯億斯傳斯億縣學生能世其家學喬子曰仲子有太史才乃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韜欲以誥勅事特薦仲子仲子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盖如此于是按斯億狀爲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之墓後人過

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清德

何喬新

桂林太守衡公墓表

皇明有廉吏曰桂林太守衡公汝寧西平人也其歷官三十餘年清白之操若氷玉然其謝事家居貧不自存其殁也身無以爲斂子孫無以爲喪眞爲吏者之師表也公殁廿餘年子爲河南按察使移檄汝寧訪求公後得公之子平召

而詢之道公之履歷甚詳且丐文表諸墓公之
守桂林也先公實薦之予於公有世舊誼不可
辭廼爲叙之公諱岳字世瞻其先世家隨州父
通元季以武功累官至百夫長典屯香山國初
棄官歸過西平道梗不便遂留家焉母周氏慈
惠喜施予公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
鄉試遂升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
通理道者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
公敷陳時政切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

府同知公酌已惠民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
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三十五
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潮時
丁内艱去職服闋改知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
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内子與焉
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内子荆釵布裙而
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
既坐首席又要服色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
人至今以爲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

忤旨謫戍交阯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
請貰公以終其惠不報　仁宗皇帝嗣位
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表錠鹽運使何士英指揮
范智交章薦公起爲南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
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
給家人或有慍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耶無
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月公秩滿至京欲告歸
時先公爲刑部侍郎薦公于朝遂擢桂林守在
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如一以年踰

七十致其政而歸景泰三年三月三日終于家
享年八十有四塟于縣大堰彎之原配王氏有
淑德子七曰友民曰忠曰用曰平曰直曰美曰
慶孫八曰世隆曰鏞曰世雄曰林曰海曰鉞曰
鎧曰錠今都御史江浦張公巡撫河南過西平
聞公之賢令有司恤其家且補世隆鏞邑庠弟
子員俾紹素業嗚呼廉吏之不聞于世久矣傾
鼠之刺城烏之謠在古且然況後世乎世所謂
貪者固不足道其矯而爲廉者垢衣敝屨以欺

人而後房姬媵極珠翠之麗亦豈無貞廉者哉若
公者乃貞廉吏也予故表其墓以爲世勸

名宦

徐階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可亭趙

公墓表

公諱時字中甫別號可亭又自號大定山人婕
爲人也通春秋舉正德丁卯鄉試庚辰公既數
不得意於有司又以母老急於祿養乞爲耀州

知州州數若旱公既盡汰去前攻之不法則自
齋沐以禱於神無不立雨竟三年[illegible]地闢流亡
復增戶千二百口二千七百有奇已則以治其
學舍祠故守范文正公館諸生於其側教之以
次正其俗之嫁娶能聲流聞嘉靖乙酉虜從乾
州于是時乾人樊紳以幻術惑致其民又多歛
金帛役召已者其黨與至逆蔓州郡人授僞官
裂帛尺署之曰大中令夜則相與聚南山中妄
有所占候指畫公至佯不聞募丐兒之黠者使
詗紳而作役法以寓兵政曰乾賓客之所出也
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幟日以十車役於
官竟十月而代及秋紳勢益張公幸可得止遣
紳甥王國往諭紳不從而謀攻乾之東門公乃
徵車徒集吏士設黃幄堂上手一籍旁立呼曰
某守是某佐之某若某隷之某器械長短惟其
習其戰守候望惟其才其徒旅衆寡惟其地其
寢食更番惟其時令既畢則前奏曰逆民紳將
犯州城臣督吏民以死守有弗率者請處以軍

法衆羅拜曰惟命於是索民之與賊通者刖其
魁十餘人明日賊至亟呼開門公出刖者示之
賊氣沮益發矢石擊賊殺數十人未幾退去出
死士二百追擊而伏兵揚竿村賊戰敗伏兵繼
發擒殺又千二百人土巡撿于翱與賊通其所
領卒素悍不可制公度賊急必走翔求援手爲
書諭翱禍福而開羣盜自言者以脅從除罪相
捕斬者賞如率紳果盡失其衆以二千騎奔翱
翱醉縛之捷聞諸大吏咸增秩賜金而公猶以

激變僮許自贖州人德公者相與斂私錢爲祠
以祀總制遂菴楊公上疏訟公且請爲關靖兵
備會丁母郭恭人憂事遂格已丑服除補商州
州南之新洞多礦亡命相聚旬日至萬人公揚
言率兵封洞諸亡命驚曰是破樊紳趙侯耶卽
其日焚廬舍去秦嶺卒甃于虎爲文告城隍祠
明日虎自道死州嘗有蝗又有鼠災躬自引責
一夕雷雨作焚灼無遺者居二年遷雲南大理
同知視篆蒙化土舍左鑰犯法吏莫敢問公獨

執誅之還署大理罷採石之役與郡之取非其
有者其大吏舉所爲書傳一省以爲式大侯夷
相殺傷吏奉檄往勘積十餘年不能决公繼往
夷以金一馱爲餉公却之一訊遂服乙未少宰
渭崖霍公攝部事思振淹滯課名實以警動有
位遷公廣南知府廣南謂里爲牛地凡四十八
牛而去省治遠行者涉建水循阿迷度維摩野
宿七日然後至故凡領郡者率憚不敢入而土
官因得以諸牛私食其子弟及從地盡分土舍

各以力相雄長則土官亦不能自制其族相攻
奪無寧歲嘉靖初土舍儂承壽欲併其弟承恩
而承恩祖土官同知仕獬愛其少子文彬承壽
因使跛西間承恩於仕獬兩人者遂治兵相攻
會八寨土舍龍的叛大吏併以討請兵既集公
奮曰夷譬若禽獸然相噬其常性不足煩王師
也攜步卒五十人直入廣南召仕獬語之曰祖
孫至親亦相殘耶是特奸人欲疲汝併取之耳
召承恩數之曰祖不順又從而尤之獨無人心

耶兩人者皆泣已乃縛跛西杖殺之曰間汝祖
孫者此人也兩人者又皆泣連頓首以謝諸夷
聞爭持牛酒勞公公悉辭讓不受諸夷大悅討
以爲郡有公則土官土舍不敢肆而土舍或逼
於飢大亦欲恃公無恐相與葺廨宇備芻粟留
公以居不旬月徙而從者萬家公使人還報大
吏大吏方討八寨不能克遽曰趙廣南得人心
果然者當使爲我擒龍的以來公卽使承恩以
兵五千間道趨八寨破的走之於是大吏薦公

才請久任以責成效公乃盜招輯諸夷若撫驕子勞來誨誘漸約之以法諸夷固信公爭用公敎三年其衣服言語供輸役作與內郡等又一年知文移又二年仕獮死而子文寬襲者馬寨公笑曰此送死也伺其歸伏兵百人擒誅之又一年其子弟知學當是時廣南之治炳然出諸郡上薦公者前後相屬也壬寅僅以資擢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諸夷遮道泣送馬幾不得前及抵臨安送者猶以千計明年癸卯三月十六日

公在太僕四閱月未及有所爲得痰疾以卒壽六十七君爲人慷慨洞達尤以名節自持始爲諸生貧甚得遺金二鎰訪其主還之平生於物無所好取於人一介無所苟然至振孤弱篤故舊卽未嘗計貲卒之前三日得夢怪之爲書遺其子正學曰脩身報主外語無他及盡其大節如此配江氏封恭人子男五長正吉國子生次正言蚤卒次卽正學舉進士今爲吏部稽勳郎中惇朴有志節次正心邑學生次正庚亦卒勳部君旣以公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塟公金華山之陽閱七年而奉都諫岷江劉君狀請予表墓往予讀漢書見所稱黃霸潁川之政慨然慕之及讀張敞傳言霸守京兆尹以不稱罷歸而敞獨不失名久任職然霸之能旣已不及敞而敞亦終不得列於循吏予蓋未嘗不嘆才之難兼也乃今觀公治耀州佐大理輯廣南慈仁愨懃卽霸不足多矣至其破樊紳散礦役走龍的殪儂文寬霆擊飈舉雖敞又何加焉公所謂不器

者非耶昔班固稱董仲舒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而歸本於儒者予聞公爲學不事章句行有不得輒自咎責其在廣南作居之軒行矣亭以見志嗚呼公之政誠有所本也夫

呂經

秋郎中墓表

嘉靖丙申予領檄治溧陽旣至問其大夫之賢者皆曰司空劉先生進士繆先生賢者也於是劉先生寓長與余卽見繆先生繆先生爲予言

其亡友春谿狄大夫之賢余私心慕之他日又之繆先生所而狄氏孤在焉余進而問曰子之喪先子也幾年矣何以未除也曰果也病未克襄事余曰禮也雖然子亟圖之矣果退而卜地某原以其日菲巳乃奉其先子遺文及劉先生所爲志請余表諸墓余受而讀之其文詩蓋數百千篇亦洸洋漫衍矣篇中多婉密深靖油然有勤巳惠物之思焉至與將事相感發輒放於慷慨磈碕不爲卑戚兒女語蓋想見其平生云

其志曰大夫名冲字仲虛生頴慧朗秀十餘歲知屬文十八補邑弟子員二十有四舉應天鄉試四十舉進士又一年出爲江西清江縣知縣縣中故多豪族而武氏冣雄數以事干大夫大夫弗爲省左右僚吏皆請大夫曰某與某貴人善幸少借之大夫笑曰吾老儒爲天子命吏乃爲里中兒亂三尺法邪操切益堅明年大夫考冣天官例當内補竟出知貴之獨山州乃某貴人爲之也既至問民疾苦悉與法洗之明年民用誠和於是召其父　徙州治於白岩山之陽既得卜大夫笑曰有是哉吾兒時嘗夢羽客授余石篆曰白岩仙余之至於斯命也誰謂讖者役其耶遂自稱曰白岩山人居之訢然若將終焉不復知其在蠻夷也會部中兩獞族相仇殺其東族上變告其西族事下督府命獨山具兵食且誅之大夫曰蠻夷吞噬其天性然耳安足以煩吾兵具牒請督府乃募客間往西族見其酋率皆曰吾自攻吾仇非與官家事何故誅

我願得親見外郎言狀死不恨矣夷蓋謂朝廷曰官家官曰外郎他語多不可解其要旨如此客還具言之大夫笑曰固如吾計吾自訊之節日與客御一騎挾兩老卒深抵夷落行數十里山石嵷巃矗矗如攢戟大夫下馬徒跣以入其酋率聞大夫來皆大笑出迓遮道羅拜大夫曰吾知汝無異也又皆羅拜相謂曰外郎活我矣旦夕擊馬牛羊爲具享大夫大夫爲留數日於是東族聞其事且解必欲搆之乃訛言於外曰

狄外郎不復還矣酉族烹其馬殺其左右矣又謂酉族曰狄外郎不可信還即掩捕族汝矣其陰訐譎刁猺如此大夫稍聞之亟取善馬馳出即日白上其事久之兩族亦解仇自歸境中晏然明年遷雲南武定府同知又明年調江西瑞州府二年遷南京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尋遷郎中加奉政大夫居歲餘遒卒其家世子孫具在劉先生志中予表其大者云沃洲生曰鸞鶴之垂翅不如雞鶩之翱翔豈不信哉余觀大夫抗

義持志矻然終身不阿考其所論著可謂協矣然卒用是齟齬不竟其施以死惜哉以彼其才浮沉於世豈必背華涉瀘崎嶇萬里數年然後遊於金陵乎假令大夫筮仕爲朝郎峩弁束帶徜徉公卿間亦安所見其奇耶

忠諫

張岳

大理寺評事贈太常丞石峯林君墓表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　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廷臣交章諫　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　上愈怒群捽去下詔獄翌日大理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　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暴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爲大理評事質夫長余十歲稟素癯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月壬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

丑杖闕下質夫兩髀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舁至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因創不能視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爲之伏枕流涕累日是夏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覲乃携質夫喪偕行至延平付子逢春歸葬質夫爲人忠孝沉默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恭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可謂賢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

亭謂其清修雅飭爲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生而志不懾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非止世所謂善人也黃後峯伯剛於質夫分素淺在獄中熟察其所爲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如也今

天子卽位贈質夫太常丞遣官諭祭錄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推官升署正逢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冬余

撫江西逢春繇九江將之光祿任謁余別復申前請嗚呼、同質夫時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十一人自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者惟余強顏苟祿而已霜雪雨露無往非天甘苦堅脆萬物各以其生質受之爲變不齊然莫非天之道也於天乎奚有欣戚質夫之全歸與逢春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且慰九原之志云質夫名公黼、別號石峯、死時年四十四、墓在長樂縣某鄉之原、配某氏子一、卽逢春、嘉靖甲辰小至日書、

死難

崔銑

孫少卿墓表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旣至略陽將下令順阯之教邑人賂扶風君

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届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几曰敢言亡者如几乃盡出城中弓矢刀令士賈與隷人持之登城礧石積城上如阜水沃甓披之障矢小甲總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守北城曰典吏爾守

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知陷
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傷爾耆爾寧勿傷
心義生勇勇則無敵已凡我官有下視城民胡
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書傳食夜張
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爲令發篋
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
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
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徤賊戴
木案趨城下礌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

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臠殺之七月
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
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
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
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髯而頎
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
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少卿賜祭蔭子
紹卿爲國子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耻其無能
語曰忮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

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
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
是時薊盜寇中城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
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
初賓强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爲令段
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
爲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
平令王佐裕倅郁釆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
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

定矣功脩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眞丈夫哉扶風
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爲
人少舉于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
年四十七其兄璒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
卿具衣冠招寃葬于代州東門外

王愼中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
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

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失其身之必
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失之也爲不
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
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
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識及於議而不
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繇身從於難
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闗其忠而不得此又
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
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

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
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
而其國有大不幸繇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
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
爲人幸之死者有知决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
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效死之節獨以國完
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
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
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

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謨　車駕
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王事張公塘
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
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
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
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
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軍
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　車駕蒙塵
公乃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爲

順群執羈紲御銜橜奉　車駕還都鸞不爽節
滲剗無脫者而國勢尊華曾靡障陴戍壘之驚
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整
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
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肖使胥臣慶
鄭遠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
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
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衞之
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訴公獨踐必　之盟

畢其身以徇所事之重不爲苟遯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誦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訴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爲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

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没百年其始從公之族孫鄭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欷慨嘆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 國朝故事竊窺 英廟實録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爲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没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

以不識也葢公没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歛衣冠而葬焉瀏墜形魄公既決棄不復推懷齒髮骼胔化爲朔陲之蠶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淸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鄭山前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藤葛施石而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頑僭不靈將有箕踞嗶跳於其上而覘草木以爲薪櫨

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兹阡土塊木變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剛隨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繇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絶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遯之

原缺

而不致其湮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
事改此石幸不顛躓或不幸而仆斵不爲風霜
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荅蔽翳之中
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
震耀諠訛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
以不没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
爲掇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鄭西君使歸刻焉
而表於其墓

齒德

程敏政

百歲程君墓表

貴三公富萬石文章功業名一時者人皆可致
之惟壽則有不可强焉者况壽而至于百有餘
歲者哉非上有極建錫福之君而斯人之得于
天者獨厚且完烏足致此若吾宗以道君之壽
豈直一家之盛哉固海内之所鮮也君與予同
出梁將軍程忠壯公之後所居汊川其族以宋
端明殿學士洺水先生益顯曾祖煥祖速父安

嗟乎士而不饜糟糠則終身阨也丞登澤宮試
嚴邑非阨矣彼刀筆吏或以簿尉卒史起家率
梱載歸猶然厭粱肉即丞非膴浦江非饒奚不
簿尉卒史若也且也上農九人上賈千指其下
猶能自食百工亦然乃丞閔焉以溝壑終余嘗
傷之矣往丞居邑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宜
得此顧群吏遁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没故何論
清濁哉丞一旦罷纍纍然從諸梱載者歸如之
何其不瘠且死也彼其梱載而還鄉里豈不揚

揚有道者視之猶禦耳將不得與農賈百工齒
况士乎即丞閔焉以溝壑終卒不失爲廉士齊
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彼矣嗟乎
鄧伯梁武猶不免爲餓人故道有汙隆命有羸
詘君子亦惟脩身俟之耳如命何余故封丞墓
而爲之將以愧簿尉卒史之務自封者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墓誌銘

名哲

宗藩

璧櫸

先師左中川先生墓誌銘

先師中川先生諱國璣字舜齊其先古潤之丹陽人十九代祖徽君鄴潔身不仕以五季俶擾隱居永新逢橋其後子孫因家焉鄴之下傳十七世而曰東吳者生伯恭伯恭生仁宏仁宏生輔輔舉進士授監察御史以言謫炎方驛丞擢尉氏知縣後知泰州是為泰州公公生朝列府君夢麟即先生父也府君美鬚貌有隽才初先王恭靖避水入尉氏見而奇之遂載歸妻以孫女廣武郡君偕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氏遂占籍尉氏云成化庚子八月乙亥先生生生而穎異七歲即解音律日讀書數千言不忘府君

乃令如京師就姊夫北郡李公夢陽學六年業畢歸補開封郡學生正德丙子舉于鄉聲稱藉甚四方好古之士踵接于門其至都下諸公卿大夫又爭迎致與之游者或累日忘歸獲其片紙隻削輒藏以為寶乃數奇累試不利乙未歲後試禮闈其年試策問治道者二先生乃敷陳化理鑒析弊源考今驗古慨慨乎運天下於指掌其語頗及當世典文者不悅遂擯斥之先生賦詩示意寄王司成曰負鼎感隆湯五羖信開

秦裹足向燕京投策干要津冀與時賢游隨車躡清塵赫赫明廷中聊得有所陳九度涉關梁賁志難為伸乃知懷中玉不是荊山珍抱痾復歸來耦耕潁水濱刈蘭欲自佩歲晚色不新攺轍在其初末路多迍邅所願惠金玉樂為丘中民維時太宰許公讚御史大夫王公廷相毛公伯溫聞之皆欲薦入官先生辭以疾而還於是考雅談之委源究微言之未絕參諸子之異同逵天人之隱與六年盡獲其願所著有經解賦

頌碑誄序記五七言詩各累萬言行于世門人遠近而受業者蓋不可勝紀十九年都御史富平李公宗伷爲按察使時嘗欲擬衡山文子薦于　朝會李以喪免不果嘉靖庚子六月丙戌先生終旣殯之三月其甥李君主事枝以狀請銘且授以諸門人私謚曰先生懷瑾握瑜世莫有知者乃甘心隱約没迹於蒿廬白屋之下而不屈志以徇時茲不謂之貞乎先是朝列府君病革強坐會氣絶廣武君溺佛力主坐葬又十

年先生冠矣以坐葬非禮也乃泣而白于母始獲遷窆北首焉茲不謂之孝乎當國初淳風未散文體未顯薦紳先生猶承金元故習匪失之俚則傷之靡逮北郡公出乃倡明古學一時海内翕然從之而先生親受意旨獨得其要今空同旣歿經生學士皆宗左氏謂之貞孝文子不亦宜乎李君告陸樗曰狀且不盡據此可概見矣先生所著槁不欲存余嘗求之僅得數卷皆親知各出所藏者余刻之陂上傳諸其人先生

配金氏生子一曰駼側室李氏生子三曰駟曰騤曰騆孫四之明之彥之智之發金氏及駼駟騤俱先卒之明卜以丙午十二月八日葬先生於大梁白塔之原起金夫人封合焉銘曰

和不必悲清不必夷匪和匪潔惟適其時猗嗟先生爲世指歸乃植九德乃明六籍乃循三儀曰不憖遺余將疇依文茲樂石藏於幽棲白塔之西面流抱堤萬世永思

縉紳

林誌

漫士高先生墓銘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十三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廷禮卒于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熟還櫬以葬于長樂縣崇丘里之半占山使致韓府長史楊瞿宗狀來北京俾某爲詞將以刻焉先生博學能文尤雄于詩雖談笑奮筆而精思力摹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繇悟以入

自襄陽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閩先生與皆山王公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黃終于敎官周顯行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並以詩遇今

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藁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母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

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寘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儀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襟懷高簡善飲酒喜談諧與人無賢愚新故盎然如一素強無病晚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歡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駒清才不羈蚤世謚皎白居士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諱年五十七方貴未幾而母沒娶陳氏先卒葬得佳兆虛右壽藏三十四年乃合葬三子、曰熊、曰熟、曰然五孫、曰箕、曰唐、曰黙、曰堅、曰甫、城、先生諱棅、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嗣高氏祀復無子取猶子隆爲後遂從高姓是爲先生之祖系曰

吳航山川蜿蟺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嘯風噓雲山含川霈乾文坤象隨厥吐舒金石鏘鳴

琚珩拱璧他人戞戞已獨于于上追杜李高岑爲徒畫船烟埃石經玄圃精聚神交詠無今古三絕何資一官而旅春夢雲臺晚心祺豎龍門其居樓月荒宇落月綺裘清風玉麈鴻儀寘寘游羽楚楚其神天游而蛻玆土

劉儼

行人羅君墓誌銘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

偕從而行人訃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墉濱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尹於予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諭曰從　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修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也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

遣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專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勉期予讀之竟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棄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墉素定於此其於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　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予此如墉之志也言猶

在耳予敢辭乎如墉、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瀘州同知、曾祖伯剛、元鄉貢士、祖彥偲、父惟最、皆績學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来旬讀禮記垂成乃歎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絶耶遂學究兩經鄉大家交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予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繇鄉

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繇是日親且厚聞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以文或歌以詩疊疊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果然蓋君若溫然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而宿于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

四十有七兩娶皆郭氏子男三人長即鑑次其
供繼室出其遺腹生也諸孤以其年月日立木
主葬公於其山之原於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君能致其死無愧爲人臣
矣銘曰　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寓而安
奚必首丘亦有歸時兹爲幽宅人感其義過焉
必式

葉盛

興化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果出　親擢其第
六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
部忠肅公又嘗亟稱其賢　上雅重之君
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答竭
盡忠藎多稱　旨一日湯序言變異以占
法進云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君君叩
首曰姦臣未問求之將人人自危況序術踈淺
宜不足信　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
慮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於　上前且退
而面開導之使爲保全計二猾雖陽若好辭中
實銜之益未幾君之禍作矣　上猶惜君
甚止出爲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
之鎮夷二猾尋踵敗　上惻然有思曰岳
正言是也　召還將復有所用而　龍馭
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亟
召用君以勸忠　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
有　旨其勿調命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適兵部清黃官闕部院大臣會薦

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
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
不知禮君君廼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
居越三載爲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
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
生亡矣君字季方别號蒙泉畿内漷縣人曾祖
德甫祖思明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
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
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

考誤寘落卷中侍講杜寧獨驚其文言於高文義公以爲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　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修天順初元改修撰是年六月被　命入内閣參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迂議之且以未信爲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

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之無宿藏而人不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之屢也配宋氏孺人側室周氏王氏子男二增堂皆夭女六長許嫁而卒已嫁者婿朱昱生員李經翰林編修李東陽餘未行君之學精博旁熟莊騷至方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儒先所未發惟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類博纂若干卷書法晉唐可名家於乎才美如君即特置華要

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日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　先皇帝　今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月七日塟祖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千戶祥哀君無子率其猶子培均坪坦墉長號稽首乞銘予爲作銘慰答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

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

之長弗繫乎此

陸粲

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繇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爲蘇人祖顥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瓛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日數行

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旣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群籍稗官襍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横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其也旣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

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機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敓爲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㓜未名女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矜拘撿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

盤礴游心玄簡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晩益奇縱或購得之輙藏去爲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輙召所善客與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没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旣滯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繇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斯極

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　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繇諸生起覃精發藻横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覊大觀逍遥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没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塟横山丹霞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粲爲之銘

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啓之其卒斂𠛬孰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鍠舉世震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横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李舜臣

李教諭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克恭字敬之益都人也曽大父諱某父諱某肥鄉學訓導配曹氏生君補郡學生

以事大母孝行爲督學上元陳公所勸應正德丙子歲貢戊寅授晉州學訓導君廉有素無所受于諸生而某某顧時時荷君賜諸有喪親躬弔之視其所爲其親治具察其色若戚乎爲之興咨移時留未能輙來今師儒人薄可知也必有所出以貸于棘不能爲其親喪者曰吾何安于乃心獨廢勿乎酬苔疑義俄數百言存辭旨暢達儼然一時從侍諸生盛暑雖寒不敢見微倚容於董孺尤嚴一一手介之編旦日必誦言徃爲勤里童子師弗適矣而嘗以晴日令群童孺令肄昏若冠儀不中者撻夜二鼓猶左塾坐未入内也忽起行舍若夜二鼓舍有燃燭書聲聞令倣門道李師來出其人誰勞苦之過有可語止與語隨所披卷爲之剖釋禮仲春秋上丁祭報先師孔子籩豆獨詳何也君罷昏鐘巳攝衣冠危坐當是時諸生無敢不衣巾即所供次凝立俟君過閱所餼視不中儀手爲易置曰生知享乎孰也獻也通也不如是吾一二小子冐

通徼吏于明神哉嘗署州務獄有承死鞫者非其罪也君上其情郡太守得免死出于是其人謁君出百金狀欲爲君報君諭令去弗受矣嘉靖丙戌遷新樂學教諭以是年致仕歸始太夫人之卒也君弟寬信敏惠隆弱俱未立太夫人以屬君撫視至于有室費莫不出自君必招諸弟晉若新樂往曰吾雖薄祿然非汝輩無與共矣讀書至卒嘉靖癸卯十有一月六日也距生成化戊子享年七十有六配董氏先君卒子燦

炳煌俱生且君葬鳳山之北銘曰
君才盖備而官止儒然晉新樂雖往爲逾所造
諸生前後非一亦微撫州兗獄能出百金良難
令畢是述往獨門庭師嚴之日惟人賢者所至
有立君始孝友舉于鄉邑山有名鳳降李世家
其北鬱鬱壠樹非耶

唐順之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

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
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
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汎象
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
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
生家言自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
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
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
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
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
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愼獨爲
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
爲儌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
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
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
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
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
不敢信矣先生且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

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絶
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少所作也旣有志于
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絶不較工與否然西
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
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
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
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
先生自爲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

禮曰洄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坐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

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撿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没也蘭爲之經紀其喪

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於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芬芬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叅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節槩

縉紳

宋濂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

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父嗣父顯卿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

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毎得一雋語徒案大呼讙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旣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齪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　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甚悅俾爲掾毎問以事慷慨激然所謀多合　上心　上愈嚮重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爲華陽府卽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爲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鎭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　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

卽賊營老酋黠悍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堦下諭以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全否必爲虀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爲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繇是投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爲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爲兵時時肄習之拔其服衆者爲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散歸爲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

門無敢試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歛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爲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

奉君君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大命以諭劉君無以答遂巡就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决峽略無疑滯劉君乃深歎服曰某始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士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刻卒環守脅君降君紿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

恐留自遺患遇夜以壽觴斗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劃觴棄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爲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恐持劍嗔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 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臥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 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瘞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 上

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爲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爲君憾也君所爲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蠡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十龍誰其輔之惟群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

牙差差萬劍鋒陛前論事聲震鑣　帝一
見之爲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紬繹别罪
功括蒼告降内猶訌詔君持節總兵戎走馬三
矢韔一弓徐行直入如涉空群酋禁伏傴且恭
大開城門臧燧烽口宣檄告悛頑兇敢有弗悛
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罿拔
諸水火哺飧饔茁孺内蝕摅崇墉乘其不備襲
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
叱月月爲東義不負國徇以躬遊蒐上天化白

虹下壓賊營賊眼朦大軍四來若雷春折骸解
項馘晁縱死事上聞　帝哀恫贈官復戸
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爲偉人死則忠位
卑壽嗇名譽豐脫令耆艾登侯公死而無嗣鬼
猶僂取彼棄此孰纖洪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
天地期無終

王世貞

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
少卿青霞沈公墓誌銘

嘗　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
郎而沈公錄清豐令入爲錦衣衛經歷數從故
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
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
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虜闌入塞都門不
啓　天子坐西齋宫憂之亡所出會虜獲
我中貴人爲謾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
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
大臣以御朝請而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

會文武群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
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傅城
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
門出内帑饗士醳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
檢討毛先生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
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争之堅而沈公
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
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史祟弗言故小吏
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

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
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
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
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
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
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
事臣迫誅益入賄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
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

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
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
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
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
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慢國大計請僇之以謝
天下太宰阿私亡所與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
譁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
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
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栁車未有舍

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
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
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
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
競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
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
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
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
前大帥某業以遝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

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
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即以
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
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
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
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
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
耶若覗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
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

金紹會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
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
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
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
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
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
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筴捕諸白蓮敎通虜者
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
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子順一子錦衣千戶

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
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
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
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慘刻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
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砣死御史
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
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
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
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
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
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
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
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
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
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
公爲經歷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

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
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
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
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
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
率相與爲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
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慅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
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

沈公諱錬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
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
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卽
襄次衮次褒卽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袠以穉
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袠而身之金陵謁
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其志而銘之
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爲國擊嵩不勝
公徙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燁燁者
億百千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奴矣

文詞

縉紳

楊慎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髩蒼頴發駒齒
千里宵肆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
都齊英軌糟粕漉醇醪菁華汰秕滓深湛汲古
綆堅利劘往壘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蘙鴻蜚
垂其翼狼跋以疐尾輿山俄止簣學海涓流汜
旅次溘朝露永訣斯淶水顏回敗叢蒲冉耕歌
芣苡司命鈞播物孅良茲何埋闇朗視其實繇
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仕宦

縉紳

楊慎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卬浦脉繄屬文之胄發于蜀
公之降嗣遥躅起布素膺章綠丞湖麋理蛟窟

郤脂潤脫埃溽竭而歸灌睚蕟偃焱飈暴春旭
全以歸壽且祿郡順慶㝢窆福唐都埜丈山麓
鍥崇桓昭幽谷

隱逸

縉紳

宋濂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

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

藥銀谷淵中當春陽正殷花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横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歩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庆燕待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筆獻酬歌古詞以叙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説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熈以來群儒之説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註獨取遺

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甿隷無不倀倀曰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説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

爲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訓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稜十焉枳有稜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稜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爽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

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稜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别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彛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

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典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侯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雕畫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

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

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

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千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修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眩君子

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

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荅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覯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君子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著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曰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某某曾孫男五人某某喬年等洎王爲以是年某

月某日奉柩葬於縣西南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埜後五年其高弟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

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

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忽苞弃無闔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盍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薅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

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荷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裘兮峩冠曠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息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護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王鏊

石田先生墓誌銘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字啓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格潔脩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爲詩雄深辨博開

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偶間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輙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雨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港矣先生固喜客至

則相與譃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與者潛焉好事者巳物色之比至則履蒲戶外矣先生高致絶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竪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爲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巳有重名汪郡守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

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顔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毋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巳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臥起館嫠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爲延譽不巳先生娶于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復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復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録若干卷獨其詩巳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闡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斂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擬衆遺棄發爲煒煌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陸處士墓誌銘

王鏊

處士陸姓諱俊字伯長古貌古心古衣冠治家居鄉出詞行事世多迂之而予特愛其近古也年八十有四以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癸丑卒十一月甲申祔葬蔣塢之先塋處士予叔祖行也幼特受知焉今還不及見也爲文祭之且志其墓陸氏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也將疏以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

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鑄且尠宜復五銖備一代制又言州縣官剋下宜多設官相監制又言鹽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言其草數謄易無問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為必可行也始以干當道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牓於道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

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或信或咲或以粘壁净几處士終不廢也予問謂曰何為紛紛翁家所苦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曰君豈為我設哉吾以為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志公其念深其自信篤於戲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心國事其有瘳乎吾又以悲處士之不遇也處士頗寬厚而治家甚嚴嘗曰壞人家者臧獲也故陸氏雖富有傭無奴私鹽升合不得入戶年八十以　詔恩授冠帶然家常罕御曰吾自宜山林之服也此固世之所謂迂者乎豈所謂古者多近於迂乎其平生精力具馬役書故特詳焉配周氏與處士合德卒亦年八十四子男二長均顯蚤歿次均昂克世其家孫男二曰豸曰象豸為郡庠生銘曰

孰謂丘壑國憂是瘁飽食優游媿爾有位

韓邦奇

西河散人墓誌

西河散人郭守道自號也散人者散散之人八

極之表滌落之淵舉萬物而拘焉乾坤不得覆載我日月不得照燭我雨露不得霑濡我四時不得寒燠我陰陽五行不得化育我究其本眞歸諸大源莫覈莫破莫得而名焉又其次爵祿不能維繫我貨利不能引誘我功名不能羈絆我寵遇橫逆不能感激我若千仞之鳳萬里之鵬飛翔扶搖于天衢之外人孰得而攀之散之義大矣守道自號也何居考其言論幾于窺散之意乎守道天資異越胸襟脫落觀其外循

循乎若無懷氏葛天氏之民也巾其中其推南華列玄洞之傳歟郭氏開之大族祖父以來中衰矣守道裕然自適若無不足者既老猶不長尺寸初里人以守道之能能大郭氏者勸之營産業爲妻子計守道曰法聞之斯世羈棲之宅也夫婦偶合之情也兒女邂逅之恩也吾身性眞之主也夫羈棲者至暫也性眞者至重也偶合之情邂逅之恩至輕也夫營全於至暫之寓者愚戕至重以趨至輕者惑法弗能智亦安敢

愚法弗能哲亦安敢惑法不敢愚且惑故不敢勞勞然以傷吾眞也有詈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爲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爲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詈吾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群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有司脩舉鄉飲皆不就或謂之曰鄉飲禮法之所在也深衣

幅巾所以示成德也斯固榮名之所在而鄉里之所崇矣守道曰誠若此異乎吾之撰夫禮法者性之縲絏也巾服者身之桎梏也榮名者人之陷穽也若之何而被縲絏荷桎梏自蹈於陷穽之中歟初張居士王伯利者闗之善士也中興二氏公納交而崇讓之長老或謂守道曰郭氏子何崇二氏之深也無乃羨其能而見其有乎守道曰然顧法無所利也夫矜不能而妬勝巳避巳嫌而遠善人常情也惟有度者能不妬

能不避也法焉有度心實好之矣一日與鄉老泛舟而觴一叟潸然泣下守道亦泣焉守道曰吾叟何悲也叟曰吾傷夫流水之無盡吾生之易窮也吾始成童吾祖父携吾舟於斯固若是之蕩蕩也吾壯而客於江湖之外幾往而幾歸固若是之蕩蕩也古今之代謝生死之相繼吾如水何哉守道曰叟過矣往者過來者續叟見水之無盡也然過者過矣過者未嘗不續也焉用悲叟曰子亦何悲也守道曰吾見叟之悲而

悲之又以見物我之同情矣水與吾固一體也又何羨於彼乎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守道疾革呼諸子曰生寄也死歸也如久客於外而得返鄉園樂莫大焉諸子可勿深哀遂卒年八十三守道諱子法守道其字也吾朝邑大慶關人配張氏子男二長侃起家幾萬金泰府典膳關雖幾千家莫侃並焉次爵克佐侃守業孫男五孫女七銘曰

守道又有言曰地無撮勺之土天無呼吸之氣

江河巍巍而高泰華滔滔而逝晝昏昏而夜昭昭象兩翼而鳴兩齒茫茫宇宙孰生孰死誠觀斯言亦散之旨

歸有光

詹仰之墓志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崐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追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之甚於知此豈其出於性然邪爲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莫秀甫游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崐

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公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五城之詹然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闞閣

縉紳

李夢陽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左氏者李蔓陽妻也左氏盎廬陵人曰仁宏者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蔓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陜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爲封丘温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蔓陽來初李妁婚妁咸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妁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

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兒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爲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陜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巳從通州巳未

孝宗皇帝上　聖慈仁壽　皇太后尊號

封左氏安人給勅命壬戌李子榷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道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翠翹揚帔曳裙見焉其行于于也皙而頎瑱而流珠郡君喜巳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今　皇帝

上　兩宮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命咸美辭云明年丙寅爲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

以弾事出李手明年正月矯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巳已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沂河行値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没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洄渦中舟突崖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搆從理官於上饒而從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

徙于溽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溽陽就左氏泝江入漢至于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邪夫襄汴奚殊矣且蘇門箕頴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悟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襻在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

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往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賓酒食稱賓至今不至矣即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處用之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醬鹽豉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鴨羊豕時食今食弗時瘦矣妻在內無嘻嘻門予出即夜弗扃也門今扃內嘻嘻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剌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師今無足師矣然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疑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矣故曰妻亡而予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葬左氏山下杉棺栢槨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杷裏右嵩前頴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坎而宮汝藏汝封亦既考終汝曰弗約

妍而短屈與伸緜人匪人繹而問

原缺

明文徵七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喬遠編喬遠有閩書已著錄是集以明代詩文分體編次各體之中又復分類自洪武迄崇禎初年自序云國家之施設建立士大夫之經營論著悉具其中下及於方外閨秀無不兼收並錄然其稍傷冗濫亦由於此其附時藝數篇則宋文鑑例也

釣臺集二卷

〔明〕楊束編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釣臺集二卷》提要

叙釣臺集

世儒高視三代而卑後世役々之見云爾如[illegible]武於子陵擬諸古亦何異々有是故光武萬也詘於匹夫始也物色々々勤也既也[illegible]々之厚也諫議不屈之拜遂々高也三代々々[illegible]禮其臣也有過焉者乎子陵臣也見萬乘不詘諫議之祿視之浮塵振懦激頑重漢[illegible]社々代之士之白駒之考槃有過焉者乎光武子陵卧榻共軒曰朕故人也子陵足腹天象不寧乃亦無所於忌三代之君臣之忘勢而友也亦有過焉者乎是故光武也子陵也君道也臣道也友道也進而三代焉可也桐廬有釣臺子陵隱處也過客題咏多高子陵君子覩子陵高節識光武君德無愧三代可也否則釣臺集之刻於風教何有裨焉

嘉靖十四年乙未春二月望後八日後學南海霍韜渭先書

釣臺集序

子陵先生在漢當天下有道而隱其見遠其志潔而迹若傲宜不俚於口矣然而侯覇詘其言范叔不之毀舉天下又從而高之自古操持立之行與懷娟嫉之士並世而處得免爲難何先生之獨異耶殆周身全名固有其道不可得而訾歟千百載之下景仰愈重經故里撫遺迹興言味嘆不能自已雖或異端女婦亦且追逐影響以先生清風高節爲不可及述作篇章日以

益盛故自列傳之外記銘論贊詩詞題識至于今不絕試品其人未必皆先生所謂懷仁輔義之徒然正可以驗天理人心之公也又若閒遺世故無由脱去念欲竊迹先生而不可得徘徊顧瞻因而有作以寄無涯之思蓋亦有之善乎徐大年之詩曰高尚亦有時嗟子獨能全盛曉之意溢於言外夫早見豫處身爲已有上以立萬乘賓友之禮下以成士夫廉恥之俗此先生之風節所以高視古今也二三名公詩文嚴郡舊有石刻經火不存今同知府事鄺才盡取而梓刻之非以諸述作之富咸有益於先生誠以爲爲先生述作人所願見將欲藉是以傳使夫人躁乎有聞於世也又使四方之士未嘗道嚴者得而覽之亦有以興發其公心焉世教不爲無助郡教授同年方寬請爲序予嘉其意且樂附以自見遂書于端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秋九月吉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奉

敕整理兩浙鹽法後學莆田彭韶謹書

敘釣臺集

余嘗遵練浦越洞江登子陵釣臺汯然悲焉時吳尹希孟執釣臺集謁曰斯集也少宰渭厓公命希孟集之孟也不敏曷能爲役子其就正焉余又汯然悲曰於戲子惡足以知子陵哉昔者帝堯禪讓巢由嘉遁武王征代夷齊東節推是心也乘雲倘佯御風滶泖游乎萬物之表而莫之敢頡頏焉者也然而伯成子高於禹則仕於禹則否箕子於商則仕於周則否豈其智弗巢

由夷齊若與義有可有弗可焉爾矣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如其義舉天下以畀之弗辭也如其非義雖舉天下以褮之弗受也可以辭可以無辭可以受可以無受非至聖莫之能權於戲子陵其知此道乎予竊悲夫漢高以百戰取天下莽也幺麽睥睨神器是時如光如永如雄如歆上圖讖獻符命無慮數十百萬光武以一布衣龍潛白水日與子陵相對慨惋其奚謨讜議圖恢大業鬼神與盟天日與鑒固有人弗

及知史弗及書者矣及其舉義旗掃氛祲定征景從蛟騰虎變不崇朝而天下定子陵乃褰裳去之高山大澤密林深谷猿鶴與俱麋豕與朋若將終其身焉推是心也乘雲御風游乎萬物之表而莫之敢頡頏焉者也於戲子惡足以知子陵哉或者乃謂四皓歸漢而漢之七傚爲其翅也靡焉子陵不屈漢東京之上傚爲其流也激焉卒之甘陵分部黨錮以前延及晉室清談荒縱皆子陵之遺烈也於戲是又惡足以知子

陵哉觀其語君房曰懷仁輔義天下悅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理天下無踰此者豈其智弗若與顧義有可有弗可焉爾矣故曰伯夷聖之清孔子聖之時也清可能也時非至聖莫之能權於戲聖之時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清如子陵者斯可矣吳尹曰斯言也可謂知子陵矣請書之以爲釣臺集序

嘉靖乙未春三月戠生明翰林院侍講學士奉訓大夫矩

制誥
經筵日講官同修
國史奉
勅管理
列聖寶訓實録兼纂
歷朝三典
御書文翰楚人詹道南撰

重刻釣臺集序

嚴先生清風高節師表百世范希文守是郡始祠而記之其稱先生之高光武之大聖人後起不能易也後之論者則紛紛不可解矣謂先生光武故人不宜以詔書從事又不宜與黨錮並召則高坐釣磯疇能強之而間關就道何爲也謂先生盛德兩尊一不可慢二故不滿於咄咄狂奴之語則匹夫之足加天子之腹慢侈何如而僅僅咎過光武何爲也謂先生少與光武同學熟知光武爲人其曰差增於往蓋有以覘其衷度其後居無何后廢子易不能保骨肉之愛而何有於微時一布衣夯此則揣摩未形之惡指棄生平之好非君子長者事而先生忍爲之乎又謂光武當以故人禮處先生不當辱先生諫議故先生不留則就先生寢滑故舊驩相得甚因與先生卧故人矣而張目熟視舉足加腹爲故人留者如是乎大都威鳳不與藩鷄同棲端士不與壬人並列阿意順旨君房何人也而

相矣先生懷仁輔義能浥然一朝共事耶今見明公忌耀皆去彼其人視先生奚翅徑庭而猶然授劾以歸而况先生耶口授使者数語蓋先生之心微露而不盡露者也孔子論逸民曰我則異於是然而闡發幽光表章高蹤必不以己之所無訾人之所有堯不爲巢許貶聖而巢許則賢湯不爲随光損名而随光則逹試以先生事問之孔子其異同不可晚儻所稱不降不辱者非耶光武之視堯湯吾不敢知而謂先生非

巢許随光輩不可也東京節義非先生不能振起非光武不能下先生不能養成寧獨東京百世而下過先生臺者欷歔歎息想見先生之高即宛然見光武不能下先生之大故曰希文兩言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桐廬令楊子束雅敬慕先生重刻釣臺集成請予序首簡予應曰先生視光武浮雲爾即希文記不足重予何以序爲

萬曆乙酉歲莫春月穀旦

賜進士第知嚴州府事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後學宛陵鄭銳遜卿甫謹序

子陵贊　國朝楊榮 建安人謹身殿大學士諡文敏

卷之三

賦

釣臺賦　宋徐夢莘 清江人直秘閣

釣臺賦　宋陳巖肖 居士

釣臺賦　宋范浚 蘭谿人舉賢良不起號香溪先生

釣臺賦　國朝宋臣

釣臺賦　國朝王世貞 太倉人

釣臺辭　國朝敖雲霄

卷之四

詩

南宋

謝靈運 陽夏人為臨川內史

唐

李白 金陵人學士　孟浩然 襄陽人署為從事

張祐 南陽人處士　張謂 河南人禮部侍郎

劉長卿 湖州刺史　洪子輿 侍御史

奚賈 與常建郎士元齊名　顧況 姑蘇人唐著作郎

杜牧 京兆人致中侍御史　許渾 郢州刺史

權德輿 略陽人為丞相諡曰文　歐陽詹 泉州人四門助教

劉駕 江東人國子博士　吳融 山陰人翰林學士

許渾 注見前　王貞白 上饒人校書郎

宋

王安石 臨川人丞相荊國公　范仲淹 注見前

蘇轍 眉山人門下侍郎諡文定　毛幷 信安人為州倅

方干 桐廬人處士　石孝友 宋人

李綱 邵武人丞相諡忠定　吳栻 宋人

陳淵 宋丞少卿　陳塤 陽翟人縣令

蘇軾 眉山人學士諡文忠　王十朋 永嘉人宋狀元

趙抃 西安人參知政事諡清獻　姜特立 括蒼人浙東副總管

戴復古 天台人處士　王巖叟 大名人僉書樞密院

潘時 金華人直秘閣　葉三省 壽昌人龍圖閣直學士

方翥 [illegible]　范浚 注見前

曾[illegible] [illegible]人　林景熙 永嘉人禮部架閣

趙善湘 四明人大學士封天水郡公　陳康伯 字長卿弋陽人丞相諡文正

趙希明 宗室　劉[illegible] 宋人

林實之

元

張養浩 濟南人西臺御史中丞諡文忠　周權 括蒼人居士

趙孟頫 吳興人翰林學士承旨諡文敏　貢師泰 宣城人禮部尚書

薩天錫 福建廉訪司經歷　趙奕 吳興人

徐舫 桐廬人道人字方舟號滄江

國朝

劉基 青田人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　高啓

楊榮 註見前　張以寧 古田人翰林侍講學士

莊昶 江浦人翰林編修　王偁 翰林學士

方孝孺 天台人翰林侍講　王皆山 長樂人翰林院典籍

商輅 淳安人大學士諡文毅　金實 衢州人左長史

宋禋 海甯人太僕寺丞　談綱 錫山人知府

楊琅　張忺 江浦人

屠勳 嘉興人大理寺少卿　王守仁 餘姚人新建伯

楊士奇 泰和人大學士諡文貞　周進隆 莆田人御史

秦金　程敏政 註見前

孫燧 餘姚人癸丑進士　陳獻章 新會人翰林檢討

姜麟 蘭谿人四川僉事　林瀚 閩縣人右諭德

湛若水 廣東人禮部尚書　沈翊 長洲人

李實　汪九齡 本縣人監察御史

黃鎬 侯官人戶部尚書　藍明之 武夷人廣西僉事

徐貫 淳安人工部左侍郎　徐禎卿

鄭善夫　盧義 淳安人知府

何舜賓 蕭山人監察御史　費宏 鉛山人大學士

費寀 鉛山人禮部尚書　吳廷舉 蒼梧人工部尚書

董遵 蘭谿人咸恩知縣　胡儼 南昌人國子祭酒

張鶴橉　胡諡 會稽人廣東左參政

嚴嵩 分宜人大學士　徐縉

王仁甫 黃岩人　廖道南

裴紳　彭韶 註見序

凌雲翰 錢塘人成都教官　胡定

司馬垔 紹興人福建副使　夏言 貴溪人大學士諡文愍

羅洪先 吉水人左春坊諡文恭　趙琳 本縣人肇慶府推官

俞諫 本縣人太保左都御史　徐憚 刑部侍郎

陳經邦 莆陽人禮部尚書　詹理 遂安人知府

陳　壂 餘姚人工部尚書　　章　拯 蘭谿人工部尚書謚恭惠
王德溢 連江人監察御史　　錢仲益 無錫人翰林院修撰
張　瑄 江浦人刑部尚書　　王文豪 閩縣人廉州知州
曹　珪 湖廣人本縣令官至巡副　　朱廷益 嘉興人嘉定縣令
莚　陽 太原人布政使　　楊當時 四明人山人
鄭繼之 閩縣人吏部郎中　　楊一清 鎮江人大學士
李東陽 長洲人大學士謚文正　　龔用卿 閩縣人國子祭酒
盧　襄 西安人吏部侍郎　　鄭　姓 建德人山人
殷雲霄　　康從理

黎民表 番禺人　　楊應詔 建安人舉人
王叔果 永嘉人　　李攀龍
章　袞 臨川人　　王世懋 太倉州人福建提學
張文熙 桂林人本省巡按　　陳洪濛
蕭　廩 安福人本省巡撫　　張正學
張子仁 句吳人本省副使　　茅　坤 烏程人河南副使
林偕春 漳浦人本省提學　　龔大器
費堯年 鉛山人本省副使　　陸萬鍾 華亭人廣東副使
吳　晳 貴州人本省副使　　張　程 安福人禮部主事

鄭　銳 定遠人本府知府　　陳　娃 閩人監察御史
魏良靜 寧都人本府推官　　李　珊 莆田人本縣縣丞
謝　丰 建安人廣東信宜知縣　　莫雲卿 華亭人貢生
袁　表 閩縣人中書科舍人　　胡應麟 蘭谿人舉人
范學詩 歙縣人光澤縣丞　　楊　束 建安人本縣知縣
楊道輔 建安人舉人　　俞一中 本縣人知縣

聯

郭　斗　　俞汝爲
楊　束

釣臺集卷之一

授文林郎桐廬知縣建安楊束選校

文

漢書列傳

劉宋范曄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迺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迺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迺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迺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高士傳畧　晋皇甫謐

嚴光既至京師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爲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唐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出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固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與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時靜而不用者化

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乎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時伊吕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季葉浩浩澆風薄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群四海既平故人爲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濵下視天子上動星文傲與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

勝蘭焚椅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攸攸白石磷磷遺貌是欽萬古不朽

嚴先生祠堂記　　宋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先生祠記畧　　胡寅

子陵歸耕富春山中即今之富陽也西南四十里有桐洲石瀨世傳為子陵垂釣處山紆水回秀氣可攬真遺世淑流之地文正范公初建祠宇今爵之桐廬而富陽縣觀山亦有小廟歸然圖經不載其像設衣冠殆非達人勝士幅巾野服之高致土偶堊畫雜以鬼神物類安能使人想見儀形而興起哉廟瞰大江潮汐呼洶雲山浮動與江濤相起伏亦神氣英靈之所止宅有好古君子稍更制作去其鄙俚而歸諸簡雅俾邑人望思騷客徘徊挹先生清風於東海之濱

豈曰小補云乎哉

高風堂記　　汪藻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頼陽之高況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為其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
主不得而臣者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
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爲漢臣帝
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
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
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爲帝留凝其人者其
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子之招
晝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
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

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
來高卧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漢禹不應譙三公
若奴隸然望印綬靡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
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
爲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
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
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遁周武王之君
猶以爲薄竟不食其粟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illegible]夫廉懦夫有

立志于茲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
處爲子陵瀨今釣瀨并臺俱在而富春之境析
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弅令昇爲是州朞年
政成乃爲堂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
而名之高風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公
所建[illegible]碑於其旁而求予文爲記[illegible]亦可謂
能尚友千古矣故余論先生出處大槩以告令
昇使併刻之　紹興八年

釣臺記

呂祖謙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
東漢嚴先生避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
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屬焉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
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
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捅言之耳明道
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
生而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
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跡以

其傳實祠之左文正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備食于
右坐焉歲祀[illegible]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
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
姓昇州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顧[illegible]若
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從治
以餘錢新之時祖謙病發卧旁郡公以書見諉
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
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
呻吟佔嗶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內外臣

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任整
固先生之素尚矣帝聽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
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
帝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
助為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
重為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
世若不足以覔之觀其與侯霸箴劘切之意
見於言外出於帝捲懷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
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耆

俊逸為家法士之門[illegible]正操見危
授命項背相望比有合人國與朝夕獻納雲臺
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抗必頌不經必報聲
使先生微有意於徼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
為西晉之清虛[illegible]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
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
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
變為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
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來主

斯地祝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
邪令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
今以往泝江下上者欵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
風清巖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政足樂也則
公豈專為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
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竹以識路緣山作亭以
待憩或因或革而勢位置各有思致皆以成於
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戶參
軍[illegible]柱

白雲居士對　陳宋興

白雲居士躬韋布之衣耕富春之山米軒大夫過而唁之有漁者存焉居士曰蓋聞君子不屈志以求欲高士不蒙難以徼榮接輿行歌而避周綺季皓首以逃嬴遭泰伯吉遇屯蹇亨進退從容不失厥正若聞玄英先生之名乎居吾語汝乾符之際天地草昧帝道川壅王綱紐解賊臣擅朝内包蜂蠆劇盜埏野外肆虎喙六辈播遷萬姓痌瘝振腕之猿抵巇之隷刷翼利嘴鋒

涌鱗猝朝爲羈旅暮登華貴先生泊如自守環堵非禮弗動非義弗取初隨計偕翩若鳳翥旣覽險徼百里遐衆沉没六藝貫串百家中積和順發爲英華簸弄明月舒卷册霞誦星之奇草堂之範平生故交[illegible]屬青雲人爲卿士出擁十連騑駿龍騰印綬[illegible]傳公詩句垂頭喪顏人皆影纓已獨儼偈[illegible]啓宇已猶匿穴人厭膏腴已甘粱糲紛榮無根曾不少屑是以嗣裔蒙其業則淳固温燓粹光煜燁繁衍盛大昌于累

葉先正過其閭則嘆息咨嗟仰[illegible]俾圖其形列于釣磯夫身不出閭巷而名加於四海榮不登仕版而慶流於來裔貌不過中人而芳傳於奕世若此者固可喜詰而樂議樊駕而遵軌也大夫喟然而嘆曰肇彼太初絪緼未分爰始天地斯立君臣天皇結繩之代馮翼茫昧靡得而云也龍紀攸降赫乎契簡因踰於唐虞皋夔稷契夷益之徒或作華播種或敷敎矢謨流化則愷悌納君則忠嘉故能冠冕帝功黼黻皇圖

信長幼之不可廢豈鳥獸可與君子居哉薪歌之子蒲吟之流俯首勸駕垂翅爽游假容少室濫吹嵩丘豈繫不嬰情於公侯豈繫不馳神於冕旒志勤道左坎壈呼嘎而不昭晰者又何足儔死者可作吾其與范希文乎皇宋臨御民殷物阜聖德龍興功從雲附發教以明膏澤布濩上帝降鑒是生哲輔褐衣自許致君澤民蔚然文章本義祖仁初入英網[illegible]能[illegible]倫聖帝前席儒師奪茵公在諫省諤諤鯁鯁高論回天危言

霽霆國有大政伏闕死請期挈往稷安於九曷
夏帝睢茹畔傲西陲闕勞伺隙俘人以嬉帝時
長驅趣公往穫順積堵安不順应挈公拜稽首
寔宣德威一爲赤子一爲龍蛇乃振要害實墉
實池乃練戎伍如虎如貔賊騎爭絳厲刃摧之
曳兵偽遁勿窮追々義首蟻附恩以綏之賊窖
屈膝即懷來之夏人既臣公入政地帝開天章
詔俾條事謂公盡言倚公以治爬弊剔蠹舉偏
興滯赫赫盛世孰加慶曆勉勉我公實替偉績
德垂後昆功光古昔文景懷慙成康擬跡夫魁

冠多又大公也切劘明主至忠也捍禦外侮儔
功也蹄治泰和顯庸也索隱行怪達士所耻斐
然雕篆壯夫爰鄙吾子頗誇調避地矜詑末技
何哉甘其藜糗而未嘗太牢者難與道鴟鴞之
滋味訑其涓澮而未覿波瀾者難與論滄海之
廣大冗痼林泉錯背風雲株守鄙野闇昧經綸
秖吾子之不知言也漁者勃然有赧其容怒目
溢眥徐乃揚眉而詰曰異乎々者之撰夫運距

陽九敗覆相仍撥難度智濟衆而行者窮退之
士也時偶半千神聖繼明訏謨誥猷銘彝汗青
者功名之吏也齷齪銖美彼善於此則似矣旁
覗達觀皆未足與議也々夫有不可加之大功必
有不可屈之々偉人々德享天眞食宗緒則有抱
石廬水不踐王々者焉鷹揚虎旅拯民水火則
有釆薇首陽枯槁巖下者焉若各俟時而興咸
委厥質而仕說者尚何詡於後而傳潁水箕山
之事乎吾將啓子以建武矩子以嚴陵箴子之
蠱志鏡子以泰清炎圖中厄巨猾移國六合鴟

沸三精霧塞眞主勃興繼天立極克復舊物垂
統作則竟海爲羅析圭爲媒四面高張盡網英
才杳杳冥鴻薄天以飛雖有矰繳將安所施龍
潛于沚鴻乃高舉自越徂齊莫知處所斯甘盤
所以遯荒野也洛宮燕閒慨念疇昔思賢不足
寤寐展側圖寫厥象旁以藻色旁求諸野外啓
四國斯武丁所以訪版築也惟澤有蒲有瓠有
魚溫溫羊裘是釣是漁聘以玄纁載以安車君

子至止騎衛甚都斯岐昌所以獲呂牙也尊賢崇道不敢屈致萬乘降尊親即其第撫腹而談申之情義論道故舊咨諏政治斯成湯所以學伊摯也維盤維傳維牙維摯既紆人爵卒共天位皤皤先生揭揭高志窮斯益堅老斯愈厲滋垢軒冕泥塗富貴糠粃裂上與厮王事輜輧萬乘蘧廬神器箕踞三王輩行五帝皇隱鴻崖堯高巢父善卷辭舜伯成避禹不降不辱昔聞其語上動天象前所未睹恩威宇宙不足以加其

道臣妾億兆不足以回其操先生之懿昭乎日月先生之絜皓乎水雪奮乎百世之上窮乎千載之下既律貪而激懦足扶教以厲世義夫慕而貫勇老姦懼而沮氣豈爵祿之可驕信名節之為貴因斯而談學遯習隱跡其心蹟者其真偽之相絕也亦猶夜光隋珠與夫碔砆魚目也名公才卿影纓垂珮者其勞逸之相背也亦猶世之懸鮮與夫桎梏踈屬也烏可同堂而合俎豆並世而論人物乎夫名有小而獲傳祀有因

而卒延或開藩以遺劳或卜居以處仁即一鄉而擇善配廟貌於慈山極天壤以深論誠不害於雲淵詞木巒二客覘然慚汎然汗下屏氣懵容捧手告退漁者既出整釣理蓑遷延移舟叩舷而歌曰釣石嶷嶷與天齊些下有釣渦與海通波陵遷為谷淵壅成阿惟茲高風終古不磨

嚴光論

張栻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焉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

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而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其時君所尊禮延納者適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爲起

名節之俗則其所益所亦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無不歸之也豈非爲治之總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耶考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怪以欲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

高位享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本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嚴陵論　胡寅

善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朱紫陽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靜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能立召田橫於海島之中而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倨見大將軍青而不冠則不見汲黯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廷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帝亦不以爲然各從所志夫三君者内平四海外讋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生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

秦強楚而不能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能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矣

嚴陵論　尹起莘

嚴光之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欲見之乃與周黨王良並召觀范升之毀黨與友人之誚良則二人非光之比明矣宜

光之愈不屈也且光乃帝握手故人帝不以手書招致乃以詔書從事何哉嘗即光傳考之見其識切佚霸之語則光固非碌碌隐者况光少有高名帝旣與光同學必知其才智果有大過人者是以始焉帝思其賢而終焉帝傷惜之向使帝不屈光以官爵而惟以故人待之從容諮問必有與治致化之方補益中興惜乎帝不及此爾按中元二年丁巳歲帝聖壽六十二則是今年已丑蓋三十有四矣光以建武十七年再

召不屈至年八十終帝循詔郡縣賜錢穀由是推之當光同學之時固已年尊於帝至帝君臨大寶召至闕下光是時蓋亦年踰耳順矣以年尊德邵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遡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後之論者但知光之不屈爲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屈者其意固自有在持其識量素高此意渾然不露圭角是以天下後世莫得而測識爾愚故備論之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題嚴先生祠田記　　胡廣

當習俗頽靡之餘士大夫酣豢於富貴視前賢風操節義蔑若贅疣今古者頽若土梗然况今牧守日夜事笞榜督賦斂以講課最尚何望其加意於數百年既往之跡山高水長之風如嚴先生子陵者宜其廟刻之斷絕祠田之轉徙一切委而不問無足多怪内兄會稽孫公季文来守是邦下車未幾首疑明道間范文正公旣爲先生立祠宇而碑刻不著置田爲久遠奉祠

計是其初蓋自有田也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爲記於頽垣壞壁之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則命屬吏登山巔求之深谷谺然開爲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地也詰其主名則已爲勢家所奪矣公慨然欲損公帑以歸其田風諭勸勉至於再四卒不從公度無可柰何於是爲詩以傷之名曰浩嘆嗟乎公之意亦勤矣夫事有所當爲不必計其濟否公能於

頽靡之餘而崇孫高之節當偃退之際而爲人大之謀其所自見於先生者爲如何其所關於世教者爲如何田雖不可遽復抑興時豈無如公用心卒還魏鄭公之宅者乎請姑俟之

嚴光辯　　宋朱棠

予觀前後論子陵者無慮百餘家言人人殊要之子陵心事皆有未盡何也子陵非果哉忘世者也但光武尊之用之未至爾昔者太公釣于渭川文武尊之以尚父用之以克殷何使文武

尊用未至太公亦豈肯留哉子陵釣于齊之澤中與太公越千載如出一轍光武不能尊用於收天下之前使得以奮鷹揚之勇及即位乃欲以諫官屈之是又不能尊用于取天下之後也史稱子陵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則是帝未即位之前不變姓名乎陵固有望之之意焉史又稱光武以物色訪之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則是帝旣即位之後應聘而來子陵猶有望之之意焉由是言之子陵何嘗無濟世之心哉光武果能如文武之尊用太公則子陵可以弗去東漢之治當與周室比隆矣而不能也惜哉或曰光武尊用子陵固不如文武矣而子陵道德與太公並何以知之曰以懷仁輔義之言而知之也或又曰光武亦賢君也而不能尊用子陵何也曰子陵三代以上人物聖王之佐也光武雖賢未聞道也三代以下之君也又安能尊用三代以上之人物哉予因謁先生祠下偶寫數語以辯先生不屈光武之意又以見先生出處之大節也噫後之患得患失昏夜乞哀者視此亦

可以少愧云

釣臺題咏跋語　　宋朱熹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粗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辯嚴公非詭激索隱者昔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先生和之曰時

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云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文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摩挲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及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臨見兩峰趙俊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　慶元己未人日

祭文　宋張栻

栻以愚陋被命來守此邦竊仰先生高風于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恨拘印綬不得躬走祠下敬遣迪功郎嚴州府學教授鄭某往致　奠惟先生其鑒之

諭州學舉祀文栻竊惟此邦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先生高風之所存也然昔隱之地祠像具設而學宮之中丞嘗獨曠其何以慰學士大夫之思乃闢東偏肇舉祀事嗟乎世遠道散寵利相希而事君之義益以不明惟先生曾不以一毫動其中啓世祖肯德尊士之心成東京砥節礪行之俗流澤遠矣繄我多士克承繹之

祭文　方琛

嗚呼陶唐之盛不得以易潁水之清鎬京之樂不得以博首陽之適彼其桎梏軒冕縲絏簪紱甘與閒雲朗月孤高淡泊去來於無心之境也真人龍飛呼雷噪霆孰非南陽之故人先生獨不垂涎於雲臺之功乃熟中於釣臺之名不曲鈎以致名位而直繩以掛古今豈非不附不倚特立獨操者耶嗚呼同室而情亦不如百舍而押同日而意隔不如千古而合惟是我祖相望於唐是世之一人異體之一心也適當春祠謹門奠焉

祭文

阮鷃

嗚呼先生訓曰懷仁輔義天下悅此萬世相天下之大法也又曰阿諛順旨要領絶此萬世相天下之大戒也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蓋大臣患失小臣畏死是以伺候顏色觀望風旨乃至諸仁義之説爲迂談席阿諛之術爲得已及其甚也患失者惟植奸保倿而畏死者可氣使順指由斯道也以往而欲天下之悅也不可得矣是故秉耒荷鋤所以耕心田而今無穀種

也投竿垂綸所以挽頹波而今釣淺爲餌釣譽爲筌也昨者躡富春之峯躡手雲雨擊桐江之棹轉眼風波人情既以殊昔物態何亦失常俯仰江山詠監毛骨其靜言思之然則先生之訓口授于道豈但癡君務哉萬世之下蹈君務之癡而不自癡者不知其幾不有先生孰與癡之嗚呼士人之窮也不能礪耕雲釣月之節至於出而有爲其能樹懷仁輔義之功否乎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先生以節高光武其在是哉要之非徒云爾也入先生鄉欲舉先生之訓訓先生之鄉後進者請先與先生高之作世法戒

辭

張樞

嚴先生以漢建武五年歲在己丑徵至睢陽拜官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後先生一千載當有元之延祐七年歲在庚申曲沃男子張樞過先生之遺墟想先生之高誼洒肅恭自拜而申頌之以辭其辭曰

繄三五之盛治兮一道德而同風士日由於廉讓兮咸蹈履夫至中大道降而爲名節兮迨叔世而始崇去聖其云遠兮要砥行而飭躬誠奮國之大坊兮扶綱維於始終匹士蹇以內修兮足壯國而折衝寧殺身以成仁兮不同利而改從所貴茲之耿介兮繼芳躅於遐踪植閫本其有制兮在明慎乎擇術盖名節之與功利兮迥殊塗而異律彼功利之爲謀兮効君速而斂亟維名節之經久兮道若迂而無失上操柄以馭

下兮下奔趨而從率由立表以觀景兮賓化民而成習偉漢高之大度兮憾虚坊之未周營草昧以戡秦兮因功利之是謀溺冠嫚罵兮節士宜羞頑鈍無耻兮射利相求世既夷而一轍兮商晧遁乎其不留迨中葉而靡競兮豈一朝之爲光帝光武之沈略兮爰大監而求圖爵首崇於褒德兮周砥礪於廉隅惟先生之久要兮視軒冕若泥塗匪崇激以爲名兮安予志之所如時俊從其小康兮豈溷波於予需將追古而有作兮懼衆志之未孚斯服兼而高舉兮起蹠盭而貽模後承流而造方兮喻循木之從杅憤元興之失御兮宦寺横而擅權信道篤而操剛兮羙黨錮之諸賢糜蚼鑊而弗懲兮秪取義以争先大戒恃以不泯兮信聱聳於群彛曠百世以聞風兮猶興思而凜然吁嗟先生之姱節兮配夷惠以齊科漢祀頼以未隕兮匪先生而則那豈必仕而賦禄兮乃功業之不磨彼雲臺之顯敞兮功與此其孰多懐哉古人不忘兮寤寐慨而永歌横大江而揚舲兮陟崇罔之嵯峩采蘭涯以薦芳兮奠清醑以前羅覡紛兮舞以來享兮神愉怡兮婆娑尚專遣我後人兮彌德載而同波操矩矱以自度兮頋迪德而無頗

釣臺辭

元盧摯

雲山蒼蒼兮烟木稠石瀨潺潺兮江水流故人兮冕旒先生兮羊裘使人皆先生兮誰其伊周使人不先生兮誰其巢由仕止久速兮舍聖人將焉求清風一絲兮豈爲名釣蕉黄茘丹兮香火千秋臺濱役役兮榮辱之舟先生一笑兮白雲收

釣臺書院記

元黄溍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爲郡而未爲國其遺跡已漫不可考今建德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

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為最宜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創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遹始也更王侯泌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而鄰僧悋勢悉奪其恒產以為已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傍管山三十頃取薪之奇羸以佐經營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搆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

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修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為二俾分佃之咸以為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昂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昂尋書滿除天麟繼之公以元昂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一慮臨視勸相焉僚佐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剌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

九宇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軒也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峯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甃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富春山庀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迄役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溍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

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之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然於衷不能自已者矣諸君子藏修遊息於斯顧瞻江山想像儀形閒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溍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閭爾化於中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字君寶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鹽

運使汞涖茲郡故其爲政知所先後云

嚴光論　元許謙

子陵先生抱超世絶俗之姿㴱糠粃世事視萬乘如一介富貴尚安能淫之乎侯司徒乃欲日暮自屈語言誠癡語也雖與之素舊豈足窺其際哉知先生者光武一人耳三聘而起論道故舊言不及政自擬巢父以明素心光武固怏怏不能終屈先生則遂其志矣世之論者謂先生以風節自高而厲當世愚未嘗不以爲過也若是

則有爲而爲之耳夫天之賦於人者有分自聖人能全其天下是則以其得數之多寡而成性雖問學漸磨去其太甚終不能反於全先生得天之清淳澹泊而成性者也鱗潛溪淵鳳鳴高岡安其所遇紛紛滑塵誠不足以𡨋之不然則光武賢君也少與共學以光武知先生之明先生豈不知光武之可與有爲乎以賢人之招而不屈可與有爲而不爲是矯世立名者豈先生之心哉在庭俊乂各司其局可以守成際時清明足逞高蹈半來耕釣樂我天真奚必汩汩以易所性所以縱言不屈率意放禮正欲示不臣之意也至於廉厲漢末興起節義固其高風有以動之此則仁人利益後世自然之効非先生素期其如此也

子陵贊　元王惲

漢有天下本以覇興陵遲世季其獘莫勝光禹阿諛雄歆狂鄙元成以來從風而靡維炎中熾故人作帝先生慨傷爲漢砥礪潔我一已訓彼

四方顧惟可加萬世之光幽幽富春渺渺桐江釣絲裘褐終焉倘佯是則柔理之道先生助治者其維皇哉噫

子陵贊　戴良

群陰既屏禹象聿新誰居黄屋平生故人玉帛雖至肯屈吾身雲山蒼蒼作世隱淪繪事既素孰知其因覩象思德慰我後昆芳躅固遠清風尚存動靜作息蒼山白雲

蒼雲軒銘　國朝宋濂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爲高士之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况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爲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爲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爲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爲盡力子陵何隱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如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爲高也苟徒以隱爲高孰不可爲子陵哉　子陵裔孫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爲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爲卑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爲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乎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盈操或雨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國朝楊溥

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予固謂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然求聖賢之心曷嘗一日忍忘天下哉蓋則達之非得已也孔子轍環天下故無施而不可然亦有終不仕者下聖人則不然顧其所遇及在我者何如處之不失其道斯爲善矣若禹稷契之於堯舜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伊尹之於成湯學焉而後臣之傅說相高宗周召相成王亦惟其力足以勝之至若孔明之從先主以興復漢室爲已任三代之下所僅有者世之欲爲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者比比而卒不能爲豈非處之不審乎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舉兵之時宜起而從之以成命世之功而乃不出此不可知也及光武恢復大業投戈講藝禮聘幽逸子陵幡然而起從容啓沃以來天下之善以圖先王之治亦其時也竟不屈而去豈其所志者大而有見於光武乎抑亦在已者揆之有素乎此又不可知也當時以名節

相尚及其末世奸雄僭竊之徒環視漢鼎而不敢顯然爲權奪之謀于萬世之下聞其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其有補於名教亦大矣舊時祠宇久毀且廢太守南昌萬君觀暨諸寮友以圖興復經始於正統元年秋八月至明年冬十月訖工湮廢之跡遂抵一新復訪其裔曰來者俾奉祀事夫爲治以風教爲本太守知所尚矣相成者亦有賴焉用列名於碑陰

客星亭記　程敏政

嚴先生祠之東故有客星閣久廢弘治丙辰夏五月巡按監察御史吳公至嚴州進謁祠下詢閣之故址所在不獲乃度于祠之西得地焉秀爽殊勝以語參議吳公及知府李公曰懿哉客星之名惡可泯乎宜易閣爲亭以還舊觀咸應曰諾遂集材繕工以是月經始又□月亭成丹堊巋然上出雲際下臨江滸而境益勝於是吳李二公事書來以記屬惟先生祠事有范記與諸先正之論備矣獨客星之說載范史或者疑

先生於光武交布衣一夕共臥以足加腹然大其事天至爲之動豈天以表其異無乃誣乎予以爲不然天人之際甚邇也道德勳庸風節材藝非常之人天實生之代不數公況百世之士哉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挾此待天下一遇光武之主猶以爲未慊而去之非其居不事也侯霸亦先生故人位三公矣仁義阿順之語凜然下飭若況焉非其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自傳殆必有揆之中而安放之遠而準將與

伯夷相望而興者所謂非常人也故一起居之間天必示重焉而或疑其爲褻豈善觀天者哉開東漢之風節大有功于名教孰謂其無徵哉予既嘉諸君子起廢之功記之且著鄙見如此後之有事祠下者退而登亭指釣遊之處艸桐江之水致高山景行之思尚相與嗣葺之而無替焉可也御史公名瀚歙人奉

命按浙□年公恪有聲思以廉貪立懦爲已責故於先生祠亭注意如此予家休寧府道河下

以昭禮乃行而釣臺孤峻山路磽确恒不克一
登爲快近吳李二公爰先生亭事彌樹剗拓去
險即夷凡幽里餘騰鉅且勞事循階甞吳公名
紀衡山公李公名德恢東安人皆勤政宜民故
能副觀風者之志表先賢以興士習清治源非
世吏可及是爲記

子陵論　何孟春

張敬夫論嚴子陵非索隱行怪必長往而不返
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

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人才固足辦之
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其未能信從故寧
不就之耳嗚呼子陵之心固如此哉春觀子陵
與侯君房書之所言有以知子陵之胸臆矣霸
得書奏帝帝有狂奴故態之哂及幸其館撫腹
之間聲以咄咄又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此豈禮
貌賢者之言也子陵是時年亦已長矣帝不以
師友處子陵而有諫議大夫之除何哉帝問已
何如昔時子陵謂差增於往其意不足帝也可

知使子陵而職諫議大夫不能一毫阿諛順旨
而帝又不能一一尊信之然則如子陵何哉帝
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其大臣至以直言死其
群臣往往以非讖而見罷黜將來之事廢后易
太子皆人道不可之大者子陵於時有死其職
而已矣不然亦有去而已矣夫死其職非賢者
所以愛其君之初意去其君於受職之餘孰與
今日之不受之爲全其節而君臣之間兩可無
憾也哉嗚呼此子陵之心也春故以足南軒之

所未悉

子陵論　胡松

世不察先生之心率謂先生爲高者余綜其實
不然夫先生非爲高者也何以明之羊裘澤中
已非鑿坏絕跡之擬及其應聘而至首以懷仁
輔義箴儆君房此其所蘊蓄舊矣故光武詆之
曰狂奴故態也詳味斯言則當其布衣游談時
必數數玆意自負爲[illegible]尚[illegible]賢[illegible]則於堯舜不
民惜文叔未之深知[illegible]如新莽虛稱

耶使文叔深知之當得先生所遣使奉書迎駕往見曰子陵足下吾□良苦何以教孤孫幸以三尺叨此大物深山不仕無以塞皇天付畀子何以教孤孤願安之少教師友吾子子無我遺語自衷達溢於顏□□陵非阿諛順旨者必將竟其所稱仁義輔之大道而乃咄咄玩侮輒欲屈而臣之子陵洞見終始知必不行故寂然而不語跡其差強於昔之對蓋知帝也審矣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嗟乎此豈徒曰子陵之命而已乎蓋其繫者遠且大矣舟過祠前樞衣展謁俛仰千載恨不同時從先生游而叩其所爲養也書留壹壁請質來游

子陵論　南粤楊起元

古今以一釣而繫天下之重者一曰渭一曰富春渭以出而富春以隱各隨其時非苟然而已時者陰陽消息之機至微也惟有道之士功名富貴不入其心是以察微而知著參見而豫待昔者文王之獵於渭也載以後車號曰太公望於武王尊曰師尚父北面受書封於營丘子孫保之後世稱榮焉光武之中興也披羊裘而長往及其得之引與同卧加足帝腹示偃蹇不可用帝聞其語曰狂奴故態也此豈可以相助爲理者耶歸釣終身後世稱高焉然二老者其就其去皆不待其形迹之露也後車一載君豫卜乎太公尚父之榮而羊裘一披亦若先見乎狂奴之辱者此其爲有道而知時者也大哉時乎君子垂休遺烈孰能違之故渭濱出而成姬籙八百之業而富春一隱亦以名節扶漢鼎二百年隱當其時功亦與出者等苟違其時或無益於成敗輕重或自取於危殆困辱自古坐此者蓋亦不少嗟夫富貴不足道功名者亦士所自樹也然強其時而違之多至於瓦裂而後已豈知卷舒進退不失其時德業之大者也故君子貴道而已矣

子陵贊　國朝王達善

倚歟先生天子故人握手談笑四海如春足加
帝腹馬起勢臨天自動耳吾何容心拂衣歸來
迺棲迺樂俯仰乾坤何愧何怍釣臺千尺清風
萬古坐對江山一竿秋雨既非長沮又非接輿
泊然無慾與天爲徒廉耻日明風教日起一點
此心報漢天子

子陵賛　楊榮

炎祚中興群賢滿朝懷哉故人寧不可招煌煌
客星有光天府羊裘釣絲清風千古

賦

宋徐夢莘

釋扁舟之維纜兮爭婺女之長風循蘭臯之東
駛兮先翥日之飛鴻忽重山之效勝兮得子陵
之遺蹤蓋舍舟而徑造兮歷釣臺之穹崇背岌
業以對峙兮面馮夷之幽宮四無人之湀遂兮
白雲簇而盡封故先生之釣此兮覬鍾鼎於鍼
鋒觀其人之槙隱兮豈誠心於遯世排天門而
無靈隱兮遂垂翅而遠逝兮左右爲之摎紛兮
紆青綸而焚芰况故人之龍飛兮亟攀鱗而綽
厲春文叔之乆要兮握赤符而御人託儀容以
搜訪兮冀物色之可循幸羊裘之一來兮略陛
楯而情親雖紳笏不可以羈𩥇兮亦振鷺之爲
賓何倏來而決高兮堅素節而莫臣豈仁義不
我與兮卒卷道以周身抑韜韣并所好兮寧擁
蒲以自珍吁吾知先生之有道也始文叔之謹
厚兮寔姁姁而多愛擲一勝於乾坤兮芟群雄
以如芥視天下之莫我攖兮遂哆然而自泰彼

馮敬通之賢且碩兮妄一青之爲外惟三公論
道以密勿兮東以吏能之煩碎阿符讖以自詭
兮漸正道之蕪隘非先生矯厲於逕庭兮孰祛
夫帝心之用大故以吾身爲準兮渺浮雲之不
留視粃糠於富貴兮若將浼而焉求視貧賤之
驕人兮非勢利之所讐加手足於腹兮不少跽
於昔游欲帝知先生之不屈兮則凡有德者不
可揄儻凝畏而不惱侮兮庶魚容於九州非先
生之要漢兮實爲漢之遠猷肆觀留臺摧璨何

久豈金椎之益固由高風之不朽歷漢唐之千年配不刊之罔阜彼章華與姑蘇非不高而且厚曾歌舞之未終紛狐兎之交走雖物理之成壞端夫人之自取嗟予行之未已冐名利之塵垢仰先生之清節覺予形之甚醜將洗耳於寒瀨酹蔾祠之杯酒借先生之竹而坐先生之臺殆與之相為先後

釣臺賦　陳嶷肖

泛富春之極浦過桐君之所廬山環翠而繚繞

溪瀉練以縈紆平林絶岸可斷而或屬朝霏夕靄乍歛而乍舒湍聲激烟峙之下嵐色貫雲岫之隅忽一峯之森然鬱蒼蒼而倚天粤巖先生之舊隱聳巨石乎雲端踞此磯而坐釣抗斯志於當年高風作壓不可幾及兮遺蹤逸躅至今而獨傳方其披羊裘於澤中兮甘肥遯而不悔光武物色而聘之兮逮三反而始至吐危言以戒侯司空兮不改狂奴之故態傲萬乘而恃故人兮動星象而罔有愧竟拂衣而去之兮卒老於丘壑而不悔惟夘金之中否兮賢哲括囊而遠逝暨真人翔於白水兮爭幡然以赴功名之會何先生之遠引兮了無意於斯世豈時君之不可輔兮似立志之近隘曾徃牒而知其心兮蓋有激於斯時常欲懲而靳之契兮遇功臣之禮或虧課三公以吏事兮繩之法而示威輕轉易其守長兮聽讒言與单詞近臣或捶撲牽曳於其前兮蹈矯枉過正之非朱浮鍾離意之所以為言兮咸納忠而盡規宜先生逆料其必然兮抗高節而豫警之遂律貪而立懦兮共扶漢

祚而不遽衰也昔渭濱之釣璜兮釣功烈以輔興王之基闕里釣而不綱兮釣道德以垂萬世之師濮水釣而持竿不顧兮釣高尚以遠塵俗之羈今先生亦寓意於是兮釣氣槩而挺然不可湥也遂倡東都之士輕外慕兮俱耿介以自持也則知聖賢所遇雖殊兮其特立以表世者舉非偶然而為也故此屹然之釣石兮千載聳觀瞻於桐江之湄也

釣臺賦　　范浚

歲辛丑予東歸兮凌濤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予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若存兮揆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遭世兮曾炎正之中微慘餘烈之莽莽兮方悖道而窮威率諛忠而任殘兮紛紛冊車之四馳蕩三綱其弛絶兮誰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兮静游釣於淪漪逮赤伏之應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群雄之疏附兮猶響臻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斷固拒而

牢辭惟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耻一毫之或挫兮若捷市之忸怩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詭隨噫不察予之口授兮顧狂奴之是譏視滿車之來思兮類被毀而潰非蹇儒紳之耿耿兮繫俗黨之貽訾伯兄願俯於衫服兮幾偃蹇而見擯既讒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爲乎邅迴寧超遐以浚遊兮亦安能依世而突梯噫先生之達識兮不降志其由茲吁嗟器大時難容兮追巢許由邈儷蹤兮水之渾渾山崇崇兮遺芳不泯名益隆兮何千萬年激頹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崇兮

釣臺賦　　廣陵宗臣

余聞嚴子陵釣臺舊矣丁巳秋予以參藩赴閩取道兩越始登厥臺徘徊焉商飇而來萬山颯搖我心傷悲爰申厥詞把酒放歌白雲莽互豈君之聞歌而來哉

恭承　帝命以南邁兮彌吾節于富春儵微霜之隕百草兮何芳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

舊里兮釣臺嶙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磷磷宿莽摧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淌夫白蘋余將懷椒糈而噭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夭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夸姣以抗行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衮冕黻之玄以章兮孫獨愛夫羊裘矣鴻鵠之高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傳岩之坂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兮渭[illegible]

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忬愫兮羌獨偃蹇而
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懽兮情恍惚而至乎帝庭
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于陵
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夫沉淇蓀何高蹈而
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于漢宮兮
夕稅于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豈亡覩于
厥旨痛韓彭之烹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
於羑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恐
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網

羅之所能施使蛟龍之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
畀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
而不可追憮故迹而連惓兮悵吾生之獨後時
往者既已不可復兮冀來者之猶可爲委余珮
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綮長虹以爲衣
兮捨青露以爲琚託微誠於浮雲兮蓀其攬瑤
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系獨立以踟躕亂
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乎
楚落日怨青楓兮歸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
兮

釣臺賦

吳郡王世貞

已巳之秋季月消息余[illegible]遊者金華括蒼之
伯指桐廬下建德竿眠[illegible]蟬緩綉壁飛湍激
流千丈縹碧澄渟皎[illegible]下數白石于時鴻濛就
冥鶬首忽辨桂輪少虧金波騰絢恍見一峰縹
緲于空喬連岡浮汝而拱獻森槮厥應巖阜回
緬洪濤鼓兮木末流泉激兮石間中宮叶商揖
節迴環余所停憩二客鮮顏舟子舟爲曰此固

嚴光先生灘也余乃野憤而楚服蹣跚以前挹
寒漿兮靡椒薦素琹兮無絃追夫一介之賤微
靈誠感而燭天遂姓其州而貌其山者千五百
年雲臺飈燼原陵無煙富貴身盡聲華代還孰
與光王宇宙辰鮮嗚呼嘻彼夫赤真中縣紫閏
未竊兵起東窺節殉二龔庶幾君臣如日麗空
妖新截蜃白水興龍豁雁先生君德嗜[illegible]上行
重倫丘貴驟穹嶲嶺千秌穆如清風紲纓拳珪
以范余船再拜而退二客是從未既忽有歌聲

紀于蘆際夭矼鉦厲林木盡沸其辭曰滄浪之清可以濯纓渭水釣利桐江釣名促心成迹強性之情孰與吾漁無促無強纖阿爲鉤大虛爲網宜忘物模縱神混聞余異而追之不見其處縹皆一綫破東南處而去

釣臺辭

青張殷雲霄

雲冥冥兮崔嵬見寒瀧兮釣臺開丹厓兮祠屋石瀨鳴兮松風哀明君兮休武悵雲臺兮奚處携羊裘兮歸來招白雲兮爲伍蔭羊裘兮如春樂空山兮忘人匪夫人兮可忘羞所爲兮匪吾身來不言兮去不辭叱豈隆兮駕雲螭朝蓬萊兮莫崑崙遠濁世兮獨來歸去先生兮既遠慨世道兮愈塞彼紛紛兮懷祿隱富春兮弗迈波翻翻兮逝飄飄兮疾風逝吾舟奚往懷先生靡從

釣臺集卷之下

授文林郎桐廬知縣建安楊束選校

詩

南宋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唐李白

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孟浩然

余奉垂堂誡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弔屈平湖經洞庭闊江值新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此川路疊嶂數百

里泗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氳別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蹬滑難步猿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奇恨來晚倚棹惜將暮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張祜

七里垂釣叟還傍釣臺居莫恨無名姓嚴陵不賣魚

張謂

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人千秋如

此有嘗聞漢皇帝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烟釣時如有待釣罷應忘荃生事在林壑悠悠經暮年于今七里瀨遺跡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

劉長卿

潺湲子陵瀨髣髴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空綠新安江上孤帆遠應逐楓林千萬轉古臺落日共蕭條寒水無波更清淺臺上魚竿不復持卻令猿鳥向人悲灘聲山翠至今在邐迤行舟晚泊時

洪子輿

漢王召子陵歸宿洛陽殿客星今安在隱跡猶可見水石空潺湲松篁尚葱蒨岸深翠陰合川迴白雲偏幽逕滋蕪沒荒祠冪霜霰垂釣想遺芳掇蘋羞野薦高風激終古語忘榮賤方驗道可尊山林情不變

奚貫

日入溪水靜棲真此亦難乃知滄州人道成仍

釣竿漾纖坐微月振衣生早寒紛吾誠獨往自速駝考槃已息溟陰誚且同濠上觀曠然心無涯詎問容膝安

顧況

靈芝產遐方威鳳駕重霄嚴公何耿潔託志肩夷巢漢后雖則貴子陵不知高糠粃當世道長揖夔龍朝掃門彼何人昇降不同朝含舟遂長往山谷多清飈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涼風滿紅樹曉月下
秋江岩壑會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纓未安濯嚴
瀨碧淙淙

許渾

天晚日沉沉孤舟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
聞砧樹密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華暫時事誰
識子陵心

權德輿

絕頂聳蒼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
得臣心靈棲顥元軒冕猶緇塵不樂禁中卧却
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醇焉用佐天
子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便其身弛張
有深致耕釣陶天真奈何清風後擾擾論屈伸
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戚行訪遺臺仰古懷
逸民矰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窮山
色凌秋旻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歐陽詹

孫棹歷陳迹愴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
時名辭貴不辭賤古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
激英風聲

劉駕

澄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孤坐九層石遠笑清
渭濱潛龍飛上天四海豈無雲清氣不零雨安
使澆埃塵我來吟高風彷彿見斯人江月尚皎
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下路明日又迷津

吴融

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畫晚晴新雲低遠浦
帆來重潮落寒汀鳥下頻未必柳間無謝客也
應花裏有秦人嚴光萬古清風在不敢停橈更
問津

許渾

潮去潮來洲渚春山花如錦草如茵嚴陵臺下
桐江水解釣鱸魚有幾人

王貞白

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愛此景薄視漢

公卿爵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應憐渭濱叟匡
國秪論兵

異代有巢許方知嚴子情舊交雖建國高卧不
求榮水鳥寒來浴汀蘭暖重生何頻吟過此辛
苦得浮名

宋王安石

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迹似蟠溪
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索
莫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鱣鮪地放身滄海亦

何求

范仲淹

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
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蘇轍

扁舟忽復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
知此恨夢中飛棹定誰催

毛幵

洲渚寒雲薄暮天蕭蕭燈火落帆邊嚴陵灘下
孤舟遠一夜歸心聽雨眠

方干

蒼翠雲峯開俗眼碧澄烟水浸塵心惟將道業
爲芳餌釣得高名直到今

石孝友

桐江波上一羊裘釣得聲名隘九州天子已嘗
遺故舊先生不肯事王侯

李綱

昔年曾上釣溪頭夢想滄浪一葉舟今作太平

真隱吏不湏辛苦着羊裘

世祖馳驅復漢家故人高卧老烟霞至今只説
羊裘好拜袞誰思鄧仲華

吳栻

一水自東流蕭蕭霜木秋笑談輕萬乘身世老
扁舟薄俗迷方餌高人悟直鉤至今馴不散沙
上晚來鷗

陳淵

溪山有底好過著貧士欲千秋釣臺水不濯市

朝足而戌獨何人得寓塵埃目携筇杖剗步礿日穿林麓西風扶兩腋一舉千里鵠東窺夫差國繁華混真俗獨流駕頽波一往不可復之子居其間嗜古追前躅爲寄無絃琴一和郢中曲

陳貞

十年不泛釣臺船夢想高風落日遥今日偶然無住着再嘗灘下煑茶泉

蘇軾

不作三公歸來釣桐廬江側劉文叔眼青不改故人頭白風節儻能關社稷雲臺何必圖顏色使阿瞞臨死尚稱臣伊誰力〇登釣石初相識漁竿老羊裘窄涂江山風月更誰消得烟雨一竿雙槳急轉頭不分青山隔嘆鼻端不省利名羶京華客 右調滿江紅

王十朋

竊食三州愧不才扁舟又過子陵臺心知敬慕先生節乞得祠官歸去來

趙忭

帝念先生素所親殊恩終不顉絲綸圖勳耻與凌煙像辭貴甘爲把釣人雲水孤高致適意俗風奔競使還淳如今丘壑無遺士天子思賢號聖神

姜特立

兩山夾青蒼月照江茫茫淘然酌桂醑孤興發滄浪賢哉羊裘翁不肯仕漢光冥鴻已高騫弋者應相忘

戴復古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恨識劉文叔惹得虛名滿世間

王巖叟

桐江快人眼江水綠於苔一棹中流去千山兩岸來風搓黃葉落潮捲白沙開欲問嚴陵事雲中望釣臺

潘時

古屋巔岩上荒祠落葉中乞靈無俗駕垂世有高風鳥語谷相答魚遊溪若空徘徊欲忘去舡工

背夕陽紅

葉三省

漢主當年曾側席先生高卧無人識一竿孤竹釣清風七里飛灘窩花踈森森古木知幾年凛凛嚴祠到今日我來瞻拜興無盡留戀烟波歸未得

方岳

佳處何妨住江晴倚落暉野舡穿樹過溪鳥帶雲飛寺有唐碑古山羞漢曷非長安多過客留墨滿臺磯

范浚

我笑賀知章乞得鑑湖水嚴陵釣清江何曾問天子

曾譢

波光山翠浮雲收纖毫鑒微澄清流紫鱗撥刺泳柔藻白鷗來往隨扁舟嚴陵當日看羊裘森森臺榭風月秋祿位之榮何不求故人心在恢炎劉炎劉輝煌心已休一溪烟霞終白頭不學

謝翱釣臺詩畊進退徒悠悠

林景熙

客星龕下桐江湄傲睨烟雨何年歸空瀆清氣滿林壑草木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莫欷酹蒔荔祠荒泣山鬼亂峯欲雪江氣嚴老蛟吹雲日色死白水真人御絳衣勳臣四七攀鱗飛宴鴻遐舉不可致天地浩蕩容漁磯季年黨錮阿瞞孕曷終瑟縮東都節義何爲高七尺之臺一竿竹

趙善相

有漢嚴夫子恭惟高者師道關民物大身混草萊卑諫議論交日絲綸獨釣時窮通本無異不使俗儒知

陳康伯

閑來溪上看雲飛溪光接翠微江南三月落花時春波去櫂遲○平作路破林扉蒼臺舊釣磯欲歸回首未成歸眞狂滿素衣　右調阮郎歸

趙希明

空山木落月滿闌干角相與羊裘堂上方知道
官情懸○來來須自覺酒樽行處樂疑到碧灣
無路灘聲小櫓薄 右調霜天曉角

劉燾

幾載浴江夢此夕便經過雙臺對峙如畫空翠
滴晴波不是先生高節激起清風千古漢高便
如何矯首望天際烟樹翠婆娑○危樓下數不
盡去帆多人人驚肉生髀却日欲揮戈誰識磯
邊泉石別有壺中天地烟雨一青蓑自笑亦華
髮三嘆吊嚴阿 右調水調歌頭

林實之

客星堂下水碧浮空烟樹幾重重想故人當日
論情蓬藋際會雲龍底事泥塗軒冕不肯作三
公手仍釣江滸此意誰同○應笑赤松黃石效
癡兒成事猶自言功怎知伊冀穎袖手獨春容
幸風月有人料理自家山與溪翁鳴榔晚一
聲長嘯相送賓鴻 右八聲甘州

元張養浩

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
鑑鷺點烟汀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
似畫曲曲如屏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
空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 右行香子

周權

東都熱官手可炙吳儂面似秋江色平生落魄
一羊裘七葉貂蟬不堪易功臣畫在雲臺中丹
青化作塵埃空先生遺像只在此釣竿尚梟桐
江風悠悠世事江雲白過眼輕帆自朝夕人間
萬古仰孤風天上有星猶是客

趙孟頫

悠悠空山雲泱泱長江流廟廊意不屑山澤聊
淹留故人在天位高步追巢由豈曰予無衣幸
苦披羊裘東京多節義之子乃其尤窮居雖獨
善輔世豈不優

貢師泰

江流浩蕩石巋屼千里來尋一日閒慚愧白頭
奔走客題詩也到富春山

百戰關河血未乾漢家宗社要重安當時盡着
羊裘去誰向雲臺畫裏看

薩天錫

雙臺屹立幾千仞下有一葉之孤舟繁星亂垂
光熚熚長藤古木風颼颼荒祠幽黑山鬼集栖
石如人水邊立錦峰繡嶺雲氣深萬壑千年露
華滴山僧對語夜未央不知風露滿衣裳與舡
振錫渡江去林黑無由歸上方高峯宇宙無人
語亂石灘聲洒飛雨欲從嚴子借羊裘坐待舡

頭山月吐

趙奕

君因卿相隱我爲利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
釣臺

徐舫

子陵何爲隱漢爵不肯受天子下皆臣獨稱天
子友平生一羊裘甘作烟波叟迨今雙臺石高
風清宇宙大何釣者徒千古祠弗朽烈烈雲臺
功冊青今在否

國朝劉基

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行藏豈必同不是雲臺
興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高啓

羊裘翁遺釣臺蒼翠兩相向勢厭千崖嵬巍巍
峭壁聳雲表下有泱泱桐江流東望滄溟不復
迴清風在茲振千古嗤視輕晃浮輕埃心懷高
潔猶可覩時吐片月峰頭來釣臺之高何如哉

楊榮

炎祚中興群賢蒲朝懷哉故人寧不可拍煌煌
客星有光天府羊裘釣絲清風千古

張以寧

故人已秉六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曾國大名
垂宇宙漢家小吏侍公卿天田御榻星辰動人
去高臺山水清我有長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
潮生

莊泉

東漢雲臺迹已休萬年風節在羊裘西來定是

江水不共漳河一處流

王倎

高臺薄層霄仰視烟霞深羊裘昔何爲遺身在雲林漢宮久荒涼覇業成古今飄飄釣臺綵尚爾清煩襟幾年倦羈旅扁舟宿溪滸折芳欲有酬酒酒絃素琴臨憮中夜霄漢星光沉

方孝孺

敬賢尚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嚴陵老子先見幾故向桐江弄烟水

王皆山

新室篡炎祚中興復興圖故人即軒冕先生獨樵漁一出盡交態拂袖歸桐廬豈惟黃綺輩得與巢由俱我來訪遺跡高臺但荒無酒酒酹千古悲風起天隅

尙輅

拂袖長歌入富春滄江深處獨垂綸短簑不換軒裳貴千載高風有幾人

金寔

高情厭浮榮有懷在滄浪古人乘六龍赤符正煌煌冷風盪穢氛明離協重光諫垣豈無人素心不能忘龍節照江水鶴書賁松房明庭抗殊禮中躔動天章雲臺多元勛宗社亦已康長才既無施卷遁惟深藏微波可垂綸深谷宜開荒匪伊嗜脩鱗亦豈謀稻粱蛻跡埃壒餘寄心水雲鄉誰云羊裘不復如軒裳清風亘寰宇荒磯矻崇岡落日重懐古山水空滄茫

朱湮

山前歛朝霏山後重陰黑地勢自爾殊天道元不隔茫茫七里瀨洪濤聲盪潋烟開别墅青風捲寒浪白狂疑天柱折怒訝神輿側安知九淵下不有蛟龍宅登高薄層崖弔古追往昔緬懷建武初嚴陵釣斯澤疑哉樂肥遯傲睨天地窄依依動宸眷四海同物色祥麟與神駿寧將受羈靮客心久潛翳江上空陳迹羊裘渺何許溪運尋已訖惟餘范公祠千載留貞石

九㗑悠悠重一絲天星犯帝事堪疑看來此話真譏謗不作區區矣巧詩

謝縉

荒臺空翠何許峯作空山隅緬彼垂釣人取適豈在魚清風塞六合名與天地俱懷哉不可見佇立空躊躕

楊琅

勳列雲臺爲漢收先生風節冷颼颼桐江江下清清水千尺絲綸把釣鈎

自着羊裘不惹塵富春山下足容身漢廷天子忘尊貴海宇咸歸讓一人

張悏

七里灘頭去復來千年高節子陵才棧非名利場中客羞見米坐夜過臺

屠勳

高節扶炎㗑清風滿富春㕵峯來矗矗一水去粼粼太史占星象平生有故人緬懷招不起獨立暮江濱

赤伏符龍運先生老釣磯故人空物色吾道祇滄洲洗耳巢由輩無心伊呂儔狂奴千古事此意復誰求

王守仁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往跡如夢寐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

楊士奇

聖人撫昌運四海洽時雍閑對桐江水湛然心迹同懷仁以輔義百世仰高風

周進隆

山下危灘山上臺乾坤久待此人來誰知漢㗑千鈞重都在羊裘一着哉

釣臺識得勝雲臺物色空勞使者來試讀希文祠下記清風千古屬誰哉

萬古嵯峨兩石臺客星天上賦歸來頑廉儒立先生答名教誰云小補哉

我泝桐江行還從釣臺憩臺下雲蒼蒼臺上石

余金

齒齒悠悠千古心寒月浸江水清風不可招只
尺猶萬里蹇予宦遊身塵緣未由洗再拜仰遺
容吾顙真有泚

程敏政

暫擲綸竿去復還徵書空照水雲閒桐江嚴壑
知心久不遺移文過北山

孫燧

洛陽神武靖氛塵便向桐江樂隱淪假使當年
受諫議先生終是漢朝人

陳獻章

聊拈彩筆點行藏便有乾坤日月光三尺羊裘
幾銖兩千秋龍袞共低昂星纏變動天機速脚
板横加帝腹香非是先生薄光武直推東漢作
陶唐

姜麟

世故無人識顯藏羊裘莫恨久埋光軒裳塵土

誰云隱玉帛權衡未覺昂風引釣絲長亦短叢
紉江草破還看漢書錯著先生傳千載巢由不
繫唐

林瀚

富春山下客舟過長挹清風感慨多龍袞故人
天上夢羊裘漁父水邊歌一磯烟月還如舊五
夜星辰竟若何面想流芳千載事桐江波似渭
江波

湛若水

富春驛前春水明富春江上柳條生江籬滿目
蔭蘼綠幽鳥歌聲隔岸清孫氏雄圖逐水逝子
陵高節與雲平舟中感慨懷千古悵望晴空虛
翠屏

沈翊

羊裘一着自身輕不羨金章紫綬榮千古釣魚
臺下水至今流出世間清

李賓

桐江水碧鑒秋毫不雜東都燕雀高祇有一絲

扶九罭策勛元不在施勞

汪九齡

新領觀風命漫泛桐江舟江上山莪莪江中水
悠悠言念臺上人飽此山水光伊昔草澤時曾
伴臥龍遊龍已飛天去雲深被故丘獨把絲綸
手安然理釣鉤群漁皆有者不餌自無求真龍
時相憶物色招其儔雲開任舒卷天上不可留
出山動象緯還山披羊裘力將一絲微扶彼九
罭優白雲去不歸千載風颼颼我來存蘋藻眺
望雲山秋素秉高人志寧復猜沙鷗山靈倘見
許分我釣磯頭

竟日垂綸江上頭先生原不爲名鉤南陽帝子
誤相識北闕徵書費訪求星象動搖因物色漢
家衣被屬羊裘歸來舟拜清祠下山自蒼蒼水
自流

富春山下江水清富春山上客星明故人龍袞
當天漢嚴子羊裘還釣耕七里遺祠瞻象在千
釣扶罭一絲輕停舟欲荐無蘋藻目斷烟波感
慨生

黃鎬

雨晴祠下晚維舟雲自飛來水自流漢主固能
招隱逸子陵安肯事王侯猿啼繡嶺長驚大漁
釣桐江巳狎鷗風節至今歌不盡空山明月使
人愁

藍明之

水宿傍嚴灘風燈語夜闌鼉鳴潮信早龍過雨
聲寒病喜看山好貧嗟行路難何當脫塵鞅來
此把漁竿

徐貫

兩石屹立白雲裏先生高卧堅不起故人天上
握乾符幣聘慇懃亦徒爾紛紛誰不附飛龍獨
把漁竿釣烟水一朝赴召便歸來空使客星占
太史古來天民不苟出尋常詎可窺涯涘江流
浩浩山蒼蒼千古清風激貪鄙

徐禎卿

言訪羊裘隱荒臺迹宛然巖崖祠宇綴天漢客

星懸伊昔風雲感丘園束帛羙神龍不可係造
化獨深全去矣孤蹤邈懷哉大澤偏釣竿何嫋
嫋石瀨故濺濺郡以高名著山依汗簡傳餘風
猶激懦聖代更招賢圭組誰儔侶襟期本尚玄
終焉赴空谷寤寐白駒篇

鄭善夫

富春山下嚴陵瀨九日風光與不違白石滄波
元自好鳴鷺飛鷺早知歸南陽文叔求賢遠相
府侯生識面稀王業帝謨俱莫問百年江海有

漁磯

盧義

三公不換一羊裘此日歸來尚黑頭壺閣冊青
知幾日江山清絕已千秋逃名不爲蒼生起仲
足空令太史愁珍重東都名節在後來誰復繼
前修

何舜賓

仰止先生此釣臺高名千古共崔嵬雲臺豈是
非宏壯能與乾坤並久來

費宏

釣臺靖峻照乾坤遺澤猶能及遠孫却嘆雲臺
諸將帥有誰傳爵至今存

費寀

話舊忘形意者難羊裘風雪自江干清時宜出
何當隱君子全心不盡懽釣石一區猶壁立客
星千古正芒寒可憐雲雨翻然處白日長門草
自殘

吳廷舉

執御平生願登臨豈憚勞忽緣山磴險信得釣
臺高廊廟身難退江湖分所遭卑卑千載下光
武亦唐堯
釣水先生志還山聖主恩姓名光日月風節薄
乾坤南郡楊公記高平范相文往來祠下客莫
自浪推尊

董遵

桐江烟水碧於秋千古高風水共流白日我從
臺下過且將塵袂洗餘羞

胡儼

兩山相望樹蒼蒼百尺漁竿引興長齊客謾誇光武大漢庭翻笑子陵狂謝生潮落心無競雲去雲來覺大忙莫嘆桐江祠屋冷南陽遺事更荒涼

張鶴鳴

羊裘一去不復還秋水微茫烟霧間西望雲臺青草合只今人上富春山

胡謐

七里灘頭百尺磯渭川應自有心期徒虛物色來三聘未識經綸在一絲海寓正當炎祚復江湖俄望客星移憑將後代春秋筆載續希文舊勒碑

嚴嵩

嚴陵七里灘疊嶂俯澄灣雲物澹堪賞風標邈未攀龍飛初白水魚釣但青山千歲見孤廟蒼蒼烟霧間

徐縉

曉騎三湘節言過七里灘客星天漢上祠宇檜林端碧樹風烟迥蒼江暮色寒平生仰止意爲薦芳蘭

王仁甫

江上好山青欲老江頭流水不西還萬年風節雲霄上一代君臣朋友間虞舜以來皆此道巢由之外更誰班雲臺不是三公地且作乾坤自在閑

廖道南

嚴子釣石瀨桐君栖樹枝如何富春渚更有高風祠春雨浴山鳥暮潮鳴海鶴巍巍客星閣長照釣竿絲

裴紳

桐江垂釣幾經秋物色曾勞漢主求但使客星干帝座肯將軒冕易羊裘冥鴻歷歷白雲遠碧樹亭亭芳草稠欲吊靈修何處是清風搖蕩木蘭舟

彭韶

俞諫

古石懸崖若建甃荒亭忽易奉祠生浮雲幾見
更新主惟有青山總一情　　　　徐憚
鳳去臺空不記年訪尋遺跡尚依然錦峯繡嶺
遶遊處松栢蒼蒼鎖暮烟

又

對峙雙臺百尺高長竿遠舉豈勝勞先生自是
人中傑不釣纖鱗釣巨鼇

陳經邦

桐江有清泚富瀠多白雲漁釣堪遊世罕衮可
傲君山河漢禹改宇宙客星存谿流吾欲掬千
載挹餘芬

又

軒冕奠心戀漢廷先生高節薄青冥百年天地
容狂態萬里江湖隱客星不使巢由偏洗耳肯
隨貫鄧共圖形嗟余碌碌成何事仰止嚴臺愧
婁經

詹理

韋布論交在遠期狂奴非故負相知要將出處
同伊尹肯把清高讓伯夷漢業只今成往跡嚴
陵依舊薦荒祠堪嗟諸將空圖畫不及先生一
釣絲

陳埜

尋龍來七里泊岸有孤舟水碧纓堪濯臺空釣
已收風塵悲市道慷慨拜清流何日能懸榻溪
邊借一丘

章拯

先生祠下水常作鏡面寒明月澄蒼臺清風溪
琅玕臺可坐兮竿可釣百千年後誰同調野人
照水羞塵容對此悠悠發長嘯

王德溢

古堂蘿桂野雲深雙石峽峽起翠岑未挽唐虞
酬牀世錯紛紛許認初心丹山碧水先生像白
日青天御史箴舒卷於人成算在不須昏晚過
江潯

錢仲益

嚴陵城郭倚岩巒使節曾過七里灘斷碣久漫
蒼蘚滑高臺長鎖白雲寒一時玄象干宸扆千
古清風屬釣竿登覽未窮官棹發為將幽景到
家看

張瑄

不把羊裘博錦袍先生制行一何高眼中蔑視
三公貴萬里雲霄一羽毛

黃文豪

雲臺繪畫冊青好爭似桐江山水奇絶壁猶棲
臺石峭寒潭月映釣竿垂三公不入山中夢九
鼎終扶磯上絲幾度扁舟祠下過清風猶覺棹
邊吹

曹珪

事歇因稀憶釣泉清風凜凜逼塵烟羊裘怎似
羊裘貴釜屋何如石屋堅雙脚踏沉波底月一
鉤挽起水中天桐江江上多來往試問誰為兩
漢賢

朱廷益

千古江流繫釣懸九天御座見星纏何如展却
絲綸手掃盡湖山萬里烟

冠陽

帝子當年意甚勞故人同卧客星高先生何事
渾忘世諫議區區等一毛

楊當時

先生不拜故人官物色桐江老釣竿日月並依
龍袞重烟霞偏染布袍寬臺荒鳥宿千山䆳潮
落魚游七里灘萬古乾坤竟誰是我來衰獨客
星寒

鄭繼之

釣臺東接峽江流臺上平臨歐冶州豪客乘風
時有賦海翁無事自忘憂中原目斷冥鴻路落
日愁生芳野洲歲晚烟波浩無極鷗鷺鴻鵜傍
人遊

富春山下嚴陵瀨九日風光與不違白石滄波
元自好鳴鷗飛鷺早知歸南陽文叔求賢遠相

府候生識面稀王業帝諍俱莫問百年滄海有

漁磯　　　　　　　　　　　　楊一清

釣臺百尺俯江灘生不求榮死亦安人道客星

干帝座誰知漢鼎仗漁竿烟霞絕壁清風在香

火空山白晝寒再拜多多還仰止詩成回首一

凭欄

伏處飄然出帝居故人心事幾躊躇一官豈必

候言責三聘何須用詔書祠廟僅存兆後裔山

川不改是芳譽雲臺汗馬終黃土始信羊裘詩

未疎　　　　　　　　　　　　李東陽

嚴陵祠下揚帆處不見先生見釣臺巨石倚空

紅葉下冥鴻衝雨朔風回明時合重采田節濟

世非輕管葛才莫道羊裘非隱物山川不發去

能來　　　　　　　　　　　　[illegible]川鄉

蒼山拔地起兩岸雲屏開峭奇[illegible]是子

陵臺子陵臺高百千仞烈風颼颼萬山震丹崖

鐵障插青冥屹立頹波作雄鎮我曾三謁先生

祠披襟艤棹江之湄舟車未至即物色童稚皆

稱百世師荒烟隱霧蔽溪谷此臺巍然山之麓

壯氣直凌霄漢間金城朝暮排雲闕懸岩俯峭

烟霞表再拜如對先生顏漢家九鼎未足貴羊

裘豈羨三公位綱常自古用人扶東京節義公

之氣桐江一絲不得臣光皇自是非常人立茲

休光耿宇宙迄今千載歸堯仁吁嗟乎嚴山高

嚴水清上連牛斗不盈尺下有泓洞蛟龍吟高

風可仰不可攀清名萬古誰與京先生之風正

如此至今千載垂芳聲

　　　　　　　　　　　　盧襄

釣臺突兀斷厓傾臺下荒祠映古楹朋友君臣

俱大義江山日月自高名幡然未負湯三聘邀

矣何慚魯兩生蓴菜鱸魚拋堪薦驛舟淹宿有

餘情　　　　　　　　　　　　鄭姓

好箇嚴子陵不仕漢光武先生有雙臺漢家無寸土

殷雲霄

我愧不如嚴子陵釣臺深處亂山青雲臺當日多功業天漢千年自客星遺跡可憐開翠壁乘浮終去入滄溟滿江風雨愁蘭枻吾道無勞問洞庭

子陵釣臺江之濱冥冥雲霞雙峋嶙高名寥廓我何意束帛荒涼今幾春一官未謝風塵路萬事空餘愁病身扁舟不知其所往風雨桐廬欲問津

富春山上雲蒼蒼子陵墳前江水長百戰韓彭無塋地千年樵牧有椒漿絕巘寒風摧短髮長波落日動孤航多懷欲采芳洲薦楓葉蕭蕭天雨霜

子陵祠屋碧崖嵬細雨扁舟此夕來山色不隨炎漢去潮聲猶帶伍員哀一時並組憐英俊萬古風雲閱草萊何限幽懷無可問海天逸鶴幾時回

康從理

青山中劃大江流千載嚴家有故洲片石遂能高列土孤雲真若見披裘春容雨壓祠宮樹夜色星隨客子舟滄海只今垂釣去含情一攬諸蘋羞

黎民表

持竿將擬釣滄溟猶向荒臺問客星江入新安千丈碧雨來漁浦一帆青藥名盡入桐君傳泉品何煩陸羽經擬是拂衣還有恨末芳能得幾回停

楊應詔

倚檝嚴陵瀨登登富春山白雲去不遠千載有餘閒漢使彤臺上羊裘石室間幽懷渺天地獨鶴幾時還

片月挂寒砧殊煙澄碧林我來漢嘐歎獨眺古臺潯諸將爭龍躍先生豈陸沉扁舟方遠去出處未論心

王叔果

桐江風落客星寒又過嚴陵七里灘一自羊裘侵帝座青山千古尚漁竿

太守尊宁緑未拈清妖歸櫂醉還沾君房可怪狂奴態山郡于今尚姓嚴

李攀龍

嚴陵物色動新年鮮纜春回七里舡綉嶺更宜殘雪映釣臺高並客星懸灘聲乍合三江壯山勢遥臨百越偏此日青陽瞻帝座羊裘渓娖昔人賢

章袞

昔過子陵祠雲烟迷咫尺今兹復来游軒襬爭如拭扁舟苦不寛如馬重羈靮趨來此登臨豁矖真無極群峯壯欲飛幽瀨鳴相激林深日蒼凉風清毛灑淅雲霞自曉昏嶺咏雜今昔已蹟杳杳臺更踞高高石暫拋塵鞅快展南溟翼世俗日衰頹互端忽肥瘠㜎纖各交争妍軟美競投隙所以嚴子陵羊裘甘遠遁孫峰信絕倫無乃太拘窄吾觀聖賢心扶顛遂拯溺用行舍則藏孔門有成式豈必務潔身而不同休戚中庸不可能此語非譜噱王公當代豪劉子駕已逸折衷契我心千載誇雙璧

王世懋

潁陽先生一瓢後卓犖獨數桐江廬巖最高士有嚴鄭亦賴子雲能著書澤中不作羊裘坐世上那有蒲輪車富春灘頭兩峯秀客星不隱將安矩君王自美建武政處士遼際玄纁初名成

萬古祠宇在漢社洛陽久已堙清煙似染水長碧高韻欲與風俱踈千尺休疑下綸處此翁釣奇非釣魚徘徊宇下三嘆息獨立高臺意有餘

張文熙

天下豈腥物巢父獨洗耳至人秉奇尚萬鍾如敝屣此道千載希漢有羊裘子雅志在寥廓汩然無所喜天子曾及門偃仰卧弗起以足加帝腹客星奏太史匪作傲世態故人誼乃爾黃屋且不知萬物孰能滓高風薄蒼旻芳名耀来祀

陳洪濛

先生之風清且高千尺垂竿托以逃龍衮不知
天子貴羊裘自着野人袍富春臺峻魚忘餌楊
子江深手美濤竭[illegible]巢許功名飄絮愧
蕭曹

張正學

先生非是愛逃名龍德深潛行已成不把一絲
墜桐水其能九鼎奠東京修修鴻羽懸孤表落
落雲臺失衆英漢室中興今已矣高風惟見釣
臺清

蕭廩

不倚當時寵眷論身後名奈何千載下尚爾說
嚴陵
君隱非無意行亦有心此心如不愧山水共
高深
美人與我期共卧嚴灘月薄暮人不來長風度
清樾

茅坤

山川幾易姓祠宇獨經時不見披裘叟誰疇吊
古詞淒風喧塞雀落日嘯寒鴟二氣江蘋薄空
林寄所思
客星今不見姓却挂南州一日狂奴態千年江
水流林花開更落社燕夏還秋漢帝旌旄色猶
疑訪釣來

張予仁

樹密蒼山合風高溪水寒憑虛一以眺千古釣
臺端

龔大器

高臺落日繫扁舟獨坐江皐看水流烟霧茫茫
漁蓑杳一聲吹落萬峯秋
鷗鷺群飛過野塘桐江烟水正茫茫得魚沽酒
邀明月披看羊裘勝鷫鸘
百尺絲竿坐水隈故人物色等閑來羊裘謾道
非纓冕千古昆陽一釣臺
醉裏跏趺坐石床投竿一濯向滄浪從來野性
無拘管不是狂奴傲帝王

一絲獨釣桐廬水千古猶餘江上臺風靜鯨鯢常遠遊月明鷗鷺不相猜暫辭林壑歸朝市便有星文動上台我亦楚江漁隱客兼霞風雨又重來

一曲陽春調孤帆雪夜舟江深漁溪杳村暝酒旗收路遠嚴陵瀨溪凝剡水流梅花頻入夢歸思滿滄洲

林偕春

世情多險巇落井翻下石丈夫各有志安能受驅迫所以嚴子陵脩然爲漢客雖欲諫議之堅臥不可得九鼎賴垂絲七里標遺跡我來拜祠下躡級登危石環視蒼山高俯見溪水碧浮雲變古今斯名永無極慷慨一以歌壯懷長矜式誰謂千載遥相遇猶旦夕

客星何爲者熠熠夜來明豈識狂奴態應徵聖主情故人同臥起加足若平生太史無勞奏魯虛咄咄聲

費堯年

臥榻狂奴動客星石臺猶峙把竿亭人知傲帝緣同學彼忍忘君愛獨醒受祿終身全禮數報書雙語凛儀刑高風直節誰能並留得春山萬古青

鄭銳

世人但說先生隱豈識先生不仕心輔義懷仁言不合漢家九鼎一絲輕

桐江之水勢悠悠千古清風釣不休誰謂雲臺軒冕貴誰能博換此羊裘

陳烓

赤龍天上駕群才何獨逃名臥釣臺明月一竿應自得玄纁三聘只虛來江山寂寂空秋草雲石蒼蒼積翠苔夜半客星無復見高風千古抗浮埃

陸萬鍾

雙臺突兀倚山隅今古烟波一釣徒鷗鷺不驚江月曉風雲長伴客星孤絲綸自是齊男子諫議寧爲漢大夫謾道咄嗟能下汝故人原未識

狂奴
淪波寂寞自垂綸翻爲羊裘物色新文叔差強
眠舊侶居房故是一痴人磻溪笑爾承歸聘異
綺終能不漢臣釣石祗今江上老空疑太史動
星辰

魏良静

荒祠堪駐馬更上釣魚臺古樹濱江起清風拂
面來漢廷勞物色天上動星台節義輝青史千
年士氣培

北嶺風塵翳滿頭浪聞何處有羊裘宦遊今日
桐廬地眼見當年漢水秋百尺釣臺蒼蘚合數
椽祠宇白雲浮客星依舊輝長夜爲哭先生永
不收

一

李珊

建武當年幸御牀故人卧榻共徘徊羊裘不逐
浮雲去魚釣長隨流水來大節一生輕萬乘清
風千古重孤臺停舟瞻拜危磯下終夜星辰奠
北限

張程

四七功臣定九州先生高節慕巢由故人天上
龍爲衮男子澤中羊作裘半夜客星驚太史千
年廟食走諸侯扁舟祠下蒼崖石閒日雄風對
碧流

吳哲

潮長平沙春水生嚴瀨七里晚波明臺邊香餌
澄滄海月下烟簑冷客星龍衮羊裘成往事桐
絲漢鼎尚高名當年若得真魚水竿竹何緣羡

獨清

魚水君臣偶不投釣臺江上幾經秋東京有幸
登王佐比越何甘老披裘滿目雲山留故態一
絲漢鼎繫清流懷仁輔義如相就要領終期到
白頭

謙半

釣臺高倚半天雲嶽色光芒射斗文諸將風雲
空畫閣千秋蘿薜自玄纁潮連桐水孤狂氣壁
立清風百代勳誰把見潛論事業巢由稷契本

平分

古祠一奠椒漿罷病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流繞嶺碧流

千古色釣臺高入九層瞻星照于漢甘為客龍

縱滄溟豈厭潛不覩河山今異代州人猶獎尚

稱嚴

一代雲臺事已沉羊裘蹤跡尚遺今原將萬古

祠邊水散與人間浣獨襟

有莘出沛商家雨釣澤高垂漢代風請看匡辟

廉頑力誰歎乾坤不毀功

吳雲卿

灘聲七里咽江瀆吊古臺荒路不分物色頻年

虛帝席客星中夜動天文漢家龍衮方求理齊

國羊裘肯事君千載遺靈那可見暮雲猶似東

玄纁

袁表

江樹曉氤氳參差[illegible]山出富

春雲牧豎圍沙見[illegible]水闊雁鳴江上釣萬

里謁明君

胡應麟

嚴公昔未遇畊釣日沉溟一朝動人主始識少

微星余亦任公子垂竿三十齡被髮上高臺浮

雲空翠屏巢磯拳石邮可坐却望三山游四溟

袖裡虹霓一千尺手掣鰲魚歸帝庭

重疊嵐光倚翠屏天風吹客上危亭持竿試着

羊裘坐何處長安有客星

挾策初從帝座回繫舟重上子陵臺峯頭日暮

狂歌發萬里浮雲海色來

欲向桐君話隱淪千峯寒色對嶙峋青袍可是

遊覽客不染玄都半樹塵

百尺綸竿俯碧流危欄天半夕陽愁山靈似識

携來意十里魚龍送客舟

范學詩

石臺突兀上干雲曾犯宸樞動緯文蓋世英豪

徒絳紫出塵幽德獨玄纁辭歸澹意從誰識節

義遺風紛阿勲若把雲臺諸將較子陵尚未肯

平分

百尺危臺頻眺望先生祠下使人淹完名
桐江重喜遡清風綉嶺瞻高柔忘尊非自傲一
絲扶昻可云潛漢家將相俱寥寂惟到嚴灘共
羡嚴

楊束

家隨龍躍去甘爲一魚來投餌垂明月披裘坐
草萊漢室興分土嚴灘有二臺高節荒村靜淸
風野霧開萬山迴古渡一水護孤篷往來名利
客不敢向徘徊

楊道輔

炎代中興宇宙寛羊裘只愛此江山朝竿不爲
隨漁父夜足何妨占漢官七里灘聲流歳月幾
家遺姓住溪灣扁舟今夕停祠下聊對先生破
俗顔

俞一中

臺倚青山棟欲浮綠陰幾樹集沙鷗磯頭不問
絲綸在儘有淸風逐水流
貧買漁舟泊釣臺閑摸古刻破荒苔江湖廊廟
渓同意謾對先生一所栽

聯

蒼山碧水人千古

郭斗

漢昻桐江釣一絲
山高水長一絲繫九昻之重
懷仁輔義一言爲百世之師

俞汝爲

當年高節雙臺下
曠古淸風一釣中

楊束

釣臺集下卷終

重刻釣臺集後序

釣臺主人楊束謹序

余讀東漢逸民傳至嚴先生未嘗不三嘆爲巢由之後一人云已從計偕舟次釣臺登其祠瞻之低回不忍去歲辛巳一夕偶夢先生巍冠博帶來顧余余爲之竦然起敬也無何而余拜桐廬令獲遍先生至則首謁先生祠再拜而椒漿之已復取釣臺集刪補之而僭敘首簡曰甚哉出處之義不明于天下而隱德之士遂淆而莫辨也夫士君子之處也在于蘊其出之之具而出也所以致其處之之用身有潛見而義無二致故出在素修見于世處在完整存于身諒其身而後出不敢出以失其身故出不能全處者導欲之媒也處不能基出者好名之玷也聞之太史王維禎先生論隱有四術謂烱然抱奇固請不出者石隱也才一出而輒即收者高隱也度無所見而託跡以覆短者智隱也空以身爲稿木朽株者癡隱也乃鄙荊輿顏闔鮑焦爰旌

目之徒而俛有取于段干木魯仲連者大都至才諝而志節之略也嗟乎才諝志節可偏廢哉然兼之者鮮矣若嚴先生者寔千古天民而隱入于聖者也豈四術所能云哉方光武之未登也先生久爲白水之遊先生所學已素重于光武光武所寵亦精鑒于先生世惟見天子之樂貴而不知天民之尤尊見帝徵先生之勤也遂謂帝可爲堯舜之主見先生之不就也遂謂先生非孔顏之學遠乎光武真可堯舜哉先生豈真戾孔顏之執哉夫謂用之則行者以其志之合也先生所抱仁義而帝則圖讖之崇先生所疾阿順而帝則君房之合輕更守令吏貴三公朱浮以上相免韓歆以鯁直亡且也先生是時年逾耳順齒尊德邵不能待以賓師之禮而以詔書從事不從則呵之以狂奴敦久要之誼者若是乎假令先生拜諫議一拂其旨幾何而不罹狂奴之辱也睹其廢郭立陰夫婦之際猶忍終淑而謂貧賤之交可冀其全哉先生固見之

孫矣出處之義亦已籌之熟矣蓋諒其上未必
爲堯舜之君而其出未必與唐虞之治故寧以
其身置宇宙之外而因挾乎宇宙以其心遊萬
物之表而且細乎萬物卒之桐江一絲扶漢九
鼎廉頑立懦可風百世謂先生爲隱之聖者豈
其過哉豈其過哉論先生者或未觀其深余故
特從而表著之以致高山仰止之私焉
萬曆十三年歲始乙酉星烏月嵎夷日

釣臺集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楊束編束建安人官桐廬縣知縣嚴光釣臺詩
文宏治中嚴州府推官龔宏始輯錄而未成同知
鄭才乃續成十卷刊之後新安程敏政爲增補記
文銘贊等六十餘篇至萬歷四年知府陳文煥又
屬教諭劉伯瀚重編萬歷十四年束復刪補以成
此本始末凡經五人故體例頗不畫一所載碑記
等既不盡存其年月所載諸詩亦不盡著其原題
且其目則列卷一至卷四而其書止有上下二卷
是篇第且不能釐正無論其他矣